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

黄布凡 著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马丽华

藏语 藏缅语 研究论集

黄布凡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回责任编辑:李烨　回封面设计:李建雄　回技术编辑:姜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黄布凡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3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拉巴平措主编)
ISBN 978-7-80057-834-2
Ⅰ.藏… Ⅱ.黄… Ⅲ.①藏语—文集②藏缅语族—文集
Ⅳ.H214-53　H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144 号

藏语 藏缅语研究论集

黄布凡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发行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5　字数:466 千
印次: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数:1500 册
ISBN 978-7-80057-834-2/H·7

定价:28.70 元(平)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叙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惟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

序

这本论集是我二十多年来对藏语和藏缅语族语言（简称藏缅语）所作的专题研究部分成果的集录。书中选收的29篇论文都在国内有关学术刊物或论集中发表过，有些在国内、国际有关学术会议上宣读过，有些被译成英文刊登于国外学术刊物上。论文中有3篇是我和其他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合作的。篇末署明了发表的刊物（或论集）、时间和合作者。

论文按内容分为2类，分别汇编成上、下两编。上编12篇是藏语研究，有1篇是有关藏文和藏族文化的，也收入在内；下编17篇是藏缅语研究。

上编内容包括对藏语语音、语法、词汇的断面和纵面（历史演变）的分析研究，对部分藏语方言的来历和地位的研究，对吐蕃和元初的藏译汉音文献的考辨和藏译汉典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涉及一些前人没有涉及过的领域，提出一些拙见，例如：根据3种藏文文献资料推断藏语卫藏方言在12—13世纪发生了声母由繁变简和产生声调的重大变化；通过10个方言点的比较，认为藏语有声调方言产生声调的条件各不相同，自

成系统；根据玉树藏语的语音特点，认为玉树藏语是独立于卫藏、安多、康三大方言之外与三大方言并列的一个方言；探寻白马话与藏语书面语的语音对应规律，认为白马话是藏语方言而非独立语言（与国内外一些专家的论点相对立）；分析和探寻了古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的规律性；用电脑对古藏文文献的词汇作抽样统计分析，推算出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并归纳其演变方式；译解了敦煌藏文写卷《尚书》藏译文和阔端致萨班的藏译汉音书信；对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进行了考辨解读，对前人的误读进行了纠谬补阙等。本编使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和本人亲自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其中巴尔蒂话是保存在巴基斯坦的域外藏语，由于它所处地理位置的封闭性，较多地保留了古藏语语音特征，是我们窥见古藏语语音的一面镜子，资料珍贵。

下编内容是对包括藏语在内的藏缅语的共性研究和对部分藏缅语某个方面的专题研究。共性研究方面，有的是探讨藏缅语带有普遍性的语音演变规律；有的是揭示藏缅语带有共性的语法现象，并将它归入到一定的语法范畴之中；有的是追寻原始藏缅语的历史遗迹；有的是探寻藏缅语的同源词，并从同源词看藏缅族群的史前文化。这些论文在理论和方法上也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如根据部分藏缅语的共性特征，提出在研究藏缅语的语法范畴上新立一个情态范畴；通过对羌语体范畴的研究，揭示了体范畴所包含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展现了一种在语义上和形式上有着多个子系统和多层级的复杂系统的体范畴类型；在比较和认定同源词的方法上，指出以往所用比较词表的缺陷，提出 5 项选词标准，并尝试新制定一份比较词表；借助于对拉坞戎语个案的研究，提出辨析同源词和借词的原则和方法等。

现在把这些论文汇集成集出版，是基于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近几十年来，藏学研究硕果累累，藏族史志早已问世，藏族文学史已出版了教材本和文学史丛书本，藏族文化史的研究也有了新成果，唯独藏语史的研究尚属冷门，迄今为止，尚无一部溯古通今、详细阐述藏语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藏语语言史问世。有关藏语史的许多问题还是空白或研究不多，例如史前藏语是什么样子？藏语历史应如何分期？每个时期的语音、词汇、语法面貌是怎样的？藏语方言是什么时代分化的？藏语方言的分化有哪些社会历史因素？现今的藏语方言（包括域外藏语）应该如何划分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广大的藏语文工作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藏语史的建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论集上编内容侧重于古藏语和藏语史方面，对上述问题的一小部分或某个侧面做了初步探讨，希望它对藏语史的研究能起到一些有益的参考作用。

第二，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内，汉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是近年来的热门学科，大陆与港台语言研究机构提出了多个课题进行合作研究。目前汉藏语的比较研究还属于初级阶段。汉藏语系包括几个语族、包括哪些语族尚有争议，但藏缅语族无疑是汉藏语系内不可或缺的一个最大的语族。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不能仅限于汉语和藏语的比较研究，更主要的应是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语的比较研究。但目前我们离构拟原始藏缅语距离还很远，藏缅语族的许多基本情况我们还没搞清楚，例如藏缅语族包括多少种语言（包括域外的）？应该怎样划分支系？它的原始语音面貌和语法形式是怎样的？有哪些确定无疑的同源词？原始藏缅语是如何分化的？应如何划分藏缅语发展演变的历史分期？等等问题都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本书下编论文

对上述局部问题作了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期待藏缅语历史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

为了进行以上专题研究，近二十年来我在藏区先后调查了羌语、木雅语、道孚语、扎坝语、吕苏语、纳木兹语、史兴语、拉坞戎语等语言，调查研究的成果，有的以专著形式发表，有的以概况形式发表，这一部分将另外汇编成集。藏区语言情况复杂，搞清语言情况也是搞清历史上族群关系发展演变必不可少的内容，同时也为当前各有关地区的文化教育、双语教学提供必要的参考。

这些论文发表于不同时期，在对一些语言事实的掌握和认识上，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前后会有所不同。但这里所收论文，除为使其体例上统一作了更改外，内容上大多保留发表时的原样，未作修改；个别的在标题上作了一些小的改动或恢复原稿的原貌（在初次发表时，有的内容受到刊物篇幅的限制被删节了）。有些认识的更改已反映在后期发表的文章中，对早期发表的文章也不作修改。除此之外，对初次在刊物上发表时的误排和其他错误尽可能作了纠正。

感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及中国藏学出版社给了我宝贵的机会和支持，使我能将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呈现于读者面前。除了希望我在论集中提供的语言资料和点滴之见对藏语文研究事业有所裨益外，也希望能引起同行专家和有关读者的兴趣，能对我上面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黄布凡
于中央民族大学
2005 年 9 月

目　录

上编　藏语研究

下编　藏缅语研究

附录

上编　藏语研究



12—13 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

现代藏语卫藏方言[①]的语音同反映藏文创制时期[②]藏语语音面貌的藏文比较，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只凭方言材料无法解决。本文根据有关藏文拼读法和正字法的三篇藏文文献材料，参考现代方言读音，对 12—13 世纪卫藏话声母进行初步探讨。

这些文献材料并非方言研究的专著，又限于当时的研究水平，所反映的语音现象难免有不全面和不准确的地方。因此本文依据这些材料作出的结论，还有待今后发现新的材料来验证和补充。

一

本文使用的三篇藏文材料是：

1.《文字读法启蒙》（ཡི་གེའི་བཀླག་ཐབས་བྱིས་པ་བདེ་བླག་ཏུ་འཇུག་པ，[③] 以下简称《启蒙》），作者昆·索南泽莫（འཁོན་བསོད་ནམས་རྩེ་མོ，公元 1142—1182 年）是西藏佛教“萨迦五祖”中的第二祖。这本

① 卫藏方言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内除昌都、那曲等地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② 一般认为是 7 世纪。
③ 见《萨迦全集》（ས་སྐྱ་བཀའ་འབུམ）德格版ང卷第 318—326 页。

书是偈颂体[①]，内容讲藏文启蒙的教学方法，内分三节：第一节讲藏文字母、音节结构、音节数目。第二节讲发音部位、发音方法、拼读方法。第三节讲梵文转写字母读音和咒文读法。第二节同本文论述的题目关系最密切。作者针对当时“卫”地区（དབུས，即前藏）和“藏”地区（གཙང，即后藏）的人因受自己的方言影响不能“正确”拼读（即不能按照书面语当时规范的读法拼读）的情况，指出正确拼读的途径。这部分论述大致反映了当时卫藏地区藏语语音的实际变化。

2.《“启蒙”释文——利蒙》（བྱིས་པ་བདེ་བླག་ཏུ་འཇུག་པའི་རྣམ་པར་བཤད་པ་བྱིས་པ་ཕན་པ[②]，以下简称《释文》）。作者萨班·贡嘎坚参（ས་པཎ་ཀུན་དགའ་རྒྱལ་མཚན，公元 1182—1251 年）是“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索南泽莫是其伯父。萨班是 13 世纪藏族的著名学者，藏文史籍称他“学富五明”，在语言、文学、音乐、医学、工艺、星相、逻辑、佛学等方面均有论著。《释文》在他二十岁时写成，同上书相隔三四十年，是讲解上述《文字读法启蒙》的书。书中在谈到当时因受方言影响而不能“正确”拼读的情况时，补充了一些例证。

3.《正字拼读宝海》（དག་པར་བྱེད་པའི་སྦེབ་སྦྱོར་རིན་ཆེན་རྒྱ་མཚོ[③]，以下简

---

① 藏文称ཚིགས་བཅད，是每句音节数目相等的一种文体，类似汉文的旧诗，但不押韵。

② 见《萨迦全集》（ས་སྐྱ་བཀའ་འབུམ）德格版ཇ卷第 235—247 页。

③ 原书为木刻版，印刷地点不明。版面长六寸，宽二寸二，共十八张，三十六面，274 句。全书以 20 句虚词用法开头，以书名和作者名结束，最末尾两行是用藏文转写的梵文咒语。感谢端智嘉同志从西宁一位藏书主人那里借到原书为我抄得一份。据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教师土丹旺布（拉萨人）说，他小时读过此书，至今仍能背诵其中片段及末尾的书名及作者名。这说明西藏也有此书流传。藏族学者阿旺云丹（ངག་དབང་ཡོན་ཏན་）所著《正字格达噶》（དག་ཡིག་ཀེ་ཏ་ཀ）一书，提到曾参考过萨班的这本书，并缩称为《拼读宝海》（སྦེབ་སྦྱོར་རིན་ཆེན་རྒྱ་མཚོ）。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将此书铅印，1981 年再版，但对原书删改较多。

称《正字》)。这本书也是萨班·贡嘎坚参所作，是用偈颂体写的一长串正字拼读口诀。联系上述两篇论著提到的情况来看，他写这个口诀的目的是纠正卫藏地区的人因受方言影响写错别字的情况。从口诀中强调指出的某些声母差别可知，在 12—13 世纪卫藏地区某些地方的藏语里，这些声母的读音已变得相同或至少是相近了。例如书中说："时间'早'是带ས（s）[①] 的སྔ（sŋa)，心中'有'是带མ（m）的མངའ（mŋaɦ)，数字'五'是带ལ（l）的ལྔ（lŋa)，敲的'鼓'是带ར（r）的རྔ（rŋa)。"这反映了 sŋa、mŋaɦ、lŋa、rŋa 等四个字的声母在当时那些地方的口语中已相同或相似，容易混淆，在书写时需加区别。如果这些声母在当时的口语中读音不同，按照口语拼写正字则是很容易的事，口诀就不需着重指出了。因此这个口诀实际上就是一部反映 12—13 世纪卫藏话的同声母字字汇。

这几本书的作者我认为是可信的。他们都精通梵文，尤其是贡嘎坚参写了大量有关"声明"（语言学）的著作[②]。《启蒙》和《释文》收入《萨迦全集》，非后人所杜撰。《正字》一书，德格版的《萨迦全集》未收[③]（其他版本是否收入，尚未来得及

---

① 为便于进行语音分析和比较，本文内一部分藏文用国际音标转写。辅音按藏文字母顺序为：k、kh、g、ŋ；tɕ、tɕh、dʑ、ɳ；t、th、d、n；p、ph、b、m；ts、tsh、dz、w；ʑ、z、ɦ、j；r、l、ɕ、s；h、ʔ。元音为 a、i、u、e、o。j 作 g 的下加字时写作 gj，g 为 j 的前加字时，写作 g-j。带〔　　〕号的国际音标不是藏文转写，是标音符号。

② 萨班·贡嘎坚参的语言学著作，收入《萨迦全集》里的还有《智者入门》(མཁས་པའི་འཇུག་པའི་སྒོ)、《声明入门》(སྒྲ་ལ་འཇུག་པ)、《语门科判》(སྨྲ་སྒོའི་ས་བཅད)、《文字学》(ཡིག་སྐོར)、《咒文诵法》(སྔགས་ཀྱི་ཀླག་ཐབས)、《声明摄颂》(སྒྲ་ཉེ་བར་བསྡུས་པའི་ཚིགས་བཅད)、《作文花束》(སྡེབ་སྦྱར་མེ་ཏོག་ཆུན་པོ) 等。

③ 德格印经院向以收书广而全著称，但他们编印的全集也难免遗漏一些作品，例如萨班在《声明入门》(སྒྲ་ལ་འཇུག་པ) 一书中提到他在二十二岁时所写的《声明论智慧照》(སྒྲའི་བསྟན་བཅོས་ཤེས་རབ་འཕྲོ་བ) 一文就未收入《萨迦全集》内。

一一查对），书跋只有作者姓名，未按惯例写明成书年代及印经书院，但同《释文》比较来看，反映的语音现象基本一致，可以互相印证，因此，此书出自贡嘎坚参之手似无可怀疑。

二

上述三种材料中后一种比前两种反映方言语音的例子多些，因此本文以后一种为主，先从中整理出反映音变的类型，再参考前两种材料，并同现代藏语方言进行比较，以使求得的语音尽量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

整理《正字》反映的音变类型，第一步是根据原作将作者所要辨析的字（音节）分成若干组。分组时既考虑这些对比字在书面语中声母的异同，也考虑它们在现代方言中读音的异同。例如：

（1）ཀ་(ka) ར་ཀུ་(ku) ཤུའི་ཞལ་ཟས་དང་། ཀ་(ka) བ་ཀོ་(ko) བ་ཀ་ཀུང་ <རྐུང>[①] ཡིན། སྐོར་ (skor) བ་སྐོར་ (skor) དང་སྐོར་ (skor) མཛོད་དང་། ས་མཐའ་སྐོར་ (skor) བ་ས་སྐོར་ཡིན། རྒྱལ་བའི་སྐུ་ (sku) ནི་ས་སྐུ་ལ། རྐུན་ (rkun) མ་དག་ནི་ར་རྐུ་ཡིན། ཀུ་ (ku) ཙ་བྱེད་པ་ཀུ་ཀུང〈རྐུང〉ལ། ལྐུགས་ (lkugs) པ་དག་ནི་ལ་ལྐུགས་ཡིན།

（2）བཀྲ་(bkra) ཤིས་དག་ནི་བ་བཀྲ་ལ། མགོ་བོའི་སྐྲ་(skra) ནི་ས་སྐྲ་ཡིན།

（3）དུས་ལ་སྔ་ (sŋa) བ་ས་སྔ་ལ། ཐུགས་ལ་མངའ་ (mŋaɦ) བ་མ་མངའ་ཡིན། བརྡུངས་བའི་རྔ་ (rŋa) ནི་ར་རྔ་ལ། གྲངས་གི་<ཀྱི>ལྔ་ (lŋa) ནི་ལ་ལྔ་ཡིན། གོང་མས་མངག་ (mŋag) པ་མ་མངག་ལ། སྔགས་ (sŋags) འདྲེན་པ་དང་སྔགས་ (sŋags) པ་རྣམས། ས་སྔགས་ཡིན་པས་ཤེས་པར་བྱ།……

---

① 笔者对原书刻印上的明显讹误作了校正，用〈 〉号注在后面。

在上列17句中，被《正字》作者排在一起对字形加以区别的书面语声母依次有k、sk、rk、lk、bkr、skr、sŋ、mŋ、rŋ、lŋ十个。其中k、sk、rk、lk四个书面语声母都有k这一成分，在现代拉萨话（可以代表“卫”地方言）和萨迦话（可以代表“藏”地方言）中都读［k］；bkr、skr都有kr这一成分，在现代拉萨话和萨迦话中都读［tʂ］；sŋ、mŋ、rŋ、lŋ都有ŋ这一成分，在现代拉萨话和萨迦话中都读［ŋ］。这样，我们就把k、sk、rk、lk算作一组，bkr、skr算作一组，sŋ、mŋ、rŋ、lŋ算作一组，认为每一组的声母尽管在书面语中不同，但在12—13世纪时已演变得读音相同了。根据这种分析方法，《正字》中的全部材料共分69组。

第二步是将各组重复出现的声母合并归类，如（1）组是k=sk=rk=lk，（44）组是sk=rk，（67）组是sk=bsk，那么bsk必然也与k、rk、lk相同，这样就得出了如下等式：k=rk=lk=sk=bsk。现将上述分析归类结果列表如下：

表一

有等同关系的声母（带有不同前置辅音①的）												组　别	现代拉萨话、萨迦话读音②	反映的音变类型
零-	s-	r-	l-	b-	d-	g-	ɦ-	m-	bs-	br-	bl-			
p	sp	—	lp	—	dp	—	—	—	—	—	—	29,56	p	A
t	st	rt	lt		—	gt	—	—	bst	brt	blt　d	15,16,23,25,49,50,53,59	t③	
k	sk	rk	lk			—	—	—	bsk		—	1,44,67	k	
	skr	—	—	bkr		—	—	—		—	—	2	tʂ	
ts	—	rts	—		—	gts	—	—	—	brts	—	62	ts	
	—	—	ltɕ		—	gtɕ	—	—	—	—	—	47	tɕ	

① 关于基辅音，前置辅音、再前置辅音，后置辅音的解释见拙作《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注⑥，（载《民族语文》1981年第3期）。

② 本文参考的萨迦话材料是格桑居冕等同志1957年的萨迦话调查报告。

③ 古无前置辅音的浊塞音或浊塞擦音声母，现代拉萨人一部分念为清送气音，一部分念为清不送气音，如d有人念〔t〕，有人念〔th〕。萨迦人都念为清送气音，但在多音节词的非词首音节中念为清不送气音。

续表

有等同关系的声母（带有不同前置辅音的）	组 别	现代拉萨话、萨迦话读音	反映的音变类型
sb rb lb — — — — — —	57	p	B
sd bd — gd bsd	26,61	t	
sg rg bg dg — bsg —	10,28,31,48,65	k	
sgr — — dgr — — —	39	tʂ	
sgj rgj — —	36	c	
sm rm — — dm — — — — — —	30,46,68	m	C
sn rn — — — gn — mn bsn —	11,13,19,54,55,64	n	
sŋ rŋ lŋ — dŋ — — mŋ bsŋ —	3,43,45	ŋ	
sɲ rɲ — — — gɲ — bsɲ —smj	14,21,34,60	ɲ	
sl rl — bl — gl — — bsl — kl①	9,52	l	D
— — — bs — gs — — — — —	38,40,63,69	s	E
— — — bz — gz — — — — —	12,42	s	
— — — bɕ — gɕ — — — — —	27,41,51	ɕ	
— — — bʑ — gʑ — — — — —	33,66	ɕ	
— — — — — — ɦkh mkh — — —	7	kh	F
— ɦgj mgj —	32	c	
— ɦd md zl	8	t	
— — — — — — ɦtsh mtsh — — —	37	tsh	
— — — — — ɦdz mdz — —	24	ts	
— — — — ɦdʑ mdʑ — —	5	tɕ	

（表内的横道表示12—13世纪藏语书面语语音结构中没有的声母，空格表示语音结构中有但《正字》中未出现的声母。）

---

① 书面语中sl、rl、bl、gl、kl、zl等声母中的l，藏文作下加字，相当于j、r等后置辅音，但后期l实际上起基辅音作用，这里将s、r等看成前置辅音。

表二

有等同关系的声母（基辅音不同的）	组　别	现代拉萨话、萨迦话读音	反映的音变类型
dr　gr ɦdr　ɦgr	4,6,22,58 18	tʂh 或 tʂ[1] tʂ	G
bj　dʑ	17	tɕh 或 tɕ	H
g-j　dbj	20,35	j	I

上面两张表“有等同关系的声母”一栏内，尽管藏文的各类声母结构出现得不很整齐，但我们从已出现的声母结构可以大略看到当时卫藏地区的语音面貌。

这两张表给我们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有等同关系的声母（即在当时的口语里读音相同的声母）的分类，同现代拉萨话、萨迦话是一致的。表一内的空格是应该有但未出现的声母，这些声母未出现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举例不全，一种是读音不同。从藏语书面语和现代藏语方言具有严整的对应关系这一点来推测，表中某一大类同一性质的音，如果是成系统地不出现，很可能同已出现的声母读音不同。如 B 类未出现的不带前置辅音的浊塞音 b、d、g 等同带前置辅音的 sb……，sd……，sg……等可能读音不同。如果不是成系统地不出现，如 A 类不带前置辅音的清塞音、塞擦音 p、t、k、ts 同带前置辅音的清塞音、塞擦音有等同关系，而不带前置辅音的清塞擦音 tɕ 却未出现，则可能是举例不全。

从上述前提出发，对音变的各个类型作如下分析：

A 类字反映了古清不送气塞音、塞擦音为基辅音的声母，不论有无前置辅音或有什么样的前置辅音，已变得读音相同。

---

① 见 6 页注③。

例如 bst=brt=blt=st=rt=lt=gt=t（d 的情况下面要谈到）。这说明当时基辅音是清不送气塞音、塞擦音的各种前置辅音均已脱落（包括二合前置辅音 bs、br、bl 等）。这些声母已同现代拉萨话和萨迦话读得一样。

B 类字反映了古带有不同前置辅音（ɦ、m 除外）的浊塞音声母也变得读音相同。例如 bsd=sd=bd=gd。B 类不出现单独作声母的浊塞音，反映了那时两者读音可能不同，亦即 d≠bsd=sd=bd=gd。这种不同在现代方言里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卫藏方言（拉萨、萨迦），古带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声母读不送气清塞音，如 sd 读 [t]；古不带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声母读送气（有一部分拉萨人读为不送气的）清塞音，如 d 读 [th]（或 [t]）。一种是康方言（德格、巴塘），[1] 古带前置辅音浊塞音声母读浊塞音，如 sd 读 [d]，古不带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声母读清塞音，如 d 读 [t]。一种是安多方言（夏河），古带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声母读浊的复辅音声母，如 sd 读 [ɣd]，古不带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声母读清塞音，如 d 读 [t]。此外，A 类还有一对例字的声母是 d=lt（lt 在 A 类字中与 t 同）。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古单浊塞音声母在当时已读成不送气清塞音，古带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声母读成单浊音或浊复辅音。浊塞擦音声母在例字中未出现，从现代方言来看，其演变规律同浊塞音声母，因此也可能属于这一类。

卫藏地区不带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变成清音的时间可能要早于 12—13 世纪。9—10 世纪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有不少浊塞

---

① 巴塘、德格、夏河、泽库、日喀则等方言材料主要参考格桑居冕《藏语方言概要》（中央民族学院教材，1964 年）。

音声母字写成清塞音声母字，例如 P. T. 1057 号卷子[1]有几处将 daŋ（和）写成 taŋ，de（那）写成 te；另外，还有许多清塞音声母字写成浊塞音声母字，如 kjaŋ（也、还）写成 gjaŋ，kjis（表施事虚词）写成 gjis，kji（表领属虚词）写成 gji[2]。这些情况说明那时清、浊塞音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已经不分。

C、D 两类字反映了古带不同前置辅音的次浊声母已读音相同。例如 bsŋ＝sŋ＝rŋ＝lŋ＝dŋ＝mŋ，bsl＝sl＝rl＝kl＝gl＝bl。但同 B 类字一样，在这两类中没有出现单个的次浊声母，这反映了当时不带前置辅音的次浊声母同带前置辅音的次浊声母发音可能不同。这种不同不像现代康方言（德格），带前置辅音 s 的是一类，带其他前置辅音的和单次浊音是一类（声调不同），如 sŋ、bsŋ 念［ŋ̊］，rŋ、lŋ、dŋ、mŋ、ŋ 念［ŋ］；sl、bsl 念［l̥］，rl、kl、gl、bl、l 念［l］。安多方言（夏河）的分类与此不同，带前置辅音 m 的鼻音同单鼻音是一类，带其他前置辅音的鼻音是一类，如 mŋ、ŋ 念［ŋ］，bsŋ、sŋ、rŋ、lŋ、dŋ 念［ɣŋ］；基辅音为边音的则分为三类；sl、bsl 念［hts］（文读念［ɬ］），rl、kl、gl 念［ɣl］，bl、l 念［l］。现代卫藏方言（拉萨、萨迦）的次浊声母不论带前置辅音与否，音值都一样，如 ŋ、sŋ、rŋ、mŋ 等都念［ŋ］，l、sl、rl、bl 等都念［l］，但声调不同：带前置辅音的次浊声母字读高调，单次浊声母字读低调。上述《正字》中两类声母发音不同可能同现代

---

① 见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e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Tome Ⅱ, Paris, 1979。P. T. 1057 号卷子是一篇医方汇编，笔者已译成汉文，译文载《西藏科技报》65 期。

② 浊声母的 gjis、gji 等分别与清声母的 kjis、kji 等同义，按传统文法规范使用哪一个要根据前一音节末尾辅音来定。这里举的是不合规范的用法。

拉萨话一样。也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如青海甘德话那样，单次浊声母为一类，带不同前置辅音的次浊声母分别合并为一类，前置辅音都变为清喉塞音［ʔ］，如 ŋ 念［ŋ］，dŋ、rŋ、lŋ、mŋ 等念［ʔŋ］；l 念［l］，rl、kl、gl、bl 等念［ʔl］[①]。

C 类字 smj 同 sȵ、rȵ、gȵ、bsȵ 有等同关系，现代卫藏方言（拉萨、萨迦）的 mj、smj 同 sȵ、rȵ、gȵ、bsȵ 等的读音都相同，念［ȵ］。看来 mj>ȵ 这一音变的发生最迟不晚于十三世纪。

《启蒙》对当时由于语音变化容易读混的音节作过如下排列：kka ska rka dkaɦ gga sga rga dgaɦ/ŋŋa sŋa rŋa dŋaɦ dȵaɦ[②]gȵaɦ sȵa rȵa/tta sta rta gtaɦ rda sda gdaɦ/nna sna rna gnaɦ mma sma rma dmaɦ/tstsa rtsa gtsaɦ btsaɦ kja dkja rkja/mȵaɦ dmja rmja brȵa/bsȵa smja rmja/rgja dgja/bkja brkja bskja bsgja bgja bkaɦ brka bska/ mŋaɦ brŋa sŋa/（以上/号是原文的句号，下面画横线的是笔者所分的同音字组。重叠字母 kk、tt 等是专为转写梵文用的，故不计在内。）从以上排列可见，古带不同前置辅音（s、r、b、d、g、bs、br 之一）的塞音和塞擦音声母的读音以及带不同前置辅音的鼻音声母的读音都已分别变得相同。这里有等同关系的声母同《正字》中 A、B、C 三类大体上一致。不同的是在这些排比的音节中，缺少《正字》中带前置辅音 l 与 bl 的字。

前置辅音 l 在现代卫藏方言中一般都脱落了。但在拉萨话多音节词的非词首音节还留下一些读鼻音的痕迹，如 da lta（现在）

---

① 张济川《藏语拉萨话声调分化的条件》，《民族语文》1981 年第 3 期。

② 后期书面语无复辅音 dȵ，古藏语是否有 dȵ，或 dȵ 是为音译梵文用的，待考。

读［thã^{13}ta^{55}］，bod ldʑoŋs（西藏）读［phø̃^{13}tɕõ^{52}］，前音节元音的鼻化即来自后音节的前置辅音 l。后藏的日喀则话也是如此。有一部分拉萨人还把词首音节的古浊塞音、塞擦音前的 l 念成与基辅音同部位的鼻音，如 lgaŋ phug（膀胱）念［ŋkã^{13}phu^{52}］，lba ba（瘿脖）念［mpaː^{13}］，ldap（倍）念［ntəp^{132}］。由此可见，卫藏方言的前置辅音 l 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曾变为同部位的鼻音 n，n 又受基辅音同化变为与基辅音同部位的鼻音。这个由前置辅音 l 变来的鼻冠音，在大部分拉萨人和后藏人的话里丢失得较早，至今只在多音节词连读时表现出来，在另一部分拉萨人和前藏人的话里只在词首音节的清塞音、塞擦音前脱落，在浊塞音、塞擦音前仍保留。这一分化可能在十二世纪左右即已开始。《正字》与《启蒙》可能由于作者所接触的卫藏人的读音不同，因而作了不同的反映：《正字》反映的是塞音、塞擦音（不论清浊）基辅音前面的 l 在词首音节中已丢失的面貌；《启蒙》反映的是前置辅音 l 可能因读鼻音（不论是否在词首音节）而同 s、r 等前置辅音不同类的面貌。

E 类字反映了古带不同前置辅音的擦音声母读音也已变得相同。在现代拉萨话和萨迦话里，古浊擦音都变成清擦音，擦音前的前置辅音都脱落，藏文的 bs、gs、bz、gz、s、z 全念［s］，bɕ、gɕ、bʑ、gʑ、ɕ、ʑ 都念［ɕ］。《正字》没有将声母的基辅音是清擦音的字同基辅音是浊擦音的字并列，说明清浊擦音仍然有区别；另外，没有将单个擦音做声母的字同带前置辅音擦音的字并列，说明有无前置辅音的擦音声母读音不同，这显然同现代拉萨话或萨迦话不同。现代安多方言夏河话 s 念［sh］，bs、gs 念［s］，z 念［s］，bz、gz 念［z］；ɕ 念［xh］，

bɕ、gɕ 念 [ɕ]；ʑ 念 [ɕ]，bʑ、gʑ 念 [ʑ]，其分类情况正好与《正字》反映的相合，当时这几套擦音声母的读音有可能像夏河话一样。

F 类字反映古前置辅音 ɦ 同 m 已变得读音相同。古送气清塞、塞擦音前面的 ɦ 和 m 在现代安多和康方言的部分土语里变为清化鼻冠音，在卫藏方言里已脱落。如藏文的 ɦthen（拉），泽库话（属安多方言）念 n̥then，德格话念 n̥thẽ⁵⁵，拉萨话念 thẽ⁵⁵；藏文的 mtsho（湖），泽库话念 m̥tsho，德格话念 n̥tsho⁵³，拉萨话念 tsho⁵⁵。卫藏方言的前置辅音 ɦ、m 可能也曾分别变为清化鼻音 [n̥]、[m̥]。在十二、十三世纪时合并为 [n̥] 或脱落。它们的脱落最迟不会晚于十五世纪，因为成书于公元 1435 年的《正字语饰》（དག་ཡིག་ཟླ་བའི་རྒྱན）在 mthaŋ、mthaɦ 两字下注明“此二字有不加前置字之写法乃流于俚语之故”。（འདི་གཉིས་ལ་སྔོན་འཇུག་མི་བྱེད་པ་ནི་གྲོང་པའི་ངག་ཡི་གེར་ནོར་བའོ），并在 mtshaɦ 与 mtshe 二字下注有“此等字无前置字者西藏口语中有之”（འདི་རྣམས་ལ་སྔོན་འཇུག་མི་བྱེད་པ་ནི་བོད་ཀྱི་ཕལ་སྐད་དུ་གདའོ）等词语。

古浊塞、塞擦音前面的 ɦ 和 m 在现代康方言里合并为一个鼻冠音，合并了的鼻冠音与基辅音同部位，如 ɦd、md 读 [nd]、ɦg、mg 读 [ŋg]。一部分拉萨人也读出这种鼻冠音，如 ɦd、md 读 [nt]，ɦg、mg 读 [ŋk]。在另一部分拉萨人的话里，词首音节中的前置辅音 ɦ 与 m 已不发音，但在非词首音节里还可看出古前置辅音 ɦ、m 曾经合并为一类鼻冠音的痕迹，即后音节的鼻冠音 ɦ、m 均使前开音节的韵母元音鼻化，如 tɕhu　ɦgo（水源）读 [tɕhũ⁵⁵ko⁵⁵]，me mdaɦ（枪）读 [mẽ¹³ta⁵⁵]。在三种材料中都未见到将这一类字同 A、B 两类字放在一起对比的情况，可见那时 ɦd、md 同 t、st、sd

等是不同音的，这类声母可能读成带鼻冠音的浊音[*nd]、[*ndz]等。

《正字》还将 zl 和 ɦd 并列，《释文》也将 zl 和 ld 列为互相容易读混的声母，看来 zl、ld、ɦd 三者同音。前面说过，前置辅音 l、ɦ 可能读鼻音，zl 在现代康方言里读成 [nd]，一部分拉萨人读成 [nt]，当时 zl、ld、ɦd 可能都读成 [* nd]。

G 类字反映了 gr 与 dr 已变得读音相同。《启蒙》还将 kra tra；khra thra；gra dra；kri tri；khri thri；(gri)[①] dri 等分别并列为易混音节，反映舌根音带后置辅音 r 的声母同舌尖音带后置辅音 r 的声母读音已没有区别。可能由于这个原因，10 世纪前敦煌古藏文手写卷中的 dru gu（突厥）、ɦdron po（客人）、ɦdrul（行走）等词，在 10 世纪后经常写成 gru gu、ɦgron po 和 ɦgrul。这些合并为一套的声母是否还读复辅音？《启蒙》在谈到如何正确拼读这一类音时说道："如果读不顺，可把字母拆开来读，例如 gra 可读成 gara，sgra 读成 sga ra，……带有前加字、上加字时，如果按顺序发音有困难，也可拆开来拼读，如 mkhra 可读成 mkhaɦ ra。"（གལ་ཏེ་མི་ཕྱིན་སྦྱར་བ་ནི། ཡི་གེ་ཕྲལ་ཞིང་བརྗོད་པར་བྱ། དཔེར་ན་གྲ་ལ་ག་ར་འམ། སྒྲ་ལ་སྒ་ར་ཇི་བཞིན་དུ།……འཕྲུལ་ཤིང་བརྩེགས་པའི་ཡི་གེ་དང་། གོ་རིམ་བཞིན་ དབྱུང་མ་ཕྱིན་ན། འདི་ཡང་ཕྲལ་ཞིང་བསྒྲག་པ་སྟེ། མཁྲ་ལ་མཁའ་ར་ཇི་བཞིན་ནོ།）这说明当时有一部分卫藏人已不习惯按照早期书面语规范的拼读法将它们读成复辅音了。

带后置辅音 r 的复辅音声母在现代拉萨话和萨迦话里都念

① 原文恐遗漏了 gri。

成卷舌塞擦音。米勒（R. A. Miller）在《一篇 12 世纪藏文文法残卷》① 一文中用藏语在汉文史料中的译音说明，这类声母在拉萨话变为卷舌塞擦音能证明的最早年代是 1372 年，而且开始只在 u 元音前起变化。如带有声母 gr 的字的译音先后为：grags 乞剌斯（1303 年）、grags 葛剌斯（1303 年）、gros 古罗思（1323 年）、grags 吃剌思（1330 年）、gru 竹（1372 年）、grags 扎思（1388 年）、grags 吉剌思（1388 年）、grub 竹（1403 年）。以上"竹"字按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同音字表拟音为［*tʃiu］。从《启蒙》和《正字》反映的部位不同的基辅音并带后置辅音 r 的古复辅音已合并为一类、而且一部分人已不习惯读成复辅音的情况来看，米勒论证的变为卷舌塞擦音的时间似应提前一个多世纪。这个变化可能在卫藏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早些，有的地区晚些。而汉文史料中的译音反映的是变化较晚地区的藏语语音，或者如米勒所说："汉文 ko～ku～chi～chï－la－ssu 似乎是 grags 正规的译音，这种译音在与当时流行的读音不相一致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继续使用。"

《启蒙》在谈到带后置辅音 r 的复辅音声母的读音时说："'卫'人……将带下加字 j 的字同带下加字 r 的字混同起来。"（དབུས་པས……ཡ་སྟ་དང་ར་སྟ་ཡང་ནི་ནོར་བ་ཡོད།）《释文》举例说"如将 ɦgro ba 错读成 ɦgjo ba，将 phra ba 错读成 phja ba。"（དཔེར་ན་འགྲོ་བ་ལ་འགྱོ་བ་འམ། ཕྲ་བ་ལ་ཕྱ་བ་ལ་སོགས་པ་ལྟ་བུར་ནོར་རོ།）《启蒙》在谈到有人按书面语规范的读法拼读有困难的例子时，将带后置辅音 j 同带后置辅音 r 的

① 《A Twelfth Century Tibetan Grammatical Fragment》此文见 R. A. Miller 的论文集：《Studies in the Grammatical Tradition in Tibet》1976，Amsterdam。

音节排在一起：ɦgra ɦdra ɦgja mgja ɦbra dgra dhra/ɦkhra ɦthra ɦphja mkhja ɦphra mthra/同一条横线上边的音节以及ɦgro与ɦgjo，phra与phja当时是否都同音呢？恐怕不大可能。因为古带后置辅音r和j的声母在现代拉萨话中有三种读音：带r的，都读卷舌塞擦音[tʂ]、[tʂh]；带j的，基辅音如为双唇音则读舌面前塞擦音[tɕ]、[tɕh]，基辅音如为舌根音则读舌面中塞音[c]、[ch]。如khra、phra读[tʂha]，khja读[cha]，phja读[tɕha]。如果这三种音当时就已并成一种，那么后来又是怎样分化的呢？其条件是什么？在现代卫藏方言中，尚未发现有上述三种读音合并为一种的情况。彭波地区洛巴堆（ནོ་པ་སྟོད）[①]村，那里倒是将带后置辅音r的舌根音声母同带j的舌根音声母读成相同的音，如khri（万）与khji（狗）同音，都念[chi⁵³]，ɦgro（走）也与ɦgjo同音，都念[nco¹³]。但带后置辅音r的双唇音声母却不与带后置辅音j的双唇音声母同音，前者多半丢掉r，如phra ba（细）读[pha⁵³wa]，ɦbras（米）读[mpɛ¹³²]，有的读成卷舌塞擦音，如spro po（愉快）读[tʂo⁵⁵po⁵⁵]；后者读成舌面塞擦音，如phjag（手—敬语）读成[tɕha⁵¹]。这种话通行的地域很小，目前还不能断定它保存了“卫”话的古音。现代安多方言中ɦgro与ɦgjo同音，都念[ndʑo]，洛巴堆的居民会不会是从安多迁去的呢？待考。

在H类字中，bj与dʑ排在一起。《启蒙》谈到容易读混的字时也将ɦphja与ɦtɕha，ɦbja与ɦdʑa排在一起，可见当时带后置辅音j的双唇音因受j影响已腭化成舌面塞擦音：phj>

---

① 在今林周县莎当区。所述该地语音情况系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教师洛桑多吉所提供。听藏族同志马久说，亚东话也有类似情况。

tɕh，bj>dʑ。现代拉萨话、萨迦话正是如此，phj 读［tɕh］，bj 读［tɕ］或［tɕh］。

Ⅰ类字的 dbj、g-j 在现代拉萨话、萨迦话里都念［j］。《正字》反映二者同类，说明 dbj、g-j 中的 db、g 在那时就已脱落了。

《启蒙》还说："基字下面的 w 难出现，在 r、l、d 下面时常常写错。"后置辅音 w 在现代拉萨话里已全部不发音，上面两句话反映 r、l、d 三个基辅音的后置辅音 w 在当时已不发音。

以上讨论的都是声母的变化。《启蒙》有两处涉及韵尾的变化，一处说："如果对后加字不注意，就容易'走'音，因此对那些有后加字难念的词也要好好拼读"；另一处说："卫藏两地中心地区普通人的话，将后加字念全了的很少，因此拼读时对后加字要注意"。这说明在卫藏两地中心地区的口语里部分辅音韵尾已脱落或发生变化，但是哪些辅音韵尾已脱落或发生变化，这三份材料未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藏语卫藏和康方言是有声调的，而一般认为藏语的声调是后起的。在 12—13 世纪时卫藏方言声调是否已经产生？从卫藏和康方言来看，高低调的产生同前置辅音的简化（尤其是次浊声母前置辅音的脱落）和清浊辅音对立的消失密切相关，如果前面的推断（古前置辅音大部分已脱落，古无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已清化）正确，那么声调（最早可能是高低调）在当时非常可能已经出现。H 类的 bj、dʑ 没有跟 A 类的 ltɕ、gtɕ 列在一起，就反映了它们之间声调不同。A 类声母 d=lt 的例字只有一对（原字是 jod de med de 中的 de 与 lte ba 中的 lte）在现代卫藏方言里前者念低调，后者念高

调，当时可能因 de 是虚词，在句中读轻声，因而易与 lte 相混。

三

上面是从三份藏文文献材料中推断出来的 12—13 世纪卫藏地区藏语的声母概貌。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三种材料中，列举的同音或同声母字可能包括了“卫”“藏”两地的读音。当时“卫”话和“藏”话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但彼此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启蒙》指出：“‘卫’人将带上加字 r 同不带上加字、前加字的字读混，将带下加字 j 同带下加字 r 的字读混。‘藏’人将带前加字 m 同带前加字 ɦ 的字读混，将带上加字 r 同带前加字 g 或 d 的字读混。”另一处又说，“‘卫’人所带前加字同带（上加字）r、s 以及不带前加字、上加字的字弄混，有四个元音符号和后加字时也如此。”《释文》解释这一段时举例说：“‘卫’人将 rta 同 sta，stag 同 tag，ɦgro 同 ɦgjo，phra 同 phja 读混”。“‘藏’人将 mgo bo 同 ɦgo bo，mkhaɦ 同 ɦkhaɦ，gtoŋ 同 rtoŋ，dgaɦ 同 rga 等读混。”

这些论述反映“卫”人和“藏”人的话有如下差别：“卫”人容易读混的字是基辅音相同、前置辅音（s、r、b、d、g 之一）不同的字，这些字还跟声母不带任何前置辅音的字相混，这反映了“卫”话里前置辅音 s、r、b、d、g 已脱落。词首音节的前置辅音 l，如前所述，在一部分“卫”人和“藏”人的话里已脱落，在另一部分“卫”人的话里变成前置鼻音 n，《启蒙》可能因为后一种情况未提到前置辅音 l。《启蒙》未单

独提到“卫”话前置辅音 ɦ、m 的发音情况，但上面那句话中的“前加字”即已包括 ɦ、m，根据《正字》反映的类别和现代前藏话的情况，那时 ɦ 和 m 可能合并成一个鼻音，没有脱落，《启蒙》未分别说明 ɦ、m 与其他前置辅音的不同，可能是受简略和音节整齐的“偈颂体”文体的限制，只能择要提一提。“藏”人的前置辅音尚无脱落的迹象，只是 r、d、g 混同为一，ɦ、m 混同为一。r、d、g 等前置辅音可能都念 r，dgod（笑）在《正字》中写作 rgod，skje dgu（众生）的异体字 skje rgu，gtsaŋ po（大河）的异体字 rtsaŋ po，可能反映了十二、十三世纪“藏”人的读音。ɦ、m 可能合并成一个鼻音，这个鼻冠音可能丢失得比较早，因为现代后藏话很多地区已无鼻冠音，前藏话的鼻冠音在大部分地区仍保留。《启蒙》未提到“藏”人的前置辅音 s 及带后置辅音 r 的复辅音的读音情况，可能仍读原音。藏语的人名、地名在汉文《元史》中的译音大概是根据“藏”人的话译的。例如：1. mŋaɦ ris skor gsum（纳里速古鲁孙）、2. sa skja（撒思加）、3. saŋs rgjas dpal（1267—1314）（相儿加思巴）、4. phag mo gru（伯木古鲁）、5. grags pa ɦod zer（1246—1303）（合剌思八斡节而，乞剌斯八斡节儿）。

以上对译字（下面画横线者）中，1、2、3 反映前置辅音 s、r 还发音，4、5 反映 gr 还读复辅音。这可能是当时萨迦话的读音，元朝初期担任“统释教”的帝师、国师以及宣政院要职的大部分是萨迦人，当时萨迦是西藏政治中心，人名、地名的译音少不了要受萨迦领袖和官员们的家乡音的影响。由此看来，“藏”人的前置辅音 s、r 的脱落以及带后置辅音 r 的复辅音声母的变化都比“卫”人晚。

小结：根据对 12—13 世纪的三篇藏文文献材料所作的分析，12—13 世纪卫藏地区藏语声母已发生很大变化，主要变化是古复辅音声母已大大简化，前置辅音有些已脱落，有些已合并，部分基辅音和后置辅音结合变为新的单辅音。这些变化在“卫”、“藏”两地区是不平衡的，古代“卫”话朝现代卫藏方言发展的速度要比“藏”话快。

12—13 世纪“卫”话声母情况大致如下：

1. 前置辅音：s、r、b、d、g 在清塞音、塞擦音前已脱落，在浊塞音、塞擦音及次浊音前可能合并为一个或脱落；ɦ、m 在送气清塞音、塞擦音前可能合并变为清化鼻音［*n̥］或脱落，在浊塞音、塞擦音前合并为与基辅音同部位的鼻音；l 一部分人读作与基辅音同部位的鼻音，在词首音节时，一部分人已不发音。

2. 后置辅音：j 同双唇基辅音合并为一个舌面音；r 同双唇、舌尖、舌根等基辅音合并为一个卷舌塞擦音；w 在 r、l、d 等基辅音后脱落。

3. 基辅音：不带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已清化；带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塞擦音、擦音仍读浊音。

“藏”话的情况大致是：前置辅音尚未脱落，只是部分合并——r、d、g 可能合并为［r］，ɦ、m、l 合并为与基辅音同部位的鼻音（l 在词首音节中脱落）。前置辅音 s 尚保留。带后置辅音 r 的复辅音声母尚未演变成单辅音。

第 15 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会议论文，1982。
载《民族语文》1983 年第 3 期

藏语方言声调的发生和分化条件

本文通过藏语方言与藏文的语音结构比较，探讨藏语方言声调的发生和分化条件。比较时选取以下方言点：拉萨、日喀则（西藏）、立新（位于西藏南部樟木口岸）；中甸（云南）；木雅、德格、若尔盖、道孚、阿坝（四川）；舟曲（甘肃）；玉树（青海）；巴尔蒂（巴基斯坦北部）。按照藏语方言的一般划分法，拉萨、日喀则属卫藏方言；立新（与尼泊尔索卢、昆布相通，是夏尔巴人所说藏语，下文称夏尔巴话）属南部方言；中甸、木雅、德格、若尔盖、舟曲、玉树属康方言；阿坝、道孚属安多方言；巴尔蒂属西部方言。文中所用方言材料均为作者记录。

一 声调的性质

从社会属性看，声调有音位价值。从物理属性看，有两种不大相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声调仅指音节的音高[①]；一种认为声调主要表现音节的高低升降，但跟时间也有关系，“假如同时注意到音高和音长两个因素，把这两项因素作为两个坐标，

① 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第52页。

用曲线把它们的函数关系画出来，这曲线就是这个声调的准确代表。”①

藏语拉萨话声调实验②证明上述第二种看法的正确性，不同的声调不仅表现不同的高低升降，还表现不同的音长。一般说来，声母对音节的长度影响很小，因为发清声母时声带不颤动，表现不出音长，浊声母虽有音长，但很短暂。决定音节长度的是韵母。韵母的长短不完全等同于元音的长短。如拉萨话下列几字元音和韵母的音长平均值分别为：（按毫秒计）

	khop⁵³笨	ta⁵³马	tsa:⁵⁵根	par⁵⁵照片	nam⁵⁵天
元音	105	165	298	160	158
韵母	105	165	298	300	313

khop⁵³有塞音韵尾，ta⁵³、tsa:⁵⁵无韵尾，这三字韵母音长等于元音音长。par⁵⁵、nam⁵⁵两字带续音韵尾，韵母音长比元音音长几乎多出一倍。尽管其元音音长与khop⁵³、ta⁵³相近，但韵母音长却和tsa:⁵⁵相近。上述五字音高相近，都是高调，按韵母长度（不是按元音长度）又可分为两类，声调的分类与韵母长度相对应不是与元音长度相对应。谭、孔文章在结论中说“长短元音和长短声调的对应没有必然的关系。……而韵母和声调无论从共时平面还是历时来源上都有着严整的对应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开音节中长短元音的对立，实际上应视为单元音韵母的对立，即长韵或长调与短韵或短调的对立，而

---

①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125页。原注参见刘复《四声实验录》，上海群益出版社，1924年，19－20页；赵元任《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载《科学》第七卷，第9期，871页。

② 谭克让、孔江平《藏语拉萨话元音、韵母的长短及其与声调的关系》，《民族语文》1991年第2期，12－21页。

不是元音长短的对立”。本文接受这种看法，即除高低外将长短也视为藏语拉萨话和其他方言声调的一个因素。

声调一般都有音位价值，但有的藏语方言其声调有高低、升降、长短等区别，却不以彼此的对立区别意义。为了区别于有音位价值的声调，本文将前者称为音位声调，简称声调，后者称为自然声调。

二 藏语方言声调的功能类型

藏语方言声调发展很不平衡，从声调的功能看，大致有以下类型（因多音节词变调复杂，下文都以单音节词为例）。

1. 无声调 所谓无声调是指无声调区别，如阿坝话的单音节词都是一个调型，都念高降调。例如：tshæ⁵³盐、ʂŋu⁵³银子、na⁵³病、ʂtɐx⁵³老虎、ɣgo⁵³门、ndon⁵³读。

2. 有自然声调 如道孚话有3个自然声调，其调值为55、53、24。55、24较长，53较短。这几个调值与代表古藏语的藏文语音结构的对应关系大致是：

调值	藏文声母类型	藏文韵母类型
55	清音、有前置音浊音	续音（m，n，ŋ，r，l，s，ɦ）韵尾、零韵尾（与词缀ba等合并为一个音节）
53	清音、有前置音浊音、无前置音浊音（少数、已清化）	零韵尾、塞音（b，d，g）韵尾
24	无前置音浊音，有前置音浊音和送气清音（少数）	不论

例如（前词为藏文转写）：

55	tshil	$tshi^{55}$	脂肪油	gtɕin	$xtɕin^{55}$	尿
	sder	$rder^{55}$	盘子			
53	so	sho^{53}	牙	snab	$\mathrm{ʂnap}^{53}$	鼻涕
	gri	$kjə^{53}$	刀子			
24	ri	$rə^{24}$	山	mdaŋ	$mdɣŋ^{24}$	昨晚
	nthuŋ	$nthuŋ^{24}$	喝			

由于道孚话复辅音声母和清浊声母对立保留较多，古韵尾仅-s 与-l 脱落，基本保留古藏语的语音结构格局，在近 2000 个词中未发现一例仅靠声调区别意义。因此，这种声调只是各类声母与韵母结合为音节的附带特征，而且在一些词中念得不稳定，它不具有音位价值，只是一种习惯读法。

3. 有不同的音位声调，但靠声调辨义的范围很小。如巴尔蒂话大多数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声调都有固定念法，小部分不大稳定。它有 5 个调位：51、132、53（浊声母字念 42）、24、21；前两个是长调，24 或长或短，53、21 是短调。在 155 个单音节词中只发现下列几组单音节词靠声调辨义：

$tsha^{53}$	盐	$tsha^{51}$	痛		
$tsho^{53}$	湖	$tsho^{132}$	热	$tsho^{24}$	孙子
$tshe^{53}$	寿命	$tshe^{132}$	伤害	$tshe^{24}$	藏麻黄
$phaq^{53}$	背后	$phaq^{24}$	猪		
$jaŋ^{132}$	又，再	$jaŋ^{24}$	您		

21 调在单音节词中出现很少，只有 la^{21} “山”、lo^{21} “年、岁”、wa^{21} “狐狸”、bja^{21} “鸡” 等几个词，尚未发现与其他声调对立情况。但在 103 个双音节词中发现两对靠 21 调与 53 调对立辨义的词：

$snam^{21} sul^{53}$	鼻子	$thaq^{21} pa^{24}$	绳子
$snam^{53} sul^{53}$	毛毯	$thaq^{53} pa^{21}$	搓

由此可见，巴尔蒂话虽有音位声调，但声调的辨义功能较小。[①]

4. 有不同声调，但声调的伴随特征较多，独立辨义的功能较小。如玉树话有 9 个不同的调值，按高低可分为高、中、低三类：高调 41、53、44；中调 31、32、23；低调 121、21、12。按长短舒促可分为长、短舒、短促三类：长调 41、31、121；短舒调 53、32、21；短促调 44、23、12。例如：

$ta:^{41}$	放血	ta^{53}	马	$taʔ^{44}$	老虎
$da:^{31}$	磨	da^{32}	在	$daʔ^{23}$	自己
$tɦa:^{121}$	现在	$tɦa^{21} ta^{53}$	现在	$tɦaʔ^{12}$	正确

次浊声母字只有 6 个调值，没有中调，例如：

$ʔna^{41}$:	羚羊	$ʔna^{53}$	耳朵	$ʔnaʔ^{44}$	脓
$na:^{121}$	沼泽	na^{21}	病	$naʔ^{12}$	森林

从上例可知，高调字是清声母或带前喉塞的次浊声母，中调字是全浊声母，低调字是浊送气清声母或不带前喉塞的次浊

---

① 巴尔蒂话材料是在巴基斯坦的阿巴斯·加兹米先生 1989 年应邀来华参加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时记录的。因所记材料有限，认识可能很不全面。

声母。长调韵母是长元音，短舒调韵母是短元音，短促调韵母带喉塞韵尾。我们可以将中调合并于低调，成为6个调位，不标长元音和前、后喉塞音；也可将短舒调和短促调再合并成为4个调位，标出后喉塞音；也可标出长元音和后喉塞音，将长短调再合并，就只有高低两个调位。就是这样，声母仍带有伴随特征，塞、塞擦、擦音声母高调为清音，低调为浊音或浊送气音；次浊声母高调有前喉塞音，低调无。

5. 声调的伴随特征较少，但个别声调不稳定，未固定在部分词的语音形式中，因此声调的辨义功能受到影响。如德格话有4个调位，6个调值：51、131（长调）；55（53）、① 13（231）（短调）。例如：

la^{51} 獐子 la$^{55(53)}$ 魂 laʔ^{55} 浪
la^{131} 羊毛布 la$^{13(231)}$ 山 laʔ^{13} 说

部分来源于古复浊声母的13（231）调字，其声调往往与音长相同的高调自由变读，如：

bsdad dɛʔ$^{13\sim55}$ 坐 nbod mbeʔ$^{13\sim55}$ 喊叫
sga ga$^{13(231)\sim55(53)}$鞍子 mgo ngo$^{13(231)\sim55(53)}$ 头

6. 声调较稳定，独立辨义功能较强。如拉萨话有4个调位，6个调值：55、113（长调）、53（54，52）、13（12，132）（短调）。例如：

ka^{55} 柱子 ka$^{53(54)}$ 命令 kaʔ$^{53(52)}$ 阻挡
ka^{113} 安装 ka$^{13(12)}$ 鞍子 kaʔ$^{13(132)}$ 阻塞

53调变体54与52、13调变体12与132，各以有无喉塞韵尾互补。

① 括弧内为变体调值，下同。德格话无喉塞韵尾时读变体调值。

日喀则话的声调发展得更充分，有 6 个调位，6 个调值，在一定情况下不带任何伴随特征，例如：

ka^{55}	柱子	ka^{54}	命令	ka^{51}	阻挡
ka^{113}	游（水）	ka^{23}	鞍子	ka^{231}	阻塞

下文介绍的其他几个方言点的声调都属于这种类型，调位有多有少，现将其调位和调值介绍如下：

木雅话 3 个调位，3 个调值：55、53、13。例如：$nɑ^{55}$ 岩羊、$nɑ^{53}$ 脓、$nɑ^{13}$ 黑。55 调是长调，出现较少。

中甸话 4 个或 2 个调位，6 个调值：55（54）、13（23）、53、231。例如：na^{55} 岩羊、na^{13} 病、$naʔ^{53}$ 脓、$naʔ^{231}$ 森林；$ɕɐ^{55(54)}$ 粉末、$ɕɐ^{13(23)}$ 写。55、13 为长调，53、23 为短调，以韵母元音不同而互补，短调韵母主要元音为 ɐ，长调韵母为非 ɐ 元音。53、231 也是短调，韵母均带喉塞音韵尾，以有无喉塞音韵尾与 55、13 调互补，也可分别与 55、13 调合并为两个调位。

舟曲话 5 个调位，6 个调值：121、53（42）、342、12（～22）、21。例如：ka^{121} 柱子、ka^{53} 镢头、ka^{342} 阻挡；ky^{53} 挖、ky^{342} 冬天、ky^{21} 韭菜；$thu^{53(42)}$ 稠密、thu^{12} 饮。121、12 是长调，其他是短调。声母基本辅音为清送气音时，53 调读 42 调。12 调与 22 调自由变读。

若尔盖话 4 个调位，6 个调值：44、112、54（53）、23（232）。例如：se^{44} 金子、se^{112} 心、$seʔ^{54(53)}$ 杀；ke^{44} 煮、ke^{54} 颈、$keʔ^{54(53)}$ 声音、$keʔ^{23(232)}$ 笑；$ȵe^{23}$ 火、$ȵeʔ^{23(232)}$ 找着。53、232 调与 54、23 调以韵母有无喉塞韵尾而互补。

夏尔巴话 5 个调位，5 个调值：42、221、54、32、24。例如：na^{42} 岩羊、na^{221} 青稞、na^{54} 誓言、na^{32} 病；$ɕi^{24}$ 四，$ɕi^{54}$

死；dzim^{24}抓（命令式）、dzim^{32}抓（过去时）；jip^{24}躲（命令式）、jip^{32}躲（过去时）。24 调在单音节词中较少出现，主要出现在动词的形态变化中。它的产生与古声、韵母关系不大，可能是为了区别语法意义产生的（下面分析声调与声韵母关系时不分析 24 调）。

三 藏语方言声调发生与分化的条件

以上不同类型大致反映了藏语声调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

阿坝话代表安多方言。安多方言的语音结构与反映古藏语语音面貌的藏文接近，声母保留清浊对立，有较多的复辅音，保留较多的辅音韵尾，辨义手段较充分，不需借助于声调。安多方言无声调，由此可推测古藏语无声调。

道孚话的自然声调起源于声母和韵尾的附带特征，高调是清声母和复浊声母的附带特征，低调是单浊声母的附带特征，高调中的平调是续音韵尾的附带特征，降调是零韵尾和塞音韵尾的附带特征。

自然声调是声调的萌芽状态。藏语有声调方言可能都经过有自然声调阶段。音位声调起源于声母和韵尾的演变导致自身辨义功能的减弱和自然声调辨义功能的加强。

各方言声调分化条件不相统一，自成系统。一般说来，声调的高低只与古声母类别有关；声调的长短、舒促只与古韵尾类别有关。但有些方言点声调的高低既与古声母类别有关，也与古韵尾类别有关。下面分述 10 个方言点声调的分化条件。因调位有时包括几个变体调值与连读变调调值，不易看清与古语音结构关系，下面不是按调位，而是按单音节词的实际调值

分析。

1. 高低分化条件 藏语有声调方言的声调都可分高低两类，有的还可分高、中、低三类。古声母影响声调高低的因素有如下几种：清——浊（对复辅音来说，指基本辅音的清浊。单说浊时包括全浊、次浊）；全浊（指浊的塞音、塞擦音、擦音）——次浊（指鼻音、边音、颤音、半元音）；送气——不送气；有前置辅音（以 p-表示）——无前置辅音（以 ø-表示）；有鼻冠音（以 m-表示）——有非鼻音前置辅音（以［p－m］-表示）；有前置音 s（以 s-表示）——有非 s 前置辅音（以［p－s］-表示）等，这些因素又呈交叉结合状态。下列方言点声调与古声母的对应关系如下表，例词见表后（例词中斜线左边的是藏文，右边的是方言点语音。按声调的高中低顺序排列）：

	高		低		中	
巴尔蒂	51 53 42	清、浊	132 24 21	ø-浊(少数)、 清(少数)		
木　雅	55 53	清、p-次浊	13	全浊、ø-次浊		
拉　萨	55 54 52	清、p-次浊	113 12 132	全浊、ø-次浊		
日喀则	55 54 51	清、p-次浊	113 23 231	全浊、ø-次浊		
德　格	51 53 55	清、p-次浊、 p-全浊(部分)	131231 13	ø-全浊、 p-全浊(部分)		
中　甸	55 54 53	清、p-次浊、 p-全浊 (大部分)	13 23 231	ø-全浊、 p-全浊(少数)、 清送气(少数)		
玉　树	41 53 44	清、p-次浊	121 21 12	ø-浊、m-全浊	31 32 23	[p－m]-全浊、zl

舟　曲	53 42	清不送气、s-次浊(53)、清送气(42)	121 21 12(~22)	∅-浊、p-全浊(部分)、清送气(部分)	342 [p—s]-次浊、p-全浊(部分)
若尔盖	44 54 53	清不送气、∅-浊、清送气(∅、塞音尾)	112 23 232	p-浊、清送气(续音尾)	
夏尔巴	42 54	清不送气、p-次浊、清送气(部分)	221 32	全浊、∅-次浊清送气(部分)	

巴尔蒂：tsha ba/tsha^{51} 痛　da/ta^{53} 现在　nad/nat^{42} 病　sgo/go^{42} 门
　　kha ba/kha^{132} 雪　ka ba/ka^{132} 柱子　ŋa/ŋa^{24} 我　lo/lo^{21} 年，岁

木　雅：gla ba/ɬa^{55} 獐子　rta/tæ^{53} 马　kha/khæ^{53} 口　mŋag/ŋɑ^{53} 派遣
　　na/næ^{13} 病　brgjad/dʑe^{13} 八

拉　萨：gla ba/la^{55} 獐子　lŋa/ŋa^{54} 五　stag/taʔ^{52} 老虎　khrims/tʂhim^{52} 法律
　　mar/ma^{113} 酥油　ŋa/ŋa^{12} 我　sbas/pɛʔ^{132} 埋　ʑabs/ɕəp^{132} 脚(敬语)

日喀则：gla ba/la^{55} 獐子　rta/ta^{54} 马　dmag/ma^{51} 士兵　sems/sem^{51} 心
　　mgo bo/ko^{113} 头　sbas/piɛ^{231} 埋　ba/pha^{23} 母黄牛　ʑabs/ɕəp^{23} 脚(敬语)

德　格：gla ba/la^{51} 獐子　rta/ta^{53} 马　gnaŋs/noŋ^{53} 后天　rdzas/dzɛ^{53} 火药
　　dmag/mɔʔ^{55} 士兵　slebs/tseʔ^{55} 到达
　　nam/nɑ̃^{231} 何时　gʑis/ɣi^{231} 家产　nu bo/nu^{131} 弟弟
　　brgjad/dʑɛʔ^{13} 八

中　甸：gla ba/la^{55} 獐子　gnaŋs/nuɔ̃^{55} 后天　rnag/naʔ^{53} 脓　rta/ta^{55} 马
　　rdar/diu^{55} 磨　tɕhu/tɕhɐ^{54} 水
　　sder/diu^{13} 碟子　ɕwa ba/ʂa^{13} 鹿　thon/thueĩ^{13} 完　nags/naʔ^{23} 森林
　　ri/rɐ^{23} 山

玉　树：gla ba/la^{41} 獐子　rta/ta^{53} 马　sprefiu/pi^{53} 猴子　snabs/n̥ap^{44} 鼻涕
　　gʑas/ʑi^{31} 歌舞　gdaŋs/daŋ^{31} 音调　gdaɦ/da^{32} 在　rdib/diʔ^{23} 塌
　　kha ba/kɦa^{121} 雪　ndaŋ/ndaŋ^{121} 够　ja/ja^{21} 单的　dus/tɦy^{21} 时候
　　jag/jaʔ^{12} 好

舟　曲：rta/ta^{53} 马 sman/miɛ^{53} 药 ltɕags/tɕa^{53} 铁 phag/pha^{42} 猪
　　rnag/na^{342} 脓 ngel/ngia^{342} 驮
　　ka ba/ka^{121} 柱子 mdaŋ/mduɔ^{12} 昨天 sems/shɛ^{12} 心 nphur/phu^{12} 飞
　　ɲa/ɲɐ^{21} 鱼 ded/ti^{21} 追
若尔盖：ka ba/ka^{44} 柱子 rta/tæ^{54} 马 phag/phaʔ^{53} 猪 nkhjags/tɕhaʔ^{53} 冷
　　nas/ne^{44} 青稞 zaŋs/zɔ^{44} 铜 ŋa/ŋæ^{54} 我
　　kha ba/kha^{112} 雪 tɕhaŋ/tɕhɔ^{112} 酒 sga/kæ^{23} 鞍子 brgjad/tɕeʔ^{232} 八
夏尔巴：ka ba/ka^{42} 柱子 gnaŋs/na^{42} 后天 nthen/then^{42} 拉 gtub/tup^{54} 切
　　thob/thop^{32} 获得 ngam/gam^{32} 干咽 kha ba/kha^{221} 雪
　　sgam/gam^{221} 箱子 nas/na^{221} 青稞 tshigs/tshi^{221} 骨节
　　tshaŋ/tshaŋ^{221} 窝

一般以"清高浊低"来概括藏语声调高低的分化条件。从上表对应关系来看，只能说"清高浊低"是部分方言点声调高低分化的主要条件，所有方言点的浊音声母字有高也有低，部分方言点清送气音声母字也有高有低。

清不送气声母字读高调多数方言点一致，但中甸、舟曲、若尔盖、夏尔巴话都有或多或少的清送气声母字读低调，若尔盖话条件较严整，即韵尾为零或塞音的清送气声母字读高调，韵尾为续音的清送气声母字读低调，其他方言点分化条件不明显。这些方言点读低调的清送气声母字有一些是相同的。例如：

	看见	喝	雪	酒	窝
藏　文	mthoŋ	nthuŋ	kha ba	tɕhaŋ	tshaŋ
中　甸	thuŋ^{13}	thɔ̃^{13}	kha^{13}		
舟　曲		thu^{12}	kha^{121}	tɕhuɔ^{12}	tshuɔ^{12}
若尔盖	thu^{112}	thu^{12}	kha^{112}	tɕhɔ^{112}	tshɔ^{112}
夏尔巴	thoŋ^{32}	thuŋ^{32}	kha^{221}	tɕhaŋ^{221}	tshaŋ^{221}

这些字在彝语支语言里大多是浊声母，例如：

彝(喜德)		ndo^{33}	vo^{33}	ndʐʅ^{33}	
傈僳		do^{33}	wa^{31}		dze^{33}
拉祜	mɔ^{55} da^{21}	dɔ^{31}		dzi^{31}	
哈尼(绿春)		do^{55}		dzi^{55} ba^{31}	dzi^{55} bɯ^{31}
纳西	do^{21}		be^{33}		

我们推测,古藏缅语这些字的声母有可能是浊音,按照“清高浊低”的演变规则,这些字在中甸、舟曲、若尔盖、夏尔巴话里读低调,声母的清化发生在高低调分化之后。如果是这样,则这些方言点高低调的分化当在前藏文时期。

所有方言点浊声母(指基本辅音为浊音者)字都分化出高低调,但分化的条件又有许多不同。多数方言点都以次浊声母是否带前置辅音分高低,带前置辅音的念高调,不带前置辅音的念低调。舟曲话仅限于带 s-前置音次浊声母字念高调,带非 s-前置音的念中调。木雅、拉萨、日喀则、夏尔巴全浊声母(不论带前置音与否)字念低调,德格、中甸则是不带前置音的念低调,带前置音的一部分念高调,一部分念低调(看不出高低分化条件),还有一部分自由变读。玉树带鼻冠音的全浊声母字念低调,带非鼻冠音前置音的全浊声母字念中调。若尔盖较独特,不带前置音的浊声母(包括全浊、次浊)念高调,带前置音的浊声母念低调。

巴尔蒂话清、浊声母(不论有无前置辅音)字为高调的占大多数,不带前置音的浊声母和清声母字读低调的是少数,高低分化条件不明。它虽然已在少数字上产生了声调对立现象,但多数字声调情况与阿坝话相似,即不论什么条件都读高降调。这说明它的声调的产生还处于初始阶段,它的声调的分化不是条件式的音变,而是扩散式的音变。

2. 长短分化条件 上述方言点声调都有长短区别。声调

的长短与古韵尾有关，古韵尾影响长短的因素有如下几种：有韵尾——无韵尾（以-ø 示，-ɦ 一般同零韵尾）；续音尾（-m，-n，-ŋ，-r，-l，-s）——塞音尾（-b，-d，-g）；-s 尾——非-s 续音尾；复韵尾——单韵尾；开音节与词缀（ba～bo～ɦu～ɦi）合并——无词缀。其对应关系如下表。

	长	短(舒)	短(促)
巴尔蒂	51，132 与词缀合并	53，42，24，21 无词缀	
木　雅	55 与词缀合并	53，13 无词缀	
拉　萨	55，113 与词缀合并 非-s 续音尾	54，12 -ø	52，132 -s，塞音尾 复韵尾
日喀则	55，113 与词缀合并 非-s 续音尾	54，23 -ø，-b，-bs -g(读作-k 音)	51，231 -s，-d，-g(读作-ø 音) 复韵尾(-bs 除外)
德　格	51，131 与词缀合并	53，231 -ø，续音尾 复韵尾-ms，-ŋs	55，13 塞音尾 复韵尾-gs，-bs
中　甸	55，13 与词缀合并 续音尾、复韵尾 -ms，-ŋs -ø(今韵母主 要元音非 ɐ)	54，23 -ø(今韵母主 要元音为 ɐ)	53，231 塞音尾 复韵尾-gs，-bs

玉 树	41,31,121 与词缀 ba,bo 合并 续音尾-m,-n, -ŋ,-r,a-l,a-s 复韵尾-ms,-ŋs	53,32,21 与词缀 ɦi,ɦu 合并 -∅ 尾,-l,-s(元音 为 a 的除外)	44,23,12 塞音尾 复韵尾-bs,-gs
舟 曲	121,12(～22) 与词缀合并 续音尾 韵尾-ms,-ŋs	53,42,21 -∅ 尾,塞音尾 复韵尾-bs,-gs	342 不论
若尔盖	44,112 与词缀合并 续音尾 复韵尾-ms,-ŋs	54,23 -∅ 尾	53,232 塞音尾 复韵尾-bs,-gs
夏尔巴	42,221 与词缀合并 续音尾(部分) 复韵尾-gs,-ms,-ŋs	54,32 -∅ 尾,塞音尾,-bs 续音尾(部分)	

由此可知,古开音节与词缀 ba,bo,ɦi,ɦu 等合并为一个音节是形成长调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因素(玉树话与 ɦi,ɦu 合并的音节是短调)。除巴尔蒂、木雅、德格话外,其他方言点续音尾也是形成长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与续音本身有一定的音长有关。由于各续音演变情况不同,是否读长调也随之而不同,如玉树话-l,-s 在 a 之后的字读长调,在其他元音后的字读短调,可能-l,-s 在其他元音后丢失较早,在 a 元音后丢失较晚。拉萨、日喀则话-s 尾字不读长调而读短调,是因为-s 演变为-ʔ。夏尔巴话续音尾字一部分读长调,一部分读短调,是因为带续音尾的元音分化为长短音的缘故,例如:tum^{53}

“包”——tuːm^{42}“包”(命令式)，gam^{32}“干咽”——gaːm^{221}“箱子”，raŋ^{32}“自己”——raːŋ^{221}“蜂蜜”(本文将长短元音都处理成长短调)。舟曲话续音尾字读长调的有一部分是古基本辅音为全浊音的复声母字，如 bdun/ty^{121}“七”，bzaŋ/zuɔ^{121}“好”等。其韵尾-n,-ŋ 等可能在声母为复全浊音的环境下丢失较晚。中甸、玉树、舟曲、若尔盖、夏尔巴话中，复韵尾-ms,-ŋs(夏尔巴话还多一个-gs)也是形成长调的因素之一。

巴尔蒂、木雅话凡不与词缀合并的都读短调，夏尔巴话古无词缀字大部分读短调。拉萨、日喀则、德格、中甸、玉树、舟曲、若尔盖等话又以零韵尾和塞音尾分化出两类声调，一类今韵母为零韵尾，即短舒调，一类今韵母大多有塞音尾，即短促调。其间又有若干小的区别：拉萨话-s 尾字与塞音尾字同一类声调；日喀则话-b,-g(读作-k 者)与零韵尾字同一类声调，-d,-g(读作-∅ 者)同一类声调；中甸话读短舒调的仅限于古韵母为零韵尾；今韵母主要元音为 ɐ 的字，古韵母为零韵尾字今韵母主要元音不是 ɐ 的读长调。古复韵尾为-bs,-gs 的，在德格、中甸、玉树、若尔盖等话中读短促调，在日喀则话中是-gs,-ms,-ŋs 韵尾字都读短促调，-bs 韵尾字与零韵尾字读同一类声调；拉萨话 4 个复韵尾(-bs,-gs,-ms,-ŋs)字都读短促调。德格话-ms,-ŋs 尾字，舟曲话-bs,-gs 尾字读短舒调。

由声母和韵尾引起的分化孰先孰后，有两种相悖的意见，一种认为由声母引起的高低分化在先，由韵尾引起的长短分化在后，是第二次分化；①一种认为由韵尾引起的分化在先，由声母引起的高低分化在后。② 这个问题需要另作讨论。

---

① 胡坦《藏语(拉萨话)的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 年第 1 期，34 页。
② 冯蒸《试论藏文韵尾对于藏语方言声调演变的影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2 期。

声调的升、降、平、曲在音理上与古声韵母无必然的联系。古续音尾字高调为平调；低调为升调的多，但也有几个方言点高调为降调，低调为曲折调或为低降调。古塞音尾字高调为降调、低调为曲折调的多，但德格、玉树话则是高调为平调，低调为升调。这可能受各方言点语音演变趋势所决定。

结 语

1. 藏语方言音位声调发生前可能经过有自然声调阶段。音位声调起源于由语音变化(如清浊对立的消失、复辅音的简化、辅音韵尾的脱落或合并等)引起的声、韵母辨义功能的减弱和自然声调辨义功能的加强。

2. 藏语方言声调高低分化的条件，主流是清高浊低，复次浊高单次浊低。长短分化的条件，主流是音节合并和续音韵尾长，零韵尾和塞音韵尾短。但各方言点声调分化条件都不完全相同，声调分化自成系统，这是因为各方言点语音变化的趋向和速度不大相同所致。

第 26 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会议论文，1993 年。载《民族语文》1994 年第 3 期。同时收入于日本大阪 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1994)论集。并由 Jackso T. S. Sun 译成英文刊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主办的期刊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藏缅语语言学)Volume 18. 1—Spring 1995。

从巴尔蒂话看古藏语语音

一　巴尔蒂人操藏语的由来

巴尔蒂话是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巴尔蒂斯坦(Balti stan)91%的居民所操的语言。国外学者一般视它为藏语西部方言。

巴尔蒂斯坦中的“斯坦”(stan)是波斯语,意为“地区”。巴尔蒂人自称其所在地为巴尔蒂尤尔(Baltiyul),尤尔(yul)是藏语,也是“地区”的意思。我国藏族和拉达克人称这一地区为巴尔蒂(Balti,藏文又作 Sbal ti),称其居民为巴尔蒂巴(Bal-ti pa)。伊朗传教士称这一地区为 Tibet-khord, khord 是波斯语“小”的意思。因此,巴尔蒂斯坦又有“小西藏”的别称。

巴尔蒂斯坦位于北纬 34°—36°,东经 75°—77°之间,地处崇山峻岭,现有面积 26205 平方公里,人口约在 30 万至 35 万之间,另有 10 万至 15 万分散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合尔、奎达、拉瓦尔品第、伊斯坦堡等城市及阿拉伯国家和伊朗谋生。

公元 7 世纪时,巴尔蒂曾建立名为 Bolor 的王国,汉文史籍

将其国名译作波路、波伦、钵露罗、钵露、布露、勃律等。后来分为大小勃律，慧超《往五天竺国传》[①]说："其大勃律，元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不来。"据《西域地名》[②]考证，大勃律即今克什米尔西部之Baltistan，小勃律在今巴基斯坦东部Yasin流域。大小勃律在历史上曾被吐蕃统治。《新唐书·大勃律传》记："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苌。地宜郁金。役属吐蕃。"《旧唐书·勃律传》记载了没于吐蕃的时间："又有勃律国，在罽宾、吐蕃之间。开元中，频遣使者朝献，八年，册立其王苏麟陀逸之为勃律国王，朝贡不绝。二十三年(公元734年)，为吐蕃所破。"《新唐书·小勃律传》记载了唐朝与吐蕃为争夺小勃律进行拉锯战的情况："开元初，王没谨忙来朝，玄宗以儿子畜之，以其地为绥远军。国通吐蕃，数为所困，吐蕃曰：'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尔'。久之，吐蕃夺其九城，没谨忙求救北庭，节度使张孝嵩遣疏勒副使张恩礼率锐兵四千倍道往，没谨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杀其众数万，复九城。诏册为小勃律王；遣大首领察卓那斯摩没胜入谢。没谨忙死，子难泥立。死，兄麻来兮立。死，苏失利之立。为吐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天宝六载(按：公元747年)；诏副都护高仙芝伐之。前遣将军席元庆驰千骑见苏失利之曰：'请假道趋大勃律。'……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约王降，遂平其国。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以上史实与敦煌藏文写卷"大事纪年"可互相印证："牛年(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论悉颊桑董匝卜领兵至小勃律(藏文作Bruzha)境。冬，……小勃律王

① 《大正藏》卷五十一，977页。

② 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2年，16页。

战败，前来致礼。”“龙年（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夏，……公主赤玛禄嫁小勃律王……”“猪年（玄宗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夏，……唐哨兵出现于郭域（俱位），灭小勃律与郭域。”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撤回边备，吐蕃又乘机加强了对西域一带的控制，唐、蕃之间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9世纪。吐蕃当时在勃律的驻军数仅一次即达十万之众，《册府元龟》记“玄宗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安西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军专征勃律……于时吐蕃聚十万众于婆勒城……”吐蕃在勃律驻军的后裔即今说藏语的巴尔蒂人。

公元11世纪后，西部克什米尔人和东部突厥、蒙古部落相继迁入巴尔蒂定居。逐渐形成了一个混杂西藏文明和其他东西方部落文明的社会。其语言则成为一种以藏语为基础，同时也接受其他语系语言（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很大影响的语言。巴尔蒂在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前使用过藏文，至今仍保留有那个时期的藏文岩刻。伊斯兰教传入后，藏文便失传了。出于宗教信仰的缘故，人们改用波斯文记录巴尔蒂语，但这套文字因不能正确表音而未通行。

国外学者对巴尔蒂话作过一些研究。笔者看到的材料有：A. F. C. Read 所著 Balti Grammar（《巴尔蒂语语法》，1934年，伦敦），K. Rangan 所著 Balti Phonetic Reader（《巴尔蒂语语音读本》，印度，Mysore），西田龙雄著《西番馆译语的研究》第六章第二节“西部藏语诸方言”（京都，松香堂，1970年）等。我国尚无前人直接研究过巴尔蒂话。

1989年，笔者有幸经社科院杨恩洪女士介绍，认识了巴基斯坦来华参加格萨尔国际学术会议的巴尔蒂人阿巴斯加斯米（S. M. Abbas Kazmi）先生。承蒙他热情帮助，牺牲会议休息时

间，让我记录了几小时巴尔蒂话，并介绍了巴尔蒂情况，国际广播电台的陆水林先生通过乌尔都语帮助我们沟通了语言，共记得 300 个词。当然，依靠这点材料对整个语言进行分析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但这些词使我们大致了解了巴尔蒂话的语音轮廓，本文即根据这些材料写成。在此向以上三位先生致谢！

二 巴尔蒂话语音概貌

因所记材料有限，下述音位、声母、韵母、声调、语音对应等大多有概括不全的情况。

（一）音位

辅音音位（32 个） p ph b m w;f; ts tsh s z; t th d n l (l̥) ɬ r (r̥);tɕ tɕh dʑ ɕ ʑ j; k kh g ŋ; q χ ʁ;ʔ h。

元音音位（5 个） a i u e o。

l̥、r̥分别为 l、r 的条件变体，l̥、r̥出现在清辅音前，l、r 出现在浊辅音前。

另有 tʂ、tʂh 分别为复辅音 kr、khr 的自由变体，尚未形成独立音位，未列入。可能还有舌尖前浊塞擦音 dz（Balti Grammar 的词表中有此音）。

（二）声母和韵母

单辅音声母（30 个） 辅音音位除 f、q 只做韵尾外，其他都可单独做声母。

复辅音声母（61 个） 有二合的和三合的两种。二合的有带后置辅音-r、-j 和带前置辅音 b-、k-、f-、s-、l̥-、l-、r̥-、r、χ-、ʁ-、h-、

n-、ŋ-等两种形式：

phr br tr dr kr khr gr；pj phj bj dj lj kj khj ŋj；bz bd bʑ；kl；ftɕ；sp sm st sn sk skh sŋ；zb zg；l̥tɕ l̥t；lz；r̥m r̥ts r̥t r̥k；rd rg；χm χs χl χtɕ；ʁb ʁz ʁd；hl hɕ hj；nd；ŋg。

三合复辅音有如下几种：

bgj str skj sŋj zbj zdr rdj rgj ʁbj mbr ŋgr。

元音韵母(6 个)　除 5 个单元音外，还有一个复元音韵母 ua。

带辅音尾韵母(55 个)　5 个单元音都可带辅音韵尾。单辅音韵尾有-p、-b、-t、-d、-k、-g、-q、-m、-n、-ŋ、-l、-r、-f、-s、-ɕ、-χ 等。还有复辅音韵尾-ps、-ms、-ŋs、-χs 等。在 300 个词中出现以下结合形式：

ab at ad ak aq am an aŋ ar al as aχ ams aŋs aχs；ib it id ik in iŋ ir il is if iɕ；uk ug um un uŋ ur ul us；et ek en eŋ er el es eχ eps ems；op ot od oq on oŋ or ol os oχ oχs。

有些韵母的元音念得较长，但都出现在 51 调或 132 调音节中，本文视作声调的伴随特征，未作长元音处理。如 $tsha^{51}$“痛”、$ŋgo^{132}$“头”、su^{132}“谁”、kua^{132}“牛皮”、son^{132}“芝麻”、mar^{51}“酥油”等。

单鼻音韵尾-n、-ŋ 处在单音节或词末音节中时常伴有部位相同或相近的塞音，在开元音后更明显，听起来像复辅音。如 $son^{t\ 132}$“芝麻”、$tɕhaŋ^{q\ 53}$“酒”、$zdruŋ^{k\ 53}$“故事”。

闭元音带塞音韵尾韵母，常在韵尾念完后又顺势发出同一元音，但较轻微。如 $kjoq^{o\ 53}$“歪的”、$mbruk^{u\ 53}$“龙”、$mjik^{i\ 53}$“眼睛”等。

韵尾-t 常发作送气音，如 nat^{53}“病”中的-t 念作 th。

(三)声调

有 5 个声调:51　132　53　24　21。

浊声母音节的 53 调念 42 调,21 调在双音节词的前音节中念 22 调。51 调和 132 调是长调,24 调稍长。53 调和 21 调是短调。

巴尔蒂话声调有辨义功能,但辨义范围较小,在 155 个单音节基本词中只发现下列几组单音节词靠声调对立辨义:

51	132	53	24
$tsha^{51}$ 痛		$tsha^{53}$ 盐	
	$tsho^{132}$ 热	$tsho^{53}$ 湖	$tsho^{24}$ 孙子
	$tshe^{132}$ 伤害	$tshe^{53}$ 寿命	$tshe^{24}$ 藏麻黄
		$phaq^{53}$ 背后	$phaq^{24}$ 猪
	$ja\eta^{132}$ 又、再		$ja\eta^{24}$ 您

21 调在单音节词中出现很少,只在 la^{21}“山”、lo^{21}“年、岁”、wa^{21}“狐狸”、bja^{21}“鸡”等词中出现。在单音节词中尚无发现 21 调与其他声调对立情况,但在双音节词中有两对词靠 21 调与 53 调对立辨义:

$snam^{21\rightarrow22}\ sul^{53}$	鼻子	$snam^{53}\ sul^{53}$ 毛毯
$thaq^{21\rightarrow22}\ pa^{24}$	绳子	$thaq^{53}\ pa^{21}$ 搓

单音节词的声调多数固定,少数不稳定,132 调常变读为 21 调,如 $lug^{132\sim21}$“绵羊”、$lza^{132\sim21}$“月亮”、$kua^{132\sim21}$“牛皮”;53 调有时变读为 24 调,如 $tsha^{53\sim24}$ 盐、$ɬa^{53\sim24}$“神”、$jol^{53\sim24}$“面具、罩子”。双音节词声调多不稳定,名词和形容词一般是前低后高,也可念前高后低,如 $laq^{21\sim22}\ pa^{24}\sim laq^{53}\ pa^{21}$“手”、

sniŋ$^{21\sim22}$ ma^{53} ~ sniŋ^{53} ma^{21}“旧的”。动词一般是前高后低，如 nat^{53} pa^{21}“病”、zer^{53} ba^{21}“读”。

三 从巴尔蒂话看古藏语语音

这里所说的古藏语是指藏文规范化、定型化时期的藏语。藏文是拼音文字，它是在某一时期某一方言基础上创立的。按传统说法，藏文创制于 7 世纪，但我们还没有看到 7 世纪的藏文，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藏文是 8 世纪的写卷和金石铭文上的藏文。这种藏文不仅字体与现行藏文有一些差异，而且字母的拼合结构也有一些与现行藏文不同。例如 * stsogs①“等等”中的 s 在现行藏文中就不能与 ts 拼合。另外，一部分词的书写形式也不固定，如“猪”在写卷里是 * phag～ * pag 混写，而现行藏文只能写成 * phag。现行藏文是自 9 世纪开始经过三次“厘定”（即规范化）后定型化了的藏文。第二次厘定（10 世纪末）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这次厘定将一些在口语中消失了的语音结构成分从文字上删简了，如复合声母 * mj 中的 * j 在元音 * i～ * e 前已不发音，便规定此类声母只写 * m，不写 * j，例如 * mji“人”写成 * mi；复辅音韵尾 * nd、* rd、* ld 中的 * d 不发音了，便规定不写 d，例如 * dbjard“夏”写成 dbjar。由此可见，当时厘定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使文字和口语发音一致。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定型化了的藏文拼音系统基本上反映了 10 世纪前后的藏语语音面貌。

---

① 左上角带 * 号的表示是藏文的国际音标转写，按照藏文 30 个字母的顺序依次是：k kh g ŋ；tɕ tɕh dʑ ȵ；t th d n；p ph b m；ts tsh dz w；ʑ z ɦ j；r l ɕ s；h ʔ；5 个元音是 a i u e o。ɦ 作前加字时按一般拟音写作 n。g 作 j 的前加字时写作g-j，g 带下加字 j 时写作 gj。

藏语文研究者根据对方言和文献材料的比较分析,对规范藏文的读音作了构拟。通用的拉丁字母或国际音标转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构拟。将巴尔蒂话与藏文(本文采用国际音标转写)作比较,可以看出巴尔蒂话较之于我国任何一个藏语方言都更接近于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语音结构。它的语音保存的古老成分较多,有的语音现象还反映了藏文规范前甚至创制前的某些语音特征。将它揭示出来将有益于我们对藏语语音史的研究。因材料有限,本文只就现有材料对其中部分对应现象进行分析。

(一)声母的对应

1. 与藏文全浊辅音的对应

*b : b *ba ba⁵³ 母牛 *bod bod⁵³(藏文意为"西藏",巴尔蒂话转义为"佛教徒") *bja bja⁵³ 鸡

*brag braq⁵³ 岩石

*dbjar ʁbjar⁵³ 夏天

*nbrug mbruk⁵³ 龙

*d : t *da ta⁵³ 现在 *dri tri⁵³ 气味

*drug truk⁵³ 六 *drag po traq²¹po⁵³ 强烈

: d *de de⁵³ 那 *dre dmo dren²¹mo⁵³ 熊

*gdoŋ ʁdoŋ⁵³ 脸 *bdaɦ bda⁵³ 追

*g : k *gaŋs kaŋs⁵³(藏文意为"雪",巴尔蒂话转义为"冰") *gaɦu ka²¹ʔu⁵³ 护身符

*gro kro⁵³～tʂo⁵³ 麦子 *grod pa krot⁵³pa²¹ 胃

: g *gon pa gon⁵³ma²¹ 穿 *gri gri⁵³ 刀子

*dgu rgu⁵³ 九 *sga zga⁵³ 鞍子

*mgo ŋgo²⁴ 头 *brgja bgja⁵³ 百

*dz : z *mdzo zo⁵³ 犏牛

*dʑ：tɕ　*dʑa　tɕa^{53}　茶

*z：z　*za　za^{24}　吃　*bzaŋ　bzaŋ^{53}　好

*ʑ：ʑ　*ʑugs pa　ʑuq^{53}pha^{53}　钻　*bʑi　bʑi^{53}　四

：dʑ　*ʑon　dʑon^{53}　骑

*ʔa ʑaŋ　ʔa^{21}dʑaŋ^{53}　舅舅

*ʑar ba　dʑar^{21}ba^{53}　瞎子

以上藏文全浊字母的发音在安多和康方言里依藏文有无前置辅音而有清浊之分，有前置辅音的读浊音，无前置辅音的读清音。在卫藏方言里，则不论藏文有无前置辅音都清化了。在巴尔蒂话里，藏文有前置辅音的也是都读浊音；但藏文无前置辅音的则是一部分读浊音，一部分读清音，限于材料少，一时还看不清这一部分清浊分化的条件。看来巴尔蒂话浊音清化的过程比其他方言较为缓慢。一般将以上藏文字母构拟为不送气浊音，从巴尔蒂话可得到进一步印证。

2. 与藏文*ȵ的对应

巴尔蒂话没有ȵ声母，与藏文ȵ对应的是n(i)和ŋj。例如：

*ȵ：n　*sȵiŋ　sniŋ^{53}　心　*rȵiŋ ma　sniŋ^{21}ma^{53}　旧的

：ŋj　*ȵa　ŋja^{53}　鱼　*ȵi zer　ŋji^{24}ʁzer^{53}　日光

*ȵal　ŋjal^{53}　卧　*ȵi ɕu　ŋji^{21}ɕu^{53}　二十

*gȵis　ŋjis^{53}　二　*sȵi ma　sŋji^{21}ma^{53}　麦穗

藏文的*ȵ可能要晚于巴尔蒂话的n（i）和ŋj，*ȵ可能是n（i）～ŋj腭化并合并的结果。以上有些词的声母，其他藏缅语也有与巴尔蒂话相同的。例如：[①]

① 摘自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心"：门巴（错那）$niŋ^{55}$、载瓦 $n\underset{-}{i}k^{55}\ l\underline{u}m^{21}$、傈僳 ni^{35} $mɑ^{33}$、拉祜 $ni^{33}mɑ^{33}ɕi^{21}$

"鱼"：景颇 $ŋa^{55}$、缅（仰光）$ŋɑ^{55}$、阿昌 $ŋa^{33}ʂua^{31}$、怒（怒苏）$ŋa^{55}$、彝（南华）$ŋo^{55}$、拉祜 $ŋɑ^{55}$、白 $ŋo^{55}$

巴尔蒂话这些词的声母保留了藏语与藏缅语尚未分开时期的语音特征。

3. 与藏文后置辅音的对应

*r : r　*brag　$braq^{53}$　岩石　*dri ma　tri^{53}　气味
　　*khrag　$khraq^{53}$　血　*gro　kro^{53}　小麦
　　*gri　gri^{53}　刀子
　: j　*khrid　$khjit^{53}pa^{21}$　引导
　: ø[①] *ngro　$ŋgo^{53}$　走、去
*j : j　*bja　bja^{53}　鸡　*dbjar　$ʁbjar^{53}$　夏天
　　*khji　$khji^{53}$　狗　*kjog　$kjoq^{53}$　歪的
　　*brgjad　$bgjad^{53}$　八
　: ø *phje　phe^{53}　面粉　*phjir　phir（la）外面
　　*mji[②]　mi^{53} 人　*mje　me^{24}　火
*w : u *rtswa　$\underset{\cdot}{r}tsu^{21}a^{132}$　草
　: ø *tshwa　$tsha^{53}$　盐　*ɕwa　$ɕa^{132}$ 鹿

由上可见，藏文后置辅音*r、*j 在巴尔蒂话里多数仍发音。*r 仅在个别词中消失，如 $ŋgo^{53}$"走、去"；在个别词中变作 j，如 $khjit^{53}pa^{21}$"引导"。*r 变 j 现象在安多藏语中更为普遍，j 往往使前面的塞音腭化而变为舌面塞擦音，如夏河话

---

① ø 表示"零"。
② mji、mje 为 8—9 世纪写卷中的书写形式。

ndʑo＜* * ngjo①＜* * ngro “走、去”。* j 仅在声母为双唇音、韵母元音为 i 或 e 时消失。* w 在一部分词中消失，在个别词中读作 u，并使该音节分离为两个音节，如 rtsu^{21} a^{132} “草”。从这个词的读音可以看出在较早时期 w 曾经是发音的。

4. 与藏文前置辅音的对应

*b ：b　*bdun　bdun^{53}　七　*bʑi　bʑi^{53}　四

　　　*bzo　bzo^{53}　制作　*brgjad　bgjad　八

　：f　*btɕu　ftɕu^{53}　十

*d ：r　*dgu　rgu^{53}　九　*dgun　rgun^{53}　冬天

　：ṛ　*dmag　ṛmaq^{53}　军队

　：z　*dbugs　zbuk^{53}　气息

　：ʁ　*dbjar　ʁbjar^{53}　夏天

　：χ　*dŋul　χmul^{53}　银子、汗

　：∅　*dmar po　mar^{21} pho^{53}　红的

*g ：ʁ　*gdoŋ　ʁdoŋ^{53}　脸　*gzigs mjig　ʁzi^{53} mik^{53}　眼睛

　：χ　*gtɕan　χtɕan^{53}　豹子　*gsum χsum^{53}　三

　：h　*g-jag　h-jaq^{53}　牦牛　*g-ju　h-ju^{53}　松耳石

　：∅　*gnah　na^{53}　誓言　*gtɕik　tɕik^{53}　一

*r ：r　*rdo　rdo^{21} a^{53}　石头　*rgja nag　rgja^{21} naq^{53}　汉人

　：ṛ　*rta　ṛta^{53}　马　*rtse　ṛtse^{132}　尖儿

　：s　*rked pa　sket^{21} pa^{53}　腰　*rna ba　sna^{132}　耳朵

　　　*rȵiŋ pa　sniŋ^{53} ma^{21}　旧的

*l ：ḷ　*lta　ḷta^{53}　看　*ltɕe　ḷtɕe^{53}　舌

　　　*ltɕags　ḷtɕaχs^{53}　铁　*ltogs　ḷtoχs^{53}　饿

　：ʁ　*lbu ba　ʁbu^{21} a^{53}　泡沫

---

① 在本文中双星号表示对古音的构拟。

s：s　* ske　ske^{53}　脖子　* spu　spu^{53}　毛
　　* stoŋ　stoŋ^{53}　千　* sman　sman^{53}　药
　：z　* sga　zga^{53}　鞍子　* sgo　zgo^{53}　门
* m：n　* mdaɦ　nda^{53}　箭
　：ŋ　* mgo　ŋgo^{24}　头　* mgron po　ŋgron^{21} pa^{53}　客人
　：ø　* mdzo　zo^{132}　犏牛　* mtsho　tsho^{53}　湖
　　* mgjogs　po　ɕoχ^{21} mo^{53}　快
　　* mtho　tho^{53}　高、(一)卡
n：n　* ndi　ndi^{53}　这　* ndug　nduk^{53}　住
　：m　* nbras　mbras^{53}　米　* nbrug　mbruk^{53}　龙
　：ŋ　* ngel ba　ŋgel^{53} ba^{21}　驮　* ngro　ŋgo^{53}　走、去
　：ø　* nthuŋ　thuŋ^{53}　饮　* nphur pa　phur^{53} pa^{21}　飞

从以上对应关系看到藏文前置辅音在巴尔蒂话里除在一小部分词里脱落外，大部分都还发音。* b、* d、* g、* r、* l、* s 等前置辅音的发音都依基本辅音的清浊而分清浊（在鼻音前读清音或脱落）。这种现象在保留古藏语语音面貌较多的道孚话里也存在。从发音原理上看，相邻的音素清配清、浊配浊是一种合理的也是常见的语音结合模式。据此我们推想，藏文创制时期可能这些前置辅音字母的发音也是依与它相邻的基本辅音的清浊而分清浊的，藏文创制者也看到这种互补分布情况，但为了简化拼音结构形式而采用同一个前置辅音字母（上加字或前加字）表示发音部位相同而清浊不同的辅音。这正合乎现代音位学的处理原则，正是藏文创制者高明之处。

藏文前置辅音 * d、* r 和 * l 分别对应于巴尔蒂话的 r～r̥ 和 l～l̥，此外，还对应于舌尖前音 s～z 和小舌音 χ～ʁ。而藏

文的前置辅音 * s 也对应于巴尔蒂话的 s～z，* g 也对应于 χ～ʁ。* d 和 * l 在道孚话里也有一部分对应于 χ～ʁ。看来藏文的前置辅音 * d、* r、* l 有不同来源，有的原本是 * d～* r～* l，有的则来自于 * s，有的来自于 * g。这种演变有的可能源于社会心理因素，如巴尔蒂话的 sna 可能是藏语“耳朵”原来的语音形式，但藏文“鼻子”也是 * sna，为了避免同音混淆，“耳朵”在藏文基础方言中便变为 * * rna。有的可能源于语音结构的演变，如巴尔蒂话的 χ～ʁ 可出现在双唇或舌根辅音前，这可能是藏语原来的结构形式，但藏文与之相对应的 * g 不能与双唇或舌根音相拼，这反映了藏文创制时期其基础方言的语音结合规则已有变化，于是原有的 * g 便演变为部位靠前的 * d。有些词的语音形式，可能经过了几次变更与原来的形式变化较大。如巴尔蒂话的 χmul“银子、汗”可能是比藏文 * dŋul“银子”、* rŋul“汗”更古的语音形式，藏文 * dŋul 可能经过 * * gmul＞* * gŋul（m 被 g 同化）＞* dŋul（g 与 ŋ 异化）的演化过程，巴尔蒂话的 χmul 仅仅是 * * gmul 中的 * * g 擦音化了。藏文中的许多异体字反映了藏语在不同阶段和在不同方言中的演变，最常见的有前置辅音 * d 与 * r 的交替，* d 与 * l 的交替，* d 与 * s 的交替，* s 与 * r 的交替，如：* dgu～* rgu“九”、* dkan～* rkan“上颚”* dgo ba～* rgo ba“野羊”、* dŋul～* rŋul“窥见”、* dbon～* sbon“孙子”、* dkar khuŋ～* skar khuŋ“天窗”、* sked pa～* rked pa“腰”。

藏文前置辅音 * m 对应于巴尔蒂话的 n～ŋ，* n 对应于 m～n～ŋ，这是 * m～n * 分别受基本辅音的影响部位同化的结果。前置鼻音在送气基本辅音前都脱落。藏文 * ɦ 表前置辅音

时一般拟音为 * * n，在巴尔蒂话中也得到验证。

（二）韵母的对应

1. 与藏文元音的对应

巴尔蒂话的元音与一般构拟的藏文元音的读音完全吻合，只是在带辅音韵尾时个别元音稍有些变化，如 a 在前有舌面音，后有舌尖音 n～d 时，部位靠上，读作 ɛ～æ，但与 a 仍是一个音位。元音对应关系为：

*a : a　*kha　kha^{53}　口　*sa　sa^{53}　地

*i : i　*ri　ri^{24}　山　*bʑi　bʑi^{53}　四

*u : u　*spu　spu^{53}　毛　*btɕu　ftɕu^{53}　十

*e : e　*ltɕe　l̥tɕe^{53}　舌　*ske　ske^{53}　脖子

*o : o　*mtsho　tsho^{53}　湖　*so　so^{53}　牙

2. 与藏文辅音韵尾的对应

规范藏文有 * b、* d、* g、* m、* n、* ŋ、* r、* l、* s 9 个单辅音韵尾和 * bs、* ms、* gs、* ŋs 4 个复辅音韵尾。后加字 * ɦ 一般认为只起指示基字的作用，不表辅音韵尾，相当于零韵尾。韵尾对应关系为：

*b : b　*khab　khab^{53}　针　*jib　ʔib^{53}　躲

　: p　*rgjab　rgjap^{53}(la^{21})　后面　*thob pa　thop^{53}pa^{21}　获得

*d : d　*brgjad　bgjad^{53}　八　*khrid　khjid^{53}　引导

　　*bod　bod^{53}　西藏(巴尔蒂话“佛教徒”)

　: t　*nad　nat^{53}　病　*skad　skat^{53}　声音

*g : g　*lug　lug^{21}　绵羊

　: k　*gtɕig　tɕik^{53}　一　*drug　truk^{53}　六

　*ndug　nduk^{53}　住　*mig　mik^{53}　眼睛

　: q　*phag　phaq^{53}　背后　*khrag　khraq^{53}　血

　*brag pa　braq^{53}pa^{21}　剥　*srog　stroq^{53}　生命

　*gɕog pa　ɕoq^{21}pa^{53}　翅膀

*m : m　*pham　pham^{53}　输　*lam　lam^{24}　路

　*snum　snum^{53}　油　*gsum　χsum^{53}　三

*n : n　*sman　sman^{53}　药　*drin　trin^{53}　恩惠

　*bdun　bdun^{53}　七　*ʑon　dʑon^{53}　骑

*ŋ : ŋ　*tshaŋ　tshaŋ^{53}　窝　*naŋ　naŋ^{24}　家

　*ɕiŋ　ɕiŋ^{53}　柴　*nthuŋ　thuŋ^{53}　饮

*r : r　*mar　mar^{53}　酥油　*gser　χser^{52}　黄金

　*phjir　phjir^{53}(la^{21})　外面　*nphur pa　phur^{53}pa^{21}　飞

*l : l　*bal　bal^{53}　羊毛　*tshil　tshil^{53}　脂肪油

　*dŋul　χmul^{53}　银子　*skol　skol^{53}　煮、熬

*s : s　*ras　ras^{53}　布　*lus　lus^{53}　身体

　*dgos tɕhas　rgos^{21}tɕas^{53}　物件

　*nbris　mbris　写(巴尔蒂话义为“笔”)

*ɦ : ø　*mdaɦ　nda^{53}　箭　*mnaɦ　na^{53}誓言

*bs : ps　*slebs　ɬeps^{53}　到达

*ms : ms　*tshams　tshams^{53}　界限　*sems sems^{53}　心

*gs : χs　*ltɕags　l̥tɕaχs^{53}　铁　*lpags pa baχs^{21}pa^{53}　皮肤

　*ltogs　l̥toχs^{53}　饿

　: q　*dbugs　zbuq^{53}　气息　*ʑugs pa　ʑuq^{53}pha^{53}　钻

　: χ　*ngags pa　ŋgaχ^{53}pha^{21}　阻塞

　*legs mo　leχ^{21}mo^{53}　好　*mgjogs mo　ɕoχ^{21} mo^{53}　快

*ŋs : ŋs　*gnaŋs　snaŋs^{53}　后天

　*gaŋs　kaŋs^{53}　雪(巴尔蒂话义为“冰”)

由上可见，藏文的辅音韵尾在巴尔蒂话里全都发音，辅音韵尾保存之全为国内任何一种藏语方言所不及。尤其是复辅音韵尾中的 s 大多还发音，在国内藏语方言中更是罕见。续音（鼻音、擦音、边音、颤音）韵尾音值与一般构拟的藏文韵尾音值完全相同。塞音韵尾藏文用的是浊音字母，早期可能读浊音，在国内保留塞音韵尾的方言中都清化了，但在巴尔蒂话里，在一些词里念浊音，在一些词里念清音，当后面紧跟一个清声母音节时，都念清音。看来塞音韵尾也跟无前置辅音的浊塞音声母一样，有清化的趋势，但清化条件不是很明显，似乎是词汇扩散式的音变，有的变了，有的还没来得及变。复辅音韵尾中的浊塞音都已清化，可能受其后 * s 的影响。韵尾 * g 在巴尔蒂话里除分化成 g、k 外，还分化出一个 q。k 和 q 似呈互补分布，k 出现于闭元音 i～u 之后，q 出现在开元音 a～o 之后。道孚话也是如此。这个 q 是古音的遗存还是后来产生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规范藏文之前的藏文还有 * nd、* ld、* rd 等复辅音韵尾，这些韵尾在巴尔蒂话里大都单辅音化了，但从个别词上仍能看出此类复韵尾的遗迹，如 $tsan^{53}$ tə̣ “魔鬼” 对应于藏文的 * btsan “妖怪、强暴”，在 8—9 世纪的写卷里，语素 * bstan 有时就写作 * btsand，巴尔蒂话此词中的 tə̣即古韵尾-* d 的遗留。复韵尾中-* d 的丢失约始于 8 世纪，终于 9 世纪。在 8—9 世纪的敦煌写卷中，即使是同一文献中的同一个词，-* d 有时写出，有时不写，说明-* d 正在脱落中。-* d 在 8 世纪文献中出现得多些，在 9 世纪文献中出现得少些，到藏文第二次厘定时（10 世纪），正字法便规定不书写这不发音的-* d 了。巴尔蒂话的-* d 的遗迹，反映了巴尔蒂说藏语的先民脱离西藏本土

的时间是在-* d 尚未从口语中完全丢失前。

（三）声调的对应

藏文无声调标记，一般也认为藏文反映的古藏语无声调。巴尔蒂话有 5 个声调。从对应关系上看，长调大多来源于音节的合并（词根加词尾* ba、* bo 等）。例如：

* tsha ba	tsha^{51}	痛	* kha ba	kha^{132}	雪
* ka ba	ka^{132}	柱子	* ɕwa ba	ɕa^{132}	鹿
* zla ba	lza^{132}	月亮	* rna ba	sna^{132}	耳朵
* ko ba	kua^{132}	牛皮	* ltɕi ba	l̥tɕo^{132}	重的
* tsha bo	tsho^{132}	热	* mgo bo	ŋgo^{132}	头
* kha bo	χo^{132}	苦的	* beɦu	bu^{132}	牛犊

但也有藏文是单音节的词在巴尔蒂话里读长调，如：

* su	su^{132}	谁	* jaŋ	jaŋ^{132}	又、再
* rtse	rtse^{132}	尖儿	* son（种子）	son^{132}	芝麻

其中有的在前藏文时期是否也有词尾，如 * su 为 * su ba，* rtse 为 * rtse ba，存疑。

声调的高低分化条件尚不清楚，从多数情况看，藏文的清声母字和复浊声母字读高调，单浊声母字读低调，但也有不少相反的情况。也看不出韵尾对声调分化有什么影响。其声调的发展不像卫藏、康方言那样较有规律的受声母和韵尾的制约和影响，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值得深入研究。

（四）前藏文时期的古音遗存

1. 巴尔蒂话保留了某些藏文没有的语音结构

例如 str，对应于藏文的 * sr：

* sran ma　stran^{21}ma^{53}　豆子　　* srog　stroq^{53}　生命

* sruŋ　struŋ^{53}　守　　* srin mo　striŋ^{53}tɕa^{53}mo^{21}　魔鬼

巴尔蒂话 s 与 r 之间多出一个 t，这个 t 也有可能是后来产生的。但是我们对比分析拉萨话的读音，就只有将 str 看成为古语音结构的遗存才更为合理。藏文 * sr 在拉萨话里读作 s 和tʂ，例如：

* sruŋ　suŋ^{55}　守　* srog　so^{53}　生命

* sriŋ mo　siŋ^{55}mu^{55}　姐、妹　* sras　sε^{52}　少爷

* sram　tʂam^{55}　水獭　* sro tʂo^{55}　烘、烤

* sran ma　tʂε̃^{55}ma^{55}　豆子　* srin bal　tʂĩ^{55}pε^{55}　棉花

两者的演变过程可能是 * * str＞* * sr＞s，* * str＞* * tr＞tʂ。

还有些语音结构为规范藏文所无，如 skham^{53}bo^{53}“杏子”中的 skh，藏文作 * kham bu。规范藏文送气塞音、塞擦音前除能带鼻音前置音外，不能带其他前置音。这一类声母也是较古语音形式的遗存。

2. 巴尔蒂话有些词的语音保留了比藏文更古的形式

例如：

* zor ba　ʁzor^{53}ba^{53}　镰刀　* ser po　χser^{21}pho^{53}　黄的

* gjaŋ　rgjaŋ^{53}　墙

这几个词巴尔蒂话前音节的声母多一个前置辅音，藏文丢失了。

巴尔蒂话的 ʁɑ^{53} “五”（藏文是 * lŋa）也包含了古老的语音成分在内。这个词羌语是 ʁua，木雅语是 ɴɑ^{53}，道孚语是 nɢvɛ，声母都含有小舌音成分。如果将道孚语的声母 nɢv 看成最古的形式，其演变方式都较好解释：* * nɢva＞* * ɢva（n 丢失）＞ʁua（羌语形式）＞ʁa（巴尔蒂话形式）；* * nɢva＞* * ɴvɑ（n 为 ɢ 部位同化）＞ɴɑ（木雅话形式）。藏文的 * lŋa 不含小舌音，是更晚的形式。

余论： 巴尔蒂话语音之所以保留了那么多的古老成分，这与社会因素有关。9 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巴尔蒂就脱离了吐蕃的羁绊，断绝了与我国藏族社会的联系，地理上又与我国藏区隔绝遥远，我国藏语三大方言的影响未能扩及到那里，在语言上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后来接受邻近和西方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词的吸收上，从 K. Rangan 的《巴尔蒂语语音读本》中所列 929 个例词来看，可以明显判断是藏语的词只有 415 个，英语借词 19 个，其他 495 个词成分不明。但这 415 个词的语音成分和结构多数与藏语词中出现的语音成分和结构相同。可见巴尔蒂话虽在词汇的发展上带有开放性，但在语音的发展上带有保守性。因而得以保留较多的古老成分。

对域外藏语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研究藏语的历史。

参考文献：

陆水林编译《巴尔蒂斯坦简介》（载西藏人民出版社《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六集，1989 年）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

玉树藏语的语音特点和历史演变规律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地区的藏语语音。[①] 据当地人语感,这一地区的藏话东通玉树州结古一带,南通玉树州囊谦和西藏自治区的丁青、巴青和索县一带。这里简称为玉树话。

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探寻玉树话的语音特点,并进而分析它在藏语方言中的位置。玉树州北接果洛藏族自治州,东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接壤,南邻西藏自治区,处于安多、康、卫藏三大方言区的接壤交错地带。《藏语简志》[②] 将玉树话划入康方言范围内。但一般认为康方言内部分歧较大,玉树话材料过去披露很少,它分布的地理位置会不会给它带来一些特点?它是不是属于康方言?应该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研究目的之二是探寻玉树话的历史音变规律,期望从中能得出一些对历史比较法有益的启示。历史比较语言学

① 本文记录的材料为本文作者之一索南江才(男,28岁,藏族,青海省杂多县结多乡战岗村人,玉树师范专科学校教师。1994年在中央民族学院进修语言学)所提供。

② 金鹏主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家梅耶曾说："语言学家的经验也未免太狭窄了，对于各种大语言常常描写得很详细，但是对于各种地方土话，常常说得不够精密。""要使历史语言学得到进步，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研究精密化、系统化，并且扩大范围。因为现有的理论，与其说是以经过选择的材料为基础，不如说是以一些不完备的模糊的和偶然的材料为基础。"[①] 梅耶说这话已过去将近一百年了，但他所说的情况，对于藏缅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来说，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善。我们常常因为面临纷繁复杂的对应现象而感到束手无策。藏语得天独厚，它有着长达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字，现存的方言又如此丰富，应该说，藏语是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极好的对象。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研究一个方言的历史音变规则，探索语音演变的一般规律，探索在语音演变中通常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它们是如何错综复杂地起作用，从而摸索出一些对藏缅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有普遍意义的方法。

一 语音特点

要了解玉树话的语音特点，首先要全面地分析它的语音系统，然后再作方言间的特点比较。

为了便于作历史比较，本文在分析语音系统和比较时，采取严式标音法。但在声母、韵母、声调等各部分提出一种或两种归并音位和调位的方案。

① ［法］梅耶著、岑麒祥译《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93页。

（一）语音系统

1. 声母

1）声母表　共有声母 91 个。

（1）单辅音（51 个）

p	ph	b	pɦ	m	m̥	f		v		w
ts	tsh	dz	tsɦ			s	sh	z	sɦ	
t	th	d	tɦ	n	n̥	ɬ		l		
tʂ	tʂh	dʐ	tʂɦ			ʂ		r		
cç	cçh	ɟj	cçɦ		ɲ̥	ç	çh	ʑ	çɦ	j
k	kh	g	kɦ	ŋ	ŋ̊					
ʔ						h		ɦ		

（2）复辅音（40 个）

ʔ-	ʔm	ʔn	ʔɲ	ʔŋ	ʔw	ʔl	ʔj
p-	pts	psh	pcç	pç			
b-	bz	bd	bl	bdʐ	bɟj	bʑ	bj（wj）
	bg						
m̥-	m̥p	m̥t	m̥tʂ	m̥cç	m̥k		
m-	mb	mdz	md	mdʐ	mɲ	mg	
n̥-	n̥ts	n̥t	n̥tʂ	n̥cç			
n-	ndz	nd	ndʐ	nɟj			
ŋ̊-	ŋ̊k						
ŋ-	ŋg						

2）声母说明

（1）pɦ、tsɦ、tɦ、tʂɦ、cç，ɦ、kɦ、sɦ、çɦ 等是后面略带浊送气音的清辅音（可称为半浊音），只出现在低调字里。

它们可分别与只出现在高调字里的 p、ts、t、tʂ、cç、k、s、ç 等清辅音合并为一个音位。

复辅音 ʔm、ʔn、ʔȵ、ʔŋ、ʔw、ʔl、ʔj 等只出现在高调字里，它们可分别与只出现在低调字里的 m、n、ȵ、ŋ、w、l、j 等单辅音合并为一个音位。

（2）复辅音中带下划线者只出现在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中，是古复辅音声母的遗存或其变异形式。

（3）舌面中塞擦音（尤其在闭元音前）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自由变读为舌面前塞擦音，如：cçhə^{53} ～ tɕhə^{53} “水、狗”，“nɟja^{121} ～ ndʑa^{121} “粘”。少数词以念舌面前塞擦音时为多，如：cçhuʔ^{44} ～ tɕhuʔ^{44} “你”、cçy^{53} ～ tɕy^{53} “寄存”、cçhe^{53} ～ tɕhe^{53} “大”等。

3）*声母例词*

p	pa^{41}	印板	ph	phaʔ^{44}	猪
b	ba^{32}	颈瘤	pɦ	pɦa^{21}	黄牛
m̥	m̥ĩ^{41}	药、成熟	m	ma^{121}	酥油
w	wa^{32}	狐狸、水槽	f	sha^{53} faʔ^{44}	土坯
v	nuor$^{121\to32}$ və^{21}	宝贝	ts	tsa^{53}	草、稀的
ths	tsha^{53}	盐、刺痛	dz	dze^{32}	卷起
tsɦ	tsɦaʔ^{12}	滴、漏	s	sa^{53}	貂
sh	sha^{53}	地	z	za^{32}	星座、抽风
sɦ	sɦa^{21}	吃、鸟	t	taʔ^{44}	老虎
th	thaʔ^{44}	距离	d	da^{31}	磨
tɦ	tɦa^{121}	现在	n̥	n̥a^{53}	鼻子
n	na^{21}	痛、疼	ɬ	ɬa^{53}	神
l	la^{21}	（有路的）山	tʂ	tʂa^{53}	猿
tʂh	tʂha^{53}	鸢	dʐ	dʐa^{32}	敌人、声音

tʂɦ	tʂɦa^{21}	裁、剪	ʂ	ʂi^{41}	撕
r	ra^{21}	山羊	cç	cçaʔ^{44}	铁、打碎
cçh	cçha^{53}	双	ɟʝ	ɟʝa^{32}	百
cçɦ	cçɦa^{21}	茶	ɲ̣	ɲ̣o^{53}	发疯
ɲ	ɲa^{21}	鱼	ç	ça^{41}	冰
çh	çha^{41}	鹿	ʑ	ʑaʔ^{23}	放置
çɦ	çɦuo^{21}	酸奶	j	jaʔ^{23}	好
k	ka^{53}	困难、命令	kh	kha^{53}	嘴、苦
g	ga^{32}	喜欢、鞍子	kɦ	kɦa^{121}	雪
ŋ̇	ŋ̇a^{53}	早	ŋ	ŋa^{21}	我
ʔ	ʔa^{44} ma^{21}	母亲	h	ha^{53} kɦuo^{21}	懂得
ɦ	ɦo$^{21\to23}$ ma^{21}	奶	ʔm	ʔma^{53}	伤口
ʔn	ʔna^{53}	誓言	ʔɲ	ʔɲa^{53}	上面
ʔŋ	ʔŋa^{53}	五、鼓、割	ʔw	tsɛ̃ĩ^{44} ʔwaŋ^{41}	强暴
ʔl	ʔla^{53}	工钱、大胆	ʔj	ʔjaʔ^{44}	公牦牛
pts	ʔmə̃$^{41\to44}$ ptsuo^{53}	民主	psh	ʔnə̃$^{41\to44}$ pshə^{53}	后年
pcç	tʂɦi^{21} pcçə^{53}	骡帮（十四）	pç	ɟjɛ^{32} pçɛʔ^{44}	广义
bz	mba$^{12\to22}$ bzuo^{32}	塑像匠	bd	tɦy^{21} bde^{32}	太平
bl	ŋ̇kə̃$^{41\to44}$ bla^{32}	房钱	bdʐ	tsə̃$^{41\to44}$ bdʐa^{32} sɦiʔ^{12}	打扫
bɟʝ	sĩ$^{41\to44}$ bɟʝa^{31}	胶	bʑ	tɦy^{21} bʑə^{32}	四季
bj(wj)	cça^{44} bjaʔ$^{12-33}$	铲子	bg	tʂhi^{53} bgɛʔ^{44} sɦiʔ^{12}	冷笑
ṃp	ṃpa^{41}	增加、涨	ṃt	nə̃$^{121\to22}$ ṃtə^{53}	衣襟
ṃtʂ	ʔjə̃$^{41\to44}$ ṃtʂə^{53}	碧玉	ṃcç	sə̃$^{41\to44}$ ṃcçuʔ^{44}	烧柏枝
ṃk	gy^{32} ṃkuo^{53}	需要	mb	mbaʔ^{12}	面具
mdz	cçy^{53} mdzi$^{121\to31}$	螺丝钉	md	thɛ$^{41\to44}$ mduoʔ$^{12\to33}$	灰色
mdʐ	ṇtỹʔ$^{41\to44}$ mdʐaʔ$^{121-31}$	团结	mɲ	ŋɛ^{21} mɲəŋ$^{121\to41}$	外号
mg	sɦə$^{121\to23}$ mga$^{121\to31}$	铜匠	ṇts	ṇtsuo^{53}	湖、生活
ṇt	ṇta^{53}	边缘	ṇtʂ	ṇtʂuoʔ^{44}	抢
ṇcç	ṇcçə^{53}	唇	ndz	ndzuo^{21}	犏牛

md	nda^{21}	箭	ndʐ	ndʐuo^{21}	走
nɟ	nɟa^{121}	粘	ŋ̊k	ŋ̊kam^{53}	缩短
ŋg	ŋguo^{21}	头			

2. 韵母

1）韵母表　共有韵母 59 个。

（1）单元音韵母（13 个）

i	y	e	ɛ	a	ə	o	u	ɯ
ĩ	ỹ				ə̃		ũ	

（2）复元音韵母（8 个）

ua	uo	øi	ɛi	aɯ	ou	ø̃ĩ	ɛ̃ĩ

（3）带辅音尾韵母（38 个）

iʔ	ɛʔ	aʔ	oʔ	uʔ	ɯʔ	
øiʔ	ɛiʔ	ɛɯʔ	aɯʔ	əɯʔ	ouʔ	uoʔ
ip	ep	ɛp	ap	əp	ɯp	uop
im	em	ɛm	am	əm	ɯm	uom
		aŋ	əŋ	ɯŋ	ouŋ	uŋ
	er	ɛr	ar	ər	ɯr	uor

2）韵母说明

（1）韵母可分为长、短、促三类：单、复鼻化元音，复元音，带流音韵尾-m、-ŋ、-r 的韵母为长韵。单、口元音 o、u 也是长韵；y、ə 为短韵；其余可长可短。带塞音韵尾-p、-ʔ 的为促韵。本音系不标长短音，以长短声调表示，在长调音节中韵母为长韵，在短调音节中韵母为短韵（参见（三））。

（2）带下划线的韵母只在双音节词的词首音节中出现。

（3）央元音 ə 的音值相当于国际音标［ɐ］，仅在舌尖前和舌尖后辅音后念作 ə。

3）韵母例词

i	ṇcçi^{53}	积(水)	y	ky^{53}	煮
e	ke^{53}	颈	ɛ	kɛ^{41}	台阶
a	ka^{53}	困难、命令	ə	kə^{53}	偷
o	ʔo^{41}	噢(表醒悟)	u	ku^{41}	围绕
ɯ	tʂhɯ^{21} maʔ$^{21\to33}$	锅烟	ĩ	m̥ĩ^{41}	药
ỹ	tsỹ^{41} muo^{21}	王后	ə̃	kə̃^{41}	晒、晾
ũ	kũ^{41}	渴、稀少	ua	luŋ$^{121-22}$ hua^{53}	山谷
uo	kuo^{53}	挖、雕	øi	pɦøi$^{12\to22}$ pa^{53}	藏人
ɛi	nɛi$^{12\to22}$ pa^{53}	病人	aɯ	aɯ^{44} sha^{41}	喜新厌旧
ou	kɦou$^{12\to22}$ tsaɯʔ^{44}	九十一	ø̃ĩ	dø̃ĩ^{31} ～ dɛ̃ĩ^{31}	七
ɛ̃ĩ	shɛ̃ĩ^{41}	到达	iʔ	çhiʔ^{44}	力气、膘
ɛʔ	kɛʔ^{44}	声音	aʔ	ʔlaʔ^{44}	雕
oʔ	ʔoʔ^{44} ɦe^{21}	脖子	uʔ	luʔ$^{12\to22}$ suor^{41}	规矩
ɯʔ	tɯʔ^{44} ta^{53}	黄连	øiʔ	cçhøiʔ^{44}	盛、容
ɛiʔ	mphɛiʔ^{44}	脱(衣)	ɛɯʔ	rɛɯʔ$^{12\to22}$ tsəɯʔ^{44}	六十一
aɯʔ	ŋaɯʔ$^{12\to22}$ tsəɯʔ^{44}	五十一	əɯʔ	thəɯʔ^{44}	猜
ouʔ	thouʔ^{44}	遇见	uoʔ	kuoʔ^{44}	拔
ip	tʂip^{21} tʂouʔ^{44}	骒驹	ep	ʔmep^{53} juoʔ$^{12\to44}$	拨火棍
ɛp	khɛp^{12}	廊	ap	khap^{44}	针
əp	cçəp^{44} ʑə^{32}	十四	ɯp	tʂɦɯp$^{12\to22}$ maʔ$^{12\to33}$	污秽
uop	suop^{44} suop^{44}	脆的	im	sim$^{41\to44}$ ɟjə^{41}	胶
em	ʔmem$^{41\to44}$ mda^{21}	枪	ɛm	tɛm$^{41\to44}$ ndʐər$^{121\to31}$	喜事
am	mbam^{121}	水肿病	əm	rəm$^{21-22}$ n̥ta^{53}	山根
ɯm	dɯm$^{31\to33}$ ra^{21}	花园	uom	kɦuom$^{21\to22}$ pa^{53}	走马
aŋ	kaŋ$^{41\to44}$ hua^{53}	脚	əŋ	cçəŋ^{41}	野骡
ɯŋ	çɦɯŋ$^{12\to22}$ pa^{53}	农民	ouŋ	tsouŋ^{41}	卖

uŋ　duŋ$^{31\rightarrow33}$ma^{21}　梁　　er　ger^{32}gĩ^{31}　老师

ɛr　dɛr$^{31\rightarrow33}$muo^{21}　爪子　　ar　khar$^{41\rightarrow44}$cçəŋ^{41}　单独

ər　tsər^{41}　挤　　ɯr　pɯr^{41}tʂɦi^{21}　毛笔

uor　kuor^{41}　捎带

3. 声调

1)调值和调位

在玉树话的单音节词里共有 9 个调值。

声调不仅是音节音高的表现形式,也是音节长短、舒促的表现形式。这 9 个调值按音高可分高、中、低三种类型,按长短、舒促可分长、短、促三种类型。图示如下:

音高	音长	长	短	促
高	调值	41	53	44
	例词	ta^{41}　放血 ʔna^{41}　羚羊	ta^{53}　马 ʔna^{53}　耳朵	ta^{44}　老虎 ʔnaʔ^{44}　脓
中	调值	31	32	23
	例词	da^{31}　磨	da^{32}　在	daʔ^{23}　自己
低	调值	121	21	12
	例词	tɦa^{121}　现在 na^{121}　沼泽	tɦa^{21}ta^{53}　现在 na^{21}　病	tɦaʔ^{21}　正确 naʔ ^{12}　森林

2)声调说明

(1)各类音高的调值与声母的配合有定,高调类只与清声母和带前喉塞的流音声母(鼻音、边音、颤音、半元音)配合;中调类只与浊的塞音、塞擦音、擦音等声母配合;低调类只与不带前喉塞的流音,半浊的塞音、塞擦音、擦音和带浊鼻冠音的复辅音声

母配合。各类长短的调值与韵母的配合有定,长调只与长韵相配合;短调只与短韵相配合;促调只与促韵配合。因清声母发音时声带不颤动,浊声母发音时颤动短暂,因此,韵母的长短、舒促也就决定了整个音节的长短舒促。

(2)若要归纳调位,9个调值可并成6个调位,低调与中调可合并为一类,可以中调的调值为代表,即/31/=/31、121/、/32/=/32、21/、/23/=/23、12/,与41、53、44共6个调位。也可在此基础上再归并成4个调位,即将促声调与短调合并,可以短调值为代表,则成了/53/=/53、44/、/32/=/32、23/,与41、31共4个调位。但合并后有的同一调位的变体调型不一样,如31与121,53与44,23与32,变调时出入也大,需作详细说明。

在连读变调中还出现22调和33调,都是长调。44调在连读中当韵母失去塞音尾时也读长调。

3)连读变调规律

前音节:高、长调和高、促调变高平调,41、44→44;中、长调和中、促调变中平调,31、23→33;低长调和低促调变低平调,121、12→22(后音节为32、21时变23)。短调除32调在23、12调前变33,21调在32、21调前变23外,基本不变。

后音节:高调不变。中调31调不变,23调变33;32调仅在32调后变21,其他情况下不变。低调21调不变;12调和121调则视声母不同而变化不同,声母为流音时12变44,121变41,声母为鼻冠浊音时,12变33,121变31。

在长短变化方面,基本上是长变长,短变短,促变促。但短韵和促韵在连读时也有变成长韵的,促韵变成长韵后失去塞音韵尾,声调也随之变为高低相当的长调,即53、44→44,32、23→33,21、12→22。开音节的元音凡标长调者(包括44调)都读

长元音，不另标长音符号，例如 ʔa53→44 ma21“母亲”中的 a 是长元音 aː。

这样，前音节只可能有 53、44、33、32、23、22、21 等 7 种调值，后音节只可能有 53、44、41、33、32、31、21 等 7 种调值。双音节词可有7×7＝49种调值配合形式。（因篇幅所限，例词从略）

（二）方言间语音特点比较

《藏语简志》认为藏语方言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它根据语音上的 11 个特点将国内藏语划分成三个方言（114—145 页）。胡坦教授在《汉藏语概论》里，从 11 个特点中取出有无声调、有无清浊对立、韵尾多寡三点作为划分方言标准。[①] 我们认为，标准若定得太多，便失之过繁，太简又不够全面。参考他们的标准，我们提出有无声调、有无清浊对立、复辅音多寡、韵尾多寡、复元音多寡五条作为划分方言的主要标准。关于各方言代表点的语音描写可参阅《藏语简志》，这里不赘述。下面只就这五个特点进行比较。

	有无声调	清浊对立	复辅音多寡	韵尾多寡	复元音多寡
卫藏	＋	－	－	＋	＋
康	＋	＋	－	－	＋
安多	－	＋	＋	＋	－
玉树	＋	＋	＋	＋	＋

从上表可知，卫藏、康、安多方言都只具备其中三个特点，缺

①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174—176 页。

少其余两个特点，唯独玉树话是五个特点俱全，集各方言主要特点于一身。从差别来看，卫藏—安多、康—安多之间各有四种特点相异，卫藏—康之间有两种特点相异，玉树与卫藏、康、安多之间各有两种特点相异，其间的差别大小，相当于卫藏—康之间的差别程度。它在语音上的这种特点和它分布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玉树话的分布地区处在三大方言接触的中心位置，三大方言都对它施加影响，使它既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安多方言的古老成分，如保留不少复辅音和辅音韵尾、清浊对立等，又产生了卫藏方言和康方言所具有的新生成分，如有了声调和不少复元音等。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中介方言或方言链[①]，但是不少事物都可以它的中间性独立成类，正如中可与东、西、南、北并列，中又可与左、右并列一样。所以，若以语音作为划分方言的主要标准，玉树话应是独立于三大方言之外，与三大方言并列的一个方言。

二　历史演变规律

藏文相传创制于 7 世纪，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藏文文献材料是 8 世纪的碑文和写卷。历史上藏文正字法经过三次厘定，但以 9 世纪初的第二次厘定影响最大，这次厘定使藏文正字拼写法基本定型，[②]流传至今。因此，一般认为现行藏文可大致反映第二次厘定时期，亦即 9 世纪左右的藏语语音面貌。将玉树

① 参看瞿霭堂《嘉戎语的方言——方言划分和语言识别》，《民族语文》1990 年，第 5 期，43 页。

② 参看罗秉芬、安世兴《浅谈历史上藏文正字法的修订》，《民族语文》1981 年第 2 期，27—35 页。

话与藏文比较，可看出玉树话千年间的语音变化。下面分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分别进行比较（为了比较方便，藏文用国际音标按通用转写规则转写，前加 * 号。藏文 ɦ 作前加字时实际音值可能是鼻冠音 n，便转写为 n，在其他情况下仍转写作 ɦ）。

（一）声母演变规律

藏文声母共有 220 个（据青海民族出版社《新编藏文字典》部首统计），其中单辅音声母 30 个，二合复辅音 118 个，三合复辅音 66 个，四合复辅音 6 个。现代玉树话共有声母 91 个，三合、四合复辅音已不存在；二合复辅音 40 个，比藏文大大减少了；单辅音 51 个，比藏文多出 21 个，其中有些是复辅音简化或融合的结果。声母演变的主要规律如下：

1. 前置辅音

古前置辅音大量脱落。现有 40 个二合复辅音虽有 p、b、m̥、m、n̥、n、ŋ̊、ŋ 等 8 个前置辅音，但多数复辅音只在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中出现，是古复辅音在连读中的遗存。能出现在单音节词和词首音节的只有 12 个带鼻冠音的复辅音，即 m̥p、n̥ts、n̥t、n̥tʂ、n̥cç、ŋ̊k；mb、ndz、nd、ndʐ、nɟj、ŋg 等，其前置鼻音 m̥、n̥、m、n、ŋ̊、ŋ 等由古前置鼻音 *m、*n① 演变而来，其变化是 * m、* n 合二为一，由于同化作用变得与基本辅音同部位、同清浊，因而又分化为 6 个。

2. 后置辅音

古后置辅音 * j 与基本辅音为舌根音 * k、* kh、* g 的声母

---

① 带 * 号者为藏文——藏语书面语的转写。

融合为舌面中塞擦音 cç、cçh、cçɦ～ɟj。* j 在双唇音后向两个方向演变，* spj、* sbj 也分别变为舌面中塞擦音 cç、ɟj；* phj、* bj 则分别变为舌尖前擦音 sh、sɦ。* mj 变为 ȵ 或 mȵ。古舌面前塞擦音也变为舌面中塞擦音，因而出现三种源流合而为一的现象，如 * kj、* spj、* tɕ 都变为 cç（在一部分词中自由变读为 tɕ）。

古后置辅音 * r 与基本辅音 * k、* kh、* g、* d 等融合为舌尖后塞擦音 tʂ、tʂh、tʂɦ～dʐ 等。* r 在基本辅音 p、ph、b 后的，也是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脱落 * r，只留下塞音做声母，一是与双唇塞音融合为舌尖后塞擦音，如 * spr＞tʂ、* br＞tʂɦ～dʐ。前面的演变方式或可能要早于后者，因为在基本词中这种演变方式较多，例如 * sprin＞pɛ̃ĩ^{41}“云”、* sbrul＞by^{32}“蛇”、* nbri＞mbə^{21}“母牦牛”、* nbras＞mbɛ^{121}“米”等。较晚产生的词则以后一种演变方式较多，例如，* sprul pa＞tʂər^{41} wa^{21}“化身”、mig nphrul＞ʔmɯʔ^{44} n̥tʂuor^{41}“魔术”等。这可能是受到卫藏方言的影响所致。* r 在 * s 之后也脱落了，但影响 * s 变不送气音（单个的 * s 读送气音 sh），例如 * sriŋ mo＞sɯŋ^{41} muo^{21}“姐妹”。* hr 变 ʂ。

古后置辅音 *w 全部脱落，对声、韵母的演变都无影响。

3. 基本辅音

古清音仍读清音，古浊音只有部分清化。古浊的塞音、塞擦音、擦音无前置音的声母清化，但仍带浊送气成分；有前置音的仍读浊音。古带前置音 * s-的流音声母（鼻音、边音、颤音、半元音）清化，不带 * s-的仍读浊音。流音声母的其他前置音变为前喉塞音。

以上演变规律占主导地位。声母的具体对应关系及例词见附表一。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因素影响声母的演变。

4. 词中位置

有一些声母在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的词首音节中(以下简称为音境 1)的演变情况相同,而与在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中(简称为音境 2)不同。

1) 古无前置音的浊声母在音境 1 中清化,在音境 2 中仍读浊音。例如:

* doŋ tɦouŋ^{121} 坑、洞 * gsan doŋ sĩ$^{41→44}$douŋ$^{121→31}$ 太阳穴

* ʑwa ngo çɦa^{21}ŋguo$^{21→53}$ 帽子 * tog ʑwa tuo^{44}ʑa^{32} 礼帽

2)古清送气音在音境 1 中仍读清送气音,在音境 2 中变为不送气音。例如:

* tɕha cçha^{53} 双 * skad tɕha kɛi^{44}cça^{53} 话

* thag thaʔ^{44} 距离 * ltcagthag cçaɯ^{44} taʔ^{44} 铁链

* tshigs tshəɯʔ^{44} 关节 * rked tshigs kɛ^{44}tsəɯʔ^{44} 腰

3)古前置鼻音 * m-在音境 1 中变为与基本辅音同部位鼻音,在音境 2 中仍读 m。例如:

* mgo ŋguo^{21} 头 * zaŋs mgar shə̃$^{121→23}$mga$^{121→31}$ 铜匠

* mdaɦ nda^{21} 箭 * thal mdog thɛ$^{41→44}$ mduoʔ$^{12→33}$ 灰色

* mdzo mdzuo^{21} 犏牛 * phjag mdzod sɦa^{44} mdzuʔ$^{12→33}$ 司库

* mja ŋan ɲ̥a^{12} ŋɛ̃$^{121→44}$ 悲痛 * jaŋ mje jə̃$^{121→23}$ mɲ̥e^{21} 祖先

4)古前置音 * b-在音境 1 中丢失,在音境 2 中保留,若基本辅音是清音,则变为清音 p-。:

* bzod zuʔ^{23} 忍受 * nbag bzo mba$^{12-22}$bzuo^{32} 塑像匠

* bʑi ʑə^{32} 四 * dus bʑi tɦy^{21}bʑə^{32} 四季

* badg daʔ^{23} 自己 * tshoŋ bdag tshũ$^{41→44}$bdaʔ$^{23→33}$ 老板

* bgad gɛʔ^{23} 笑 * khrel bgad tʂhi^{53}bgɛʔ^{33} 冷笑

* bla ma　la^{53} ma^{21}　喇嘛　* phrog brlag　tʂhuo^{44} blaʔ^{44}　浪费

* brgja　ɟja^{32} 百　* ȵis brgja　ȵi^{21} bɟja^{32}　二百

* bɕad　çɛʔ^{44}　告诉　* rgjas bɕad　ɟjɛ$^{31\to33}$ pçɛʔ^{44}　广义地说

* btɕu　cçə^{53}　十　* drel btɕu　tʂɦi^{21} pcçə^{53}　一骡帮(十四)

音境2中的前置音b-～p-,有一部分来自于古带后置音*-j的基本辅音*b和*ph,*b、*ph一方面从基本辅音中分离出来作前置音,一方面又与-j融合为舌尖前擦音或舌面中塞擦音,例如:

* ɕog bja　çhuo^{44} bza^{32}　风筝　* gnaŋ phji　ʔnə̃$^{41-44}$ pshə^{53}　后年

* srin sbjar　sĩ$^{41\to44}$ bɟja^{31}　松香

后音节保留m-、b-只限于古前音节带韵尾的情况,如前音节无韵尾,则*m-、*b-等要移至前音节作韵尾,参见(二)4)1。

5)单塞音声母在音境2中常演变为擦音。例如:

* p>hu	* rta pa	ta^{53} hua^{53}	马队
	* rkaŋ pa	kaŋ$^{41\to44}$ hua^{53}	脚
	* gȵer pa	ʔȵɛr$^{41\to44}$ hua^{53}	管家
	* ral pa	ri$^{121\to22}$ hua^{53}	鬃

条件:前音节带流音韵尾或为零韵尾,后音节为词尾pa。

* ph>h	* gla phog	ʔla^{53} huoʔ^{44}	薪金
	* ga phur	kɦa^{21} huor^{41}	樟脑
	* sa phuŋ	sha^{53} houŋ^{41}	土堆
* ph>f	* la phud	la^{21} føiʔ^{44}	萝卜
(少数)	* sa phag	sha^{53} faʔ^{44}	土坯
* b>w	* rtsa ba	tsa^{53} wa^{21}	根
	* rtsib ba	tsɯ^{44} wa^{21}	肋骨
	* dmjal ba	ʔȵar^{41} wa^{21}	地狱

	* lto beɦu	tuo^{53} wi^{32}	犏牛犊
	* ɕiŋ bal	çhuɯŋ^{41} wi^{31}	白杨絮
	* rta bin	ta^{53} w $\tilde{\varepsilon}$ $\tilde{\imath}^{121-31}$	驮马
* b>ɦ	* gre ba	tʂɦe$^{21-23}$ ɦa^{21}	喉咙
	* khu ba	khuo^{53} ɦa^{21}	汤
	* ltɕi ba	cçuo^{53} ɦa^{21}	牛粪
	* skal ba	kε^{41} ɦa^{21}	股份
	* tsha bo	tsha^{53} ɦuo^{21}	孙子
	* gtso bo	tsuo^{53} ɦuo^{21}	主要的

条件:前音节大多为零韵尾,后音节为词尾 ba、bo。

* b>v	* nor bu	nuor$^{121\to23}$ və^{21}	宝贝
	* dril bu	tʂɦa $^{21\to23}$ və^{21}	铃

条件:后音节为词尾 bu。

* t>ʂ	* me tog	me^{21} ʂuoʔ^{44}	花
	* khwa ta	kha ^{53} ʂa^{53}	乌鸦
* th>ʂ	* goŋ thag	kɦuŋ$^{121\to22}$ ʂaʔ^{44}	前鞦
	* bje thaŋ	sɦe ^{21} ʂaŋ^{41}	沙漠
* d>r	* ka dug	kha^{53} rouʔ$^{12\to44}$	苦涩
	* sna dud	n̥a^{53} rεiʔ$^{12\to44}$	鼻烟
* k>ɦ	* so ka	shuo^{53} ɦa^{21}	春天
	* skja ka	cça^{53} ɦa^{21}	喜鹊
* kh>h	* g-jul kha	ʔji^{53} ha^{53}	打麦场
	* rdza kho	dza^{32} huo^{53}	瓦罐
	* tshwa khug	tsha^{53} houʔ^{44}	盐袋
* kh>ɦ	* dʑa khaŋ	cçɦa^{21} ɦəŋ^{31}	灶房
	* rta khehs	ta^{53} ɦiʔ$^{23\to33}$	马搭盖
	* sna khuŋ	n̥a^{53} ɦouŋ^{31}	鼻子

* kh 分化为 h 和 ɦ 的条件不明。

* g>ɦ	* ji ge	jə$^{21\to23}$ ɦe^{32}	文字
	* zla gur	dza^{32} ɦuor^{31}	月晕
	* ri goŋ	rə^{21} ɦouŋ^{31}	兔子

有少数基本辅音为塞音的复辅音声母在音境 2 中也起上述变化。例如：

* dk>ɦ	* rgju dkar	ɟjə^{32} ɦa^{31}	大肠
* sp>ɦ	* dpal spuŋs	par$^{41\to44}$ ɦouŋ^{31}	巴邦(寺)
* spr>f	* kha spri	kha$^{53\to44}$ fi^{53}	酪皮

5. 连音影响

1)前音节韵尾 * -s 影响后音节流音声母清化。例如：

* pus mo　py^{53} m̥uo^{53}　膝盖　* pags leb　pa^{44} ɬiʔ$^{12\to44}$　饼子

* daŋs ma　thə̃$^{121\to22}$ m̥a$^{21\to53}$　清的

2)后音节声母为不带前置音的塞音时，前音节鼻音韵尾移至后音节声母，变为与基本辅音同部位、同清浊的鼻冠音。例如：

* kham bu　kha$^{41\to44}$ mbə^{21}　杏子　* than pa　th ɛ̃ ĩ$^{41\to44}$ mba^{21} 旱灾

* smjon pa　ȵ̥ø̃ ĩ$^{41\to44}$ mba^{21}　疯子　* ldʑaŋ khun　ɟja$^{31\to33}$ ŋ̊kə^{53}　绿的

* ʔaŋ gi　ʔa$^{41-44}$ ŋgə^{21}　号码

以上音境 2 的 * p 又被鼻冠音同化为浊音 b。

第一音节的-m 尾往往不是移位，而是影响第二音节增加鼻冠音。如：

* dum bu　tɦɯ m$^{121\to23}$ mbə^{21}　段　* ndam phag　ndam$^{21\to22}$ m̥paʔ^{44}　黏土

* g-jaŋ spri“碧玉”变为 * ʔjə̃^{41} m̥tʂə^{53}，可能至少经历了两个演变阶段，第一步是第一音节的-ŋ 后移变为与第二音节基本辅

音 p 同部位的m̥取代 * s-；第二步第二音节的 spr 演变为 tʂ。鼻韵尾后移的演变时间可能发生在带后置音-r 的声母融合为舌尖后塞擦音这一过程之前。

6. 古音遗存

玉树话中有些语素按对音规则去推其文字与正字不符，这些音可能是藏文厘定前或创制前古音的遗存。例如：

* khaŋ pa	ŋ̊kaŋ$^{41\to44}$ hua^{53}	房子	* tɕhos khirms	cçhy^{53} n̥tʂam^{41}	戒律
* tɕhar pa	n̥cçar$^{41\to44}$ hua	雨	* rluŋ tshub	ʔluŋ$^{41\to44}$ n̥tsap^{44}	暴风
* gjom khri	cçɦuom$^{121-22}$ n̥tʂə^{53}	轿子			

以上例词中的前置音 ŋ̊、n̥应对应于藏文的鼻冠音，但正字中无鼻冠音。又如：

* khaŋ gla	ŋ̊kə̃$^{41\to44}$ bla^{53}	房钱
* dmaŋs gtso	ʔmə̃$^{41-44}$ ptsuo^{53}	民主
* bdaɦ gla	dap$^{23\to33}$ ʔla^{53}	脚钱
* mgo gʑug log	ŋguop^{21} ʑou$^{23-33}$ luoʔ^{12}	颠倒

以上前两例后音节的前置音 b-、p-，后两例前音节的韵尾-p 都反映出古藏语后音节的前置音更古的形式可能是 * b-，而不是 * g-。

另外，有些高调字带前喉塞音的鼻音声母对应于藏文不带前置音的单鼻音声母，也反映了古藏语这些词的声母可能是有前置辅音的。例如：

* mig	ʔməɯʔ^{44}	眼睛	* mi	ʔmə^{53}	人
* me	ʔme^{53}	火	* mid	ʔɲ̥ɛiʔ^{44}	吞

以上 * mig“眼睛”在 8－9 世纪的敦煌写卷中就出现过 mjig、dmjig、gmjig 三种写法，证实确是有过前置辅音。

(二)韵母演变规律

藏文有 a、i、u、e、o 5 个单元音韵母，有由 5 个单元音与-b、-d、-g、-m、-n、-ŋ、-r、-l、-s 9 个单辅音韵尾和-bs、-gs、-ms、-ŋs 等 4 个复辅音韵尾结合的复韵母 65 个，共有 70 个韵母。8－9 世纪藏文文献中还有-nd、-rd、-ld 等 3 个复辅音韵尾。藏文后加字 ɦ 一般认为只起指示基字作用，带后加字 ɦ 的韵母实际是零韵尾韵母。玉树话共有 59 个韵母。单元音韵母 13 个，复元音韵母 8 个，这两类韵母比古韵母增加了。带辅音尾韵母 38 个，这一类韵母比古韵母减少了。韵母演变的主要规律如下：

1. 元音

古单音节词的零韵尾元音仅 * a、* e 未变，* o 变作复元音 uo，* i、* u 合并为一个，变作 ə。例如：

* tɕha　cçha^{53}　双　* tɕhi　cçhə^{53}　什么　* tɕhu　cçhə^{53}　水
* tɕhe cçhe^{53}　大　* ɕo　çhuo^{53}　骰子

2. 辅音韵尾

古辅音韵尾 16 个，今玉树话只有-p、-ʔ、-m、-ŋ、-r 5 个单辅音韵尾。其演变情况如下：

塞音韵尾　* -b 变作-p，少数变-ʔ，如 * khab>khap^{44}“针”、* ldab>diʔ^{23}“倍”。* -d、* -g 变作-ʔ，如 * nags>naʔ^{12}“森林”、* red>riʔ^{12}“是”。

鼻音韵尾　* -m 大部分保留，部分消失，使元音鼻化(在元音为 * a、* e、* o 的单音节词中)，如 * ʑim>çɦam^{121}“香”、* skam>kə̃^{41}“干、晾”，* bsam blo>sam$^{41-44}$ ʔluo^{53}“心思”。* -ŋ 大部分保留，小部分消失，使元音鼻化(在双音节词的元音为 * a 的第一音节中)，如 * g-jaŋ

＞ʔjəŋ^{41}“悬崖”、* bjaŋ stoŋ＞sɦə$^{121→22}$ touŋ^{41}“荒野”。* -n 全部消失,使元音鼻化,如* stan＞tĩ^{41}“垫子”。

续音韵尾　* -r 大部分保留,部分消失,使元音延长(主要在元音为* a、* e、* o 的单音节词中),如* skur＞kuor^{41}“带给”、* gser＞si^{41}“金子”(按:长调音节中的单元音都读长元音,本文不标长元音符号)。* -l 大部分消失,在元音为* a、* e 的音节中消失后还使元音延长(在其他元音的音节中则为短元音),小部分在连读的第二音节中变作-r,如:* khal＞khi^{41}“驮子”、* ndrel ba＞ndʐar$^{121→23}$ wa^{21}“关系”。* -s 全部消失,影响 a 元音延长(其他元音为短元音),如* nas＞nɛ^{121}“青稞”、* tshos＞tshy^{53}“颜色”。

辅音韵尾的消失,不仅影响元音的鼻化,长短等,还影响元音音质的变化,如-n 尾的消失,引起* an＞ĩ、* in＞ɛ̃ĩ、*un＞ø̃ĩ、*ed＞ĩ、*on＞ũ、。

复辅音韵尾* -bs、* -gs、* -ms、* -ŋs 等的变化情况与单辅音韵尾* -b、* -g、* -m、* -ŋ 等相同,看来复辅音韵尾中的* -s 和* -d 消失很早,韵母和声调的变化都看不出它们的影响。

各种韵母的对应情况和例词见附表二。影响韵母演变的其他因素还有:

3. 词中位置

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大多使韵母发生不同演变,许多韵母在单音节词中与在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中(以下简称为音境 1)读音相同,而与在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简称音境 2)中的读音不同。下面以带不同辅音韵尾的 a 元音韵母为例,看其对应情况。

藏文	音境 1	音境 2	藏文	音境 1	音境 2
* ab	ap	ap	* aŋ	əŋ	ə̃
* ad	ɛʔ	ɛi	* ar	aː	ar

* ag	aʔ	aː	* al	iː	iː
* am	ə̃	am	* as	ɛː	ɛː
* an	ĩ	ɛ̃ĩ			

玉树话 59 个韵母中有 19 个只在音境 2 中出现。音境 2 中出现的韵母以复元音、长元音居多,带塞音尾韵母少。韵母因在词中位置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对应形式及例词参见附表二。

4. 连音影响

以上所说几种对应形式,是仅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实际上韵母的演变要复杂得多。同一个古韵母,在玉树话里多变成几个不同的韵母。历史上某一时段发生过的共时连读变音,很多依然保存在玉树话的双音节词中。历史上连读变音对韵母演变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音节音素前移

(1)古前音节为零韵尾时,后音节的前置辅音 * b-、* m-、* g-、* -r 等前移,分别成为前音节的韵尾-p、-m、-ʔ、-r 等。例如:

* b->-p	* bʑi btɕu	ʑəp^{32} cçə^{53}	四十
	* rdo bzo	duop^{32} zuo$^{32\to21}$	石匠
	* dge bɕes	gep^{32} çi^{53}	格西
* m->-m	* rgju mtshan	ɟjəm$^{32\to33}$ n̥tsĩ^{41}	理由
	* rdza mdog	dzam$^{32\to33}$ nduoʔ$^{12\to33}$	古铜色
	* me mdaɦ	ʔmem^{53} nda^{21}	枪

* m-前移时依然保留了在原声母中作鼻冠音的地位,但其音值变得与基本辅音同部位。* b、* m 这种演变与 4)3—4 所述演变恰成互补;前音节无韵尾时 b-、m-便前移,反之,便保存在第二音节中做声母。

* g->-ʔ	* btɕu gsum	cçuʔ^{44} sam^{41}	十三
	* gja gtɕig	cçɦauɯʔ$^{12\to22}$ tsəɯʔ^{44}	八十一
	* re gtɕig	rɛɯʔ$^{12\to22}$ tsəɯʔ^{44}	六十一

* r->-r　　* kha rkjaŋ　　khar$^{41\to44}$ cçəŋ^{41}　　单独的
　　　　* dge rgan　　ger$^{31\to33}$ gɪ^{31}　　老师
　　　　* rdo rdʑe　　duor$^{31\to33}$ ɟje^{32}　　金刚

前音节有少数-r 由后音节 * d-、* l-、* s-、* g-变来。例如：

* d->-r　　* sde dge　　der$^{31\to33}$ ge^{31}　　德格(地名)
　　　　* do dgoŋ　　tɦuor$^{121\to22}$ gouŋ^{31}　　今晚
* l->-r　　* dge ldan　　ger$^{31\to33}$ d ɛ̃ ĩ^{31}　　噶登(寺名)
* s->-r　　* rta sga　　tar$^{41\to44}$ ga^{31}　　鞍子
　　　　* ro sgam　　ruor$^{121\to22}$ gə̃^{31}　　棺材
* g->-r　　* go gnas　　kɦuor$^{121\to22}$ ʔnɛ^{53}　　地位

在个别词中，* -d 变-r 后取代前音节的原有韵尾。例如：

　　　　* mdaŋ dgoŋ　　mdar$^{121\to22}$ gouŋ^{31}　　昨晚

(2)后音节声母为带后置辅音 * -j 或 * -r 的 * ph、* b、* m 等，也往往移至零韵尾的前音节中做韵尾-p 或-m(前音节仍读原调)，例如：

* ph(j~r)>-p　　* ɲa phjis　　ɲap^{21} shi^{53}　　珍珠母
　　　　* gro phje　　tʂɦuop^{21} she^{53}　　面粉
　　　　* mtshe phrug　　n̥tsep^{53} rouʔ$^{12\to44}$　　双生子
　　　　* dge phrug　　gep^{32} tʂou^{44}　　徒弟
* b(j~r)>-p　　* tɕhu bja　　cçhəp^{53} sɦa^{21}　　水鸟
　　　　* ʔa bra　　ʔap^{53} ra^{21}　　田鼠
　　　　* brda sbjor　　dap^{32} ɟjuor^{31}　　通知
　　　　* rgju nbras　　ɟjəm^{32} ndʐɛ$^{121\to31}$　　因果
* mj~r>-m　　* ʔa mje　　ʔam^{53} ɲe^{21}　　祖父
* n(br)>* m(br)>-m　　* rgju nbras　　ɟjəm^{32} ndʐɛ$^{121\to31}$　　因果

后音节中的双唇音除前移作前音节韵尾外，还起着与后置辅音融合成一个新的音素的作用，如 * phj>sh、* mj>ɲ 等。

2)鼻韵尾后移

当后音节相邻音为不带前置音的塞音时,前音节鼻韵尾移至后音节作声母的鼻冠音,留下的元音读长音,有的还鼻化。例子参见二(一)5(2。

3)韵尾被同化为-m

前音节韵尾* -b、* -n、* -l、* -s、等被后音节鼻冠音* m-、* n-(b)同化为-m。例如:

* -b>-m　* srab mdaɦ　sam$^{41\to44}$ nda^{21}　缰绳

　　* rgjab ngal　ɟjam$^{31\to33}$ ŋga$^{121\to31}$　违背

* -n>-m　* ɲin mtshan　ɲəm$^{41\to44}$ n̥tsĩ^{41}　昼夜

　　* rten nbrel　tɛm$^{41\to44}$ ndʐ̥ər$^{121\to31}$　喜事

* -l>-m　* rgjal mtshan　ɟjam$^{31\to33}$ n̥tsĩ^{41}　幢

　　* dpal nbjor　pam$^{41\to44}$ nɟjuor$^{121\to31}$　经济

* -s>-m　* las nbras　lɛm$^{121\to22}$ ndʐ̥ɛ$^{121\to31}$　业果

后音节声母为* nbr～* nbj 者,可能先变作* mbr～* mbj,* m-再同化前音节韵尾。

4)韵尾因异化而丢失

前音节韵尾与后音节相邻音素同音或同部位,异化导致前音节韵尾丢失。例如:

* mun nag　mə^{21} naʔ$^{21\to44}$　黑暗　　* phag khaŋ　pha^{44} khəŋ^{41}　猪圈

* slaŋ ŋa　tsa$^{41\to44}$ ŋa^{21}　炒面锅　　* dar ra　tɦa$^{121\to23}$ ra^{21}　酸奶

* rtsib ba　tsɯ$^{12\to22}$ wə^{21}　肋骨　　* gɲer to　ʔɲɛ̃$^{41\to44}$ ʂuo^{53}　皱的

* bsod nams　suo^{53} nə̃$^{121\to41}$　福气　　* rgjal rab　ɟja$^{31\to33}$ rap$^{12\to44}$　王统

* ɕog gu　çhuo^{44} ɦə^{21}　纸　　* rus sbal　rə^{21} bi^{31}　龟

以上多数韵尾虽然在整个语音系统中已丢失或演变为其他韵尾,但无论是丢失或变化,都留下原有辅音韵尾的痕迹,如* rus sbal

的前音节按一般音变规律应读 ry^{21}，现在读 rə^{21}，显然这个词中的古韵尾 * -s 早就因异化而丢失了。这种音变现象也发生在现在的共时音变中，例如 * gnam dmag 读成 ʔna$^{41\to44}$ ʔma^{44}“空军”，按(二)3 条规律，前音节应读 ʔnam^{41}。

还有叠音词中的前音节韵尾-ŋ 也因隔音异化而丢失，只留下它对元音鼻化的影响。例如：

* khruŋ khruŋ　tʂhũ$^{41\to44}$ tʂhouŋ^{44}　仙鹤　* koŋ koŋ　kũ$^{41\to44}$ kouŋ^{44}　凹的
* ndzoŋs ndzoŋs　ndzũ$^{121\to23}$ ndzouŋ$^{121\to31}$　椭圆形

按照(二)3 条所述音变规律，前音节的 * uŋ、* oŋ、* oŋs 等韵应读作 uŋ。

5. 声母对韵母的影响

1）鼻化　少数古声母为鼻音并带流音韵尾-r、-l 的词，其元音变为鼻化音。例如：

* ȵal　ȵĩ^{121}　睡　* nor　ñu^{121}　牛、错误　gȵer to　ʔȵɛ̃$^{41\to44}$ ʂuo^{53}　皱的

2）换位　少数古声母含 * r 的词，r 移位作韵尾。例如：

* rma bja　ʔmar^{41} za^{32}　孔雀　　* ngro soŋ　tʂɦuor$^{21\to22}$ shouŋ^{41}　费用

6. 韵尾因音节分化而移位

有一部分带 * -r、* -d、* -n 等韵尾、元音为 * u 的单音节词，在演变中分化为两个音节，韵尾移位至第二音节做声母。例如：

* nkhur　ŋ̊kə^{53} rə^{21}　颧骨　　* ɕun　çhə^{53} nə^{21}　兽皮
* mthur　ṇtə^{53} rə^{21}　马笼头　　* skud　kə^{53} rə^{21}　线
* sgur　gə^{33} rə^{21}　驼子

7. 音节合并为长韵

前音节为 a 元音、零韵尾，后音节为词尾 ba 的双音节词，在

玉树话里合并为一个音节，元音变长。例如：

* ka ba　ka^{41}　柱子　* zla ba　dza^{31}　月亮　* kha ba　kɦa^{121}　雪
* gnaɦ ba　ʔna^{31}　岩羊　* ɕwa ba　çha^{41}　鹿　* tsha ba　tsha^{41}　感冒
* gla ba　ʔla^{41}　獐子

但词尾 * ba 也有不与前音节合并，而变为 wa 的。例如：

* rtsa ba　tsa^{53} wa^{21}　根　* zla ba　da^{32} wa^{21}　月份

8. 增加和丢失韵尾

有些词在连读中增加了韵尾。例如：

* gte ma　təŋ$^{41\to44}$ ma^{21}　抵押品　* ȵa sgro　ȵap$^{21\to22}$ dʐuo^{32}　鱼鳍
* sgra snan　dʐam$^{31\to33}$ ȵ̥ĩ^{41}　月琴

有些词在连读中丢失了韵尾。例如：

* rkaŋ lag　ka^{53} laʔ$^{12\to41}$　四肢　* brgjad tɕu　ɟja^{32} cçhə^{53}　八十
* mas so　ma^{21} shuo^{53}　下牙　* jas so　ɦa^{21} shuo^{53}　上牙
* rus pa　rə^{21} pa^{53}　骨头　* rdʑes ŋar　ɟje^{32} ŋa$^{121\to41}$　小腿
* mid pa　ʔȵə^{53} pa^{53}　食道

9. 元音变长(以相应的长调表示)

元音变长大致出现在以下几种情况下：

1)古前音节为零韵尾元音，后音节相邻音为续音。例如：

* ʔa ma　ʔa$^{53\to44}$ ma^{21}　母亲　* mo re　muo$^{21\to22}$ re^{21}　她
* ɕə nbu　çha$^{53\to44}$ mbə^{21}　苍蝇　* ʑe lu　çhe$^{21\to22}$ lə^{21}　种子
* ma ni　ma$^{21\to22}$ nə^{21}　六字真言　* ba spu　pɦa$^{21\to22}$ pə^{53}　汗毛
* ske ngul　kɛ$^{53\to44}$ ŋgy^{21}　牵牛绳　* rma ɕu　ʔma$^{53\to44}$ çhə^{53}　疮

2) 古前音节带 * -g～-gs 韵尾，后音节相邻音与其同音或同部位或为浊音。例如：

* gʑug gu　ʑu$^{23→33}$ɦə^{21}　尾巴　* rdog rdog　duo$^{23→33}$duoʔ$^{23→33}$　圆块
* lag kho　la$^{12→22}$khuo^{53}　洗脸盆　* ltɕag leb　cça^{44}liʔ^{44}　铁皮
* nbag bzo　mba$^{12→22}$bzuo^{32}　塑像匠

3）前音节鼻韵尾后移，元音变长（例词见（一）5.2））。

以上5－9诸项条件都不明显，许多在相同条件下的韵母并不起同样的变化，其中有些可能对应于更古的藏语语音形式。

（三）声调分化的条件

从藏文结构看不出古藏语有声调，一般认为藏语声调是后起的。玉树话声调分化的条件和拉萨话一样，也是与声母和韵尾密切相关。

前面已述玉树话单音节词中有9个调值，按音高可分高、中、低三类，按音长可分短、长、促三类。高、中、低的分化取决于古声母类别的不同，短、长、促的分化取决于古韵尾类别的不同，长调中有一部分由音节合并而来。各类声调与各类声母和韵尾的对应关系如下：

今声调音高类型	古声母类型
高调 （53、41、44）	（1）单清音声母。 （2）基本辅音为清音的复辅音声母。 （3）带前置辅音的流音（鼻、边、颤、半元音）声母（* zl除外）。
中调 （32、31、23）	（4）有前置辅音（* n-、* m-除外）的浊音声母（包括* zl）。
低调 （21、121、12）	（5）带前置辅音* n-、* m-的浊音声母。 （6）单浊音声母。

今声调音长类型	古韵尾类型
短调	(1)零韵尾(包括藏文带后加字 ɦ 者)。
(53、32、21)	(2)*-l、*-s(元音为*a 者除外)。
	(3)后带*ɦi、*ɦu 者(藏文将此书写在一个音节内)。
长调	(4)续音韵尾(*-m、*-n、*-ŋ、*-r、*a-l、*a-s),复韵尾*-ms、*-ŋs。
(41、31、121)	(5)零韵尾词根与词尾*ba 合并的音节。
促调	(6)塞音韵尾(*-b、*-d、*-g),复韵尾*-bs、*-gs。
(44、23、12)	

下面按声调短、长、促顺序举例,一组 3 例的,第 1 例为高调,第 2 例为中调,第 3 例为低调。

短调例:

*-Ø *rta ta^{53} 马 *gdaɦ da^{32} 在 *ja ja^{21} 单的

*-l *mthil n̥ti^{53}底下 *dŋul ʔŋy^{53}银、钱 *drel tʂɦi^{21} 骡子

*grol tʂɦy^{21} 解开

*-s *gɲis ʔɲ̥i^{53} 二 *dus tɦy^{21} 时候 *ndres ndʐ̥i^{121} 混合

*tshos tshy^{53} 颜色

*-ɦi *khoɦi khy^{53} 他的 *ŋaɦi ŋə^{21} 我的

*-ɦu *spreɦu pi^{53} 猴子 *beɦu pɦi^{21} 牛犊

长调例:

*-m *gnam ʔnə̃^{41} 天 *sdam də̃^{31} 缠、捆 *ngram ndʐ̥ə̃^{121} 岸边

*-n *sman m̥ĩ^{41} 药 *gzan zĩ^{31} 袈裟 *dran tʂɦĩ^{121} 想念

*-ŋ　*rkjaŋ　cçəŋ^{41}　野骡　*bzaŋ　zəŋ^{31}　好、善　*ndaŋ　ndəŋ^{121}　够

*-r　*g-jar　ʔja^{41}　借　*sbjar　ɟja^{31}　粘　*jar　jar^{121}　向上

*-al　*khral　tʂhi^{41}　税、差　*rgjal　ɟi^{31}　胜利　*bal　pɦi^{121}　羊毛

*-as　*rmas　m̥ɛ^{41}　受伤　*gʑas　ʑi^{31}　歌舞　*nas　nɛ^{121}　青稞

*-ms　*khams　khə̃^{41}　康(地区)　*ȵams　ȵə̃^{121}　衰弱

*-ŋs　*dbjaŋs　ʔjəŋ^{41}　元音　*gdaŋs　dəŋ^{31}　音调

*a ba　*gla ba　ʔla^{41}　獐子　*zla ba　dza^{31}　月亮

*kha ba　kɦa^{21}　雪(此例在音高对应上例外)

促调例:

*-b　*khab　khap^{44}　针　*rdib　diʔ^{23}　塌　*gab　kɦap^{12}　躲避

*-d　*bɕad　çɛʔ^{44}　告诉　*bgad　gɛʔ^{23}　笑　*nded　ndiʔ^{12}　追赶

*-g　*g-jag　ʔjaʔ^{44}　牦牛　*rgjug　ɟjouʔ^{23}　跑　*jag　jaʔ^{12}　好

*-bs　*snabs　nap^{44}　鼻涕　*ndebs　ndiʔ^{12}　种

*-gs　*rgjags　ɟjaʔ^{23}　饱　*nags　naʔ^{12}　森林

(四)小结

1. 玉树藏语语音历史演变方面的特点,根据印象来说(笔者只调查过拉萨、中甸、木里、道孚、阿坝、若尔盖、夏尔巴、巴尔蒂等方言点,对藏语方言未作过全面调查研究,难免带片面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单音节词和词首音节只有 12 个带鼻冠音的复辅音,但在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中保留了的较多的复辅音,这两种现象的综合表现是其他方言所少见的。

双唇音带后置辅音*-j 的声母*phj、*bj 等演变为舌尖擦音 sh、z～sɦ 等也较为特殊,仅在木里藏语见到过。

2) 韵母演变的多样性较为突出。韵母演变不但受制于韵

尾的不同，还受制于词中位置、连音、声母等多种因素。词中位置的不同不但影响多数韵母演变方式的不同。还导致音值发生较大差异。例如：

藏文	单音节	词首音节	藏文	单音节	词首音节
* ib	ap	ɯp	* ed	iʔ	εi
* id	εiʔ	i	* eg	aʔ	ɯ
* ig	əɯʔ	ɯʔ	* em	ĩ	εm
* in	ε̃ĩ	ĩ	* eŋ	əŋ	ɯŋ

韵母的这种变异情况在其他方言里也少见。

3）声调按音位虽可以归并为 6 个或 4 个，但实际调值有 9 个之多（只就单音节调值而言，变调调值尚未计算在内），在藏语里是较为罕见的。

声调调值的短、长、促与古韵尾的零、续、塞等音类对应基本严整，这一特点与拉萨话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拉萨话的 * -s 尾与声调的对应归塞韵尾一类。声调调值的高、低分化与声母清浊有关，清高浊低，这一点也和拉萨话相同，不同的是，调值的音高分高、中、低三类，比拉萨话多出一个音高等级。这是因为古浊声母在玉树话里分出浊（古带前置音的浊音）和半浊（古不带前置音的浊音）两类，声调音高由此分中、低两级。这两类浊音在拉萨话里都已清化，不是清浊程度不同的声类，因而声调没有分出高低程度不同的等级。从这里也可看出声母清浊对声调音高的制约关系。

2. 从玉树话语音的演变情况来看，声母和韵母的演变都要受语言内部的多种因素制约。还有语言外部因素如方言的影响、书面语的影响等，也都对语音演变起干预作用。许多规律都有例外，有些例外要从语言的外部因素上去找原

因。如 * spr、* phr、* sbr、* br 等古声母的主要演变趋势是脱落后置辅音 * -r，但在一些词中，这些声母却演变为卷舌塞擦音（例词参见附表一），从意义上看，声母变为卷舌塞擦音的大多是随着佛教文化传播而产生的晚期的文化词（例词见二（一）2），这可能是受了卫藏方言的影响，中断了原来的演变趋势而改变了演变方式。

3. 相对地说，韵母的变化要比声母的变化大，双音节词的变化要比单音节词的变化大。所谓变化大，一是指变化后的音值与变化前的差别大，二是指变化的式样多而复杂。例如韵母 * al 受不同的因素影响，变成 iː、i、ĩ、ɛ̃ː、a、aː、ar、am（长元音以长调表示）等彼此差别很大的韵母。若是没有藏文对照，我们很难想象这么多不同的韵母竟是同一个来源。大概是由于这个道理，在进行亲属语言同源词的比较时，一般都喜欢从声母入手，从单音节词入手。

玉树话语音历史演变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韵母因受多种条件的制约，它的变化大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不要认为音值差别很大的韵母之间就不可能是同一来源，关键是要有对应关系。

附表一　藏文与玉树话声母对应表

（带括号的藏文声母表示其位置在双音节词的第二个音节中。相同的对应关系一般只举一例，较特殊的举二至数例。）

声母		例词		
藏文	玉树话	藏文	玉树话	词义
p dp sp lp spr (phr)	p	par sprin rteɦu phrug	pa^{41} pɛ̃ɪ̃^{41} ti^{53}pouʔ^{44}	照片 云 马驹
ph	ph	phag	phaʔ^{44}	猪
b br sbr	pɦ	bal brag	pɦi^{121} pɦaʔ^{12}	羊毛 岩石
rb lb sb	b	lba	ba^{32}	颈瘤
m	m	mar	ma^{121}	酥油
sm	m̥	sman	ṁĩ^{41}	药
dm rm	ʔm	dmag	ʔmaʔ^{44}	兵、军队
w(b)	w	wa rtsa ba	wa^{32} tsa^{53}wa^{21}	狐狸 根
db	ʔw	dbus	ʔwy^{53}	卫(地区)
(ph) (spr)	f	sa phag kha spri	sha^{53}faʔ^{44} kha$^{53\to44}$fi^{53}	土坯 酪皮
(b)	v	nor bu	muor$^{121\to23}$və^{21}	宝贝
ts gts bts rts rtsw brts sl	ts	rtswa sla	tsa^{53} tsa^{53}	草 稀的
tsh tshw	tsh	tshwa	tsha^{53}	盐

续表

声母		例词		
藏文	玉树话	藏文	玉树话	词义
dz	tsɦ	(n)dzag	tsɦaʔ^{23}	滤
rdz brdz zl	dz	brdzi zla ba	dzə^{32} dza^{31}	踩、揉 月亮
gs bs skr dkr sr	s	gsum srab	sam^{41} sap^{44}	三 马嚼子
s phj nphj	sh	sa phje mo	sha^{53} she^{53}muo^{21}	土、地 粉末
z bj	sɦ	za bja	sɦa^{21} sɦa^{21}	吃 鸟
gz bz	z	gzaɦ	za^{32}	星宿
t gt bt rt lt st brt bst	t	lta bsten	ta^{53} tĩ^{41}	看 依靠
th	th	thag	thaʔ^{44}	距离
d dw	tɦ	da	tɦa^{121}	现在
gd bd rd ld sd bsd zl	d	ldag zla ba	daʔ^{23} da^{32}wa^{21}	舔 月份
n	n	na	na^{21}	痛
sn	n̥	snum	n̥am^{41}	油
gn mn rn	ʔn	gnaɦ	ʔna^{53}	誓言
lh sl bsl	ɬ	lha slob	ɬa^{53} ɬuop^{44}	神 教、学
l	l	la	la^{21}	(有路的)山
kl bl rl gl brl	ʔl	gla	ʔla^{53}	工钱
bkr skr dpr spr	tʂ	skra spra	tʂa^{53} tʂa^{53}	头发 猿

续表

声母		例词		
藏文	玉树话	藏文	玉树话	词义
khr	tʂh	khra	tʂha^{53}	鸢
gr grw br dr	tʂɦ	gri bri dri	tʂɦə^{21} tʂɦə^{21} tʂɦə^{21}	刀子 写、画 问
sgr dgr bsgr	dʐ	dgra	dʐa^{32}	敌人
dbr (hr) (t) (th)	ʂ	dbral bal hril me tog li tho	ʂi^{41} pɦi$^{121\to22}$ʂi^{53} me^{21}ʂuoʔ^{44} la^{21}ʂuo^{53}	撕 羊毛捆 花 历书
r rw (d)	r	ra kha dug	ra^{21} kha^{53}rouʔ$^{12\to44}$	山羊 苦涩
tɕ gtɕ btɕ ltɕ kj dkj bkj skj rkj spj	cç～tɕ	ltɕags bkjag spjaŋ khu	cçaʔ^{44} cçaʔ^{44} cçaŋ$^{41-44}$kə^{53}	铁 抬 狼
tɕh khj	cçh～tɕh	tɕhu khji	cçhə^{53} cçhə^{53}	水 狗
dʑ gj	cçɦ～tɕɦ	dʑa gjang	cçɦa^{21} cçɦəŋ^{121}	茶 土墙
rdʑ ldʑ brdʑ rgj sgj brgj sbj	ɟj～dʑ	brdʑed rgjags sbjoŋ	ɟjiʔ^{23} ɟjaʔ^{23} ɟjouŋ^{31}	忘记 饱 练习
ȵ ȵw mj	ȵ	ȵa mja	ȵa^{21} ȵa^{21}ȵɛ̃^{31}	鱼 悲痛
sȵ smj	ȵ̥	sȵan smjo	ȵ̥ĩ^{41} ȵ̥uo^{53}	好听 发疯
gȵ mȵ rȵ dmj	ʔȵ	gȵid	ʔȵɛiʔ^{44}	睡着
gɕ bɕ	ç	gɕag	çaʔ^{44}	劈开
ɕ ɕw	çh	ɕa	çha^{53}	肉

续表

声母		例词		
藏文	玉树话	藏文	玉树话	词义
ʑ ʑw	ɕɦ	ʑo	ɕɦuo^{21}	酸奶
gʑ bʑ	ʑ	bʑi	ʑə^{32}	四
j	j	jag	jaʔ^{23}	好
g-j dbj	ʔj	g-jag dbjaŋ	ʔjaʔ^{44} ʔjəŋ^{41}	牦牛 元音
k dk bk rk lk sk bsk	k	bkaɦ	ka^{53}	命令
kh	kh	kha	kha^{53}	口
g	kɦ	go	kɦuo^{21}	听见
dg bg rg lg sg	g	dgaɦ	ga^{32}	喜欢
ŋ	ŋ	ŋa	ŋa^{21}	我
sŋ	ŋ̊	sŋa	ŋ̊a^{53}	早
dŋ mŋ rŋ lŋ	ʔŋ	lŋa	ʔŋa^{53}	五
ʔ db	ʔ	ʔa ma dbugs	ʔə$^{53\to44}$ma^{21} ʔouʔ^{44}	母亲 气息
h lh (p) (ph) (kh) (phr)	h	ha go lham rkaŋ pa gla pho g-jul kha bji phrug	ha^{53}kɦuo^{21} hə̃^{41} kaŋ$^{41\to44}$hua^{53} ʔla^{53}huoʔ^{44} ʔji^{53}ha^{53} sɦi^{21}houʔ^{44}	懂得 鞋 脚 薪金 打禾场 小家雀
ɦ (sp) (b) (k) (dk) (kh) (g)	ɦ	ɦo ma dpal spuŋs pho ba so ka gro dkar sna khuŋ ji ge	ɦo$^{21\to23}$ma^{21} par^{41}ɦouŋ^{31} phuo^{53}ɦa^{21} shuo^{53}ɦa^{21} ʈʂhuo^{21}ɦa$^{121\to33}$ ɳa^{53}ɦouŋ^{31} jə$^{21\to23}$ɦe^{32}	奶 巴邦(寺) 肚子 春天 白马 鼻子 文字

续表

声	母	例		词
藏文	玉树话	藏文	玉树话	词义
nph nphr	ṃp	nphar nphred	ṃpa^{41} ṃpiʔ^{44}	增加、涨 横的
ntsh mtsh (n)phj nphj	ṇts	mtsho (n)phje nphja	ṇtsuo^{53} ṇtse^{53} ṇtsa^{53}	湖 打开 讥笑
nth mth	ṇt	mthaɦ	ṇta^{53}	边缘
nkhr mkhr nphr	ṇtʂ	mkhrid nphrog	ṇtʂɛiʔ^{44} ṇtʂuoʔ^{44}	牵引 抢
ntɕh mtɕh nkhj	ṇcç～ṇtɕ	mtɕhu nkhjag	ṇcçə^{53} ṇcçaʔ^{44}	唇 冷
nkh mkh	ŋ̇k	mkhas	ŋ̇kɛ^{41}	高明
nb nbr	mb	nbag nbri	mbaʔ^{12} mbə^{21}	面具 母牦牛
ndz mdz	ndz	mdzo	ndzuo^{21}	犏牛
nd md	nd	mdaɦ	nda^{21}	箭
ngr mgr ndr nbr	ndʐ	ngro ndra nbrog pa	ndʐuo^{21} ndʐa^{21} ndʐuo$^{12\to22}$ pa^{53}	走 相象 牧人
ndʑ mdʑ ngj mgj nbj	nɟj	ndʑam mgjogs nbjar	nɟjə̃^{121} nɟjuoʔ^{12} nɟja^{121}	柔软 快 粘
ng mg	ŋg	mgo	ŋguo^{21}	头

附表二　藏文与玉树话韵母对应表

（玉树话韵母栏中的长元音在例词中由高低相应的长调表示）

藏文韵母	玉树话韵母		例	词	
	单音节	第一音节	藏　文	玉树话	词　义
a	a		sa	sha^{53}	土、地
		a	sa phuŋ	sha^{53} houŋ^{41}	土堆

续表

藏文韵母	玉树话韵母		例词		
	单音节	第一音节	藏文	玉树话	词义
ab	ap		khap	khap^{44}	针
		ap	tɕhab khaŋ	cçhap^{53} khəŋ^{41}	厕所
ad	ɛʔ		bɕad	çɛʔ^{44}	告诉
		ɛi	klad	ʔlɛi^{44} pa^{53}	脑
ag(ags)	aʔ		glag	ʔlaʔ^{44}	雕
		aɯ	phag ɕa	phaɯ^{44} çha^{53}	猪肉
		aː	tɕhags sdaŋ	cçha^{44} dəŋ^{31}	忌妒
am	ə̃		gnam	ʔnə̃^{41}	天
		ãm	kam ɦbar	kam$^{41\to44}$ mba$^{121\to31}$	毯子
an	ĩ		stan	tĩ^{41}	垫子
		ɛ̃ĩ	brtan po	tɛ̃ĩ$^{41\to44}$ puo^{53}	坚固
aŋ	əŋ		gdaŋs	dəŋ^{31}	音调
		ə̃	naŋ tɕha	nə̃$^{121-22}$ cça^{53}	内脏
		aŋ	thaŋ ka	thaŋ$^{41\to44}$ ka^{53}	佛画
ar	aː		ɕar	çha^{41}	东
		ar	skar ma	kar$^{41-44}$ ma^{21}	星星
al	iː		bal	pɦi^{121}	羊毛
		iː	mkhal ma	ŋ̊ki^{41} ma^{21}	肾
		ar	rgjal bo	ɟjar^{31} ɦuo^{31}	王
as	ɛː		gas	kɦɛ^{121}	裂缝
		ɛː	gnas po	ʔnɛ$^{41\to44}$ puo^{53}	店主
i	ə		ri	rə^{21}	山
		ə	ri khug	rə^{21} houʔ^{44}	山峡
ib	ap		ndʑib	nɟjap^{12}	吮
		ɯp	ʑib tshags	çɦɯp$^{12\to22}$ tshaʔ^{44}	细筛子
id	ɛiʔ		nkhrid	ŋ̊tʂɛiʔ^{44}	带走、牵
		i	skjid sdug	cçi^{44} douʔ$^{23\to33}$	甘苦
ig	əɯʔ		gzig	zəɯʔ^{23}	豹子
		ɯʔ	rig gnas	rɯʔ$^{12\to22}$ ʔnɛ^{41}	文化

续表

藏文韵母	玉树话韵母		例词		
	单音节	第一音节	藏文	玉树话	词义
im	am		khjim	cçham^{41}	家
		ɯm	khjim tshaŋ	cçhɯm$^{41-44}$ tshəŋ^{41}	家庭
in	ε̃ĩ		phjin	shε̃ĩ^{41}	到达
		ĩ	srin nbu	sĩ^{41} mbə^{21}	蚕
iŋ	əŋ		sȵiŋ	n̥əŋ^{41}	心
		ɯŋ	ʑiŋ pa	çɦɯŋ$^{121\to22}$ pa^{53}	农民
ir	ər		btsir	tsər^{41}	挤
		ɯr	pir bris	pɯr^{41} tʂɦi^{21}	毛笔
il	i		rȵil	ʔni^{53}	牙龈
		i	mtɕhil ma	n̥cçi^{53} ma^{21}	唾液
is	i		gȵis	ʔȵi^{53}	二
		i	ȵis ɕu	ȵi^{21} çhə^{53}	二十
u	ə		spu	pə^{53}	毛
		ə	tɕhu ngo	cçhə^{53} ŋguo^{21}	泉水
ub	ap		nub	nap^{12}	西
		ɯp	sbub tɕhen	bɯp$^{23-33}$ cçĩ^{41}	大铜钹
ud	εiʔ		nthud	n̥tεiʔ^{44}	连接
	øiʔ		tɕhud	cçhøiʔ^{44}	盛、容
		i	mdud pa	ndi$^{12\to22}$ pa^{53}	结子
ug	ouʔ		drug	tʂɦouʔ^{12}	六
		uʔ	sug rgjab	shuʔ^{44} ɟjap$^{23-33}$	脚背
um	am		gsum	sam^{41}	三
		ɯm	bum pa	pɯm$^{121-22}$ pa^{53}	净水瓶
un	øĩ～ε̃ĩ		bdun	døĩ^{31}～dε̃ĩ^{31}	七
		ỹ	btsun mo	tsỹ^{41} muo^{21}	王后
uŋ	ouŋ		ȵuŋ	ȵouŋ^{121}	少
		uŋ	luŋ pa	luŋ$^{121\to22}$ hua^{53}	山谷
ur	uor		ɦphur	m̥phuor^{41}	飞
		ər	phjur phje	cçhər$^{41-44}$ se^{53}	干酪粉
ul	y		dŋul	ʔŋy^{53}	银、钱
		ər	dŋul tɕhu	ʔŋər^{41} cçhə^{53}	水银
		y	rŋul tɕhu	ʔŋy^{53} cçhə^{53}	汗

续表

藏文韵母	玉树话韵母		例词		
	单音节	第一音节	藏文	玉树话	词义
us	y		dbus	ʔwy⁵³	卫(地区)
		y	lus po	ly²¹ puo⁵³	身体
e	e		ltɕe	cçe⁵³	舌
		e	mthe me	m̥te⁵³ me²¹	大拇指
eb	iʔ		slebs	ɬiʔ⁴⁴	到达
	ɛp		dep	tɦɛp¹²	本子
		ɛp	leb leb	lɛp¹²→²² liʔ¹²→⁴⁴	扁平
ed	iʔ		brdʑed	ɟjiʔ²³	忘记
		ɛi	sked gri	kɛi⁴⁴ tʂɦə²¹	指挥刀
eg	aʔ		tsheg	tshaʔ⁴⁴	音节点
		aɯ	sreg pa	saɯ⁴⁴ pa⁵³	野鸡
em (ems)	ĩ		sems	shĩ⁴¹	心
		ɛm	sems tɕan	shɛm⁴¹→⁴⁴ cç ɛ̃⁴¹	牲畜
en	ĩ		len	lĩ¹²¹	取
		ĩ	ȵen ka	ȵĩ¹²¹→²² ka⁵³	危险
eŋ(eŋs)	əŋ		theŋs	thaŋ⁴¹	次、回
		ɯŋ	seŋ ge	shɯŋ⁴¹ ge³²	狮子
er	iː		gser	si⁴¹	黄金
		ɛr	ser po	shɛr⁴¹→⁴⁴ huo⁵³	黄的
el	i		skjel	cçi⁵³	送
		ar	ndrel ba	ndʐar¹²¹→²³ wa²¹	关系
es	i		ndres	ndʐi¹²¹	混合
		i	skjes pa	cçi⁵³ pa⁵³	男人、丈夫
o	uo		go	kɦuo²¹	听见
		uo	sŋo sŋo	ŋ̊uo²¹ ŋ̊uo⁵³⁻	蓝的
ob	uop		ȵob	ȵuop¹²	萎靡
		uop	sob sob	shuop⁴⁴ shuop⁴⁴	脆的
od	uʔ		bzod	zuʔ²³	忍受
		øi	bod pa	pɦøi¹²→²² pa⁵³	藏人
og	uoʔ		bkog	kuoʔ⁴⁴	拔出
		ou	khog pa	khou⁴⁴ pa⁵³	肚子
		uo	tog sgro	tuo⁴⁴ dʐuo³²	鸡冠

续表

藏文韵母	玉树话韵母		例词		
	单音节	第一音节	藏文	玉树话	词义
om	ũ		skom	kũ⁴¹	渴
		uom	khrom ra	tʂhuom⁴¹ ra²¹	市场
on	ũ		ston	tũ⁴¹	给看
		ø̃ĩ	ston ka	tø̃ĩ⁴¹⁻⁴⁴ ka⁵³	秋
oŋ	ouŋ		btsoŋ	tsouŋ⁴¹	卖
		uŋ	stoŋ pa	tuŋ⁴¹⁻⁴⁴ hua⁵³	空的
or	uː		nkhor	ŋ̊ku⁴¹	旋转
	uor		gsor	suor⁴¹	钻子
		uor	nkhor lo	ŋ̊kuor⁴¹ luo²¹	轮子
ol	y		skol	ky⁵³	煮
		y	sol ba	shy⁵³ wa²¹	木炭
os	y		tshos	tshy⁵³	颜色
		y	gzos ma	zy³² ma²¹	锁
aɦi	ə		ŋaɦi	ŋə²¹	我的
iɦi	ə		miɦi	ʔmə⁵³	人的
uɦi	y		suɦi	shy⁵³	谁的
eɦi	ɛi		deɦi	tɦɛi¹²	那个的
oɦi	y		khoɦi	khy⁵³	他的
eɦu	i		mdeɦu	ndi²¹	子弹
		e	reɦu mig	re²¹ ʔməɯʔ⁴⁴	表格
a ba	aː		ka ba	ka⁴¹	柱子
u ba	uo		khu ba	khuo⁵³ ɦa²¹	汤
o ba	uo		ko ba	kuo⁵³ ɦa²¹	皮革

本文与索南江才、张明慧合写。原载《中国藏学》1994 年第 2 期

白马话支属问题研究

——白马话与藏语历史比较

一　问题的提出

白马话是指白马人所讲的语言。白马人自称 to²¹ pu⁵³，又自称 pe⁵³，pe⁵³也是他们对藏族的称呼。to²¹ pu⁵³这一自称源于河名，指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夺补河（涪江上游支流，平武县境内）流域。pe⁵³则是藏语 bod 的变音。

新中国建立初期进行民族识别时，白马人被定为藏族。白马人居住在四川、甘肃接壤地带，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的白马、木座、黄羊、木皮4个乡，南坪县的双河、罗依、草地、郭元、勿角、马家、安乐等11个乡以及甘肃省文县的铁楼、梨平、石鸡坝、中寨、上丹堡等10个乡，面积达7千多平方公里。“据1987年统计，白马人共有1万余人。”[①] 其中，四川平武县白马乡和甘肃文县的铁楼乡是白马人最大

① 肖常纬《平武白马藏人民间音乐考察录》，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编《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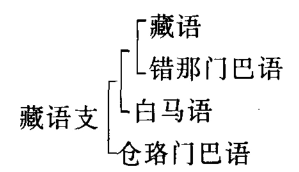
的聚居区，在其他地区的居住特点为大分散，小集中。各地白马话差别不太大，彼此能够相通。

近十余年来，围绕白马人的族属问题，有不少人对白马话进行过研究，提出过看法。关于其语言支属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藏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另一种认为是藏语。

前一种意见以孙宏开为代表。他的观点详见于《白马人的语言》①、《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②、《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③、《试论我国的双语现象》④、《试论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谱系分类》⑤ 等论文。在他与西田龙雄合著的《白马译语的研究》⑥ 一书中，对白马话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孙宏开认为："从语音系统来看，白马语与羌语、普米语相近似而与藏语稍远"；词汇方面，"选择 2000 多个常用词和藏语进行比较，同源词有 500 多，占比较词汇总数的 27％多，异源词占 72％，大大超过了藏语各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别"；"白马人使用的语言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虽然有与藏语相同或相似的一些特点，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已远远超过了藏语内部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因此说白马话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是完全有根据的"。⑦ 孙宏开将"白马语"归入藏语支，并用下图表示"白马语"在藏语支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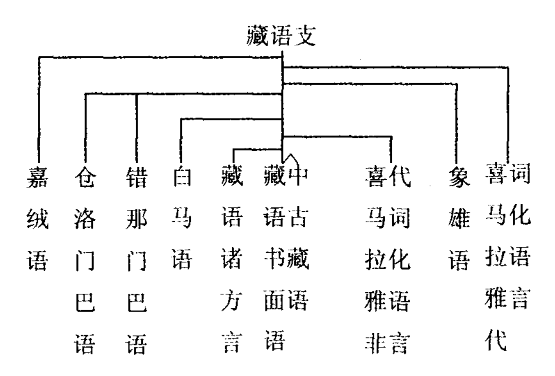
---

①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1980 年。
② 《民族研究》1980 年第 3 期。
③ 云南省民研所编《民族学报》总第 3 期，1983 年。
④ 《民族研究》1983 年第 6 期。
⑤ 《云南民族语文》1990 年第 2 期。
⑥ 〔日〕西田龙雄、孙宏开著《白马译语的研究》，日本京都松香堂，1990 年，44—46 页，315—316 页，278 页。
⑦ 同上



孙认为“错那门巴语与藏语最近，同源词在50%左右，语法上也很接近”，“白马语也比较接近藏语，同源词在27%左右，语法上的差别要大于错那门巴语与藏语之间的差别”[①]。

关于“白马语”在藏语支中的地位，西田龙雄的看法与孙宏开略有不同，他认为“白马语在形态上与藏语有严整的对应规律，并保存了古藏语动词和词根的（一些）形态变化”；“白马语形态与其说接近于两个门巴语，还不如说更接近于藏语支的核心部分”；“白马语属于喜马拉雅非代词化语言或接近于藏语方言”[②]。他用下图表示“白马语”在藏语支内的地位：[③]



① 《试论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谱系分类》，《云南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

② 〔日〕西田龙雄、孙宏开著《白马译语的研究》，日本京都松香堂，1990年，44—46页，315—316页，278页。

③ 同上

由此可见，与孙宏开的看法相比，西田龙雄认为白马话与藏语的关系更接近。

认为白马话是藏语的有曾文琼的《试论“达布人”的族属问题》[①]、桑木旦的《谈谈“达布人”的族别问题》、《再谈“达布人”的族别问题》[②]、阿旺措成与王建民的《白马藏区语言调查纪实》[③] 等文章。但前几篇只是举例性地谈到白马话有若干基本词与古藏语相同。后一篇虽较详细，但语音部分只列出 8 条白马话与藏语的对应关系，词汇部分只比较了 150 个基本词，不足以说服其对立面观点。

长期以来，“独立语言”说影响较大，被不少人所接受、所引用，例如费孝通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④] 一文中说：“他们（白马人）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戴庆厦在《中国藏缅语描写语言学的现状及展望》[⑤] 一文中说：“就目前所知，（藏缅语族）已确定为独立语言的有 35 种”，[⑥] 其中就包括“白马语”。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⑦] 语言被认为是识别民族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语言支属问题的研究对族属的识别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围绕白马人族属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直到今天都有不同意见，主要有氐族说、藏族说、羌族说。对白马话进行深入研

①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1980 年。
② 同上
③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语言文字专辑。
④ 《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1 期。
⑤ 《民族语文》1989 年第 4 期。
⑥ 同上。
⑦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 294 页。

究，对白马人族属的识别有重要价值。同时，这一研究对丰富和发展汉藏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也有一定意义。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从语言比较角度识别白马话是藏语方言，还是独立于藏语之外的语言，以求对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取得共识。

二 白马话与藏语的历史比较

（一）比较方法

历史比较法是确定方言或语言间的亲属关系以及判别这种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的有效方法。历史比较法的主要原则是在两种语言有差异的形式中寻求语义上相同或相近、语音上成系统的对应关系，借此确定同源成分的多少。

藏文是拼音文字，基本能反映 10 世纪前后藏语的语音面貌。藏语各方言虽然语音差别很大，但与藏文（藏语书面语）比较，都有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和大量同源词。本文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将白马话与藏语书面语进行比较，首先寻找语音对应规律，确定同源词，统计它们在所比词汇中的比例，然后比较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探寻其在发生学上的关系。

语音结构类型的相同或相似与否，不是确定亲缘关系远近的关键。藏语三大方言之间语音结构的差异就很大，藏语康方言的语音结构与彝语支语言纳西语倒很接近，这些影响不了彼此是方言还是语言关系。因此，这里不作语音结构的比较，只对白马话语音系统作一简介，以便在历史比较时了解各结构间的相互关系。

藏语各方言词汇的分化都带有各自的特点，有的保留古词

较多，有的用古语素创造新词，有的词发生转义，但能看出来其来源仍是藏语。在寻求白马话与藏语的同源词时，我们充分考虑到了这些因素，不拘泥于形式完全相同的词，词根相同的词和同族词也计入同源成分之内。对于白马话与藏语的不同部分，我们也尽可能对其来源做一些探讨。

本文用以比较的白马话词汇和例句是作者 1993 年的调查材料，发音合作人杨荣是四川省平武县白马乡亚则（ja^{21} tse^{53}）村人，是平武职业高中教师。

（二）白马话语音系统简介

1. 声母（55 个）

p	ph	b	mb	m	mɦ	f			w	
ts	tsh	dz	ndz			s	sh	z		
t	th	d	nd	n	nɦ			l		lɦ
tʂ	tʂh	dʐ	ndʐ			ʂ	ʂh	ʐ		
tʃ	tʃh	dʒ	ndʒ							
tɕ	tɕh	dʑ	ndʑ	ȵ	ȵɦ	ɕ	ɕh	ʑ	j	jɦ
k	kh	g	ŋg	ŋ	ŋɦ	x	ɣ			
ʔ							ɦ			

声母说明：

（1）f 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

（2）舌叶音不撅唇。

（3）tɕ thɕ dʑ ndʑ 等部位靠后，接近舌面中音。

（4）复辅音只有带同部位鼻冠音的浊的塞音、塞擦音类型。

（5）浊送气声母只出现在 341 调音节中。

声母例词：

p	pa^{53}	栽（树）	ph	phɑ^{53}	猪
b	bu^{21} tʃhe^{35}	小钹	mb	mbɔ^{341}	掷、扔
m	mɑ^{341}	酥油	mɦ	mɦɑ^{341}	军队
f	fa^{21} tʃan^{53}	发展	w	wɑ^{341}	颈瘤
ts	tsa^{53}	草	tsh	tsha^{53}	盐
dz	dza^{42}	雪山	ndz	ndzə^{53}	钻入
s	sa^{53}	痒	sh	sha^{53}	土地
z	za^{53}	滤	t	tɑ^{53}	虎
th	thɑ^{53}	织物	d	da^{42}	磨、锉
nd	nduɐ^{53}	爆裂	n	ny^{53}	吮（奶）
nɦ	nɦy^{341}	闻、嗅	l	lɑ^{53}	舔
lɦ	lɦa^{341}	神	tʂ	tʂɑ^{53}	割
tʂh	tʂhe^{35}	窄的	dʐ	dʐɑ^{42}	（自然）声音
ndʐ	ndʐɑ^{341}	（马）踢	ʂ	ʂɑ^{53}	烧
ʂh	ʂhɑ^{341}	野兽	ʐ	ʐa^{42}	山羊
tʃ	tʃɑ^{53}	铁	tʃh	tʃhə^{53}	什么
dʒ	dʒɑ^{42}	舌	ndʒ	ndʒə^{53}	吮（奶）
tɕ	tɕɑ^{53}	翘起	tɕh	tɕhɑ^{53}	血
dʑ	dʑæ^{42}	一百	ndʑ	ndʑyɐ^{53}	去〈命〉
ȵ	ȵyæ^{35}	太阳	ȵɦ	ȵɦyæ^{35}	竹子
ɕ	ɕæ^{53}	鸡	ɕh	ɕhæ̃^{53}	面粉
ʑ	ʑi^{53}	瘾	j	jyæ^{35}	肺
jɦ	jɦyæ^{341}	垮	k	kɑ^{53}	锄头
kh	kha^{53}	口	g	ga^{42}	喜欢
ŋg	ŋgɑ^{53}	阻挡	ŋ	ŋɑ^{53}	我
ŋɦ	ŋɦɑ^{314}	派	x	xua^{53}	发酵
ɣ	ɣa^{53}	狐	ʔ	ʔa^{21} pa^{53}	爸爸
ɦ	ɦa^{21} pa^{53}	风			

2. 韵母（48个）

i e æ a y ø u ʊ o ɔ

ə ɐ ɑ （ɚ）

（ĩ） ẽ æ̃ （ã） ø̃ ʊ̃ õ ɔ̃

ie （iæ̃） iu （iɔ） yæ yø yə yɐ

（ui） uæ （ua） uə uɐ uɑ

（ai） （ao） （əu） （uai）（iao）

（in） an un ym oŋ uŋ （uaŋ）

韵母说明：

（1）带有括号的韵母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

（2）i 的实际音值相当于［ɪ］。

（3）u 的实际音值相当于［ɯ］。

（4）鼻化元音出现频率低，有时与口元音自由变读。

（5）鼻音韵尾仅在连读或汉语借词中出现。连读中出现的条件为该音节书面语有鼻音韵尾，同时后音节声母为鼻音或带鼻冠音。该类韵母出现频率低。

（6）y yæ yø yə yɐ ym 等韵母只出现在舌尖中和舌面辅音之后。

（7）元音 ɔ 略合口，严格标音应作ᵘɔ。

（8）元音 ə u ʊ 等在轻声音节中清化（例见 2.1.3），出现频率很低。

韵母例词：

i	pi^{53}	吹	e	se^{53}	杀
æ	sæ^{53}	金子	a	ta^{53}	马
y	dʑy^{42}	穿（针）	ø	tø^{35}	念
u	ku^{53}	偷	ʊ	kʊ^{53}	盖
o	ko^{53}	满	ɔ	kɔ^{53}	挖
ə	tʃhə^{53}	什么	ɐ	gɐ^{35}	需要
ɑ	tɑ^{53}	老虎	ɚ	thiɔ^{21}kɚ^{35}	调羹
ĩ	mĩ^{21}pĩ^{35}	民兵	ẽ	sẽ^{35}	铜
æ̃	ɦæ̃^{21}ɦæ̃^{53}	能干、勇敢	ã	tʃã^{35} dʑʊ^{35}	盖章
ø̃	tɕø̃^{35}	穿、戴	ʊ̃	kha^{21}tɕʊ̃^{35}	喜鹊
õ	ɦõ^{35}	又、也	ɔ̃	nɔ̃^{53}nɔ^{53}	互相
ie	tɕie^{35}	中间	iæ̃	tʃao^{35}phiæ̃^{21}	照片
iu	diu^{21}mba^{35}	泥巴	iɔ	thiɔ^{21}kɚ^{35}	调羹
yæ	dʑyæ^{35}	香肠	yø	nyø^{53}	硌（脚）
yə	tɕyə^{53}	拌	yɐ	tɕyɐ^{53}	小麦
ui	ʂui^{53}pie^{21}	水笔	uæ	guæ^{341}	楼下
ua	xua^{53}	发酵	uə	nduə^{53}	集合
uɐ	tshuɐ^{53}	姓	uɑ	xuɑ^{341}	涂
ai	tai^{21}piao^{53}	代表	ao	tʃao^{35}phiæ̃^{21}	照片
əu	təu^{21}fu^{53}	豆腐	uai	khuai^{21}tɕi^{53}	会计
iao	tai^{21}piao^{53}	代表	in	lin^{21}tĩ^{53}	零的
an	man^{21}gi^{53}	下巴骨	un	dzun^{21}ma^{53}	假的
ym	tɕym^{21}ma^{53}	影子	oŋ	koŋ^{21}ŋɑ^{35}	小腿
uŋ	tʃhuŋ^{21}tshɔ^{53}	虫草	uaŋ	xuaŋ^{21}tɕi^{21}tsə^{53}	黄麂子

3. 声调和轻声

白马话有 5 个声调，调值分别是 53、42、35、341、21。其中 35 调常自由变读为 354 调或 55 调。53 调和 42 调较短促，

35 调和 341 调较舒长。除 21 调外，其他 4 个声调都可出现在单音节词中。声调两两对立的例子较多，尚未发现 4 个声调在相同的环境下彼此对立的例子。例如：

53 调		42 调		35 调		341 调	
ndzuɐ^{53}	犏牛	ndzuɐ^{42}	海				
ȵæ^{53}	鱼、火			ȵæ^{35}	睡		
tɑ^{53}	老虎					tɑ^{341}	旗子
		de^{42}	住、坐	de^{35}	七		
		gø^{35}	很	gø^{341}	点（火）		

21 调只出现在双音节词的词首音节（有少数例外）和语流中的单音节词上（非强调的单音节词，句尾单音节动词或语尾助词）。例如：

ɦæ̃^{21} ɦæ̃^{53} 能干　　kha^{21} la^{53} 乌鸦

wu^{21} læ^{53}（他）pe^{53}（藏族）　ʐe^{21}(是)（单念是 35 调）. 他是藏族。

ŋɑ^{53}（我）ʑi^{341}（信）ʂə^{21}（一）（强调念时为 53 调）. tʂə^{53}（写）wæ^{21}（语尾助词）. 我写了一封信。

双音节词大部分是前低后高型。单音节词成为双音节词的构词语素时，若处于后音节，大多还保持其原有声调，若处于前音节，则绝大多数变为 21 调。如：

dʑæ^{42}（汉族）＋　ʂa^{53}（帽）　→dʑæ^{21}ʂa^{53}　汉族帽
jyə^{53}（绵羊）＋　tshɔ^{35}（圈）→jyə^{21}tshɔ^{35}　羊圈

另外，白马话还有轻声（以 1 表示），出现在词尾或词组末尾非强调的词中，韵母元音也随之而清化。如：

kha^{21} m u̥^{1}　kɔ^{53}（吃）一口　tshə^{21} ka^{53}　ʂ ə̥^{1}　一句话
mæ^{53} ɕ ʊ̥^{1}　溢出来了

（三）白马话与藏语的语音对应关系

1. 声母对应关系

1）声母对应举例

古藏语演变为现代藏语方言，其语音演变大多呈简化趋势。因此以藏语书面语（以下简称书面语）作为比较方，以白马话作为被比方，正好体现了藏语从古到今、从源到流、从繁到简的发展顺序，容易看清语音对应规则和语音演变规律。

以下声韵母对应关系中，“：”号前是书面语，“：”号后是白马话；例词中不带声调符号的是藏文转写，带声调符号的是白马话。藏文转写采用通用的国际音标转写法。[①]。

声母各组对应关系的顺序基本上按藏文辞书音序排列（为了照顾多对一对应关系，不严格按辞书顺序）。因篇幅所限，每组对应关系的例词未能全列，最多举六、七例。一对多对应关系内的第一种较常见，对应词较多，有条件对应和仅在少数词或个别词中出现的对应关系尽量加以说明。书面语带 * 的语素为敦煌文书写法。

k：k/g、ɣ（个别词的非词首音节）

kag　kɑ^{53}　锄头　　koŋ koŋ　ko^{21} ko^{53}　凹的

tshigs ka　tshə^{21}ka^{53}　关节　/　dom * kar　toŋ^{21} ga^{53}　熊猫

rgju * kar　dʑy^{21} ɣa^{35}　大肠

---

① 国际音标转写按照藏文 30 个字母顺序依次是 k kh g ŋ；tɕ tɕh dʑ ȵ；t th d n；p ph b m；ts ths dz w；ʑ z ɦ j；r l ɕ s；h ʔ。ɦ 作前加字时按一般拟音写作 n。g 带下加字 j 时写作 gj；g 作 j 的前加字时写作 g-j。

kj：ʑ（非词首音节）

spun kjag　pe^{21} ʑɑ^{341}　妹

kr、bkr、dkr：tɕ

draŋ kraŋ　tʂo^{21} tɕɔ^{53}　直爽　　bkrus　tɕy^{53}　洗

dkrug　tɕyə^{53}　拌

kl：l

klad pa　lɐ^{21} pa^{53}　脑髓

dk、bk、rk、sk：k

dkar sder　ka^{21} de^{35}　碟子　　bkab　kʊ^{53}　盖

rko　kɔ^{53}　挖　　rku　ku^{53}　偷

rgja skad　dʑæ^{21} ke^{53}　汉话　　skam po　ka^{21} mbu^{53}　干的

dkj、bkj、rkj：tɕ

dkjil　tɕie^{35}　中间　　dkjag　tɕɑ^{53}翘（嘴）

rkjaŋ　tɕo^{35}　伸

skj：tɕ/ɕ/ʑ（个别词的非词首音节）

kha skjuŋ　kha^{21} tɕʊ̃^{35}　喜鹊　　skjo ma　tɕo^{21} ma^{53}　穷人

skjag pa　tɕɑ^{21} wa^{53}　屎　/　skjug　ɕy^{53}　呕吐

skjel　ɕe^{53}～ɕẽ^{53}　运、搬　/　spun skja　pe^{21} ʑæ^{53}　兄弟

dkr、skr：ɕ

ɲwa dkri　ɲæ^{21} ɕe^{53}　裹腿　　skrag　ɕɑ^{53}　害怕

skraŋ ʑi　ɕɔ^{35} ʂə^{53}　消肿　　so dkri　shuɐ^{53} ɕi^{53}　上箍

kh：kh/k、ɣ（非词首音节）/ŋg（个别词）

kha　kha^{53}　口　　khab　khʊ^{53}　针

khom　khʊ^{53}　空闲　/　skjur khu　ɕu^{21} ku^{53}　酸菜汤

bja khaŋ　ɕæ^{21} ɣo^{35}　鸡棚　/　khaŋ pa　ŋgo^{21} wa^{53}　房子

khw：kh

khwa ta　kha^{21} la^{53}　乌鸦

khj：tɕh/ ɕ（个别）

khjod tɕhø^{53} 你　　ɕa khji ʂha^{21} tɕhe^{53} 猎狗

khjim ɕi^{53}～tɕhy^{21}（nɔ^{53}） 家

khr：tɕh/kh（元音 i 前）/ʂ（个别词中）

khrag tɕhɑ^{53} 血　　khrol ma tɕho^{35} 筛子

ras khra ʐe^{21} tɕhæ^{53} 印花布 /khrid khi^{53} 牵 /

khrom ʂo^{53} 市场

mkh、nkh：ŋg

dmag mkhar mɦɑ^{21} ŋga^{35} 县城　nkhel ŋgæ^{35} 捻（线）

nkhj、mkhr：ndʑ

nkhjil pa ndʑi^{21} pa^{53} 旋涡　mkhrispa ndʑi^{21} pa^{53} 胆

nkhjags ndʑɑ^{42} 着凉

g：k/g、ɣ（仅限于非词首音节）/ŋg（书面语前音节有鼻韵尾-ŋ）

goŋ ko^{53} 满的　　ga la ka^{21} la^{53} 哪里

rgja gos dʑæ^{21} kø^{35} 汉服 / zla gur dza^{21} gu^{35} 月晕

mu ga mu^{21} ɣa^{53} 上边 / seŋ ge shæ^{21} ŋgæ^{53} 狮子

gj、gr：tɕ

gjaŋ tɕɔ^{35} 墙　　gjon btɕug tɕø^{35} tʃuə^{21} 使穿

phjag gji ɕhɑ^{53} tɕe^{21} 作揖　gro tɕyɐ^{53} 小麦

nbrug grag ndʐu^{21} tɕɑ^{53} 打雷　grum pa tɕy^{21} mba^{53} 土猪

gl：j、/ ʑ（非词首音节）

gla rtsi ja^{21} tsə^{53} 麝香　glo pa jy^{21} pa^{53} 咳嗽 /

sa gla sha^{53} ʑæ^{35} 租田　tɕhu glaŋ tʃhu^{21} ʑɔ^{35} 水牛

dg、bg、rg、sg：g

dgag pa gɑ^{21} pa^{53} 打饱嗝　dgaɦ ga^{42} 爱、喜欢

dgos gø^{35} 分　　rgas ge^{35} 老

sgos gø^{35} 很　　sga ga^{42} 鞍子

mg、ng：ŋg

mgo ŋguɐ^{53} 头　　ngul ŋgi^{53} 动

las ngan jæ^{21}ŋgi^{53} 事情

mgj：ndʑ

mgjog po ndʑyɐ^{21} pu^{53} （做事）快

mgr：ndʐ

mgron po stsol ndʐø^{21}mbu^{53} tsø^{35} 招待

ngr：ndʐ、ndʑ、dʐ、dʑ

ngraŋ ndʐɔ^{35} 饱　　ngrub ndʑʊ^{35} 成功

ngro ndʑuɐ^{53} 去〈命〉　　ngril dʐə^{35} 滚

ngram doŋ dʑo^{21} to^{35} 酒窝

rgj、brgj：dʑ

rgjab mgo dʑʊ^{21}ŋguɐ^{53} 后脑勺　　rgju dʑy^{42} 钞票

brgjad dʑe^{42} 八　　brgja dʑæ^{42} 一百

sgj：ʑ（个别词非词首音节）

ltɕags sgjed tʃɑ^{21}ʑi^{42} 三脚架

sgr：dʐ、dʑ、g

sgra dʐɑ^{42} 声音　　rkaŋ sgro ko^{21}dʐuɐ^{42} 脚镣

sgrog dʑʊ^{42} 补　　sgrim gi^{35} 搓

mje sgron ɳæ^{53}gø^{341} 点火

ŋ、rŋ：ŋ；rŋ dŋ：ɳɦ（个别）

ŋa ŋɑ^{53} 我　　ŋan pa ŋa^{21}mba^{53} 凶恶

rŋas leb ŋe^{21}je^{53} 枕头　　rŋul tɕhu ɳɦi^{21}tʃu^{53} 汗水

dŋul ɳɦi^{341} 银子

mŋ lŋ sŋ：ŋɦ

mŋags ŋɦɑ^{341} 派　　lŋa ŋɦa^{341} 五

sŋon ŋɦuɐ^{341} 首先

tɕ、gtɕ、btɕ、ltɕ：tʃ；tɕ：ndʒ（书面语前音节有鼻韵尾-m、-n）

tɕag pa tʃɑ²¹ pa⁵³ 爱惜　　gtɕig te tʃə²¹ tæ⁵³ 相同
btɕar tʃa⁵³ 挤　　ltɕa sga tʃa²¹ ga⁴² 生姜 /
sum tɕu shʊ²¹ ndʒu⁵³ 三十　　bdun tɕu de²¹ ndʒu⁵³ 七十

tɕh：tʃh/tɕh/tʃ、ʐ（非词首音节）

tɕhadpa tʃha²¹ pa⁵³ 欠　　tɕhar dbjig tʃha²¹ ʑi³⁵ 伞
tɕhas tɕhæ³⁵ 去（过）　　lag tɕha jɑ²¹ tʃa⁵³ 货物
ro tɕhag ʐo²¹ tʃɑ⁵³ 核儿　　kha tɕhem kha²¹ ʐe³⁵ 遗嘱
kha tɕhu kha²¹ ʐu⁵³ 唾液

mtɕh、ntɕh：ndʒ /ndʑ；mtɕh：tʃ

mtɕhoŋ ndʒʊ³⁵ 跳　　mtɕhan pa ndʒæ²¹ wa⁵³ 腋
ntɕhaŋ ndʑɔ³⁵ 抓（人）　　ntɕhi ndʑi⁵³ 去（现、未） /
lha mtɕhod lɦa²¹ tʃø³⁵ 敬神　　dar mtɕhod ta²¹ tʃø⁵³ 经旗

dʑ：tʃ

dʑa tʃa⁵³ 茶

ndʑ：ndʒ/ʐ（个别）

ndʑib ndʒə⁵³ 吮（奶）　　ndʑam po ndʒa²¹ mbu⁵³（面粉）细
/ndʑu ba ʐuæ³⁵ 跳蚤

rdʑ：ʐ

rdʑe ʐe³⁴¹ 交换　　rma rdʑes ma²¹ ʐe⁵³ 疤

ldʑ：dʒ

ldʑags dʒɑ⁴² 舌　　ldʑaŋ ser dʒɔ²¹ sə⁵³ 绿色
ldʑi mo dʒu²¹ mu⁵³ 重的

ȵ、ȵw、rȵ、sȵ：ȵ/rȵ：ŋɦ（个别词）

ȵa ȵæ⁵³ 鱼　　ȵwa dkri ȵæ²¹ ɕe⁵³ 裹腿
rȵiŋ pa ȵi²¹ wa⁵³ 旧的　　sȵob ȵyɐ⁵³ 摸
rȵed ŋɦe³⁴¹ 找到

gȵ、mȵ：ȵɦ

gȵis ȵɦi³⁴¹ 二　　mȵed ȵɦyæ³⁴¹ 揉（糌粑）

t：t/l（个别词的非词首音节）

tog pa tɔ²¹ wa⁵³ 庄稼　gtɕig te tʃə²¹ tæ⁵³ 相同 /

khwa ta kha²¹ la⁵³ 乌鸦

gt、bt、rt、lt、st：t

gtum tʊ³⁵ 包　btab tʊ⁵³ 撒（种）

rtags tɑ⁵³ 记号　lta ta⁵³ 看（现、未）

sta ri ta²¹ ʐə⁵³ 斧头　stag tɑ⁵³ 老虎

th：th/l、t（少数词非词首音节）

thogs thuɐ⁵³ 哽　thag riŋ thɑ²¹ ʐe³⁵ 远的

rna ba thos nɑ³⁵ thø³⁵ 听见/　sgo them guɐ²¹ le³⁵ 门槛

job thag ʑʊ²¹ lɑ⁵³ 蹬带　mthur thag ndu²¹ tɑ⁵³ 缰绳

mth、nth：nd/th（个别词）

mthud ndy⁴² 焊接　nthog nduɐ⁴² 摘/

nthen the³⁵ 抽

d：t/d（非词首音节）

ded te⁵³ 追、赶　dug tyə⁵³ 毒 /

jur doŋ ʑu²¹ dʊ³⁵ 坑、窖

dr：tʂ/ndʐ（个别）/dʐ、ʐ（个别词的非词首音节）

draŋ mo tʂo²¹ mu⁵³ 直的　dron po tʂo²¹ mbu⁵³ 暖和 /

drag ndʐɑ³⁵ 好 /　tɕhi dran tʃhə²¹ dʐæ³⁵ 自由

btɕu drug tʃu²¹ ʐu⁵³ 十六

gd、bd、rd、brd、ld、sd、bsd：d；rd、ld：l（个别词）

gdub dyə⁴² 手镯　bdun de³⁵ 七

rdog rdog duɐ²¹ duɐ⁴² 踢　rna ba brdol nɑ³⁵ dø³⁵ 耳孔

ldog duɐ⁴² 离婚　sdar ma da²¹ ma⁵³ 胆小

bsdad de⁴² 住、留 /　sag rdar shɑ²¹ la³⁵ 锉刀

ldag lɑ⁵³ 舔

ndr：ndʐ

ndril ndʐə³⁵ 摔跤　ndre ndʐæ⁵³ 妖怪

n、gn、rn：n

nas ne^{35} 青稞　　nags nɑ^{53} 森林

gnam nɔ^{35} 天　　rna ba nɑ^{35} 青羊

mn、sn：nɦ

mnan nɦæ^{341} 盛（饭）　　sna nɦa^{341} 鼻子

snaŋ nɦɔ^{341} 有、在

p：p/mb（词缀 pa、po，书面语前音节有鼻韵尾-m、-n）/w（词缀 pa、po）

par pa^{53} 印、照 /　　rtsam pa tsa^{21}mba^{53} 糌粑

ɕun pa ʂhu^{21}mba^{53} 皮子　　gson po sø^{21}mbu^{53} 活的 /

ngo pa ŋguɐ^{21}wa^{53} 寨首　　khaŋ pa ŋgo^{21}wa^{53} 房子

dp、lp、sp：p

ngo dpon ŋguɐ^{21}pe^{35} 头人　　lug lpags jyə^{21}pɑ^{53} 绵羊皮

ra spu ʐa^{21}pu^{53} 山羊毛

dpj：tɕ

sman dpjad mɦæ^{341}tɕe^{53} 治病

spj：ɕ

spjaŋ ki ɕa^{21}ŋgɐ^{53} 狼

spr：tʂ、ʂ、tʂ～ʂ

sprug tʂuə^{53} 抖　　sprin ʂe^{35} 薄云

sprad tʂe^{53}～ʂe^{53} 安装

ph：ph/w（非词首音节中）/p（个别词）

phag phɑ^{53} 猪　　phab phʊ^{53} 酒麯

phog phæ^{53} 放射 /　　saŋ phod shɔ^{21}wø^{35} 明年

de pho tæ^{21}wu^{53} 公鸡 /　　dme ba phuŋ mɦæ^{21}pʊ^{35} 粪堆

phj：ɕh/ɕ（非词首音节）/tʃh（个别）

phji ma ɕhæ̃^{53} 后来　　phjag gjis ɕhɑ^{53}tɕi^{21} 作揖

phjir sgril ɕhi^{53}dʐə^{35} 卷起 /　　lag phji jɑ^{21}ɕi^{53} 帕子

kha phje　kha^{21}ɕæ^{53}　翻（书）/ phjed ka　tʃhæ^{21}wa^{53}　半个

phr：tʂh/ ʐ、ph（个别词）

phral　tʂhæ^{35}　撕破　　bji phrug　ɕi^{21}tʂhuə^{53}　小鸟 /

refiu phrug　ʐə^{21}ʐuə^{35} 山羊羔　　phra ma bjed　pho^{35}ɕi^{21}　挑拨

nph：mb

nphur　mbu^{42}　飞　　nphar ba　mba^{21}ʐa^{53}　豺狗

nphu ruŋ　mbu^{21}ʐʊ^{35}　袖子

nphr：ndʐ/tʂh（个别词）

nphred　ndʐæ^{42}　横的　　rgol nphrog　gø^{21}ndʐuɐ^{42}　抢劫

nphrug　tʂhuə^{53}　搔痒

b：p/w（词缀 ba、bu、bo）

bad　pæ^{35}　楼板　　bu mo　pʊ^{35}　女儿

lug bal　jyə^{21}pæ^{35}　绵羊毛　/rtsa ba　tsa^{21}wa^{53}　祖宗

thi ba bu　thæ^{21}wu^{53}　斑鸠　*mjig bo　ȵi^{21}wo^{53}　眼眶

bj：ɕ/ ʑ（有些非词首音节）

bjaŋ phjogs　ɕo^{21}ɕyɐ^{53}　北方　bje ma　ɕɔ^{35}　沙子

gjon bjed　tɕø^{35}ɕi^{21}　替穿　/nphur bji　mbu^{21}ʑi^{53}　蝙蝠

br：tʂ/ b（非词首音节）

bra bo　tʂʊ^{35}　甜荞　　brag　tʂɑ^{53}　割

gȵid bro　ȵi^{53}tʂuɐ^{53}　睡着　brad　pæ^{35}　啃

bl：l/j（非词首音节）

blud　li^{53}　喂（食）　　bla ma　la^{21}ma^{53}　喇嘛　/

kha blaŋ　kha^{21}jɔ^{35}　还愿　　srog blus　ʂuɐ^{53}jy^{341}　救命

db：w

dbugs nthen　wu^{35}the^{35}　吸气

dbj、sbj：ʑ

dbjiŋs　ʑi^{53}　瘾　　dbjar kha　ʑa^{21}ka^{53}　夏天

tɕhar dbjig　tʃha^{21}ʑi^{35}　伞　　smod sbjin　mø^{21}ʑẽ^{341}　咒骂

dbr：tʂ

dbral　tʂæ³⁵　撕

nb：mb

nbar　mba⁵³　燃烧　　gnam nbab　nɔ²¹ mbʊ⁵³　下雨

ɕiŋ nbu　ʂhe²¹ mbu⁵³　啄木鸟

nbj：ndʑ

nbjar　ndʑæ⁵³　粘

nbr：ndʐ

nbrag　ndʐɑ⁵³　栽　　nbras　ndʐe³⁵　米

* mje nbru　ȵæ²¹ ndʐu³⁵　火子

lb、sb：w

lba ba　wɑ³⁵　颈瘤　　sbal pa　we²¹ wa⁵³　青蛙

sbaŋ　wɔ³⁵　浸泡

sbr：ʐ

sbraŋ　ʐʊ³⁵　蜂　　sbrid　ʐə⁴²　（花椒）麻

sbrul　ʐə³⁴¹　菜花蛇

m、rm：m

mar　mɑ³⁴¹　酥油　　maŋ po　mɔ²¹ wu⁵³ 多的

rmos　mø³⁵　耕

dm、sm：mɦ

（?）mag① pa　mɦɑ³⁴¹ 女婿　dmag　mɦɑ³⁴¹　军队

dme ba　mɦe³⁵　污垢　　sman　mɦæ³⁴¹　药

mj、dmj、rmj②：ȵ

* mji　ȵe⁵³　人　　* mjiŋ　ȵe³⁵　名

---

① 疑其古音形式有一前置音。拉萨话此词念高调，若古无前置音则应念低调。

② 以下 4 例书面语形式为公元 8—9 世纪写法，10 世纪藏文规范化后分别写作 mi、miŋ、mig、rmjig pa。

* dmjig（～mjig）ȵi^{53} 眼睛　　* rmjig pa　ȵi^{21}pa^{53}　蹄子

smj：ȵɦ

* smjin　ȵɦy^{341}　成熟　　smjug ma　ȵɦyæ^{35}　竹子

gts、bts、rts、rtsw：ts

gtsab　tsa^{53}　剁　　gtsaŋ ma　tsɔ^{21}ma^{53}　干净

btsugs　tsuə^{53}　刺破　　rtsa　tsa^{53}　筋

thigs rtsi　thi^{21}tsə^{53}　水滴　　rtswa　tsa^{53}　草

tsh、tshw：tsh

tshar　tsha^{53}完毕　　tshigs ka　tshə^{21} ka^{53}关节

tshwa　tsha^{53}盐

mtsh、ntsh：ndz

mtsho　ndzuɐ^{42}　海　　mtshan　ndzæ^{35}　夜

ntshogs pa　ndzuɐ^{21}pa^{53}富裕　　nor ntshos　nõ^{35} ndzø^{35}　放牛

mdz、ndz：ndz

mdzo　ndzuɐ^{53}　犏牛　　mdze po　ndzæ^{21}wu^{53}　麻疯

ndzul　ndzə^{53}　钻入　　mgo ndzin　ŋguɐ^{21}ndzə^{53}　领导

rdz：dz

rdza　dza^{42}　雪山　　rdzun ma　dzun^{21} ma^{53}　假的

rdzoŋs　dzʊ^{35}　陪嫁物

w：ɣ

wa　ɣa^{53}　狐

ʑ、ʑw：ʂ/ ʑ：ʐ（个别词）

ʑag　ʂɑ^{53}　昼夜　　skraŋ ʑi　ɕɔ^{35} ʂə^{53}　消肿

rgja ʑwa　dʑæ^{21}ʂa^{53}　汉族帽 / rkaŋ ʑar　ko^{21}ʐa^{53}　跛子

gʑ、bʑ：ʐ

gʑaɦ ris　ʐa^{21}ʐe^{35}　虹　　ɕiŋ gʑoŋ　ʂhe^{21}ʐʊ^{35}　木头圆盆

btɕug bʑag　tʃu^{53} ʐɑ^{21}关进　　bʑu　ʐu^{35}　融化

bʑi　ʐə^{42}　四

z：s/z（一些词的非词首音节）

za ma　so^{35}　饭　　zam pa　sa^{21}mba^{53}　桥

tɕhu zaŋs　tʃhu^{21}sɔ^{35}　水缸　　btsags za　tsɑ^{21}za^{53}　漏勺

dgoŋ zas　gʊ^{21}ze^{35}　夜饭

ɦ：w、ɦ

ɦug pa　wu^{21}wa^{53}　猫头鹰　　zla ɦod　dza^{21}we^{53}　月光

ɦaŋ　ɦõ^{35}　也、又

j、g-j：ʑ

jib　ʑi^{42}　躲　　tɕhu jur　tʃhu^{21}ʑu^{53}　引水沟

g-jon po　ʑo^{21}wo^{53}　左　　lag g-jug　jɑ^{35}ʑyə^{341}　招手

r、rw：ʐ

ra　ʐa^{42}　山羊　　riŋ rgjaŋ　ʐe^{21}dʑɔ^{35}　长的

rdo rwa　duɐ^{21}ʐa^{35}　石墙壁

rl、brl：l

rlaŋ pa　lɔ^{21}pa^{53}　水蒸气　　kha rlaŋs　kha^{21}lɔ^{35}　呼出的气

brla rkaŋ　la^{21}ko^{35}　大腿

l：j、l

lag pa　jɑ^{21}wa^{53}　手　　leb　je^{53}　板子

nbrug lo　ndʐuə^{21}jyɐ^{53}　龙年　　las　le^{35}　运气

sku lus　ku^{21}ly^{53}　身体　　ɕaŋ laŋ　ʂho^{21}lo^{53}　腰刀

lw：j

lwa nag　jæ^{21}nɑ^{53}　羊毛衣

ɕ、ɕw：ʂh；ɕ：ʂ、ʐ（个别词的非词首音节）

ɕi　ʂhe^{53}　死　　phag ɕa　phɑ^{21}ʂha^{53}　猪肉

ɕwa mo　ʂhʊ^{35}　菌子　　ɳi ɕu　ɳi^{21}ʂu^{53}　二十

rma ɕul　ma^{21}ʐu^{53}　疮

gɕ、bɕ：ʂ

gɕog pa　ʂuɐ^{21}pa^{53}　翅膀　　gnaɦ bɕad　na^{21}ʂe^{53}　故事

zla bɕol dza²¹ʂu⁵³ 闰月

s：sh/s、z（非词首音节）

sos shø³⁵ 恢复 su shu⁵³ 谁

sum tɕu shʊ²¹ndʒu⁵³ 三十/ ldʑaŋ ser dʒɔ²¹sə⁵³ 绿色

bu sar pu²¹za⁵³ 男人 ba sad pa²¹zæ³⁵ 霜

sr：ʂ

srog ʂuɐ⁵³ 生命 sran ma ʂa²¹ma⁵³ 豆子

tɕhu sram tʃhu²¹ʂɔ⁵³ 水獭

sl：ts/l（个别）

slob ma tsuɐ²¹ma⁵³ 徒弟 sla mo tsa²¹mu⁵³ 容易

nam *sla① nɔ²¹tsa⁵³ 时间/ slas jæ³⁴¹ 编织

lh：ɦ/lɦ （个别词）

lhag pa ɦɑ²¹pa⁵³ 风 lham sgro ɦo²¹dʑyɐ³⁵ 靴带 /

lha lɦa³⁴¹ 神、佛

ʔ：ʔ

ʔa pa ʔa²¹pa⁵³ 爸爸 ʔa ma ʔa²¹ma⁵³ 妈妈

2）声母对应规律小结

书面语与白马话的声母对应有一对一、多对一、一对多等几种情况。多对一是语音简化造成的结果，如古声母 t、gt、bt、rt、lt、st 与白马话 t 的对应，是古声母前置辅音脱落、复辅音简化为单辅音的结果。有的则是一些音类转移或合并的结果，如书面语 kj、gj、kr、gr 与白马话的 tɕ 的对应。形成一对多的因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有：（1）与在词根音节中还是在词缀音节中有关。在词缀中常因轻读引起弱化，塞音往往变擦音，如 pa>wa、ba>wa。（2）与在词根中位置有关。

① 辞书中有 nam zla“月份、季节、岁时”一词，zla ba 在敦煌写卷中写作 sla ba。

在非词首音节中往往与在词首音节中有不同的对应。例如 th 在非词首音节中对应于 l 和 t，在词首音节中只对应于 th。(3) 词汇扩散影响语音演变的同步发展，不同的对应关系反映不同阶段的语音演变层次。如 spr：ʂ、tʂ～ʂ、tʂ，演变为 ʂ 的过程可能是 spr＞sr＞ʂ，演变为 tʂ 的过程可能是 spr＞pr＞tʂ。spr 在基本词中多对应于 ʂ，这一音变阶段可能早于后者。(4) 不同方言的影响。例如：ngr：ndʐ、ndʑ（ngraŋ ndʐɔ^{35} "饱"、ngro ndʑuɐ^{53} "走、去"），sl：l、ts（slob dpon luɐ^{21}pe^{35} "老师"、slob ma tsuɐ^{21}ma^{35} "徒弟"）的不同对应，前者受卫藏方言的影响，后者受安多方言的影响。

书面语与白马话声母的对应规律从系统上看主要有以下几条（以下 (1) — (4) 书面语声母限定为不带后置辅音 j～r 的声母，(5) 是带后置辅音 j～r 的声母。书面语带后置辅音 w 的声母与白马话的对应与不带后置辅音的声母对应相同）：

(1) 书面语基本辅音为清不送气塞音、塞擦音声母，分别对应于白马话清不送气塞音、塞擦音声母：p、dp、lp、sp：p；t、gt、bt、rt、lt、st：t；k、bk、dk、rk、sk：k；gts、bts、rts、rtsw：ts；tɕ、gtɕ、btɕ、ltɕ：tʃ。无前置音清不送气音在词缀中对应于浊塞音或浊擦音（或浊边音）：p：b～w；k：g～ɣ；t：l。

(2) 书面语无鼻冠清送气塞音、塞擦音声母分别对应于白马话清送气塞音、塞擦音声母：ph：ph；th：th；kh、khw：kh；tsh、tshw：tsh；tɕh：tʃh，个别对应于鼻冠浊音声母，如 khaŋ pa：ŋgo^{21}wa^{53} "房子"、tɕhog：ndʑʊ^{35} "许可"，可能其前藏文时期语音形式是 nkhaŋ pa、ntɕhog。在非词首音节中分别对应于白马话清不送气塞音、塞擦音或浊擦音（或浊边

音）声母：ph：p～w；th：t～l；kh：k～ɤ；tsh：（缺词）；tɕh：tʃ～ʐ。书面语鼻冠清送气音声母多数对应于鼻冠浊音，少数对应于无鼻冠清音：nph：mb；mth、nth：nd～th；mkh、nkh：ŋg；mtsh、ntsh：ndz；mtɕh、ntɕh：ndʒ～tʃ。

（3）书面语无前置音浊的塞、塞擦音声母分别对应于白马话清不送气塞、塞擦音声母：b：p；d：t；g：k；dz：（缺词）；dʑ：tʃ，在词缀中对应于浊擦音或浊塞音声母：b：w；d：d；g：ɣ～g。有前置音浊的塞、塞擦音声母分别对应于白马话无前置音浊的塞音（b 例外）、塞擦音（rdʑ 例外）声母：lb、sb：w；gd、bd、brd、sd、bsd：d；dg、bg、rg、sg：g；rdz：dz；rdʑ：ʐ；ldʑ：dʒ。鼻冠浊音多数对应于鼻冠浊音，少数对应于无鼻冠浊音：nb：mb、b（个别）；md、nd：nd～d（少数）；mg、ng：ŋg；mdz、ndz：ndz；mdʑ、ndʑ：ndʒ～ʐ（个别）。

（4）书面语无前置音清擦音声母对应于白马话清送气擦音：s：sh，ɕ：ʂh；在非词首音节中对应于清不送气擦音或浊擦音：s：s、z，ɕ：ʂ、ʐ。书面语有前置音清擦音声母对应于白马话清不送气擦音：gs、bs：s，gɕ、bɕ：ʂ。书面语无前置音浊擦音声母对应于白马话清擦音：z：s，ʑ：ʂ，有前置音浊擦音声母对应于白马话单浊擦音：gz、bz：z，gʑ、bʑ：ʑ，g-j：ʑ。

（5）书面语带后置辅音 j～r 的声母对应于白马话时，其清浊和送气与否取决于书面语基本辅音的清浊、送气不送气和有无前置音等因素。条件同（1）—（4），其部位有如下变化：

双唇塞音＋j：舌面塞擦音或擦音　dpj：tɕ；spj：ɕ；phj：ɕh；bj：ɕ；dbj、sbj：ʑ。

舌根塞音+j：舌面塞擦音或擦音　kj、dkj、bkj、rkj、skj：tɕ；khj：tɕh；nkhj：ndʑ；gj：tɕ；mgj：ndʑ；rgj、brgj：dʑ；sgj：ʑ。

双唇、舌尖中塞音+r：舌尖后塞擦音或擦音　spr：tʂ～ʂ；phr：tʂh；nphr：ndʐ；br：tʂ；dbr：dʐ～tʂ；nbr：ndʐ；sbr：ʐ；dr：tʂ；nbr：ndʐ。

舌根塞音+r：舌尖后或舌面的塞擦音或擦音　kr、bkr、dkr：tɕ；dkr、skr：ɕ；nkhr：ndʑ；khr：tɕh～ʂ～kh（个别）；gr：tɕ；ngr：ndʑ～dʑ～ndʐ；sgr：dʑ～dʐ～g（个别）。

2. 韵母对应关系

1）韵母对应举例

a：a/æ（白马话舌面辅音后）/ɑ、o（个别）

rtswa　tsa53　草　　lŋa　ŋɦa341　五

sa tɕha　sha21 tʃa53　地方　/　skra　tɕæ53　头发

bja　ɕæ53　鸡　　ɲa　ɲæ53　鱼　/

ŋa　ŋɑ53　我　　sgra　dʐɑ341　声音

rgja lham　dʑo21 ɦo35　鞋

ab、abs：ʋ/a（个别）

phab　phʋ53　酒麯　　btab　tʋ53　撒（种）

gnam nbab　nɔ21　mbʋ53　下雨　ʑabs　ʑʋ53　下面

khab ɕubs　khʋ21 ʂʋ53　针筒　/　gtsab　tsa53　剁

ad：e/æ（少数）/a、ɐ　（个别）

nad　ne53　病　　ɕad　ʂhe53　梳

go smad　ko21 me53　下席　/　bad　pæ35　女墙檐

brad　pæ35　啃　　ba sad　pa21 zæ35　霜　/

tʃhad pa tʃha^{21} pa^{53} 债、帐 klad pa lɐ^{21} pa^{53} 脑髓

ag、ags：ɑ

phag phɑ^{53} 猪 kag kɑ^{53} 锄头

lag dmar jɑ^{21} ma^{35} 凶手 spags pɑ^{53} 搬迁

thags thɑ^{53} 织物 * mjig lpags ɲi^{21} pɑ^{53} 眼皮

am、ams：ɔ/a（书面语带词缀 pa、po，-m 尾后移）/o（个别）

lam jɔ^{53} 路 kha gtam kha^{21} tɔ^{35} 闲聊

gnam skam nɔ^{35} kɔ^{35} 天旱 khams gtaɦ khɔ^{21} tæ^{53} 受刑 /

rtsam pa tsa^{21} mba^{53} 干粮 ndʑam po ndʒa^{21} mbu^{53} 细（粉）

zam pa sa^{21} mba^{53} 桥 / bskam（s） ko^{35} 晒

rgja lham dʑo^{21} ɦo^{35} 鞋

an：æ/a（书面语带词缀 pa，-n 尾后移）/an（书面语后音节声母有鼻冠音）/i（个别）

sman mɦæ^{341} 药 bod rgan pe^{21} gæ^{35} 道师（当地宗教职业者）

dran tʂæ^{35} 想 / ŋan pa ŋa^{21} mba^{53} 凶恶

man mgal man^{21} ŋge^{53} 下巴 jan mtɕhu ʑan^{21} ndʒu^{53} 上唇 /

las ngan jæ^{21} ŋgi^{53} 事情

aŋ、aŋs：ɔ/o（书面语基本辅音为舌根音或 b 的声母，或后缀为 ma、mo 者）/a（邻接音与-ŋ 尾同部位，-ŋ 后移）/oŋ（邻接音与-ŋ 尾同音）/õ（个别）/ʊ（个别）

tshaŋ tshɔ^{35} 窝、穴 laŋ jɔ^{35} 站立

naŋ nɔ^{53} 里面 / gaŋ ko^{53} 满

rkaŋ ko^{35} 脚 bjaŋ phjogs ɕo^{21} ɕyɐ^{53} 北方

gtsaŋ ma tso^{21} ma^{53} 干净 draŋ mo tʂo^{21} mu^{53} 公平 /

spjaŋ ki ɕa^{21} ŋgɐ^{53} 狼 / rkaŋ ŋar koŋ^{21} ŋa^{35} 小腿 /

ɦaŋ ɦõ 也、又 / sbraŋ ʐʊ³⁵ 蜂

ar：a/æ（白马话舌面音声母后）/ɑ、e、o（少数）

par pa⁵³ 印、照 gsar pa sa²¹ pa⁵³ 新鲜的

tshar tsha⁵³ 完毕 / nbjar ndʑæ⁵³ 粘

jar bkjag ʑæ³⁵ tɕɑ⁵³ 举起 / dar tɑ³⁵ 旗子

mar mɑ³⁵ 酥油 star ka te²¹ ga⁵³ 核桃

dmar po mo²¹ ʐuɐ⁵³ 红的 dkar ʑo ko²¹ ʂuɐ⁵³ 眼白

al：æ/e（少数）

ɳal ɳæ³⁵ 睡 bkal pa kæ²¹ wa⁵³ 命运

btsal tsæ³⁵ 找 / sbal pa we²¹ wa⁵³ 蛙

man mgal man²¹ ŋge⁵³ 下巴

as：e/æ（白马话舌面辅音后）/yɐ （个别）

nas ne³⁵ 青稞 nbras ndʐe³⁵ 米

rdo skas duɐ²¹ ke³⁵ 石阶/ slas ʑæ³⁴¹ 编（辫子）

las ngan jæ²¹ ŋgi⁵³ 事情/ g-jas pa ʑyɐ²¹ pa⁵³ 右

aɦ：a

dgaɦ ga⁴² 愿意 bkaɦ ndzin ka⁵³ ndzə³⁵ 证人

mtɕhaɦ ndʒa⁵³ 吃

i：ə/e（白马话舌面辅音后）/u、y（受后音节元音同化）

tɕhi tʃhə⁵³ 什么 sbraŋ rtsi ʐɔ²¹ tsə⁵³ 蜂糖

bʑi ʐə³⁴¹ 四 mi mə⁵³ 不 /

* mji ɳe⁵³ 人 khji tɕhe⁵³ 狗

bji ma ɕe²¹ ma³⁴¹ 麻雀 / ldʑi mo dʒu²¹ mu⁵³ 重要

* mji ru ɳy⁵³ ʐu⁵³ 人家 /

ib i/ə（白马话舌叶辅音后）/u、ym（书面语带词缀 ma 者）

jib ʑi⁴² 躲藏 ʑib ʑib ɕi⁵³ ɕi⁵³ 小的 /

ndʑib ndʒə^{53} 吮（奶） ja ntɕhib ʑa^{21} ndʒə^{53} 上磨盘 /

rtsib ma tsu^{21} pa^{53} 肋骨 grib ma tɕym^{21} ma^{53} 影子

id：i/ə（白马话舌尖辅音后）

*mji ɲi^{53} 吞、咽 khrid khi^{53} 牵 /

sbrid ʐə^{53} （花椒）麻

ig igs：i/ə（白马话舌尖前、舌叶辅音后）

*mjig～*dmjig ɲi^{53} 眼睛 sdig pa di^{21} pa^{53} 罪

thigs thi^{53} 滴 gzig zə^{53} 豹子

gtɕig tʃə^{53} 一 tshigs tshə^{53} 烧焦

im：i/u（受后音节元音同化）

sgrim gi^{35} 搓 khjim ɕi^{53} 家 /

ʑim po ʂu^{21} mbu^{53} 甜

in：e/ə（白马话舌尖前辅音后）/uə、yə（书面语声母含m）/i（个别）

bjin ɕe^{35} 给 sprin ʂe^{35} 云 /

mgo ndzin ŋguɐ^{21} ndzə^{53} 领导 / mtɕhin pa ndʒuə^{21} mba^{53} 肝

*smin ɲɦyə^{341} 熟 / ɲin gtɕig ɲi^{21} ndʒə^{53} 整天

gnaŋs ɲin nɔ^{21} ɲi^{53} 后天

iŋ：e/i（个别）

ɕiŋ ʂhe^{35} 树、柴 *mjiŋ ɲe^{35} 名

riŋ rgjaŋ ʐe^{21} dʑɔ^{35} 长的 / rɲiŋ pa ɲi^{21} wa^{53} 旧的

dbjiŋs ʑi^{53} 瘾

ir：（缺例词）

il：e/ie/ə（白马话舌尖辅音后）

bsil bsil se^{21} se^{53} 凉快 / dkjil tɕie^{35} 中间 /

phor ril　phuɐ²¹ ʐə⁵³　木碗　sgril　dʐə³⁵　卷

zil ba　sə²¹ wa⁵³　露水

is：i/ə（白马话舌尖辅音后）

gɲis　ɲɦi³⁴¹　二　　mkhris pa　ndʑi²¹ pa⁵³　胆

dkris　ɕi　裹　/　　gʑaɦ ris　ʐa²¹ ʐə³⁵　彩虹

u：u/y（白马话舌尖中、舌面辅音后）/ə、uə（个别）

spu　pu⁵³　毛、羽毛　　ŋu　ŋu⁵³　哭

rku　ku⁵³　偷　/　　nu　ny⁵³　吮（奶）

ndu　ndy⁵³（～nduə⁵³）集合　gru gsum　tɕy²¹ sʊ⁵³　三角形

rgju　dʑy⁵³　钞票　/　　lug gu　jyə²¹ kə⁵³　公绵羊

ra gu　ʐa²¹ kə⁵³　公山羊　　ndu　nduə⁵³（～ndy⁵³）　集合

ub、ubs：u/（白马话舌尖中辅音后）/ə（个别）

nbrub　ndʐu⁵³　涨（水）　　drub　tʂu⁵³　补（衣）

lag ɕubs　jɑ²¹ ʂu⁵³　手套　/　btub　ty⁵³　铡

gdub　dy⁴²　手镯　/　　mdzub btsug　ndzə²¹ tsu³⁵　手指

ud：u/y（白马话舌尖中、舌面辅音后）/i（少数）

skud pa　ku²¹ wa⁵³ 线、带子　mdud pa　du²¹ wa⁵³　结子　/

mthud　ndy⁴²　焊接　　sdud　dy⁴²　集合

tɕha rgjud　tʃha²¹ ʑy³⁴¹ 知道 /　phud　phi⁵³　脱、解

blud　li⁵³　喂（水）　　kha lud　kha²¹ ji⁵³　痰

ug、ugs：uə/yə（白马话舌尖中、舌面辅音后）/i（个别）

drug　tʂuə⁵³　六　　sgug　guə⁴²　等候

btsugs　tsuə⁵³　刺破　/　　dug　tyə⁵³　毒

dkrug　tɕyə⁵³　拌　　skjug　ɕyə⁵³　呕吐　/

g-jul dbjug　ʑɔ²¹ ʑi⁵³　连枷把子

um：ʋ/y（白马话舌面辅音后）

gtum tʋ^{35} 包　　btsum tsʋ^{35} 闭（口）

skum kʋ^{35} 蹲着　　gsum sʋ^{53} 三 /

grum pa tɕy^{21} mba^{53} 土猪

un：e/ø（个别）/u（书面语带词缀 pa）/un（书面语带词缀 ma）

bdun de^{35} 七　　spun skja pe^{21} ʑæ^{53} 弟弟 /

dgun zug gø^{21} su^{53} 冬天 / ɕun pa ʂhu^{21} mba^{53} 皮子 /

rdzun ma dzun^{21} ma^{53} 假的

uŋ：ʋ（ʋ̃）

spuŋ pʋ^{35} 堆　　nthuŋ ndʋ^{341} 喝

kha skjuŋ kha^{21} tɕʋ̃^{35}（～tɕʋ^{35}）喜鹊

ur：u/y（白马话舌尖中辅音后）/ʋ（少数）/ɔ（个别）/æ（个别）

mphur mbu^{42} 飞　　khur khu^{53} 背、带

zla gur dza^{21} gu^{35} 月晕　　bzur zu^{53} 让（路） /

dur ma ty^{21} ma^{35} 坟墓 /　mthur thag ndʋ^{21} tɑ^{53} 缰绳

tɕhu jur tʃhu^{21} ʑʋ^{53} 引水沟 / sŋur pa ŋɔ^{21} pa^{53} 打鼾 /

tshur ŋos tshæ^{21} ŋø^{341} 旁边

ul：u/y（白马话舌面辅音后）/ə（白马话舌尖辅音后）/i（少数）

nphrul pa ndʐu^{21} pa^{53} 法术　　rma ɕul ma^{21} ʐu^{53} 疮

ded skul tæ^{53} ku^{21} 驱走 /　mjul ȵy^{53} 搜

jul rtswa ʑy^{21} tsa^{53} 根子 /　sbrul ʐə^{341} 蛇

ndzul ndzə^{53} 钻入 /　dŋul ȵɦi^{341} 银子

sa ngul　sha^{53} ŋgi^{21}　地震

us：u/y（白马话舌尖中、舌面辅音后）/ə（个别）

rus pa　ʐu^{21} pa^{53}　骨头　/　　bsdus　dy^{35}　收（庄稼）

lus　ly^{341}　落下　　sku lus　ku^{21} ly^{53}　身体

bkrus　tɕy^{53}　洗　/　　braŋ rus　tʂo^{21} ʐə^{53}　胸

e：æ/e/ə（白马话舌尖辅音后）/i（少数）

ndre　ndʐæ^{53}　妖怪　　tshe　tshæ^{53}　寿命

* mje　ɲæ^{53}　火　　phje　ɕhæ^{53}　打开　/

dme　mɦe^{341}　粪　/　　spre ma　ʂə^{21} ma^{35}　猴子

rtse kha　tsə^{21} ka^{53}　尖儿　/　　me me　mi^{21} mi^{53}　花

ʑa ɲe　ʂa^{21} ɲi^{53}　锡　　sog le　shuɐ^{21}　ji^{35}　锯子

eb、ebs：e/i（第二音节）

leb　je^{53}　板子　　slebs　tse^{53}　收到、到达　/

zam leb　so^{21} ji^{53}　桥板

ed：æ/e/i（白马话舌面辅音后）/ə（白马话舌尖辅音后）/yæ（书面语声母有 m 者）

nphred　ndʐæ^{42}　横　　ded skul　tæ^{53} ku^{21}　驱走

rked pa　kæ^{21} wa^{53}　腰　/　　red　ʐe^{35}　是、对

rɲed　ŋɦe^{341}　找到　/　　gjon bjed　tɕø^{35}　ɕi^{21}　替穿

ltɕags sgjed　tʃɑ^{21} ʑi^{53} 三脚架　/　　ndred　ndʐə^{35}　摔跤　/

mɲed　ɲɦyæ^{341}　揉（糌粑）

eg、egs：e

ldeg　le^{53} 嚼　　spos sreg　pe^{21} ʐe^{35}（烧的）香

bja gegs　ɕæ^{21} ke^{341} 鸡笼

em、ems：e

mdzem ndze^{35}忌讳　　kha tɕhem kha^{21} ʐe^{35}遗嘱

sems she^{35}心

en：e

phjen ɕe^{35} 屁　　nthen the^{35} 咧（嘴）

sgo rten guɐ^{21} te^{35} 门轴

eŋ：e/æ

khaŋ steŋ ŋgo^{21} te^{53} 楼上　　seŋ ge shæ^{21} ŋge^{53} 狮子

er：æ/ə（个别）

gser sæ^{53} 金子　　g-jer ma ʑæ^{21} ma^{53} 花椒

ɕa mdzer ʂha^{21} ndzæ^{35} 瘊子　　dkar sder ka^{21} dæ^{35} 碟子 /

ldʑaŋ ser dʒɔ^{21} sə^{53} 绿色

el：æ/e（ẽ）/ə（个别）

mkhel ŋgæ^{35} 捻（线）　　ɕel ŋo ʂhæ^{21}ŋuɐ^{53} 玻璃 /

skjel ɕe^{35}～ɕẽ^{35} 送 /　　drel phrug tʂə^{21}ʐu^{35} 骡驹

es：e/æ（个别）

ɕes ʂhe^{35} 会　　gʑes ȵin ʐe^{21} ȵi^{53} 大后天

rkaŋ rdʑes ko^{21} ʐe^{341} 脚印　　ŋo ɕes ŋuɐ^{53} ʐe^{35} 认识

brdʑes ʐe^{341} 交换　　da res ta^{21}ʐe^{35} 这阵子 /

tshes gtɕig tshæ^{21} tʃə^{53} 初一

o：uɐ /yɐ （白马话舌面辅音后）/o/u（词缀中）/ɐ（个别）/ɑ（个别）/y（个别）

so shuɐ^{53} 牙　　tsho tshuɐ^{53} 姓

rdo duɐ^{53} 石头 /　　gro tɕyɐ^{53} 小麦

lo jyɐ^{53} 年龄　　goms ngro ko^{21} ndʑyɐ^{35} 迈步 /

go ra ko^{21} ʐa^{53} 火塘　　rko ko^{53} 刻（现、未）

skjo ma tɕo^{21} ma^{53} 穷人 sro ma ʂo^{21} ma^{35} 虮子

ro tɕhag ʐo^{21} tʃɑ^{53} 核儿 / rgjal po dʑæ^{21} wu^{53} 皇帝

bde mo dæ^{21} mu^{53} 和睦 draŋ mo tʂo^{21} mu^{53} 公平

dkon po ko^{21} mbu^{53} 贵的 / ŋo ŋɐ^{53} 人情 /

btɕo lŋa tʃɑ^{21} ŋɦa^{53} 十五 / lho phjogs ly^{21} ɕyɐ^{53} 南

ob：uɐ /yɐ （白马话舌面辅音后）

sob mji shuɐ^{21} ɳe^{53} 蓬松 slob dpon luɐ^{21} pe^{35} 师傅/

sɲob ɲyɐ^{53} 摸

od：ø/e/y（个别）/æ（个别）/yø（个别）

spjod ɕø^{53} 使用 khjod tɕhø^{53} 你

ntshod tshø^{341} 熟 sa rgod sha^{21} gø^{53} 荒地 /

bod pe^{53} 藏族 khog stod khuɐ^{21} te^{53} 上身

zla ɦod dza^{21} we^{53} 月光 / sdod rogs dy^{21} ʐuɐ^{53} 做伴 /

thod pa thæ^{21} pa^{53} 额 / gnod nyø^{53} 硌（脚）

og、ogs：uɐ /yɐ （白马话舌面辅音后）/æ/ɔ（个别）/o（个别）

bkog kuɐ^{53} 剥 nphrog ndʐuɐ^{42} 抢

btog tuɐ^{53} 摘 / log jɦyɐ^{341} 倒、垮

grog ma tɕyɐ^{53} ma^{341} 蚂蚁 lho phjogs ly^{21} ɕyɐ^{53} 南 /

phog phæ^{53} 射、照 sog lham shæ^{21} ɦo^{35} 麻布筒鞋

dog pa tæ^{21} wa^{53} 花蕊 / tog pa tɔ^{21} wa^{53} 庄稼 /

nphrag rdog ndʐɑ^{21} do^{35} 肩膀

om、oms：o/uɐ /oŋ（m 尾受邻近音同化）

skom ko^{53} 渴 khrom ʂo^{53} 市场、街

goms ngro ko^{21} ndʑyɐ^{35} 迈步/ dom nag tuɐ^{21} nɑ^{53} 熊

tɕhu zom tʃhu^{21} suɐ^{35} 烫盆 / dom* kar toŋ^{21} ga^{53} 熊猫

on：ø（ø̃）/o（书面语有词缀 pa 或 po，-n 尾后移）/a（个别）/y（个别）/uɐ（个别）

gjon tɕø[35]（～tɕø̃[35]）穿戴 bton tø[35] 念、读

gʑon po ʐø[21] mbu[53] 嫩的 / sŋon po ŋɦo[21] mbu[53] 天蓝色

dkon po ko[21] mbu[53] 贵的 ndon pa ndo[21] pa[53] 端公 /

rlon pa la[21] mba[53] 湿的 / jon bdag ʑy[21] dɑ[42] 主人 /

sŋon ŋɦuɐ[341] 首先

oŋ：ʋ/o

tshoŋ tshʋ[35] 生意 stoŋ ba tʋ[21] wa[53] 空的

mtɕhoŋ ndʒʋ[42] 跳 / koŋ koŋ ko[21] ko[53] 凹的

or：uɐ/o（õ）/æ（个别）

gtor tuɐ[53] 撒 phor ril phuɐ[21] ʐə[53] 木碗 /

jig nbor ʑi[42] mbo[35] 寄信 nor no[35]（～nõ[35]） 牛 /

ɕor ʂhæ[35] 损失

ol：ø/i/ə（个别）/uɐ （个别）/u（个别）

rgol nphrog gø[21] ndʐuɐ[42] 拦路抢劫 tɕhu khol tʃhu[21] gø[35] 开水

rna ba brdol na[35] dø[35] 耳孔 /skol ki[53] 烧、煮

dkar jol kɑ[21] ji[35] 碗 / gɕol ltɕags ʂə[21] tʃɑ[53] 犁（全套） /

rta tɕol ta[53] tʃuɐ[53] 马鬃 / zla bɕol dza[21] ʂu[53] 闰月

os：ø/e（白马话双唇塞音后）/y（个别）/ɐ （个别）

rmos mø[35] 耕 sos shø[35] 休息

rgja gos dʑæ[21] kø[35] 汉服 / bos pe[341] 邀请

spos srag（sreg）pe[21] ʂɑ[53] 烧香/ g-jos ʑy[341] 大肠 /

dgos gɐ[35] 需要

2）韵母对应规律小结

书面语与白马话的韵母对应除 ag ags：ɑ，aɦ：a，uŋ：

ʋ (ʋ̃)，eb、ebs∶e，eg、egs∶e，em、ems∶e，en∶e 等是一对一以外，其他韵母对应多为一对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受白马话语音结合规律制约。韵母的不同对应往往反映出白马话不同元音的互补分布，有以下几种情况：A. a∶a/æ，a 对应于 æ 仅出现在白马话声母为舌面辅音的情况下，因为白马话舌面音声母不与 a 相结合； B. ib、id、ig、igs、is∶i/ə，对应于 ə 仅出现在白马话声母为舌尖前、舌尖后、舌叶等辅音的情况下，因白马话这类辅音不与 i 相结合； C. ub、ubs、ud、ur、ul、us∶u/y，ug、ugs∶uə/yə，ob、og∶uɐ/yɐ，含 y 韵母仅出现在白马话声母为舌面辅音和舌尖中辅音后，因白马话舌面辅音不与 u 相结合，舌尖中辅音也大多不与 u 结合。上述各组不同的对应均为有条件对应。

(2) 受书面语词缀语音影响。书面语词缀 pa、po、ba、bo、ma、mo 等以各种方式影响词根韵母的对应；A. 开音节词根（也有少量闭音节词根）与词缀合并为一个音节，其韵母多变为开元音或复合元音（见 2.1)）；B. 词缀 pa 影响词根塞音韵尾脱落，鼻音韵尾后移，因而有下列对应：ad∶a/e～æ，am、ams∶a/ɔ，an∶a/æ，um∶y（舌面音后）/ʋ，un∶u/e～ø（斜线后为无词缀的词根韵母的对应，下同)；C. 词缀 ma、mo 影响词根带-n 尾韵保留（后音节为鼻冠声母者同此)，如：an∶an/æ，un∶un/e～ø；D. 词缀 po、mo 影响词根展唇闭元音变圆唇闭元音：i∶u～y/e～ə，ib∶u～y/i～ə，im∶u～y/i。

(3) 受书面语声母中音素影响：A. 书面语声母基本辅

音为舌根音者影响下列韵母变为 o 元音：am、ams：o/ɔ，aŋ、aŋs：o/ɔ，oŋ：o/ʊ，ar：o/a（斜线后为除此条件之外的主要对应方式，下同）；B. 书面语声母基本辅音为双唇塞音者影响下列韵母变为 e 元音：os：e/ø～y，od：e/ø～y；C. 书面语声母含 m 音素者，影响下列韵母元音带圆唇音介音：in：uə～yə/e～ə，ed：yæ/æ～e；D. 书面语声母为鼻音者，影响元音韵母鼻化，如 nor：nõ^{35}“牛”，但鼻化元音一般不稳定，常自由变读为口元音。

（4）受词中位置的影响。如双音节词末音节的韵母往往变得开口度较小，试比较：

*mje nde	ȵæ^{53}ndæ^{21}	烤火	leb	je^{53}	板子
*mar mje	mɑ^{21}ȵi^{53}	佛灯	zam leb	sɔ^{21}ji^{53}	桥板

在连读时，处于非重读位置的词，其韵母有清化现象，例如：

mtho gaŋ ʑig　nduɐ^{21} ɣo^{53} ʂə̥　一拃

ndru gu ʑig　dʐu^{21} go^{35} ʂə̥　一颗

（5）相邻音节韵母的同化作用。如 i：i/y（mji ndzem ȵi^{53} ndze^{21}“忌人”、mji ru　ȵy^{53}ʐu^{53}“人家”），u：ə/u（ȵi ɕu gtɕig　ȵi^{21}ʂə^{53} tʃə^{53}“二十一”、ȵi ɕu gsum　ȵi^{21}ʂu^{53} sʊ^{53}“二十三”）。

对于各种对应关系中的个别例外现象，有的也能作出解释，因受篇幅所限，不一一详述。

3. 声调对应关系

书面语无声调，藏语有声调方言的声调与书面语的声母和韵母都有严整的对应关系，其声调的产生与分化来自于声母和韵母

的变化。让我们从下表看白马话与书面语声母和韵母的对应关系。为了排除多音节词的连读变调造成对应关系的复杂化，在白马话里只选了 399 个单音节词进行比较。

（下表声母分类用音韵学术语，全清指不送气清音，次清指送气清音，全浊指浊的塞音、塞擦音、擦音，次浊指鼻音、边音、颤音、半元音；复辅音和带鼻冠声母的清浊按基本辅音的清浊分类。单、复分别指无前置音和有前置音，不论有无后置辅音。促声韵指韵尾为-∅、-b、-d、-g、-r 的韵母，舒声韵指韵尾为-m、-n、-ŋ、-l、-s 的韵母。-r 尾韵母在拉萨话里属舒声韵，但在白马话里其主要对应方式与-∅ 尾韵母相同，可能-r 尾丢失较早，因此将它归入促声韵中。“字”指能独立成词的单音节语素。）

表中显示了白马话声调与书面语声、韵母的对应关系纷繁复杂，但有些对应关系有相当多的字数，我们若将字数在 3 以上与主要对应方式相悖的对应方式看作例外（在字数上加圆圈表示），就能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白马话 53 调字主要对应于书面语的促声韵字（除声母为鼻冠次清、复全浊和部分复次浊声母的字以外，）例如：

书面语韵母 \ 白马话声调 \ 对应字数 \ 书面语声母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对应字总数
		单、复	单	鼻冠	单	复	鼻冠	单	复	
促声韵	53	57	33	0	20	0	23	22	6	161
(-∅、-b、	42	0	0	10	0	35	0	0	0	45
-d、-g、	35	②	0	0	③	①	①	③	②	12
-r)	341	0	①	②	①	③	①	②	13	23

续表

书面语韵母 \ 白马话声调 \ 对应字数 \ 书面语声母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对应字总数
		单、复	单	鼻冠	单	复	鼻冠	单	复	
舒声韵	53	5	③	0	①	0	①	②	①	13
(-m、-n、	42	0	0	0	0	②	0	0	0	2
-ŋ、-l、	35	28	9	6	8	14	③	10	③	81
-s)	341	①	①	①	③	③	0	②	8	19
合音节	53	①	①	0	0	0	0	0	0	2
	42	0	0	0	0	0	0	0	0	0
	35	②	0	0	10	6	3	2	5	28
	341	4	5	2	0	0	0	0	②	13

全清（单、复）声母：

ɕa　ʂha[53]　肉　　　　btab　tʊ[53]　撒

bsad　se[53]　杀　　　　spags　pɑ[53]　搬迁

btɕar　tʃa[53]　挤

次清（单）声母：

tshe　tshæ[53]　寿命　　　　phab　phʊ[53]　酒麯

tɕhad　tʃhe[53]　累、乏　　　　thags　thɑ[53]　织物

khur　khu[53]　携带

全浊（单）声母：

za　sa[53]　痒　　　　bja　ɕæ[53]　鸡

brab　tʂʊ[53]　挨打　　　　drub　tʂu[53]　补（衣）

dug　tyə[53]　毒　　　　ʑag　ʂɑ[53]　日子

全浊（鼻冠）声母：

nbu　mbu[53]　虫子　　　　mdzo　ndzɐ[53]　犏牛

ndred　ndʐə[53]　绊倒　　　　ndzag　zɑ[53]　滤

ndar nda^{53} 打摆子

次浊（单）声母：

*mje ɲæ^{53} 火　　leb je^{53} 板子

nad ne^{53} 病　　lug jyə^{53} 绵羊

nags nɑ^{53} 森林

次浊（复）声母：

sɲob ɲyɐ^{53} 摸　　gnaɦ na^{53} 誓言

blud li^{53} 喂（食）

白马话 42 调字主要对应于书面语鼻冠次清、复全浊声母的促声韵字，例如：

次清（鼻冠）声母：

mtsho ndzuɐ^{42} 海　　nphred ndʐæ^{42} 横

nthog nduɐ^{42} 摘　　nphur nbu^{42} 飞

nphjar ndʑæ^{42} 扬场

全浊（复）声母：

rdza dza^{42} 雪山　　rgja ndʑæ^{42} 汉人

brgjud dʑyə^{42} 穿（针）　　bsdad de^{42} 住、坐

ldʑags dʒɑ^{42} 舌　　gzig zə^{42} 豹子

sgur gu^{42} 弄弯

白马话的 35 调主要对应于书面语除复次浊声母外的舒声韵字，例如：

全清（单、复）声母：

skum kʋ^{35} 蹲着　　sprin ʂe^{35} 云

btsaŋs tsɔ^{35} 装进　　btsal tsæ^{35} 找

btsos tsø^{35} 煮

次清（单）声母：

phjen ɕe^{35} 屁　　phjaŋ ɕɔ^{35} 吊

tshoŋ tshʋ^{35} 生意　　khal khe^{35} 大斗

tɕhas tɕhæ^{35} 去（过）

次清（鼻冠）声母：

mtshan ndzæ^{35} 夜　　nthuŋ ndʊ^{35} 喝

mtɕhoŋ ndʒʊ^{35} 跳　　ntɕhaŋ ndʑɔ^{35} 抓

nkhel ŋgæ^{35} 捻（线）

全浊（单）声母：

gjon tɕø^{35} 穿、戴　　duŋ tʊ^{35} 长喇叭

gjaŋ tɕo^{35} 墙　　drel tʂə^{35} 骡子

gos kø^{35} 衣服　　gas ke^{35} 裂开

全浊（复）声母：

sgrim gi^{35} 搓　　bdun de^{35} 七

sbaŋ wɔ^{35} 泡　　rdzoŋs dzʊ^{35} 陪嫁物

sgril dʐə^{35} 卷　　rgas ge^{35} 老

全浊（鼻冠）声母：

ndzem ndze^{35} 忌讳　　mdaŋ ndɔ^{35} 昨天

mbras ndʐe^{35} 米

次浊（单）声母：

laŋ jɔ^{35} 站　　*mjiŋ ȵe^{35} 名

ȵal ȵæ^{35} 睡　　ral ʐæ^{35} 破

nas ne^{35} 青稞　　ȵos ȵø^{35} 买（过）

次浊（复）声母：

gnam nɔ^{35} 天　　rmos mø^{35} 耕

gnaŋs nɔ^{35} 明天

白马话的 341 调主要对应于书面语的复次浊声母（韵尾不论舒促）字，例如：

lŋa ŋɦa^{341} 五　　lha lɦa^{341} 佛、神

sna nɦa^{341} 鼻子　　mȵed ȵɦyæ^{341} 鞣（皮）

rȵed ŋɦe^{341} 找到　　dmag mɦɑ^{341} 军队

mŋags ŋɦɑ^{341} 派差　　rnag nɦɑ^{341} 脓

g-jag ʑɑ^{341} 公牦牛　　sman mɦæ^{341} 药

*smjin ȵɦy^{341} 成熟　　sŋon ŋɦuɐ^{341} 前面

snaŋ nɦɔ^{341} 有、在　　smjul nɦy^{341} 嗅、闻

slas ʑæ^{341} 编（辫子）　　dŋul ȵɦi^{341} 银子

gȵis ȵɦi^{341} 二

看来白马话声调最早按韵母的促舒分为高降和低升两类。后来高降调又按声母的清浊变化分出 53 调和 42 调。古全浊声母字按单、复分化为清、浊两类，今清声母字念 53 调，浊声母字念 42 调；古次清声母按有无鼻冠音也分化为清、浊两类，无鼻冠次清声母念 53 调，有鼻冠次清声母今变鼻冠浊音念 42 调。低升调字基本未因上述声母的演变而分化，但次浊复声母字因声母演变为不带浊流和带浊流两类而分化为 35 调和 341 调，不带浊流的念 35 调，带浊流的念 341 调。促声韵的次浊复声母字也因发生同样的变化，声调一分为二，不带浊流的念 53 调，带浊流的念 341 调。因看不出浊流的产生与前置音的类别有什么关系，复次浊声母的分化条件尚不清楚。

以上对应关系是就主流和大多数字的对应而言。多数对应关系都有少数字或个别字例外。例外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可能是为了减少同音现象而采用不同的声调以示区别。例如：

sgos gø^{35} 很　　sgron gø^{341} 点火

blug lyə^{53} 装、灌　　lug lyə^{35} 飘落、脱（臼）

laŋ jɔ^{35} 站　　lam jɔ^{53} 路

以上各组第二个词的声调，按照对应规律应与第一个词相同。

白马话由词根和词缀合并的音节，其声调与书面语的对应关系和上述单音节词不同。书面语词根声母为清声母的主要对应于白马话的 341 调，书面语词根声母为浊声母的主要对应于

白马话的 35 调。例如：

ka ba　kɑ³⁴¹　柱子　　sol ba　shæ³⁴¹　木炭

ɕwa ba　ʂhɑ³⁴¹　野兽　　thal ba　thæ³⁴¹　灰

za ma　so³⁵　饭　　mdʑu ba　ʐuæ³⁵　跳蚤

mdzo mo　ndzʊ³⁵　母犏牛　　ra ba　ʐɑ³⁵　篱笆

ȵi ma　ȵyæ³⁵　太阳　　bro ba　tʂɔ³⁵　香的

4. 音节对应关系

书面语与白马话音节的对应一般是单音节对单音节，双音节对双音节，但书面语词根加词缀的双音节在白马话中的结合方式有三种：一是接合方式，即词缀与词根结合时，保持独立的形式，这种方式，词缀对语音对应没有影响。例如：

ntshogs pa　ndzuɐ²¹pa⁵³　富裕　　skjur mo　ɕu²¹mu⁵³　酸的

二是音素移位方式，即词根结尾辅音移至词缀，成为词缀声母或成为与词缀声母同部位鼻冠音，原词缀声母也因而浊化。这种结合方式大多数词根有 r 韵尾或鼻音韵尾。例如：

ʑar ba　ʂa²¹ʐa⁵³　瞎子　　dkar po　ko²¹ʐuɐ⁵³　白的

gsum pa　sʊ²¹mba⁵³　三月　　skam pa　ka²¹mba⁵³　钳子

ɕun pa　ʂhu²¹mba⁵³　皮子　　thaŋ bu　thɔ²¹mbu⁵³　松果

三是合并方式，即词缀与词根合并为一个音节，合并的音节的声母由原词根声母而来，韵母由原词根韵母与词缀合并而成。这种合并方式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词根无辅音韵尾，其合并类型如下：

a ba>ɑ　lba ba　wɑ³⁵　颈瘤

a bo>ʊ　tsha bo　tshʊ³⁵　外甥、侄

a ma>ɔ　khra ma　tɕhɔ³⁴¹　粗筛子

a ma>uæ　ɕa ma　ʂhuæ³⁵　胎衣

a ma>o　za ma　so³⁵　饭

a mo>ʊ　　ɕwa mo　ʂhʊ^{35}　菌子

i ba>yæ　　bji ba　ɕyæ^{35}　鼠

i ba>æ　　thi ba bu　thæ^{21} wu^{53}　斑鸠

i bo>u　　ɕa ba ri bo　ʂha^{35} ʐu^{341}　兔子

i ma>yæ　　ɲi ma　ɲyæ^{35}　太阳

i ma>æ～æ̃　　phji ma　ɕæ^{53}～ɕæ̃^{53}　后来

i ɦu>ə　　nbru siɦu　ndʐu^{21} sə^{53}　甜莓

u ba>o　　lbu ba　wo^{35}　水泡

u ma>yæ rgju ma　dʑyæ^{35}　肠子

u mo>ʊ　　bu mo bu mo　pʊ^{21} pʊ^{35}　处女

e ba>æ　　dme ba　spuŋ　mɦæ^{21} pʊ^{35}　堆肥

e ma>ɔ　　bje ma　ɕɔ^{35}　沙子

eɦu>i　　teɦu sbrul　ti^{21} ʐə^{341}　壁虎

o ba>ɔ　　sgro ba　dʐɔ^{341}　皮口袋

o ba>uæ　　tho ba　thuæ^{341}　锥子

o ba>æ　　pho ba ɕor　phæ^{35} ɕy^{53}　流产

o mo>ʊ　　mdzo mo　ndzʊ^{35}　母犏牛

另一种是原有辅音韵尾的词根，其合并类型如下：

aŋ pa>uæ　　khaŋ pa　ʑig　　guæ^{35} ʂə̥^{1}　一间房

in mo>y　　kha ɲin mo　　kha^{21} ɲy^{53}　前天

iŋ mo>ʊ　　sriŋ mo　　ʂʊ^{35}　妹妹

ug ma>yæ　　smjug ma　　ɲɦyæ^{35}　竹子

us mo>ɔ　　pus mo po　btsugs　　pɔ^{21} mbu^{53} tsu^{53}　跪

ed mo>ʊ　　rtsed mo　rtse　　tsʊ^{21} tse^{53}　玩耍

ol ba：æ　　sol ba　　shæ^{341}　木炭

这部分词可能辅音韵尾丢失较早，因而和零韵尾词根一样与后缀音节合并。

与以上词根与词缀结合为一个音节相反，还有一种逆向变

化，即一个音节由韵尾分离而成为两个音节，但这种变化较少。例如：

kham gaŋ　kha^{21} m u̧^{1}　kɔ^{53}（吃）一口

spar gaŋ　pa^{21} ʐə^{53}　kɔ^{53}　一把

（四）白马话与藏语词汇比较

词汇的记录基本上以《白马译语的研究》中的词汇作为问卷内容，因为时间关系，其中 270 多个汉语借词和部分词组短语未及记录，适当地增加了少量与白马人生活关系密切的词语。所调查的词语总数为 2343 个，大部分是常用词，包括了基本词。

通过语音部分的比较，可以看出白马话与藏语书面语之间有比较严整的语音对应关系。在词汇上白马话的绝大部分词由藏语语素构成，其中有不少词与书面语或卫藏、安多、康等方言相同，但正如其他方言一样，因地域与社会的不同，白马话产生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词，同时，吸收了不少汉语词。在我们记录的词汇中，依语音对应规律可以判断是藏语的词计 1623 个，占所计词总数的 69.3%；部分语素可判断是藏语的词计 331 个，占所计词汇量的 14.1%；汉语借词（包括半借词）为 79 个，占所计词总数的 3.4%；暂时不能识别为藏语、来源不明的词 310 个，占所计词汇总数的 13.3%，下面对白马话词汇的以上组成部分分别论述。

1. 与藏语同源的词

1）语素组合与书面语完全相同的词。例如：

ra spu	ʐa^{21} pu^{53}	山羊毛	skar ma	ka^{21} ma^{53}	星
rdzun ma	dzun^{21} ma^{53}	假的	gsar pa	sa^{21} pa^{53}	新鲜的

spun skja	pe^{21} ʑæ^{53}	弟弟	dmar smug	ma^{21} mu^{53}	紫色
mtɕhin pa	ndʒʋ^{21} mba^{53}	肝	sa tɕha	sha^{21} tʃa^{53}	地方

2）语素组合与书面语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词。白马话的词义大多数为书面语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有些则是书面语语素的引申义或比喻义（下列例词顺序为汉义、白马话、藏文，括弧内为藏文语素意义分析）。例如：

跪	pɔ^{21} mbu^{53} tsu^{53}	pus-mo（膝）po（词缀）btsugs（竖、栽）
冤家	mu^{21} de^{21} ɲi^{53}	mi mthun（不睦）* mji（人、者）
吝啬	ɲi^{21} ndʐe^{53} ɕi^{53} ɕi^{53}	* mjig nbras（眼睛）ʑib ʑib（小的）
火葬	ɲæ^{53} ʂɑ^{53}	* mje（火）srag（烧）
漏勺	tsɑ^{21} zɑ^{53}	btsags（过滤）za ru（木勺）
蜥蜴	ti^{21} ʐə^{341}	teɦu le ba（蜥蜴）sbrul（蛇）
喜事	jæ^{21} ŋgi^{53} ndʐɑ^{35}	las ngan（事情）drag（好的）
铁矿	tʃɑ^{21} duɐ^{53}	ltɕags（铁）rdo（石头）
灌溉	tʃhu^{21} ndʑɑ^{35} khi^{53}	tɕhu nkhjag（冷水）nkhrid（引导）
嘴唇	mdʒu^{21} pɑ^{53}	mtɕhu（唇）lpags（皮）
吉日	ka^{21} ma^{53} ndʐɑ^{53}	skar ma（星星）drag（好的）
怀孕	ku^{21} ly^{53} tʃha^{21} wu^{53}	sku lus（身体）tɕha bo（双）
现钱	dʑy^{35} ta^{21} ŋø^{53}	rgju（钱）da（现时）mŋon（显现）
骆驼	ga^{35} rɔ^{21} ndʑu^{35}	sga（鞍）raŋ（自己）ngrub（形成）
松鼠	dʋ^{35} ɕi^{21} pu^{35}	sdoŋ（树干）bji po（鼠）
流星	ka^{21} tɕɑ^{53}	skar（星）skjag（屎）

3）语音有对应关系、词义与书面语有细微差别的词。例如：

白马话	词义	书面语	词义
tshɑ^{53}	叠起	ntshag	累积
duɐ^{53}	离婚	ldog	离开、舍弃
da^{21} ma^{53}	胆小	sdar ma	胆小鬼

nyø⁵³	硌（脚）	gnod	损害、妨碍
ʐa²¹ ʐə³⁵	虹	ndʑaɦ ris	虹光、彩带
ka⁵³ ndzə³⁵	证人	bkaɦ ndzin	条据、收据
kha²¹ ʂhɑ⁵³	摆谈、聊天	kha ɕags	对辩、互相斗口
gø³⁵	很	sgos	特殊、特别
ŋe²¹ ji⁵³	枕头	rŋas leb	扁平枕头

4）与藏语其他现代方言相同的词。例如：

汉义	白马话	藏语方言	
门口	guɐ²¹ ŋgɑ³⁵	sgo ngag（门外、过道）〈前藏〉	
秃头	ŋgo²¹ ma³⁵	mgo dmar〈拉萨〉①	
秋天	tø²¹ ʐu³⁵	ston gʑug（晚秋）	〈安多〉②
祖母	ʔa²¹ ji⁵³	aji （祖母）	〈安多〉②
瘦	ʂha⁵³ ka⁵³ ʐu²¹	ɕa skam rus zad（肉干骨尽）	〈安多〉②
抚养	kha⁵³ suɐ²¹	kha gso（养口）	〈安多〉②
人类	ŋguɐ²¹ nɑ⁵³ ȵi⁵³	ngo nag mji（黑头人）	〈安多〉②
猫	ʔa²¹ li⁵³	le¹³ le⁵³〈德格〉③	
小孩	ȵɑ²¹ ȵyɐ⁵³	ȵa³⁴¹ ȵo⁵³〈巴塘〉④	

构词语素与藏语书面语同源的词，除了以上四种类型外，还有一部分语素的语音形式与书面语的对应不完全符合前面所述的语音对应规律，但有密切关系，我们推测可能是藏文规范前或前藏文时期的语音形式的遗留，我们按照历史音变规律可对其古音进行构拟。例如：

汉义	白马话	书面语	古音形式构拟
袖子	mbu²¹ ʐu³⁵	phu ruŋ	* nphu ruŋ

① 引自《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民族出版社，1983年10月。
② 引自《安多藏语口语词典》，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6月。
③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195页。
④ 引自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吹	phi53	nbud	* phud
柳树	dʒɔ35 ʂhe35	ltɕaŋ ɕiŋ	* ldʑaŋ ɕiŋ
磨眼	ndʒi21 ɲi53	ʑib mig	* ndʑib * mjig

2. 部分语素可判断为藏语的词。例如：

汉义	白马话	书面语（括弧中为来历不明的语素）
青杠树	pæ21 nɑ53 ʂhe35	（pæ21） nag ɕiŋ
旋风	dzæ21 lo35	（dzæ21） rluŋ
青稞	ne35 wu21 di341	nas （wu21 di341）
中饭	dza21 ʐa53	za （ʐa53）
生铁	tʃɑ21 gʊ35	ltɕags （gʊ35）
游泳	tʃhu21 ʂu53	tɕhu （ʂu53）

3. 汉语借词

这里所指的汉语借词包括部分语素是汉语的词，从语素构成上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前汉后藏式、前藏后汉式和完全借汉式。例如：

1）前汉后藏式

汉义	白马话	汉语语素	藏语语素
打大炮	ta21 phɔ35 pa53	ta35 phɔ35（大炮）	spar（点燃）
照相	tʃɔ35 ɕaŋ35 tɕi53	tʃɔ35 ɕaŋ35（照相）	gjis （做）
清油	tshɐ21 ʐə53 ma21 ku53	tshɐ21 ʐə53（菜籽）	mar khu （酥油）
碎渣	tʂa21 ʐə53 ɕi35 ɕi53	tʂa21 ʐə53（渣子）	ʑib ʑib （小的）
大门	ta21 mi53 guɐ53	ta21 mi53（大门）	sgo （门）

2）前藏后汉式

汉义	白马话	藏语语素	汉语语素
铁勺子	tʃɑ53 thiɔ21 kɚ35	ltɕags （铁）	thiɔ21 kɚ35 （调羹）
火铲	tʃɑ53 kuɐ21 tʃhɑ35	ltɕags （铁）	kuɐ21 tʃhɑ35 （锅铲）

肉块	ʂha^{53} ke^{21} ta^{21}	ɕa（肉）	ke^{21} ta^{21}（疙瘩）
丫丫柴	ʂhe^{35} jæ^{21} ja^{35}	ɕiŋ（树、柴）	jæ^{21} ja^{35}（丫丫）
皮背心	ʂhu^{21} mba^{53} xua^{21} tsə^{53}	ɕun pa（皮）	xua^{21} tsə^{53}（褂子）
秤盘	dʑɔ^{35} p hã^{35} p hã^{21}	rgja ma（秤）	phã$^{35\,21}$ phã^{35}（盘盘）

3）完全借汉式

证据（把柄）	pa^{53} phi^{21}	耙子	pha^{21} zə^{53}
馍馍	mo^{21} mo^{53}	褡裢	ta^{21} le^{35}
汽车	tɕhi^{21} tʂhe^{35}	姑父	ku^{21} fu^{53}

4. 来源不明的词

汉义	白马话	汉义	白马话	汉义	白马话
力气	tshæ^{35}	近的	tsɑ^{35}	大的	luɐ^{21} tuɐ^{53}
慢的	ndʐ̥ə^{21} ndʐ̥ɔ^{35}	板壁	mbʋ^{341}	掷	mbɔ^{341}
姐姐	mæ^{21} mæ^{35}	青苗	thæ^{21} tsə^{53}	生气	ne^{21} ne^{35}
上马	ɕi^{53} ka^{53}	灶	ɦɑ^{21} ly^{53}	姨母	ʔa^{21} mʋ^{35}

在这一部分词中，有一些是反映该地区独特事物的词。例如：

ʂa^{21} pa^{35}	道师（当地宗教职业者）	ʂo^{53}	花色女冬装
ndzuɐ^{21} dʑɑ^{53}	花边蓝衫	kuæ^{21} thy^{53}	鱼骨牌（妇女佩饰）
ma^{21} me^{53}	祭死者的馍馍	ȵæ^{21} ȵi^{53}	玉米粉糊
mbu^{21} wu^{53}	烤肉饼	kha^{21} li^{53}	烤馍
tɕi^{21} tɔ^{35}	贝母鸡	ki^{53}	野韭菜

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词，藏语各方言都有一些，书面语一般吸收较少。

来源不明的词中，有一小部分与藏语差别较大，却是与某些藏缅语相接近，尤其是代词或其中的某个语素与羌语支一些

语言更为接近。[①] 试比较：

	“我”	“他”	“那”
白马	ŋɑ^{53}～kha^{21} gʊ^{341}[②]	læ^{53}～wu^{21} læ^{53}	wu^{21} læ^{53}
藏(书面语)	ŋa	kho～khoŋ	de
羌	qɑ	thɛː	thɛː
嘉戎	ŋa	wəjo	wu tə

	“咱们”	“我们”	“咱俩”
白马	jy^{21} kʊ^{53}	ȵy^{21} kʊ^{53}	ji^{21} ŋge^{53}
藏（书面语）	ŋa raŋ tsho	ŋa tsho	ŋa raŋ gȵis
嘉戎	jo	ŋə ȵE	ndʒo
木雅	jɐ^{33} nə^{53}	ŋə^{33} nə^{53}	jɐ^{33} ni^{53} nə^{3}
普米（九龙）	ĩ^{11} ʐɿ^{35}	ɛ^{21} ʐɿ^{35}	ĩ^{11} dz ã^{35}
贵琼		ŋə^{35} ku^{55}	
纳木兹	a^{55} χuo^{33}	ŋa^{55} χuo^{21}	a^{33} ku^{21} ȵi^{55} ku^{21}
纳西	ə^{55} gɯ^{21}	ŋə^{33} gɯ^{21}	ə^{33} dzɿ^{13}

	“葱”		“硫黄”		“遗失”
白马	sæ^{21} zʊ^{35}	白马	sha^{21} pu^{53}	白马	nɑ^{53}
藏(书面语)	tsoŋ	藏(书面语)	mu zi	藏(书面语)	rlag
哈尼(绿春)	se^{35} bɔ^{21}	扎坝	se^{55} mbu^{33}	彝(武定)	nɔ^{55}
哈尼(墨江)	sɛ^{55} pu^{21}	木雅	sə^{53} mbu^{33}	白	na̱^{21} sõ^{33} sɿ^{55}

上列代词应属于基本词汇，这一类词有不少与藏语无同源关系，可能是白马人早期所说语言的遗留成分。另外几个词与其他藏缅语相近，可能是因同源或历史上发生过语言接触形成的。白马话里还有少数与藏语和其他藏缅语都不相干的基本词，如 ŋa^{21} ndʐo^{35} “脊椎骨”，发音合作人说这是古词（另有

① 引自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

② kha^{21} gʊ^{341}为白马话固有词，ŋɑ^{53}为后来词。

一个藏语词 gæ^{21} ko^{35} ʐu^{21} pa^{53} 对应于书面语 rgal rkaŋ rus pa，与它同义)。这一类词可能是历史上沉淀于白马话里的底层部分。

(五) 白马话与藏语语法比较

在白马话丰富的语法现象中，既有与藏语相同的语法范畴和有对应关系的语法形式（如动词词根的形态变化、动词的体范畴及其语法形式、动词的情态范畴、动词的式范畴等)，也有与藏语相异的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如趋向范畴、人称代词的格范畴、格助词的形式等。）本节选择主要的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对白马话与藏语（以现代拉萨话为主结合书面语和其他方言）进行简略比较。

1. 与藏语相同的语法范畴和有对应关系的语法形式

1) *动词词根的形态变化*

书面语的动词形态变化丰富，动词的时与式等语法意义大多通过词根的内部屈折表示，现代藏语由于语音向简化方向发展，动词靠语音屈折表现时、式的手段也大大简化了。动词形态变化保留得最多的是安多方言，但古三时中的现在时和未来时形式也普遍合二为一。现代卫藏方言，古四形动词多已简化为三形、二形、甚至一形。康方言的动词形态更加简化，许多地方话里动词形态变化已极少。白马话因为语音的简化和形式的类推合并也只有少数动词有词形变化，这些词形变化与书面语的词形变化有语音对应关系。

白马话有两三种形态的动词，一般为古现在时与未来时形式合一，古过去时与命令式形式合一，但也有少数按其他方式合并的。例如：

三种形态的动词，在所记材料中只发现2个（括号中为书面语，下同）：

	现在时、未来时	过去时	命令式
去	ndʑi^{53} （mtɕhi）	tɕhæ^{35} （tɕhas）	ndʑuɐ^{53} （ngro）
吃	ndʒa^{53} （ntɕhaɦ）	ndʒø^{35} （ntɕhos）	ndʒuɐ^{53} （ntɕho～ntɕhos）

两种形态的动词：

	现在时、未来时	过去时、命令式
抢	ndʐuɐ^{53} （nphrog）	tʂhuɐ^{53} （phrogs）
挖	ko^{53} （rko brko）	kø^{35} （brkos rkos）
赶	nde^{53} （nded）	te^{53} （ded）
看	ta^{53} （lta blta）	tø^{35} （bltas ltos）
卖	ndzu^{35} （ntshoŋ btsoŋ）	tsʊ^{35} （btsoŋs tshoŋ）
做	ndʑu^{53} （ngrub）	tʂu^{53} （grub）

	三时	命令式
住、坐	dy^{53} （sdod bsdad bsdad）	de^{35} （sdod）

白马话无形态变化的动词则是三时与命令式合一，例如：

拉 the^{35} （nthen）

2） *动词的体范畴及其语法形式*

藏语现代方言有体范畴，一般可分将行体、进行体、已行体、完成体、经验体等几种。表示体范畴的手段一般是在动词后接续虚化了的判断动词、存在动词或趋向动词，有的在动词词根后还要加词缀。表示体的语法形式一般按自控情态与非自控情态的不同分两套。所谓自控情态是指说话人能用主观意志控制的动作行为，如“去”、“吃”、“看”等；非自控情态是指说话人不能用主观意志控制的动作行为，如“病”、“痛”、“看见”、“丢失”等，以及他人的动作行为。白马话体范畴所含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与

其他方言类似，有些语法成分与书面语有对应关系。下面比较白马话与拉萨话体范畴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

		白马话		拉萨话①	
		自控	非自控	自控	非自控
待行体				rgju jin	rgju red
即行体				grabs jod	grabs ndug～grabs joho red
将行体		ji^{53} (jin)②	ʐe^{21} (red)	gi jin	gi red
进行体		dɐ^{21} (bdog)		gi jod	gi ndug～gi joɦo red
方行体				grabs jin	grabs red
已行体	一般	wæ^{53}	ʂə^{21}	pa jin	pa red
	趋向	ɕʊ^{21} (bjuŋ)	tɕhæ^{21} (tɕhas) ～ tɕhæ^{21} (tɕhas) ʂə^{21}		bjuŋ～soŋ～bʑag
完成体	过程	mbɔ^{21} wæ^{53}	nbɔ^{21} ʂə^{21}～mbɔ^{21} tɕhæ^{21} (tɕhas)	tshar	tshar pa red (～tshar soŋ～tshar bʑag)
	对象	tsha^{53} (tshar) ʂə^{21}			
	结果	ʐɑ^{21} jø^{21} (bʑag jod)		jod	joɦo red～bʑag
经验体		tsha^{53} jø^{21} (tshar jod)	tsha^{53} nɔ^{21} (tshar snaŋ)	mjoŋ	mjoŋ pa red (～mjoŋ joɦo red～mjoŋ bʑag)

（因篇幅所限，例句比较从略。）

白马话与拉萨话体范畴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有同有异，同大于异。两者有将行体、进行体、已行体、完成体、经验体，拉萨话的体范畴分得细一些，除以上几种体外，还有待行体、即行体、方行体等。相同的体在形式上有些差异，但其成

① 为了能看出和书面语的关系，拉萨话用藏文转写记录。

② 括号内为有对应关系的书面语。

分大多含义相同并对应于书面语。将行体都在动词后加判断词 jin“是”和 red“是”表示，拉萨话在动词后还需加词缀 gi。进行体都在动词后加存在动词表示，拉萨话 jod、ndug、joɦo red 和白马话的 dɐ^{21}（bdog）都是“有、在”的意思，bdog 是古词，拉萨话还需加词缀 gi。已行体拉萨话以加词缀 pa 和接续判断词 jin 或 red 表示，白马话的 wæ^{53}疑为 pa jin 的合音（按对音规则，pa 对 wa，jin 对 ʑi），ʂə^{21}中元音常清化，实读 ʂ，疑为书面语动词表过去时成分-s 的变体（从对音规则看，s 应对 sh，可能在句末轻读音节中变为 ʂ）。兼表趋向的已行体，拉萨话在动词后加趋向动词 bjuŋ“来、出现”、soŋ“去”、bʑag“置、止”等表示，白马话也用 ɕʊ^{21}（bjuŋ）表向心，用 tɕhæ^{21}（tɕhas“去”、〈过去时〉，古词）表离心。完成体白马话分得细些，分过程、对象、结果三类；表动作过程完成的是在已行体词缀 ʂə^{21}前加 mbɔ^{21}（此成分来历不明，疑为书面语 nbab“降、落”的变异形式），表动作对象“完、尽”意义的用 tsha^{53}（tshar“完”）ʂə^{21}，表动作结果的用 ʐɑ^{21}jø^{21}（bʑag jod“置有”）。例如：

dɔ^{35}（昨天）ŋɑ^{53}（我）wu^{21} pa^{21} sæ^{53}（王坝楚，地名）tɕhæ^{35} mbɔ^{21} wæ^{53}（去〈过去时〉）．昨天我去过王坝楚。

ŋɑ^{53}（我）no^{21} ʂha^{53}（牛肉） ph ã^{21} tsə^{53}（盘子）ko^{53} dɐ^{53}（满满地） ndʒø^{35}（吃〈过去时〉）tsha^{53}（完）ʂə^{21}．我将满满一盘牛肉吃完了。

ŋɑ^{53}（我）ʑi^{53}（信）ʂə^{21}（一）tʂə^{53}（写〈过去时〉） ʐɑ^{21} jø^{21}．我写好了一封信。

拉萨话在上述前两个句子里都在动词后接续动词 tshar“完、尽”（非自控情态再加 pa red 或 soŋ 或 bʑag）表示；表结果完成体所用手段近似，用在动词后接续存在动词

jod、joɦo red 或 bʑag 表示。经验体语法成分不同，拉萨话用在动词后加 mjoŋ“经历、遭受”（非自控情态在后面再加 pa red～joɦo red～bʑag 等）表示，白马话则在动词后接续表“完结”意义的动词 tsha^{53}（tshar）并后加存在动词 jø^{21}（jod“有、在”）或 nɦɔ^{21}（snaŋ“有、在”）表示。上述表示体范畴、加在动词后面原表判断、存在、趋向、完结、经历等意义的动词都已虚化，我们称之为动助词，但单独做谓语时仍是动词。另外，白马话也与拉萨话一样，词根有形态变化的动词做谓语时，将行体、进行体、和经验体要用现、未时形式，已行体和完成体的动词要用过去时形式。

3）动词的情态范畴

动词的情态范畴是指说话人对自身的动作一行为与主观意识的关系以及对他身动作行为的感知情况等语法意义的概括。[①] 藏语拉萨话有自控情态与非自控情态、亲见情态与非亲见情态之分。白马话也有相应的情态范畴。自控与非自控情态的语法意义和形式前节已述，这里列举一些例子，对比白马话与拉萨话将行体的两种情态：

白马话：

ŋɑ^{53}（我） pe^{21} tɕiŋ^{35}（北京） ndʑi^{21}（去） ji^{53}〈动助词〉.

我将去北京。（自控情态）

wu^{21} læ^{53}（他）pe^{21} tɕiŋ^{35}（北京）ndʑi^{21}（去）ʐe^{21}〈动助词〉.

他将去北京。（非自控情态）

ŋɑ^{53}（我） khi^{53}（病） ʐe^{21}〈动助词〉.

我将会病的。（非自控情态）

---

① 见黄布凡《藏缅语的情态范畴》，《民族语文》1991 年第 2 期。

拉萨话：

ŋa（我）pe tɕiŋ（北京）la〈格助词〉ngro（去）gi〈后缀〉jin〈动助词〉.

我将去北京。（自控情态）

khoŋ（他）pe tɕiŋ（北京）la〈格助词〉ngro（去）gi〈后缀〉red〈动助词〉.

他将去北京。（非自控情态）

ŋa（我） na（病）　gi〈后缀〉 red〈动助词〉.

我将会病的。（非自控情态）

亲见情态指说话人叙述的他人的动作行为是亲眼目睹或新近发现的。非亲见情态是指说话人叙述的他人的动作行为是非亲见或听说的。① 白马话的已行体和完成体分亲见情态和非亲见情态。例如：

tʃha^{21} pa^{53}（雨）　pʋ^{53}（下）　ʂə^{21}.（非亲见情态）
tʃha^{21} pa^{53}　pʋ^{53}　tɕhæ^{21}.（亲见情态）
} 下雨了。

lu^{21} kʋ^{53}（他们） so^{35}（饭） ndy^{53}（喝） mbɔ^{21} ʂə^{21}。（非亲见情态）
lu^{21} kʋ^{53}　so^{35}　ndy^{53}　mbɔ^{21} tɕhæ^{21}。（亲见情态）
} 他们吃过饭了。

与上述例子相对应的拉萨话为：

tɕhar pa（雨）　bab（落）　pa red.　（非亲见情态）
tɕhar pa　bab　soŋ.　（亲见情态）
} 下雨了。

kho tsho（他们）kha lag（饭）　bzas（吃）tshar（完）　pa red.（非亲见情态）
kho tsho　kha lag　bzas　tshar soŋ.（亲见情态）
} 他们吃过饭了。

白马话 ʂə^{21} 的语法作用对应于拉萨话的 pa red。tɕhæ^{21} 的语法作用对应于拉萨话的 soŋ。tɕhæ^{21} 的语音对应于书面语

① 见黄布凡《藏缅语的情态范畴》，《民族语文》1991 年第 2 期。

tɕhas，soŋ 与 tɕhas 都是“去”的意思，都是过去时形式。

4）动词的式范畴

藏语动词的式范畴主要有命令式、禁止式、否定式、疑问式等类，白马话的式范畴也分这些类，其表现手段与拉萨话大同小异。

（1）命令式　白马话命令式句型是一种简洁的 SV 式句型，无语尾助词。如动词词根有形态变化则用命令式形态。例如：

$tɕhø^{53}$（你）　$tø^{35}$（看〈过去时、命令式〉）！　你看！

拉萨话表现形式同上，一般还在动词命令式后加表示祈使语气的助词 daŋ。例如：

khjed raŋ（你）　ltos（看）　daŋ（吧）！　你看！

（2）禁止式　白马话禁止式是在动词前加表示禁止意义的副词 ma^{21} 来表示。如动词词根有形态变化则用现在时、未来时形式。例如：

$tɕhø^{53}$（你）　ma^{21}（别）　ta^{53}（看）！　你别看！

拉萨话表现形式相同，上句话说成：

khjed raŋ（你）　ma（别）　lta（看）！　你别看！

（3）否定式　白马话动词的否定式按照体（有的还要兼顾人称）的不同分别用 mu^{21} “不”、ma^{21} “没”等否定副词和 $ȵi^{53}$～mu^{21} $nɔ^{35}$ “没有、不在”等否定式存在动词表示。否定副词有的加在动词前，有的加在动词后和表示体的成分前。否定式存在动词用于动词及其表体成分之后。例如：

$ŋɑ^{53}$（我）　mu^{21}（不）　ta^{53}（“看”〈现、未时〉）．我不看。

$ŋɑ^{53}$　ta^{53}　mu^{21}　$dɐ^{21}$．　我没在看。

$ŋɑ^{53}$　ma^{21}（没）　$tø^{35}$（“看”〈过去时〉）　$wæ^{21}$．我没有看。

$ŋɑ^{53}$　$tø^{35}$　ma^{21}　$mbɔ^{35}$ $wæ^{21}$．　我没看过。

ŋɑ^{53} tø^{35} ma^{21} tsha^{53} tɕhæ^{21}. 我没看完。

ŋɑ^{53} ta^{53} tsha^{53} ȵi^{53}（没有）. 我没（不曾）看过。

læ^{53}（他） ta^{53} ma^{21} ʐe^{35}. 他不看。

læ^{53} ta^{53} mu^{21} dɐ^{21}. 他没在看。

læ^{53} ma^{21} tø^{35} ʂə^{21}. 他没有看。

læ^{53} tø^{35} ma^{21} mbɔ^{35} ʂə^{21}. 他没有看过。

læ^{53} tø^{35} ma^{21} tsha^{53} ʂə^{21}. 他没有看完。

læ^{53} tø^{35} tsha^{53} mu^{21} nɔ^{35}（没有）. 他没（不曾）看过。

以上否定副词和否定式存在动词与书面语都有同源和对应关系。mu^{21}即书面语 mi 的对音，ma^{21}为书面语 ma 的对音，ȵi^{53}可能是 med“没有”的古形式 * mjed 的对音，mu^{21} nɔ^{35}应是 mi snaŋ 的对音。

（4）疑问式 白马话的疑问式可分为是非疑问式、特指疑问式、选择疑问式、反问疑问式等几种。各种疑问式与藏语大同小异，这里只比较是非疑问式，即可见一斑。是非疑问式的语法手段有两种，一种是屈折手段，即将表体语法成分最末音节的元音变成 æ，一种是在动词前或表体语法成分前加 ʔɐ^{53}。以将行体、进行体和完成体的疑问式为例（括号内为陈述式表示体的语法成分）：

tɕhø^{53}（你） ta^{53}（看） jæ^{21}（ji^{53}）? 你看吗？

læ^{53}（他） ta^{53} ʐæ^{21}（ʐe^{21}）? 他看吗？

tɕhø^{53} ta^{53} dæ^{21}（dɐ^{21}）? 你在看吗？

læ^{53} ta^{53} dæ^{21}（dɐ^{21}）? 他在看吗？

tɕhø^{53} tø^{35} mbɔ^{21} wæ^{21}（mbɔ^{21} wæ^{53}）? 你看过了吗？

læ^{53} tø^{35} mbɔ^{21} ʂæ^{21}（mbɔ^{21} ʂə^{21}）? 他看过了吗？

以上疑问方式可变换成下列疑问方式：

tɕhø^{53} ʔɐ^{53} ta^{53} jæ^{21}? 你看吗？

læ^{53}　ta^{53}　ʔɐ^{53}　ʐe^{21}？　　他看吗？
tɕhø^{53}　ta^{53}　ʔɐ^{53}　dɐ^{21}？　　你在看吗？
læ^{53}　ta^{53}　ʔɐ^{53}　dɐ^{21}？　　他在看吗？
tɕhø^{53}　tø^{35}　ʔɐ^{53}　mbɔ^{21} wæ^{21}？　　你看过了吗？
læ^{53}　tø^{35}　ʔɐ^{53}　mbɔ^{21} ʂə^{21}？　　他看过了吗？

第一种是非疑问式可能原来有一独立的语法成分 æ，后来与表体语法成分的末音节合并为一个音节。拉萨话的表示方式与此相似，拉萨话是在句子末尾加疑问语气助词 pas（[pɛ^{51}]）表示。如：

khjed raŋ（你）lta（看）gi〈后缀〉jin〈动助词〉pas〈语气助词〉？你看吗？
khoŋ（他）　lta-gi　red〈动助词〉　pas？　　他看吗？
khjed raŋ　lta-gi　jod〈动助词〉　pas？　　你在看吗？
khoŋ　lta-gi　joɦo　red〈动助词〉　pas？　　他在看吗？
khjed raŋ　gis〈作格助词〉　ltas（看〈过去时〉）pas？你看过了吗？
khoŋ　gis　ltas-pa〈后缀〉　red〈动助词〉　pas？　他看过了吗？

第二种是非疑问方式与康方言相同。试比较德格话①：

khjod（你）las bjed pa（干部）ʔe〈疑问语气助词〉jin（是）？
你是不是干部？
khos（他）za ma（饭）las（做）si〈后缀〉ʔe　nge〈动助词〉？
他是否在做饭？

白马话的 ʔɐ 相当于德格话的 ʔe。

5）*动词的使动态范畴*

白马话表示使动态都用分析形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动态动词后加一个表示“致使”意义的动词 tʃu^{53}〈过去时〉～ndʒu^{21}〈现、未时〉表示。如：

kø^{35}（衣服）ko^{35}（干）ʂə^{21}〈后缀〉．　　衣服干了。

① 见格桑居勉《藏语方言概要》，油印本，1964 年，221 页。

ŋɑ^{53}（我）kø^{35}　ko^{35}　tʃu^{53}（使）wæ^{21}〈后缀〉. 我把衣服晒（～晾）干了。

ŋɑ^{53}（我）ʂa^{53}（帽子）tɕø^{21}（戴）ji^{53}〈动助词〉. 我要戴帽子。

læ^{53}（他）ŋɑ^{53} ʂa^{53} tɕø^{35} ndʒu^{21}（使）dɐ^{21}〈动助词〉. 他要让我戴帽子。

另一种则以表趋向已行体的语法形式和表过程完成体的语法形式来区别自动态与使动态。例如：

jy^{21} pa^{53}（棍子）tʃɑ^{53}（断）tɕhæ^{21}〈动助词〉ʂə^{21}〈后缀〉.　棍子断了。

ŋɑ^{53}（我）jy^{21} pa^{53}　tʃɑ^{53}　mbɔ^{21}〈动助词〉wæ^{21}〈后缀〉. 我把棍子折断了。

kø^{35}（衣服）ʐæ^{35}（破）tɕhæ^{21}〈动助词〉ʂə^{21}〈后缀〉.　衣服破了。

wu^{21} læ^{53}（他）kø^{35} tæ^{53}〈格助词〉ʐæ^{35} mbɔ^{21}〈动助词〉tɕhæ^{21}〈动助词〉.
他把衣服弄破了。

以上表过程完成体的语法形式兼表使动的语法意义。

现代藏语的使动态也大多用分析形式，即用表“致使”意义的动词 btɕug〈过去时〉～ndʑug〈现、未时〉加在动词后面表示。如拉萨话：

khoŋ（他）gis〈作格助词〉ŋa（我）ji ge（信）bri（写）ndʑug（使）-gi〈后缀〉ndug〈动助词〉.　他让我写信。

白马话的 tʃu^{53}～ndʒu^{21} 即书面语 btɕug～ndʑug 的对音。

拉萨话里还有一部分动词残存着区分自动态和使动态的曲折形式。如：

自动态		使动态	
tɕhag	（棍子）断	btɕag	折断（棍子）
tɕhad	（线）断	btɕad	弄断（线）
ral	破烂	dbral	撕破

在白马话里这种屈折形式已合并为一种形式了，上面三组词分别合并为：tʃɑ^{53}（棍子）断、折断；kə^{21} tʃə^{53}（线）断、

弄断；ʐæ^{35}破烂、撕破。

2. 与藏语三大方言不同的语法范畴和相异的语法形式

1）趋向范畴

动词的趋向范畴即通过在动词词根上附加语法成分的方式表示动作的方向性。白马话有趋向范畴，其形式是在动词词根前附加表示方向的前缀，这个前缀可依动作方向的不同而变换。白马话共有 13 个趋向前缀：

趋向前缀	所表方向	举例（词根 mbɔ^{35} “甩”）	汉义
khæ^{53}-	垂直上方	khæ^{53}-mbɔ^{35}	（向房顶）甩
jæ^{53}-	斜上方	jæ^{53}-mbɔ^{35}	（向山上）甩
tɕæ^{53}-	上游方	tɕæ^{53}-mbɔ^{35}	（向上游方）甩
thɔ^{53}-～thu^{21}ʐæ^{53}-	下方、下游方	thɔ^{53}-mbɔ^{35}	（向下方或下游方）甩
ŋɦuɐ^{341}	前方	ŋɦuɐ^{341}-mbɔ^{35}	（向前）甩
ɕhæ^{53}-～ɕhæ̃^{53}-	后方	ɕhæ^{53}-mbɔ^{35}	（向后）甩
nɔ^{53}-	里方	nɔ^{53}-mbɔ^{35}	（向里）甩
dʑʋ^{35}-	外方	dʑʋ^{35}-mbɔ^{35}	（向外）甩
tshu^{53}-	此方	tshu^{53}-mbɔ^{35}	甩（过来）
ndʐæ^{35}-	彼方	ndʐæ^{35}-mbɔ^{35}	甩（过去）
ɕhi^{53}-	回转方	ɕhi^{53}-mbɔ^{35}	甩（回来）
tɕie^{35}-	中心方	tɕie^{35}-mbɔ^{35}	（向中心）甩
nɑ^{53}-	任意方	nɑ^{53}-mbɔ^{35}	（向任意方）甩

以上趋向前缀中 khæ^{53}-、thɔ^{53}-、ŋɦuɐ^{341}-、ɕhæ^{53}-、nɔ^{53}-、dʑʋ^{35}-、tɕie^{35}-等来自于方位词，脱离动词词根单用时便是方位词，如：

ŋɦuɐ^{341}（前面）dʋ^{341}（山）ʂə^{21}（一）nɦɔ^{21}（有）．　前面有座山。

ɕhæ̃^{53}（后面）tʃhu^{21} ʐe^{35}（河）ʂə^{21}（一）nɦɔ^{21}．　后面有条河。

jæ^{53}-、tɕæ^{53}-、tshu^{53}-、ndʑæ^{35}-、ɕhi^{53}-、nɑ^{53}-等趋向前

缀不能脱离动词词根单独使用，但它们彼此间可以变换，如：

tɕhø^{53} （你）tshu-ʂuæ^{21}！（来） 你过来！

tɕhø^{53} ɕhi^{53}-ʂuæ^{21}！（来） 你回来！

这些趋向前缀大部分可从藏语中找到语义相当、语音与之相对应的语素：

jæ^{53}	jar	"向上"	tɕæ^{53}	gjen	"上坡、向上"
thɔ^{53}～thu^{21} ʐæ^{53}	thaŋ～thur	"平原"～"下方、斜坡"			
ŋɦuɐ^{341}	sŋon	"前面"			
ɕhæ^{53}～ɕhæ̃^{53}	phji ma	"后面"	nɔ^{53}	naŋ	"里"
tshu^{53}	tshur	"向此"	ndʐæ^{35}	nphred	"横"
ɕhi^{53}	phjir	"返回"	tɕie^{35}	dkjil	"中心"
khæ^{53}	kha(?)	"上面、表面"	dʑʋ^{35}	rgjab(?)	"背面、后面"
nɑ^{53}	(?)				

藏语除四川省木里县嘎米藏话外大多数方言无趋向范畴，这些方言用表示趋向的副词或方位词表示动作的方向。嘎米话的趋向前缀没有白马话这么丰富，只有 5 个趋向前缀：phæ^{55}-表离心方、tshæ^{55}-表向心方、jæ^{13}-表向上方、mæ^{13}-表向下方、tæ^{13}-表原处[①]。羌语支语言都有趋向范畴，其趋向前缀有少到 3 个（纳木义语），多到 8 个（木雅语）或 9 个（羌语）的。趋向范畴是羌语支语言在语法上的最显著的特征。[②] 藏语嘎米话的分布地区挨近羌语支语言分布地区。它的趋向落畴可能是受羌语支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白马话的这一语法范畴及其形式可能也与部分代词一样，是古代语言的沉淀，但其语法成分大部分是

① 见黄布凡《藏缅语动词的趋向范畴》，载马学良等编《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年，145—148 页。

② 见黄布凡《羌语支》，载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297--307 页。

藏语成分。

2)人称代词的格范畴

白马话的单数人称代词有两个格,一为主格,一为属、宾格,主格在人称代词做主语时用(无论是施事主语或是非施事主语),属、宾格在人称代词做定语(表领属)或做宾语(表动作的对象)时用。格变化形式如下: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主格	ŋɑ^{53}	tɕhø^{53}	wu^{21} læ^{53} ～ læ^{53}
宾格	ŋu^{53}	tɕhy^{53}	wu^{21} li^{53} ～ li^{53} ～ wu^{21}

例句:

ŋɑ^{53} (我) dʑæ^{53} (汉人) ʐe^{21} (是). —— 我是汉族。

tɕhø^{53}/^{21} (你) shu^{53} (谁) ʐe^{21} (是)? —— 你是谁?

wu^{21} læ^{53} (他) ndʑi^{53} (走) ʐe^{21} 〈动助词〉. —— 他要走。

ŋɑ^{53} li^{53}/^{21}(他) kæ^{53}〈格助词〉 dzæ^{35}(说) wæ^{53}〈后缀〉. —— 我对他说了。

tɕhø^{53} ŋu^{53} (我) kæ^{53} dzæ^{35} wæ^{53}? —— 你对我说了吗?

wu^{21} læ^{53} tɕhy^{53}/^{21}(你) kæ^{53} dzæ^{35} tɕhæ^{21}〈动助词〉 —— 他对你说了。

ŋu^{53}(我) pe^{21} ʑæ^{53}(弟弟) —— 我的弟弟

tɕhy^{53}(你的) kø^{35}(衣服) —— 你的衣服

li^{53}(他的) ʔa^{21} ma^{53}(妈妈) —— 他的妈妈

复数人称代词无格的变化。

藏语拉萨话仅第一人称代词 ŋa 因与属格助词 ɦi、宾格助词 -r 的粘连与合并而有[ŋa][ŋɛ][ŋa:]等不同语音形式,其他人称代词无此变化。严格说,尚未形成人称代词的格范畴。

3)格助词的类别与语法形式

白马话只有 5 个格助词,比起藏语书面语来,类别已趋向简化。下面是白马话与书面语、拉萨话(卫藏方言)、德格话(康方

言)、拉卜楞话(安多方言)格助词基本形式(有的有变体)的对照表:①

	书面语	拉萨话	德格话	拉卜楞话	白马话
作格	gis	[kɛ]	[ki]	[kə]	kæ^{53}(仅限于表工具)
属格	gi	[ki]	[ki]	[kə]	ø~tæ^{53}
向格	la	[la]	[le]	[la]	kæ^{53}
位格	na	[la]	[le]	[na]	kæ^{53}
从格	nas	[nɛ]	[nɛ]	[kə]	jɔ^{53}
比较格	las/bas	[lɛ]	[ji]	[kə]	ɕyæ^{53}
随同格	daŋ	[ta]	[do]	(?)	ʐæ^{53}
把格	ø	ø	ø	ø	tæ^{53}

另有方位词 tsa^{53}"跟前"与 nɔ^{53}"里面",有时其作用与格助词相同。白马话的格助词有下列特点与藏语书面语和三个方言不同:

(1)作格与向格、位格同一形式,都用 kæ^{53},做作格用时仅限于表工具。施事主语不用格助词,只用语序(即主语在宾语前)表示。如:

ŋɑ^{53}(我) ʂui^{53} pie^{21}(水笔) kæ^{53}〈格助词〉 ʑi^{42}(字) ndʐə^{21}(写) ji^{53}〈动助词〉. 我用钢笔写字。

ɕe^{21} lɑ^{53}(老鹰) ɕi^{21} tʂu^{53}(小鸡) ʐʋ^{35}(抓) khu^{21}(带) tɕhæ^{21}〈动助词〉. 老鹰把小鸡抓走了。

kæ^{53}多用于向格和位格。例如:

wu^{21} læ^{53}(他) ŋu^{53}(我) kæ^{53}〈格助词〉 pe^{21} ke^{53}(藏语) tsʋ^{53}(教) dɐ^{21}〈动助词〉. 他教我藏语。

tʃo^{21} tsə^{21}(桌子) kæ^{53}〈格助词〉 ʑi^{42}(书) nɦɔ^{341}/^{21}(有). 桌子上有书。

① 书面语与方言的格助词引自胡坦《藏语》,载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66—173页,189—191页,197—198页。

kæ^{53}还兼有“为格”的语法意义。例如：

ŋɑ^{53}（我） da^{21} wa^{53}（大家） kæ^{53}〈格助词〉 jæ^{21} ŋgi^{53}（事情） zuɐ^{21}（办） dɐ^{21}〈动助词〉. 我为大家办事。

（2）白马话无属格助词。人称代词有属格形式（见四.2.2））。名词只凭语序（即领属性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表示领属关系。例如：

ʔa^{21} pa^{53}（爸爸） jya^{53}（年龄） 爸爸的年龄

ʔa^{21} kø^{53}（哥哥） ʂa^{53}（帽子） 哥哥的帽子

当中心语被省略时，tæ^{53}表示相当于汉语的“的”字结构中“的”的意义，例如：

ta^{21} ʐe^{35}（斧头） ndæ^{53}（这） mbu^{21} tɕhɔ^{35}（木匠） tæ^{53} ʐe^{21}（是）.
这斧头是木匠的。

（3）白马话有把格助词 tæ^{53}，加在宾语后表示被动。例如：

ŋɑ^{53}（我） ʂhæ^{53} tʃhə^{21}（生气） ȵi^{53}（后），ka^{21} ji^{35}（碗） tæ^{53}〈格助词〉 tʃɑ^{53}（打碎） mbɔ^{21}〈动助词〉 wæ^{21}（后缀）.

我生气后把碗打碎了。

ɕi^{21} tʂu^{53}（小鸡） tæ^{53}〈格助词〉 ɕe^{21} la^{53}（老鹰） ʐʊ^{35}（抓） khu^{21}（带） tɕhæ^{21}〈动词〉 ʂə^{21}〈后缀〉.

小鸡叫老鹰抓走了。

藏语书面语和其他方言都没有相当于白马话 tæ^{53}的格助词。

古藏语的格助词在卫藏和康方言里保留得较多，但在安多方言里属格、作格、从格和比较格都合流了。白马话的作格、向格、位格也已合流，属格消失，多出一个把格。格助词的语音形式也与藏语不同，似无对应关系，不像三个方言的格助词那样，一眼即可看出同源关系。可能白马话的格助词也是其古代语言的沉淀，与藏语系统不同。

三　结　语

1. 白马话是藏语，在藏语三大方言中最接近康方言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看到，白马话与藏语书面语的语音系统的差别虽然很大，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比较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同源词比例高达 83.4%（含部分语素同源的词 14.1%），重要的语法范畴相同，而且语法形式有对应关系。

语音对应规律的严整程度，同源词的比例大小，以及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的对应等，是确定语言亲属关系远近的重要根据，也是划分语言和方言界限的重要因素。关于同源词的比例应达到多少就可判断是语言还是方言，这方面没有绝对的标准。孙宏开认为，在藏缅语研究中，一般应大致掌握如下标准：1000—1500 个常用词中，在语言内部，同源词一般在 50%以上；在语支内部，同源词一般在 20%—30%之间，有的语支中的个别语言不足 20%，也有个别语言超过 30%；同源词在 30%—50%之间的，属于方言与语言交叉的比例数，确定是语言还是方言，再看其他因素。[①] 白马话与藏语同源词的比例远远超过 50%，按照孙宏开的标准，毫无疑义，应视为同一语言。格桑居勉在《藏语方言概要》中提到藏语三大方言间“总同源词的量远远超过非同源词”。但在所比较的约 3000 个词中，同源词也不过约占 70%—80%，“而且在同源词中，词的形、音、义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现象”。[②] 根据他们提出的标准，再结合考虑其他因

---

① 孙宏开《试论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谱系分类》，《云南民族语文》1990 年第 2 期。

② 见格桑居勉《藏语方言概要》，油印本，1964 年，221 页。

素,我们可以判断白马话是藏语而非独立于藏语之外的语言。

在藏语三大方言中,白马话最接近康方言.特别是从语音方面来考察,康方言的如下特点白马话都具备。

(1)声母比卫藏方言多,比安多方言少。塞音、塞擦音、擦音分清浊:擦音分送气和不送气;有一套带同部位鼻冠音的复合声母 mb、nd、ŋg、ndz、ndʐ、ndʑ(白马话还有 ndʒ)。

(2)康方言的韵母多数地区有前 a 音位与后 ɑ 音位的区别,辅音韵尾均已丢失。

(3)所有康方言都有 3—4 个具有区别意义功能的声调,但浊声母字的声调尚不稳定,有的忽高忽低,甚至因人因时而异。

在词汇、语法方面,白马话与康方言也有很多共同特点。词汇方面敬语少(白马话没有)、汉语借词多、具有一定数量的带有地方色彩的词语和古词等。语法方面动词形态变化大大简化,表疑问的方式相同等。

2. 白马话中的"底层"反映了白马人历史来历的不同

从白马话的现况和主要组成成分来看,白马话是藏语方言,但是它也有有别于其他藏语方言的部分。在词汇方面,它有一部分来源不明的词,约占所调查词汇总词数的 13.2%,其中包括一些基本词。它的代词尤其特别,第一人称代词除 $ŋɑ^{53}$ 以外,还有 kha^{21} $gʊ^{341}$,且后者为固有词,第三人称代词 wu^{21} $læ^{53}$～$læ^{53}$～wu^{21} 等与书面语和现代藏语方言相异,其双数词缀 $ŋge^{53}$ 和复数词缀 $kʊ^{53}$ 也很特殊。在语法方面,白马话动词有众多的趋向前缀、人称代词有格范畴、格助词为另一套系统等。白马话的这些特点值得我们去探索它的来历。语言的研究应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和社会历史的研究相结合。

《[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

马最大，皆氐类也”。这是关于汉代氐人的简要记载。《汉书·地理志》中记有刚氐道、甸氐道、湔氐道及氐道。《大清一统志》说，古刚氐道在龙安府平武县东，甸氐道在甘南文县，湔氐道在松潘西北，氐道则在甘南天水、成县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是氐族的强盛时期，唐代则衰落。“吐蕃势力从西藏高原兴起，并逐步进据氐族地区。今四川松潘、(甘肃)文县、武都一带氐族地区长期为吐蕃据有，该地的氐族逐步与吐蕃人相融合。今四川平武、略阳一带未被吐蕃据有，该地的氐族则多与汉族融合。”[①]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记公元 739 年赤德祖赞“赞普至白地(beg)主持政务”。《旧唐书·吐蕃传》亦记该年“七月，吐蕃又寇白草、安人等军，……白水县守捉使高柬于拒守连日……”本文作者考，beg 对应于汉语的“白”(中古音为〔bɐk〕)，可能指白草军或白水县。今平武县夺补河下游有地名“白草”，古白水县即在与平武县相邻的青川县东北的白龙江流域。据此推算，吐蕃东进到此的年代距今已有 1200 余年了。

由此可见，今天的白马人所居地域即为历史上氐族所居住的地域，再联系白马人现代社会独特的婚姻、丧葬习俗，还有节日、服饰、民间歌舞等方面的特点来考虑，白马人可能是历史上氐人的后裔。在历史上他们曾经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吐蕃统治，由于吐蕃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优势，使他们进行了语言转用。今平武虽然未被吐蕃占领过，但这与平武白马人是否进行过语言转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白马人在历史上曾经由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进行过迁徙。“今平武白马、黄羊、木座等地白马人追溯其远祖有世代居其地者，有明清以降由甘肃南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91 页。

部迁入者，其姓氏以杨氏为大姓，人口最多”。[1] “今天黄羊的白马人，又大都是改土归流以后迁入的，他们的祖先，有的来自白马，有的来自南坪，有的来自文县”。[2]

白马人最早使用的语言可能是氐语，这种语言虽然已经消失了，但它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失败的语言总是要在胜利了的语言中留下一些踪迹和影响，成为所转用语言的“底层”。现代藏语方言的产生有的是原始藏语因地域、社会分化而分化出来的，有的则是藏语同化其他语言与其他语言相融合而产生的。白马话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从现在白马话的情况来看，与藏语相同部分为其主体，与藏语相异部分所占比例小，是原有语言的底层。梅耶在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3]一书中认为，分析被征服而消亡的语言如何在胜利者的语言中留下被称为“底层”的语言特征，被不少语言学家用来解释方言的差别，这些分析可以使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开阔视野，不致被一些例外的现象干扰音变规律的研究。白马人的语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演变成为藏语。

3. 产生分歧的缘由

本文与《白马译语的研究》一书对白马话支属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看来是对材料分析的方法和结果不同。在比较白马话与藏语的词汇上，虽然所比词的数量和范围大致相同，但得出的同源词的比例却过于悬殊。虽然该书在“译语”部分也分析了白马话与藏语的语音对应规律，但是这种分析是否

---

① 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编《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

② 钟利戡《平武白马藏族是古蜀国遗民》，见《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

③ 〈法〉安托万・梅耶著、岑麒祥译《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

贯穿于全部所比较的词上，也就是说，该书作者是否使用了严格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这是令人怀疑的。另外，该书将一部分藏语的词看作同源词，另一部分看作借词，不知是根据什么原则。

其次，白马人的社会历史情况可能也影响了对白马话支属问题的看法。姑且不论语言和民族是两个范畴，不能相混淆。即以民族而论，在长达千余年的民族融合的历史中，白马人不但语言上接受了藏语的同化，而且在社会、文化、心理素质上也接受了藏族的深刻影响，如自称为 pe^{53}，即藏族自称 bod 的对音；宗教信仰为自然崇拜，实际上是信奉藏族的原始宗教—本波教，至今民间还流传了许多手抄的藏文苯教经籍；姓名也有许多人取藏族名，如 ta^{21} ndʐ̩u^{53} tshæ^{21} ʐ̩e^{35}、tʃhe^{21} ndzo^{35} ndzuɐ^{53} 即藏语 don ngrub tshe riŋ（事成长寿）和 tɕhos ndzom mtsho（聚法海）的对音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定其族别为藏族，也已为许多白马人所接受。民族是个历史的范畴，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无论是对语言或民族进行识别，我们都应该着重看它变化后了的历史，而不是它远古的过去；应该根据它发生了质变后的状态，而不是根据沉淀的底层。

附记 本文写成之后，适逢《民族语文》1994 年第 2 期发表了张济川同志的《白马话与藏语》，其中的内容和观点与本文基本相同。由于这一论题一直有争议，我们认为还是多一些人参加讨论为好。另外，张文的材料取自《白马译语的研究》，本文的材料来自于实地调查，两者的发音合作人和记录人不同，在反映语言事实上，通过互相参照，可以求得更加接近实际状况。在论证的详略上，两文也各有侧重，如张文将白马话中已知藏文写法

的1833个词全部列出。本文中有关白马话的研究情况,声调、音节的对应关系,部分语法范畴的比较等则为张文所缺。我们考虑,上述不同对于深化这一讨论有参考作用,因而仍将本文付诸发表。

与张明慧合写。原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

古藏语动词的形态

反映古代藏语语音面貌的书面语，向我们提示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比较丰富。动词靠本身的屈折变化表示各种语法范畴。例如，“完成”这个动词有六种形态：(藏文后面是国际音标转写)

	现在时	未来时	过去时	命令式
使动	སྒྲུབ sgrub	བསྒྲུབ bsgrub	བསྒྲུབས bsgrubs	སྒྲུབས sgrubs
自动	འགྲུབ ɦgrub	འགྲུབ ɦgrub	གྲུབ grub	

但古藏语动词的形态并非整齐划一。单拿时、式范畴来说，并不是每个动词都有三时一式的变化。另外，各类动词表示三时一式的手段也不尽相同。因此表现出来的形态纷繁复杂。有的动词三时一式各不相同，是四种形态；有的两者相同，是三种形态；有的三者相同，是两种形态；有的四种相同，是一种形态；有的只有三时，没有命令式。

表一

	现在时	未来时	过去时	命令式	词　义
四种形态	ཟ za	བཟའ bzaɦ	བཟས bzas	ཟོ zo	吃
三种形态	ལང laŋ གནོན gnon བགོད bgod	ལང laŋ མནན mnan བགོ bgo	ལངས laŋs མནན mnan བགོས bgos	ལོངས loŋs ནོན non བགོས bgos	站、起立 压、压迫 分

续表

	现在时	未来时	过去时	命令式	词　义
二种形态	འཁྲིད ɦkhrid སྐྱོར skjor ཉལ ȵal	འཁྲིད ɦkhrid བསྐྱར bskjar ཉལ ȵal	ཁྲིད khrid བསྐྱར bskjar ཉལ ȵal	ཁྲིད khrid སྐྱོར skjor ཉོལ ȵol	引导，引 重复 睡、躺下
一种形态	འཐེན ɦthen	འཐེན ɦthen	འཐེན ɦthen	འཐེན ɦthen	拉、牵引
无命令式	འཆི ɦtɕhi མཐོང mthoŋ	འཆི ɦtɕhi མཐོང mthoŋ	ཤི ɕi མཐོང mthoŋ		死 看见

这些不同的变化有些什么规律？本文试图从文言文材料入手进行探讨。这里所用的材料是从十几种以收文言词为主的动词变化表和词书[①]中选出来的单音节动词(异体字合并为一条)，共1337条。

文言文材料可以反映早期藏语动词的形态特征，是否能反映更古的藏语动词的形态特征呢？我们也用一部分更早的材料(现已发现较古的藏语书面语材料有八、九世纪的金石文、敦煌石室手卷、南疆出土木简等)来同它对比，看看有什么不同。用以对比的材料，是从六份敦煌手卷[②]中找出来的单音节动词，共得547个

① 这些材料有：民族出版社的《藏文动词变化表》(其中附有从十部藏文文法著作中摘出来的动词三时一式变化对比表及从司徒文法中摘出来的动词)、色多文法和钦饶威色《藏文动词释难》所附动词变化表、青海民族出版社的《新编藏文字典》、西北民族学院《藏汉词典》，还有其他未公开出版的材料。由于方言和时间的不同，有一部分动词的形态变化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对于异体字，根据多数同类型动词的变化方式，识别和选取较早的形式。

② 这六份手卷是巴黎影印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藏藏文文献选集》第一、二册中的pelliot Tibétain 16—India office751号，pelliot Tibétain 1286号，1287号，1288号，British Museum 8212(187)号，India office 750号。后五份卷子曾由巴科、图森、托马斯用拉丁字转写，收录在《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a L'histoire du Tibet》(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书内。从书写形式和内容上推断，这六份卷子大约书写于8—9世纪。

(重复出现的只算一个,同一个动词的不同形态分别计算)。

一

要弄清动词变化的规律,首先要弄清动词的语法范畴和语音结构。

藏语动词除了由一般所知的时(现在时、未来时、过去时)、式(叙述式、命令式)两个范畴外,还有及物、不及物,自主、不自主,使动、自动等范畴。

1. 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 从语法上区别两者的标志是,与及物动词相配合的施事词后面要用表示施事的虚词(即藏文传统文法中的བྱེད་སྒྲ bjed sgra);与不及物动词相配合的表示动作者的词后面则不加。两者的形态变化规则也大部分不相同。例如:

ཤིང་མཁན་གྱིས་ཤིང་བཅད་དོ། 伐木者砍断树了。

ɕiŋ mkhan gjis ɕiŋ btɕad do

伐木者 (把)树 砍断(了)

ཤིང་མཁན་ལོག་གོ 伐木者回去了。

ɕiŋ mkhan log go

伐木者 回去(了)

བཅད btɕad(砍断)是及物动词,要求在ཤིང་མཁན ɕiŋ mkhan(伐木者)后面加表示施事的虚词གྱིས gjis;ལོག log(回去)是不及物动词,ཤིང་མཁན ɕiŋ mkhan后面不加གྱིས gjis。

2. 自主动词与不自主动词 自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可以由动作者的意志所支配;不自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不能由动作者的意志随意支配,后者往往是前者的结果。

例如，ལྟ lta（看）和འཚལ fitshal（找）是自主动词，མཐོང mthoŋ（看见）和རྙེད rɲed（找着）是不自主动词。在语法上，自主动词有命令式，如ལྟ lta（看）的命令式是ལྟོས ltos，可以说ཁྱོད་ཀྱིས་ལྟོས་ཤིག khjod kjis ltos ɕig（你看吧！）；不自主动词无命令式[①]，如མཐོང mthoŋ（看见）只有一种形式，也不能说ཁྱོད་ཀྱིས་མཐོང་ཞིག khjod kjis mthoŋ ʑig（你看见吧！）

3. 使动动词和自动动词 两者往往成对，在意义上相关，并有因果关系，在语音上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分。有一部分使动动词有特殊的形态变化。例如：

ཇ་བསྐོལ་ཏེ་ཁོལ་ལོ། 茶煮开了。
dʑa bskol te khol lo
茶 煮 （后）煮开（了）

དོན་བསྒྲུབས་ཏེ་གྲུབ་བོ། 事情办成了。
don bsgrubs te grub bo
事情 办 （后）完成（了）

བསྐོལ bskol（煮）和བསྒྲུབས bsgrubs（办，完成）是使动动词，ཁོལ khol（沸，煮开）与གྲུབ grub（办成，完成）是自动动词。

动词的这几种范畴不是平行的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交错的。及物动词大部分又是自主动词，有少数是不自主动词。不及物动词大部分又是不自主动词，少数是自主动词。及物又自主的动词内有一部分兼为使动动词，极少数兼为自动动词。不及物动词（包括自主、不自主）中有一部分兼为自动动词。所有的动词都可划入及物与不及物、自主与不自主

① 一般动词变化表中的不自主动词都无命令式，色多的动词变化表例外，所有的动词都有命令式。有的同志分析，这是色多按照自主动词的变化方式推论出来的。

这两个范畴内，但可划入使动、自动这个范畴的，只有一部分动词。在 1337 条动词中，只找到 177 对在意义和语音上存在对应关系的使动和自动动词。表二的例词说明这几种范畴的相互关系。

表二

及物			不及物	
自主		不自主	自主	不自主
	ལྟ lta 看	མཐོང mthoŋ 看见	འབྲོ ɦbro 逃	ཐར thar 逃脱
	ཉན ȵan 听	ཐོས thos 听见	འགྲོ ɦgro 去	འབྱོར ɦbjor 到达
	སེམས sems 想	དྲན dran 想起		
སྐོན skon 使穿	གོན gon 穿			འཁོན ɦkhon 穿上
སྐྱོན skjon 使骑	ཞོན ʑon 骑			
སྐུར skur 使捎	འཁུར ɦkhur 带			
སློག slog 使回			ལོག log 回	
འགེབས ɦgebs 掩盖			གབ gab 藏	
སྙོལ sȵol 使睡			ཉལ ȵal 睡	གཉིད gȵid 睡着
དཀྲུག dkrug 搅乱				འཁྲུག ɦkhrug 错乱
སྒྱུར sgjur 改变				འགྱུར ɦgjur 变化
གཅོད gtɕod 使断				འཆད ɦtɕhad 断
使动	自动			

（表内的例词都用现在时形式。双线以上的例词没有使动、自动范畴，双线以下的例词兼有三种范畴。同一横列上意义相关的词在同一范畴内互相对立。）

二

不同范畴的动词，其形态变化方式不同。同一范畴内的动

词，由于语音结构不同，其形态变化方式也不同。现在具体分析动词如何受语法范畴和语音拼合规律的制约而呈现不同的形态变化方式。

在三时一式的变化方式上，及物兼自主的动词是一大类，不及物动词是另一大类，及物兼不自主的动词（这类动词数量很少）属于后一大类。

（一）后一大类的变化方式

后一大类又可分为两小类：一类是现在、未来、过去三时只有一种形态；一类是未来时和现在时同形，过去时单有一种形态。过去时的表现形式又分好几种。最普遍的一种是加后缀ས-s。ས-s 不添接在以ར r、ལ l、ན n、ད d、ས s 等舌尖辅音以及གས gs、ངས ŋs、བས bs、མས ms 等复辅音（简称舌尖音尾）做韵尾的词后，只添接在无韵尾或以ག g、ང ŋ、བ b、མ m、འ ɦ 等非舌尖辅音（简称非舌尖音尾）做韵尾的词后（韵尾为འ ɦ 的词加ས-s 时要去掉འ ɦ，敦煌手卷中有去掉འ ɦ 加ས-s 的，也有不去掉འ ɦ 直接加ས-s 的）。在声母带前置辅音འ ɦ[①] 的词（简称འ ɦ 头字，反之为非འ ɦ 头字）里，其过去时有一部分靠加后缀ས s 表示，有一部分以去掉前置辅音འ ɦ 表示，还有一部分以变换声母表示（去掉འ ɦ 的同时，塞擦音变为擦音）。

---

① འ ɦ 这个字母，在拉萨话里单念时念作国际音标的〔ɦ〕，但是当它作前置辅音，前面又有别的音节并连读时，འ ɦ 便不读〔ɦ〕，而读成同基辅音的发音部位相同的鼻音，如ལྷ lha（神）和འདྲེ ɦdre（鬼）连读时，便成了〔ɬa ntʂe〕。藏语的一些འ ɦ 头字在嘉戎语里（同源或为借词）འ ɦ 也念成跟它后面的辅音同部位的鼻音。如 kə mbjuŋ（出现、发生）、ka ndon（念）、kə ndʒam（柔软、和蔼）、kə ŋkhruŋ（转世）等。这些词在藏语里分别是：འབྱུང ɦbjuŋ、འདོན ɦdon、འཛམ ɦdʑam、འཁྲུང ɦkhruŋ（诞生）。可见藏语的前置辅音འ ɦ 过去是念鼻音的，所谓འ ɦ 头字，实际上就是带鼻冠音声母的字。

表三

现在时形式		变化情况	例词		词数	类型编号
声母	韵母					
非འ ɦ头字	舌尖音尾	三时同形	གུས gus* 恭敬 ཆུད tɕhud* 进入 ཐར thar* 逃脱	ཉིལ ȵil(rȵil*) 倒塌 ཞེན ʑen* 喜爱 བཞུགས bʑugs* 住、坐	231	1
	非舌尖音尾	三时同形	མགུ mgu* 喜悦 སྡང sdaŋ* 恨 ཚང tshaŋ* 齐全	སྐྲག skrag* 怕 ཁྱབ khjab* 遍布 ན na* 病	103	2
		现在时、未来时同形，过去时加后缀ས-s	སྐྱེ skje*（现、未） རང raŋ*（现、未） གྲག grag*（现、未） སྙམ sȵam*（现、未） ལྡོབ ldob（现、未） བཙའ btsaɦ（现、未）	སྐྱེས skjes*（过）出生 རངས raŋs*（过）满意 གྲགས grags*（过）出声 སྙམས sȵams*（过）想 ལྡོབས ldobs（过）领会 བཙས btsas（过）生育	85	3
འ ɦ头字	舌尖音尾	三时同形	འགྱོད ɦgjod* 失悔 འཕུར ɦphur* 飞 འཐུན ɦthun* 一致	འདྲིལ ɦdril* 滚 འདོད ɦdod* 欲 འཆམས ɦtɕhams 同意	67	4
	非舌尖音尾	三时同形	འབའ ɦbaɦ*（羊）叫	འཁྲེབ ɦkhreb*（眼）眨	6	5
		现在时、未来时同形，过去时加后缀ས-s	འཁང ɦkhaŋ*（现、未） འཛོམ ɦdzom（现、未） འདྲོག ɦdrog（现、未） འདའ ɦdaɦ（现、未）	འཁངས ɦkhaŋs（过）怨恨 འཛོམས ɦdzoms（过）聚全 འདྲོགས ɦdrogs（过）惊 འདས ɦdas(ɦdaɦs*)（过）越过	85	6
	韵尾不限	现在时，未来时同形，过去时去掉声母的前置辅音འ ɦ	འགྱུར ɦgjur*（现、未） འཆག ɦtɕhag*（现、未） འཆད ɦtɕhad*（现、未） འགུམ ɦgum（现、未） འབྱུང ɦbjuŋ*（现、未） འཚོག ɦtshog*（现、未）	གྱུར gjur*(gjurd*)（过）变 ཆག tɕhag*（过）碎、破 ཆད tɕhad*（过）断 གུམ gum*（过）死 བྱུང bjuŋ*（过）出现 ཚོགས tshogs*（过）集合	53	7
		现在时、未来时同形，过去时去掉声母的前置辅音，同时塞擦音变为同部位同清浊的擦音	འཆོར ɦtɕhor（现、未） འཇིག ɦdʑig*（现、未） འཚང ɦtshaŋ（现、未） འཛད ɦdzad（现、未）	ཤོར ɕor*（过）丢失 ཞིག ʑig（过）毁 སངས saŋs（过）清醒 ཟད zad*（过）耗尽	9	8

（表内及以下的例词凡是带*号的都是在六份敦煌手卷中

出现过的,带 * 号又带括号的仅在敦煌手卷中出现过。)

这一大类的词共 645 条。从表三来看,1 型的条件最清楚,凡是声母无前置辅音འ ɦ、最后一个韵尾为舌尖音的,一律三时同形;2、3 型的只能看出一个大概的条件,即表示心理状态和持续性的行为和现象的,大部分三时同形,其余的仅现在时和未来时同形。4、5、6、7、8 型(འ ɦ 头字)彼此区别的条件有待进一步研究,7、8 型的以自动动词居多,但其他类型中也有自动动词。除掉 7、8 型和 6 个特殊字[①]以外,大部分不及物动词的声母都不变化。

不及物兼自主的动词有命令式,命令式的形式一般与过去时相同,但过去时的元音为 a 的,在命令式中 a 要变为 o,例如:

ཉལ ȵal(过) ཉོལ ȵol(命) 睡
ལངས laŋs (过) ལོངས loŋs(命) 站立

及物兼不自主的动词,不论其韵尾为何,大部分三时同形,如མཐོང mthoŋ*(看见)、གོ go*(听见)དྲན dran*(忆起)ཤེས ɕes*(知道)等。

敦煌手卷中的不及物动词的形态变化方式与此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有一部分以舌尖辅音ར r、ལ l、ན n 结尾的动词以加后缀ད-d 表示过去时、命令式,及物动词也是这样。如སྟོརད stord(失掉)、གྱུརད gjurd(变)、སྩལད stsald(赐给)、གསོལད gsold(请求)、མནནད mnand(压)等。但由于语音发展变化的原因,8—9 世纪音节结构中的再后置韵尾ད-d(藏文称为ད་དྲག da drag)正处在消失过程中,因此表示语法意义的后缀ད-d 也处在消失过程中。在敦煌手卷中有这种情况:同一篇文章的同一个词,都用于过去时,有的加后缀ད、-d,有的不加。如,སྲས་ཤ་ཁྱི་ཉ་ཁྱི་དང་ཡང་མཇལད sras ɕa khji ȵa

① 因限于篇幅,不及物和及物动词的例外字不一一列出,其中有的可以找到解释的理由。

khji daŋ jaŋ mdʑald(也见到了夏其、聂其二王子),这句话在另外一处重复一次,其中的མཛལད mdʑald(谒见)就写成མཛལ་ལོ mdʑal lo,再如,འཁོརད ɦkhord 和འཁོར ɦkhor(返回)、ཐརད thard 和ཐར thar(逃脱)都并见于手卷。以此可以推断,更古的藏语以ར r、ལ l、ན n 结尾的动词是以加后缀ད-d 表示过去时、命令式的。最晚到十世纪,后缀ད-d 已完全消失,韵尾为ར r、ལ l、ན n 的动词,也就因而大量出现了三时或三时一式同形的情况。

(二)前一大类的变化方式

前一大类即及物兼自主的动词三时一式的表现形式。大部分及物动词也同不及物动词一样,用加后缀ས -s 的手段表示过去时和命令式,而且,现在时元音是 a 的,在命令式中要变成 o。除此之外,大部分及物动词的声母还要变化,以区别于不及物动词,并同加后缀ས -s 的手段相配合,把三时一式区别开来。声母变不变以及变化方式的不同,取决于动词现在时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原形动词)声母的类型不同。下面从动词现在时声母的不同类型出发,来观察其不同的变化。(以下的例词都按现在时——未来时——过去时——命令式的顺序排列。现在时的元音 a 在命令式中变为 o,过去时、命令式加后缀ས -s 的,不逐条说明,不加ས -s 的加以说明。)

1. 声母为带前置辅音ར r、ལ l、ས s 的,分两类:

(1)基辅音①为非双唇音的,未来时和过去时加前缀བ b-。

---

① 古藏语的声母由一个到四个辅音组成。在四个辅音组成的复辅音中能够出现在第三个位置上的辅音是多数,本文叫它做基辅音(即藏文音节结构中的基字);能出现在第四个位置上的只有ཡ j、ར r、ལ l,叫它做后置辅音(即藏文的下加字),实际上ཡ j、ར r、ལ l 是同元音直接拼读的辅音;能出现在第二个位置上的只有ར r、ལ l、ས s,叫它做前置辅音(即藏文的上加字);能出现在第一个位置上的只有བ b,这个བ b 可叫它做再前置辅音,但在两个或三个辅音组成的复辅音中,བ b 还有ག g、ད d、མ m、འ ɦ 也可出现在基辅音前做前置辅音(这五个是藏文的前加字)。

如：

ལྟ lta*	བལྟ blta*	བལྟས bltas*	ལྟོས ltos*	看
རྩིག rtsig	བརྩིག bstsig	བརྩིགས brtsigs*	རྩིགས rtsigs	砌
རྡུང rduŋ	བརྡུང brduŋ	བརྡུངས brduŋs*	རྡུངས rduŋs	击
སྟོན ston*	བསྟན bstan*	བསྟན bstan*	སྟོན ston	出示、给看
སྐྱེད skjed*	བསྐྱེད bskjed	བསྐྱེད* bskjed	སྐྱེད skjed	增长、加强
སྒྲོལ sgrod	བསྒྲལ bsgral*	བསྒྲལ bsgral*	སྒྲོལ sgrol	解脱、拯救
སྐོར skor*	བསྐོར bskor	བསྐོར bskor(bskord*)	སྐོར skor	转动、围

(2)基辅音为双唇音的，未来时、过去时不加前缀བ b-。这是因为带有前置辅音的པ p(或བ b、མ m)和前缀བ b-同是双唇音，在语音结构中互不拼合的缘故。例如：

སྤོང spoŋ	སྤང spaŋ*	སྤངས spaŋs*	སྤོངས spoŋs	抛弃
སྤྱོད spjod*	སྤྱད spjad	སྤྱད spjad*	སྤྱོད spjod	享用、行动
སྦྱོར sbjor	སྦྱར sbjar	སྦྱར sbjar(sbjard*)	སྦྱོར sbjor	合并、连接
རྦོད rbod	རྦད rbad	རྦད rbad	རྦོད rbod	唆使
སྨྲ smra	སྨྲ smra	སྨྲས smras*	སྨྲོས smros	说
རྨྱང rmjaŋ	རྨྱང rmjaŋ	རྨྱངས rmjaŋs	རྨྱོངས rmjoŋs	伸、舒展

六份敦煌手卷中这一类动词的变化规律也与此相同。只见到一个例外，就是སྩོལ stsol(赐予)的过去时为སྩལད stsald，不是བསྩལད bstsald，这大概是因为要同སྩེལ stsel(清除)的过去时བསྩལད bstsald区别开来的缘故。一些辞书把这两个词过去时的不同形式混同为一个了。

2. 声母为无前置辅音，但有后置辅音ཡ j、ར r、ལ l的，分两类：

(1)基辅音为ཀ k、ཟ z、ར r、ས s的，未来时、过去时加前缀

བ b-。例如：

ཀློག	klog	བཀླག	bklag	བཀླགས	bklags	ཀློགས	klogs	读
ཟློག	zlog	བཟློག	bzlog	བཟློགས	bzlogs*	ཟློགས	zlogs	阻挡、反击
རློག	rlog*	བརླག	brlag*	བརླགས	brlags*	རློགས	rlogs	破坏、毁
སླུ	slu	བསླུ	bslu	བསླུས	bslus*	སླུས	slus	诱骗
སྲིང	sriŋ*	བསྲིང	bsriŋ*	བསྲིངས	bsriŋs*	སྲིང	sriŋ	延长、疏远

(2)基辅音为ག g、བ b、མ m 的，其未来时、过去时不加前缀བ b-，这也是因为བ b-与ག g、བ b、མ m 发音部位或方法相同，在语音结构中互不拼合的缘故。例如：

གླ	gla	གླ	gla	གླས	glas	གླས	glas	雇用、租
གྱོན	gjon	གྱོན	gjon	གྱོན	gjon*	གྱོན	gjon*	穿、戴
བླུས	blu	བླུས	blu*	བླུས	blus	བླུས	blus	赎买
མྱོང	mjoŋ	མྱང	mjaŋ	མྱངས	mjaŋs	མྱོངས	mjoŋs	尝试、遭受

3. 声母为带前置辅音ད d、བ b、མ m 的复辅音的，三时一式声母不变。例如：

དཔྱ	dpja	དཔྱ	dpja	དཔྱས	dpjas*	དཔྱོས	dpjos	指责、辱骂
བསུ	bsu	བསུ	bsu*	བསུས	bsus*	བསུས	bsus	迎接
མཁྱུད	mkjud*	མཁྱུད	mkhjud	མཁྱུད	mkhjud*	མཁྱུད	mkhjud	隐匿

4. 声母为带前置辅音འ ɦ 的。这一类变化最复杂，可大体分为四种形式：

(1)三时一式声母不变的。如：

འགེམས	ɦgems	འགེམས	ɦgems	འགེམས	ɦgems	འགེམས	ɦgems	击碎、摧毁
འཐེན	ɦthen	འཐེན	ɦthen	འཐེན	ɦthen*	འཐེན	ɦthen	拉、扯
འཚལ	ɦtshal	འཚལ	ɦtshal*	འཚལ	ɦtshal*（ɦtshald）*	འཚོལ	ɦtshol	致(礼)、作

（2）过去时、命令式去掉前置辅音འ ɦ 的，有的连未来时也去掉འ ɦ。例如：

འཁྲིད ɦkhrid འཁྲིད ɦkhrid ཁྲིད khrid* ཁྲིད khrid 牵、引
འདོར ɦdor འདོར ɦdor* དོར dor* དོར dor 丢掉、抛弃
འཕྱག ɦphjag འཕྱག ɦphjag ཕྱགས phjags ཕྱོགས phjogs 擦拭、扫除
འབྱུག ɦbjug བྱུག bjug* བྱུགས bjugs* བྱུགས bjugs 涂、抹

（3）基辅音为送气清音ཁ kh、ཆ tɕh、ཐ th、ཚ tsh，在未来时、过去时中变为同部位不送气音，同时前置辅音འ ɦ 换成བ b。命令式去掉前置辅音འ ɦ，声母仍为送气清音。例如：

འཁོལ ɦkhol* བཀོལ bkol* བཀོལ bkol* ཁོལ khol 奴役
འཆོལ ɦtɕhol* བཅོལ btɕol* བཅོལ btɕol* ཆོལ tɕhol 寄托
འཆིབ ɦtɕhib བཅིབ btɕib བཅིབས btɕibs ཆིབས tɕhibs 骑
འཐག ɦthag བཏག btag བཏགས btags ཐོགས thogs 织、磨
འཚང ɦtshaŋ བཙང btsaŋ བཙངས btsaŋs ཚོངས tshoŋs 塞进、挤入

个别词的基辅音塞擦音在未来时、过去时、命令式中变为擦音：

འཆད ɦtɕhad བཤད bɕad བཤད bɕad ཤོད ɕod 说
འཆགས ɦtɕhags བཤགས bɕags བཤགས bɕags* ཤོགས ɕogs 忏悔、坦白

（4）基辅音为浊塞音ག g、ད d，前置辅音འ ɦ 在未来时中换成ད d 或ག g。在过去时中换成བ b，同时基辅音变为同部位送气清音。在命令式中基辅音不变，去掉前置辅音འ ɦ。例如：

འགོད ɦgod དགོད dgod* བཀོད bkod* ཁོད khod 安排
འགེབས ɦgebs* དགབ dgab* བཀབ bkab* ཁོབ khob 覆盖、掩盖
འདོགས ɦdogs* གདགས gdags* བཏགས btags* ཐོགས thogs(thog*)取(名)、佩带
འདུལ ɦdul* གདུལ gdul* བཏུལ btul*(bthul*)ཐུལ thul 调伏、教化

基辅音为浊塞擦音ཇ dʑ、ཛ dz，在未来时中变为浊擦者，前置辅音འ ɦ 换成ག g，其余变化同上。例如：

འཇུག ɦdʑug* གཞུག gʑug བཅུག btɕug*（btɕhug*）ཆུག tɕhug 使、塞入
འཇོམས ɦdʑoms གཞོམ gʑom བཅོམ btɕom* ཆོམས tɕhoms 摧毁、征服
འཛུད ɦdzud གཟུད gzud བཙུད btsud* ཚུད tshud 使入、投入
འཛུགས ɦdzugs གཟུགས gzugs བཙུགས btsugs* ཚུགས tshugs 种植、树立

有少数在过去时和命令式中也变成浊擦音，个别的还变成清擦音。例如：

འཇོག ɦdʑog གཞག gʑag བཞག bʑag* ཞོག ʑog 放、停止
འཛིན ɦdzin* གཟུང gzuŋ* བཟུང bzuŋ* ཟུང zuŋ* 抓
འཇིག ɦdʑig གཞིག gʑig བཤིག bɕig* ཤིག ɕig 毁灭

基辅音为浊塞音བ b，在未来时中前置辅音འ ɦ 换成ད d，在过去时、命令式中失去འ ɦ，同时基辅音变为同部位送气清音ཕ ph。例如：

འབུལ ɦbul* དབུལ dbul* ཕུལ phul*（pul*） ཕུལ phul 献、奉上
འབྱེད ɦbjed* དབྱེ dbje* ཕྱེས phjes*（pje*） ཕྱེས phjes 分开

这一类型动词的过去时、命令式一般都不加后缀ས-s。

འ ɦ 头字为什么有四种变化形式？从意义上看，(1)(2)型只有少数几个兼为使动动词，(3)(4)型，尤其是(4)型，及物兼使动的动词较多，它们大多有意义相关的自动动词与之对应，见表六；有的没有相对应的自动动词，却有意义相关的名词与之对应，例如与འཆིབ ɦtɕhib（骑）相关的名词是ཆིབས tɕhibs（马），与འཐག ɦthag（织）相关的名词是ཐགས thags（织物）。从语音上看，(1)型的基辅音为ག g、ཐ th、ཆ tɕh、ཇ dʑ、ཚ tsh，(2)型的基辅音为ཁ kh、ད d、ཕ ph、བ b，(3)型的基辅音都是清送气音，(4)型的基辅音都是浊音，(1)型同(2)型，(3)型同(4)型，条件分明。

5. 声母为带前置辅音ག g 的，其变化分三种形式：

(1)三时一式声母不变的。如：

གཉེར	gɲer	གཉེར	gɲer	གཉེར	gɲer*	གཉེར	gɲer	管理
གཏུག	gtug	གཏུག	gtug	གཏུགས	gtugs*	གཏུགས	gtugs	接触
གསང	gsaŋ	གསང	gsaŋ	གསངས	gsaŋs*	གསོངས	gsoŋs	保密

(2)在过去时中，前置辅音ག g 换成བ b，命令式无前置辅音，同时基辅音(塞音、塞擦音)变为同部位的送气音。过去时、命令式都不加后缀ས -s。例如：

གཅོད	gtɕod* (gtɕhod*)	གཅད	gtɕad	བཅད	btɕad* (btɕhad*)	ཆོད	tɕhod	砍断、决断
གཅོག	gtɕog	གཅག	gtɕag(gtɕhag*)	བཅག	btɕag(btɕhag*)	ཆོག	tɕhog	打破
གཏོང	gtoŋ*	གཏང	gtaŋ*	བཏང	btaŋ*	ཐོང	thoŋ	发出、派出
གསོད	gsod*	གསད	gsad	བསད	bsad*	སོད	sod	杀、熄灭
གསེད	gsed	གསེད	gsed	བསེད	bsed	སེད	sed	爬梳

按这种形式变化的动词不多，大多为使动动词，一般都有自动动词相对应，如前面四个使动动词的自动动词分别为འཆད ɦtɕhad(断)、འཆག ɦtɕhag(破)、ཐོང thoŋ(发到)、ཤི ɕi(死、灭)等。

(3)在未来时和过去时中，前置辅音ག g 都换成བ b。按这种形式变化的词不多，有的是为了区分多义词的不同意义。例如：

གཏམ	gtam	བཏམ	btam	བཏམས	btams	གཏོམས	gtoms	说

如果未来时、过去时声母都是གཏ gt，便同"嘱咐"分不开了。

从ག g 头字的一些异体字可以看出，有一部分ག g 头字是从འ ɦ 头字发展来的，试比较：

	གཏམ	gtam	གཏམ	gtam	གཏམས	gtams	གཏོམས	gtoms	嘱咐
异体：	འདམ	ɦdam	གདམ	gdam	བཏམ	btam	ཐོམས	thoms	
	གཏོད	gtod	བཏོད	gtod	བཏོད	btod	གཏོད	gtod	创始、发明

异体：འདོད ɦdod　གདོད gdod　བཏོད btod　ཐོད thod
　　　གཅུར gtɕur　བཅུར btɕur　བཅུར btɕur　ཆུར tɕhur　挤、夹紧
异体　འཆུར ɦtɕhur　གཅུར gtɕur　བཅུར btɕur　ཆུར tɕhur

再如，གཏོལ gtol(揭露)现在是三时一式同形。在敦煌手卷中出现这个词的更早形式：འཐོལ ɦthol(未)བཏོལ btol(过)(发丧、揭露)。由此可见动词声母的不同形态有向单一化发展的趋势。正因为这样，ག g 头字的变化形式在各种辞书里分歧最多。有的收了古的，有的收了今的，有的古今混而为一。

6. 声母为单辅音的，其变化形式分两类：

(1)未来时、过去时的声母加前缀བ b-。声母为鼻音的，བ b 被同化为མ m。例如：

ཉན ȵan*　མཉན mȵan*　མཉན mȵan(mȵand*)　ཉོན ȵon　听
ནབ nab　མནབ mnab　མནབས mnabs(bnabs*)　ནོབས nobs　穿、戴
ཞོན ʑon*　བཞོན bʑon　བཞོན bʑon*　ཞོན ʑon　骑
ཟ za　བཟའ bzaɦ　བཟས bzas　ཟོ zo　吃
ལེན len*　བླང blaŋ　བླངས blaŋs*　ལོངས loŋs　取
སེམས sems*　བསམ bsam　བསམས bsams*　སོམས soms　想

(2)三时一式声母不变。如：

ཉོ ȵo　ཉོ ȵo　ཉོས ȵos　ཉོས ȵos　买
ཟེར zer　ཟེར zer　ཟེར zer*　ཟེར zer　说
ལབ lab　ལབ lab　ལབས labs　ལོབས lobs　告诉
ཤབ ɕab　ཤབ ɕab　ཤབས ɕabs　ཤོབས ɕobs　抽出(剑)

从六份敦煌手卷来看，(1)型的倒有一些，(2)型的只看到一个ཟེར zer(说)，可能(2)型的词大多是后期产生的。

及物兼自主动词共 692 条。表四按声母变化方式统计各种类型的词数。

表四

前置辅音	现在时声母		三时一式变化方式	词数	例外	类型编号
	基辅音	后置辅音				
ར r ལ l ས s	非双唇音	零或ཡ j、ར r	未来时、过去时声母加前缀བ b-	200	4	1
	双唇音	零或ཡ j、ར r	声母不变	51	1	2
零	ཀ k、ཟ z、ར r、ས s	ར r、ལ l	未来时、过去时声母加前缀བ b-	37		3
	ག g、བ b	ཡ j、ར r、ལ l	声母不变	20		4
ད d བ b མ m	不　限	不　限	声母不变	96	1	5
འ ɦ	不　限	不　限	声母不变	22		6
	不　限	不　限	过去时、命令式去掉前缀འ ɦ-	42		7
	清送气音	零或ཡ j、ར r	未来时、过去时前缀འ ɦ-换成བ b-，基辅音变同部位不送气音，命令式去掉前缀འ ɦ-。	34		8
	浊　音	零或ཡ j、ར r	未来时前缀འ ɦ-换成ག g(ད d-)，基辅音为塞擦音的变为擦音；过去时前缀འ ɦ-换成བ b-；基辅音变不送气清音，命令式去掉前缀འ ɦ-，基辅音变成送气清音	59		9
ག g	不　限	零	声母不变	56		10
	ཅ tɕ、ཏ t、ཙ ts、ས s、ཤ ɕ	零	过去时前缀ག g-变成བ b-	14		11
	ཅ tɕ、ཏ t、ཙ ts、ས s、ཤ ɕ	零	未来时、过去时前缀ག g-变成བ b-(在鼻音前为མ m-)	20		12
零	不　限	零	未来时、过去时加前缀བ b-(在鼻音前加མ m-)	16		13
	不　限	零	声母不变	19		14

从表四看来，1—5 型除了几个例外，完全是有条件的，规律性是很明显的，这一部分词占大多数；6 型至 12 型从语音上可以看出大概的条件，其中的 8、9、11 型大部分是使动动词，但不易对每个词的声母变化方式作出明确判断；13 型同 14 型相区别的条件不清楚。

上面谈的是声母和韵尾的变化。有一部分词韵母的元音也按时、式的不同而起变化。大量的是 o 元音在未来时、过去时中变成 a。o 元音字共有 236 个，变 a 的有 109 个。前面已有许多例子，这里只按不变和变的各举一例，以资对照：

སྐོ sko　བསྐོ bsko　བསྐོས bskos*　སྐོས skos　任命
སྐྱོང skjoŋ*　བསྐྱང bskjaŋ　བསྐྱངས bskjaŋs　སྐྱོངས skjoŋs　护佑

e 变 a 的也不少，e 元音字共 67 个，变 a 的有 19 个。如：

འདེབས ɦdebs*　གདབ gdab*　བཏབ btab*　ཐོབ thob　栽、撒(种)
འགེབས ɦgebs　དགབ dgab*　བཀབ bkab*　ཁོབ khob　覆盖
སེལ sel　བསལ bsal　བསལ bsal　སོལ sol　消除
(སྩེལ stsel*)　(བསྩལ bstsal*)(བསྩལད bstsald*)(སྩོལད stsold)

有少数几个词不仅元音起了变化，现在时韵尾ན n 在未来时、过去时、命令式中还变成ང ŋ：

འདྲེན ɦdren　དྲང draŋ*　དྲངས draŋs*　དྲོངས droŋs　拖、拉、引
འཕེན ɦphen*　འཕང ɦphaŋ*　འཕངས ɦphaŋs*　འཕངས ɦphaŋs　投、掷、抛
ལེན len*　བླང blaŋ*　བླངས blaŋs*　ལོངས loŋs　取、拿来
འབྱིན ɦbjin*　དབྱུང dbjuŋ*　ཕྱུང phjuŋ*　ཕྱུང phjuŋ　抽、逐出

最后一个词的元音 i 变成了 u。这是个别现象。

另外，现在时韵尾为ད d 的，有一部分在未来时形式中去掉ད d，在过去时、命令式形式中，韵尾ད d 变成ས s。ད d 尾字共 91 个，按此式变化的有 20 个。如：

སྐུད skud　བསྐུ bsku　བསྐུས bskus*　སྐུས skus　搽、敷

བྱེད bjed* བྱ bja* བྱས bjas* བྱོས bjos 做

འབྱེད ɦbjed* དབྱེ dbje* ཕྱེས phjes* (ཕྱེ phje*) ཕྱེས phjes 分开、区分

上述元音和韵尾的变化，只见于及物动词，但不能说它是区别及物和不及物的手段。因为同是及物动词，有变的，也有不变的，其变化条件和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

现在谈谈使动动词与自动动词在语音上的对应关系。使动动词和自动动词的韵母大部分相同，现在时声母的基辅音发音部位相同或完全相同。下面列一个表来看现在时声母的对应关系。

表五

		使动动词声母						对应的自动动词声母		
发音方法	基辅音 \ 前置辅音	ས s	ར r	ག g	ད d	བ b	འ ɦ	འ ɦ	零	例外
清塞音塞擦音	ཀ k ཁ kh	སྐ sk	རྐ rk		དཀྲ dkr		འཁ ɦkh	འཁ ɦkh		ག g[1] འདྲ ɦdr[1]
	ཅ tɕ			གཅ gtɕ				འཆ ɦtɕh		
	ཏ t ཐ th	སྟ st	རྟ rt	གཏ gt			འཐ ɦth	འཐ ɦth	ཐ th	ད rd[2] འད ɦd[1]
	པ p	སྤ sp						འཕ ɦph		
	ཚ tsh						འཚ ɦtsh	འཚ ɦtsh	ཚ tsh	འཛ ɦdz[1]
浊塞音塞擦音	ག g	སྒ sg				བག bg	འག ɦg	འག ɦg	ག g	
	ཇ dʑ						འཇ ɦdʑ	འཇ ɦdʑ	ཞ ʑ	ཆ tɕh[1]
	ད d	སྡ sd		གད gd			འད ɦd	འད ɦd འཐ ɦth	ད d ཐ th	
	བ b	སྦ sb					འབ ɦb	འབ ɦb	བ b	
	ཛ dz						འཛ ɦdz	འཛ ɦdz	ཟ z	ཚ tsh[2]

续表

鼻音	ང ŋ				དང dŋ				ང ŋ	
	ཉ ɲ	སྙ sɲ	རྙ rɲ						ཉ ɲ	མཉ mɲ^{1}
	ན n	སྣ sn		གན gn		མན mn			ན n	
	མ m	སྨ sm							མ m	
续音	ཞ ʑ					བཞ bʑ			ཞ ʑ	
	ཡ j			གཡ g-j					ཡ j	
	ར r	སྲ sr							ར r	འདྲ ɦdr^{2} དྲ dr^{1}
	ལ l	སླ sl	རླ rl	གླ gl					ལ l	
	ཤ ɕ			གཤ gɕ					ཞ ʑ	
	ས s			གས gs					ས s	

（上表例外栏中的小数字表示出现的词数）

从表五可以看出，使动动词的声母都带前置辅音，以带ས s-的为最多(82 个)，带འ ɦ 的其次(58 个)。自动动词现在时的声母大部分带前置辅音འ ɦ(93 个)，其余的，除少数例外，不带前置辅音。使动动词和自动动词基辅音的对应也比较整齐。使动动词的清塞音、塞擦音(包括送气、不送气)对自动动词的清送气塞音和塞擦音；使动动词的浊塞音、塞擦音大多数对自动动词的浊塞音塞擦音；使动动词的鼻音、续音对自动动词的鼻音和续音。每类里都有少数例外。从表五我们还可以看出在一部分动词中前置辅音ས s、ར r、ག g、ད d、བ b 等是表示使动意义的前缀。前缀འ ɦ 则有时表示使动意义，有时表示自动意义，因而有一部分使动动词和自动动词的现在时形式是相同的。使动和自动动

词的时、式变化方式都分别按照其所属范畴(及物与自主与否)和现在时的语音形式不同而变化。每对意义相关的使动、自动动词,其时、式变化方式不尽相同,试比较:

表六

使　动　动　词	自　动　动　词
སྐོར　བསྐོར　བསྐོར　སྐོར 转动、围 skor* bskor　bskor*　(bskord*) skor	འཁོར　འཁོར　འཁོར　旋转、绕圈 ɦkhor ɦkhor ɦkhor* (ɦkhord*)
སྒྱུར　བསྒྱུར　བསྒྱུར　སྒྱུར　改变 sgjur bsgjur bsgjur sgjur	འགྱུར　འགྱུར　གྱུར　变化 ɦgjur*　ɦgjur*　gjur* (gjurd*)
རྟུལ　བརྟུལ　བརྟུལ　རྟུལ　驯服、制服 rtul　brtul　brtul　rtul	འཐུལ　འཐུལ　ཐུལ　驯服、柔顺 ɦthul　ɦthul　thul
གཏོར　གཏོར　གཏོར　གཏོར 打散、抛洒 gtor　gtor　gtor(gthor*) gtor	འཐོར　འཐོར　ཐོར　失散、散 ɦthor　ɦthor　thor
དཀྲི　དཀྲི　དཀྲིས　དཀྲིས　缠、绕 dkri　dkri　dkris　dkris	འཁྲི　འཁྲི　འཁྲི　缠、绕 ɦkhri　ɦkhri　ɦkhri
བགྲུང　བགྲུང　བགྲུངས　བགྲུངས 澄清、滤清 bgruŋ　bgruŋ　bgruŋs　bgruŋs	གྲུང　གྲུང　གྲུངས　(水)清 gruŋ　gruŋ　gruŋs
འཚོད　བཙོ　བཙོས　ཚོས　煮 ɦtshod　btso　btsos　tshos	ཚོས　ཚོས　ཚོས　煮熟 tshos　tshos　tshos
འགུམ　དགུམ　བཀུམ　ཁུམ　杀死 ɦgum　dgum*　bkum* khum	འགུམ　འགུམ　གུམ　死 ɦgum　ɦgum　gum*
འཛུག　གཞུག　བཙུག　ཚུག　使入 ɦdʑug*　gʑug　btɕug* (btɕhug*) tɕhug	འཛུག　འཛུག　ཞུགས　加入 ɦdʑug　ɦdʑug　ʑugs*

六份敦煌手卷的动词虽然数量不多,许多动词的三时一式出现得不够整齐,尤其是命令式出现得很少,再加上有些词在后期消失了,有些词的语音形式同后期不同(如带前置辅音的送气塞音、塞擦音到后期变成不送气音,以及复辅音声母སྩ sts 变为ས s,一部分词的声母སྨྱ mj 的后置辅音 j 的消失等),但将已出现的有不同形态的动词同后期的文言材料对比,除了表示过去时、命令

式的后缀ད-d消失以外，其形态变化方式和手段基本上是相同的。这说明文言文的形态变化方式，早在八、九世纪的古藏语中就已存在了。

本文对古藏语动词的形态主要是作平面分析，初步探索出古藏语有严整变化规律的动词将近动词总词数的一半（包括表三的1型和表四的1、2、3、4、5型），其余动词的不规则变化，也能看出一些局部的条件。藏文传统文法对于动词的变化规律曾作过不少研究。在确定哪些是构形成分上本文同传统文法大体一致，但传统文法总结出来的有条件变化的动词主要是本文论述的及物动词中的1、2型（见表四）。对于传统文法和本文都未能解决的那些不规则变化的原因，恐怕要追溯到藏文创制①以前。可能历史上发生过若干演变，使得在远古的某一阶段有过较为严整的形态变化规律的动词，到了八、九世纪变得形态不那么完整，不那么规则了。要完全解释清楚这些不规则的变化，有待于藏语方言和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

原载《民族语文》1981年第3期

---

① 据藏文史籍记载，藏文创制于7世纪。估计藏文创制时期的动词形态变化同8—9世纪敦煌文献反映的动词形态变化差别不会很大，因为相隔只有一个多世纪。

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和方式
——对敦煌藏文写卷抽样的电脑统计分析

对于藏语自古至今的演变，语音方面多有研究，语法方面也时有文章涉及，而词汇方面却少有专门的研究文章。词汇的演变也是藏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内容是通过对藏语古今词汇的抽样比较分析，探讨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和方式。

一 材料和方法

词汇是开放性体系，很难精确统计某一语言在某一时期的词汇总量。古代语言的词汇材料更是难以全面统计和搜集。因此，作古今词汇比较，只能划定一定范围，抽取一定数量的词语，作抽样定量分析。这样做，虽不能做到“以偏概全”，但可达到窥斑见豹的目的。

斯瓦迪士(M. Swadesh)选取200个基本词根语素，编制了一个词表，后来又修正为一百词表，用以观察一种语言在一定的时间长度(例如一千年)内的变化速度，这对于观察语言变化的速率或保留率的系数，并以此来测算语言发展的年代，具有较好的效果。在探寻藏语词汇变化速率时，我们也要使用这种方法。

但探讨藏语词汇变化方式时，一百或二百个词就显得太少了。因此，需要扩大范围，在取材上需要大量能涵盖基本词汇的使用频率较高的一般词汇。这些词应该是能够确定使用年代的词。我们也同时用这份材料求出一般词汇的变化速率。

藏语各类辞书为数不少，其中，收录古词最多的是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达 53000 余条；收录今词较多的主要有于道泉主编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和华侃、龙博甲合编的《安多藏语口语词典》(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等。但这类辞书都不能作为此项比较研究的取材样本，例如《藏汉大辞典》虽然收词偏古，但也兼收今词，且古词大多未注词的出处，无法断定使用年代。又如《拉萨口语词典》，虽然收词大部分是拉萨口语，但也收进一部分书面语的词，如 la la“有些”、du ma“若干、许多”、kun“都、一切”、rjod“说、解说”、bsgo“命令、下谕”、rna“耳朵”等；还有一些在古代可以单独成词，而在现代口语里只作构词语素的，也作为单独的词条，如 sna“鼻子”、brang“胸”、rkyal“游、渡”、brtan“坚固”等(这些词在拉萨话里分别说成 sna khug、brang khog、rkyal rgyag、brtan po 等)，由此可见，它不是一部纯粹的拉萨口语词典。

本文用于比较研究的古词材料，取自敦煌藏文 P. T. 1286 号和 P. T. 1287 号两份长卷。[①] 选择这两份写卷作为古词取材样本，主要基于下列原因：

---

①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 Complète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 India office et du BM, par A. Macdonal et Yoshiro Imaeda, Tom ler Ⅱ, Paris, 1979. (《巴黎国家国书馆藏藏文选集》)影印了这两份写卷。

1. 这两份长卷的内容是吐蕃时期著名赞普(藏王)和论布(大臣)的传记以及历代赞普和论布世系,文学性、故事性较强,常用的生活词语多,能基本涵盖基本词汇。

2. 从写卷内容和字体特征可推断出相对准确的写作年代,即语言年代学所谓的可能性系年。赞普传记记载了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至赤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之间八位著名赞普的事迹。赞普世系终记于吾益董木丹赞普(即达磨赞普,公元836—842年在位)。由此可推断写卷书写年代的上限不会早于达磨时期,至少不会早于赤松德赞时期。从各传记的语言风格和写作体例来看,似出自同一时代甚至是同一人之手,不像是历代分期记载的累积。其文字特征与有明确纪年的长庆会盟碑(立于公元823年)碑文非常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赞普世系记到吾益董木丹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文章也没有结尾,写卷有可能因人为截断而残缺了;另有一种可能,即达磨上台后采取"禁佛焚经"的做法,使吐蕃社会的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全盛的吐蕃王朝开始走向崩溃,吐蕃社会处于内部分裂、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混乱状况,因而史记官顾不得往下写史了。因此,这两份写卷的写作年代,不会晚于达磨赞普在位时期,大约书写于9世纪初。

3. 这些写卷除个别地方残缺不清外,大部分完整、清晰。而且因为是吐蕃王室的重要正式文件(即使是抄本也不能排除这一性质)在遣词造句和使用正字(即规范字)方面都比较认真、讲究,不像有些写卷那样错漏屡见、白字较多。这两份写卷可以看作是基本反映当时藏文所依据的基础方言面貌的代表作。我们不否认那时可能也有文字和口语的差异,写卷的词中就可能有更早时期的古词的沉积,但一般认为,藏文创制于7世纪松赞

干布时期，从藏文创制到9世纪初不过只有一百多年，语言的变化不会太大；再加上那时没有木刻印刷，文字记录、传播和固定词语形式的功能都远远小于有了藏文印刷以后的时期。因此，即使写卷的词中可能会保留一些脱离当时口语的古成分，其所占比例可能也是很小的。

4. 这两份写卷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部分词语得到可信的解释（本人也研究多年，有一份尚未发表的注释和译文，本文所注词语的释义即根据上述成果）。

因此可以说，从这两份写卷分解出来的，是词义和年代都比较准确、清晰的词语。

用以比较的今词材料，取自现代拉萨口语。《拉萨口语词典》因有前已述及的缺陷，只能作为重要参考。对其中的非口语成分，通过与拉萨人核对，予以排除或校正。借此，向热心帮助我的朗珍女士致以谢意。

本文采用的比较方法是，首先将两卷通篇切分成词，输入电脑，使用美国 SIL（暑期语言学院）白默翰（John Alsop）教授设计并提供的一种专门用于话语材料统计分析的电脑软件 Fling 进行词频统计，并按字母顺序列出全卷词表，然后与拉萨口语词相对应，逐个注明消失、转义、词转语素、保留等情况，最后再根据这份对照词表进行各种分析。用 Fling 软件排出的词表，不仅可做到一个也不遗漏，一个也不重复，而且还可反映各个词出现的上下文语句，有利于分析和把握词义，有利于区分同音词和多义词。通过这个课题，第一次尝到运用电脑统计分析话语材料的甜头。在此，要向热心指导和帮助我们的白默翰教授致以谢意！

二　词汇变化的速率

1. 两卷词汇分析统计结果

P. T. 1286 和 P. T. 1287 两卷共 594 行(P. T. 1287 卷中 526－536 行因残缺较多,影响对词义的理解,未入统计),从中共切分出不同的词 2187 个。除去专名(包括人名、地名、部族名、国名等),共有词 1646 个。虚词无实在意义,主要起语法作用,也将它们除去(指格助词、连词、语气词、叹词等,副词计入实词内),共得实词 1590 个。其中,有形态变化的词,不同的形态按同一个词计算,如 lta(现在时)、blta(未来时)、bltas(过去时)"看"。另外,某些因当时自由变读(如塞音、塞擦音的送气和不送气交替)而拼写不同的词和因正字规划尚未厘定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也只按一个词计算,如 bcings～bching"束缚"、brgya～brgyav"百"等。文中有关的拉萨话的今词,统一用代表它的藏文正字标记,不标实际音值;无正字的则用相应的藏文拼音结构标记。[①]

比较统计时,以写卷中的古词为出发点,按照它们与现代拉萨话的对应情况,划分成消失、转义、词根保留和保留 4 种类型。

消失,指在拉萨话里已消失不用或以今词替换的词,如 blon che"大伦"、khyo mo(古)→skye dman(今)"妻"等。

转义,指古今词的形式相同、意义发生变化的词,如 lto"肚子、腹"(古)→"食物"(今)。

① 为适应 Fling 软件能处理的 Ascll 字符,即拉丁字母,本文所引写卷内的藏文词语和标记拉萨话的藏文都用拉丁字母转写。转写依藏文字母表顺序分别为:k kh g ng;c ch j ny ;t th d n;p ph b m;ts tsh dz w;zh z v y;r l sh s;h a。y 带前加字 g 时前加-,作 g 的下加字时不加-。

词根保留，有两种情况。一是古词的词根变为今词，如 rdo ba(古)→rdo(今)“石头”；二是古词作为主要语素保留在复合词中，如 char(古)→char pa(今)“雨”等。

保留，指古词的意义和形式都与今词相同，如 rta“马”；有的古今拼写不同但意义相同、语音有渊源关系或对应关系的词也属于这一类，如：ral gyi(古)与 ral gri(今)“宝剑”、myi(古)与 mi(今)“人”等。

比较分析统计的结果是：消失的古词 791 个，占比较词的 50%；古词转义的 37 个，占比较词的 2%；词根保留的 212 个，占比较词的 13%；完全保留的 550 个，占比较词的 35%。按照斯瓦迪士百词表的分类法，前两项应算变化率，合起来是 52%，后两项是保留率，合起来是 48%。

2. 按斯瓦迪士百词表统计结果

斯瓦迪士百词表所选基本词，大部分在这两份写卷中可以找到。尚缺 28 个，从大致是同一时期的其他敦煌写卷中补充了 23 个，还缺 5 个，一时不易从浩繁的写卷中找到，便另选了几个基本词（顺序号上带圆圈者）。换用的词[①]与原词表上的词基本上是词性相当、类别相当，如以“草”换“(树)皮”，都是名词，都是植物类，而且在藏语里“草”是较之“(树)皮”，更为基本的词。统计对象是以基本词根语素为准，不算词缀，古今同源的成分用“+”号表示，不同源的同“－”号表示，词义有变化的也用“－”号表示。在对应的一组词中，古或今若有两个以上的词，以第一行的对应为准。藏语的形容词词根具有自动动词性质，如写卷中

① 换用的词如下：22 原为“虱”，27 原为“树皮”，45 原为“爪子”，68 原为“坐”，98 原为“圆”。换用的词以在序号上加圆圈表示。

具有同一词根的形容词和动词，则两个词都列出（下表中未标明出处的，其古词都出自上述两份写卷）。

序号	古藏语	今拉萨话	汉义	同源	古词出处
1	nga	nga	我	+	
	bdag				
2	khyed(敬)	khyed rang(敬)	你	+	
	khyod	khyod ra rang			
3	bdag chag	nga tsho	我们	−	
4	vdi	vdi	这	+	
	vung				
5	de	de	那	+	
6	su	su	谁	+	
7	gang	ga re	什么	−	
	ji				
8	myi	ma①	不	−	
9	kun	tshang ma	全部	−	
	tham shad				
	～tham chad				
10	mang po	mang po	多的	+	
	mang	mang	多		
11	gchig	gcig	一	+	
12	gnyis	gnyis	二	+	
13	chen po	chen po	大的	+	
	～ched po				

① ma只在-gi ma red或-gi min(<ma yin)这种格式中才有“不”的含义，-gi是附加成分，加在动词未来时形式后，red或yin原义为“是”，在此格式中已虚化，如kho(他)vgro(去)-gi ma red(不)“他不去”；ma的另一义位是“没有”，如ma bltas“没看”。

	che	che	大		
14	ring po	ring po	长的	+	
	ring	ring	长		
15	chung ngu	chung chung	小的	+	
	chung	chung	小		
	～cung				
16	bud myed	bud med	女人	+	
	myi smos				P. T. 1057-191①
	myi mo				P. T. 1057-35
17	khyo	khyo ga	男人	+	P. T. 1057-182
	myi pho				P. T. 1057-35,-36
	～myi po				
18	myi	mi	人	+	
19	nya	nya	鱼	+	
20	bya	bya	鸟、禽	+	
21	khyi	khyi	狗	+	
㉒	srin bu	srin vbu	虫(牙虫、蛔虫)	+	P. T. 1057-19
23	shing	shing sdong	树	+	
		shing②			
		lcang ma③			
24	sa bon	sa bon	种子	+	P. T. 1115-2
25	lo ma	lo ma	叶子	+	I. O. 737-105
26	rtsa ba	rtsa ba	根、根本	+	P. T. 1057-160
㉗	rtswa	rtswa	草	+	
28	phags pa	pags pa	皮	+	P. T. 1057-130
29	sha	sha	肉	+	

① 短横后面的数码是原卷行数。

② shing 因增加了“木头”、“柴”的义位,作“树”讲时已少用。

③ lcang ma 原义为“柳树”,在 lcang ma btsugs“种树”中增加了“树”的义位。

30	khrag	khrag	血	+	P. T. 1057-3
31	rus pa	rus khog[①]	骨头	+	P. T. 1057-92
32	tshil	tshil lu	脂肪	+	P. T. 1057-22
33	sgo nga	sgo nga	蛋	+	
34	rwa	rwa khog[②]	角	+	
	ru				
35	mjug ma	gzhug gu	尾巴	−	P. T. 1057-179
36	sgro	sgro	羽毛	+	
37	skra	skra	头发	+	P. T. 1044-15
38	mgo	mgo	头	+	
39	rna ba	a mchog	耳朵	−	I. O. 56、57-5
40	myig	mig[③]	眼睛	+	
	～dmyig				
	～gmyig				
41	sna	sna khug	鼻子	+	P. T. 1057-48
	～sna ngu				P. T. 1057-21
42	kha	kha	口	+	
43	so	so	牙齿	+	
44	lce	lce	舌头	+	
㊺	rmyig pa	rmig pa	蹄子	+	P. T. 1057-9
46	rkang pa	rkang pa	脚	+	
47	spus mo	pus mo	膝	+	P. T. V. 127-99
	spu smu				I. O. 56、57-1
48	lag pa	lag pa	手	+	
49	lto	grod khog	肚子	−	P. T. 1057-83
50	ske	ske	颈	+	P. T. V. 127-114

① rus 读高调，khog 读 kog。
② rwa 读高调，khog 读 kog。
③ mig 读高调。

51	nu ma	vo ma	乳房	—	P. T. 1044-44
52	snying	snying	心	+	
53	mchin pa	mchin pa	肝	+	P. T. 1057-35
54	vthung	vthung	喝	+	
55	za	za	吃	+	
56	sos btab	so rgyag	咬	—	
57	mthong	mthong	看见	+	
58	nyan	nyan	听	+	
59	shes	shes	知道	+	
60	gnyid	gnyid khug	睡觉	+	P. T. 1057-192
61	shi ～gum	shi	死	+	
62	bsad	bsad	杀	+	
63	rkyal	rkyal rgyag	游(水)	+	P. T. 1283-21
64	vphur ～vpur	vphur	飞	+	
65	vgro(现、未) pyin(过) mchi(现、未) mchis(过)	vgro(现、未) phyin(过)	去、走	+	
66	vong(现、未) vongs(过)	yong	来	+	
67	nyal	nyal	躺、卧	+	
⑱	lta(现) blta(未) bltas(过)	lta(现) blta(未) bltas(过)	看	+	
69	langs	langs	站、立	+	
70	gtad	sprod	给、交	—	P. T. 1097-6
71	mchi	bshad	说	—	
72	nyi ma	nyi ma	太阳	+	

73	zla ba ～sla ba	zla ba	月亮	+	
74	skar ma	skar ma	星星	+	
75	chu	chu	水	+	
76	·char	char pa	雨	+	
77	rdo ～rdo ba	rdo	石头	+	
78	bye ma	bye ma	沙子	+	
79	sa	sa	地	+	
80	sprin	sprin pa	云	+	
81	du ba	du ba	烟	+	P. T. V. 127
82	mye	me	火	+	
83	thal ba	thal ba	灰	+	
84	vbar	vbar	燃烧	+	
85	lam	lam ka	路	+	
86	ri	ri	山	+	
87	dmar po	dmar po	红的	+	P. T. 1017-103
88	sngon po ～sngon mo	sngon po	绿的(草) ～蓝的(天)	+	
89	ser po	ser po	黄的	+	P. T. 1057-50
	ser	ser	黄		P. T. 1057-48
90	dkar po	dkar po	白的	+	
91	nag po	nag po	黑的	+	P. T. 1057-24
92	mtshan ma	mtshan mo	夜晚	+	
93	tsha ba	tsha po	热的	+	P. T. 1057-156
94	grang	grang	冷	+	P. T. I. O. 56,57-3
		grang mo	冷的		
95	gang	gang	满	+	
96	gsar	gsar	新	+	
		gsar pa	新的		

97	legs pa	yag po	好的	—
⑱	thung	thung	短	+
		thung thung	短的	
99	skams	skam	干	+
		skam po	干的	
100	mying ba	ming	名字	+

根据上表的比较，古今藏语同源词根语素占 88%。我们在前面测估写卷的书写年代约为 9 世纪初，距今约有 1200 年。若按 1000 年计算则其词根语素的保留率为：

$$\sqrt[1.2]{0.88}=0.88^{\frac{1}{1.2}}=0.88^{0.8333}=0.8991$$

即藏语的基本词根语素的千年保留率为 90%。

李兹(Robert B. Less)比较了 13 种语言的古今差异，发现保留率最高的为 0.854(9 世纪的古高德语到现代德语)，最低的为 0.764(古拉丁语至现代罗马尼亚语，它们的平均保留率为 0.8048±0.0176/千年)。李兹由此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一切语言在任何时候，基本词根语素在一千年后平均约有 81%的同源根保留下来"[①]。看来，藏语基本词根语素的千年保留率要比李兹所统计的 81%的常数高出许多。汉语的基本词根语素的千年保留率为 83%[②]，也高于 81%。这种情况将给语言年代学提出新的问题：就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来说，基本词根语素保留率的常数订为多少才科学。另外，保留率的高低是否也反映了语言的某些特点(如稳固性或易变性等)的不同，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① 转引自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 年，415 页。

② 同上书 418 页。

前面已述，统计两份写卷中的一般词汇，其保留率为 48%，若也按千年计算，则应为：

$$\sqrt[1.2]{0.48}=0.48^{\frac{1}{1.2}}$$
$$=0.48^{0.8333}$$
$$=0.5424$$

即 54%。基本词根语素的千年保留率是 90%。由此可推出基本词根语素的千年保留率与一般词的千年保留率的比例是 1∶0.6。但这里所说的一般词不是严格意义的“一般词汇”，因为：第一，是抽样统计，只限于两份写卷中的 1590 个实词；第二，基本词也包括在内。但这个比例数也充分显示了基本词汇的稳固性远胜于一般词汇。

三 藏语词汇的演变方式

藏语词汇的演变主要有下列几种方式：古词的消失；古词的转义；古词的改造；古词的延用；新词的产生（包括借贷和创新）。新词的产生是改变藏语词汇面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规模、产生阶段、借贷和创新方式等都值得专门研究。本文限于篇幅，只重点探讨两个写卷中古词的演变。

1. 古词的消失及其原因

从上面的统计中我们看到，古词的消失在词汇演变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造成古词的消失有两原因，一是受到外部因素亦即社会因素的影响，一是语言内部变化发展的影响。

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一部分古词表示的事物已经不存在了，或表示的概念已经陈旧了，这些词也就随之而弃之不用或变

得陈旧了，它们就成为“历史词”，部分还保留在书面语里。这一类词按其内容可分为以下两类：

(1)反映奴隶制社会政治、军事和经济的词

据史学家分析，公元7—9世纪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族社会是奴隶制社会，两份写卷的内容又是记载著名赞普和论布事迹的传记，因此写卷中有着大量的反映奴隶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和活动的词语，其中大部分词语在奴隶制社会消亡之后逐渐消亡了，但却是研究藏族奴隶制社会的极好的材料。这一类词语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类：

反映征战和武力扩张的。如：

vbangs su bkug　征服、收入编氓
vbangs su rgyal　归于治下
vbang su mngav　称臣、受统治
chab srid mdzad　扩大社稷
vdab bskyed　扩张、扩展
bya gchod　设瞭望哨
dgrav bzher　堡垒
mthong khyab　通颊(吐蕃在被征服地区设立的大行政区机构)

反映官制的。如：

blon che　大论、大相　　gung blon　公论、天相
zhang blon　尚论　　khud pa　管库官
mngan　岸本　　zha vbring　近侍
blon sde lnga　五道节度使
snam pyi pa　侍从官
spyan vdren　前导(为王出行的向导)

反映政治制度和活动的(包括王权、君臣关系、奖惩、分封等)。如：

bkav mchid 王诰　　rje 君主
rje sa 王土　　rje thun 王道
kha bso 内政(内宫事务)　　chis 内廷、内宫
mdor cod 王冠　　gser gad 金鞍
khrab bsev 犀牛皮甲胄　　zha nga 御前
mtshan gsol 上尊号
blo la btags 结盟　　blo gdab 劝谏
blod 合谋　　dbu snyung gnang 盟誓
mnav bor 盟誓　　mnav bchad 盟誓
glo ba nye 忠诚　　glo ba ring(vdring) 叛逆、离心
bkyon phab(dbab) 罪谴、惩罚
bskyung 摘除章饰(指罢免官职)
gser gyi yi ge 金告身
rngul gyi pug bu chung 小银告身
rgyal phran 诸侯、诸侯国(小邦)
khol yul 封地、采邑　　bran khyim 奴户
khol po 奴仆　　vbangs 属民、臣仆
vbangs mgo nag 黔首、黎民　　stong 命价

(2)反映藏族先民原始崇拜和信仰的词

在较早几代的赞普传记中,有一些反映藏族先民早期宇宙观与原始崇拜和信仰的词。例如:

dguv rim 九重天　　yab lha bdag drug 天父六主
lha sras 天子　　dbu skas 天梯
lhe vu rje 主神　　thang lha ya bzhur 唐拉雅秀神
gtang rag btang 酬神　　pywa 巫卜
pywavi gtsug mkhan 巫师　　vbrog gdengs 荒原龙蛇
chu dgum sri dgum 水淹厉鬼杀(本教咒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佛教强大势力的冲击,这一类词也有一

部分从口语中消失了。

造成古词的消失，除了上述外部原因外，还有语言内部原因，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同义词互相排斥

写卷中有不少对同义词，由于语言的经济原则，现代口语中只保留和沿用了每对中的一个，另一个便被淘汰了。例如：

nga	bdag	我
tsha bo	dbon	孙子
dmag	dra ma	军队
ra	tsher	山羊
rwa	ru	角
rtswa	rtsi	草
dur	mchad pa	坟墓
sha ba	sha	鹿
bsad	bkum(dgum)	杀
dris	rmas	问
vgro	mchi	去
shi	gum	死
sems(bsam)	bsnyam	想
len(blangs)	bnabs	取
byed(bya,byas)	bgyid(bgyi,bgyis)	做、担任
yod(vdug)	mchi(mchis)	有、在
go	thos	听见
za	vchav	吃
yin	lags	是
vdi	vung	这
mang po	du ma	许多

以上各对词中的前一个有的以词的形式(如 nga“我”)有的

以语素的形式(如 dmag“军”)保留在现代拉萨话里。后一个词有的因转义变为另外一个词,如 ru 在拉萨话里已无“角”的意思,但有“猎枪上或自行车上的叉子”的含义,此义显然从原来的“角”义引申而来。有的功能起了变化,如 lags 原为系词“是”,可在句中作谓语(如 P. T. 1287 卷第 51 行 nya khyi ni rkong dkar po lags so 聂赤乃工布噶布王也),现在只能做应答词“是”。有的词原来含有两个义位,如 sha 含有“肉”和“鹿”两个意思(试比较:P. T. 1287 卷 416 行 mchil pa vi ni ru srubs la/stag gi ni sha stags shing/在钩子的尖儿上,挂着虎肉;P. T. 1287 卷 223 行 ti se ni gangs drung nas//sha dang ni rkyang byer bav//从底斯雪山脚下,鹿与野驴逃逸),现在只表“肉”这个义位,“鹿子”则只由 sha ba 一种形式来表示了(拉萨话里 sha 念短元音[ɕa],sha ba 念长元音[ɕaː])。有的在拉萨话里虽不使用,但却保留在别的方言里,如 bdag“我”在日喀则话里还使用,mchi“去”与 vchav“吃”在白马藏话里还使用(音变为 ndʒi[53] 与 ndʒua[53])。有的则完完全全从现代藏语中消失了。

(2)语法范畴和形式改变的影响

写卷中有些动词以内部屈折手段表示自动态、使动态和显效使动态三态的对立(自动态不能带宾语,使动态和显效使动态可带宾语,显效使动态与一般使动态不同的地方是动词词义既表示动作本身,又表示动作的结果,语言学上无相应的名称,姑且以此称之)。例如下面的句子(P. T. 1287 卷 515 行)正好包括了这三态对立的一组动词:

……tshang myi zhig par sgo nga myi chag ste//

巢 不 毁 蛋 不 碎 (连词)

ri-s　sgo nga　gchag　du　de ltar myi chogs　so//

山(格助词)　蛋　砸　(助词)那样　不　砸碎(终结词)

……巢不毁则卵不碎,如此以山砸卵不能砸碎。

以上 chag“碎”是自动态;gchag“砸、使碎”是使动态;chogs“砸碎”是显效使动态。再如 chad“断”、gchad“斩、砍”、chod“砍断、断绝”一组动词也是三态对立。

有的只有使动态和显效使动态的对立,如 bsad“杀”和 sod“杀死”,bkum“杀”和 khums“杀死”。

这些动词既有语法意义的对立,也有词义的对立。由于靠这种语法手段(辅音、元音屈折)区别语法意义不很普遍,只表现在少数词中,因此也不妨把它们看成是词义有关但不同的一组词。

现代拉萨话里仍有不少对动词靠内部屈折区分自动态和使动态。但古代的显效使动态动词多数已消失(如上面的 chogs“砸碎”、chod“砍断”、sod“杀死”等),许多显效使动态动词的意义合并于使动态动词,如:bsad 兼有“杀”和“杀死”的意义,bsags 兼有“积攒”和“攒下”的意义。

显效使动态的形式,大多与命令式同形,如 bsad“杀”的命令式也是 sod,显效使动态的逐趋消失,可能是由于同形异义互相排斥而形成的。部分显效使动态动词的消失可能由显效使动态的消失趋势所带动。

2. 古词的转义

有一批词在现代拉萨话里保留了古词的语音形式,但改变了词义或词性。例如:

lto　肚子、腹→食物　　　skad　话、言→声音、嗓子

tshe	时候→寿命、(一)生	brlag	毁灭→遗失
gangs	雪山→雪	chos	法、理→佛法
jo bo	酋长、首领→尊者、佛	chab	水、河→水(敬语)
nyams chung	衰弱→虚心、本分	dngo	岸、边→(刀)口
zla	同伴→zla bo 伴侣、夫妻	klad	头颅→klad pa 脑髓
skyin ba	代替者→skyin pa 偿还物		
mgur	歌→道歌	gshegs	去(敬语)→逝世(敬语)

改变了词性的,例如 do 在写卷 P. T. 1287 的 398 行作"匹配、成双"讲,是动词:

……zhangzhung	lte bu//	gnyen	gyi	yang	do//
象雄	如同	姻戚	(格助词)	也	匹配

对如象雄之小邦,一面联姻结好……

在现代拉萨话中,do 变作数词"二、两",只用在表度量衡的量词或名词后,如 rgya ma do"两斤"。

3. 古词的改造

古词改造为今词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1)多语素组合

古藏语中有许多单音节词,在现代拉萨话里只作为语素保留下来,它必须与其他语素结合才能成词。例如:

古词	今词	汉义
blo	blo gros	智慧
btson	btson khang	监狱
deng	deng sang	近来
dpav	dpav ngar	英勇
bran	bran g-yog	奴隶、奴仆
mched	mched zla	兄弟姐妹
mu	mu mthav	边缘

pha	pa pha	父亲
sna	sna khug	鼻子
rmang	rmang gzhi	基础
so	so kha	哨卡
brlav	brlavi sha	大腿
vur	vur rgyag	吵闹
mol	mol zhib byed	商量
bsnyen	bsnyen bkur byed	崇敬
mkhov	dgos mkho	需要
pyir	phyir log rgyag	返回

以上是前加或后加一个语素组成复合词后仍保留原来的意义。有的与别的语素组成与原词意义不同的复合词，如：

bdav	赶、驱赶	bdav gla	脚钱（赶牲口工钱）
lcag	鞭、棍	lcag skul	鞭策
dmangs	民	mi dmangs	人民
gnyen	姻戚	gnyen sgrig	订婚
go	（云）层	go sa	职位
yus	有功	yus bshad	夸功、表功

（2）增减或替换词缀

古词为单音节名词性语素的，有许多以增加词缀的方式变为今词。所加词缀有 pa、ba、ma、cha、po、bo、mo、bu 等。

例如：

古词	今词	汉义
bshan	bshan pa	屠夫
char	char pa	雨水
gshog	gshog pa	翅膀
ngang	ngang pa	野鸭

phag	phag pa	猪
rkyal	rkyal pa	皮口袋
sprin	sprin pa	云
lko	lko ba	皮革
dri	dri ma	气味
dpe	dpe cha	书
mtshon	mtshon cha	武器
rol(嬉)	rol cha	乐器
g-yog	g-yog po	奴仆
mgron	mgron po	客人
bdag	bdag po	主人
zla(伙伴)	zla bo	伴侣、夫妻
nub	nub mo	夜
zhwa	zhwa mo	帽子
yur	yur bu	水渠
nor	nor bu	宝贝

古词中的单音节词,有一部分加 po 后构成形容词:

btsan(威武、强暴)	btsan po	严厉、险要
drag	drag po	厉害、强烈
drang	drang po	公道、诚实
pyug	phyug po	富裕
rno	rno po	锐利、(刀子)快
skyid	skyid po	快乐、幸福
sdang(仇恨)	sdang po	厌恶
dal(安居)	dal po	安闲、从容

sdang、dal 原为动词,加 po 后变为形容词。这种以加词缀使词复音化的倾向,在写卷中就已呈现出来,出现了一些单音节、单语素词与加后缀的复音词并存并用的情况。例如:

lung～lung pa　地方、地域
skar～skar ma　星星
glang～glang po 公黄牛

这些词在现代拉萨话里都变成复音词一种形式了。

但是复音化并非是惟一的发展趋向，也有原带后缀的复音词在现代拉萨话里后缀消失的现象。例如：

古词	今词	汉义
gzig mo	gzig	豹子
nya ma	nya	鱼
mying ba	mying	名字
rdo ba～rdo	rdo	石头
mdung mo～mdung	mdung	矛
mtsho ga～mtsho	mtsho	湖
sras po～sras	sras	王子（现代：公子）
mtshan ba～mtshan	mtshan	名字（敬语）

后缀消失的倾向比后缀增加的倾向小，只表现在一小部分词上。

还有一小部分古词以变换词缀改变为今词。例如：

brdzun～brdzun pa	brdzun ma	假的
smyug～smyug mo	smyug ma	竹子
skya mo	skya bo	灰白的

（3）增减义位

古词演变为今词的另一类型是义位的减少或增加。义位减少的例子，如：

	古义	今义
nub	夜；西；（日）落	西；（日）落

dud	俯身;鞠躬;畜类	俯身;鞠躬
yos	兔子;兔(属相)	兔(属相)
ro	身体;尸体	尸体
pyogs (今写作 phyogs)	所有;方向	方向
gsung	话、言谈;说	说(敬语)
rgyal	国王;称王;胜、赢	胜、赢
vgreng	直立者;直立、立起	立起、竖起
vphyi	在后面;晚、迟	晚、迟

义位增加的例子,如:

gnas	境地;居住	境地;居住; 值、合(多少钱)
shing	树	树;木头;柴

4. 古词的沿用

正像世界上的多数语言一样,藏语的基本词汇也具有稳固性、长久性。

据前面的分析统计,两份写卷中的词完全保留在现代拉萨话里的有550个。这些大多可划入基本词汇的范围之内。藏语中生命力长的词,除表示人体部位和器官、常见的自然现象、常有的动作行为、基本颜色和性状、基本数目概念等方面的词外(例词见本文二、2),还有一些词与藏民族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信仰关系密切,其生命力也很长久。例如:

反映高原地理特征的词:

sgang 岗　　mtsho 湖　　phu 山谷深处
mdav 山谷口、低处　　mdo 河谷下游
gtsang po 江、大河

反映高原动植物的词：

g-yag 牦牛　　mdzo 犏牛　　vbrong 野牦牛
rkyang 野驴　　bya rgod 苍鹰　　khra 鹞子
khrung khrung 仙鹤　　sram 水獭
nas 青稞　　shug pa 柏树　　thang shing 松树

反映原始信仰的词：

lha 神　　lha ri 神山　　klu 鲁神(水中的一种神,有译作"龙"的)
dgra lha 战神　　yi dwags 饿鬼　　bdud 魔
gnyan "年"神(迷信所说能使人畜遭受瘟疫的一种恶神)
g-yung drung "雍仲"(来自古老的本波教的一种象征坚固不摧、永恒常在的符号→卍)

反映尚武精神的词：

dpav bo 英雄　　mkhar 碉堡
bcom 摧毁、征服　　vthab 战斗

这些与藏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词虽然不一定都属基本词汇,但却历千余年而不衰。

敬语词的发达以及其使用年代的长久是藏语词汇演变史上的一大特点。敬语词产生于奴隶制社会。奴隶制社会的等级观念导致了敬语词的大量产生,奴隶主阶级利用语言中的敬语强化自己的统治。写卷中不仅记述王族统治者的词语与记述平民、奴隶的词语有许多不同,而且还根据等级的高低贵贱而分别用表示不同尊敬程度的词语。如表述"死"这个概念,赞普的"死"说成 dgung du gshegs"升天、逝世",后妃、王子、公主的"死"叫做 nongs"薨",臣相的"死"为 gum"故",对平民、奴隶则用 shi"死"。

在奴隶制社会消亡之后,有一部分敬语词逐渐消亡了,如上

述 dgung du gshegs“升天”、nongs“薨”、和 bro stsal“赐盟”、dbu snyung gnang“盟誓”、bkav stsal“下诏”、brlabs“赐予”、brnam“居住”、skun mkhar“宫堡”、dral“王兄、兄长”、bka gchad“御判、裁决”等。但因为继奴隶制社会之后，藏族社会又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阶段，封建农奴主阶级为了巩固和强化其统治，也大力倡行敬语词，因而有大量敬语词得以保留下来，并有所发展，在普通词语素前加上敬语词语素派生了大量敬语词。如加 sku“身体”（敬语词语素）派生的敬语词按《拉萨口语词典》收录的统计即有 161 个之多。名词、形容词、动词语素前都可加 sku 构成敬语，如：

sku khrag 血	sku shed 力气
sku lhod lhod 悠闲	sku sha rgyags pa 胖
sku vkhyags 冷	sku ra dwang 酒醒

甚至连下列词也要视谈话对象的不同而有敬语和非敬语之分：（前者为普通词，后者为敬语词）

khyi	gzim khyi 狗
shig	sku shig 虱子
mig skyag	spyan skyag 眼屎
sdig pa	sku sdig 罪孽

有些词还分普通、敬、最敬三级。如：

lo 年龄、岁数	dgung lo 贵庚	sku na 高寿

其敬语词数量之繁多、使用之广泛可见一斑。

由于历史上贵族、领主阶级的需要和倡行，敬语词在藏语中存活年代长久，直到现代，拉萨话里仍保留了不少在写卷中出现过的常用敬语词，如名词有 dbu“头”、spyan“眼睛”、thugs“心”、

zhal“口、嘴、脸”、phyag“手”、zhabs“脚”、yab“父”、yum“母”、bchibs pa“马”、bkav drin“恩惠”等；动词有 gsung“说”、gnang“做”、bzhugs“坐、住”、gzigs“看”、dgongs“想、思考”、grongs“死”等。但随着等级社会的消亡，敬语词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已由等级标志而转化为礼貌用语。

在词汇中，代词虽然很常用，但变化却较大，如人称代词，有的整个换了新词，有的只保留了基本语素，有的消失了，完整地延用下来的不多。

古词	今词	汉义
bdag～nga	nga	我
kho bo		我、鄙人
bdag chag	nga tsho	我们
yu bu	nga rang tsho	咱们
khyed	khyed rang	您(敬语)
khyod	khyod rang	你
	～khyod ra	
	～rang	
kho na	kho～kho ra	他
	～mo rang	
	khong～kho rang	他(敬语)
mo ra	mo～mo rang	她
	～mo ra	她(蔑称)

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的变化：

de	de～pha gi	那
vdi～vung	vdi	这
vdi ltar～vung ltar	vdi ltar～vdi vdra(读 vdras)	这样
ji～ci～gang	ga re	什么

gar	ga par	什么地方
gag～ga	ga gi	哪一个

以上所作藏语古今词语比较只是抽样分析，更广泛、更全面的古今词汇比较研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有待今后有条件时进行。因为是抽样分析，就难免有片面不周之虞。但这小规模的比较研究，也使我们得以探知藏语词汇演变规律的端倪。有关基本词汇和普通词汇(抽样)演变速率的统计结果及其相互之间比例的探求，可望对于语言年代学的理论或许能起到一点补充修正作用。

原载中国藏学出版社《电脑辅助汉藏语词汇和语音研究》，1995 年

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

一 引言

本文研究的《藏汉对照词语》，是指两篇出自敦煌千佛洞的用藏文书写的藏汉对照词语残卷，是吐蕃人占据陇右时期（公元763—851年）[①] 为了学习汉语而写下的，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S.2736和S.1000。这些材料对于藏语史和汉语史的研究有一定价值。S.2736卷（下文简称A卷）有藏汉对照词语149条，S.1000卷（下文简称B卷）有47条，两卷共有196条（残缺不全和藏汉缺一的未计入内）。B卷中有19条同A卷相同，将这些重复的除去外，共有不同的对照词语175条。因其中的汉语词语全用藏文标音，未注汉字，我们研究这些材料，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把汉语词语考辨出来。

最早研究这两篇写卷的是英国古藏文专家托玛斯（F. W. Thomas）和汉学家翟理斯（L. Giles），1948年，他们

* 本文承喻世长先生审阅并热情指教，谨致谢意。

① 据《旧唐书·本纪》代宗广德元年及宣宗大中五年纪事。

在一位藏族学者的帮助下合撰了《一种藏汉词语手卷》[①]一文。文中用拉丁字转写藏文，将连写在一起的藏汉词语逐条分开，解读了汉语词语 166 条，注出相应的汉字，并注有相当于汉字意义的英译，开头有两篇写卷的彩照，末尾有两个索引。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他们的解读谬误很多，完全正确的还不到一半，对原文的辨认和条目的划分也有不少问题，有不少条只是部分解读或虽已解读但画了问号，还有 9 条缺释。他们没有提出解读的原则和依据，有许多大概是根据"看着像"的原则解读的。

1968 年，匈牙利学者李盖蒂（Louis Ligeti）写了《藏文书写的敦煌汉藏词句考释》[②]一文，引用了藏汉文资料对托、翟氏文章中的 24 条释读和 1 条缺释作了纠正和补充。除这些条目中的个别字未解出外，李氏的新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特别是他考虑到解读出来的汉语词语要以《切韵》所代表的中古汉语语音来验证，这是合乎科学的。

1981 年，陈庆英同志写了《〈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③]一文，也提到了这两份卷子，但没有做专门的研究，只是在介绍内容时为了举例而从中列举了 56 条。这些条目的汉语的释读，有 32 条引自托、翟氏的文章，有 7 条与李盖蒂文相同，有 17 条作者作了新解，其中有些是可取的。

---

① F. W. Thomas and L. Giles, A Tibeto-Chinese Word-and-Phrase Book;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Ⅻ 1948, pp. 753—769, Pl 12—13。

② Louis Ligeti, Notes sur le lexique Sino-tibétain de Touen-houang en écriture tibétaine.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21, 3, 1968, pp. 265—288。

③ 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室编《敦煌学辑刊》，1981 年第 2 集。

1983年，笔者在综观上述各家考辨之后，感到已解读的条目中问题仍然不少，经过重新研究，写了《敦煌写卷〈藏汉对照词语〉再考释》①。最近又将后来新解读的20余条补充在内，共对托、翟氏文章中的61条解读作了订正（其中有一部分是局部订正），另外，原来缺释的8条解读了7条，写成本文，改用现在的题目。

汉语词语的解读是否正确，我们认为要看两个方面：一要看汉语词语的意义是否与藏语词语相合；二要看汉语词语的语音是否与藏译汉音相合。这两条都要放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来考察。托、翟氏在序言中从藏文的书写特点推断，这两份写卷的书写时代大约是九世纪初，这大概没有问题。除了他们列举的理由外，还由于写卷中所反映的汉藏译音方式同罗常培先生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推断为“唐代宗宝应二年（A.D. 763）到唐宣宗大中五年（A.D. 857②）之间”的五种汉藏对音译音材料中的汉藏对音方式基本相同，例如汉语的鼻音声母明母、泥母分别有一部分字对藏文带前置鼻音的浊塞音声母 ɦb 与 ɦd，疑母则全部对藏文的 ɦg；汉语的入声韵尾分别对藏文的-b、-r（-d）、-g 等。从对音特点来看，本卷更接近于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和《大乘中宗见解》残卷对音本，尤其接近于后者，如并、定、澄、从、群等母已有一部分字由全浊变为次清，帮、端、知、精、见等母在上声去声字中念全浊。罗先生根据对音反映的音变先后推断《大乘中宗见解》对音本在几种卷子中时代较晚。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本文所研究的这两篇写卷也大致是同一时代的东西。与上述对音、译音材

① 此文曾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

② 为851之误，见本文首注①。

料性质、时代相同的还有藏译汉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上述几种材料所译写汉语方音的地区，罗先生认为可能是发现残卷的沙州（即今敦煌）或沙州附近，根据本文解读的汉语词语有的在今甘南和青海乐部一带仍然通用的情况来看，其地域范围似不限于沙州，而是包括甘青一带。

在检验意义是否相合时，我们看到两种词语的意义在多数情况下是相合的，但也存在着少数由特殊语境造成语义上不相当甚至相反的情况。从所列词语来看，两篇写卷象是指着实物（这些实物往往有一定联系）或做一定动作的即席学话记录，在教话、学话的过程中，常常难免有误解对方意思的情况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像看待由语言学家编制的两种语言的对照词汇那样来看待这两份对照词语。也就是说，不要把每对对照词语的意义都看成是绝对地、精确地相等的。对于语义不相当的词语，要对它的语境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

在检验汉语词语的语音是否符合藏文译音时，这里不是采取将这些词（以汉字为代表）按《切韵》构拟出中古音再同藏字译音进行对照的办法，而是用前述六种材料的对音方式来检验语音。《唐五代西北方音》已列出若干汉字的切韵声类和韵类同藏译汉音的声母和韵母的对音表，我们先将拟释的汉字找出它们在《广韵》中的声类和韵部，然后同对音表作对照，如果相符或大体相符，其含义又同藏语词语含义相合，那么所拟释的汉字就可以确定。在这方面不能要求一丝一毫也不差，因为同一个字在同一页写卷中都常有不同的译音，何况不同的写卷还有因时间和地区方音的差别而造成的译音差异。

[1] 见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载《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总第2期。

最后要说明一点，笔者虽尽很大努力，仍未能全部订正托、翟氏的错释，其中有十多条仍有问题（参见笔者另文：《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①]），欢迎对此有兴趣的同志参加研究，共同来解开这两篇写卷中最后剩下的谜！本文所作的订误是否准确，也希望得到研究古藏语、古汉语、汉语方言的专家们指正！

二　考辨订误

对下列行文的说明：

（1）每条前面的汉字数字是本文列举条目的顺序号。A或B分别表示A卷和B卷。第一个阿拉伯数码是原卷词语条目的顺序号[②]，第二个数码是原卷的行数。第一行或第一、二行前面的是笔者对藏文的转写和解读的汉字，后面的是托、翟氏对藏文的转写和解读的汉字。斜线左边的是藏语词语，右边的是汉语词语。·（：）|‖分别表示原卷中藏文的音节符、句符和段符。方括弧内的转写是对缺损或模糊笔画的补阙，空白表缺释，方括弧内的汉字是没有把握的试释。圆括弧内的是注释性的文字。【　】内的汉字是方言注音。

（2）为了便于分析比较，藏文用国际音标转写，并将托、翟氏所用的拉丁字转写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的拉丁字转写一律改为与本文同一系统的国际音标转写。

---

① 载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编《民族语文论丛》第一集，1984年。该文转录了原卷全部词语，综录了各家考辨结果，并进行比较，分辨正误，提出有疑义者。

② 因模糊不清的词条未转录以及对个别词条划分的不同，同托、翟氏文章的编号不同。

（3）除个别字根据《唐韵》、《集韵》定声类韵部的加以说明外，其余均据《广韵》，不一一说明。

（4）略语：《唐五代西北方音》简称〈方音〉，书中181页所列五种汉藏对音声母、韵母比较表简称〈对音表〉，本文转引自其中的《千字文》、《金刚经》、《阿弥陀经》、《大乘中宗见解》、《唐蕃会盟碑》等汉藏对音译音材料，均以第一个字简称其篇名（外加尖括弧）。转引自周季文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托玛斯、翟理斯《一种藏汉词语手卷》简称托文。

一 A 2.1　gsoɦ. ma. /ɦbaɦ ‖　麻

gsiɦ. ma. /ɦba. lwa ‖　麦醪

藏语 gsoɦ ma（今写法为 gso ma）是“麻”的意思。藏译汉音 ɦbaɦ 应释为“麻”。“麻”为明母麻韵，按〈对音表〉，明母在一部分字中对藏文的 ɦb，麻韵对藏文的 a，“麻”音译成 ɦhaɦ 合乎对音规律。藏文音节末尾不带元音符号的 ɦ 字母只起标志前字母是基字[①]的作用，并不发音，吐蕃后期亦同。

二 A 3.1　bre. ba | /〔doɦo ‖〕　斗

the. ba/〔r〕

藏语 bre ba 一词未见于现有藏文词书，其词根 bre 意为“升”（量器），藏族的升只能盛市制一斤又二三两青稞。辞书中另有 bre bo 一词，意为“大升”，较一般藏升大二、三倍，是一种广底狭口的量具，形状与汉族的斗相似，bre ba 可能是 bre bo 的古体或异体字。今安多藏语的 bre 即指“斗”。藏译汉音 daɦo 应释为“斗”，“斗”为端母厚韵上声，在〈大〉、〈千〉二卷中上声与去声字的端母对藏文浊声母 d，在〈千〉

① 表示声母中发音起主要作用的字母。

卷中厚韵对藏文的aɦo，对音正好相合。

三 A 9.3　ɲi. ma. nu [b]. | /ʑir. ɦbwar ‖　　日没
ɲi. ma. nu [b] | /ʑir. [kha (ɦu?) . thar] ‖　日人

ɲi ma nub 意为“日落”。托文将藏译汉音释作“日人”，意义虽然相当，但“人”音与kha (ɦu?) 或thar都相差甚远。ɦbwar疑为“没”的译音。古有“日出而作，日没而辍”的说法，“没”有“消失、堙没”的意思。“没”为明母没韵。按〈对音表〉，明母有一部分字对藏文的ɦb，没韵在〈大〉卷中对ur。从韵尾看ɦbwar与〈大〉卷的对音方式相同，韵母的元音有区别，但都属于合口乎。

四 A 17.4＝B9.2　goŋ. nan. /keg. daɦi　槅袋
goŋ. nan. /keg. daɦi〔　〕榨

goŋ nan不见于现有藏文辞书。从字面上看，goŋ指“上面、前面”，nan（今写作mnan）意为“压”，似指压在上面或前面的一种物件。今安多方言有此词，一指牧马人，一指将羊毛裹于木马鞍上的粗厚布。因此词前后数条均指马具（A.16〔　〕马毡、A.18攀胸、A.19马鞧），可能与马具有关。藏译汉音keg疑为“槅”，《说文》：槅，大车轭。考工记大郑云：槅谓辕端压牛领者。今西北话有“牛槅头”一词（见范紫东《关西方言钩沉》）。据此，“槅”即“牛轭”。daɦi疑为“袋”。“槅袋”可能是用皮革或粗布包着羊毛或谷壳、状如牛轭、形同行军米袋、压在马骡毛驴颈脖上的一种套具，古西北方言可能有这个词，北京话叫“套包子”。“槅”为见母麦韵，“袋”为定母代韵，按〈千〉卷的对音规则，正好对应keg daɦi。

五 A 20.5＝B 12.3　mduŋ. rtse. la | /tshjaŋ. ʑin |　枪刃
mduŋ. rtse. la | /tshjaŋ. ʑin |　枪尖

藏语 mduŋ 意为“矛”，rtse 意为“尖”。古汉语的“枪”指装有尖锐金属头的长柄武器，也就是“矛”。托文将 tshjaŋ ʑin 解为“枪尖”，语义虽然相当，但“尖”与 ʑin 语音不合。“尖”为精母盐韵，按〈对音表〉应对译为 tsem 或 tsjam。现释 ʑin 为“刃”，“刃”为日母震韵，正可对 ʑin。“枪刃”与“枪尖”意思可相通。

此条第三个音节 la 是语法虚词。藏语谓语为表“称呼，叫”等含义的动词时，其主语后要加 la，如 mduŋ rtse la tshjaŋ ʑin zer（mduŋ tse 叫做枪刃），本条省略了 zer（叫做）一类的词。这个 la 出现在许多条目的藏语词语后，以下不再一一解释。

六 A 22.5＝B 19.5 gʑoŋ. pa | /mo. khweɦ | 木盔
gʑoŋ. pa | /mo. khweɦ | 木锅

gʑoŋ. pa 意为“木盆、木槽”。托文将汉语词解为“木锅”，意义不确。khweɦ 应解为“盔”。玉篇：“盔，钵也”。北方许多地方把“尿盆”叫做“尿盔子”（《方言》1981 年第 4 期“太原方言词汇”中有此例）。可见“木盔”即是状如瓦钵那样的木盆，同藏语的 gʑoŋ . pa 意义相合。从语音上看，也合乎同类材料的对音方式，“盔”为溪母灰韵，〈对音表〉中的溪母对藏文的 kh，灰韵在除了双唇音声母以外的其它声母后与藏文 we〈大〉〈阿〉、weɦi〈金〉、waɦi〈千〉等韵之一相对应。

七 A 25.5-6＝B 39.8 ʑa. ɳe | /pe〔g〕. gaŋ ‖ 白钢
ʑa. ɳe | /pe〔g〕. gaŋ ‖ 白铅

ʑa ɳe 意为“铅”。金属铅色泽灰白，托文将藏译汉音解读为“白铅”，意义与藏语相合。但“铅”为以母仙韵，若按

〈对音表〉，其译音应以 jwan，与 gaŋ 差别较大。今青海乐都汉语把“铅”叫做“白钢”，因此 gaŋ 可释为“钢”。“钢”为见母唐韵，见母大多数对藏文的 k，此处为 g 可能受前音节韵尾-g 的同化影响。唐韵一般对 aŋ，有的对 oŋ。peg gaŋ 释为“白钢”，音义都合。

八 A 30.6　ltad. mo. tɕhe. la | /da ʔiɦu: khan ‖　大有看
　　　　　ltad. mo. tɕhe. la | /da ʔiɦu: khan ‖　大有斟

daʔiɦu 应是两个音节 da ʔiɦu，原文缺一音节符号。藏语 ltad mo tɕhe 是“好看、大有看头”的意思。“看”为溪母寒韵，按〈对音表〉正好对 khan。托释“大有斟”与藏语语义不合，“斟”为章母侵韵，应对 tɕim，与 khan 语音相差甚远。

九 A 32.7-8　dʑi. dgos. la ‖ /joŋ. tshi:〔ɕ〕i. ma. ra ‖　用作什么了
　　　　　dʑi. dgos. la ‖ /joŋ. tshi:〔ɕ〕i. ma. ra ‖　用者什么了

托释“者”与 tshi 无对音关系，“者”为章母马韵，按〈对音表〉应对 tɕa。tshi 疑为“作”的对音。“作”为精母暮韵，按〈对音表〉应对 tso 或 dzo。“作”在 A 卷中出现甚多，译为 tsuɦo（A 100）、tso（A 106）、dzo（A73，A109）等形式，但在 ɕi ma“什么”（A 74. A 78. A107）前均音译为 tsi，这可能是受 ɕi 的元音逆同化的结果。因吐蕃藏文塞音、塞擦音字母送气与否比较自由[①]，本条的 tshi 显然同 tsi 是一码事。

十 A 38.9　khri: land | /dzwaɦ. kwaɦja ‖　罪过也
　　　　　khri: land | /dzwaɦ. kwaɦj ‖　座位

① 参见车谦《从 gcig 谈起——关于古藏语声母中清塞音、塞擦音送气和不送气问题》，载《民族语文》1981 年第 2 期。

本文三二 A 105 条也出现……khri. lan ‖ /……dzwa. kwa，订正意见见该条。

十一 A 39.9-10 bkaɦ. mji. ɦbab. du | /gs〔ol〕/ɦbag. ɦgwaɦe. ra. roˀa ‖ 莫怪了罗
bkaɦ. mji. ɦbab. du | gs〔ol〕/ɦbag. ɦgwaɦe. ra. roˀa ‖ 莫怪了我

roˀa 在两个卷于中共出现六次（除本条外，还见于 A 卷 31、74、119、147，B 卷 46 诸条），都在句尾，显然是个语气词。托文将 A31、74、119、147 诸条中的 roˀa 都解作“啊”，惟独本条的 roˀa 解读为“我”，没有道理。“我”为疑母哿韵，其对音应为 ɦga，因而 roˀa 不可能是“我”。roˀa 与“啊”也不对应。用 roˀa 的句子有陈述、疑问、感叹、祈使等各种语气，其语法作用似与现代汉语的“啦”相当，但“啦”兴起较晚。今据其音可能对应的字解作“罗”（今通“啰”）。

十二 A 40.10 bsɲag：na. slebs. sam. mji. slebs ‖ /tɕhin. ɕi：ther. pu. ther ‖ 趁时迭不迭
bsɲag：na. slebs. sam. mji. slebs ‖ /tɕhin. ɕi：ther. pu. ther ‖ 紧些得不得

藏语 bsɲag 可能是 sɲeg（追赶、追逐〈现在时〉）的未来时形式，现代藏文词书中 sɲeg 的未来时形式写成 bsɲeg，但动词词根的 e 元音在未来时、过去时形式中 a 化是常见现象[①]；na 是表假设语气的连词；slebs 是“到达”的意思，全句大意为“如追赶，到得了到不了”。托释不仅意义不准，与藏文译音也无对音关系。按〈对音表〉，“紧”、“些”、“得”三字应分

① 参见拙作《古藏语动词的形态》，载《民族语文》1981 年第 3 期。

别对藏文的 gin、sja、teg。汉语语句疑为“趁时迭不迭”。古汉语“趁”有“追逐”的意思，杜甫《题郑县亭子》诗“巢边野雀欺群燕，花底山峰远趁人”中的“趁”就是这种用法；“时”用在这里兼表假设语气；“迭”有“及、到”的意思。元施惠《幽闺记·皇华悲遇》“迭得到孟津驿，且安息。”“趁”为彻母震韵，彻母对 tɕh，震韵对 in；“时”在〈大〉、〈金〉二卷中就写为 ɕi；“迭”为定母屑韵，〈大〉卷中定母在一部分字里对 th，屑韵对 er。

十三 A 42.11　phjag. tshaŋ. /jig:soŋ. ʑin ‖ 役送人
　　　　　　　phjag. tshaŋ. /jig:soŋ. ʑin ‖ 殰生人

phjag tshaŋ 有“厨子、伺候吃饭的佣人”等意义。jig soŋ ʑin 可能是“役送人”的音译，大概是指送茶送饭的佣人或厨子的帮手。“役”为以母昔韵，“送”为心母送韵，“人”为日母真韵，对音正好为 jig soŋ ʑin。

十四 A 54.14　brŋaɦ. khom. mam. mji. khom | /gi. ba. pu. gi ‖ ba ‖　给阿不给阿
　　　　　　　brŋaɦ. khom. mam. mji. khom | /gi. ba. pu. gi ‖ ba ‖　借拨不借拨

藏语 brŋaɦ 有“借”的意思，khom 似可作“能”讲（《达斯藏英词典》注为“能去障碍而为之”）。据此，brŋaɦ khom mam mji khom 当作“能不能借”理解。brŋaɦ 在 B 卷里也出现过，其藏译汉音为 tsig，应释为“借”（见本文五三条），因而本条的 gi 不是“借”的译音。今将汉语语句释为“给阿不给阿”。“给”为见母缉韵，在〈大〉〈千〉等卷中，见母有一部分字对 g，缉韵一般对 ib，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其对音应为 gib；“阿”通“啊”，其对音应为 ɦa（选择问句中的语

气词，参见 A 108 的藏译汉音 jun. he. ɦa | pu. jun. he ‖ 允许阿不允许)。gib ɦa 连读时，-b 尾从 gib 中分离出来，与 ɦa 结合成一个音节，成了 gi ba。“给”与“借”意义虽然不同，但在正向别人借东西的特定语境中，“给阿不给阿”的语义即指“能不能借”。

十五 A 61.15—16 spabs/bje：goɦu ‖ 鼻垢
spabs/bje：koɦu ‖ 鄙丑

spabs 意为“积垢、耳垢”。“垢”在〈心〉卷中音译为 geɦu，goɦu 与 geɦu 音近似，释为“垢”音义都合。bje 疑为“鼻”的对音，“鼻”在〈心〉卷中译音为 bji，bje 与 bji 也很相近。今青海乐都汉语把“鼻屎”叫做“鼻垢”，甘青古方言可能有这个词。“鼻垢”在今各类藏文词书中另有一词表示，spabs已无“鼻垢”的含义，这是词义内涵缩小的演变。

十六 A 63.16 ral. thag | /kho. log. daɦi ‖ 珂勒带
ral. thag | /kho. log. daɦi ‖ 〔 〕带

ral thag 不见于现有藏文词书。从词素上分析，ral 与 ral pa（鬃、鬣）有关，thag 与 thag pa（绳）有关，ral thag 可能指某种绳子。再从可能与 kho log daɦi 对译的汉字来看，有“珂”、“勒”、“带”三字可能组成含义与绳子有关的词。《辞海》“珂”条注：“马勒上的装饰品。《西京杂记》卷二：‘或一马之饰值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因即以为马勒的代称。”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珂佩”条注：“应作珂贝，海螺壳，色白”。由此可见，“珂”即古代装饰马笼头的白贝壳或海螺壳。“勒”即套在马头上的笼头，也叫马勒。“珂勒带”就是“马勒带”，也就是“马缰绳”。“珂”为溪母歌韵，溪母对 kh，歌韵大部分对 a，但〈大〉卷中有两个字对 o（“可”对 kho，

“我”对 ɦgo)，“珂”从“可”得声，其译音有可能是 kho；“勒”为来母德韵，应对 leg，本条译音为 log，可能元音 e 受到前音节 kho 的元音的影响，同化为 o；“带”为端母泰韵，在〈大〉〈千〉二卷中，上声、去声字的端母对 d，泰韵对 e，但在〈唐〉碑中对 aɦi。

十七 A 66.17　ɦdzaŋs | /loɦu：la ||　　娄罗

ɦdzaŋs | /loɦu：la ||　　老〔练〕

藏语 ɦdzaŋs 可通 mdzaŋs，有“英明，贤智，聪明，机灵”等意义。loɦu la 恐为“娄罗”，亦作“偻罗”、“喽啰”、“楼罗”，是“机灵，干练”的意思。唐苏鹗苏氏演义上：“娄罗者，干办集事之称”，另唐卢同王川子集一寄男抱孙诗：“喽啰儿读书，何异摧枯朽”，此二处都有“聪明、机灵”之义。“娄”为来母侯韵，“罗”为来母歌韵，来母对 l，侯韵在〈千〉卷中对 eɦu，在本卷多处对 oɦu（如三一 A104“头”对 thoɦu)，歌韵对 a，从对音关系上看，“娄罗”与 loɦu la 也完全相合。托释“老练”中的“练”不可能对 la。

十八 A 71.18　　rgja. bja/ja. kje ||　　野鸡

rgja. bja/ja. kje ||　　押契

rgja bja 不见于今藏文词书，rgja 意为“汉族、汉地”，bja 意为“鸟”或概指禽类，rgja bja 可能指汉族地区的一种禽类。托释“押契”与此义不合，语音也有出入，“押”为影母押韵，“契”为溪母霁韵，其对音应对 ʔap khje。陈庆英文释为“鸭子”，意义上可说得过去，但“鸭”也是影母押韵，应对 ʔap，“子”在卷中出现多次，都对 tse，语音与 ja kje 不合。今释为“野鸡”，“野”为以母马韵，“鸡”为见母齐韵，对音正好应为 ja kje。〈千〉卷中的“鸡”即对 kje。

十九 A 72.18 dʑi. skad. bja‖/da. me. ɦge‖ 打么语

dʑi. skad. bja‖/da. me. ɦge‖ 多么话

藏语 dʑi skad bja 意为“说什么话”。托文释为“多么话”与藏语意义不合，且不像汉语。da me ɦge 疑为“打么语”，宋代即有“打话”（即“对话”）一词；现代汉语中“打官腔”的“打”仍有“说”的意义；今赣方言有的土语把“说什么话”叫做“打么话”。“打”按《广韵》为德冷切，但在方言调查中推知中古另有一音为得马切，今按得马切，则为端母马韵，据〈大〉〈千〉卷对音应对 da。“语”为疑母鱼韵，鱼韵一般对 i，i、e 两韵在舌根音声母后比较接近。

二十 A 77.20 gɕeɦ|/tɕhin‖ 嗔

gɕiɦ（gɕaɦ?）/tɕhin‖ 诚

原文第一个音节的元音符号原为ི（i），上面有两条竖道，表示划掉，中间有一个长道ེ，表示改为元音 e，因此藏文应识别为 gɕeɦ。gɕeɦ 意为“骂、责怪”，汉语应释作“嗔”，“嗔”有“怪罪、对人不满”等含义，意义对等。“嗔”在〈大〉卷中对音为 tɕhin，音也相合。

二一 A 80.20 lam. riŋ|/wen. daɦoʔa‖ 远道阿

lam. riŋ|/wen. daɦoʔa‖ 远道

daɦoʔa 音译的汉语应为两个字，因为 aɦo 本身已表示复元音，因此其后的 ʔa 应是独立音节，但中间未打音节符“·”，可能 ʔa 读得较快或较轻。这个 ʔa 还见于 A 卷 98. 104. 110. 120. 137 诸条，其作用相当于在判断句中起解释作用的语气词“也”（对比 A104 和 A103 两条，可以看得更清楚）。ʔa 暂以汉字“阿”释之。

二二 A 82.21 re. bul/ɕi. ma. don‖ 时么钝

re. bul/ɕi. ma. don ‖ 时〔 〕缓

re 作“有时”讲，bul 是“迟缓、缓慢”的意思。托释“缓”意义虽然相合，但“缓”为匣母缓韵，按〈对音表〉，应对 hwan。don 似应解为“钝”，“钝”可作“迟钝、缓慢”讲，“钝”为定母慁韵，正可对 don。托文未释的 ma 可能是语气词“么”，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嘛”，“嘛”在对比句中重复出现，对比地表示条件、情况的不同，如“有时嘛做得快，有时嘛做得慢。”本条和相邻的三条（A83、A84、A85）连说时也是对比句。

二三 A 83.21 re. mg〔j〕ogs. la/ɕi：ma. khweɦ ‖ 时么快

re. mg〔j〕ogs. la/ɕi：ma. khweɦ ‖ 时〔 〕快

ma 应释作“么”。（见二二条）

二四 A 84.21 re. phji. /ɕi. ma. tɕhi ‖ 时么迟

re. phji. /ɕi. ma. tɕhi ‖ 时〔 〕迟

ma 应释作“么”。（见二二条）

二五 A 85.21-22 re. sŋaɦ | /ɕi：ma. tshir ‖ 时么疾

re. sŋaɦ | /ɕi：ma. tshir ‖ 时〔 〕始

藏语 sŋaɦ（今写作 sŋa）是“早”的意思。托释“始”与“早”意义虽然不无联系，但“始”与 tshir 无对音关系，“始”为书母止韵，按〈对音表〉，一般应对 ɕi。tshir 似可解为“疾”，“疾”为从母质韵，从母对 tshi，质韵对 ir，“疾”音译为 tshir 合乎规律。“疾”意为“快、速”，虽与“早”义有所区别，但在一定的语境（比方说“他走得快，一起床就走了”）中，可与“早”义相通。

二六 A 92.23 na. ɦam. mji. na. | /beŋ. ŋa. pu. beŋ ‖ 病阿不病

na. ɦam. mji. na. | /beŋ. ŋa. pu. beŋ ‖ 病哪不病

语气词“哪”兴起较晚，且与 ŋa 无对音关系。参照 A 108 藏译汉音 jun. he. ɦa | pu. jun. he ‖（允许阿不允许），此处 ŋa 似亦应解读为“阿”（原形为 ɦa），“阿”受前音节-ŋ 尾影响，连读时变作 ŋa（参见十四条“阿”受前音节韵尾-b 影响变作 ba）。

二七 A97.5　ŋas | dʑi. ȵes ‖ /ʑaŋ. ɕi. ma. 〔dzw〕e ‖ 【尚】什么罪

ŋas | dʑi 〔s?〕. ȵes ‖ /ʑaŋ. ɕi. ma | thje ‖ 曾什么刁

原文 dʑi 后的 s 已划去，dʑi 作“什么”讲。藏语 ŋas dʑi ȵes 是“我犯什么罪”的意思。藏译汉音后三个音节可释为“什么罪”，“罪”为从母贿韵，从母对 dz，贿韵在〈大〉卷中即对 we。ʑaŋ 从意义看应为“我”对应，但与“我”无对音关系，疑为意义相当于“我”或“定（罪）”的古方言词。

二八 A 98.25　khjo：/seɦʔa ‖ 婿阿

khjo：/seɦaʔa ‖ 婿

意义上“婿”对 khjo 没有问题，语音上 seɦʔa 不可能只对“婿”。“婿”为心母霁韵，按〈对音表〉，心母对 s，霁韵对 e、je 或 eɦi，因此“婿”的对音只有 seɦ，其后的 ʔa 是作用相当于“也”的语气词“阿”（参见二一条）。

二九 A 100.25　rkun. po | /tshig. tsuɦo | 贼作

rkun. po | /tshig. tsuɦo | 贼盗（或“窃”）

从对音关系上看，tsuɦo 对“盗”或“窃”都无可能，可能是“作”的译音（参见第九条说明）。tshig 应是“贼”的译

音（A 96 藏语 rkun po 对译汉语 tseg“贼”）。

三十 A 102. 26　ga. re | /ʔa: mo: tɕhe: ra ‖　阿么【切】了

ga. re | ʔa: mo: tɕhe: ra ‖ 阿么时了

藏语 ga re（什么）不是表时间的疑问代词，不可能同“阿么时”对译，且“时”在〈大〉、〈金〉卷中对音为 ɕi。今甘、青一带汉语土语有“阿么了”一词，是“什么”或“怎么了”的意思。青海乐都话有意义相当于此短语的 a mə̃ tɕa liao，看来与本条的 ʔa mo tɕhe ra 有密切关系。tɕhe 无恰当的汉字可对，暂以现代读音的汉字“切”字注之。

三一 A 104. 26　skraɦ. bja | /thoɦu: seʔa ‖　头洗阿

skraɦ. bja | /thoɦu: seʔa ‖　头洗(剃)也

托文将 A103 条 se ja 解为“洗也”，“洗”对 se。本条的 se 显然也是“洗”，不可能是“剃”。se 后的 ʔa 与 ja 不同音，应释为“阿”(参见二一 A80 条)。

三二 A 105. 26　ŋan. ɦbus. noŋs | khri. lan ‖ /ɦbuʔa. ir. dzwa. kwa. ja ‖　某〔阿〕一罪过也

ŋan. ɦbus. noŋs | khri. lan ‖ /ɦbuʔa. ir. dzwa. kwa. ja ‖　薄儿作过也

藏语 ŋan ɦbu 为自称谦称，相当于汉语的“鄙人、小子”，ɦbu 后的 s 是施事格助词，noŋs 为动词，是“犯错误”的意思(noŋs 也可作名词，有“罪过”之义)。khri lan 还见于 A 卷 38 条（lan 写作 land），现代藏文词书中没有这个词，其藏译汉音 dzwa kwa（A38 写作 dzwaɦ kwaɦ）似为“罪过”。藏译汉音 ɦbu 疑为“某”的译音，古汉语“某”是在不熟悉的人面前的自称，ʔa（阿）可能是“某”的拉长音。“某”为明母厚韵，明母可对 ɦb 或 m，厚韵在双唇音声母后一律对 u。

"一"为影母质韵，正好对 ʔir。"罪"可对 dzwa（参见二七 A97 条），"过"为见母过韵，在〈大〉、〈金〉二卷中对 kwa。

三三 A 106.27　bgjis. kjaŋ. mad | /ʑaŋ. tso: ʑi. ɕir. ja ‖　尚做如实也
bgjis. kjaŋ. m-d | /ʑaŋ. tso: ʑi. ɕir. ja ‖　曾做之实也

藏语 bgjis 意为"做"，是过去时形式，kjaŋ 是连词，一般表示转折关系，mad 是"真实"的意思。全句意为"做得还真实"。藏译汉音解为"尚做如实也"。"尚"对 ʑaŋ，在〈唐〉碑中多次出现；"如"对 ʑi，"实"对 ɕir，在〈千〉、〈阿〉、〈金〉等卷中出现过。

三四 A 109.28　gzod. bja | /ʑe: kim. ɕi: dzo ‖ 而今始做
gzod. bja | /ʑe: kim. ɕi: dzo ‖ 即顷时做

藏语 gzod 意为"才，始，新近"，bja 意为"做"，gzod bja 即"才开始做"。藏译汉音应解为"而今始做"。"而"在〈金〉卷中对音为 ʑe；"今"在〈金〉、〈阿〉二卷中对音为 kim；"始"为书母止韵，按〈对音表〉应对 ɕi。

三五 A 110.27　sog. le | /giɦeʔa ‖　锯阿
sog. le | /giɦeʔa ‖　锯

sog le 为"锯"。"锯"为见母御韵，在〈大〉、〈千〉二卷中上声去声字的见母对浊声母 g，御韵对 i 或 u，i 与 iɦe 接近，因而"锯"对 giɦe 合于对音规律。其后的 ʔa 也是作用相当于"也"的语气词"阿"（参见二一条）。

三六 A 112.28-29＝B25.6　tɕhar. pa | bab | /ɦuʔa. hgaʔa ‖　雨阿下阿
tɕhar. pa | bab | /ɦuʔa.

ha?ag ‖　下雨

ɦu?a 与 hga?a 中的 ?a 也是与上条“阿”相同的语气词。“雨”为云母麌韵，云母在各种材料中可对 ɦw 或 j，在〈大〉卷中还可对 ɦu，麌韵对 u，因而“雨”只对 ɦu。“下”也只对 hga（原卷 g 字母写在 h 字母下方，B 卷同条写法也相同，可能 hg 一起表示匣母。匣母按一般拟音为〔ɣ〕，藏文中无相应字母，在对音中有的对 h，有的对 ɦ，此处以双字母 hg 相对）。藏语 tɕhar pa bab 本是主谓词组“雨下”，但 tɕhar pa 与 bab 之间划了一道句符，可能分割为两个自成单位的词了，因而汉语用了两个“阿”，分别解释藏语的两个词，等于说“雨也，下也”。

三七 A 120.30　dbjar | /kha?a ‖　夏阿

dbjar | /kha?a ‖　夏

“夏”为匣母祃韵，祃对 a，匣母一般对 ɦ 或 h，在上条中对 hg，在本条中又对 kh，较为特殊。但藏语 dbjar 意即为“夏”，而且与此相邻的三条是“冬”、“秋”、“春”，不可能作别的解释。kha 后的 ?a 也应释为相当于语气词“也”的“阿”（参见二一条）。

三八 A 125-31　mji. btab | /pe：kheŋ ‖ 非耕

mji. btab | /pe：kheŋ ‖ 非种

藏语 mji btab 意为“不种”，托释为“非种”，意义虽相合，但“种”为章母用韵，应对藏文的 tɕuŋ。kheŋ 应释作“耕”，“耕”为见母耕韵，见母一般同藏文的不送气音 k 相对应，但敦煌藏文写卷中不送气的塞者、塞擦音字母常与同部位送气音字母混用，见母对 kh 可能也是这种现象在对音上的反映；耕韵一般对藏文的 eŋ。

三九 A 129.32　phjub | /thar. par ‖　　獭褐
　　　　　　　　phju〔g〕| /thar. par ‖　　大富〔?〕

原卷藏语词为 phjub，而非 phjug（富），因而不可能对“大富”。词书中有 phjub tɕhen（藏式大领长袍）一词，其中 tɕhen 意为“大”，phjub 可能指一般的皮袍。现代藏语拉萨话 phju pa（藏装长袍，读音为〔$tɕhu^{55}pa^{55}$〕）可能从 phjub 演变而来。thar par 恐为“獭褐”的译音，此词见于《新唐书·吐蕃传》，是“獭皮衣”的意思。“獭”为透母易韵，“褐”为匣母曷韵，按〈对音表〉，“獭”正好对 thar，“褐”的韵母也对 ar。但声母一般应对 h 或 ɦ，或如 A112. 120 两条对 hg 或 kh，这里对 p，疑为学话的吐蕃人听错所致。

四十 A 130.32　sre. moŋ | /ɕe：lda. tse ‖ 【挟拉】子
　　　　　　　　sre. moŋ | /ɕe：lda(?). tse ‖ 食鳄子

藏语 sre moŋ 意为“黄鼠狼”。今青海农区一些汉语土语把“黄鼠狼”叫做 ɕe la tsɿ，与本条藏译汉音相对应。在 lndia office 56# 57 号敦煌藏文写卷中“萝”的译音也是 lda，可见那时藏文复辅音 ld 已发 l 音。ɕe la tsɿ 为古方言词的遗留，除 tsɿ 可注“子”外，ɕe la 无恰当汉字可注，暂以现代读音的“挟拉”二字注之。

四一 A 135.33　tshod. ma/kiŋ ‖　羹
　　　　　　　　tshod. ma. /kiŋ ‖ 芹(或“菁”)

托释“芹”为群母殷韵，应对 gin 或 khin，“菁”为精母清韵，应对 tsiŋ，都与 kiŋ 音不合。藏语 tshod ma 有“佐味香料、下饭菜、菜粥、菜汤面”等意义，据此，kiŋ 应释作“羹”。“羹”本指五味调和的浓汤，亦泛指煮成浓液的食品和菜羹、肉羹等。“羹”为见母庚韵，按〈对音表〉一般对 keŋ，

kiŋ 与 keŋ 音相近。

四二 A 137. 33　gzig. /ɦbeɦuˀa |　　豹阿

　　　　　　　　gzig. /ɦbeɦuˀa |　　豹

ɦbeɦuʔa 中的 ʔa 应为独立音节，即解释性的语气词“阿”(参见二一条)。

四三 A 140. 33-34　snal. tɕu | /ɦgiɦu | gwan ‖　牛圈

　　　　　　　　　snal. tɕu | /ɦgiɦu | gwan ‖　喙环

snal tɕu 一词不见于现有藏文词书。此词与 A142 条的 dŋul gji snal tɕu 中的 snal tɕu 当为同一个词。A142 藏译汉音为 ɦgin kwan tse，托文释为“银圈子”，看来没有什么问题，snal tɕu 的意思应与“圈子”相当。本条藏译汉音的 gwan 相当于 A142 条的 kwan（圈），ɦgiɦu 疑为“牛”，“牛”为疑母尤韵，按〈对音表〉，其译音应为 ɦgiɦu 或 ɦgeɦu。如此设想是因为藏文词书中有 sna gtɕu（牛鼻圈）一词，snal tɕu 疑为 sna gtɕu 的古体或异体字。“牛圈”即“牛鼻圈”，“牛圈”是 snal tɕu 的本义，在 A142 条中是取其比喻义（作为佩饰戴在手上的银圈子，状如牛鼻圈)。

四四 A 141. 34　sna. dag | /tɕhin ‖　纼

　　　　　　　　sna. dag | /tɕhin ‖　净

藏文词书不见 sna dag 一词，但有 sna thag（牛鼻绳)，上条 snal tɕu（牛圈）为牛具，本条可能也指牛具，sna dag 可能是 sna thag 的古体字。敦煌藏文写卷中浊声母字在后来写为清、送气声母字的不乏其例，如 ȵi gu→ȵiŋ khu（精华)、sȵiŋ gar→sȵiŋ khar（心口)[①] 据此，汉语语词应为“纼”，“纼”

① 两组的前字见于敦煌写卷 P·T·1057 号。

即“牛鼻绳”，《礼记・少仪》：“牛则执纼，马则执靮”。“纼”为澄母轸韵，轸韵对 in，澄母多数对 dʑ，但在〈大〉卷中有一部分字对 tɕh，tɕhin 释为“纼”合乎对音规律。

四五 A 143. 34　tsher. zuŋs | /ɦdʑab. tse ‖ 镊子
　　tsher. zuŋs | /ɦdʑab. tse ‖ 抽刺

藏语 tsher zuŋs 从字面上看虽为“抽刺、夹刺”，但托释“抽刺”与 ɦdʑab tse 无语音对音关系。tse 在卷中出现过多次，都是“子”的译音，因而与 tsher zuŋ 意义相当的汉语词应是一个带“子”的名词。今将 ɦdʑab 释为“镊”，“镊子”为夹刺的工具，意义上解释得通。“镊”为娘母叶韵，按〈对音表〉，娘母对 ɦdʑ 或 ɦd，叶韵在〈大〉卷中对 ab，对音正好相合。有趣的是，汉语的“镊子”一词以这个时期的语音形式借入到藏语中，现在各类藏文词书中都可看到这个借词，有的并收了 tsher ɦdzin（ɦdzin 的过去时形式是 bzuŋ，本条 zuŋs 是其异体字）与 ɦdʑab tse 两个词，都注为“镊子”。

四六 A 144. 34-35　brdʑed | la | /mag. baŋ. kheːja ‖ 莫忘去也
　　brdʑed | la | /mag. baŋ. khaːja ‖ 莫忘之也

khe 的汉字不可能是“之”，“之”为章母之韵，其对音应为 tɕi。khe 在〈阿〉卷中为“去”的对音，释作“去”意义也解释得通。藏语 brdʑed 义为“忘”，汉语对译为“莫忘去”，为其禁止式，这可能是在互相教、学话的过程中，有一方误解其义所致。

四七 A 148. 36　boste. ɕog. la | /hwan. tsaŋ. le ‖ 唤将来
　　boste. ɕog. la | /hwan. tsaŋ. le ‖ 喊声来

bos 是“呼唤、召请”的意思，te 是连词，ɕog 是“来”的命令式。托释“喊声来”，意义虽与之接近，但语音不合乎对音规律，“喊”为晓母敢韵，应对 ham，“声”为书母清韵，在〈大〉〈阿〉二卷中对音为 ɕeŋ。hwan tsaŋ 应释作“唤将”，“唤”为晓母换韵，应对 hwan；“将”为精母阳韵，精母对 ts，阳韵在〈大〉卷中对 oŋ，但在〈阿〉〈金〉二卷中对 aŋ。“将”是助词性质，用在动词和“进来”、“出去”等表示趋向的补语中间，如“走将进去”、“打将进来”，在现代一些方言中还有这种用法。

四八 B 2. 1　sgro. la | /tsen. leŋ ‖ 箭翎

k(?) lad. la/tsen. leŋ ‖ ?

sgro 是“箭翎”的意思，藏译汉音也是“箭翎”。本条的前条 B1 是 tsen tsog，托释为“箭矢”，李盖蒂订正为“箭镞”，“箭”的译音都是 tsen。“翎”为来母青韵，按〈对音表〉正好对 leŋ。

四九 B 6. 1-2　gʑ〔u〕〔rgjud〕/kuŋ. hjan ‖　弓弦

——/kuŋ. phjan ‖ ?

原文 gʑu 的元音符号 u 笔迹很淡，仔细辨认还可看出一点影子，gʑu 后的音节，可看清下加字母 j 与元音符号 u，其余笔画缺损，据藏译汉音所表示的意思补作 rgjud。gʑu rgjud 意为“弓弦”，藏译汉音 kuŋ hjan 正合“弓弦”的对音：“弓”为见母东韵，“弦”为匣母先韵，按〈对音表〉，见母对 k，东韵对 uŋ；匣母对 h 或 ɦ，先韵对 jan 或 jen。〈千〉卷中“弦”的对音即为 hjan。

五十 B 8. 2　srab：/ɦbji：pji：thoɦu ‖ 皮辔头

s-b：ɦbji：/phji：tho(i?)ɦu ‖ ?

托文将藏语与汉语词语界限划错，以致无法释读。srab 是“马辔头”，对译的汉语可释作“皮辔头”，“皮”为并母支韵，“辔”为帮母至韵，“头”为定母侯韵。“并”母一般对 b 或 ph，在〈阿〉〈金〉二卷中还可对 ɦb，支韵对 i；帮母对 p，至韵对 i；定母在〈大〉卷中对 th 或 d，侯韵可对 eɦu、aɦu、iɦu 等韵。除“头”的韵母稍有出入外，其余都合对音规律。“头”音译为 thoɦu 还见于三一 A104 条。

五一 B 14.3　nam:ɦgro. la|/tsheɦu. ban. khe　‖　早晚去

nam:ɦkre. la|/tsheɦu. ban. khe　‖　?

nam ɦgro 意为“何时去”。汉语词语当释作“早晚去”，“早晚”有“何时”的意思。“早”为精母晧韵，“晚”为微母阮韵。精母应对 ts（六六 B44 条的“早”即音译为 tseɦu），这里对译为送气音 tsh，这与送气音、不送气音字母自由交替现象有关（参见九条注），晧韵在〈大〉〈千〉二卷中对 eɦu；微母对 b 或 ɦb、m，阮韵在双唇音后全部对 an；“去”对 khe 还见于 A 144（本文四六）条。

五二 B 16.4　dʑi. ɦdod. la:/jeɦu:ɕi. ma:bur:|　要什么物

dʑi. ɦdod. la:/jiɦu. ɕi. ma:bur:|　有什么慕

藏译汉音 bur 显然是个入声字，“慕”为明母暮韵，不可能是 bur 的译音。根据藏语 dʑi ɦdod（想要什么）的意义，汉语释为“要什么物”。“要”为影母笑韵，影母一般对 ʔ，但“要”这个字例外，在〈金〉卷中对音为 jeɦu，与本条对音相同。物，为微母物韵，微母对 b 或 ɦb、m，物韵对 ur。

五三 B 17.4　brŋaɦ. ba|/tsig: la‖　借了

brŋal. ba|/tsig: la‖　睡了

托、翟氏将 brŋaɦ 最后一个字母错认为 l，brŋal 与 bsŋal

（使睡下）字形又相近，因而释为“睡了”，此释不仅与原义不符，“睡”音同 tsig 差别也很大。brȵaɦ 意为“借”，“借”按《广韵》是精母祃韵，精母可对 ts，祃韵却与 ig 对不上，但在《唐韵》、《集韵》中“借”又作资昔切，昔韵的对音正好是 ig。

五四 B 20.5　jog：pa：/tɕhoɦu.　baŋ.　tse‖锤棒子

jog：pa：/tshoɦu.　baŋ：—e‖挑棒子

jog pa 意为“纺锤棒”（即捻线时缠绕线绳的木棍），藏译汉音应释为“锤棒子”。“锤”为澄母脂韵，在〈大〉卷中澄母对 tɕh，脂韵对 u，tɕhoɦu 同〈大〉卷中对音方式接近。

五五 B 21.5　phru.　ba：/? oŋ‖　瓮

—u.　ba：（phra ba? srab?）/ʔoŋ‖　?

phru ba 意为“瓦罐、陶器”，藏译汉音无疑是意义与此有关的“瓮”了。“瓮”为影母送韵，〈对音表〉中影母大部分对ʔ，少数对 j，送韵对 oŋ。

五六 B 22.5　ɕiŋ：khjor.　/ɕog.　ja｜勺也

ɕiŋ：〔khjor〕/ɕog.　　材

现代藏文词书中只有 khjor ba（勺、半掬、半捧），是量词，未见 ɕiŋ khjor。ɕiŋ 意为“木”，ɕiŋ khjor 可能是木勺。ɕog ja 可解为“勺也”。“勺”为禅母药韵，〈对音表〉中禅母大部对 ɕ，药韵对 ag，ɕog 与 ɕag 音近。“也”是语气词，“也”对 ja 在卷中多次出现（见 A103、A106、A110 等条）。

五七 B 23.5　tsa〔g〕/ɕeɦe：la　‖　筛罗

ja.　tsa〔ŋ〕/ɕeɦe：la‖　奇了

托、翟氏误将上条最后一个音节 ja 划为本条第一个音节，因而导致释读的混乱。tsag 可能是“筛罗”，在 India office 56 #57 卷中写作 tsags，今写作 tshags，动词“筛”ɦtshag（现

在时）btsag（未来时）btsags（过去时）的词根就是 tsag。据此 ɕeɦe la 可释为“筛罗”，似又可释为“筛了”。因此条邻近诸条都是厨房用具名，tsag 为“筛罗”的可能性更大。筛为生母佳韵，生母对 ɕ，佳韵在六种材料中无字，但同韵不同调的卦韵有一个“解”字，可与藏文的 e、we〈大〉〈金〉二韵相对应。“罗”为来母歌韵，正好对 la。

五八 B 24.5　rdo：la | /ti：〔ɕig〕　　砥石
　　rdo：la | /ti〔thin，thjir〕‖ 砥

rdo 意为“石”，古汉语“砥石”意为“磨刀石”，其词义内涵比“石”小，但若学话人指着磨刀石问“这叫什么”教话人回答为“砥石”时，学话人有可能把它理解为“石”。“砥”在《广韵》中为诸氏切，属章母纸韵，章母同 t 无对音关系，但“砥”在《集韵》中为典礼切，属端母齐韵，按〈对音表〉，端母对 t，齐韵对 e，ti 与 te 音相近。“石”为禅母昔韵，禅母对 ɕ，昔韵对 ig，“石”译为 ɕig 符合一般对音规律。

五九 B 26.6　bʑog.　bja　na|　/paŋ.tɕag　‖ 放着
　　g〔no?〕/〔ka?〕.〔ɦu〕.na(ɦa.ni?)paŋ./tɕag ‖ 脚(膝)

托文将此条误作两条。bʑog 可能是 ɦdʑog（放置，未来时为 gʑag，过去时为 bʑag，命令式为 ʑog）的异体字，古藏文现在时动词的声母 ɦdʑ 有时写作 bʑ，如 ɦdʑu（融化、溶化，未来时 bʑu，过去时 bʑus，命令式 bʑus）在一些词书里写作 bʑu。bʑog bja 是“放下”的意思，na 是表假设语气的连词，一般连接句子，这里可能省略了下文。A56 条藏译汉音 ʔa | na. li：phaŋ tɕag ‖ 李盖蒂文释为“阿那里放着”，其中 phaŋ tɕag（放着）与本条 phaŋ tɕag 当为同一个词。“放”为非母漾韵，“着”为澄母药韵，按〈对音表〉，非母多对 ph，个别字

对 p，漾韵对 aŋ，澄母在〈大〉卷中有的对 dʑ，有的对 tɕh（tɕh 又常同不送气的 tɕ 混用），药韵对 ag。

六十 B 27.6　me：lo〔ŋ〕. /keŋ.　‖镜

me：lo〔ŋ〕. /keŋ.　‖镜（或“鉴”）

汉语词应释为“镜”。“鉴”与“镜”固然意义相通，但“鉴”为见母鉴韵，鉴韵带-m 尾，在〈千〉卷中对 am，“镜”为见母映韵，在〈对音表〉中映韵多数对 eŋ。

六一 B 26.6　khug. ma | /tɕim：tɕan ‖　针毡

khug. ma | /tɕim. tɕan ‖　襟缠

khug ma 是“小袋、荷包”的意思。tɕim tɕan 可能是“针毡”，联系 khug ma 的含义，这个针毡显然不是“如坐针毡”的“针毡”，而是指用毡做成的盛针线用的小荷包或针扎一类的东西。“针”为章母侵韵，“毡”为章母仙韵，按〈对音表〉，章母对 tɕ，侵韵对 im，仙韵在舌面音后对 an，对音正好相合。

六二 B 31.7　sna. /pjir：koŋ.　|　鼻孔

sna. pjir：/koŋ.　|　（鼻）孔

sna 为“鼻子”，与本条相邻的词都是人体器官名称（B29 眼、B30 眉毛、B32 闭口、B33 牙齿），因此，pjir 显然为“鼻”的译音，应划入汉语词内与 koŋ 一起表示“鼻孔”。“鼻”在《广韵》中属并母至韵，在 A 卷 61 条中对音为 bje（见十五条）。B 卷可能不是同一个人的写本，本条“鼻”的对音 pjir 显然在该方言中读入声。〈大〉卷的对音本“鼻”注为 phji，另有一译音本，“鼻”译作 ɦbjir、ɦbwir（见〈方音〉70 页）。现代汉语太原方言“鼻涕”读作〔pəʔ˩ thi˥〕（见《方言》1981 年第 4 期 305 页），江西贵溪话亦将“鼻”读作入声，说明“鼻”从中古时期起就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并母在〈大〉卷

中对 b 或 ph，ph 又可与不送气音 p 换用，因而这里的“鼻”译音为 pjir 合乎音理。“孔”为溪母董韵，应为 khoŋ，这里对 koŋ，也是送气音与不送气音互换现象的反映。

六三 B 32.7　kha. la | /pe. kheɦu　闭口

kha. la | /pha. kheɦu　〔肤〕口

kha 是“口”，kheɦu 毫无疑问可以解作“口”。pe（托文误作 pha）疑为“闭”，“闭”为帮母霁韵，〈对音表〉中，帮母对 p，霁韵对 e 或 eɦi。“闭口”与“口”意义不相当，这可能是学话人以闭口的动作问“‘口’叫什么”造成的。

六四 B 34.7　smaŋ. ra. /tsi. su ‖　髭须

smaŋ. ra. /tsi. su ‖　乞求

现代藏文词书中无 smaŋ ra，但有 sma ra，注为“胡，口角上须”。古汉语“髭须”意为“咀边上的胡子”，与藏文 sma ra 同义。“髭”为精母支韵；“须”为心母虞韵。在〈对音表〉里，精母对 ts，支韵对 i；心母对 s，虞韵对 u。tsi su 释为“髭须”，完全合乎对音规律。毫无疑问，今 sma ra 与古 smaŋ ra 当为同一个词，smaŋ 的韵尾-ŋ 在历史演变中丢失。

六五 B 35.7　lag. pa：/〔ɕe〕ɦu：手

lag. pa | /boɦu（peɦu?）臂？膊

lag pa 意义为“手”。藏译汉音第一个字母非常模糊，估计是 ɕ，在〈千〉卷中“手”的对音即为 ɕeɦu。

六六 B 44.9　nam. ɦoŋ/tseɦu：ban. le ‖　早晚来

nam. ɦoŋ. tsha/tseɦu：baŋ. le ‖ 既往来

原文中藏语第三个单节似为错写，先写一 tɕha 字母，后在中间划一竖道，表示划掉。藏译汉音第二个音节的韵尾明显为 n。五一 B14 条为“早晚去”，除 tsheɦu 的声母是送气音字

母外，“早晚”的译音相同。此条藏语 ɦoŋ 意为“来”，藏译汉音 le 当解作“来”，“来”在〈大〉〈阿〉二卷中即对 le。

六七 B 45.9-10　dʑi. tsam. ɦdod：/ta. ɕeɦu joŋ：re ‖　多少用来

dʑi. stam. ɦdod ｜/ta（?）：ɕe〔ɦu〕liŋ（siŋ?）：re ‖　多少恋了

藏语 ɦdod 有“想要、欲、贪恋”等意思，但 dʑi tsam ɦdod 应理解为“要多少”而非“恋多少”。藏译汉音的 joŋ 应解作“用”，“用”在〈大〉卷中的对音即为 joŋ。末尾的 re 不像“了”，“了”在多处对 ra 或 la，且“了”表示动作已完成，与本句语气也不合。re 疑为语助词“来”，上条的 le 即为“来”的对音。

六八 B 47.10　khre：ɦbje：/swan ‖　选

khre. ɦphje（ɦbje?）：/lwan ‖〔麵〕

khre 含义为“小米，粟，糜子”等，ɦbje 是“分开”的意思，khre ɦbje 可能指将小米或糜子同草秸或砂粒等分开的动作。对译的汉语当解作“选”，“选”为心母狝韵，按〈对音表〉，心母对 s，狝韵对 wan，“选”对 wan 合乎对音规律。

原载《民族语文》1984 年第 5 期

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

被英人斯坦因劫走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院编号为 S. 2736 和 S. 1000 的两篇敦煌写卷，是用藏文书写的藏汉对照词语的残片，是吐蕃人占据陇右时期（公元 763 年—851 年）为了学习汉语而写下的。这些材料对于藏语史和汉语史的研究有一定价值。其中的汉语词语是用藏文注音，未注汉字，要利用这些材料，首先要把汉语词语解读出来，注出相应的汉字。从 1948 年起，国内外先后有 4 人做过专门的研究，有一人做过附带研究，其中的汉语词语大部分已经解读出来，还有一小部分未能解读或解读得不够合理。为了给古藏语和古汉语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也为了促使这两篇写卷中最后剩下的谜能够早日揭开，完成全卷的解读，本文将上述二卷的研究情况作一简单介绍，综录各家考辨结果，进行比较，分清正误，提出有疑义者，以期引起藏、汉语专家的讨论和进一步研究。

一、研究情况

首先介绍原卷情况：原卷分别写在汉文《金刚经》和《妙

法莲华经》两张卷子的背面。S.2736卷（下文简称A卷）卷首残缺，字迹大部分清晰；S.1000卷（下文简称B卷）首末都残，大部分模糊不清。A卷有藏汉对照词语149条，B卷有47条，两卷共有196条（残缺不全或仅有藏语未填汉语的条目未计入内）。B卷中有19条同A卷相同，将重复的除去外，两卷共有不同的对照词语175条。其中大部分是词，也有一部分短语和句子。每组词语，藏语在前，汉语在后，后面多数划有段符‖，各组连写，没有间隔。

最早研究这两篇写卷的是英国古藏文专家托玛斯（F. W. Thomas）和汉字学家翟理斯（L. Giles）。1948年，他们在一位藏族学者的帮助下合撰了《一种藏汉词语写卷》[①] 一文。文中用拉丁字转写藏文，将连写在一起的藏汉词语逐条分开，解读了其中的汉语词语166条，注出相应的汉字，并注有相当于汉字意义的英译，开头有两份写卷的影照，末尾附有两个索引。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尤其是两篇原材料的影照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他们的释读诸多舛误，完全正确的还不到一半，有不少条他们自己也划了问号或部分缺释，对原文的辨认和条目的划分也有不少问题，还有9条缺释。他们没有提出解读的原则和依据，有许多大概是根据"看着像"的原则解读的。

1968年，匈牙利学者李盖蒂（Louis Ligeti）写了《藏文书写的敦煌汉藏词句考释》[②] 一文，引用了大量藏汉文资料对

---

① A Tibeto-Chinese Word-and-Phrase Book: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X11 1948, PP.753—769, P1.12.

② Notes sur le lexique sino-tibétain de Touenhouang en écriture tibétaine.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21, 3, 1968, PP. 265—288.

托、瞿氏文章中24条解读有的做了订正，有的补充了论据，并解读了一条缺释。应该说，除个别条目的个别字尚未解读外，李氏的新释都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在语音上他注意到要以《切韵》所代表的中古汉语语音来验证，这是合理的。

1981年，陈庆英同志写了《〈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①]，文中也提到这两篇卷子，但没有做专门的研究，只是在介绍内容时为了举例从中列举了56条。这些条目的汉语的解读，有32条援引自托、瞿氏的文章，有7条与李盖蒂文相同，有17条作者作了新解，其中有些条是可取的。

1983年，笔者在综观上述各家考释之后，发现已解读过的条目中问题仍不少，完全未解读的还有8条。经过重新研究写出《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②] 一文，对托、瞿氏文章中61条解读作了订正（其中有一部分是局部订正），另外，原来缺释的8条解读了7条。解读时逐条考究了藏语词语的含义，要求解读的汉语词语（以汉字为代表）要尽可能与相应的藏语词语的意义相合（其中有少数不相合或不完全相合，可能与一定的语境有关，即不同的词语在一定的说话或对话环境中其意义相同，有时可能是在教、学话的过程中有一方误解了对方的意思造成的，对其语境也要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在语音上要尽可能与几种大体是同一时期并反映同一地区

① 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组编《敦煌学辑刊》，1981年，第2集。

② 载《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此文原题为《敦煌写卷〈藏汉对照词语〉的再考释》，曾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后补充修改，改成此题。

汉语方言的藏汉对音、译音材料[1]的一般对音规律基本一致。

现在，用笔者的解读原则逐一检查托、瞿氏已解读过的条目，仍可发现不少问题：其中有的汉字按在当时同类写卷中的对音与在此卷中的藏译汉音差别较大；有的汉字的意义与藏语不相符合；有的藏语词语还弄不清是什么意思；有的藏语不很难懂，但汉语的意义由于音节较多不好揣摩；还有的解读基本对了，但语气词解读得不甚恰当或不统一。此外，在辨认原文和转写上还有错误。因此本文除转录各家对原卷的转写和解读的汉字外，还包括如下内容：

1. 比较正误，提出有疑问者（共 15 条），并在附注中指出问题之所在，尽可能从藏语方面或汉语方面提供线索，以供进一步研究。有的附有笔者的试释，只是一种设想，非定论。

2. 改正和统一汉语同类语气词的解读，并附语气词一览表。

3. 改正对原文辨认及转写上的错误。

二、考辨综录及辨析

体例说明：

1. 每条各栏第一行是托、瞿氏对原文的转写及所释汉字，栏末以 T 表示。其他人所作的订正依文章发表先后顺序转录在有关条目的第二、第三或第四行内（与前者相同的均不转

[1] 这些材料是收在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中的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大乘中宗见解》残卷、藏译汉音《金刚经》残卷、《阿弥陀经》残卷、《唐蕃会盟碑》等的汉藏对音。以及收在《语言研究》1982 年总第 2 期周季文文中的藏译汉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

录)，分别以 L.C.H 表示李盖蒂文、陈庆英文、黄布凡文。订正理由详见各文，因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说明。

2. 各文所用转写符号均不一致，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各家转写一律改成同一系统的国际音标转写。

3. 每条前面的编号是笔者对原卷所编的词语条目顺序号(与托、瞿氏的编号不一致，因为卷中模糊不清的或仅有藏语没有汉语的词条未转录，另外有些条目的划分也与他们不同)。

4. 打在汉字栏末尾的√、? 等符号分别表示笔者定为正确或有问题者（仅指汉语的解读)。藏文转写如同时有数种，行末标有 H 的一栏内的转写是笔者订正了的转写。

5. 其他符号：

〔 〕内的数字表示原卷的行数。

〔 〕内的转写是对缺损或模糊笔画的补阙。

〔 〕内的汉字是无把握的试释，若无字则表缺释。

〈 〉内的汉字是笔者对语气词的改正。

【 】内的汉字标注现代汉语方音。

( ) 内的是注释性文字。

○ 内的数字是表后附注的编号。

S. 2736 卷（A 卷)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1	〔1〕thur. ma	tɕheɦi ɕe(tse?) tshaɦu tɕhaɦo tse	箸子√ 箸	T C H
2	gsiɦ. ma. gsoɦ. ma.	ɦba. lwa ‖ ɦbaɦ ‖	麦醪 麻√	T H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3	the. ba bre. ba|	r〕| d〔o〕ɦ〔u〕	 斗√	T H
4	〔2〕pha. baŋ|	phji. pug ‖ pji. pug ‖	蝙蝠√	T H
5	khugsta| khug. sta|	ʔjan. tse ‖	燕子 √	T H
6	ɦol. |ba| ɦol|ba| ɦol. ba|	loɦu. tɕi ‖ loɦu|:tɕi ‖ loɦu:tɕi ‖	莯莱 老鸱 √ 柳枝	T L C H
7	nam. naŋs|	then. meŋ ‖	天明√	T
8	[3]ɲi. ma. ɕar|	ʑir. 〔tɕh〕ur ‖	日出√	T
9	ɲi. ma. nu〔b〕|	ʑir. 〔kha (ɦu?). thar〕‖ ʑir ɦthar ʑir. ɦbwar ‖	 日入 日落 日没√	 T C H
10	sta. re	ti. phu ‖ twa. phu ‖ ta. phu ‖	铁斧 大斧√	T C H
11	zor. ba.	ldem ‖	镰√	T
12	mdeɦu mdeɦu.	tsen. 〔seg〕 tsen. ts〔og〕	箭矢 箭镞√	T L
13	〔4〕rgjus. pa|	keɦu ‖ (读)kin	筋√	T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14	spjin|	kin ‖（读 keɦu）	糊 胶✓	T L
15	smjug：mal	bug ‖ 〔tɕ〕ug ‖	蒲 竹✓	T L
16	stan.	ɦbje ‖〔ɦ-ab〕：tɕan （tɕhan?）‖ ɦbje ‖ ɦbaɦ：tɕan ‖ ɦphje ɦbaɦtsan	〔位〕炕 〔　〕马毡①✓ 细白毡	T L C
17	goŋ. nan.	keg. daɦi	〔　〕榨 槅袋✓	T H
18	goŋ.〔thag〕	phan. huŋ|	〔　〕纮 攀胸✓	T L
19	smj〔a〕d	〔5〕ɦbaɦ. tsheɦu ‖ ɦbaɦ. tseɦu|	? 马鞘✓	T L
20	mduŋ. rtse. la|	tshjaŋ. ʐin|	枪尖 枪刃✓	T H
21	ba. dan|	phan. tse ‖	幡子✓	T
22	gzoŋ. pa|	mo. khweɦ| mo khweɦa mo. khweɦ|	木锅 木块 木盔✓	T C H
23	ra. gan.	thoɦu(theɦu?)：ɕeg ‖ theɦu：ɕeg ‖ theɦu ɕag	调锡 鍮石✓ 土锡	T L C

续表

<table>
<tr><th>顺序号</th><th>藏语词语</th><th>藏译汉音</th><th>相应的汉字</th><th></th></tr>
<tr><td>24</td><td>ro. ȵe.</td><td>sig. lab|</td><td>锡镴✓</td><td>T</td></tr>
<tr><td>25</td><td>ʑa. ȵe|</td><td>pe〔g〕.〔6〕gaŋ||</td><td>白铅
白钢✓</td><td>T
H</td></tr>
<tr><td>26</td><td>goŋ. sŋon.</td><td>pu. pag||</td><td>? ②?</td><td>T</td></tr>
<tr><td>27</td><td>tshem. do|</td><td>don. hwaŋ||</td><td>通串③?</td><td>T</td></tr>
<tr><td>28</td><td>bab. le|</td><td>kab. kho||</td><td>歇脚④?</td><td>T</td></tr>
<tr><td>29</td><td>ber:</td><td>ʔoɦu. tse||</td><td>袄子✓</td><td>T</td></tr>
<tr><td>30</td><td>ltad. mo. tɕhe. la|</td><td>daʔiɦu:khan||</td><td>大有斟
大有看✓</td><td>T
H</td></tr>
<tr><td>31</td><td>kho.〔7〕bar.
spjan. ras.
kjis|| btsas:
gtaŋ. rag:
ɦtshal||</td><td>soɦu:ʑin. laɦu.
ʔiɦu:kiŋ. ɕim|
sjaʔa|roʔa</td><td>搜鉴了有(or-)
见甚谢啊⑤?</td><td>T</td></tr>
<tr><td>32</td><td>dʑi.〔8〕dgos.
la||</td><td>joŋ. tshi:〔ɕ〕i.
ma. ra.||</td><td>用者什么了
用作什么了✓</td><td>T
H</td></tr>
<tr><td>33</td><td>stoŋ. dpon.|</td><td>bo. lag. ɕi:||</td><td>部落使✓</td><td>T</td></tr>
<tr><td>34</td><td>stoŋ. tɕuŋ|</td><td>phu:tseŋ.||</td><td>抚千
付将✓</td><td>T
C</td></tr>
<tr><td>35</td><td>khri. dpon.|</td><td>ʔi. ban.〔9〕
ʑin. dzjaŋ||</td><td>一万人将✓</td><td>T</td></tr>
<tr><td>36</td><td>sgrog. la
sgrogla</td><td>ban||</td><td>绑
绊✓</td><td>T
L</td></tr>
</table>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37	ltɕags. sgrog|	ɕwog ‖	锁√	T
38	khri:land|	dzwaɦ. kwaɦj ‖ dzwaɦ. kwaɦja ‖	座位 罪过也√	T H
39	bkaɦ. mji. ɦb-ab. du|gs〔ol〕	〔10〕ɦbag. ɦgw-aɦe. ra. roʔa	莫怪了我 莫怪了罗√	T H
40	bsɲag:na. sl-ebs. sam. mji. slebs ‖	tɕhin. ɕi:ther. pu. ther ‖	紧些得不得 趁时迭不迭√	T H
41	bjan. po.	ɕig:ɕu	司厨⑥?	T
42	〔11〕phjag. tshaŋ.	jig:soŋ. ʑin ‖	殖生人 役送人√	T H
43	bran.	ɦdo ‖	奴√	T
44	ʑiŋ. pa|	tɕaŋ. ten. ʑin ‖	耕田人 庄田人√ 种田人	T L C
45	pho. reŋ	tan. ʑin. han (hwan?) tan. ʑin. han	阉(or 骟)人刑 单身汉√	T L
46	mo. reŋ	〔12〕tan. ʑin. pu. ʑin ‖	阉人夫人 单身妇人√	T L
47	btsan. po:	then. tse ‖	天子√	T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48	gar. phjid|	doɦu|ʔa|na. li:ja ‖	投那里啊 到阿那里〔　〕✓ 〈耶〉	T L
49	ɕog. ɕog	dzeɦ ‖ dʑeɦ ‖	纸✓	T H
50	sdod. ts〔h〕a: sdod sdod|	〔13〕dʑuɦoʔa ‖ tsha dʑuɦʔo tsha:dʑuɦoʔa ‖	坐下 请坐啊✓ 〈阿〉	T C H
51	zin. nam. ma. zin.	lehu:ɦan:pu. leɦu ‖	留还不留 了〔阿〕不了✓	T L
52	mɲeɦ:	ʑiɦu:ɦa ‖	揉擦 揉〔　〕✓ 〈阿〉	T L
53	drub. zin. nam|	phuŋ:ja:pu| 〔14〕phuŋ ‖	缝或不缝 缝〔　〕不缝✓ 〈耶〉	T L
54	brɲaɦ. khom. mam. mji. khom|	gi. ba. pu. gi ‖ ba ‖ gi. ba. pu. gib. ba ‖	借拨不借拨 给阿不给阿✓	T H
55	su. ɦdod.	ʔa. ɕu. joŋ ‖	阿孰愿 阿谁用✓ 阿谁愿	T L C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56	gar. bʑag.	ʔa|〔15〕na. li: phaŋ. tɕag ‖	阿那里放搁 阿那里放着✓	T L
57	ral. gi|	gem:tse: ‖	剑子✓	T
58	khrab. ma|	kab:ɕin ‖	甲心 甲身✓	T L
59	rmog|	thoɦu. ɦmo ‖ thoɦu. ɦbo ‖	兜鍪✓	T H
60	phub:	beɦe ‖	牌✓	T
61	spabs	〔16〕bje:koɦu ‖	鄙丑 鼻垢✓	T H
62	mduŋ.	tshjaŋ ‖	枪✓	T
63	ral. thag|	kho. log. daɦi ‖	〔 〕带 珂勒带✓	T H
64	dʑi. ɕes|	ɕim:he. ra: ‖	甚晓了✓	T
65	sgjog.	pheɦu|tɕha ‖	砲车✓	T
66	〔17〕ɦdzaŋs|	loɦu:la ‖	老〔练〕 娄罗✓	T H
67	ŋan.	ʑag ‖	邪✓	T
68	ma. srun.	buɦ|leɦe ‖	不赖✓ 妯娌	T C
69	sbraŋ. ma.	bun. tse ‖	蜂子 蚊子✓	T L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70	naŋ. phjiŋ	hwa. tɕan:	花毡✓	T
71	〔18〕rgja. bja.	ja. kje ‖	押契 鸭子 野鸡✓	T C H
72	dʑi. skad. bja ‖	da. me. ɦge ‖	多么话 打么语✓	T H
73	dʑi. ltar. bja |	dzim. ɕiŋ. dzo ‖	怎生做✓	T
74	legspa. dʑi. bjasla |	hoɦu〔19〕te: tsi. ɕi. ma. roʔa ‖	好的做什么啊✓ 〈罗〉	T
75	phan. bar. bjas (bja. baɦi. sa?) | phan. ba. dʑi. bja. sa |	ʔiɦu:ɕi:ma: ʔjig. taŋ ‖	有什么益当✓	T H
76	lagsam. ma. lags ‖	ʑe. phab. ra 〔20〕pu. ʑe:phab. ‖	是法了不是法✓	T
77	gɕiɦ(gɕaɦ?) | gɕeɦ |	tɕhin ‖	诚 嗔✓	T H
78	dʑi. bja. la |	tsi. ɕi. ma. ra ‖	做什么了✓	T
79	jul. la |	kog ‖	国✓	T
80	lam. riŋ |	wen. daɦoʔa ‖	远道 远道阿✓	T H
81	〔21〕lam:thuŋ.	daɦo:gin ‖	道近✓	T
82	re. hul.	ɕi. ma. don ‖	时〔　　〕缓 时么钝✓	T H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83	re. mg〔j〕ogsla	ɕi：ma. khweɦ ‖	时〔 〕快 时么快 √	T H
84	re. phji.	ɕi. ma. tɕhi ‖	时〔 〕迟 时么迟 √	T H
85	re. sŋaɦ ‖	〔22〕ɕi：ma. tshir ‖	时〔 〕始 时么疾 √	T H
86	na. niŋ. |	khi. nen |	去年 √	T
87	gʑe. niŋ.	tshe(i?)n. nen ‖ tshen. nen ‖	前年 √	T H
88	do. tɕig.	kim. nen ‖	今年 √	T
89	saŋ. phod.	meŋ. nen ‖	明年 √	T
90	〔23〕gʑe：phod. |	hoɦu | nen. ‖	后年 √	T
91	ga. la. ɦdu-〔g?〕|	ʔa. na. li：dzwaɦ ‖	阿那里坐 √	T
92	na. ɦam. mji. na. |	beŋ. ŋa. pu. beŋ ‖	病哪不病 病阿不病 √	T H
93	na. bas. sos | 〔24〕sam： ma. so〔s〕| na. ba. sos | sam：ma. so〔s〕|	beŋ. kha：pu. kha ‖	病治不治 ？ 病看未看⑦？	T C
94	phar. loŋ.	ɕiɦu | tseɦu ‖	出去乎⑧ ？	T
95	stor. |	ɕin. kheg：ja ‖	行迹也⑨ ？	T
96	rkun. po |	tseg ‖	贼 √	T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97	ŋas|〔25〕dʑi〔s?〕ɲes ‖ ŋas|dʑi. ɲes ‖	ʑaŋ. ɕi. ma|thje ‖ ʑaŋ. ɕi. ma|dzwe ‖	曾什么刁 【尚】什么罪	T H
98	khjo:	seɦʔa ‖	婿 婿阿 ✓	T H
99	skjes. pa:	dʑaŋ. phu ‖	男夫 丈夫 ✓	T C
100	rkun. po|	tshig. tsuɦo|	贼盗(or 窃) 贼作 ✓	T H
101	thoɦu.	tshoɦu| tɕhoɦu|	锤 ✓	T H
102	〔26〕ga. re|	ʔa:mo:tɕhe:ra ‖	阿么时了 阿么【切】了	T H
103	khrus|	se:ja ‖	洗也 ✓	T
104	skraɦ. bja|	thoɦu:seʔa ‖	头洗(or 剃)也 头洗阿 ✓	T H
105	ŋan. ɦbus. noŋs|khri. lan ‖	ɦbuʔa. ʔir. dzwa. kwa:ja ‖	薄儿作过也 某〔阿〕一罪过也✓	T H
106	〔27〕bgjis. kjaŋ. m-d|	ʑaŋ. tso:ʑi. ɕir. ja ‖	曾做之实也 尚做如实也 ✓	T H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107	de. riŋ. dʑi. bjed |	ʔa. ni | kim. ʑir | tsi. ɕi. ma. ra. ‖	阿你经日几时么了 阿你今日做什么了√	T C
108	gnaŋ. ŋam. mji | 〔28〕gnaŋ |	jun. he. ɦa | pu. jun. he ‖	允许还不允许 〈阿〉 √	T
109	gzod. bja |	ʑe：kim. ɕi：dzo ‖	即顷时做 而今始做 √	T H
110	sog. le |	giɦeʔa ‖	锯 锯阿 √	T H
111	steɦu：tɕu.	kin ‖	斤 √	T
112	tɕhar. pa | 〔29〕bab |	ɦuʔa. haʔag ɦuʔa. hagʔa	下雨 雨阿下阿 √	T H
113	kha. ba.	sjur ‖ sjwar ‖	雪 √	T H
114	ser. ba |	bag. tse ‖	雹子 √	T
115	ba. mo |	ɕjwaŋ ‖	霜 √	T
116	rluŋ.	phuŋ ‖	风 √	T
117	graŋ.	han ‖	寒 √	T
118	dro |	nwan ‖	暖 √	T
119	mji. 〔30〕dgos |	pe. ʔjaɦoʔa | roʔa pe. ʔjaɦo. ʔa | roʔa	非要啊 √ 〈阿罗〉	T
120	dbjar |	khaʔa ‖	夏 夏阿 √	T H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121	dgun.	toŋ ‖	冬 ✓	T
122	ston.	tshiɦu ‖	秋 ✓	T
123	dpjid ‖	tɕhun ‖	春 ✓	T
124	thi. ba:	gi. khuɦu |	鸡鸠⑩ ?	T
125	〔31〕mji. btab	pe:kheŋ ‖	非种 非耕 ✓	T H
124	bon. po |	ɕi. koŋ |	师公 ✓	T
127	gan. na. ɦdug |	tha:giɦu. li. dzwaɦ ‖	他何里坐⑪?	T
128	pho. rog |	klam. ʔo ‖	蓝乌 ✓	T
129	phjub〔g?〕| phjub |	〔32〕thar. par ‖	大富〔?〕 獭褐 ✓	T H
130	sre. moŋ |	ɕe:lda(?)tse ‖ ɕe:lda. tse ‖	食鲤子 【挟拉】子 ✓	T H
131	bju. ba |	loɦu. ɕi ‖	老鼠 ✓	T
132	sbal. pa |	he. ɦbaɦ |	虾蟆 ✓	T
133	ltɕoŋ. mo |	ka. toɦu. tse ‖	蝌蚪子 ✓	T
134	thug. pa.	tɕug ‖	粥 ✓	T
135	〔33〕tshod. ma.	kiŋ |	芹(or 菁) 羹 ✓	T H
136	men. tri |	dʑiɦu:tse ‖	绸子 ✓	T
137	gzig.	ɦbeɦuʔa |	豹 豹阿 ✓	T H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138	brdʑeɦ:	hwan. la ‖	换了 ✓	T
139	rwa |	khag ‖	角 ✓	T
140	snal. tɕu |	ɦgiɦu | 〔34〕gwan ‖	喙环 牛圈 ✓	T H
141	sna. dag |	tɕhin ‖	净 纼 ✓	T H
142	dŋul. gji | snal | tɕu |	ɦgin | khwan. tse ‖	银圈子 ✓	T
143	tsher. zuŋs |	ɦdʑab. tse ‖	抽刺 镊子 ✓	T H
144	brdʑed | la |	〔35〕 mag. baŋ. kha:ja ‖ mag. baŋ. khe:ja ‖	莫忘之也 莫忘去也 ✓	T H
145	smoŋs |	ɦbjar. ɦboɦu ‖	〔祈福？ 〕？ 〔 〕〔毛〕⑫	T H
146	bjal. tɕe |	khad. tem ‖	〔 〕颠？ ⑬？	T
147	ma. gtaŋ. |	ɦpag. boŋ. khag. ja:〔36〕roʔa ‖	莫放开也啊⑭？〈耶罗〉	T
148	boste. ɕog. la |	hwan. tsaŋ. le ‖	贼声来 唤将来 ✓	T H
149	kha. rog. la |	ɦbag. doɦ〔u〕 ‖	莫道 ✓	T

S. 1000 卷(B 卷)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1	〔1〕mdeɦu. la |	tsen. ts〔o〕g ‖	＝A12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2	k(?)lad. la| 〔sgro〕. la|	tsen. leŋ ‖	? 箭翎 ✓	T H
3	spjin. la.	keɦu ‖	=A14	
4	rgjus. pa.	kin ‖	=A13	
5	smjug. ma.	〔tɕ〕ug ‖	=A15	
6	gʑ〔u〕. 〔rg〕-ju〔d〕	〔2〕kuŋ. phjan ‖ kuŋ. hjan	? 弓弦 ✓	T H
7	〔sta〕n. la|	ɦphje:ɦbaɦ| tɕan(tɕhan?) ‖	=A16	
8	s-b ⁝ ɦbji ⁝ srab:	phji ⁝ tho(i?)-ɦu ‖ ɦbji ⁝ phji ⁝ thoɦu ‖	? 皮辔头 ✓	T H
9	goŋ. 〔na〕n. la|	keg. daɦi	=A17	
10	goŋ. thag. la|	phan. h〔uŋ〕	=A18	
11	〔3〕s〔mjad〕. la|	ɦbaɦ. tseɦu ‖	=A19	
12	mduŋ. 〔tse:la|〕	〔tsh〕jaŋ. ʑin ‖	=A20	
13	ba. dan. la|	pan. tse|	=A21	
14	nam:ɦkre. la| nam:ɦgro:la|	tsheɦu. ban. khe ‖	? 早晚去 ✓	T H
15	mji. ɳ〔o〕. ɦa- 〔m〕〔4〕la|	pu:ɦbeɦi ‖	不买 ✓	T
16	dʑi. ɦdod. la:	jiɦu. ɕi. ma:bur:| jeɦu:ɕi. ma:bur:|	有什么慕 要什么物 ✓	T H
17	brɳal. ba| brɳaɦ. ba ‖	tsig:la ‖	睡了 借了 ✓	T H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18	so. maŋsla |	ɕe: ‖	梳 √	T
19	〔5〕gʑoŋ. pa:	m〔o:khwe〕|	=A22	
20	jog:pa:	tshoɦu. baŋ:-e ‖ tɕhoɦu. baŋ:〔ts〕e ‖	桃棒儿 锤棒子 √	T H
21	-u. ba:(ph ra. ba? srab?) 〔phr〕u. ba:	ʔoŋ ‖	? 瓮 √	T H
22	ɕiŋ:〔khjor〕	ɕog. ɕog. ja ‖	材 勺也 √	T H
23	ja. tsa〔ŋ〕 tsa〔g〕	ɕeɦe:la ‖	奇了 筛了 √	T H
24	rdo:la: |	ti:〔thin. thjir?〕‖ ti. 〔ɕig〕: |	砥 砥石 √	T H
25	〔6〕—— tɕha〔r〕. ——	〔hwo〕ʔa 〔ɦuʔa〕. hagʔa	=A112	T H
26	g〔no?〕 paŋ. 〔bʑog〕. bja. na |	〔ka?〕. 〔ɦu〕. na(ɦa. ni?) tɕag ‖ paŋ. tɕag ‖	? 脚 or 膝 放着 √	T T H
27	me:lo〔ŋ〕	keŋ. ‖	镜 or 鉴 镜 √	T H
28	khug. ma |	tɕim. tɕan ‖	襟缠 针毡 √	T H
29	dm〔j〕ig. la |	ɦgan |	眼 √	T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30	s〔m〕jin.〔7〕ma|	ɦbi:ɦboɦu ‖ ɦbji:ɦboɦu	眉毛 ✓	T H
31	sna. pjir: sna.	koŋ. | pjir:koŋ. |	(鼻)孔 鼻孔 ✓	T H
32	kha. la|	pha. kheɦu| pe. kheɦu|	〔肤〕口 闭口 ✓	T H
33	so. la|	ɦgaɦu. tɕi ‖ ɦgaɦ. tɕi ‖	牙齿 ✓	T H
34	smaŋ. ra.	tsi. su ‖	乞求 髭须 ✓	T H
35	lag. pa|	boɦu(peɦu?) ɕoɦu	臂〔? 膊〕 手 ✓	T H
36	〔8〕job:tɕen.	daŋ ‖	镫 ✓	
37	〔ra〕. gan.	thoɦu. ɕeg ‖	=A23	
38	ro. ɲe:	〔s〕ig:lab ‖	=A24	
39	ʑa:ɲe|	peg. gaŋ. |	=A25	
40	goŋ. sŋon:	pu. pag|	=A26	
41	〔9〕〔ɦ〕tshem. do|	don. hwaŋ ‖	=A27	
42	bab:le:	kab:kho ‖	=A28	
43	ber.	ʔoɦu. tshe: ‖	=A29	
44	nam. ɦoŋ. tsha nam. ɦoŋ:	tseɦu:baŋ. le ‖ tseɦu:ban. le ‖	既往来 早晚来 ✓	T H

续表

顺序号	藏语词语	藏译汉音	相应的汉字	
45	dʑi. tsam. ɦdod |	ta(?):ɕe〔ɦu〕〔10〕liŋ(siŋ?):re ‖	多少恋了	T
		ta. ɕe〔ɦu〕.〔j〕oŋ:re ‖	多少用来 √	H
46	bkaɦ. rlag (dag?). ma:tɕhad.	bun(phun?). ʑim:seɦu. si. ga(ka?)ro?a ‖	犯禁休施夏楚⑮?	T
	bkaɦ. dag. ma:tɕhad.	bun. ʑim:seɦu. si. ga. ro?a ‖	〔问审〕〔 〕	H
47	khre. ɦphje (ɦbje?):	lwan ‖	〔麵〕	T
	khre:ɦbje:	〔s〕wan ‖	选 √	H

附注:

①李盖蒂文将 ɦbaɦ. tɕan 释为"马毡"合乎对音规律。ɦbje 对何字，仍不好解释。

②藏语 goŋ. sŋon 词义不明。

③藏语 tshem. do 词义不明。

④托释"歇脚"与 kab. kho 无对音关系。单从 kab. kho 的语音上看似为"夹裤"，而且与此条邻近的 A29 条是"袄子"，也是衣着类。藏语 bab. le 是否有此含义，待考。

⑤此条藏语的含义是"感谢（您）对我（或"他"）的关照"或"（您）对我（或"他"）多有照顾，谢谢!" kho. bo 意为"我"（男性自称），也可作"他"讲（见西北民族学院编《藏汉词典》）。kho. bo 若作"我"讲，则汉语第一、二个音节可能是"小人"（谦称），ɕim 似为"甚"，sjaʔa 显然是"谢阿"的译音，roʔa 是语气词"罗"。中间几个字揣摩不准。

⑥藏语 bjan. po 是"厨子"的意思。托释"司厨"虽与 bjan. po 意义相合，但"司"为心母之（开三）韵，"厨"为澄母虞（合三）韵，按

对音规律，其译音应为 si. dʑu，不可能对 ɕig. ɕu。ɕig. ɕu 疑为“食助”，不知古方言里有无此词。

⑦此条藏语词语第二个音节以陈庆英文转写为准，是 ba，而不是 bas。藏语 sos 是“病愈、复原”的意思，整句意义是“病好了没好?”或“病愈没有?”托释与陈释都与此义不合，且“治”或“看”在语音上都与 kha 不相对应。kha 或为“解”之译音，“解”为见母蟹（开二）韵，在《金刚经》中对 ka，在《千字文》中对 kaɦ。也可能是另一个表示“复原”或“病愈”意义的方言词。pu 在 A92 中对“不”，此处似亦应对“不”。

⑧phar. loŋ 意义不明。phar 义为“往那边”或“往彼”。loŋ 通常有下列含义：(1) 起来、站立（命令式）；(2) 够数；(3) 出去；(4) 可能是 loŋs 取（命令式）的变体（藏文动词命令式常写成不带后缀 s 的形式，如 khums“诛杀”（命令式），有时写作 khum）。若为第（4）种含义，phar. loŋ 可释作“去取”、“往那边取”。汉语 ɕiɦu. tsheɦu 则可能是“收取”或“手取”。

⑨藏语 stor 作自动动词时有“丢掉、遗失、迷失”等含义，作他动动词的命令式时有“扫除、打扫；贯穿、串”等意义（见《藏汉大辞典》）。在大英博物馆藏 Or. 8212（187）号卷子里有 stord（stor 的过去时）一词，作“失（小勃律）”讲。这些意义都与托释“行迹”无关。汉语词语 ɕin. kheg. ja 当作何解释，尚揣摩不准。

⑩藏语 thi. ba 意为“鸽子”。托释汉语 gi. khuɦu 为“鸡鸠”。此词不见于一般辞书，不知是否方言词。且语音与 gi. khuɦu 也不甚相合，“鸡”应对 kje（见 A71），“鸠”为见母尤（开三）韵，其对音应为 khiɦu。

⑪藏语词语是 gan. na. ɦdug，并非 ga. na. ɦdug（何处坐）。gan. na. ɦdug 是“靠近坐”、“身边坐”的意思，从对音上看“何”也不可能对 giɦu。giɦu 疑为“闼”，“闼”为上声见母篠韵，上声字的见母均对 g（见汉藏对音《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残卷），篠韵对 eɦu，与 iɦu 接近。“闼”有“侧门、闺中小门（常指内室）”等意义。tha. giɦu. li. dzwaɦ 恐为“他闼里坐”。如两位对话人之中有一位坐在门内或内室，指着第三者说：“他（在）闼里坐”，在这种情况下，可与“他坐在我身边”所指意义相通。或者 tha. giɦu 可能是一个意义为“近旁”的古方言词。

⑫在 P. T. 1057 号写卷里 smoŋs 作“阴毛”讲（见笔者在《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一书 36 页中对此词的注释）。B 卷 30 条 ɦbji ɦboɦu 为“眉毛”的译音，因而此条 ɦboɦu 可能也是“毛”的译音，但 ɦbjar

不知该对何字。

⑬藏语 bjal tɕe 意义不明，仅从语音上看，khad tem 疑为“葛垫”。

⑭“莫放开”与藏语 ma. gtaŋ 的意思虽然相当，（ja roʔa 是语气词，应作“耶罗”）。但从语音上看，“开”不可能对 khag。“开”为溪母咍（开一）韵，一般对 khaɦi。此处疑为作用相当于“放掉”的“掉”的古方言词，汉字无恰当的字可注。

⑮现代藏语 bkaɦ. tɕhad 义为“刑罚”或“惩罚”，bkaɦ. dag. tɕhad 不见于藏文词书，如其意义与 bkaɦ. tɕhad 有关，ma 是否定词，则 bkaɦ. dag. ma. tɕhad 大概是“不要处以刑罚”的意思。托释“犯禁休施夏楚”意义虽与之相近，但语音与藏译汉音一个也对不上（犯——奉母范韵，禁——见母侵韵，休——晓母尤韵，施——书母支韵，夏——匣母马韵，楚——初母语韵）。bun. ʑim 疑为“问审”，roʔa 是语气词“罗”，seɦu. si. ga 不知该对什么汉字。

附：语气词一览表

语气词		
藏文译音	汉字	出　现　的　条　目
ra	了	A·32、39、64、76、78、102、107
la	了	A·138、B·17、23
ja	也	A·38、95(?)、103、105、106、144、B·22
ja	耶	A·48、53、147
ʔa	阿	A·50、80、98、104、110、112、119、120、137
ɦa(ba、ŋa)	阿	A·52、54、92、108
roʔa	罗	A·31、39、74、119、147、B·46
ma	么	A·82、83、84、85

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编《民族语文论丛》第一集，1984 年

附记：本文发表8年后，郑张尚芳先生发表了“补《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民族语文》1992年第4期）一文，进一步解决遗留问题。他在前人考订研究此残卷的基础上，对部分缺释和舛误进行了补解和订正。但愿有兴趣的读者对所有的考辨意见再做一番综录和比较，以求这份残卷得到完满的解读。

敦煌藏文写卷《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研究

一

1978年巴黎影印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藏藏文文献选集》[①]第一集中，有《尚书·周书》中四篇的古藏文译文。藏文原件是敦煌石室手卷，编号为 pelliot tibétain Touen-houang 986号。影印件在《选集》第292—296页，共5页，157行。第292页左上角有十行残缺，其余各页尚完整，有几页中间有少数字母缺损或模糊，大部分清晰可认。

《尚书》有古文和今文两种文本，这份手卷是《尚书》古文本的译文。从《泰誓中篇》开头，至《武成篇》结束。《泰誓中篇》篇名的译文已残，剩下"……ste//leɦu gɲis paɦo"(……即第二篇）几个字，可能原件还有《泰誓上篇》的译文。第296页译文后注"尚书第六卷完"，未署译者或抄写人姓名。

早在七世纪初，吐蕃政权同唐王朝中央就已开始了密切的

①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éte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 par Ariane Macdonald et Yoshiro Imaeda, Tome ler, Paris, 1978.

政治交往、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唐皇室同吐蕃赞普联姻，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相继入藏，将中原文化带到了吐蕃；吐蕃也不断“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①]，并向唐廷请去《毛诗》、《礼记》、《左传》等经籍，还从汉文翻译大量佛经和其他文史资料。《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就是汉藏两个民族自古以来相互学习、进行密切的文化交流的见证。

《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以下简称“译文”）对于研究藏语史是一份有价值的材料。它的书写法以及这种书写法所反映的语音面貌，也具有一般吐蕃文献（即 7—9 世纪的藏文金石文、手卷、木简等）所具有的那些特点：保留 i 元音的反写形式；若干含 m 声母的字保留 j 后置辅音；同一个字送气音字母和不送气音字母自由变换；用缩体字；保留若干在后期藏文文献中已消失了的表示复辅音声母的字母组合体，如 sts、gsts、sh、brlh 等（brlh 为一般吐蕃文献所不常见）；保留再后加字 d（复辅音韵尾的第二个辅音）。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特点来判断它成书于吐蕃时期。又从再后加字 d 出现频率极小（全篇只有一个字）以及单基字后加字 ɦ 未出现等特点来看，估计它成书于“文字改革”（公元 826 年至 827 年）以后，不是在 9 世纪中叶就是在 9 世纪末叶[②]。

---

① 见《新唐书·吐蕃传》卷二百一十六上。

② 《贤者喜宴》dʑa 卷 132 页记载了热巴巾王时文字改革的内容：“为了简化文字，取消了 ma mjaŋ（声母 m 后的后置辅音 j 字母）、da drag（复辅音韵尾的第二个辅音 d 字母）和 rkjaŋ paɦi ɦa brten（没有前置辅音的单基字后面的 ɦ 字母）”。我们可以根据《译文》中这几项的有无或多少来推测其时代。

"译文"的语法同《三十颂》、《字性法》[1] 所述的规则基本相同，但有些虚词的用法不完全合乎这两部文法的规范，一些有几种形式的虚词没有按照前一音节不同的韵尾来添接，例如 dʑiɦu gi（23、27 行，gi 应为 ji）、sŋa rabs gji（34 行，gji 应为 kji）、khab gjis（47 行，gjis 应为 kjis）、la stsogs ste（19 行，ste 应为 te）、ŋan tɕiŋ（117 行，tɕiŋ 应为 ʑiŋ）、stor pa（27 行，pa 应为 ba）等。这种现象在其他一些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中也存在。《三十颂》、《字性法》的著作年代目前看法尚不一致，我们可以通过"译文"和其他古藏文文献中的不规则的语法现象，来研究这两部文法的著作年代。

吐蕃藏文文献中的词语，有不少在今天的口语中仍然使用；有一部分在口语中已不使用，但在十世纪后的藏文文献材料中还可见到；另一部分是连这些文献材料中也不易见到的古词。这一类古词语，在"译文"中可以借助于汉文原文来理解它们的意义，例如 snams las（任意，9 行）、gnems pa（奋力，26 行）、blon btab（进谏，49 行）、ɦo bjams（仁慈，117 行）、dra ma（军队，92 行）、noŋs（薨逝，121 行）、stsaŋ（粟、148 行）、phjal ba（消失，48 行）、mtɕhu thogs pa（奸徒、佞人，81 行）、bstis（休息，98 行）、tɕhu gaŋ（义，33 行）、sla ba（月亮，97 行）、lha ɦbras（祭幡，105 行）、rtsis mgo（文书、典册，94 行）等。"译文"中有些词近代仍使用，但是意义已经不同，如 ʑiŋ pa（土地所有者，152 行），现在是"农民"的意思；phjag mdzod（仓库，148 行），民主改革前

---

① 《sum btɕu pa》和《rtags kji ɦdʑug pa》，这是最早的两部藏文文法，相传为松赞干布的文臣吞米桑布扎所著。但近来有人认为它不是七世纪的著作，其著作年代尚待考定。

是“大管家”、“管库”的意思，ʑal bu（祖宗，104、106、125等行）在后期的文言文里是“酒”、“朵马（一种驱鬼食品）”等意思，在一些方言里作“小碗”讲。这表明词义有了转变。从“译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出现的一些新词正处在同旧词并存的过渡阶段，而今天口语中这些词已完全代替了旧词。例如 ŋa（我，77、91、124 等行）与 bdag（吾，84、143 等行）；dmag（军队 96、98、125 等行）与 dra ma（军队，92 行）；glaŋ（牛，27 行）与 gnag（牛，102 行）；mo（女，78 行）与 smos（女，134 行）等，现代拉萨话里，只有每对词中前面的那个词。我们可以通过“译文”研究藏语词语的发展、演变和消失。

“译文”中对日期的翻译，反映了藏历的发展变化情况。藏族最早只用十二属相纪年（参见《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部分[①]），“译文”中已见到以阴阳、五行与十二属相相配来对译汉历以天干地支相配的纪日，说明那时藏历已受到汉族历法的影响。后来藏族以此法纪年，沿用至今。

研究“译文”的翻译技巧和风格，可以为汉藏翻译史增添新的一页。早期从汉文译成藏文的文献资料中，佛经方面的居多，历史方面的不多见。“译文”虽然译于 9 世纪，但所译的并不是当时的汉语，而是古汉语（古文《尚书》前人已考明是伪书；据清丁晏考定为出于魏王肃之手。即使如此，魏至唐末

---

① 见《巴黎国家图书馆藏藏文文献选集》〔原书名见本文首页注①〕第二集第 554—556 页、557—577 页、579—580 页（分别为 Pelliot tibétain 1286 号、1287 号、1288 号）、581—591 页（India office 750 号）、592—595 页（British Museum or 8212〔187〕号）。这些材料由巴科、图森、托马斯用拉丁字母转写，收录在《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L'histoire du Tibet》（《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书内。

已经历六个世纪），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要理解难懂的古汉语。看得出来，译者至少参考了伪孔传（晋人梅赜假托汉代孔安国之名所作的《尚书孔氏传》）和孔颖达尚书正义。有多处是将伪孔传和孔疏与原文合在一起翻译了。此外，有几处既非依据原文，也非依据伪孔传和孔疏，可能依据《史记》和其他史料或现在见不到的其他注本，或者依据译者听到的传说或解释。例如《武成篇》中的“王季”，译为 gjwi lig（117 行），这是王季的名字，叫“季历”，见于《史记》；《泰誓中篇》中“王次于河朔”的“河”，译为 lag tɕu（2 行），即“洛水”〔见该篇后面的说明（2）〕；《泰誓下篇》中“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两句的译文（36—47 行）那么详尽，几乎成了一个故事了。这种译述手法使得古汉语文献的藏文译文通俗易懂，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对于用藏文翻译古汉语文献，不无值得借鉴之处。另外，译者在不损害原意的原则下，尽力使文字流畅、生动，便于本民族读者理解、接受。尤其对一些成语的翻译，不拘泥于一字一句的对译、硬译。例如《武成篇》中的“萃渊薮”，“译文”按照伪孔传“若虫之窟聚，鱼归渊府，兽集薮泽”的意思译为“……dper ni gtɕan zan nags tshal daŋ brag phugs su ʑen pa daŋ tɕhu mjig gi tɕhu rtsaŋ por ɦdres na……”（如野兽贪恋森林岩洞，如泉水汇于大河）。又如同一篇中的“血流漂杵”，藏文译为“khrag maŋ po phub theg pa tsam du phab ste”（血流漂盾），以“phub”（盾）代“杵”，不仅原意并未改变，还因盾是藏族熟知的武器而更贴切地表现了原文所描写的战场气氛。这种翻译技巧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译文”中也有若干错译和漏译之处，本文将在每篇后面的说明中一一指出。

“译文”对于研究中古汉语音韵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译

文”中有不少人名、地名的译音词，这些词的译音也具有罗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收录的五篇汉藏对音和译音材料[①]所具有的那些特征，把译音的对应关系整理出来，可为通过汉藏译音测拟汉字中古音的研究补充新的材料。

二

为了便于作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这里先将《尚书》四篇藏文译文按词译注出来。因为“译文”中有多处是译述大意，并有增减，不能完全同汉文原文对上，为了便于读者比较，又把“译文”译成了汉文。

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藏文用国际音标转写，按藏文字母顺序为：ka kha ga ŋa；tɕa tɕha dʑa ɳa；ta tha da na；pa pha ba ma；tsa tsha dza wa；ʑa za ɦa ja；ra la ɕa sa；ha ʔa。元音符号转写为 i u e o。j 作 g 的下加字时写作 gj，g 为 j 的前加字时，写作 g-j。

藏文按音节转写，词儿不连写，藏文原来的分音节点省去，以空一字的位置来表示音节的界限，原为缩体字的，仍按缩体字形式转写。“/”代替藏文的单垂符（大致起逗号的作用），“//”代替藏文的双垂符（大致起句号的作用）。

原影印件每隔五行在行尾标明行数。为了便于读者查对原件，仍按原件分行排列，行首的数字同原件行尾的数字相符。

所注词义写在第二行。凡实词，按词对译，汉义排在藏文

① 这五份材料是：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残卷、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残卷、《唐蕃会盟碑》中之汉藏对音。

的正下方；原词如有两个音节以上，汉义排在藏文诸音节的正当中。虚词的注释分两种情况：汉文中如有同它意义相当或近似的虚词，则注词义，以圆括号（ ）表示；如无相当或近似的，则按藏文传统文法的名称注明词性，传统文法没有名称的则拟制一个，一律用简称，以尖括号〈 〉表示。这些虚词是：〈施〉，指表示前一个词为施事主语的助词-s、jis、gis、gjis、kjis；〈接〉，指连接连贯谓语的接续词 te、ste、de，还有 nas 也属于这一类；〈终〉，指句尾终结词 go、ŋo、do、no、bo、mo、ro、lo、so、ɦo、to；〈引〉，指起引号作用的引语词 tɕes、ʑes、ɕes；〈指〉，指表示不定意义的指称词 tɕig、ʑig、ɕig。少数语素和虚词未注，如 pa、ba（起名词化作用）和 la、du、su、-r（表示占有、对象、方面等意义的助词）和 kjis、gjis（在动词后，同汉语助词“着”相当）等。

汉文译文写在每篇的后面。内注数码为相应的藏译文的行数。

……表示残缺的文字，长短不定。

[ ] 内的文字，是原手卷中残损或模糊而按上下文补上的。

〈 〉内的文字，是对手卷中比较明显的笔误或遗漏所作的校正或补充。

《尚书》四篇原文依《十三经注疏》本，标点符号是笔者试加的。汉文原文同藏文译文转写及注释、汉译，按篇连属，以便对照。在用汉文对译藏译文时需说明的问题，在藏译文中用小括弧内的数字标号，说明附于该篇汉译文之后。

在译注中，有一些疑难词语曾向精通古藏文的东嘎·洛桑赤列副教授请教，得到他的热心指点和帮助，谨此致谢。

（一）

汉文原文：

泰 誓 中 第 二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王乃徇师而誓曰：

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鉴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勖哉夫子！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呜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藏文译文转写及注释

1 ……ste leɦu gɲ[i]s paɦo //lo btɕu gsum lon baɦi dpjid[1]

（即）篇 第二〈终〉年 十三 满（的） 春

2 ……jul lag[2] tɕuɦi bjaŋ phjogs kji tɕhu ɦgram du

地方 洛水（的） 北 面 （的） 河 畔 （到）

bsɲogs nas//

到达〈接〉

3 ……ɦdus paɦi rnams//bdag gis bsgo baɦi tshig

聚集（的） 人们 我〈施〉告诫 （的） 言辞

4 ……na//legs pa mji grub kjis dogs te/ rgjun du legs pa
善 不 完成 唯恐〈接〉平时 善
ɕe dag
尽

5 ……daŋ rtag du mji ɦbral baɦi dper ni//legs pa spjod pa
(同)常常 不 分开(的)比喻(嘛) 善 行
daŋ
(和)

6 ……do//ʔin gji rgjal po tɕiɦu[(3)] jaŋ/tɕhos lugs las
〈终〉 殷 (的) 王 纣 (却) 法度 (从)
ɦgal ba
违反

7 ……/mji rgan [rab]s draŋ dkan tɕan ni bsriŋs/ɳes bjed pa
人 长辈 正直者 (嘛)远离 罪人

8 ……//mji rigs paɦi drag ɕul la ɦdod rgjal ɕe dag du spjod
不 应该(的) 暴虐 任意 尽 作

9 ……tɕiŋ bjed par ɳe ɳe bɕes bɕes ɦgraste dbaŋ btɕas
(并)作 近亲 仇恨〈接〉 权 假借
nas naŋ ɦthab
〈接〉内部 相斗
ste gtɕig gis gtɕig gsod pas/ ɦbaŋs ma ɳes par
〈接〉一个〈施〉一个 杀 (由于)民 无 辜
sɳams las btɕad pa na re//rgjal po
随意 惩治 说 王

10 ……[gji]s kjaŋ gsal bar gzigs ɕiŋ gsan to//joŋ gnam
〈施〉(也)清楚地 看(并)听〈终〉历来 天

ni mji maŋ po[4]
（嘛）人 多

11 ……//mjiɦi bdag du bskos pa ni/ gnam gji
人(的) 主人 (为) 任命 (嘛) 天 (的)
tɕhos gus par bsruŋ ba jin na//rgjal po kher gjis
道 恭敬地 遵循 是 (既然) 王 桀 〈施〉
gnam gji tɕhos ltar
天 (的) 道 按照

12 ……//[ɦbaŋs la gnod] tɕiŋ gdug [gi] tɕu daŋ ɦdra bar
民 害 (并) 毒 (的)水(同) 一样
phab pas// kher gji srid brlhag[5] par/gnam gjis
降下 (由于) 桀 (的) 政 灭 天 〈施〉
tɕiɦu[6] la bkaɦ stsald pa
纣 (对) 指示 作

13 ……so//kher tɕhos lugs las ɦgal bar spjod pa ni//rgja[l] po tɕiɦu
〈终〉桀 道 (从) 违背 行 (嘛) 王 纣
bas kjaŋ lhag ste[7] // legs pa spjod tɕiŋ tshul ɦdzin paɦi
(比)(还)胜于 〈接〉 善 行 (并) 法 执 (的)

14 ……/ste nor rdzas phrogs [ɕiŋ sɲams] las gtɕod//khu
〈接〉 财物 剥夺 (并) 随意 惩治 叔
dbon la stsogs pa sɲiŋ ɲe ʑiŋ draŋ dkan tɕhan ni srog la
侄 等等 心 近 (并) 正直 者(嘛)命

15 [phab ɕiŋ]//gnam daŋ sku bla daŋ ʑal bu la stsogs pa ma
断(并) 天(和) 神灵 (和)祖宗 等等 不
g[sol na] jaŋ gnod pa tɕi jod//tɕhos lam las ɦgal ba bjas kjaŋ
祭 (即使) 害何 有 道 (从)违背 做(虽)

16 [brdzu]n par bden tɕes zer te//ɦdi ɦdra bar mji rigs par
假 (以) 真 〈引〉说 〈接〉 如此 不 应该
spjod pas//[rgjal po tɕi]ɦu nas[8] kjaŋ lhag[9] tɕes
行(由于) 王 纣 (比) (还) 胜于 〈引〉
bjaɦo// gnam gjis ɦbaŋs kji tɕhis
说〈终〉 天 〈施〉 民 (的) 内政

17 ……g bskos pas//rgjal po tɕiɦu gji spjod lam ŋan tɕiŋ mji
任命(由于) 王 纣 (的) 行为 坏 (并)不
g[tsaŋ] mjed par bja dgos so[10] //bdag gi rmji lam daŋ mo
洁 无 使 需 〈终〉 我 (的) 梦 (和) 卜
ɦthun bar
相 合

18 bzaŋ ste//bsam ba ɦgrub paɦi ltas pas//dʑiɦu gji
好 〈接〉 心愿 成功 (的) 预兆(由于) 纣 (的)
jul du dmag draŋs kjis kjaŋ thub par ɦgjur ro//rgjal po
地方(到) 兵 引 (虽) 能克 变〈终〉 王
dʑiɦu la khu dbon la stsogs
纣 叔 侄 等等

19 ste pha tshan naŋ nas bskos paɦi blon po[11] khri prag
(即) 父系 中 (从) 任命 (的) 臣 成万
jod kjis kjaŋ//sems daŋ spjod lam ɦthun ba ni gtɕig
有 (虽) 心 (和) 行为 相合 (嘛) 一个
kjaŋ mjed do// bdag la rus mji
(也) 没有〈终〉 我 族人 不

20 gtɕig paɦi blon po[12] btɕu jod kjis kjaŋ[13] //sems 〈daŋ〉[14]
同一个(的) 臣 十 有 (虽) 心思 和

spjod pa ril ɦthun te// dʑiɦu la blon po ɳe ba las bskos
行动 完全 相合〈接〉 纣 臣 近（从） 任命
pa ɦdi sɳed jod kjis kjaŋ//
这些 有 （虽）

21 bdag gi blon po mji jaŋ dag paɦi spjod lam daŋ ɦthun ba
我（的） 臣 人 正确（的） 行为（同） 相合
ɳu ŋu tsam jaŋ mji phod do// mji la stsogs te srid pa
少 如许（也）不 敢比〈终〉 人 等等（即） 世间
thams tɕhad gnam gjis jod
全部 天〈施〉存在

22 par bjas pa ɦdi// gnam gji spjan daŋ sɳan du ni/
使 这 天（的） 目（和） 耳（为）（嘛）
rgjal po bskos pa jin te //ɦbaŋs mji skjid tɕiŋ ɳes pa
王 任命 是〈接〉 民 不 幸（并） 过失
bjuŋ ba ni// rgjal po raŋ gis tɕhis ɳes
有 （嘛） 王 自己〈施〉 内政 有过

23 paɦo //da bdag dmag dpaɦ ʑiŋ bzaŋ ba daŋ tɕhas te//
〈终〉 现在 我 军 英勇（并）良好（同）去〈接〉
dʑiɦu gi soŋ rdas(15) nas// dʑiɦu gi skjon mjed par bsal
纣（的）？ ？〈接〉 纣（的）罪恶 无 清除
te // dgra tɕhosu bja baɦi rnams legs
〈接〉 军事（对）做（的）等（事） 好

24 ɕiŋ gstsal ba// rgjal po thaŋ bas lhag par bja dgos pas//
并 光明 王 汤（比）胜过 做 需（由于）
rgjal pran daŋ dmag mji phjogs gjis kjaŋ/ bdagi tshig
诸侯（和） 士兵 众〈施〉（也）我（的） 话

ɦdi khjad
这　轻视

25　du　mji　g[sts]ad(16) pa daŋ/dgra la　brgal ba jaŋ daŋ po
不要　　　　（和）敌（对）作战　（也）首次
nas thub pa ɦdra bar tɕhas　mji　gtɕad tɕiŋ/mji thub par
（从）能克　　一样　一点也　不要　判断（并）不　能克
dogs par bsam
顾虑　　想

26　ste　//brgal　na//dgra thub par ɦgjur bas//phjogs su
〈接〉　作战（若）敌　能克　　变（由于）　　全部
sgrims　la　gɳems par rgol　tɕig//rgjal po dʑiɦu
集中精力（并）　奋力地　作战（吧）　王　纣

27　gi　ɦbaŋs/ɦdʑigs ɕiŋ bag tsha ba ni//glaŋ daŋ/ɕa ba rwa
（的）民　畏惧　（并）胆怯　（嘛）牛（和）鹿　角
stor pa daŋ ɦdra bar/raŋ　gi　spa　ʑum　bas//dma[g]
失掉（同）　一样　自己（的）　勇气　退缩（由于）　士

28　mji phjog[s] bdag　gi bsam ba daŋ/ɦthun bar bja ste//
兵　　众　　我（的）　心意（同）相合　　做〈接〉
don tɕhen por grub　na/　nam　ʑaɦi　srid　brtan bar
事　大　成功　（若）　永久（的）　政业　巩固
ɦgjur ro//
变〈终〉

汉译文

1……第二篇　十三年春，2……到达洛水北岸，3……聚集的人们，我告诫的话4……，唯恐难成善事，平日尽……善……5如同……常不分开一样地行善，6……殷王纣行无法度，7……疏

远忠良长辈，对罪人[8]……恣意于不应有的暴虐行为，[9] 做……，亲朋结仇，假借权力，内部争斗，相互杀戮。被随意惩治的无辜百姓说道：王[10]……清楚地看见和听到。既然历来天……众人……，[11]为人主者敬奉天道。桀王……按天道[12]……虐害百姓，如降毒水，因而命纣灭夏桀……。[13]桀无道，胜于纣王，……为善执法的[14]……剥夺其财物并任意惩罚，杀害忠诚耿直的叔侄。[15]说即使不敬天、神、祖宗等，何害之有；虽行无道，[16]却以假说成真。做如此不正之事，远胜于纣王。天命……民政，[17]应消除纣王的秽恶行径。我的梦兆与占卜相合[18]甚佳！这是我心愿必将成功的预兆，伐纣必将能克。纣王虽有由叔侄等[19]父系家族中出任的臣僚上万名，志同道合的一个也没有。我虽只有异族[20]臣僚十人，却同心同德。纣王的亲族近臣虽有如许之多，[21]却不能同我人数虽少但品行端正的臣僚相比。天造就了人和世界万物，[22]天命王为其耳目。民不幸而有过错，那是王自己施政有过。[23]现在我军威武精良，前去伐(?)纣，除纣之恶，此举[24]光明磊落，胜于汤王伐桀。众将士！你们不要忽视我下面的话：[25]千万别存首战就能告捷的念头，宁作不能胜敌的准备，[26]这样去作战，才能克敌。全部集中精力奋力去战吧！纣王[27]的百姓，已同牛和鹿失去角一样，胆战心惊，士气不振。[28]众将士！希与我同心同德，如能成此大事，将巩固永久的政业。

说明：

(1)1 行：原文“惟戊午”是日期，未说明年月，译文依据伪孔传对《泰誓上篇》“一月戊午，师渡孟津”所作的注释，“一月戊午”指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一月戊午”藏文补全了应为：dpjid sla ra ba tshes ŋi ɕu bgjad la。

(2)2 行：“王次于河朔”的“河”，原文及一般注本均未说明

指什么河，藏文译为 lag tɕu，从语音及地理位置推断，应为“洛水”。《泰誓上篇》提到“一月戊午，师渡孟津”，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图 17，洛水接近孟津。

(3)6 行：tɕiɦu 的原文为“受”，是纣王的名字，‘译文’多处译为 dʑiɦu，有时又译为 dʑeɦu。据《广韵》，“受”为禅母，按罗常培构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其声母应为[ʑ]；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残卷和藏文译音《金刚经》、《阿弥陀经》残卷中的“受”皆为 ɕiɦu：以此推断，汉语“受”的中古音读擦音。“纣”为澄母，按罗常培的拟音规律应为 * ȡ‘ĭəu，与藏文译文的 dʑiɦu 比较接近。因此将 dʑiɦu、dʑeɦu、tɕiɦu 一律注成“纣”(有时“周”的译音亦为 tɕiɦu，译注时按上下文来区别)。清浊声母自由变换，这种现象在敦煌写卷的一些非译音词中也有。

(4)10 行：“joŋ gnam ni…”的汉文原文是“惟天惠民，惟辟奉天”。11 行的 jin na (既然是)应管到这里，因此将汉译文的“既然”加在“历来……”的前面。

(5)12 行：复辅音 brlh 很少见，brlhag 这个词在“译文”中多次出现，但都写成 brlag，而写成 brlhag 的仅此一个，这是更古的形式，当时正处在消失过程中。

(6)12 行：汉文原文为“成汤”，是殷商第一代君主，非指纣王，藏文译为 tɕiɦu，是错译。

(7)13 行：汉文原文“唯受罪浮于桀”意为“纣王之罪超过夏桀”，藏译文为“桀无道，胜于纣王”，错译。

(8)16 行：在传统文法中 nas 与 las 都属于 rnam dbje lŋa pa (第五格)，但一般表示“比”的意义只用 las，不用 nas；这里用 nas，可能是早期的用法。

(9)16 行：“厥鉴唯不远，在彼夏王”，藏文译为“作如此不正

之事,远胜于纣王",错译。

(10)17 行:"rgjal po…dgos so"一句译自伪孔传"用我治民当除恶"。

(11)(12)19—20 行:"夷人"伪孔传为"平人、凡人",藏文译为"叔侄等父系家族中出任的臣僚";"乱臣"伪孔传为"治理之臣",藏文译为"异族臣僚":藏文译文同原文有出入。

(13)20 行:kjiskjaŋ 原件为缩体字,s 在 kj 的上方。

(14)20 行:daŋ 是根据上下文添加的,原件在此下方有一符号,恐为 daŋ 的代号。

(15)23 行:soŋ rdas 二字不解其义,原件字迹不十分清楚,若为 soŋ rdʑes(去后),则在 dʑiɦu gi 后面应有 sar 或 jul du(地方)才好理解。

(16)25 行:原件有两个字母不清楚,根据文言词 khjad du gsod pa(轻视、忽视、不顾)填补为 g[sts]ad。古藏语的复辅音 sts 到十世纪后都变成了 s,gstsad 是 gsod 的古词。

(二)

汉文原文:

泰 誓 下 第 三

时厥明,王乃大巡六师,明誓众士。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上帝弗顺,祝降时丧。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尔众士其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呜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惟我有周，诞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藏文译文转写及注释

29 //rgjal po bu waŋ gis//dmag mji maŋ po la gtsigs[(1)] stsal pa/
王 武王〈施〉 士兵 多（对）誓 作
tha ma ste//lefiu gsum pa fio// lo btɕu gsum
末（即）篇 第三〈终〉年 十三

30 lon bafii dpjid sla ra ba[(2)] tshes ɲi ɕu dgu[(3)] la//rgjal po tɕufiu
满（的） 孟 春(一月) 日 二十 九(在) 王 周
bfiu waŋ gis/dmag mji maŋ po bsags te / spja ŋa[(4)] brims
武王〈施〉 士兵 多 集聚〈接〉 驾前 摆列

31 nas//dmag ru drug la/ gtsigs gsal bar stsal nas//phjogs
〈接〉 军队 六（对） 誓 明白地 作〈接〉 众人
[su] bsgo ba//jul nub phjogs na
（对）告诫 地方 西 方（在）

32 fidug pafii mji ja rabs khjed rnams/gnam gji [tɕho]s gsal bar
住（的）人 上等 你们 天（的）道 明白地
ɕes pa jin bas // legs ɲes tɕhos lugs daŋ / thaŋ
知道 是（由于） 善 恶 法则（和） 国

33 khrim la stsogs pa gsal bar sr[uŋs] ɕig//ʔin gji rgjal po
法 等等 明白地 遵守（吧） 殷(的） 王
dʑifiu sri ʑu daŋ/tɕhu gaŋ[(5)] gi lugs/srid
纣 孝（和） 义（的）道 世间(法)

34 pa rnam lŋa ni mji spjod//gnafi mji sŋa rabs gji
种 五（嘛） 不 实行 古人 前辈（的）

gtsug lag daŋ/sku bla daŋ mgon mtshun la stsogs pa la ni/
经典（和） 神灵（和） 祖神 等等 （对）（嘛）

35 gus par mji sems pas/ dʑiɦu gi srog gnam gjis btɕad pa
恭敬地 不 想（由于）纣（的） 命 天〈施〉 绝

jin te// bdagi spjod lam gjis raŋ srog raŋ gis
是(即)自己(的) 行为(以)自己 命 自己〈施〉

36 btɕado //mji maŋ po daŋ mkhon pa jaŋ/ɦbaŋs sȵams las
绝〈终〉 人 多（同）结怨 （又） 民 任意

btɕad paɦi dper/rgjal po dʑiɦu daŋ/khab tar kis jaŋ
惩治（的）例子 王 纣 （和） 妃 妲己〈施〉(也)

37 tog steŋ na bʑugs pas / dgun tɕhu ɦgram du mji
平台 上（在） 坐（由于）冬天 河 边 （到）人

gȵis ɦoŋs pa daŋ/gtɕig ni ɦoŋs ma thag du tɕhu rgal//
二 来 （和）一个 （嘛）来 刚刚 水 涉

38 [tɕig ni]tɕhu rgal ma nus pa daŋ//khab tar gjis gsol pa//
一个(嘛)水 涉 不 敢 （和） 妃 妲己〈施〉禀告

bdag gis thos na/[pha] ma gʑonuɦi bu ni rus pa
我〈施〉听到 父 母 年轻(的) 儿子(嘛) 骨头

mkhr[egs]
坚硬

39 ɕiŋ/ lhags pa la dpaɦ//pha[ma rgan baɦi bu] ni rus pa
（并）走路 有精神 父 母 年老(的) 儿子(嘛) 骨头

gstsu bas / lhags pa la ʑan tɕes / bjas pa daŋ//rgjal
疏松 （由于）走路 无力〈引〉 说 （和） 王

40 po dʑiɦu gis mji de gȵis bkug ste//ɦdi bden brdzun brtag
纣 〈施〉人 那 二 召〈接〉 这 真 假 观察

paɦi phjir/rkaŋ pa btɕag par bjas pa

（的）缘故 脚 断 使

41 daŋ/khu bji kan gji〈gjis〉tɕhos lugs las ɦgal ba/ɦdi lta bu

（和）叔 比干 〈施〉 道 （从）违 如此

mdzad paɦi mji rigs par/blon gsol pa

作 （的）不 应该 进谏

42 daŋ / ŋa mji gtɕig gsod la jaŋ mji dbaŋ ŋam ʑes/bkaɦ phab

（和） 我 人 一 杀 （也）无 权（吗）〈引〉命令 下

pa daŋ/khab dar kis gsol pa/bdag gis

（和）妃 妲己〈施〉禀告 我〈施〉

43 thos pa mji ɦphrul ʑes pa ni/sɲiŋ la khuŋ bu dgu mtɕis/mji

听到 圣人 所谓（嘛）心 窍 九 有 人

ɦdzaŋs pa ni sɲiŋ la khuŋ bu bdun mtɕhis

贤 （嘛）心 窍 七 有

44 ɕes gdaɦ ste// ɦdi jaŋ ɦdzaŋs par gsol ba ʑig na//sɲiŋ la

〈引〉有 〈接〉这（人）（也） 贤 说 〈指〉 心

khuŋ bu bdun mtɕhis pa mad dam

窍 七 有 真实（或）

45 mji mad pa/spja ŋa brim baɦi rigs sam mji rigs ɕes gsol

不 真实 驾前 呈 （的）应该 或 不 应该〈引〉禀告

pa daŋ/[bji] kan ɦphral du bkum ste

（和） 比干 立即 杀 〈接〉

46 sɲiŋ phjuŋ nas/spja ŋa brim pa na/sɲiŋ la khuŋ bu jaŋ bdun

心 挖 〈接〉 驾前 呈 （时）心 窍（也）七

mtɕhis par [ɦd]ugo/tɕhab brgal pa mji gɲis

有 在〈终〉 河 过 人 二

47 kjaŋ rkaŋ pa btɕad ste spja ŋa brims na//khab gjis gsol pa
（也） 脚 砍 〈接〉驾前 呈 （时） 妃〈施〉说
ltar mad par gjur to[6] //ɦdi ltar ma ɲes
如同 真实 变〈终〉 如此 无 辜

48 par sɲams las btɕad pa//gnam mthaɦ ɦog du khjab par
任意 惩治 天 边 下 （在）普遍
bjas so[7] //rgjal poɦi lugs phjal bar[8] bor
做〈终〉 王（的）制度 消失 摒弃

49 nas [ja]b khu daŋ [bl]on po la stsogs te/sɲiŋ ɲe bas/
〈接〉父 叔（和） 臣 等 （即）心 近（由于）
blon btab paɦi rnam kjaŋ/ril gjis khrim daŋ sbjar[9]
进谏 （的）人们（也）完全 刑法 （于） 用

50 lo[ŋs spjod] gji rkjen ja mtshan ɕe dag sbjor ʑiŋ/khab
享受 （的）条件 奇怪 尽 用 （并）妃
tar ki jid daŋ ɦthun bar sems ɕiŋ/ rol mo daŋ/
妲己 心（同） 相合 想（并） 音乐（和）

51 ɦphral gaŋ gi s[ŋan] ma ɦbaɦ ɕig spjod pas / gnam gjis
时 一（的） 利乐 一味 作（由于） 天〈施〉
tɕham phab ste/dʑiɦu gi srog gtɕad par dgoŋs
安定 降〈接〉 纣（的）命 断 想

52 pas/dmag[mji phjog]s kjaŋ/le lo bla khjad ma bgjid par/
（由于）士兵 众 （也）懈怠 骄傲 别 做
bdag gi tshig gus par ɲon te//gnam gjis
我（的）话 恭敬地 听〈接〉 天〈施〉

53 dgoŋs pa daŋ [ɦth]un par/dʑiɦu [gi] srog ɦprog go//
意愿（同） 相合 纣（的）命 夺〈终〉

g[naɦ] mji dŋags las / ŋa daŋ / ɦthun bar
古人 言（从）我（同） 相睦

54 bjed pa ni ltɕi ʑiŋ gus par [ɦtsham] mo // gnod par
做 （嘛） 尊重（并）恭敬 应该〈终〉 伤害

bjed pa ni lan mkhon gjis / glan no ʑes ɦbjuŋ ste//
做 （嘛）回报 仇恨 （以）（回报）〈终〉〈引〉 有 〈接〉

55 dʑiɦu rgjal poɦi spjod lam las ni/ ɦgal bar spjod tɕiŋ//
纣 王(的）行为（从）（嘛） 违背 行 （并）

mji maŋ po sȵams las btɕad pas / tshe rabs kji
人 多 任意 惩治（由于） 世代 （的）

56 mkhon du gjur to// joŋ legs pa ʑig bjed na ni / grub
仇敌 变〈终〉历来 善 〈指〉行 （若） （嘛）做成

tɕiŋ rgjas par bja// ȵes pa ʑig bsal na ni/rtsa ba
（并） 发扬 做 罪恶 〈指〉 除 （若）（嘛） 根

57 jan tɕad//[ril gjis] gdon dgos te//rgjal pran bdag daŋ/
以上 全部 取出 需 〈接〉 诸侯 我（和）

dmag mji phjogs su bdoŋs nas// rgjal
士兵 全体 会同〈接〉 王

58 po dʑiɦu gi bu tsa [ja]n tɕad rgjud mjed par bja dgos so//
纣（的）子孙 以上 世系 无 使 需〈终〉

bdag re ba ni dmag mji phjogs gjis kjaŋ / brgal
我 希望（嘛） 士兵 众 〈施〉（也） 进攻

59 ba la tsham tshom mji za bar// bdag gis bsams paɦi don
（对） 犹豫 不产生 我〈施〉 想 （的）事业

bsgrub dgos so// de la srog phoŋs ma bjas
完成 需〈终〉那(事)(对)生命 爱惜 不 做

60 te / ŋo ɦphral la thug pa ni bja dgaɦ tɕher sbjin//
〈接〉面 立刻 相遇 （嘛） 奖赏 大大地 赐给
bdagi luŋ ltar ma bjas te/rje blas ɳams su mji len pa
我（的）指示 按照 不 做〈接〉王 事业 不实行

61 [ni] srog la dbab bo// /rgjal po bɦu waŋ gis/gduŋ baɦi
（嘛） 处死 〈终〉 王 武王 〈施〉悲痛（的）
tshig gis smras pa//bdag gi jab/blun [wa]ŋ
言辞（用）说 我（的） 父 文王

62 legs paɦi jon tan daŋ ldan te//phjogs su sɳoms paɦi dper
好（的） 德 具有 〈接〉各方（对）平均（的）比喻
ni//gɳi zla ɦod daŋ ɦdra ste/ ma khjab pa mjed
（嘛）日 月 光辉（同） 一样 〈接〉 没 布满 没有

63 pas//mthaɦ bʑi ɦbaŋs kjaŋ/legs paɦi jon tan la mos nas//
（由于） 边 四 民 （也） 好 （的） 德（对）慕〈接〉
phal tɕher ɦbaŋs su [r]aŋ ɦdus so//
大多数 民 （为） 自己 聚集 〈终〉

64 bdag gis / da rgjal po dʑeɦu thub par gjur na jaŋ/bdag
我 〈施〉现在 王 纣 能克 变成 （即使）我
dpaɦ ʑiŋ/dgra tɕhos la mkhas pa ma jin gji(10) //bdag
勇武 （并） 军事 （对） 精通 不 是 我

65 gi jab blun waŋ gis/gnam la ɳes ma bjas te//gnam gji
（的）父 文王 〈施〉 天（对）罪过 未 作〈接〉 天（的）
tɕhos daŋ mthun bar spjad pas / gnam gjis
道 （同） 相合 行动 （由于）天 〈施〉

66 bstaŋs pa jaŋ / jab gji jon no//gal te//bdag gis dʑiɦu
相助 （也） 父（的）德〈终〉万一 我〈施〉 纣

ma thub par gjur na jaŋ/bdag jab la ma
不 能克 变 (即使) 我 父 (于) 不
67 gtogs te//rgjal pran/bdag la legs paɦi jon tan mjed paɦi phjir ro//
属 〈接〉 诸侯 我 好(的) 德 没有(的)缘故〈终〉

汉译文

[29]第三篇 武王誓师下

十三年[30]孟春二十九日，周武王检阅[31]六军将士，并誓师说：故土在西方[32]的君子们！你们明白天道，应明确遵守善恶法则与国法！[33]殷纣王不行孝义，不守世间[34]五常，不遵先辈经教，不敬神灵祖宗。[35]因而天绝纣命，纣亦自绝于天。[36]彼结怨于民，任意惩治百姓之事例：冬天，纣王和妃子妲己[37]坐在平台上，有两个人走到河边，一个刚到就涉水而过，[38]另一个不敢涉水。妃子妲己向王禀道："我听说年轻父母生的儿子，骨头坚硬，[39]走路有精神；年老父母生的儿子，骨头疏松，走路无力。"[40]纣王便把那二人招来，为辨真假，把他们的脚砍断。[41]王叔比干进谏说："作此无道之事极不应该！"[42]王说："我连杀一个人的权力都没有吗？"说罢，便下命令。妃子妲己禀道："我[43]听说，圣人的心有九个窍，贤人的心有七个窍，[44]据说这人也是贤人，不知他的心是否真有七窍，[45]是否应呈献于圣上看看。"于是，立即把比干杀了，[46]掏出心来看时，其心果然有七窍。两个过河人的[47]脚，也被砍了下来，看时，也果如王妃所说。像这样[48]任意虐杀无辜的事，遍及天下。纣摒弃先王的典章，[49]对忠诚而以言相谏的王叔臣僚施以酷刑，[50]作奇技以取悦妲己，[51]一意享乐。因之，上天为降安定，欲断纣命。[52]众士兵！望勿懈怠骄傲，要遵照我的话，[53]为顺天意，需夺纣命。古人有言道："睦我者[54]则敬之，伤我者则仇之。"[55]纣违君道，作威杀戮，是你们世代[56]仇敌。历来是，

做善事应成功并发扬光大，除恶则务必除根。[57]敝侯将会同各路诸侯士兵，[58]歼灭纣王，绝其子孙。希望众士兵果敢杀敌，[59]完成我的事业！对不惜牺牲、[60]冲锋陷阵者有厚赏，对不按照我的命令致力于大业者[61]要斩首。武王以悲痛的言辞说道：我父文王的[62]贤德如日月之光辉，普照四方，[63]四境边民慕其贤名，自行投奔，为其属民。[64]我若能克纣，并非因我勇武、精通军事，[65]乃是父王之德，我父文王对天无罪，合乎天道，天乃[66]相助于他。若我不能克纣，非父王之过[67]，乃是敝侯无德的缘故。

说明：

(1)29行：汉语的"誓"有"盟约"和"出征前告诫将士的言辞"等意义，原文"泰誓"中的"誓"，是后一种意义。藏文的gtsigs，在《唐蕃会盟碑》里作"盟约"讲，而在"译文中"用来对译"泰誓"、"牧誓"和"明誓众士"中的"誓"，可能也有"告诫的言辞"这一意义。

(2)30行：现代藏历纪月用zla ba(月)加序数词表示，吐蕃时期纪月有专门的词，敦煌手卷p. t 1263号(一份藏汉词汇对照材料)列举了十二个月的名称：dpjid sla ra ba(一月)、dpjid sla ɦbriŋ po(二月)、dpjid sla tha tɕuŋs(三月)、dbjar sla ra ba(四月)、dbjar sla ɦbriŋ po(五月)、dbjar sla tha tɕuŋs(六月)、ston sla ra ba(七月)、ston sla ɦbriŋ po(八月)、ston sla tha tɕuŋs(九月)、dgun sla ra ba(十月)、dgun sla ɦbriŋ po(十一月)、dgun sla tha tɕuŋs(十二月)。

(3)30行："时厥明"，据伪孔传是指"戊午明日"，亦即"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的第二天"(参见《泰誓中篇》说明(1))，故藏文译为"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4)30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部分有spjan sna一

词,也用于 brims 前。spjan 是"眼"的敬语,"王的眼前"也就是"驾前"或"御前"之意。"译文"中多处出现 spja ŋa 一词,恐由 spjan sna 音变而来。

(5)33 行:tɕhu gaŋ 字面意思是"一碗水",其引申意义"义、知情义"来自民间谚语"tɕhu phor pa gaŋ ɦthuŋs baɦi drin tsam jaŋ mi brjed"(连喝过一碗水的情义也不忘)。

(6)36—47 行:同这一大段相当的汉文原文只有"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两句。伪孔传和《十三经注疏》也没有这段解释,这一段应是依据其他史料或口头传说。

(7)48 行:在 bjas so 后面漏译"崇信奸回,放黜师保"两句。

(8)48 行:phjal ba 与 jal ba(消失、散灭)同义,jal ba 可能从 phjal ba 音变而来。

(9)49 行:khrim daŋ sbjar 后面,漏译原文的"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二句。

(10)64 行:gji 是连接否定句与肯定句的连词。

(三)

汉文原文:

牧 誓 第 四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藏文译文转写及注释

68 rgjal po ɦbu waŋ gis / jul ɦbog jar/rgjal phran daŋ/

王 武王 〈施〉地方 牧野(在) 诸侯 (和)

dmag mji phjogs la gtsigs stsal paɦi/leɦu

士兵 众 (对) 誓 作 (的) 篇

69 bʑi pa//rgjal po ɦbu waŋ/ɕiŋ rta sum brgja rkjen gji dmag

第四 王 武王 车 三百 条件(的)兵

ɲi gri gtɕig stoŋ(1) daŋ/ŋa phod stagi tshad du dpaɦ ba//

二万 一千 (同) 勇士 虎(的)程度(到)勇猛

70 sum brgja daŋ tɕhas te // jul ɦbog jar nol thabs gji

三百 (同) 去(接) 地方 牧野(在) 交战 (的)

sar gtsigs stsal nas/dpjid sla ɦbriŋ po tshes bʑi(2) ste/

地(在) 誓 作〈接〉 仲 春(二月) 日 四 (即)

71 ɕiŋ po bji baɦi nam ka phan phun na/dʑiɦu daŋ ɦthab

木 阳 鼠 (的)天空 将明未明 (时) 纣(同)

mo bja bar tɕhad de / g-jul bɕams nas//rgjal po ɦbu waŋ phjag

作战 决定〈接〉阵势 摆开〈接〉 王 武王 手

72 g-jon par / gser gji dgra sta thogs/phjag g-jas par ni

左(在) 金(的) 钺 拿 手 右 (在) (嘛)

ru mtshon thogs te / phjogs su bsgo ba//nub

军旗 拿 〈接〉 众人(对) 告诫 西

73 phjogs nas/ɦoŋs paɦi dmag mji khjed rnams/re ɕig khjed
方 （众）来 （的） 士兵 你们 片刻 停留
la sdod tɕig//khjim tshes gji rgjal pran grogs
（并）坐（吧） 邻居 （的） 诸侯 朋友

74 poɦi rnams kjaŋ/daŋ po nas / jid ɦthun baɦi phjir/gros
（的） 们 （也） 首先（从） 心 齐 （的）缘故 协商
mthun te// phjin pa daŋ/dmag pon daŋ/kha tɕhen gji
一致〈接〉 去 （和） 将军 （和） 重要 （的）

75 dpon sna man tɕad/stoŋ dpon stoŋ tɕuŋ[3] la stsog te//
官员 种类 以下 千夫长 百夫长 等 〈接〉
sna phra mo la gtogs pa jan tɕad daŋ/dmag mji phru
种类 微小（于） 属 以上 （和） 士兵 军营

76 phjogs su/ sŋa phjir gtsigs bjin ʑiŋ bsgo ba/ rnams
各（对）先 后(在) 誓 给予 （并）告诫 等
gus par soms te//dgra la brgal ʑiŋ ɦdor
恭敬地 想 〈接〉 敌（对） 进攻 （并） 退却

77 pa daŋ/dgjed pa la stsogs pa // ŋas ru mtshon dʑi ltar
（和） 战 等等 我〈施〉 军旗 如何
bsgjur ba bʑin gjis ɕig[4] //gnaɦi mji dŋags
变化 按照 做 （吧） 古时(的) 人 言

78 las / bja mo zer na ni khjim phuŋ / mos phoɦi dbaŋ
（从） 母鸡 叫(若)(嘛) 家 遭殃 妇〈施〉夫(的) 权
phrogs pa ni srid ɕor ʑes bja ste//ɦbjuŋ ste//da rgjal po
夺 （嘛）政 失〈引〉说 有 〈接〉现在 王

79 dʑiɦu khab tar ka 〈ki〉 ɦi ŋag mji lon te//dʑiɦu gi dbaŋ/
纣 妃子 妲己 (的)话 未 满足〈接〉 纣（的)权

tar gjis phrogs pas(5)//gnam sa daŋ/sku bla daŋ ʑal bu
妲己〈施〉 夺 （由于） 天 地（和） 神灵 （和）祖宗

80 la stsogs pa mtɕhod tɕiŋ/gsol baɦi rigs pa jaŋ mji
等等 祭（并） 祀（的） 应该 （也） 不

mtɕhod mji gsol//phu nu druŋ gis blon btab pa ni/
祭 不 祀 兄弟 御〈施〉 进谏 （嘛）

81 bzlog ste / ɕa rus ni bsriŋs//rgjal kham gʑan nas
阻挡〈接〉 骨肉（嘛） 疏远 邦国 其他 （从）

ɲes paɦi mji mtɕhu thogs pa/skjon tɕan ril
犯罪 （的） 人 奸徒 恶人 全部

82 bsogs nas / las su bskos te / mji ɦdi dag daŋ
收罗 〈接〉 职务（给） 任命 〈接〉 人 这些 （同）

bsdoŋs nas// tɕhos lugs las ɦgal ba mji rigs pa sna
联合〈接〉 道义（从） 违背 不 应该 种

83 tshogs spjod de //phji naŋ ɦdra bar brdzun sgju ɕe dag
种 做〈接〉 外 内 一样 假 奸 尽

bjed tɕiŋ/ɦbaŋs sɲams las btɕad pas // bdag
做（并） 民 任意 惩治 （由于） 我

84 gnam gji luŋ gus par ɲan te // dʑiɦu la dmag draŋs
天 （的）指示 恭敬地 听〈接〉 纣（对） 兵 引

pa jin bas // deŋ thab mo bja ba ni / brgal ʑiŋ bsɲag
是(由于) 今日 作战 （嘛）进攻(并)逼进

85 pa jaŋ/ɦdom bdun las ɦdar mji ruŋ / slar nur ʑiŋ
（也） 庹 七 （除了） 超过 不 宜 再 超过(并)

dgjed pa jaŋ / ɦdom bdun las nur du mji ruŋ bas/
战 （也） 庹 七 （除了）超过 不 宜（由于）

86 phjogs su ɦthun bar gjis ɕig//dmag mji phjogs kjaŋ srog
　　全部　相合　　做（吧）　　士兵　众　　虽　生命
spoŋs ma ɦtshal bar//spjugs te/
抛弃　不　愿意　　　摒除〈接〉

87 dpaɦ ʑiŋ rtsal dbjuŋ ba ni / stag daŋ guŋ daŋ dom daŋ dred
勇猛(并)技艺 拿出（嘛） 虎（同）草豹(同) 熊（同）罴
daŋ ɦdra bar bja dgos so//pham glo ba ȵer ɦoŋ
（同） 一样　做　需　　失败　心意 靠近 来

88 ba ni/ma bgag ma brgal bar thoŋ ɕig//phjogs su bsgrims
（嘛） 别 阻挡 别　击　　放行(吧)　　全部 集中精力
la /　le lo ma bjed tɕig//ŋaɦi tshig
（并） 懈 怠 别　做（吧）我的　话

89 ltar　mji　bjed　pa　ni /　ɦphral　du　gsad　do//
按照　不　　做　　（嘛）　　立即　　杀　〈终〉

汉译文

[68]第四篇　武王在牧野誓师

[69]武王同配备三百辆车的二万一千名士兵和三百名勇猛如虎的勇士出发，[70]在牧野交战地誓师。仲春四日（甲子），[71]天将亮时，武王决定向纣开战，布好阵势后，武王[72]左手拿金钺，右手执军旗，告诫众将士：[73]来自西部的士兵们！你们稍停，略歇片刻！邻邦诸侯众友军，[74]首先，为了齐心，应商议共同协议后前去方好。[75-77]你们应恭敬地想想我先后对自将军和重要官员到千夫长百夫长等微末小吏等及各营士兵所作的训誓，按照我军旗的挥动而进退作战。古人有云：[78]母鸡司晨，家要遭殃；妇夺夫权，国家必亡。今[79-80]纣王未能满足妲己之言，妲己夺了纣的权。纣不祭天地神灵祖

宗，不听兄弟谏阻，[81－82]疏远骨肉之亲，网罗他国的罪犯、奸徒、恶人，并加信用，伙同这些人做尽种种违背道义的事情，[83]对内对外，说尽谎言，耍尽诡计，随意残害黎民。我[84]遵从上天的旨意，领兵伐纣。今日作战，进攻逼近[85]不宜超过七庹，再进攻也不宜超过七庹。[86－87]齐心合力吧！众士兵，不要贪生怕死，要像虎豹熊罴一样勇猛，各显其能。对于败兵投靠我方者，[88－89]不要拦阻打击，任其通行。希共同勉力，切勿懈怠。不听我令者，当即杀戮！

说明：

(1)69 行："dmag ȵi gri gtɕig stoŋ"(二万一千名士兵)译自伪孔传："兵车百夫长所载车称两，一车步卒七十二人，凡二万一千人，举全数。"

(2)70 行："二月四日"译自伪孔传对"甲子昧爽"的注译。

(3)75 行：据《十三经注疏》："周礼二千五百人为师，千夫长为师帅，百人为卒，百夫长为卒帅。"藏文将"千夫长"译为 stoŋ dpon，"百夫长"译为 stoŋ tɕuŋ，二者含义不一定相当。stoŋ dopn 为 stoŋ sde(千部)之长，stoŋ tɕuŋ 大约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的 stoŋ bu tɕhuŋ，以及《贤者喜宴》中的 stoŋ bu rdʑe 相当，据这两部史料，stoŋ tɕuŋ 应是大于 lŋa brgja(五百)、小于 stoŋ sde(千部)的军事单位，兼指其官长。但 stoŋ sde(千部)是否等于"二千五百夫"或"千夫"，尚不得而知。

(4)71—77 行：汉文原文"王左杖黄钺"至"予其誓"一大段，藏文只翻译了大意。

(5)79 行：汉文原文是"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藏译文说法不同，含意相近。

(四)

汉文原文:

武 成 第 五

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藏文译文转写及注释

90 dgra tɕhos daŋ / dpaɦ rtsal gji don ɦgrub paɦi leɦu
军事 （和） 战术 （的） 事业 成功 （的） 篇
lŋa pa// rgjal po ɦbu waŋ gis / dʑeɦu gi srid
第五 王 武王〈施〉 纣 （的） 政

91 brlag nas//slar log ste//bkaɦ stsal pa//ŋas dgra tɕhos lan
灭 〈接〉 重 返〈接〉 指示 作 我〈施〉 军事 次
gtɕig spjad pas//gnam mthaɦ ɦog
一 用 （由于） 天 边 下

92 bde bar ɦgjur te//tɕham la phab pas/phjin tɕad dgra tɕhos
平安 变〈接〉 安定 降（由于） 今后 军事
spjad mji dgos te//dra maɦi rkjen mji dgos pas//
用 不 需要〈接〉 军队（的） 条件 不 需要（由于）

93 dmag mji brgjags khal gnag rta rnams/raŋ ɳam du jan
士 兵 干粮 驮 牛 马 等 自然地 自由自在
par thoŋ ɕig tɕes bsgo nas//gnag rtaɦi rnams
（使） 放走（吧） 〈引〉 吩咐〈接〉 牛 马（的） 等

94 ri hwa ɕan la jan par bkjeɦo//dʑeɦu gi srid brlag
山 华山（到）自由自在（使）送〈终〉 纣（的）政 灭
paɦi rjes la//ʔin taŋ gi khrim rtsis mgo ril spja
（的）以后 殷汤 （的） 法 典 全部 驾

95 ŋa brims nas/dʑiɦu gi jab mjes jon tan tɕan gji khrim
前 呈 〈接〉 纣（的） 祖先 有德者 （的）法律
bzaŋ po ni bʑag//dʑiɦu gi khrim ŋan pa ni/
好（嘛）保留 纣 （的） 法律 坏 （嘛）

96 bsal te//bor ro[1] //rgjal po ɦbu waŋ gis//dʑiɦu la
除去〈接〉丢掉〈终〉 王 武王〈施〉 纣 (对)
dmag draŋ bar tɕhad paɦi tshe//dpjid sla ra ba tshes gȵis
兵 引 决定 (的) 时候 孟春(一月)日 二

97 te//tɕhu b〈p〉o ɦbrug gi ȵi ma la//sla ba tshes gjis kjaŋ/
(即)水 阳 龙 (的)日子(在) 月亮 升起 (虽)
da duŋ gɕed nag pos / khebs te/mji mŋon bas/ʑag tɕig
仍然 相克者 黑暗〈施〉覆盖〈接〉未 显露(由于)夜 一

98 bstis te//tshes gsum tɕha〈tɕhu〉mo sbrul gji ȵi ma la lam
休憩〈接〉 日 三 水 阴 蛇 (的)日子(在) 路
ru ʑugs te / dʑiɦu la dmag draŋ bar tɕhas nas//
(在) 上(路)〈接〉 纣 (对) 兵 引 去 〈接〉
dpjid sla ra
孟春(一月)

99 ba tshes ȵi ɕu brgjad la/rma tɕhu la rab meŋ tɕhin du
日 二十 八 (在) 黄河 (在)河滩 孟津 (在)
brgal nas//dʑiɦu gi srid brlag ste[2] //dbjar sla ra ba tshes
渡过〈接〉 纣 (的) 政 灭 〈接〉 孟夏(四月) 日

100 gsum ste/sla ba sos ɕiŋ gsal baɦi dus su//ɕaŋ dʑiɦu
三 (即)月亮 复原 (并)明亮 (的)时候(在) 商 纣
gi jul nas/slar jul buŋ du log ste//dgra tɕaɦi rnam
(的)地方 (从) 重 地方 丰(到)返〈接〉 兵器(的) 等

101 ril bsȵal nas//slan tɕad gtsug lag daŋ/jig rtsis spjod
全部 放倒〈接〉 今后 经典 (和) 文 算 使用
tɕiŋ/ slob du stsal nas//dra rkjen gji rta ni jul
(并) 学 使〈接〉 军需 (的) 马 (嘛) 地方

102 hwa ɕan du jan du bkje// gnag ni tshal thiɦu
华山(到)自由自在(使)送去 牛 (嘛)林 桃
lim du btaŋ nas// da phjin tɕad dgra tɕhos mji spjod pas//
林(到)放走〈接〉今 以后 军事 不 用 (由于)
103 dgra tɕa daŋ / dgra rkjen gji rkaŋ ɦgros la stsogs pa//
兵器(和) 军需 (的) 走畜 等等
phjin tɕad mji spjad par bjaɦo ʑes/ bkaɦ stsal nas//
以后 不 用 做〈终〉〈引〉 指示 作 〈接〉
104 dbjar sla ra ba tshes gtɕig ste/mje mo lug gi ɲi ma
孟夏(四月) 日 一 (即)火 阴 羊(的) 日子
la// gduŋ rabs bdun tshun tɕad gji ʑal bu gsol
(在) 代 七 以内(的) 祖宗 祭祀
105 paɦi tshe[3] //pho braŋ nas/li[4] nar ɲis stoŋ tshun tɕad
(的)时候 宫殿 (从)里 长度 二千 以内
gnas paɦi rgjal pran rnams ma bkug par/raŋ lha ɦbras
居住(的) 诸侯 们 不 召 自己 祭幡
106 daŋ mtɕhod paɦi jo bjad ɦtshal te//ʑal bu gsol baɦi sar
(和)祭祀(的) 器具 拿 〈接〉 祖宗祭祀(的)地方
ɦdus te// gsol lo//dbjar sla ra ba
(到)聚集〈接〉祭祀 〈终〉 孟夏(四月)
107 tshes bʑi ste/ltɕags po khjiɦi ɲi ma la / ɕiŋ spuŋs paɦi
日 四(即)铁 阳 狗(的) 日子(在)柴 堆 (的)
khar / srog tɕhags sna gsum bʑag ste / mje btaŋ
口(在) 动物 种 三 放〈接〉火 放
108 nas/gnam mtɕhod de//gnam gjis luŋ stsal pa bʑin don
〈接〉天 祭 〈接〉 天 〈施〉指示 作 按照 事

tɕhen po grub ste//dʑiɦu gi srid brlag nas/
大 成功〈接〉 纣（的） 政 灭 〈接〉

109 bdag gi don tɕher grub tɕes gsol nas//tɕhab ɦog du
我（的）事 大大 成功〈引〉禀告〈接〉 治下（在）

ɦdus paɦi sku bla ɦo ɦtshal daŋ/ri gȵan po daŋ/
会集（的） 神灵 一切 （和）山 神 （和）

110 tɕhu tɕhen po la stsogs pa/ril mtɕhod de//dbjar sla ra ba
河 大 等等 全部 祭祀〈接〉 孟夏（四月）

ȵa brinas[5] //phjogs bʑi rgjal pran daŋ/
望后 方 四 诸侯 （和）

111 ʑaŋ lon sna la gtogs pa jan tɕad ril ɦdus te//
尚 论 类 （于） 属 以上 全部 聚集〈接〉

rgjal po dʑiɦu ɦbun waŋ[6] gi bkaɦ gus par
王 周 文王 （的） 命令 恭敬地

112 ȵan nas // ril tɕhags ɦog du ɦdus so // rgjal po ɦbun
听 〈接〉全部 治下 （在）聚集〈终〉 王 文

waŋ[7] /gduŋ baɦi tshig gis / rgjal
王 悲痛 （的） 言辞 （以） 诸

113 pran rnams la bsgo ba//bdag gi jab mjes sŋa rabs/
侯 们 （对）告诫 我（的） 祖先 前辈

heɦu tshigs nas // rgjal pran gji srid
后稷 （从） 诸侯 的 政权

114 rȵed de//jul sa mtho baɦi mgo jaŋ de nas bjuŋ//
得到〈接〉 封地 高 （的）开头（也）那（时）（从）出现

hiɦu tshig gi jaŋ tsa/koŋ leɦu gis kjaŋ/legs
后稷 （的）曾孙 公刘〈施〉（也）好

115 paɦi jon tan daŋ/gnaɦ mji spjod lam rgjas ɕiŋ// gus par

（的） 德 （和） 古人 行为 发扬（并）恭敬地

bjed de// srid phjir ʑiŋ dar nas// rgjal po deɦi

做〈接〉 政 越往后越 发达 〈接〉 王 大

116 waŋ gis/jab mjes sŋa rabs jon tan daŋ ldan baɦi rdʑes su//

王〈施〉 祖先 前辈 德 具有（的）以后（在）

rgjal po tɕhen por bsgrub paɦi srod btod

王 大 成 （的） 规矩 开创

117 de// sras gjwi lig[8] /sgam ʑiŋ ɦbaŋs la/ɦo bjams ɕiŋ /

〈接〉王子 季历 深沉（并） 民 （对）仁慈 （并）

tɕhis mkhas paɦi phjir// sras bun waŋ skjes

内政 精通 （的） 以后 王子 文 王 出生

118 pa jaŋ/gnam gji dgoŋs pa daŋ ɦthun bar/don tɕhen po

（也）天 （的） 意愿（同）相合 事 大

bsgrub pa la mkhas pas// gnam mthaɦ bʑi/

完成 （对于） 善于 （由于） 天 边 四

119 ɦbaŋs kjaŋ bde bar bjas so// ɦbun waŋ sgal dkjel tɕhe

民 （也）安定 使〈终〉 文王 胸怀 大

bas / tɕhab srid bskjed paɦi phjir/rgjal kham

（由于） 社稷 扩大 （的）缘故 邦国

120 tɕhen po ni mthu daŋ bjin gjis mnan/kham tɕhu ŋu ni

大（嘛）力量（和）威力（用） 压 邦国 小（嘛）

legs paɦi jon tan la mos ʑiŋ ɦdud du stsal pa/

好（的） 德 （对）信服（并） 尊敬 使

121 las// dgoŋs pa don tɕhen po ma grub par noŋs so[9] //

（时） 想 事 大 未 成功 薨逝〈终〉

rgjal po dʑiɦu gi srid brlag pa/bdag raŋ gis

王 纣 (的) 政 灭 我 自己 〈施〉

122 bjas pa ma jin te//jab ɦbun waŋ gi ʑal tɕhem daŋ/

做 不 是〈接〉父 文王 (的) 遗嘱 (和)

rgjal po dʑiɦu ma ɦos ma rig〈rigs〉par/rgjal poɦi

王 纣 不 适宜 不 应当 王(的)

123 lugs las ɦgal bar bjed paɦi phjir ro//dʑiɦu la dmag

道(从)违背 做 (的) 缘故〈终〉 纣 (对)兵

draŋs paɦi tshe jaŋ/ɦdi ltar ɦgal bar bjed

引 (的)时候(还) 如此 违背 做

124 pas/ ŋaɦi jab mjes/tɕhos lam daŋ/rgjal lugs bʑin

(由于)我(的) 祖先 道德 (和) 王道 按照

bjed paɦi bu tsa ɦbu waŋ gis//dʑiɦu gi srid

做(的) 子孙 武王 〈施〉 纣 (的) 政

125 brlag go ʑes/gnam sa daŋ/lha klu daŋ/sku bla daŋ/

灭〈终〉〈引〉 天 地(和)神 龙(和) 神灵 (和)

zal bu la stsogs pa la sbran te / gsol nas//dmag

祖宗 等等 召请 〈接〉禀告〈接〉 兵

126 phab bo//rgjal po dʑiɦu tɕhos lam las ɦgal bar bjed pas//

发 〈终〉 王 纣 道德 (从)违反 做(由于)

gnam sa daŋ/sku bla daŋ / ʑal bu la

天 地(和) 神灵 (和) 祖宗

127 stsogs pa//mŋaɦ thaŋ btɕad de / mtɕhod paɦi rigs pa las//

等等 福禄 断绝〈接〉 祭祀 (的)应该 (从)

ril mji gsos bar//gnam mthaɦ

全部 不 祭 天 边

128 ɦog ȵes pa bjed paɦi skjon tɕan/thams tɕad bsdus te//
下 犯罪 (的) 恶人 全部 收集〈接〉
skjabs bjas nas//ȵes bjed paɦi mji mji rȵed mji
保护 〈接〉 犯罪 (的)人 找不着 抓不着
129 zin paɦi/dper ni/gtɕan zan nags tsal daŋ/brag phugs su
(的)比喻(嘛) 野兽 森林(和) 岩洞
ʑen pa daŋ/tɕhu mjig gi tɕhu rtsaŋ por
爱 (同) 泉 (的) 水 大河(到)
130 ɦdres na//btsal du mji rȵed pa daŋ ɦdraɦo// bdag
混合(若) 找 找不着 (同) 一样〈终〉 我
rgjal pran tɕhuŋ gis/blon po la jaŋ jon tan tɕan dgu daŋ//
诸侯 小〈施〉 臣 (也) 有德者 九(和)
131 bud med gtɕig daŋ btɕu[10] rȵed de//blon po ndi rnam
妇人 一 (同)十 得到〈接〉 臣 这些
daŋ/gnam gji tɕhos gus par bsruŋs nas//
(和)天 (的)道 恭敬地 遵守〈接〉
132 rgjal po dʑiɦu/ɦkhrugs paɦi lam btɕad do//ŋa rgjal kham
王 纣 乱 (的)道路 断绝〈终〉我 邦国
gʑan daŋ mji ɦdra bar tɕhe ʑiŋ/gtsug lag
别的(同) 不 一样 大(并) 经典
133 daŋ ldan bas//lho bal la stsogs te//rgjal kham thams tɕad
具有(由于)南蛮 等 〈即〉 邦国 全部
tɕhags ɦog du ɦdus nas//bkaɦ gus
治下(于) 汇合 〈接〉 命令 恭敬地
134 par ȵan to[11] //daŋ po dʑiɦu la/ dmag ɦdren bar tɕhas
听〈终〉 早先 纣 (到) 兵 引 去

paɦi tshe//jul deɦi mji pho smos maŋ du ɦdus nas/
（的）时候 地方 那里(的)人 男 女 多 聚集〈接〉

135 rgjal po sgam po ɦbu waŋ bjon bas//bdag tɕag slan tɕad
王 深沉 武王 来到(由于) 我们 今后
sdug bsŋal las thar par ɦgjur ro
痛苦 （从）解脱 变〈终〉

136 ʑes gsol te//zab dar[12] maŋ du bsdus nas/skjes su
〈引〉 说〈接〉 丝帛 多 收集〈接〉礼物(作为)
phul lo//gnam gis kjaŋ tɕiɦu gi legs
献 〈终〉 天 〈施〉（也） 周 （的） 善事

137 pa ɦgrub par dgjes nas//don tɕhen po grub pa lŋa/ gnam
成 （对）高兴〈接〉 事 大 成功 五 天
gjis bstaŋso// dʑiɦu daŋ nol thabs[13]
〈施〉相助〈终〉 纣 （同） 交战

138 dpjid sla ra ba tshes brgjad gji nub mo//g-jul bɕams
孟春(一月) 日 八 （的） 晚上 阵势 摆开
pa las//tɕhar mo tɕhe phab ste/gnam gjis
（时） 雨 大 下〈接〉 天 〈施〉

139 bdag la stoŋ na ni tɕhar pa tɕhad par ɦgjur/dʑiɦu la
我(对)相助(若)(嘛) 雨 停 变 纣(对)
stoŋ na ni tɕhar pa mji ɦtɕhad do ʑes smras pa daŋ/
相助(若)（嘛） 雨 不 停止〈终〉〈引〉说 （刚刚）

140 tɕhar pa mod la tɕhad pa jaŋ/legs pa gnam gjis bstaŋs
雨 立刻 停止 （也）好 天 〈施〉相助
ɕes bjaɦo[14]//phji de naŋ par dpjid sla ɦbriŋ
〈引〉说〈终〉 后来 那 明日 仲春(二月)

141 po tshes bʑi ste// ɕiŋ po bji baɦi nam ka phan phun na//

日 四(即) 木 阳鼠(的) 天空 将明未明(时)

dʑiɦu gis dmag maŋ po nags tsal daŋ/〈ɦdra bar〉[15]

纣〈施〉 兵 多 森林 (同) 一样

142 bɕams nas/bsdos te// brgal pa las// tɕiɦu la lta ga la thub

摆开〈接〉较量〈接〉攻打 (时) 周 (于)怎能 匹敌

ste// dʑiɦu gi dmag mji naŋ gtɕig

〈接〉 纣(的) 士兵 中 一个

143 gis gtɕig bsad nas/khrag maŋ po phub theg pa tsam du

〈施〉一个 杀〈接〉 血 多 盾 载 大约

phab ste// bdag gis go gjon te/dgra tɕhos

流〈接〉 我〈施〉铠甲 穿〈接〉 军事

144 lan tɕig spjad pa tsam gjis// gnam mthaɦ ɦog bde bar gjur

次 一 用 仅(以) 天 边 下 安定 变

to//[16] sŋon rgjal po dʑiɦu pha khu jon

〈终〉 从前 王 纣 父 叔

145 tan tɕan/ki tsi daŋ/bji dkan gjis// dʑiɦu la/blon drag du

有德者 箕子(和) 比干 〈施〉 纣(对)谏劝 严厉地

btab pa las// bjid dkan sɲiŋ phjuŋ ste

进 (时) 比干 心 掏出 〈接〉

146 bsad pa daŋ/ki tse phjag sbal du btɕug pa jaŋ/phjag sbal

杀 (和)箕子 地牢 (到)投入 〈也〉 地牢

nas phjuŋ// bji kan ni blon po tɕhed poɦi

(从)放出 比干(嘛) 臣 大 (的)

147 thaŋ du ɕid btaŋ// joŋ lu[17] ʑes bja ba ɦdzaŋs pa dben sa

地位(上)超度 容间 〈引〉叫做 贤者 僻静处

na gnas te//dʑiɦu gis las su ma bskos pa
(在) 居住〈接〉 纣 〈施〉职务 未 任命

148 jaŋ/las su bskos//phjag mdzod tɕhen po log theɦi dkor
(也)职务 任命 仓库 大 鹿台(的)财宝
dan//khu keɦi stsaŋ ril gjis bton
(和) 鉅桥(的) 粟 全部 取出

149 nas/ɦbaŋs phjogs su bja dgaɦ tɕher bjin te//ɦbaŋ maŋ
〈接〉 民 众 (给) 赏赐 大大 给予〈接〉民 多
po/bakɦ drin gjis ɦdi ltar
恩情 (用) 如此

150 khjab tɕes/gtaŋ rag gtoŋ ŋo//sŋon gji dus na/rgjal pran
普施 〈引〉 称赞 〈终〉从前 (的)时候(在) 诸侯
daŋ/blon po rim pa lŋa jod
(和) 臣 级 五 有

151 de//bar du diʑɦu gis mjed par bjas pa jaŋ / sŋon gji lugs
〈接〉中间 纣 〈施〉无 使 (虽)从前(的)制度
bʑin/las gji rim pa jod par bjaso//
按照 职务(的) 级 有 使〈终〉

152 ʑiŋ paɦi dbaŋ taŋ rnam gsum jaŋ/sŋon gji lugs
土地所有者(的) 权力 种 三(也)从前(的)制度
daŋ mthun bar dgoŋs te//dmjigs phjeɦo//
(同)相合 想 〈接〉 分开 〈终〉

153 las su bsko ba jaŋ ɕes paɦi jon tan daŋ mji ldan na//ȵe ʑiŋ
职务 任命 (也)知识(的)学问(和) 不具备(若)近(并)
bɕes gjis kjaŋ mji bskoɦo//tɕhu gaŋ daŋ
亲 (虽)不 任命〈终〉 义 (和)

154 sri ʑuɦi lugs rnam lŋa daŋ/ɕi bdur daŋ lha mtshun mtɕhod
孝(的)教 种 五(和)荐亡 (和) 祖神 祭祀
paɦi lugs daŋ/ʑiŋ tɕhos(18) daŋ mji draŋ
(的)制度(和) 农事 (和) 人 老实

155 po gʑuŋ tɕan la stsogs te//goŋ nas smos paɦi rnams/gus
正直者 等 (即)以上(从) 说 (的)那些 恭敬
ɕiŋ ltɕi bar spjod pas//ɦbaŋs
(并)尊重 行 (由于) 民

156 gji tɕhos jaŋ mji mdzad par / phjag brkjaŋ ste / bʑugs gjis
(的)事(也)不 做 手 伸 〈接〉 坐
kjaŋ//gnam mthaɦ ɦog gi ɦbaŋs
(虽) 天 边 下 的 民众

157 raŋ bʑin du skjid par gjur to//
自然 安乐 变〈终〉
ʑaŋ ɕu bam po drug pa rdzogs sho//
尚书 卷 第六 完 〈终〉

汉译文

[90]第五篇 武功告成

武王灭纣[91]而返,诏告说:"我用兵一次,天下大定。[92]今后不需用兵,也不需要军需物品,[93]应将驮运士兵干粮的牛马等放走,让它们自由生存。"于是归马放牛[94]于华山。灭纣王后,武王看过殷汤全部法典,[95]保留殷代美政善法,去其恶法。[96]武王决定伐纣时,孟春(一月)二日(壬辰),[97]朔月,休憩一宿。[98]三日(癸巳),启程讨纣。孟春[99]二十八日,渡黄河滩孟津。孟夏(四月)[100]三日,刚露月牙时,王自商返于丰,乃罢武功[101—103]而兴文治,归战马于华山,放驮牛于桃林。诏告说:"今后不再用兵,故兵器和战马等也不复使用。"[104—106]孟夏一日(丁

未),祭祀七代祖宗时,[105]从王宫至边陲两千里以内的诸侯不召自集,各执祭幡与祭器前来祖庙祭祀。孟夏四日(庚戌),[107-110]燔柴献牲以祭天,以告遵天之命,大事告成,已灭纣政,并祭祀一切神灵和神山神水。孟夏望后,四方诸侯及[111-112]百官皆听命于周武王,悉归其治下。武王以悲痛的言辞,[113-114]告诫诸侯:我的先人后稷,从他开始受封为诸侯,并有封地。后稷的曾孙公刘[115]有贤德,能奉行并发扬先人之德行,政绩越益昭著。大王[116]具有先祖之德,开创大王的基业。[117]王子季历,英明仁慈,善持王政。其子文王,诞于人世,[118-119]应天命善成大事,使天下黎民安乐。文王胸怀大志,为扩展疆域,[120]对大邦用武力镇压。对小邦以贤德使之敬服,[121-123]大业未竟而薨逝。灭纣之事,非我所欲,乃遵文王遗教及纣王多行不义有违君道之故。伐纣之时,彼仍如此背逆。[124-125]武王我是有德有道先王的子孙,故召请天地、神龙、神灵、祖宗,告以我将灭纣后才发兵,[126-127]今纣王无道,不祭天地、神灵和祖宗,福禄断绝。[128]网罗并保护天下罪犯,使之无法捕获,[129]给以如野兽贪恋之森林岩洞,如泉水汇入之大河般的掩护 。敝侯有九位有德之臣和[131-132]一妇人共十位辅臣,奉行天道,以遏纣乱。我邦土辽阔,又有经籍[133],因而蛮貊诸国,悉归治下听命。[134-137]往昔伐纣之时,士女云集献丝帛以为礼,说道:英明武王来到,我等今后将脱离苦海。天亦喜周成此善事,助我作成五件大事。与纣交战……[138-139]孟春八日夜,布好阵势,天下大雨。我说:天若助我雨则停之,天若助纣雨则不停。说罢,[140]雨即停止。善哉!此乃天助我也!明日,仲春四日[141](甲子),天将明时,纣率其军旅,多若森林,[142]前来会战,岂能与周匹敌,纣之兵卒,[143]互相残杀,血流漂盾。我着戎衣,[144]挥军一击,天下大定。以前纣王[145-146]贤德的叔父箕子、比干曾严厉训谏纣王,但比干被挖心杀害,箕子被投入地牢。今从地牢释放箕子,对比干按大臣[147]礼仪超荐,任用隐退的贤人、未为纣任用的容闾。[148]取

大库鹿台之财与钜桥之粟,[149—150]普施众民,恩泽广被,万民称赞。往昔诸侯与臣僚分成五级,[151]中间被纣取消,今从旧制,恢复以往爵位等级;[152]列土分封,分为三等,亦从旧制。[153—155]任人唯能,敬奉五常,重丧礼、祭祀、农事,崇敬忠厚正直之人,[156—157]如此虽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书第六卷完。

说明:

(1)90—96 行:“rgjal po ɦbu waŋ…bor ro”这一段藏文比原文详细,是根据伪孔传“往诛纣,克定,偃武修文,归马牛于华山桃林之牧地,记识殷家政教善事以为法”的大意翻译的。

(2)98—99 行:“tshes gsum…brlag ste”这段藏文是将原文“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与伪孔传“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合在一起翻译的。

(3)104—105 行:“gduŋ rabs…paɦi tshe”这段藏文译自伪孔传“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祖”。

(4)105 行:li(里)为汉语借词。

(5)110 行:原文的“既生魄”,伪孔传注为“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后”,即“望后”之意。藏文译成 ȵa brinas。ȵa 是“月圆满”之意,brinas 应为 bri(减退)和 nas(接续词)的合体字,或在 bri 与 nas 之间脱漏一音节符号。

(6)111 行:原文“受命于周”,根据上下文“周”应指“武王”,藏文错译为“听命于文王”。

(7)112 行:原文“王若曰”的“王”,指武王(ɦbu waŋ),藏文错译为 ɦbun waŋ(文王)。

(8)117 行:原文“王季”译为 gjwi lig。据《史记》,“王季”名“季历”,可知 gjwi lig 为“季历”之译音。

(9)121 行:原文“惟九年”漏译。

(10)130—131 行:原文“仁人”,藏文译为“九位有德之臣和一妇人”,是根据《泰誓中篇》“乱臣十人”的注释翻译的。伪孔传说这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及文母,译文中的“一妇人”即指文母。

(11)132—134 行:伪孔传对原文“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成天命”注释为“冕服采章为华,大国为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成命。”藏文大致据伪孔传翻译,“华夏”与“蛮貊”本是并列关系,错译为因果关系。lho bal 本义为“[南方]尼泊尔”。

(12)136 行:“玄黄”有的注本解释为“色币”,藏文据伪孔传译为 zab dar(丝帛)。

(13)137 行:原文“惟尔有神”至“师逾孟津”等数句漏译。藏文“dʑiɦu daŋ nol thabs”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可能这份手卷是《尚书》译文的抄本,将原译文抄漏了几行。

(14)138—140 行:“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的译文颇详,大概是根据伪孔传“待天休命,谓夜雨止毕陈”一句演绎而来。

(15)141 行:译文上下不连,明显脱漏,根据上下文补入 ɦdra bar(一样地)。

(16)144 行:原文“乃反商政,政由旧”漏译。

(17)147 行:原文“式商容闾”中的“商容”是人名,“闾”是巷口的门,“式”是俯靠在车上横木致意,译者将“容闾”理解为人名,错译。

(18)154 行:ʑiŋ tɕhos 一般当“布施”讲,因和原文“食丧祭”中的“食”相对,似从字面意思“农事”来解释更好些。

原载《语言研究》1981 年创刊号(原标题是《〈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

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书信译解兼论其历史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藏族史学界和蒙元史学界对蒙古皇帝统一西藏和元朝对西藏的行政管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说，随着藏文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翻译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1]，对学术界认识和研究蒙古皇室与西藏早期的交往和蒙古在建立统治的经过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如何看待《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姊妹篇《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诏书》的问题上，学术界却遇到一定的困难。首先，这封信件以诏书的形式出现，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怀疑，因为无论是从汉文、蒙古早期史料还是从波斯文史料看，阔端都没有当过蒙古大汗，他的身份只是开府西凉的蒙古皇子，而不是皇帝，因而不应当以诏书的形式召请萨迦班智达。特别是一些晚期蒙古史料如《蒙古源流》、《蒙古青

---

① 李有义、邓锐龄先生据杜齐的英译文而译成的汉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0 年铅印本《西藏中世纪史》14—19 页。王尧所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载《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六册。

史》的记载中称阔端于贵由汗之后继大汗位，在位十八年[①]，更使一些学者怀疑它们是根据一些伪造的藏文史料而写出的。其次，在藏文史籍中这封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的信件即有两种文本，一种载萨迦达钦阿美夏所著的《萨迦世系史》(1629年成书，德格印经院刻印并藏版) 67页，一种载《萨迦班智达传》(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有藏书并复印发行) 19—20页。这两种文本尽管基本内容相间，但在文字详略上有很大差别，《萨迦班智达传》的录文比《萨迦世系史》的录文增出很多，这就更增加了学者们的疑惑，同时也产生了究竟哪一种录文更接近信件原来面貌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学者们在谈到阔端邀请萨迦班智达赴凉州一事时，往往仅提到过邀请信，而不谈信件的内容。

关于邀请信以诏书的形式发出的问题，如果结合阔端本人的身份和当时蒙古皇室的具体情况，其实也并不难理解。阔端为元太宗窝阔台之子，一说为太宗三皇后乞里吉思氏所生，为定宗贵由汗异母兄弟，一说是六皇后乃马真氏(亦称脱列哥那皇后)所生，为贵由汗同母兄弟。太宗窝阔台在位时，阔端即是总兵一方的重要统帅，《新元史》卷一说："阔端太子，太宗第三子，太宗七年分兵三道伐宋，阔端将大军由秦、巩入蜀"，太宗死后，"乃马真皇后称制，阔端开府西凉，承制得专封拜。"而在乃马真皇后称制期间，由于汗位继承问题没有解决，

① 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卷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191页。谢再善《蒙古青史译注稿》，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1980年10月铅印本，45—46页。周清澍在《库腾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一文(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82—99页)中指出，1123年夏5月太宗窝阔台在达兰达葩之地大会诸王百僚，次年春令各路大军出征，阔端负责征略陕甘一带，并封藩于此。阔端死于1251年，从1235年至1251年正好是《蒙古源流》所说的阔端"在位十八年"。

蒙古统治集团中发生裂痕，因而政令混乱。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因此（诸王）人人都向四方派遣使臣，滥发诏旨牌符，他们四下结党，各自为政，通通如此。”同书还说，当贵由汗 1246 年继大汗位以后，“因合罕（大汗，指窝阔台）死后，诸王各自为政，贵人则分别依附他们当中的一个，因此他们在国土上宣写敕令，散发牌子，贵由命令把这些收回，因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他们的札撒和法令。”[①]在这个特殊的政治局面下，阔端尽管并未继大汗位，但是作为专制一方的皇子，以诏书的形式来邀请萨迦班智达也是可能的。

法国学者韩百诗曾研究过藏文史籍中有关蒙古历史的资料，他在讲到《蒙古源流》关于阔端在位十八年的记载时说：“所有这一切均属于传说，而且肯定又是由西藏人所编造的，因为阔端对西藏的土司及宗教领袖们采取了一种比较融洽的态度。萨囊彻辰似乎是根据西藏人编造的这些历史事实而著书立说的，我现在尚无法确定其起源”。另一方面他又提到：“……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很少，因为绝大部分文献都是西藏学者以外的人无法理解的，特别是那些仅仅在引文中所保存下来的文献，如阔端致萨迦班智达的信，载《萨迦世系史》中，信中确实是充满着蒙古君主致那些尚未归顺他们的地区的国王们的信的风格，如贵由汗于 1246 年致因诺森四世的信情况即如此；而且所有其他那些蒙古人要求别人归顺他们的君主的信，无论是原稿还是那些大部分保存在西方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文献中的

① 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上册，285、289 页。

完整程度不同的引文，都具有相类似的文牍程式。”[1] 这里说的贵由汗致教皇因诺森四世的信，实际是贵由汗的回信，该信的汉译文见于江文汉著《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该信开头称：“长生天气力里，贵由大汗，全人类之君主圣旨”，与阔端的信的开头：“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相类似，信中又说：“朕召见使者，听其言，阅其书，知尔等之意，确欲讲和。然既欲讲和，尔教皇、皇帝、国王及各城市之有权势者，皆须火速来此议和，听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则与阔端信中催促萨迦班智达速赴凉州并以派兵相威胁的语气相类似[2]。因此，贵由汗的信从侧面证实了阔端的信件的真实性。

为了更好地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理解阔端的这封邀请信的意义，我们从藏文史料中摘译一些资料来说明当时的历史背景。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记》中记述说[3]：“阔端汗王之时，以多达那波为首的蒙古军降临吐蕃，用能使大自在天神也生畏的战术造成全吐蕃地方极大惊恐……在热振寺和杰拉康寺蒙古军杀死了一些僧人，造成寺庙之乱……其后不久，汗王生起敬奉佛法之心，派杰门和本波[4]多尔达来吐蕃（请人去）会见。此时，止贡派的京俄仁波且到顿塘去了，

---

① 以上两段引文见耿升译韩百诗《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史和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载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第一集，78—84页。

② 贵由汗的复信全文见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版，130—131 页：《蒙古大汗贵由致罗马教皇复书》。

③ 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版，89—91页。

④ 本波（དཔོན་པོ），藏语为“官员”之意。

派官巴[①]释迦仁钦前去接待，（蒙古军）声言要杀死他们。京俄仁波且向度母祈祷，下了一场石雨，因此蒙古军转而对京俄仁波且敬重。此时蒙古军将大部分有木门的人家[②]收服，东自工布地区以上，西至尼泊尔，南到门域地方的险要堡寨都被征服，用以前的国王没有用过的严厉王法镇伏各处。又派使者到汗王宫中禀报说：‘在边野的吐蕃地区，僧伽以噶当派最多，善顾情面以达垅法主最精，威德以止贡派京俄最大，教法以萨迦班智达最高明，迎请何人请降旨明示。’此时汗王说：‘要求今世的富贵圆满，世上再没有比成吉思汗的法度更好的，要求后世的利益，则需要有一个能指示解脱和全知妙道的上师’。于是下令迎请萨迦班智达，派使者带回给萨迦法主的信，由杰门到萨迦去宣读了诏书。当时萨迦班智达想：‘至尊扎巴坚赞[③]的遗言说，你晚年时将有一个头戴飞鹰冠，足穿猪鼻靴，来自与我们说不同语言国度的人前来迎请，你定能在连三宝的名称也未传播的地方弘扬佛法，应该毫不犹豫地前去！’于是萨班接受了邀请。”

据《萨迦世系史》记载，萨迦班智达收到这份诏书后，即携带他的两个侄儿——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动身前往西夏故地凉州，路上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于 1246 年 8 月到达凉州。当时阔端因为前去蒙古地方参加推选贵由汗为蒙古大汗的王公会议而不在凉州，到 1247 年元月阔端返回凉州后，萨班和阔端举行了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西藏佛教领袖与蒙

① 官巴（སྒོམ་པ），本意为“修行者”，此处指止贡噶举派的行政负责人。

② 有木门的人家，指藏区百姓，因藏族院落均有木制大门之故。

③ 扎巴坚赞（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1147—1216 年），系萨迦班智达的伯父，萨迦班智达是继承他担任萨迦派教主。

古皇室成员的第一次会见。[①] 以此为契机，奠定了西藏地方统一于蒙古汗国及萨迦派在元代掌握西藏地方政权的基础。

从五世达赖喇嘛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阔端是在多达那波的军队已经取得军事胜利，并已控制了西藏的主要战略要地的情况下，邀请萨迦班智达的。到阔端邀请萨迦班智达的 1244 年，他已经统治甘青一带原西夏故地达十年之久，对于曾在西夏王庭和人民中有重大影响的西藏佛教自然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阔端还在 1236 年就曾“……因招徕吐蕃酋长勘陁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②]，又曾招降金朝将领。出身于乌思藏掇族的赵阿哥昌[③]，因此阔端与藏族的接触也已将近十年。阔端

---

① 杜齐在《西藏画卷》中说：“（萨迦班智达与阔端）二人会晤的年份是 1247 年，但是两年以前，萨班的两位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已经先到阔端驻地，他们或者是被迫应阔端召唤而去的，或者是作为人质被携走的”（《西藏中世纪史》，14 页）。此说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实际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和恰那多吉是与萨迦班智达一起动身的。《萨迦世系史》和《汉藏史集》还说八思巴在路经拉萨地区时跟从萨迦班智达和觉摩隆堪布受沙弥戒，还曾向觉摩隆堪布学习戒律，可见杜齐的说法并不准确。杜齐按自己的观点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第一段译为：心怀着佛法，为了众生（的利益），特别是说藏语的人们的利益，我到了霍尔地方，请我去的大施主见到我很喜悦，当初我想有八思巴和他小兄弟以及随从们就够了。但大施主对我说：“在我的百姓中，我认为你是头，别人是脚，我召请你来这里，别人也就会诚惶诚恐地来，难道我还不知道吗？八思巴和他弟弟来这里以前已经谙知西藏的佛法了，甚至现在八思巴仍在学习西藏的佛法，恰那多吉正在学习霍尔语文。我用世法来保护世界，你用神法来保护世界，佛法岂能不广布海内吗？”更造成似乎八思巴与恰那多吉兄弟先于萨迦班智达到达阔端处的印象。实际此段文字正说明八思巴兄弟与萨迦班智达一同到达凉州。我们重译此段译文为：

吾为利益佛法及众生，尤为利益所有操蕃语之众，前来蒙古之地。召我前来之大施主（指阔端）甚喜，曰：“汝领如此年幼之八思巴兄弟与侍从（当指阔端派去邀请萨迦班智达的使臣）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汝以头来归顺，他人以脚来归顺，汝系因我召请而来，他人是因恐惧而来，此情吾岂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知吐蕃教法，可仍着八思巴学习之，着恰那多吉学习蒙古语言。若我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法岂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

② 《元史》，卷一二一，按竺迩传。

③ 《元史》，卷一二三，赵阿哥潘传。

还曾与佛教、也里可温教等宗教的人士接触，在萨迦班智达到达凉州时，阔端帐下即已有维吾尔和吐蕃的佛教僧人在活动①。考虑到这些因素，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不仅有利用萨迦班智达的威望招降西藏尚未归附的地方势力的用意，也还会有尊崇佛教，利用佛教来巩固蒙古对西夏故地和藏族地区的统治的计划。因此，在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的信中出现皈依佛教的倾向和采用一些佛教的术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1983 年 8 月，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到西藏参观和阅读有关藏文资料，在萨迦寺见到该寺所存萨迦班智达的书信集中有一份抄件，即是蒙古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的信件，藏文称为འཇང་ས་གདན་འདྲེན་མ“召请信”。这封信写在一张长 30 公分、宽 10 公分，如同敦煌藏文写经所用的那种粗厚白纸上。纸张两面书写，是用藏文散文体书写的，在大多数藏文词语下面用藏文注出意义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词语的音。对译的词语之间用藏文传统上表示注释的虚线相连。藏文的书写体均用草书。这份抄件除个别词语外，与《萨迦世系史》的录文相同，但其中的藏译汉音对注却是别的文本中所没有的。

这封信是用诏书的款式，如开头ཚེ་རིང་གནམ་གྱི་ཤེ་མོང་དང་བསོད་ནམས་ཆེན་པོའི་དཔལ་ལ་བརྟེན་རྒྱལ་པོ་ངེད་ཀྱི་ལུང་།一语同至元十二年（公元 1275 年）2 月陕西韩城龙门神禹庙圣旨碑的开头语“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　皇帝圣旨”② 的意义完全相当，藏译汉音也注明为ཧམ་ཏི་ཤིང་ཛི“皇帝圣旨”。信尾写明“龙年八月派使者前去”（《萨

① 《萨迦世系史》，72－78 页。

②′ 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

迦世系史》中的录文写明此信“写于龙年八月”)，按藏历及藏史有关资料推算，这龙年应是 1244 年。当时蒙古是太宗后乃马真称制，阔端是统领西北一带的王子，他在这封信中用了汗王的名义。

根据罗常培与蔡美彪在《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一书中的论述：“在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之后、八思巴字颁行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内，……当时的文书，行于西域诸国的用畏兀字，行于东方金国的则用汉字。”我们推测，信的原文可能是用“畏兀字”（即老蒙文）写的，而这封藏文信是其译文。现在原文一时无从查找，译文自然就具有与原文相等的资料价值。

对比散文体译文的两种文本，我们认为，抄件比录文可能更接近于原文。因为，从风格上看，抄件更像当时蒙古君主的口气，如“你若为我及众生着想”一句，在录文中将“我”改为“佛教”，显然是《萨迦世系史》的作者按照佛教徒的立场与观点所作的修改。另外，从语体上看，抄件有些用词较古，录文的用词更接近后来的口语，如“速来”一语，抄件用མགྱོགས་པར་འགྲིམས་ཤོག，录文用མགྱོགས་པར་ཤོག。

抄件中的藏汉词语对注，多数是一对一，彼此意义相当，但也有次序错乱，对得不准确的地方，如ཉི་མ“日头”下注ཤིང་ཏུ“僧徒”，བཙུ“僧徒”下注བཞི་ཟུ“日头”等，有些词语缺注。由此可见，藏译汉音的注释可能为精通藏文但不懂汉语的人根据别人用汉语说的意思所注。藏译汉音表示的汉语相当接近于那时正在形成的汉语北方共同语，其声韵体系与反映 14 世纪汉语北方共同语语音的《蒙古字韵》、《中原音韵》等声韵体系也相当接近，但带有一些东

部蒙古人说汉语的特征，如汉语 f 声母全部注成 h，“佛”、“法”二字注为ཧྭའི་ཧྭ，可能是按照当时蒙古人所说的汉语注音。这些注音是后人所无法伪造的。这一点，也可进一步说明抄件是比录文更接近于原文的译本。

藏文史料中的藏译汉音资料在敦煌藏文写卷中即已发现多件，如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编号为 S. 2736 和 S. 1000 号的写卷。这些资料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和深入研究，因为它们不但是汉藏两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真实记录，而且对藏语史和汉语史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因为汉文是象形文字，汉语语音的变化很难从文字中表现出来，而藏文是一种拼音文字，藏译汉音的资料往往可以部分地反映古汉语的读音规律。罗常培先生写《唐五代西北方音》时，即大量参考了吐蕃时代的藏汉对音译音资料。萨迦寺所藏的这份抄件，对于研究宋元汉语语音和藏语语音也有一定的价值，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下面我们将抄件的藏文信译成汉文（录文中与抄件不同的地方在附注中说明），并根据信中的意义，参考《中原音韵》的声韵体系，将藏译汉音还译为汉字，以供有关专家参考。少数藏译汉音未能解出或尚无把握，期待专家们指正。

以下（甲）行是《萨迦世系史》的录文，（乙）行是萨迦寺所存抄件的藏文，（丙）行是抄件中与藏语相对译的汉语词语的译音，（丁）行是（丙）行藏文的国际音标转写，（戊）行是我们试释的汉语词语。

1. （甲）ཚེ་རིང་གནམ་གྱི་ཞི་མོང་ལ་ བསོད་ནམས་ཆེན་པོའི་དཔལ་ལ་བརྟེན་ ནས

（乙）ཚེ་རིང་གནམ་གྱི་ཞི་མོང་དང་ བསོད་ནམས་ཆེན་པོའི་དཔལ་ལ་བརྟེན

（丙）ཚང་ ཞིང་ ཐེན་ ཐི་ཏ ཧྭ་ ཏ་ཧུ་ ཧུ་ ཀོའི་ ཐུ

(丁)tshaŋ miŋ then ɕri ta hwa ta hu hu kohi thha

(戊)长 命天 气力大 和 大福富 贵 托

2.(甲)རྒྱལ་པོ་རེད་ཀྱི་ལུང་། ས་སྐྱ་པཎྜིཏ་ཀུན་དགའ་རྒྱལ་མཚན

(乙)རྒྱལ་པོ་རེད་ཀྱི་ལུང་། ས་སྐྱ་པཎྜིཏ་ཀུན་དགའ་རྒྱལ་མཚན

(丙)ཧམ་ཏི ཤིང་ཏྲི པའི་ཐུ ཧོའེ ཕུ་ཧྲི ཐྲོམ

(丁)ham ti ɕiŋ tri pahi thu hohe phu hri throm

(戊)皇帝 圣旨 白 土 佛 普 喜 幢

3.(甲)དཔལ་བཟང་པོ་ལ་གོ་བར་བྱེད་པའི་གཏམ། རེད་ཕ་མ་དང་གནམ་སའི

(乙)དཔལ་བཟང་པོ་ལ་གོ་བར་བྱེད་པའི་གཏམ། རེད་ཕ་མ་དང་། གནམ་སའི

(丙)ཧུ་ཀོའི ཞན ངོ་འཛི་ཏའུ ཧུ་མུ ཐེན་ཏི

(丁)hu kohi ʑan ŋo ndʑi tahu hu mu then ti

(戊)富 贵 贤 我 知 道 父 母 天 地

4.(甲)དྲིན་ལན་འཇལ་བའི་ཕྱིར། ལམ་གྱི་སྣང་དོར་མ་ནོར་བ་སྟོན་ཤེས་པའི

(乙)དྲིན་ལན་འཇལ་བའི་ཆེད་དུ། ལམ་གྱི་སྣང་དོར་མ་ནོར་བར་སྟོན་ཤེས་པའི

(丙)ངན ཏྱན ཏྲུང ཀླུ ཧོའི ཚུའི པུ་ཐྲ ཆུ་ཁན ཧོའི

(丁)ŋan tjan truuŋ klu hohi tshuhi pu thra tɕhu khan hohi

(戊)恩 典 重 路 会 取 不 差 出 看 会

5.(甲)བླ་མ་གཅིག་དགོས་པ་བརྟག་པ་བྱས་དུས་ཕྱིད་ལ་འདུག་པས།

(乙)བླ་མ་ཅིག་དགོས་པ་བརྟག་པ་བྱས་དུས་ཕྱིད་དུ་འདུག་པས།

(丙)སྲི་ཧུ ཡི ཀོ་ཡའོ ཅིན་ཧྲོ སྲིའུ ནི ཧྲི་ཧའོ

(丁)sri hu ji ko jaho tɕin hro srihu ni hri haho

(戊)师傅一个要 斟 酌 数 你是 好

6.(甲)ལམ་གྱི་དཀའ་ཚེགས་ལ་མ་བལྟ་བར་ཡོང་དགོས།

(乙)ལམ་གྱི་དཀའ་ཚེགས་ལ་མ་བལྟ་བར་མགྱོགས་པར་འགྲིམས་རོག

(丙)ཀླུ ནན ཕུ་ཡའོ་ཁན ཁའི ལ་ཡི

（丁）klu nan pu jaɦo khan khwaɦi la ji

（戊）路 难 不 要 看 快 来

7.（甲）གལ་ཏེ་སོ་ནམ་ཟེར་ན་ སྟོན་ཐུབ་པའི་དབང་པོས་སེམས་ཅན་གྱི་

（乙）ཡང་ན་སོ་ནམ་ཟེར་ན་ སྟོན་སྟོན་པ་ཐུབ་པའི་དབང་པོས་སེམས་ཅན་གྱི་

（丙）ནི་ གཡུའི་ལའོ་ལའོ ཚན་ཤི་ཀྱཱ་ཧོ་ཡུ་ཧྭམ ཨི་ཚི་དྲུང་སྲིན་པི་ཤིན

（丁）ni g-juɦi laɦo laɦo tshan ɕi kja ho ju hwam ʔi tshi druŋ sriŋ pi ɕin

（戊）你 曰老 了前 释迦佛玉皇一切众生百姓

8.（甲）དོན་གྲངས་མེད་སྦྱིན་པར་གཏོང་བ་ཇི་ཙམ།

（乙）དོན་དུ་ལུས་གྲངས་མེད་སྦྱིན་པར་བཏང་བ་ཅི་ཙམ།

（丙）མོ་ཤྲུ་ཤེ་སྲི སྱ་པི

（丁）mo ɕru ɕe sri sja pi

（戊）没 数 舍 施 相 比

9.（甲）ཁྱེད་ཀྱི་ཆོས་སོ་བའི་དམ་བཅའ་དང་མི་འགལ། ངས་མཐའི་ཁྲིམས་ར་སླངས་

（乙）ཁྱེད་ཀྱི་ཆོས་སོ་བའི་དམ་བཅའ་དང་མི་འགལ། ངས་མཐའི་ཁྲིམས་ར་ཆེ་བ་སླངས་

（丙）ནི ཧྭ ཏཱའི་ཞོ མམ ངོ་ཤིན་ཧྲི ངོ་ལིང ཏཱའི་ཧྭ་ཏུ

（丁）ni hwa taɦi ʑo mam ŋo ɕin hri ŋo liŋ taɦi hwa tu

（戊）你 法 大 学 明 我甚喜[1]我领 大法度

10.（甲）དམག་དཔུང་ཆེན་པོས་བཙ་དེད་བྱས་ནས་སེམས་ཅན་མང་པོ་ལ་གནོད་པ

（乙）དམག་ཆེན་པོའི་འབབ་འདུར་བྱས་ན་སེམས་ཅན་མང་པོ་ལ་མི་གནོད་པ

（丙）ཏཱའི་པིང ཤྲང་ཚའི་ཏཱའུ་ཅན ཡི་ཙི་དྲུང་སྲིང དྲུས་པུ་[2]ཧྱ

（丁）taɦi piŋ ɕraŋ tsaɦi taɦu tɕan jitsi druŋ sriŋ drus pu hja

（戊）大 兵 伤在 刀剑 一切众生 诛不下

11.（甲）བྱས་ན་མི་སྐྲག་པ་མེ་ཡིན། དེས་ན་སངས་རྒྱས་ཀྱི་བསྟན་པ་དང་སེམས་ཅན་

（乙）མི་ཡིན། ང་དང་སེམས་ཅན་མང་པོའི་དོན་དུ་

（丙）ངོ་ ཡི་ཙི་ དྲུང་སྲིང་ སྲི

（丁）　　ŋo　ji tsi druŋ sreŋ　sri
（戊）　　我　一切　众生　　事

12.（甲）མང་པོ་ལ་སེམས་ལ་ཁྱེད་མགྱོགས་པར་སོག　ཉི་མ་ནུབ་ཕྱོགས་ཀྱི་པཛེ་ནམས
（乙）མགྱོགས་པར་འཁྱིམས་སོག　　ཉི་མ་ནུབ་ཕྱོགས་ཀྱི་བཛེ་ནམས
（丙）　སེན་ལའི་　　སིང་ཏུ་　　སི་ཅིའུ་བཞི་ཐའུ
（丁）　sen laɦi　　siŋ tu　　si tɕiɦu bʑi thaɦu
（戊）　先来　　　僧徒　　　西州　日头

13.（甲）ཁྱེད་ཉེས་སྲུ་འཛུག་པ་ཡིན།　　　གནང་སྦྱིན་ལ་དངུལ་སྲེ་ཆེན་ལྔ།
（乙）ཁྱེད་ཉེས་སྲུ་འཛུག་པ་ཡིན།　　　གནང་སྦྱིན་དངུལ་སྲེ་ལྔ།
（丙）ནི་ ཕུ་ ཝའི་ ཙུན་　　　　　ཤང་སི　　ཡིན་ཙ
（丁）ni phu waɦi tsun　　　　ɕraŋ si jin tsa
（戊）你　护　卫　遵　　　　　赏　赐　银子

14.（甲）གོས་ཆེན་གྱི་ཆོས་གོས་སྲུ་ཏིག་གི་ཚོམ་བུ་ཅན་ལ་སྲུ་ཏིག་སྟོང་ཕྲག་དྲུག་དང་
（乙）གོས་ཏ་སྲུམ་གི་ཆོས་གོས་སྲུ་ཏིག་གི་ཚོམ་ཅན་ལ་སྲུ་ཏིག་སྟོང་ཕྲག་དྲུག
（丙）ཏོན་ཛི　དམར་ཆེན　རྒྱ་སྲ　ཧྭམ་ཅིན་ཏྲུ　ཅིན་ཏྲུ　ལུ་ཚན
（丁）ton dʑi dmar tɕhen rgja sra hwam tɕin tru tɕin tɕu lu tshan
（戊）　缎子　大红[3]　袈裟　　黄珍珠　　珍珠　六千

15.（甲）ཉིས་བརྒྱ།　གོས་ལུ་ཧྭང་གི་རིང་འགག　ལྷམ་འབོབ་དང་བཅས་པ
（乙）དང་ཉིས་བརྒྱ།　གོས་ལུ་ཧྭང་གི་རིང་འགག　ལྷམ་འབོབ་དང་བཅས་པ
（丙）རི་པའི　ལྗང་སེར　　ཆན་ཀ་ལ　　ཤོ་ཙ　　ཙན་པ
（丁）ri paɦi ldʑaŋ ser tɕhan kala ɕo tsa tɕan ba
（戊）二百　绿黄[4]　禅甲拉[5]　靴子　毡袜

16.（甲）ཁ་ཏི་ཁ་ཚང་མ་ཡུག་གཉིས།　　ཐོན་ཏི་ཁ་ཚང་མ་ཡུག་གཉིས།　གོས་ཆེན་
（乙）ཁ་ཏི་ཁ་ཚང་ཡུག་གཉིས།　　　ཐོན་ཏི་ཁ་ཚང་ཡུག་གཉིས།　གོས་ཆེན་
（丙）ཀྱིན་ཆོན་རི　　　　　　ཤན་སྲེན　རི་ཕི　ཤུ་སྲེའི

（丁）kjin tɕhon ri　　ɕan sren ri phi ʔu srefii

（戊）锦　全　二　　线[6]？二匹　　五色

17.（甲）སྣ་ལྔ་ཡུག་ཉི་ཤུ་རྣམས་ཡོད།　འདིའི་ལོན་ལ་དོར་སྤྲི་མགོན་དང་།　དཔོན་

（乙）སྣ་ལྔ་ཡུག་ཉི་ཤུ་རྣམས་ཡོད།　འདིའི་དོན་ལ་ དོར་སྤྱི་མགོན་དང་།

（丙）ཡི་ཀོ　རི་ཕི　ཡཧུ　ཅི་སྲི　གིམ་གམ　ཧུ་ཀོའི་ཧུ་ཧྭ

（丁）ʔi ko ri phi jaɦu tɕi sri gim gam hu koɦi hu hwa

（戊）一个　二匹　有　这事今　喊　富贵　福　和

18.（甲）ཇོ་དར་མ་གཉིས་གཏང་བ་ཡིན།

（乙）རྟེ་བ་ཁ་མངགས་པ་ཡིན།

（丙）མི་སྡི　ཁྱུ་ལའོ

（丁）mi sdi khju laɦo

（戊）米氏　去了

19.（甲）འབྲུག་ལོ་ཟླ་བ་བརྒྱད་པའི་གནམ་གང་ལ་བྲིས།

（乙）འབྲུག་ལོ་ཟླ་བ་བརྒྱད་པའི་ཚེས་གྲངས་ལ་སྨོང་བ་དགེ།　ཤུ་རྟམ།

（丙）ལུང་ཉན　པ་ཡོ　ཀི་བཞི　ཁྱེན་ཁྱུད　ཧའོ

（丁）luŋ ɲan pa jo ki bʑi khjen khjud haɦo

（戊）龙年　八月　吉日　遣　去　好

诏书译文：

长生天气力里

大福荫护助里[7]

皇帝圣旨[8]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知之。

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经观察而选中了你，故望不辞道路艰辛速来此处。若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佛陀为利益众生无数次舍生[9]（相比之下），你岂不是违反了学法时的誓愿？我若依边地大法

度[10]，派遣大军压境[11]。岂不要伤害众多生灵[12]？故此，你若为我[13]及众生着想，希尽快前来，我定使你管领西土之僧众。

赏赐（给你）的物品有：白银五斗[14]，镶缀有六千二百粒珍珠的黄珍珠串大红[15]缎子袈裟，绿黄缎子禅式长坎肩，带毡袜的靴子，锦缎全方二疋，花纹缎全方二疋，五色缎二十疋。着多尔室利衮和己瓦卡[16]二人赍送。

龙年八月择日遣去[17]。好[18]。

附注：

[1] 此处抄件藏文的原意是“你岂不是违反了学法的誓愿”，但从语音对应上看，似为“你法大学明，我甚喜。”二者含义不合。

[2] 疑抄写有误。ཞུ་似为与抄件藏文否定词མི་相对的ཕུ་（不）。

[3] [4] “大红”与“绿黄”抄件的藏文（乙）用的是藏译汉音，抄件的藏译汉音（丙）用的是藏文释义。转写据藏译汉音。

[5] 抄件藏文为རིང་འགག“禅式长坎肩”，藏译汉音ཆན་ཀ་ལ་（禅甲拉）疑为当时西凉一带汉语的方言词。

[6] ཐན་ཏྲི་是一种有八吉祥图案，四围陪衬着其他小花纹的彩缎，藏译汉音པན་ཤིན疑为方言词或为当时宫廷的习惯用语。

[7] 这两句依藏文直译是：“托长命天之力和大福大贵之吉祥”。元初一些汉文圣旨的款式开头是“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两者意义相当。这种行文款式可能都来自老蒙文。

[8] 依藏文直译是“君王我的旨意”，但藏译汉音注为

ཏམ་ཧྲི་ཤིང་ཛ，即“皇帝圣旨”。

［9］录文为“无数处施舍”。

［10］录文为“边地法度”。

［11］录文为“派大军追究”。

［12］录文为“岂不怕伤害众生灵”。

［13］录文为“为佛教”。

［14］录文为“五大斗”。

［15］录文为“大红”二字。

［16］“多尔室利衮”抄件与录文音相近，汉文译意为“富贵福”，“已瓦卡”录文作དཔོན་རྗེ་དར་མ དཔོན་རྗེ可能是官名，དར་མ“壮年”，可能是ཇི་བ་ཁ的意译。藏译汉音ཤི་ཉི不知作何解。

［17］录文是“写于龙年八月三十日”。

［18］ཤུ་བྷམ是梵文。下面注ཧའོ“好”，可能是信尾问候语，犹如“祝好！”

此文与陈庆英合写。原载西藏人民出版社《藏学研究文选》（1989年）。

原文为补充说明此书信之历史背景，曾附录陈庆英从《萨迦世系史》（德格木刻版78—81页）翻译的“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施主的信”。此译文可参见《萨迦世系史》汉译本91—9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此处从略。

象雄历史地理考略
——兼述象雄文明对吐蕃文化的影响

象雄是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族。它地域辽阔，在公元七世纪前曾建立过许多代世袭相传的王国。七世纪初被吐蕃兼并和同化，成为藏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它是苯教的发祥地，它的古老文明对吐蕃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是藏族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过去人们对它了解较少，本文根据藏、汉文史料对其历史情况和地理位置作一粗略考察，兼带论述古老象雄文明对吐蕃文化的影响。

一　象雄历史考略

据敦煌藏文写卷记载，象雄(zhang zhung[①])是远古时期分布于青藏高原上 12 个小国中的一个王国。P. T. 1286 Ⅱ 号写卷[②]列举了 12 个小国的所在地区、所据城堡以及王和论布(辅

---

① 括弧内拉丁字母是藏文的转写。下同。

② 本文所引敦煌藏文写卷都引自《巴黎国家图书馆藏藏文选集》。P. T. 指伯希和对原卷的编号。汉译文采用本人译稿。下同。

相)的名单,其中为首者即象雄王国,"象雄达尔巴[1]之王为李聂秀(lig snya shur),论布为琼布·热桑杰和东罗木玛孜二氏"。

象雄后被吐蕃征服,臣属于吐蕃,此事大概发生在松赞干布(? —公元 650 年)之父囊日伦赞时代。上引写卷末尾写道:"古代各地小王及论布,即如此降世。人多之王、地广之主中,君主威猛、臣相聪睿、足智多谋者,相互剿灭、征服,最后以鹘提悉补野(vo lde spu rgyal)之权势强盛无敌,他以神力施天威而震慑,以睦善行王道而治服之"。此"鹘提悉补野"见之于唐史,是指吐蕃赞普(王)始祖之姓。《通典》卷一九零·边防六·吐蕃条:"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鹘提悉补野,因以为姓"。笔者以为,鹘提悉补野因为是姓,可用以指称任何一代赞普,在这份写卷里,是指松赞干布之父囊日伦赞。因为另一写卷(P. T. 1287Ⅳ)记叙了囊日伦赞征服埃波(ngas po)、达波(dags po)、藏蕃(rtsang bod)等小国的事迹,埃波、达波包括在 P. T. 1286Ⅱ卷所述 12 个小国之内,说明囊日伦赞时代即已开始统一 12 小国之大业。在另一写卷(P. T. 1287Ⅵ)中写道:"松赞干布赞普之时,父系臣属生怨,母系臣属叛乱,姻戚象雄(zhang zhung)、犏牛(产地)孙波(sum pa)、聂尼(nyag nyi)、达波(dag po)、工波(rkong po)、娘波(myang po)等也全部叛离,父王囊日伦赞被进毒遭害,王子松赞成年时……"这说明象雄与 12 小国中的孙波、聂尼、达波、工波、娘波等在囊日伦赞时代即已归于其治下。

囊日伦赞和松赞干布父子两代对象雄交替采取联姻和征战政策,实行统治。松赞干布共娶五位王妃,第三位王妃李媞曼(li thig sman)即娶自象雄王室。松赞干布之妹赛玛嘎尔(sad ma

---

① 达尔巴是首府名。

kar)可能在囊日伦赞时代即已嫁给象雄王李迷夏(lig myi rhya)为妃(从上引 P. T. 1287 Ⅵ卷中"姻戚象雄"一语中可以推知)。P. T. 1287 Ⅺ卷记叙了赛玛嘎尔因对李迷夏宠爱原先的王妃秀格载婷夏不满,别居一处,不理家事和生育儿女。松赞干布闻知后怕影响与象雄的关系,便派使者布吉木赞芒炯(spug gyim brtsan rmang cung)前去劝说,赛玛嘎尔用歌词诉说了心中的不满后,托使者带回表示暗语之物,松赞干布看了便起兵灭李迷夏。另外两份写卷也记载了此事,P. T. 1287 Ⅺ卷写道:"此王(指松赞干布)之时,曾出兵象雄,扩大社稷,灭象雄李迷夏,招服象雄全体臣民。"P. T. 1288 卷内容是吐蕃时期的大事纪年,卷首写道:"……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宇松迎请至蕃境。……过了三年,赞普赤松赞之时,灭李聂秀,使象雄全部成为其属民而领有之。"三份写卷所记王名有别,前两份写作李迷夏,后一份写作李聂秀(与 P. T. 1286 Ⅱ号写卷相同),但所指事件相同,应是指同一个人。文成公主嫁吐蕃赞普为贞观 15 年(公元 641 年),以此推算,则松赞干布灭象雄之事当在公元 644 年。这是象雄第二次被吐蕃征服。

吐蕃征服象雄后对它严加控制,"大事纪年"写卷记载了吐蕃采取的多种措施:"牛年(公元 653 年)……任布·吉木赞玛穹为象雄地区之"岸"(mngan)官";"狗年(公元 662 年)……大论东赞(即汉史中的"禄东赞")于杜汨制定治理象雄之法令";"猪年(公元 675 年),论赞悉若于醒木之古让制定治理象雄之法令";"羊年(公元 719 年)……尚赞咄热与赤松木杰于仓邦那召集冬会,招收象雄与玛尔之青壮丁";"鼠年(公元 744 年)论达古日匝卜于巴侬之却工召集议事会,制定治理象雄之法令"。其间,象雄曾反叛过一次,见于牛年(公元 677 年)记事:"日叶辛库

补布与爵拉仍足廓尔二人心生叛逆，象雄反叛”。

以上是敦煌藏文写卷所载吐蕃征服和统治象雄的大致情况。

象雄历史悠久。据意大利籍藏族学者南喀诺布（nam mkhavi nor bu）著《象·蕃古代史》（zhang bod gnav rabs kyi lo rgyus nor buvi me long）[①]一书说：象雄王室的远祖是赛钦赫（gsas chen hos）氏，王统承继了很多代，到赤魏色尔（khri wer gser）王时代，象雄已拥有18部落（khri sde），《岗底斯目录》（vdzam gling gang te sevi dkar chag tshang dbyang yid vphrog）详列了这18个部落的地区和著名的酋长名，赤魏色尔是其中权势最大者。他是苯教开山祖师辛饶米沃且（gshen rabs mi bo che）的施主。此王之时，大力弘扬雍仲苯教。辛饶在世82年。南喀诺布根据有关辛饶的经论和历史资料推算，从辛饶诞生到1988年（南喀诺布写此书时）已有3845年。按照这种说法，则象雄部族的历史远比吐蕃雅垄部族的历史源远流长。

二 象雄地理寻踪

关于象雄的地理位置，藏文史籍有多种说法，主要的有两种，一为三部说，一为二部说。扎·格桑旦白坚参（dbra ston skal bzang bstan pavi rgyal mtshan）著《世界边缘与中心地理需知》（vdzam gling mthav dbus kyi rnam gzhag nyer mkhovi snang ba）[②]一书说：象雄分内中外三部。内象雄指自岗底斯山往西约走三个月路程。接近梅萨（me sag）的巴尔息（par sig）和婆达先（bha da shan）、婆拉（bha lag）等地这一范围；中象雄指

① 《象·蕃古代史》（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

② 转引自南喀诺布《象·蕃古代史》，49—50、71—73页。

自冈底斯山西行数日路程，以及自玛浜湖(mtsho ma pang，今译玛旁雍错湖)东行十日路程之内的范围，其中包括琼垄欧卡城(khyung lung dngul mkhar)和卡姜玉罗宗(ga ljang g-yu lo rdzong)等地；外象雄指下部协勒甲嘎(smad kyi she le rgya skar)，也叫琼波六山峰(khyung po ri rtse drug)或孙波朗吉金木薛(sum pa glang gi gyim shod)，在琼波腹心地带，有琼波白黑黄三古寺以及琼波丁青(steng chen)等寺院多所，隶属于三十九族和北部二十五汉户者多为苯教寺院，其西面称为上安多(a mdo stod pa)，沿鲁孜岗山脉(rlu rdza sgang)，有札玛日都(brag dmar ri vdus)、布加雪山(spu rgyal gangs dkar)和玛约嘎巴(rma yo ka pa)等。

现对上述资料中地名的地望作些分析：内象雄的巴尔息(par sig)，据南喀诺布解释是指波斯。中象雄提到冈底斯山和玛浜湖，其中地名琼垄欧卡是象雄的城堡。P. T. 1287 XI写卷中松赞干布之妹赛玛嘎尔的唱词曾提到此地名，说分给她的地盘是琼垄欧卡，分给她的奴隶是古格(gu ge)的脚夫。据考证，古格在今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吐蕃赞普朗达玛四世孙德尊衮于10世纪初在此建立过古格王朝，至今其王宫遗址尚在。因此，中象雄当指今阿里地区西南部。外象雄提到丁青、三十九族等，似主要指今西藏昌都地区。琼波为三十九族中之最大部落[①]；鲁孜岗与今八宿县的鲁孜岗(lug rdzi sgang)、布加雪山与今丁青县的布加山(spu rgyal)、札玛日都与今昌都县的札玛(brag dmar)村可能都有关系。上安多当指今西藏那曲地区的安多县，在昌都地区以西。这一地区总名为孙波(sum pa)，在汉

① 见钦则旺布著、刘立千译注《卫藏道场胜迹志》注216，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史中又作苏毗。据日本学者佐藤长考证，其东界在今藏东昂曲(ngom chu，北纬 31.1°，东经 97.1°)中下游地带，西界在今藏北班戈县境内扎加藏布北侧其香湖(又称叶尔诺札湖)一带，南界为今嘉黎县麦地藏布(北纬 30.5°，东经 92.3°)，北界在今唐古拉以北青藏公路嘎曲河畔雁石坪一带，今青海玉树等地区亦包括在内。[①] 佐藤长考定的范围与本文分析的范围大致一致，只是面积更大，北界更加靠北，西界更加靠西。

二部说以《贤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和《五部遗教》(bkav thang sde lnga)等史书为代表。《贤者喜宴》在谈到吐蕃军队有 61 个"东岱"(stong sde)时说象雄有 10 个"东岱"，分为上、下两部。上象雄在蕃和突厥之间，有沃觉、芒玛、聂玛、杂莫加上拔嘎小"东岱"共 5 个"东岱"；下象雄在蕃和孙波之间，有古格、觉拉、吉藏、雅藏加上吉笛小"东岱"共 5 个"东岱"。"东岱"为兵民合一的军事行政单位，多以地名为名。这些地名多数虽难以考证，但从其西临突厥、东接孙波来看，其大致范围相当于今阿里地区北部和青海玉树州以西的藏北羌塘地区。

三部说与二部说的地理范围差别很大，突出的有两点：其东界，前者包括孙波，后者只说与孙波相接；其西界，前者说与波斯相近，后者说与突厥相邻。两者所说的象雄，东西距离之大小相去甚远。

古象雄是否包括孙波在内？从敦煌藏文写卷记载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在松赞干布征服象雄之前或之后，孙波都不可能包括在象雄之内。在前述记载 12 小国的写卷(P. T. 1286Ⅱ号)与叙述象雄、孙波……全部叛离的写卷(P. T. 1287Ⅺ)中，象雄与孙波都是并列的两个国名和地区(P. T. 1286Ⅱ号写卷"孙波"写作"孙域"，所指相同)。

① 转引自巴桑旺堆文《关于吐蕃史研究中几个"定论"的质疑》，《西藏研究》1983 年第 4 期。

古象雄西界是否已到达接近波斯之地?[意]杜奇在《尼泊尔两次科学考察报告》[①]中说:"在吐蕃帝国建立之前,象雄是一个大国(或宁可称为部落联盟?)"南"与印度喜马拉雅接界,很可能控制了拉达克,向西延伸到巴尔提斯坦及和阗,并且把势力扩展到羌塘高原"。从敦煌写卷和汉文史料来看,吐蕃势力扩展到大勃律(今巴尔提斯坦)和小勃律(今吉尔吉特)是在征服象雄90多年后的事。"大事纪年"写卷记:"牛年(公元737年),论悉颊桑董匝卜领兵至小勃律境,……小勃律王战败,前来致礼;……"。"龙年(公元740年)夏,……公主赤玛禄嫁小勃律王"。《旧唐书・勃律传》记:"……(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为吐蕃所破"。《新唐书・小勃律传》:"……苏失利之立。为吐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吐蕃征服于阗(今新疆和阗)的时间更晚了,P.T.1287写卷写明是赤松德赞赞普(公元755—797年在位)"招服于阗(li)为属邦,征派赋税"。由此看来,在吐蕃征服象雄之前,象雄西界未曾到达过接近波斯之地。但今在域外的拉达克地区很可能包括在内,因前引《冈底斯目录》所说象雄统辖的18部落包括了拉达克。

古象雄的南界,二部说似未指明,三部说提到了玛浜湖东行十日路程的范围,P.T.1287Ⅺ写卷记叙了松赞干布派使者去看望其妹赛玛嘎尔时赛玛嘎尔正在玛浜湖边嬉水的情节,说明古象雄的南界至少已抵达今玛旁雍错湖。

根据上面的比较分析,古象雄的地理位置大致是今阿里地区和藏北羌塘高原,向西还可能包括拉达克这一范围。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和风物情况与唐史中的大小羊同非常吻合。王

① 转引自张琨文《论象雄》,《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

忠、山口瑞凤、张琨等都作过这样的比定。[①]《唐会要》九十九·大羊同条："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至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原丈余，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散之隟地"。《唐会要》所说的"西接小羊同"，其方位可能有误，据《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第四(14—15 页)所载河州经吐蕃通泥婆罗道可知，小羊同在吐蕃西南、泥婆罗国北面，因此，应为"南接小羊同"。由此看来，大羊同在今阿里地区北部和藏北羌塘高原，小羊同在今阿里地区南部。

三 象雄文明对吐蕃文化的影响

1. 苯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

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吐蕃社会主要信奉苯(bon)教。苯教起源于象雄。许多藏文史籍提到苯教从象雄传入的情况。关于最早的传入时间，说法不一：据《贤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北京，159 页)记载，聂赤赞普(雅垄王系的第一代赞普)是由十二贤人迎请上王位的，十二贤人中包括了象雄苯。《汉藏史集》(rgya bod jig tshang chen mo，四川，134 页)记道：止贡赞普(雅垄王系第八代赞普)时代，由象雄和勃律苯波教徒传来了辛氏杜苯教派(gshin gyi vdur bon)。苯教古籍《著名宝刹》(sgrags pa rin chen gling grags[②])说，在止贡赞普时代，已有拉

---

①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 年。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83 年。张琨《论象雄》，《西藏研究》1982 年第 1 期。

② 转引自南喀诺布《象·蕃古代史》(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年，141 页。

苯四门(lha bon sgo bzhi)教法。《王统世系明鉴》(rgyal rabs gsal bavi me long,北京,57页)记,布岱贡杰赞普(雅垄王系第九代赞普)时代,已出现辛饶米沃且所创的雍仲苯教(g-yung drung gi bon),并从象雄翻译了"大界八部"(khams chen po brgyad)教法,大力弘扬。这些说法,虽然无法考证哪一种更为正确,但都表明了苯教很早就已传入西藏。

苯教徒在统治阶层中地位很高,五世达赖喇嘛著《西藏王臣记》(bod kyi deb ther dpyid kyi rgyal movi glu dbyangs)称他们为"敦那敦"(意为"御前之御前")。他们不仅司占卜祭祀,察天象神意,而且参与政事,以致藏史中有"前二十七代赞普以苯治国"的说法。到了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开始传入。松赞干布对佛苯二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一方面分别从印度、尼泊尔、汉地迎请鸠摩罗、锡拉曼殊、摩坷衍那等大师,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一方面又从象雄召来苯教的获成就者教拉典木,让苯波劳南巴向他学习苯教及防止疾病的仪轨等,苯教因而也得到弘扬(参见藏文《汉藏史籍》167页)。松赞干布以后,吐蕃王室扶持佛教,佛苯之间斗争十分激烈,热巴巾王因尊佛抑苯为苯教徒所杀,朗达玛王因尊苯抑佛被佛教徒所杀,成为吐蕃王室趋于分裂灭亡的一个原因。此后苯教势力日渐衰微,苯教徒被驱赶至边缘地区,大批苯教经典被埋入地下。

在长期的佛苯斗争中,苯教为了保持住自己的地位,不断地从占优势地位的佛教经典中吸取有利成分,在见、行、修道之法诸方面,产生了众多和佛教相似的经典。而佛教为了在西藏站住脚,也不断从在西藏扎根很深的苯教中吸取有利成分,如吸纳苯教的神祇为自己的护法神,借用了很多苯教仪式来改变自己的面貌,尽力使自己西藏化而取得民间的承认。所谓藏传佛教

就是在与苯教相互对立斗争而又相互影响与渗透中发展起来，带有自己特色的佛教。

苯教崇拜天，认为其初始之王来自天上，死后又返归上天，天神具有极大威力。崇拜自然万物，认为神与鬼怪很多，他们住在天上、地上、地下各处，把住在天上的叫赞(btsan)，住在树林和岩石上的叫“年”(gnyan)，住在河湖、山顶、冰川的叫“鲁”(klu)。对这些精灵鬼怪都必须敬奉，否则就要招灾致祸。此外，他们还供奉五界神(即死亡之神)、地方神、家神、战神及族神，并重杀牲祭神伏鬼。由于苯教宣传的神圣物——各种具体的自然物和自然力、想象中的神灵，成为人们生产生活所依、生存所系的超人间的异己力量，又由于它的具有感性形象的象征系统，易为群众所接受，因而在人与自然斗争能力低下的藏族古代社会里，深深受到群众向往和崇拜，在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册府元龟》记载吐蕃风土时说：“好咒誓，谄鬼神”。《新唐书·吐蕃传》谓：“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咒诅”。由此可见吐蕃社会信奉苯教之盛。

吐蕃后期兴佛灭苯后，苯教虽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挫折，但在一些边缘地区如西藏昌都地区的丁青、三十九族以及西藏与甘、青、川接壤地带的江河源地区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苯教文化的神人血缘一体观、神祇系统、社会性巫术活动，如寄托灵魂的魂山魂湖、拉泽(la btsas)[1]祭、桑烟(bsang mchod)祭[2]、驱祟送鬼、诅咒占卜、招福酬神、堪舆星象等，直到今天在这些地区还普遍见到，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些已和佛教合为一体，或亦苯亦

① 在山顶、垭口堆成石堆作为山神的凭临之所，每年在特定时间内进行祭祀。

② 以香柴、柏枝、野蒿等加上青稞、酥油、糖等点燃供祀。

佛,两面兼容。[①] 这说明苯教文化影响之深。

2. 象雄医术的传入

吐蕃时期在从象雄传入苯教的同时还传入了象雄的医术。苯教教法《九乘》中的第一乘包括了占卜(mo)、星算(rtsis),仪礼(gto)和诊断(dpyad)4个内容。其中"星算"就是青藏高原最初的天文学,"诊断"实际是医学。《象·蕃古代史》(113—114页)说:辛饶的兄弟和弟子等8人曾请辛饶讲授医学,辛饶向他们传授了《十万外治花册》(dpyad vbum khra bo)和《十万药类黑白册》(sman vbum dkar nag)。据说,两者合起来共有不同的疗法21000种。其实践步骤,先是望诊,查找病因;然后是脉诊;再从水诊看利害;然后是看生死界。先看是否有鬼怪作祟,如系鬼怪作祟则以占卜、星算等法驱赶之;如不是鬼怪作祟则采取营养、休养、药物、火炙等相应方法治疗之。该书作者还认为著名的藏医医典《医方四续》(rgyud bzhi)的主要来源就是辛饶氏的这两本医书,因为《医方四续》中有许多象雄语语词如 sle tres"苦参"、da trig"五味子"等,还有有关生活的词所表示的事物也是象雄和蕃地土生土长的。

敦煌文献中有一份关于火炙疗法的写卷(P. T. 127号)[②],卷末写道:"本外科手术,并非出自库藏,而是在搜集所有医方的基础上再综合象雄的疗法而成"。这些都说明藏医曾吸收过象雄医术并与它融为一体。

3. 象雄文与藏文的关系

象雄有自己的语言。古象雄辖区现代大部分都使用藏语。

---

① 参见吴均《论本教文化在江河源地区的影响》,《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

② 此卷原文和译文见罗秉芬、黄布凡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44—59页。

英籍藏裔学者桑木旦·G·噶尔梅说,象雄语在现代还保存在拉达克、库纳瓦里一带[1]。有一本1965年印度德里印制的出自苯教协会编制的《藏语·象雄语词典》是一份用藏文注释象雄语词语的对照词表。其中象雄语词语是用藏文拼写的。除了少数词与藏语相同外,大多数明显地与藏语不同。托马斯(F. w. Thomas)曾认为象雄语属于西藏以西的代词化语言语群。

苯教史籍普遍记载象雄古有文字。但至今尚未看到用象雄文书写的完整的文献材料。据说在苯教寺院中还保存有象雄文和藏文合璧的苯教经典,有一颗象雄王李迷夏的象雄文印玺还保留至今[2]。近年来,从一些发表的论著中,陆续看到转录的象雄文的字形[3],使我们对于象雄古有文字的说法已不再感到虚无缥缈了。《唐会要》说大羊同"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也许是就羊同的早期情况而言,正如新旧唐书说吐蕃"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一样;也许仅指大羊同,并不包括小羊同(唐史对小羊同情况记载很少)。

象雄文字产生的年代难以考察。苯教史籍多说是苯教祖师辛饶米沃且创制,说苯教经典最初由象雄文写成,后来才翻译成藏文。有些文章根据各种资料推算,说象雄文至少产生于2600年前。[4]

藏文的产生,大量藏文史籍都说是公元七世纪时松赞干布

---

① [英]桑木旦·G·噶尔梅《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教义》,西藏人民出版社《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1辑,66页。

② 见才让太《藏文起源新探》,《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③ 同上注145页。另见《象·蕃古代史》94—96页。恰嘎达真《藏文草写体起源考》,《西藏研究》藏文版,1990年第4期,61—62页。德里印《藏语·象雄语词典》封面等。

④ 诺章乌坚《吞米桑布札历史和藏文起源初探》,《西藏研究》藏文版,1983年第3期,53页。

的文臣吞米桑布札去印度学习后仿照梵文的某种字体(有的说是兰杂,有的说是瓦都或芨多等)创制的。在松赞干布前无文字。敦煌写卷 P. T. 1287 Ⅺ号也说"吐蕃以前无文字,此赞普(指松赞干布)时始出现"。但苯教经籍却认为在松赞干布之前即已使用一种古老文字,藏文的有头字(dbu can,楷体)和无头字(dbu med,草体)分别脱胎于象雄文的玛钦体(smar chen)和玛琼体(smar chung)。近年来,藏族学者南喀诺布、才让太等分别著文支持此说。[①] 他们认为松赞干布之前即已使用藏文的根据如下:(1)《嘉言宝库》(legs bshad rin chen mdzod)和《雍仲苯教史》(g-yung drung bon gyi bstan pavi vbyung khung nyung bsdus)记载,在布岱贡杰王时,曾派苯教徒琼波达扎顿、聂黎许达仁、久雪昌和久赤祖 4 人到象雄取经,象雄的苯教师敦君吐钦(ston rgyun mthu chen)和吐蕃的夏惹乌钦(sha ru dbu chen)用象雄语和吐蕃语切磋、研讨,将辛饶的经典,苯教的四门五库中的许多典籍从象雄文翻译成藏文。(2)许多藏文史书都记载了松赞干布之前 32 代赞普的王系、王妃、王臣的主要事迹甚至于年代,如果没有文字,单凭口传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3)《王统世系明鉴》等史书记载松赞干布"自幼熟谙工巧、历算、技艺及五明",《布敦佛教史》说松赞干布自幼会读书信,如果没有文字就谈不上自幼会读书信,就谈不上自幼学习文化了。南喀诺布曾将藏文与梵文、印地文、克什米尔文、波斯文和象雄文做过比较,认为唯有象雄文才最接近藏文,也唯有象雄文字才有可能和藏文有直接渊源关系。

为什么在藏文起源问题上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佛

① 《象·蕃古代史》(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年。

教史籍都说藏文源于印度,是吞米桑布札去印度求学后创制的;苯教史籍都说是源于象雄,在公元7世纪前就使用了。藏族学者才让太认为这与史书作者的宗教立场有关,佛苯二教教徒"出于自己的宗教感情,总是以正统面目出现,极力宣扬自己宗教的正统地位和影响,提高持共同信仰的高僧大德们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贡献,恣意贬低敌对宗教及其历史人物的地位和影响。……这种现象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藏文史料的欠真实性和片面性"[①]。此话有一定道理。关于象雄文、象雄文和藏文的关系、藏文的起源等问题,值得我们在挖掘更多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

原载《西北史地》1996年第1期

① 见才让太《藏文起源新探》,《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下编　藏缅语研究



藏缅语声母对韵母演变的影响

藏缅语族语言韵母元音的演变,有一些是受辅音韵尾 演变影响所致。如舌尖辅音韵尾脱落转化为元音舌位前化、流音韵尾脱落影响元音延长、鼻音韵尾脱落转化为元音鼻化等现象,通过比较藏语书面语和现代藏语方言如拉萨话就可以看到,塞音韵尾脱落转化为元音紧化在彝语支语言中发生过。这些语音演变现象在一些专门性和非专门性的论著和教材中已有所反映。藏缅语韵母元音的演变,除受它后面的辅音影响外,有一些还受到它前面的辅音即声母的影响,这方面尚未引起更多的注意。本文试图通过亲属语言的比较①,对部分藏缅语声母对韵母演

① 用以比较的语言材料主要有藏(书面语,国际音标转写)、嘉戎(马尔康县卓克基)、羌(茂县雅都)、木雅(康定县沙德)、道孚(道孚)、却域(新龙)、扎坝(道孚)、普米(木里)、尔苏(九龙)、纳木兹(木里,与纳木义语为同一种语言)、史兴(木里)、彝(喜德)、纳西(丽江)、怒(自称怒苏)、阿昌(陇川)、载瓦、景颇、缅(书面语,国际音标转写)等十余种。其中却域、尔苏等语言材料由王天习同志记录并提供,嘉戎、缅等语言材料分别引自林向荣、汪大年同志记录的词汇,在此一并致谢!羌、木雅、道孚、扎坝、普米、纳木兹、史兴等语言材料为笔者所记录。除藏语外,其他语言材料引自各有关语言简志,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注明。过去未著文介绍的却域语、扎坝语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部分藏族居民所说的不同于藏语方言的"地脚话",却域语分布于新龙、雅江、理塘等县,扎坝语分布于道孚、雅江两县。此外,道孚语在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民族学报》1983)一文中被称作"尔龚语",据笔者最近了解,它分布于四川省的道孚、丹巴、新龙、炉霍、壤塘、金川、马尔康等县。文中略去各语言点地名或自称,只简称语言名。

变(如元音的紧化、卷舌化、鼻化,单元音复元音化等)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 元音的紧化

我国藏缅语有紧元音的语言,已知的有彝、哈尼、傈僳、拉祜、怒、白、木雅、纳木兹、载瓦、浪速、景颇等语言。已有研究成果①论证彝、哈尼、傈僳、拉祜等彝语支语言的紧元音源于古塞音韵尾的脱落与转化,这个论点是可以成立的。这里要讨论的是紧元音的另一来源,即源于古复辅音声母中某个音素的脱落和影响问题,这种演变在另一些藏缅语中曾经发生过。

以属于羌语支的木雅语为例。木雅语有 7 个紧元音:i̱、e̱、ø̱、ə̱、ɐ̱、a̱、ə̱̃。其中有 6 个与舌位相近的松元音相对立:i̱:i;e̱:e;ø̱:ø;ə̱:ə;ɐ̱:ɐ;a̱:æ。② 另外,ɑ、o 从语音特征上看与松元音是一类,但从来源上看应属紧元音一类,因为木雅语在构词和构形中元音松紧和谐比较严整,a 总是跟紧元音和谐配套,o 可跟松元音但更多的是跟紧元音和谐配套,与松元音和谐的情况大多出现在借词中,这两个元音可能过去是紧元音,后来松化了。

木雅语的紧元音大致出现于下列三种情况:1. 出现于小舌音声母后(由小舌音影响所导致);2. 出现于紧元音韵母词根的前缀或后缀中(由元音松紧和谐规律所导致);3. 出现在非小舌音声母的词根中。前两种可以看成是共时的有条件的变化。第

① 胡坦、戴庆厦《哈尼语元音的松紧》,《中国语文》1964 年第 1 期。戴庆厦《我国藏缅语松紧元音来源初探》,《民族语文》1979 年第 1 期。

② 拙文《木雅语概况》(《民族语文》1985 年第 3 期)所说有 9 个紧元音是将来源为紧元音的 ɑ、o 包括在内。该文将a̱ 写作 a。

三种看不出紧元音出现的条件，只有与同语族一些语言的同源词根作比较，才可看出它的产生与古复辅音声母中某个音素的脱落有关，因为此类紧元音所在音节的单辅音声母，大多与某些亲属语言的复辅音声母相对应。下面的例证显示木雅语紧元音韵母音节对应于羌、嘉戎、道孚、却域、藏（书面语）等语言的复辅音声母音节：

木雅	羌	嘉戎	道孚	却域	藏（书面语）	
(1)le̱^{33}(nə̱^{53})①		tsəla	ɬə(ɣnə)	slə^{55}(mnə^{33})	sla(ba)*②	月亮
(2)pə̱^{24}	ʂpə(sɑ)	(ta)spu	spə	spuə^{55}		脓
(3)tsə̱^{53}		(kɐ)rtshɐs	ʂtsɛ	tso^{55}		鹿
(4)tshə̱^{53}	tshuə	(tə)rtshos	ʂtshe			肺
(5)tə̱^{33}tə̱^{53}		(ka)sto	dʐoŋ dʐoŋ	sto^{55}sto^{33}	soŋ(po)	直
(6)nø̱^{53}			znə			敢
(7)ta̱^{24}	tɑ(wɑ)	(ta)rti	tɕe	(phɔ^{55})tɯ^{55}		帽子
(8)tshuə̱^{53}	tshə(mɑ)		xtɕhə	tshɿ^{55}	tsher(ma)	刺儿
(9)(to^{55})so^{33}	fsi^{55}	(ka)phʃᴇ	(lə^{55})psu^{55}	suə^{55}		磨(刀)
(10)zə̱^{53}		(tə)ktsa	ɣzi			鞋
(11)(nɑ^{33})sə̱^{53}	qhʂəχʂə	(kə)sik	χsə			弄紧
(12)rə̱^{53}	gʐə	(kə)wdi	ɣʙə	bʒɿ^{13}	bʑi	四
(13)tʂhə̱^{55}(mbɐ̱^{55})	ɹəχ	(tə)ru	qrə(mbə)	tʂhɿ^{55}(mbə^{55})	rwa～ru*	兽角

各组同源词根至少有一种语言的声母是复辅音：(1)组 sl（嘉戎语的 tsəla 可能是古声母 * sl 分离的结果）；(2)组 sp、ʂp；(3)组 rtsh、ʂts；(4)组 rtsh、ʂtsh；(5)组 st、sr；(6)组 zn；(7)组 rt；(8)组 xtɕh；(9)组 fs、phʃ、ps；(10)组 kts、ɣz；(11)组 qhʂ～χʂ、χs；(12)组 gʐ、ɣʙ、wd、bʒ、bʑ；(13)组 qr。各组部位相同或

① 无对应关系的语素加括号表示。

② 后加 * 号者为敦煌古藏文写卷（8—9 世纪）中的词语，比 10 世纪后的书面语更为古老。

相近的复辅音声母，保留了比较古老的语音特征。木雅语与之相对应的声母，(1)—(12)失去了古复辅音声母中的前置辅音；(13)可能是古复辅音融合的结果，木雅语中的藏语借词 ȵc^{33} tʂhə^{53}“床”和 ȵæ^{33} tʂhɐ^{53}“鱼鳞”(藏语书面语分别为 ȵal khri 和 ȵa khrab)提示我们，木雅语的 tʂh 极有可能由类似藏语书面语的 khr 或道孚语 qr 那样的复辅音声母演变而来。

木雅语也有一些松元音韵母音节对应于其他语言的复辅音声母音节，其中有一部分声母为 s，这可能是古复辅音声母前置辅音的遗留，或与基本辅音分离为独立的音节，与上述例词丢失前置音的情况不同，因而未造成元音紧化。例如：

木雅	嘉戎	道孚	却域	藏(书面语)	
sə^{53}	(tə)ʃna	sni	ɕȵi^{55}	sna	鼻子
si^{24}	sni(ŋgla)	sȵɛ(lɛ)	ʃɿ^{55}ʃɿ^{55}(phe^{33})	ȵin(mo)	白天
(khi^{33})sø^{55}mæ^{33}		(nə)no	ʂȵõ^{13}	snom	嗅

另外有一些是藏语借词，可能在借入时被借的藏语方言中这些词的声母已由复辅音变为单辅音，因而这些借词中的元音未发生紧化。例如：

	麝香	山歌	神	南	箱子
木雅	lɐ^{53} tsə^{33}	lə^{53}	læ^{53}	lø^{53}	gɐ^{24}
藏(书面语)	gla rtsi	glu	lha	lho	sgam

再以属于缅语支的载瓦语为例。载瓦语有 i̱、e̱、a̱、o̱、u̱ 5 个紧元音与松元音 i、e、a、o、u 相对立，含紧元音的韵母有 43 个。紧元音韵母只能跟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 p、pj、t、k、kj、ts、tʃ，鼻音 m、n、ȵ、ŋ 和边音 l 等声母相结合，不能同送气的塞音、塞擦音 ph、phj、th、kh、khj、tsh、tʃh 和清擦音 f、s、ʃ、x 等声母结合。松元音韵母可以同所有的声母相结合。下面将载瓦语跟各类声

母相结合的紧元音韵母词根与缅、彝、景颇、羌、藏 5 个语支 10 种语言的同源词根做比较：

	(1) 姑娘	(2) 忘记	(3) 鼻子	(4) 穗子	(5) 嘴
载瓦	tsŏ^{21}mji̱^{21}	(to^{51})mji̱^{55}	no̱^{51}	(a^{21})na̱m^{51}	nu̱t^{55}
阿昌	i^{31}n̥ɔ^{31}(女人)	n̥i^{35}	n̥ɔŋ^{55}	(tɕo^{55})n̥am^{55}	n̥ot^{55}
缅(书面语)	tha^{1}mi^{3}(女儿)	me^{1}	hna^{2}(khaŋ^{3})	(sa^{1}pa^{3})hnam^{2}	hnut^{4}(kham^{3})(嘴唇)
景颇	mă^{31}(khon^{33})	mă^{31}(lap^{31})	⟨lă^{55}ti^{51}⟩①	n^{55}(si^{51})	n^{31}(kup^{31})
怒	mi^{31}(a^{31}za^{55})(女儿)	m̥i^{31}(a^{31})	ɬa^{55}(kũ^{55})	n̥a^{35}	n̥ɯ^{21}sui^{55}(嘴唇)
彝	(a^{21})m̩^{33}(女儿)		n̥a^{21}bi^{55}	n̥i^{33}	mi^{21}(pu^{33})(嘴唇)
普米	m̥ə^{33}(dʑa^{35})	(nə^{33})mæ̃^{55}	n̥ə^{33}(gɔ̃^{35})	n̥i^{53}	ȵ̥õ^{35}(噘起的嘴)
却域			ɕȵi^{55}	ɕȵõ^{18}	ɕnə^{55}(mbə^{33})
道孚	sme	(də)rmə	sni	sȵol(mɛ)	
嘉戎	(tə)mi	(kɐ)jməs	(tə)ʃna	(khə)ʃnam	(tə)ʃnos(嘴唇)
藏(书面语)	smos*		sna	sȵe(ma)	

	(6) 心	(7) 炒	(8) 霜	(9) 借(工具)	(10) 七	(11) 软
载瓦	ni̱k^{55}(lum^{21})	ne̱^{51}	ŋa̱n^{51}(phju^{51})	ŋo̱^{21}	ŋi̱t^{55}	ŋjo̱m^{55}
阿昌	n̥a^{55}(lum^{31})		ŋ̊an^{55}	m̥ɔ^{31}	n̥it^{55}	n̥ɔt^{55}
缅(书面语)	hna^{1}(lum^{3})		hnaŋ^{3}(khai^{3})	hŋa^{1}	(khu^{1})hnas^{4}	
景颇	să^{31}(lum^{33})	(kă^{31})ŋau^{33}	⟨khjen^{33}⟩		să^{31}nit^{31}	ŋja^{31}
怒	ʔĩ^{31}(lɔ^{55})	ɬɯ^{35}	hɑ̃˞^{35}		n̥ə̃˞^{55}	n̥a^{53}(a^{31})
彝	he^{33}(ma^{55})		hi^{33}(tɕhu^{33})	hɯ^{33}	ʂɿ^{21}	(i^{34})nu^{33}
普米	xuɐ^{53}	⟨ha^{33}ʑ̥ɔ̃^{55}⟩		(də^{33})n̥i^{35}	n̥ə̃^{35}	
却域	sme^{55}(rmi^{33})	ȵ̥õ^{55}ȵ̥õ^{55}(vi^{55})	sŋə	(ɣɯ^{13})ʂŋo^{33}	sna^{55}	
道孚		rŋə rŋə		rŋi	zȵe	ȵav ȵav

① 无把握确定为同源词的加尖括弧⟨⟩表示。

嘉戎	(tə)ʃnɛ	(ka)rŋo	sŋər	(ka)rŋa	(kə)ʃnəs
藏(书面语)	sɳiŋ	rŋod		rɳa	sɳi(mo)

	(12)	(13)	(14)	(15)	(16)
	月亮	平原	蛙	蚕豆	生长
载瓦	lǒ̱^{55}(mo^{55})	pa̱^{55}	pǒ̱^{21}(kjek^{55})	(san^{21})tu̱^{55}	ko̱^{21}
阿昌	(phǎ^{31})lɔʔ^{33}		phɔ^{31}	(thu^{31})təʔ^{55}	kə^{31}
缅(书面语)	lɑ^{1}	(lwɑŋ^{2})prɑŋ^{2}	phɑ^{2}	(sɑ^{1})tɔ^{2}(pɑi^{5})(豌豆)	kri^{3}(pɑŋ^{3})
景颇	ʃǎ^{33}ta̱^{33}		ʃuʔ^{31}	(san^{21})tu̱^{55}	ko̱^{21}lo^{51}
怒	ɬɑ^{31}		pɑ̱^{55}(ɳɯ^{35}ɳɯ^{35}ɑ^{55})		
彝	ɬo^{21}(bo^{21})	(dʑo^{21})pa^{55}	(ɔ^{34})pa^{33}	(tsha^{21})tu^{55}	
普米	ɬi	〈xu æ̃^{55}〉	pa^{55}(diæ^{55})	〈da^{55}de^{53}〉	(tə^{33})dʑi^{53}
却域	slə^{55}(mnə^{55})	ʂpo^{55}(tho^{13})	spa^{13}		(ta^{55})ɣa^{33}
道孚	ɬə(ɣnə)		spu(ntɕhɛn)		sçe
嘉戎	tsəla		(kha)ʃpa	stok(ti)	(kə)sçə
藏(书面语)	sla(ba)*	spaŋ	sbal(pa)		skje

	(17)	(18)	(19)	(20)	(21)
	星	胆	肺	(水)开	酸
载瓦	kji̱^{51}	(siŋ^{21})kji̱^{51}	tsu̱t^{55}	tsu̱^{51}	tʃi̱n^{51}
阿昌	kʐə^{55}	(saŋ^{21})tɕhi^{35}	(a^{31})tɕhot^{55}	su^{55}	
缅(书面语)	krɑj^{2}	(thɑɳ^{3})khre^{2}	(ɑ^{1})hsup^{4}	hsu^{1}	khjɑɳ̂^{2}
景颇	ʃǎ^{33}kan^{33}	ʃǎ^{31}kʒi^{31}			khʒi^{33}
怒	kɹe^{31}(lɔ^{55})	kɹi^{35}(ɑ^{55})	tshuə̃ɹ^{35}	tsu^{35}	tʂəɹ^{35}
彝	(mu^{33})tɕɿ^{33}	tɕɿ^{33}	tsɿ^{21}(mo^{21})		tɕi^{33}
普米	dʐɿ^{35}	tʂɿ^{55}	tshʉ^{35}	(tu^{33})tʂho^{55}	tɕu^{55}(mə^{53})
却域	skar^{55}(ma^{55})	tʂhi^{55}(kpe^{55})	ʂtsha^{55}(咳嗽)	(tə^{55})tʂha^{33}	ʧɛ^{55}ʧɛ^{33}
道孚	zgre	skrə	ʂtse		
嘉戎	tsəu ri	(təmʤə)kri	(tə)rtshos	(kə)stso	(kə)ʧor
藏(书面语)	skar(ma)	mkhris(pa)			skjur(mo)

以上例词中载瓦语词根都是紧元音韵母。载瓦语与其他语言的声母对应如下：

	载瓦	阿昌	缅	景颇	怒	彝	普米	却域	道孚	嘉戎	藏
(1)	mj	ɲ	m	m	m	m	m̥		sm	m	sm
(2)	mj	ɲ	m	m	m̥		m		rm	jm	
(3)	n	ɲ̥	hn		ɬ	n̥	n̥	ɕɲ	sn	ʃn	sn
(4)	n	n̥	hn	n	n̥	n̥	n̥	ɕɲ	sɲ	ʃn	sɲ
(5)	n	ɲ̥	hn	n	n̥	m	ɲ̥	ɕn		ʃn	
(6)	n	ɲ̥	hn	s-	ʔ-	h	x	sm		ʃn	sɲ
(7)	n			ŋ̊	ɬ			ɲ̥	rŋ	rŋ	rŋ
(8)	ŋ	ŋ̊	hn		h	h		sŋ		sŋ	
(9)	ŋ	m̥	hŋ			h	ɲ	ʂŋ	rŋ	rŋ	rɲ
(10)	ŋj	ɲ	hn	s-n	n̥	ʂ	n̥	sn	zɲ	ʃn	
(11)	ŋj	ɲ		ŋj	n̥	n			ɲ		sɲ
(12)	l	l̥	l	ʃ-t	ɬ	ɬ	ɬ	sl	ɬ	ts-l̥	sl̥
(13)	p		pr				p	ʂp			sp
(14)	p	ph	ph	ʃ-	p	p	p	sp	sp	ʃp	sb
(15)	t	t	t	t			t			st	
(16)	k	k	kr	k-l			dʑ	ɣ	scç	scç	skj
(17)	kj	kʐ	kr	ʃ-k	kɹ	tɕ	dʐ	sk-r	zgr	ts-ɯr	sk-r
(18)	kj	tɕh	khr	ʃ-kʒ	kɹ	tɕ	tʂ	tʂh	skr	kr	mkhr
(19)	ts	tɕh	hs		tsh	ts	tsh	ʂtsh	ʂts	rtsh	
(20)	ts	s	hs		ts		tʂh	tʂh		sts	
(21)	ʧ		khj	khʒ	tʂ	tɕ	tɕ	ʧ		ʧ	skj

从以上对应关系可以看到，与载瓦语单辅音声母相对应的缅、却域、道孚、嘉戎、藏等语言的声母大部分是复辅音。这些复辅音声母的前置辅音大致可分为两类：1.（2）（7）（9）（19）4 组是颤音 r（却域语与之对应的是 ʂ）；2. 其余各组大多数是清擦音，缅语为 h，藏语为 s（（18）例外，与嘉戎语 təmʤəkri 相比，mkhris 可能是其词根 mʤəkri 的缩简形式），嘉戎语为 ʃ、s，却域语为 s、ɕ、ʂ，道孚语为 s、ʂ，（（10）（17）两组为浊擦音 z）。这种比较有规律的对应关系使我们推想以上各组例词的古声母可能都是复辅音，1 型各组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可能是 * r，2 型各组复辅音的前置辅音是一个清擦

音，前置辅音 s 分布的语言较多，可拟测为 * s。

与载瓦语紧元音韵的鼻音声母相对应的阿昌、怒、彝、普米等语言的声母大部分是清化鼻音。藏语的鼻音演变实例（德格话 m̥、n̥、ȵ̥、ŋ̊ 分别来自于古藏语 * sm、* sn、* sȵ、* sŋ，试比较德格话与藏语书面语：m̥ẽ^{55} < sman “药”、n̥a^{53} < sna “鼻子”、ȵ̥ĩ^{55} < sȵiŋ “心”、ŋ̊o^{53} < sŋo “青草” 等）启示我们，这些清化鼻音也极有可能来自于古带前置擦音的鼻音字母。另外，景颇语（6）（10）（12）（14）（17）（18）等例的声母虽然不是复辅音，但声母为 s 或 ʃ 的音节可能是从古复辅音声母中分离出来的，分离出来后，有的失去了基本辅音，如（6）（14）两例，有的将基本辅音保留在第二音节中，如（10）（12）（17）（18）等例。嘉戎语（12）（17）两例也是如此，分离出来另成音节的擦音变为塞擦音 ts。这些对应关系使我们更加相信上述拟测。由此可推断，载瓦语上述例词的声母也经过一个复辅音的阶段，紧元音的产生是古复辅音声母脱落前置音的结果。

载瓦语有一种语法现象可支持这种推断。载瓦语有大批互相对立的自动动词和使动动词，两者声母相同，声调有的相同，有的不同，韵母都不相同，自动动词韵母为松元音韵，使动动词为紧元音韵，如 tso^{31} “吃”：tso̱^{31} “使吃”；liŋ^{51} “旋转”：l i̱ŋ^{51} “使旋转”；tsuŋ^{51} “坐”：tsu̱ŋ^{51} “使坐” 等。古藏语表示使动手段之一，是在自动动词或形容词词根前加前缀 s-，例如：ȵal “睡”：sȵol “使睡下”；gom “习惯”：sgom “修习”；ȵuŋ “少”：sȵuŋ “使减少”；riŋ “长”：sriŋ “延长” 等。用这种手段区别的自动动词（或形容词）和使动动词，有一些与载瓦语用松紧元音区别的自动动词（或形容词）和使动

动词有对应关系。例如：

	沉	使沉没	黑	弄黑
载瓦	nop²¹	nop̱⁵⁵	noʔ²¹	noʔ̱⁵⁵
藏（书面语）	nub	snub	nag	snags（弄污）

由此可设想，载瓦语大部分使动动词的古声母也曾有过前置辅音＊s，由于＊s脱落转化为韵母元音紧化，于是这部分动词区别自动和使动的手段便由松紧元音的对立取而代之了。

有一种意见认为载瓦语松紧元音的对立与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有关，浊声母音节转化为松元音音节，清声母音节转化为紧元音音节[①]。从上列21组藏缅语同源词根来看，其古声母有清也有浊，（13）—（21）组声母的基本辅音为塞音、塞擦音，虽然多为清音，但（14）组藏语书面语声母为sb，（16）组普米语为dʑ，却域语为ɣ，（17）组道孚语为zgr、普米语为dʐ，不能排除其古声母基本辅音有为浊音的可能。（1）—（12）组较明显地显示了其古声母的基本辅音为浊鼻音和浊边音，载瓦语这些声母并未清化。虽然与载瓦语浊鼻音相对应的阿昌、怒、彝、普米等语言的鼻音有许多已清化，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能由此推论载瓦语这些声母中的鼻音、边音也曾经历过清化阶段。因为古带前置音＊s～＊r的复辅音并不是只有一种演变途径，如古藏语sn在现代德格话里演变为n̥（s影响n清化，本身脱落），而在拉萨话里演变为n（s影响音节由低调变高调，本身脱落），这是平行的而不是一前一后的两条途径。何况阿昌等语言鼻音的清化，通过与古藏语的比较，也很可能来源于古前置擦音＊s的影响[②]。因此，

① 见戴庆厦《我国藏缅语族松紧元音来源初探》，《民族语文》1979年第1期。

② 见戴庆厦《阿昌语的清鼻音》，《民族语文》1985年第2期，结束语。

从根本上来说，载瓦语紧元音的产生还是与古前置擦音 * s 的脱落有关。

木雅语和载瓦语古复辅音声母的前置辅音脱落影响韵母元音紧化，中间可能经过一个变喉塞音的阶段。（6）组怒语 ʔɪ̃^{31} lɔ^{55} “心”第一音节的声母说明了这种演变的可能性。藏语甘德话次浊辅音前面的喉塞音即由古藏语不同的前置辅音演变而来，如 ˀŋu<dŋul “银”、ˀŋ̊a<rŋa “鼓”、ˀŋa<lŋa “五”、ˀleˀ<klag “雕”、ˀla<gla “工钱”、ˀjə<g-ju “松耳石”等[①]，进一步说明有这种演变的可能性。喉塞音发音时喉头肌肉紧张持续到发元音阶段，容易导致元音紧化。白语马登话自成音节的紧元音韵母前都伴随有喉塞音，如 ʔɑ̱^{33} “鸭”、ʔo̱^{33} “浇”、ʔə̱^{33} “骂人”等[②]，说明喉塞音声母与紧元音韵母有并存的可能。在喉塞音 ʔ 脱落后，紧喉作用便作为元音特征保存下来。彝语支语言由促声韵转化为紧元音，中间也可能经历过塞音韵尾弱化为喉塞韵尾并与紧元音同时存在的阶段，如哈尼语 le̱ˀ^{31} “追”、sa̱ˀ^{31} “蒸汽”等和阿细彝语 n i̱ ˀ^{31} “饿”、dzo̱ˀ^{31} “花椒”等[③]，汉语“江淮方言苏北有些地方的入声韵尾-ʔ 弱化为喉部肌肉之紧缩”[④]，这些情况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喉塞音有影响元音紧化的可能。

二　元音的卷舌化

藏缅语中有许多语言有卷舌元音，有的语言卷舌元音只出

---

① 引自张济川《藏语拉萨话声调分化的条件》，《民族语文》1981 年第 3 期。
② 李绍尼（白族）同志提供。
③ 见戴庆厦《我国藏缅语族松紧元音来源初探》，《民族语文》1979 年第 1 期。
④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1960 年。

现在借词中，如道孚语 liəʴ “梨儿”、木雅语 li^{33} əʴ^{24} “梨儿”、贵琼语 əʴ^{55} tsɿ^{31} “耳子”（即“木耳”）等，这个卷舌元音无疑是借自汉语。固有词中有卷舌元音的藏缅语，已知的有羌、尔苏、纳木兹、史兴、彝（禄劝、石屏等方言）、白（大理、碧江等方言）、纳西、怒（怒苏）等语言。有的语言卷舌元音达 9 个之多，有的只有 1 个卷舌元音。

下面着重分析羌、尔苏、纳西等语言卷舌元音的由来。

羌语有 ɪʴ、ɛʴ、æʴ、aʴ、uʴ、əʴ、æ:ʴ、a:ʴ u:ʴ 等 9 个卷舌元音，含卷舌元音的韵母共有 32 个。下面是羌语与嘉戎、道孚、藏等语言同源的部分词根，羌语这些词根中的韵母都含有卷舌元音：

羌	嘉戎	道孚	藏（书面语）	
əʴ(pɑtʂ)	(ʃa)rə	rə(ra)	rus	骨头
kuʴkuʴ			kruŋ kruŋ	鹤
qhəʴ	khri		khre(小米)	米
khəʴ		qhra	khra khrum(粗颗粒)	粗(粉)
(dɛ)gɛʴ	(kanə)gral	gran(ftsu)	gral(行列)	排列
(tɕu)khuʴ	khrok	skhro	grog(ma)	蚂蚁
ʁuɑʴ	(kɐ)kor	ʁu	grogs	帮助
puəʴ			spra(ba)	火绒
guɛʴ			rgod*(武士)	兵
ʁəʴ	rɟjɐ	rɟja	rgja	汉族
gəʴ		krə kra	rgjud	筋
khɛʴ	pərjɐ	rjə	brgja	百
khɛʴ	wərjət	rjɛ	brgjad	八
ʁuɛʴ		lʁu	lkug(pa)	哑巴
(sə)qɑ:ʴ	soŋlə	ɕhare	sog le	锯子

上列例词羌语的卷舌元音韵母音节都与藏语书面语声母含 r～l 的音节相对应，藏语 sog le“锯子”一词前音节韵尾 g 与后音节声母 l 连读时，也像是二合复辅音。嘉戎语和道孚语大部分例词词根声母也含有 r～l，嘉戎语 kɐkor“帮助”对比藏语 grogs，其词根 kor 的韵尾 r 可能由原声母分离出来。根据上列例词的对应关系，我们推测羌语的卷舌元音是来自于古声母中舌尖流音 * r～ * l 的转化。 * r～ * l 在转化前可能经过一个弱化为半元音 ɹ 然后再移位至韵尾带动元音卷舌化的阶段。这一演变方式在现代羌语动词形态变化中仍然可以看到：羌语声母为 ʐ～ʐg～ʐm 的动词词根当附加前缀后处于第二音节时，ʐ 便弱化为 ɹ，如 ʐgε“开(门)”，加上表过去时的前缀 dε-后，ʐgε 便变为 ɹgε。如果整个音节弱化，声母 ʐ～ɹ 便失去声母地位而成为促使前缀元音变为卷舌元音的因素，其后面的元音也同时消失，如：ʐək“取”，dɑ＋ʐək→dɑ^{ɹ}k“已取”；ɹε“打场”，ε＋ɹε→ε^{ɹ}“已打场”。

尔苏语有 i^{ɹ}、y^{ɹ}、e^{ɹ}、ε^{ɹ}、a^{ɹ}、u^{ɹ}、ɯ^{ɹ}、ə^{ɹ} 等 8 个卷舌元音，其由来至少有一部分与羌语很相似。请看下列几组同源词根：

尔苏	道孚	却域	藏(书面语)	
pe^{ɹ35}	(mdʐe)mdʐə	mdʐʅ^{13}(ri^{55})	nbru	粮食
(tsʅ^{11})ba^{ɹ35}(麻绳)		ptʂʅ^{13}	nbreŋ(pa)	牛皮绳
kə^{ɹ11}	skrə	tʂhi^{55}(kpe^{55})	mkhris(pa)	胆
kə^{ɹ35}	zgre	skar^{55}(ma^{55})	skar(ma)	星
(dε^{11})gu^{ɹ35}	ɣroɣro	ru^{13}ru^{33}		干的
gy^{ɹ35}	krəkra	tʂy^{55}	rgjud	筋
mu^{ɹ35}	lȵi	(m̥ə^{55})rme^{55}		尸体
(nε^{11}gi^{ɹ35})	(nə)ʁle	lue^{13}le^{55}	log(pa)	(墙)倒

以上道孚、却域、藏等语言与尔苏语相对应的词根声母大部分含有流音 r～l，有些声母未含 r～l 而含卷舌塞擦音。从藏语方言和其他藏缅语的演变来看，塞音带后置辅音 r 的复辅音演变为卷舌塞擦音是很常见的现象，如藏语书面语＞拉萨话：khri＞tʂhi^{55}“宝座”、gro＞tʂho^{13}“麦子”。因此，道孚语的 mdʐə 和却域语的 mdʐʅ^{13}、ptʂɛ^{13}、tʂhi^{55}、tʂy^{55}等音节的古声母都可能含有 r。对比道孚语的 zgre“星”，却域语和藏语 skar 的韵尾 r 可能原为声母的后置辅音，后移位作韵尾。由此可推测，尔苏语上述例词卷舌元音音节的古声母可能也是含有 * r～ * l 的复辅音，其卷舌元音也是 * r～ * l 转化的结果。

纳西语只有一个卷舌元音 ər①，但出现频率很高，其来源类似羌语、尔苏语。下面是纳西语卷舌元音词根与怒、阿昌、缅（书面语）、却域、道孚、嘉戎、藏（书面语）等语言同源的词根例证：

	写	白	解开	脓	苍蝇
纳西	pər^{55}	phər^{31}	phər^{31}	mbər^{31}	mbər^{33}(lər^{55})
怒	pio^{53}	〈bɑ^{55} bɑ^{31}〉	phʴi^{35}(khɹa^{31})	bə̃ʴ^{35}	pɹə̱^{53}
阿昌		phʐo^{55}	phi^{55}	pʐəŋ^{55}	phɔp^{55}
缅（书面语）	re^{3}	phru^{2}	phre^{2}	praɲ^{2}	jaŋ^{2}
却域	rɛ^{55}	ptʂho^{55} ptʂho^{55}			pu^{55}(ɕa^{55})
道孚	ra	phruphru	(ɣə)phrə		vu(za)
嘉戎					(kə)wɐs
藏（书面语）	bri		phral(分开)		sbraŋ(bu)

	吓	肺	洗	长	绳子
纳西	tʂər^{55}	tʂhər^{55}	tʂhər^{33}	ʂər^{31}	ər^{31}
怒	gɹu̱^{53}	tshuə̃ʴ^{55}	tɕhi^{55}	xʴɯ^{31}	bə̃ʴ^{35}(lə̃^{35})

① 据《纳西语简志》，ər 相当于汉语拼音方案的 er[ɚ]。

阿昌	ʐoʔ^{55}	(a^{31})tɕhot^{55}		səŋ^{55}	
缅(书面语)	krɔk^{4}	(ɑ^{1})hsup^{4}	hljɔ^{2}	hrɑɲ̊^{2}	kro^{3}
却域	(ɣa^{13})ʃʧa^{55}		tʂʅ^{13} tʂo^{55}	(qa^{33})ʂsʅ^{55}	ptʂɛ^{13}
道孚	scçɛr	ʂtse	rʁe		(stɕə)bri
嘉戎		(tə)rtshos	(ka)rʧi	(kə)skrᴇɴ	(tə)brᴇ
藏(书面语)	skrag		nkhrud	riŋ、sriŋ (延长)	nbreŋ(pa) (牛皮绳)

从以上例词可见,与纳西语 ər 韵母音节相对应的其他语言音节的声母大部分含有 r～ʐ～ɹ 音素,怒语有几个词根的韵母也是卷舌元音。由此可推测,纳西语上述例词的古声母可能也是含有 * r～ * ʐ～ * ɹ 的复辅音,卷舌元音 ər 可能也是由声母中的卷舌辅音转化而来。

三 元音的鼻化

藏缅语族有鼻化元音的语言很普遍。鼻化元音大多来自于古鼻音韵尾和汉语或藏语借词鼻音韵尾的转化。但有些藏缅语的部分鼻化元音的来源则与声母的影响有关,例如怒语南部方言喉擦音声母后面的鼻化元音韵母音节与北部方言以及阿昌、却域、嘉戎等语言声母的基本辅音为鼻音的音节有对应关系:

	霜	红	低	歪	二
怒(南部)	hɛ̃^{35}	hĩ^{55}	hiɔ̃^{55}	hiɛ̃^{31}	ɦĩ^{35}
怒(北部)	ŋ̊ɛ^{31}	ɲe^{31}	ɲ̥ɔ̃^{55}	ŋ̊e^{55}	nɛ^{31}
阿昌	ŋ̊an^{55}	na^{55}	ɲ̥on^{55}	mai^{21}	
却域	sŋə^{55}	ɲ̥e^{55} ɲ̥e^{33}	ɣme^{33} ɣme^{55}		ɲ̥i^{55}
嘉戎	sŋɐr	(kəwə)rnᴇ	(kə)ŋmɐn		(kə)nᴇs

韵母元音鼻化过程可能发生在鼻音声母尚未变为喉擦音之

前。羌语支有些语言鼻音声母后面的元音总伴随有轻微的鼻化，如贵琼语 na^{31}“鸡”中的 a 按严式标音应记作 ̃a，其鼻化过程并未贯穿于元音发音过程的始终，只是发完鼻音声母之后软腭未及时上升罢了，但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使元音变为真正的鼻化元音。贵琼语 ȵ̥ĩ^{55} hĩ^{55}“红”的元音才是真正的鼻化元音，对比木雅语的 ni^{55} ni^{33}“红”、扎坝语的 ȵi^{55} ȵi^{33}“红”，古贵琼语的“红”可能也是叠音词，第二个音节在变 hĩ^{55} 之前可能有过一个变 ȵ̥ĩ^{55} 的阶段。

鼻音声母影响韵母元音鼻化的现象在羌、彝两个语支的语言中较为常见。下面再看纳木兹、史兴等语言的几组例词：

	人	毛	炒	金子	青菜	穗子
纳木兹		hũ^{31}	hũ^{33} hũ^{35}	hæ̃^{53}		
史兴	hĩ^{53}		hũ^{53} hũ^{31}	hæ^{35}	hõ^{53}	hã^{55} ȵi^{31}
木雅	mə^{33}（ni^{55}）	mo^{24}	（khu^{53}）ŋu^{53}	ɴa^{53}		
普米	mə^{53}	m æ̃^{53}		ŋæ^{55}	ɕ ẽ^{35}	ṇĩ^{53}
却域	m̥ə^{55}	m̥e^{13}（rie^{55}）	ȵ̥õ^{55} ȵ̥õ^{55}（vi^{55}）	ŋ̊ə^{55}		ɕȵoŋ^{13}
藏（书面语）	mji*	smoŋs*	rŋod		sŋo	sȵe(ma)

木雅、普米、却域、藏等语言以上各组词根声母都是鼻音或以鼻音为基本辅音的复辅音，藏语声母大多数有前置音 s～r，却域语的声母大多是清化鼻音，这些都暗示了纳木兹、史兴等语言上述例词词根的古声母可能是带有前置音的鼻音。元音在鼻音影响下鼻化（史兴语的 hæ^{35}“金子”的韵母是口元音，对比纳木兹语的 h æ̃^{53}，可能也经历过元音鼻化的阶段），鼻音又在前置音的影响下口音化，变成了喉擦音。

四 单元音复元音化

复元音韵母在藏缅语族语言的韵母系统中分布很不平衡。

羌语支语言普遍有复元音韵母，一般有二、三十个，羌语的复元音多达 51 个；藏语安多方言没有复元音，卫藏和康方言有少到两个多至十五、六个不等的复元音。景颇语支、缅语支复元音较少，彝语支就更少。藏缅语复元音产生的原因较复杂，以藏语来说，有韵尾影响、音节减缩、元音变异、声母影响等数种。[①] 来自声母的影响多半与古复辅音声母中某个音素的转化和移位有关。

以木雅语为例。木雅语有 16 个复元音，全部是带 u 介音的二合元音。在与藏语有同源或借贷关系的词根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词根复元音韵母的介音 u 是来自古声母中双唇塞音的弱化和移位。试比较：

	(1)	(2)	(3)	(4)
	声音	山歌	挂	十
木雅	kɐ^{53}	lə^{53}	(thi^{55})kuɐ^{33}	tɕuə^{53}
藏(书面语)	skad	glu	bkal	btɕu

(1)(2)组木雅语单元音韵母音节对应于藏语无 b 声母音节，(3)(4)组木雅语复元音韵母音节对应于藏语有 b 声母音节，可见木雅语复元音韵母中的介音 u 可能源于古声母中的双唇浊音 *b。这种演变大约要经过三个过程：第一步，*b 弱化为 w，如木雅语将藏语地名 sa bde 说成 sɐ ʷde，其中的 w 很不稳定，很轻微；第二步，将 w 的发音特征之一——圆唇化移至后面的辅音，这在发舌尖辅音时特别明显，如 ts̫hə̱^{24}“老鼠”；第三步，在其他辅音后，w 的圆唇化特征再后移，并受后面的元音影响而带音，这样便形成 u 介音并与后面的元音组合成复合元音。但是

① 参见瞿霭堂《藏语的复元音韵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

这种复元音仍然有别于汉语北京话那样的复元音，特点是介音 u 的发音过程特别短。

木雅语与藏语的另一种对应表明木雅语古声母中双唇塞音的两重变化：一方面弱化为 w 并移位变作介音 u，一方面与后置辅音 r～j 融合为塞擦音。例如：

	北	练	半	抬	弄断
木雅	tɕuɑ̃^{24}	(khə^{33})tɕuɑ^{24}	tɕhue^{53}	(tə^{55})tɕuɐ^{53}	(nɐ^{33})tʂhuɐ^{53}
藏(书面语)	bjaŋ	sbjaŋ	phjed	bkjag	phral(使分开)
	岩石	米	(线)断		牛皮绳
木雅	tʂuɑ^{24}	ndʐue^{53}	(nɐ^{55})ndʐuɐ^{53}		ndʐuə̠^{53}
藏(书面语)	brag	nbras	nbral(分开)		nbreŋ(pa)

以上是复辅音声母中的前置辅音或基本辅音影响韵母的单元音复元音化的例证。另有一种是复辅音声母中的后置辅音转化为介音与韵母元音合成为复元音，如比较藏语书面语和藏语亚东话，可以看到后置辅音 j～r 变为介音 i 的例子：①

	做	半	蛇	抢
书面语	bja	phjed	sbrul	phrog
亚东话	phia^{13}	phieʔ^{53}	piu^{13}	phiuʔ^{53}

普米语一些自由变读现象，反映出双唇塞音后的辅音 r 除与双唇塞音融合成舌尖后塞擦音外，同时 r 还变为介音 u。例如：

拉	值(多少钱)	公牦牛	升子	马鞭
(khə^{33})pro^{35}	(də^{33})phrə^{53}	brɔ̃^{35}	bræ̃^{35}	brə^{33}(ɕæ^{55})
～(khə^{33})tʂuo^{35}	～(də^{33})tʂhuə^{53}	～dʐuɔ̃^{35}	～dʐu æ̃^{35}	～dʐuə^{33}(ɕæ^{55})

① 转引自瞿霭堂《藏语韵母的演变》，《中国语言学报》1983 年第 1 期。

比较羌语麻窝话和桃坪话，还可以看到后置辅音 l 转化为介音 u 的例子：[①]

	小麦	迟到	他们	老鹰
麻窝话	ʁlə	ʁlɑ	thaχlɑ	χlu
桃坪话	ʁuə^{231}	ʁue^{33}	tha^{55} χuɑ^{55}	χuɑ^{55}

藏缅语许多语言的元音因为受到首尾两头辅音的影响，在历史演变中往往变异很大。深入研究藏缅语声母对韵母元音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寻找和发现语音对应规律，识别同源词，有助于藏缅语历史比较研究的深入进行。以上只就部分藏缅语声母影响韵母元音紧化、卷舌化、鼻化和单元音复元音化等几类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如果从这一方面去研究更多的藏缅语，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元音音变源于声母变化的现象。

原载《中国语言学报》1991 年第 4 期

① 转引自孙宏开《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中国语言学报》1983 年第 1 期。

藏缅语的情态范畴

一　情态范畴的概念

情态范畴是指表现说话人对自身的动作行为与主观意识的关系以及说话人对他身动作行为的感知情况等语法意义的概括。

笔者在以往所写的文章[①]中，在把“语气”与“式”分成两个范畴的前提下，借用“语气”这个术语来描述情态范畴。为避免与一般通用的语气/式范畴相混淆，参考国外语言学对这一范畴所用的术语[②]，现将这一范畴改称为情态范畴，并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如上定义。

二　我国藏缅语情态范畴的类别

我国藏缅语族中形态变化较丰富的语言，如藏、羌、景颇等

① 见拙文《木雅语概况》（《民族语文》1985 年第 3 期）、《扎坝语概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 年第 4 期）、《道孚语语音和动词形态变化》（《民族语文》1990 年第 5 期）等。

② 见廖秋忠《〈语气与情态〉评介》，《国外语言学》1989 年第 4 期。

语支的语言，一般都有情态范畴。综合我国藏缅语情态范畴的类别有如下数种：①

1. 自控情态与非自控情态

自控情态指说话人叙述自己能用主观意识控制的动作行为的情态，非自控情态指说话人叙述自己不能用主观意识控制的动作行为和他身的动作行为的情态。在句子中前者主语为自称(第一人称)，作谓语的动词用自主动词；后者主语为自称时，谓语动词用不自主动词，主语为他称(第二或第三人称)时，谓语动词不论自主与否。不同情态各用相应的语法形式来表示。例如藏语拉萨话将行体的自控情态与非自控情态：

ŋa¹³ tʂo¹¹-ki⁵⁵ jĩ.② 我将去。
我 去(后缀) (动助词)
ŋa¹³ ɕoː⁵⁵-ki⁵⁵ ʐe. 我将输。
我 输(后缀) (动助词)
khõ⁵⁵ tʂo¹¹-ki⁵⁵ ʐe. 他将去。
他 去(后缀) (动助词)
khõ⁵⁵ ɕoː⁵⁵-ki⁵⁵ ʐe. 他将输。
他 输(后缀) (动助词)

上述第一个例句与后三个例句的动助词的不同，显然不是区别人称，而是区别自控与非自控。

2. 自觉情态与不自觉情态

自觉情态指说话人叙述自己能控制的动作行为是在自觉的状态中进行的；不自觉情态指说话人叙述自己能控制的动作行

① 以下所用语言材料，除说明出处的外，均为作者亲自调查记录。
② 拉萨话轻声不标调，下同。

为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亦即失去主观意识控制的状态)下进行的。在句子中,两者的主语都是自称,谓语动词都是自主动词,用相应的语法手段来区分这两类不同的情态。例如藏语拉萨话:

ŋɛ^{132} tĩ^{11}tʂɛ^{52} ɕɛ^{52} jø. 我这样说了。
我 这样 说 (动助词)

ŋa^{13} ʐa^{132} si^{13} nɛ tĩ^{11}tʂɛ^{52} ɕɛ^{52} ɕa. 我酒醉后,这样说了。
我 酒 醉(连词) 这样 说 (动助词)

自觉情态与不自觉情态,分别在动词后加 jø(动助词)与 ɕa(动助词),作为区别手段。

3. **现知情态与早知情态**

现知情态指说话人所叙述的正在进行或已经进行的动作行为是刚刚发现的(凭目睹或听觉、感觉察觉到),早知情态指说话人所叙述的正在或已经进行的动作行为是早已知晓或间接听说的。在句子中,主语一般是他称,有的语言也有主语是自称的。作谓语的动词则不论自主与否。如藏语拉萨话:

tɕhi^{55}lo^{52} la tɕha:^{55}pa^{55} phəp^{11} -ki^{55} tu.
外面 (处所格助词) 雨 降落 (后缀)(动助词)
外面在下雨。(眼见或听到雨声)

khõ^{55} ɲe^{11}tɕa:^{55} lop^{55}tɕoŋ^{52} tɕhe^{11}-ki^{55} jo:^{132}ʐe.
他 近来 学习 做(后缀) (动助词)
他近来在学习。(早知或听说)

khõ^{55} tɕhĩ^{52} sõ. 他去了。(眼见或听见脚步声)
他 去(动助词)

khõ^{55} tɕhĩ^{52}-pa ʐe. 他去了。(早知或听说)
他 去(后缀)(动助词)

前两句是对比进行体的现知与早知情态，后两句是对比已行体的现知与早知情态。各用不同的动助词表示。

4. **过程情态与结果情态**

过程情态指说话人目睹或强调已作动作行为的过程；结果情态指说话人目睹或强调已作动作行为的结果。在句子中，其主语可以是自称，也可以是他称，作谓语的动词表结果情态的大多是及物动词，表过程情态的则不限哪类动词。例如藏语拉萨话：

ŋɛ^{132} ji^{11}ke^{55} tɕi^{52} tʂhi^{132}-pa jĩ.
我 信 一 写（后缀）（动助词）
我写了一封信。（着重叙述写的动作）

ŋɛ^{132} ji^{11}ke^{55} tɕi^{52} tʂhi^{132} jø.
我 信 一 写 （动助词）
我写好了一封信。（着重叙述写好的信）

如将上面两个句子的主语换成第三人称代词，动助词也要跟着变换。如：

khõ^{55} ki ji^{11}ke^{55} tɕi^{52} tʂhi^{132} sõ.
他 （施事格助词） 信 一 写 （动助词）
他写了一封信。（看见他写的动作）

khõ^{55} ki ji^{11}ke^{55} tɕi^{52} tʂhi^{132} ɕa.
他 （施事格助词） 信 一 写 （动助词）
他写好了一封信。（看见他写的信）

前后各两句分别用不同的动助词区分自称和他称的过程情态与结果情态。

5. **亲见情态与非亲见情态**

亲见情态指说话人叙述的他人的动作行为是亲眼目睹或新

近发现的。非亲见情态是指说话人叙述的他人的动作行为是非亲见或是听说的。在句子中,其主语一般为他称,谓语动词不限于哪一类。例如嘉戎语梭磨话[①]:

wu³³jo⁵⁵　nə³³-nŋɛm¹³.　他病了。
他　(前缀)病了
wu³³jo⁵⁵　na³³-mŋam¹³.　他病了。
他　(前缀)病了

第一句是亲见情态,第二句是非亲见情态,用动词已行体前缀和动词词根中的元音屈折手段区分。

还有一种亲见、未亲见情态不是指看见动作的全过程与否,而是只指看见动作的起首与否,说话人看见动作起首的是亲见情态,未见动作起首的是非亲见情态。例如道孚语格什扎话[②]:

ma　ga-ʐe.　下雨了。
雨　(前缀)下
ma　ga-ʐe　-si.　下雨了。
雨　(前缀)下(后缀)

第一句是亲见情态,用零形式表示。第二句是非亲见情态,用后缀-si 表示。

6. **听说情态与非听说情态**

听说情态是指说话人所叙述的他人的动作行为是听说的,非听说情态是指说话人所叙述的他人的动作行为不是听说,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如亲见或推测)得知的。在句子中,其主语只限于第三人称,动词不限于哪一类。如羌语就有听说情态与亲

① 本文嘉戎语梭磨话例句为严木初同志提供。
② 这一现象及格什扎话例句为多尔吉同志提供。

见情态的对立。例如：

mieχa məj de-ɬie ji. 晚上下了雨了。
晚上 雨 （前缀）下 （动助词）
mieχa məj de-ɬie. 晚上下了雨了。
晚上 雨 （前缀）下

听说情态，以动助词 ji（由动词 ji“说”虚化而来）表示。亲见情态，以零形式表示。

以上类别，其情态概念场都包含了两两对立的情态。有的情态概念场，包含了三种彼此互相对立的情态。如扎坝语的情态范畴除了有听说、亲见情态外，还有测知（推测而知）情态，三者是平行的。普米语除了有亲见、测知情态外，还有闻知情态（说话人从听到动作的声音得知动作的进行），三者也是平行的。

三 情态范畴与其他语法范畴的关系

藏缅语普遍有“体”范畴。各种情态类别与体范畴，特别是与体范畴中的已行体或完成体关系最密切。有情态范畴的语言，以上六类情态都可能在已行体或完成体中体现，进行体只可能有现知与早知、亲见与非亲见、听说与非听说、自控与非自控等情态类别，将行体只可能有自控与非自控情态。

情态范畴与人称范畴的关系也很密切，一般是他称特别是第三人称可能有现知与早知、亲见与非亲见、听说与非听说等情态类别，自称有自控与非自控、自觉与不自觉等情态类别，过程与结果情态则自称和他称都可能体现。

情态范畴与动词的自主和不自主、及物与不及物类别也有关系。如表示自控情态均需用自主动词；表示非自控情态，如主

语为自称则需用不自主动词，如主语为他称所用动词则不论自主与否。表示结果情态，一般用及物动词，因为及物动词可带宾语，可体现结果。但有的语言也可用不及物动词，只要说话人认为有一个动作的实体存在，便可用结果情态。例如藏语拉萨话：

khõ[55] le[52] ɕa. 他来(到)了。
他 到达 (动助词)

le[52]是不及物动词，ɕa 表结果情态。这里说话人强调的是看到了已经来到的他，而不是他来到的动作。

一种语言如有几种情态类别，这些情态类别有的是平行关系，有的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大套小不同层次的分合关系。如藏语拉萨话，在自控情态之下才有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分，在非自控情态之下，才有现知与早知的区分。

藏缅语往往没有单独的语法形式来表现单一的情态意义，而是一种情态与另一种情态或一种情态与另一种或几种语法范畴纵横交错在一起共用一种语法形式来表示。也就是说，一种语法形式往往综合表示多种情态再加其他语法范畴意义。其常见的语法手段有：在做谓语的动词上加附加成分(前缀和后缀)、加助词或动助词(由表判断、存在、停止、趋向等意义的动词虚化而来)、动词或附加成分的内部屈折等。一些语言往往不是单纯用一种语法手段，而是同时用几种语法手段来表示几种综合在一起的语法意义。下面以藏语拉萨话为例，将其情态范畴(包括自控与他控、自觉与不自觉、现知与早知、过程与结果)与体范畴(将行、进行、已行)以及人称范畴(自称与他称)等意义的综合表现形式列表于下，从中可窥见情态系统的复杂性。

人称 / 情态 / 体		他称			自称
		非自控			自控
体		早知	现知	不自觉	自觉
已行	结果	joː^{132}ʐe（动助词）	ɕa（动助词）		jø（动助词）
已行	过程	-pa ʐe（后缀）（动助词）	sõ，tɕhũ（动助词）	/	-pa jĩ（后缀）（动助词）
进行		-ki joː^{132}ʐe（后缀）（动助词）	-ki^{55}tu（=ki^{52}）（后缀）（动助词）	/	-ki^{55} jø（后缀）（动助词）
将行		-ki^{55} ʐe（后缀）（动助词）		/	-ki^{55} jĩ（后缀）（动助词）

以上将行体的自控情态形式-ki^{55}jĩ与非自控情态形式-ki^{55}ʐe对立，（见二、1. 的四个例句）；进行体的自控情态形式-ki^{55}jø与非自控情态形式-ki^{55}tu/-ki^{55}joː^{132}ʐe对立，例如：

ŋa^{13} lop^{55}tɕoŋ^{52} tɕhe^{11}-ki^{55} jø. 我在学习。
我 学习 做

ŋa^{13} na^{13}-ki^{52}. 我正在生病。
我 病

khõ^{55} lop^{55}tɕoŋ^{52} tɕhe^{11}-ki^{52}. 他在学习。
他 学习 做

已行体的自控・过程情态形式-pa jĩ与非自控・过程情态形式-pa ʐe/sõ～tɕhũ对立。

例如：

ŋa^{13} tɕhĩ^{52}-pa jĩ. 我去了。
我 去

ŋa^{13} na^{13} tɕhũ. 我病了。
我 病

khõ^{55} tɕhĩ^{52}-pa ʐe. 他去了。

他　　　去

khõ⁵⁵　tɕhĩ⁵²　sõ.　他去了。

他　　　去

已行体的自控·结果情态形式 jø 与非自控·结果情态形式 joː¹³²ʐe/ɕa 对立,例句见二、4 的第二、四例;已行体·自控自觉情态形式 jø 与自控·不自觉情态形式 ɕa 的对立,例句见二、2 的两例;进行体现知情态形式-ki⁵⁵ tu(=ki⁵²)与早知情态形式-ki⁵⁵joː¹³²ʐe 对立,例句见二、3 的第一、二例;已行体过程·现知情态形式 sõ、tɕhũ与过程·早知情态形式-pa ʐe 对立,例句见前例。

已行体结果·现知情态形式 ɕa 与结果·早知情态形式 joː¹³²ʐe对立,见二.4 的最后一例与下例:

khõ⁵⁵　ki　ji¹¹ke⁵⁵　tɕi⁵²　tʂhi¹³²　joː¹³²　ʐe.

他　(施事格助词)　信　一　写

他写好了一封信。

已行体自觉·过程情态形式-pa jĩ与自觉·结果情态形式 jø 对立,例句见二、4 的前两例;已行体现知·过程情态形式 sõ 或 tɕhũ与现知·结果情态形式 ɕa 对立,见二、4 的后两例。

已行体早知·过程情态形式-pa ʐe 与早知·结果情态形式 joː¹³²ʐe 对立,见下例和上例。

khõ⁵⁵　ki　ji¹¹ke⁵⁵ tɕi⁵² tʂhi¹³²-pa ʐe. 他写了一封信。

他(施事格助词)信　一　写

四　不同语言在情态系统上的差异

我国藏缅语族中藏、羌、景颇等语支的语言,一般都有情

态范畴。但各语言情态范畴的类别有多有少，情态系统不尽相同。如上所说，藏语拉萨话的情态系统有自控与非自控、自觉与不自觉、现知与早知、过程与结果等类别。嘉戎语的情态系统则有自觉与不自觉、现知与早知、亲见与非亲见、过程与结果等类别。以嘉戎语梭磨话为例，其进行体有现知与早知情态。如：

wu^{33}jo^{55} kə^{55} nə^{33}- zu^{13}. 他正在吃。
他 （施事格助词） （前缀）吃

上例是现知情态，含有“突见”、“刚刚知道”的意思，若将 zu^{13}“吃”的前缀换成 ŋa^{33}-则表早知情态，表示早已看见或早已知道“他在吃”。

亲见与非亲见、过程与结果情态则与已行体有关。如：

wu^{33}jo^{55} kə^{55} na^{33}- zu^{13}. 他吃了。
他 （施事格助词） （前缀）吃

上例是非亲见情态，如将动词前缀 na^{33}-换成 ta^{33}-则是亲见·结果情态，如将上例动词词根变成 zau^{13}，则是亲见·过程情态。

自觉与不自觉情态只与已行体有关，靠动词前缀的元音交替区分。如：

ŋa^{55} to^{33}-zaŋ^{13}. 我吃了。
我 （前缀）吃
ŋa^{55} khi^{55} wu^{55}gui^{55} ta^{33}dok^{55} kə^{33}-ndo^{33} nai^{55}məŋs^{13} ta^{33}-zaŋ^{13}.
我 碗 里 毒 有 忘了 （前缀）吃
我忘了碗里有毒，把它吃了。

to^{33}-zaŋ^{13}与 ta^{33}-zaŋ^{13}分别表示为自觉情态与不自觉情态。

道孚语和木雅语有过程与结果、自觉与不自觉等情态。道

孚语是体现在已行体中，木雅语是体现在完成体中。道孚语例如：

məqhi nə-qi. 下了雨了。（看见下雨）
雨 （前缀）下

məqhi nə-qi-si. 下了雨了。（看见地湿）
雨 （前缀）下

ŋa nə-ngu. 我吃了。
我 （前缀）吃

ŋa qhəzi noŋ du nə-ru si də-rmu
我 碗 里 毒 （前缀）放 （名物化助词）（前缀）忘

tɕhu nə-ngu -si. 我忘了碗里已放毒药，（把它）吃了。
（连词） （前缀）吃（后缀）

第一例是过程情态，以零形式表示；第二例是结果情态，以后缀-si 表示。第三例是自觉情态，以零形式表示；第四例是不自觉情态，以后缀-si 表示。过程和自觉、结果和不自觉等情态各用相同的形式表示。

木雅语例如：

mə^{53} na^{33}-qhɐ̠^{53} rɑ^{33}. 下了雨了。
雨 （前缀）下 （助词）

mə^{53} na^{33}-qhɐ̠^{53}-sə^{33}. 下了雨了。
雨 （前缀）下（后缀）

ŋi^{53} ɦæ^{33}-ndzɐ^{53} rɑ^{31}. 我吃了。
我 （前缀） 吃 （助词）

ɐ^{55}tsə^{33} phə^{33}lɑ^{55} khu tu^{35} nɐ^{33}-tə^{55}-sø^{33} tsə^{33}
这个 碗 里 毒 （前缀）放（后缀） （名物化助词）

thɐ^{55}-mɐ^{53} tsə^{33}kə^{33}，ŋe^{35} ɦæ^{33}-ndzə^{53}-sø^{33}.
（前缀）忘 后 我自己（前缀）吃 （后缀）

我忘了这碗里放了毒药，自己又吃了。

第一例是过程情态，用助词 rɑ^{33} 表示；第二例是结果情态，用后缀-sə^{33} 表示；第三例是自觉情态，用零形式表示；第四例是不自觉情态，用后缀-sə^{33} 表示（-sø^{33} 是-sə^{33} 的人称变化形式）。与道孚语一样，结果情态与不自觉情态也是用同一种形式表示。

普米语分亲见、闻知、测知三种情态，亲见情态又分亲见·过程情态与亲见·结果情态。例如：

tsɔ̃^{55} ʂə̃^{53}. 他走了。

他 走了

tsɔ̃^{55} ʂə̃^{53}-si^{31}. 他走了。

他 走了（后缀）

tsɔ̃^{55} ʂə̃^{53}-sɛ̃^{31}. 他走了。

他 走了（后缀）

tsɔ̃^{55} ʂə̃^{53}-ɕi^{31}. 他走了。

他 走了（后缀）

第一例是亲见·过程情态，以零形式表示；第二例是亲见·结果情态，以-si^{31} 表示；第三例是闻知（听见走路的声音）情态，以 sɛ̃^{31} 表示；第四例是推测情态，以-ɕi^{31} 表示。

扎坝语分亲见、听说、测知情态，亲见情态又分亲见·过程和亲见·结果两种。例如：

tʂhi^{55}jo^{33}phi^{33} tɕi^{55} ŋa^{13} pɛ^{33}ʐə^{33} ȵi^{33}ʐʌ^{55} mɛ^{33} tʌ^{33}-dia^{33}

猎人 一个 我 （助词） 熊 （助词） （前缀）想

me^{33}nda^{55} ji^{33} kʌ^{33}-tʌ^{33}-ki^{33}.

枪 一下 （前缀）打（后缀）

一个猎人把我当成老熊，打了一枪。

tʂhi^{55}jo^{33}phi^{33} shɛ^{13}pu^{33} tə^{55}-tshə^{55}-kia^{33}.

猎人 树 弄断 （后缀）

猎人砍断了树木。

ŋʊ^{55}ʐʊ^{55} nʊ^{33} wu^{33} kʌ^{33}-tʌ^{55}-tia^{33}.
他 你 (格助词) (前缀)打(后缀)
听说他打了你了。
nʊ^{55}ʐʊ^{55} to^{55}-ʂto^{55}-a^{33}. 他害怕了。
他 (前缀)害怕(后缀)

第一例是亲见·过程情态,用后缀-ki^{33}表示;第二例是亲见·结果情态,用后缀-kia^{33}表示;第三例是听说情态,用后缀-tia^{33}表示;第四例是测知情态,用后缀-a^{33}表示。

羌语他称的进行体、已行体、完成体都分亲见情态与听说情态,亲见情态又分见过程与见结果两种。自称的已行体和完成体分自觉与不自觉情态。例如:

qupu stuaχa thə.
他 饭 喝
qupu stuaχa thə-k.
喝(后缀)
qupu stuaχa thə ji.
喝(动助词)

上面三句都是"他在吃饭"的意思。第一例是亲见过程情态,以零形式表示;第二例是亲见结果情态,在动词词根后加后缀-k表示;第三例是听说情态,加动助词ji(由动词ji"说"虚化而来)表示。都是进行体。

qupu stuaχa sə-tə̣.
他 饭 已喝
qupu stuaχa sə-tə-k.
已喝(后缀)
qupu stuaχa sə-tə ji.
已喝 (动助词)

以上三句都是"他吃了饭了"。分别是已行体的亲见过程、亲见结果、听说等情态。

qupu	stuaχa	sə-tə̣-jy.
他	饭	喝过(后缀)
qupu	stuaχa	sə-tə̣-jy-k.
		喝过(后缀)(后缀)
qupu	stuaχa	sə-tə̣-jy ji.
		喝过(后缀)(动助词)

以上三句意思都是"他吃过饭了"。分别是完成体的亲见过程、亲见结果、听说等情态。表示结果后缀-k与动助词ji要加在表完成体后缀jy之后。若有人称后缀，则人称后缀要加在情态后缀-k之后。如：

ʔũ	stuaχa	sə-tə̣-jy-kə-n.
你	饭	喝过(后缀)(后缀)(后缀)

这句话包含了"(我本想请你吃饭，结果)你已吃过了"的意思。第二人称后缀-n要加在情态后缀-k之后(-k、-n之间增加了元音ə，可能-k后原来有元音，当它处于开音节时清化不发音，在与别的辅音相连时，便显示出来)。

qa	stuaχa	sə-tə̣-a.
我	饭	已喝(后缀)
qa	stuaχa	sə-tə̣-jy-æ.
		喝过(后缀)(后缀)

第一例是"我吃了饭了"，第二例是"我吃过饭了"，都用零形式表示自觉情态(-a～-æ是第一人称后缀，-jy是完成体后缀)，分别为已行体与完成体。

qa tsə thoʁu ʁa du le-jy ma-na ɕi sə-tə-k-a

我 水 那碗 里 毒 有(后缀) 不 知 时 (前缀)喝(后缀)(后缀)

(～sə-tə-jy-k-a).

(前缀)喝(后缀)(后缀)(后缀)

我不知那碗水里有毒,(把它)喝了(～喝掉了)。

这是已行体或完成体的不自觉情态,与表见结果情态用相同的语法形式,都是加后缀-k 表示。

景颇语已行体分过程与结果情态[①]。例如:

ʃi³³ ʃă³³ kʒam³³ ka³³ sai³³. 他写了信了。

他 信 写 (语尾助词)

ʃi³³ ʃă³¹ kʒam³³ ka³³ ton³¹ sai³³. 他写好了信了。

他 信 写 (动助词)(语尾助词)

第一例是过程情态,用零形式表示;第二例是结果情态,用动助词 ton³¹ 表示。ton³¹ 本是"放置"的意思,在第二例里已虚化。再如:

ʃi³³ tsun³³ ton³¹ sai³³. 他说定了。

他 说 (动助词) (语尾助词)

ton³¹ 也是已虚化成表示结果情态的语法形式。

综上所述,我国藏缅语已行体的过程与结果情态较为普遍。

情态范畴是后起的还是早有的,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部分羌语支语言有些情态概念相同,语法手段和形式也相似(如道孚语用-si,木雅语用-sə³³,普米语用-si³³ 表示结果和不自觉情态)的情况来看,其情态范畴似有发生学的关系,说明这些

① 由戴庆厦同志提供。

语言在分化之前即可能有情态范畴。但从藏语来看,情态范畴却又象是后起的,因为现代藏语拉萨话情态系统那么复杂,而在书面藏语中却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形式,哪怕是反映情态范畴的一点痕迹。

以往藏缅语的语法研究与描写大多忽略了情态这一重要范畴,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因此,哪些藏缅语有情态范畴,以及其系统和类别,我们目前很难说得全面和准确。特别是缺少形态变化的语言,是否没有情态范畴或情态范畴系统简单,我们更是无法下断语。本文仅就我近年注意到这一语法现象,并在调查记录语言时搜集到的一些材料谈点粗浅看法,难免挂一漏万,谬误百出,写出来是希望引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原载《民族语文》1991年第2期

藏缅语动词的趋向范畴

动词的趋向范畴是指在动词词根上附加不同的前缀或后缀，表示动作的趋向不同。藏缅语动词表趋向的前缀或后缀，就其产生的最初作用来说，是区别不同的语义，应属构词法研究范围。但由于历史演变的结果，多数有趋向前缀或后缀的藏缅语，其前缀或后缀除保留趋向意义外，还聚合了体或式、语态、情态等语法意义，有些甚至失去原有的词汇意义而专表某个语法意义了。因此本文将这种语言现象列入语法范畴来研究。

藏缅语族中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大多有趋向范畴。可按其语法形式分为前缀式和后缀式两大类。下面分别论述这两类趋向范畴的意义和形式，由来和演变。

一　前缀式趋向范畴

动词有前缀式趋向范畴的语言，就国内藏缅语来说，主要有羌、普米、嘉戎、道孚、却域、扎坝、贵琼、木雅、尔苏、纳木兹、史兴

等羌语支语言和藏语的部分方言。[1] 羌语支各语言的趋向前缀从形式到作用都比较接近,专作一类与藏语分开讨论。[2]

(一)羌语支语言的趋向范畴

1. 趋向前缀的意义和形式

综合羌语支语言表现在动词趋向前缀上的方位概念共有16种,即:

直上方、直下方(指立体空间的上下方,如指天上、地下、山上、山下)。

上游方、下游方(指河流或河谷的上游和下游,有的兼指室内火塘的上首和下首)。

里方、外方(以某一特定的空间为范围,该范围以内为里方,该范围以外为外方)。

向心方、离心方(以说话人为中心,趋向说话人的方向是向心方,离开说话人的方向是离心方)。

靠山方、靠水方(以河谷的某一点为出发点,朝山脚方向是靠山方,朝河床方向是靠水方)。

顺时针方、逆时针方(自左往右为顺时针方,自右往左为逆时针方)。

---

① 本文根据近几年调查和接触到的语言事实,修正了作者前几年认为"趋向范畴是羌语支语言所独有的语法范畴"的观点,这观点曾发表于1987年完稿的《羌语支语言的趋向范畴》,《汉藏语概论》(前者收入于《民族语文论集》中,尚待出版,后者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11月出版)。

② 本节所用语料出处:嘉戎语—瞿霭堂《嘉戎语概况》(《民族语文》1984年2月),林向荣《嘉戎语与藏语的若干语法差异》(《中国民族语言论文集》1986年);羌语桃坪、麻窝、芦花话—孙宏开《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881年);普米语—陆绍尊《普米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却域语—王天习调查记录。限于篇幅,文中恕不一一注明。其他未注明出处的语料均为作者调查记录。

圆周方(沿圆周方向)。

不定方(无一定方向)。

水平方(水平线上的不定方)。

后方(除指说话人的后方外,有的兼指动作返回方或相反方)。

以上前 12 个方位概念两两对立,表示这些方位概念的前缀往往成对地出现在一个语言中。

羌语支语言的趋向前缀多少不等,最多的有 9 个,最少的有 3 个,一般是 5 个到 6 个。有 9 个趋向前缀的以羌语(茂县雅都)为例(例词词根分别是:ʁɑ 去〈将来时〉,ɕtɕɛ 推、χsu 跳。前缀元音因与动词词根元音和谐而不同):

tə-～tɛ-～tu-向直上方

tə-ʁɑ 上(楼)去 tɛ-ɕtɕɛ 向上推 tu-χsu 向上跳

ɑ-～ɛ-～o- 向直下方

ɑ-ʁɑ 下(楼)去 ɛ-ɕtɕɛ 向下推 o-χsu 向下跳

ȵə-～ȵɛ-～ȵu- 向上游方

ȵə-ʁɑ 去上游方 ȵɛ-ɕtɕɛ 向上游方推 ȵu-χsu 向上游方跳

sə-～sɛ-～su- 向下游方

sə-ʁɑ 去下游方 sɛ-ɕtɕ 向下游方推 su-χsu 向下游方跳

kə-～kɛ-～ku- 向里方

kə-ʁɑ 进去 kɛ-ɕtɕ 推进去 ku-χsu 跳进去

hɑ-～hɛ-～ho- 向外方(兼表向后方)

hɑ-ʁɑ 出去～回去 hɛ-ɕtɕɛ 推出去～向后推 ho-χsu 跳出去～向后跳

dzə-～dzɛ-～dzu- 向向心方

dzə-ʁɑ 过来 dzɛ-ɕtɕɛ 推过来 dzu-χsu 跳过来

thɑ-～thɛ-～tho- 向离心方

thɑ-ʁɑ 过去 thɛ-ɕtɕɛ 推过去 tho-χsu 跳过去

dɑ-～dɛ-～do- 向不定方(表示中间隔有障碍物的前方)

dɑ-ʁɑ 去～过(河)去 dɛ-ɕtɕɛ 推 do-χsu 跳～跳过(沟)去

只有3个趋向前缀的语言以纳木兹语为例(例词词根是ngæ^{53}“甩”):

luo^{33}- 向上方 luo^{33}-ngæ^{53} 朝上甩
mi^{33}- 向下方 mi^{33}-ngæ^{53} 朝下甩
tɕhi^{33}- 向水平方 tɕhi^{33}-ngæ^{53} 朝那边甩
tɕhi^{33}-ngæ^{53} dæ^{31} 朝这边甩

tɕhi^{33}-单用时表离心方,表向心方时还需在动词词根后加dæ^{53}“来”。

下面是羌语支各语言趋向前缀对照表:(见383页)

说明:

(1)羌、木雅、却域、扎坝等语言前缀元音与词根元音有不同程度的和谐现象。

(2)木雅语两套趋向前缀的主要区别是元音松紧不同,有的声母也不同。两套趋向前缀按元音松配松、紧配紧的原则加在元音松紧不同的词根上。趋向前缀的声调随词根声调而异。

(3)嘉戎语两套趋向前缀中的第一套用于动词的将来时和现在时形式,第二套用于动词的过去时和命令式形式。

从此 表可见各语言都有表示直上方和直下方的趋向前缀。除普米、却域、史兴、贵琼、纳木兹等语言外,其他语言都有表示上游方和下游方的趋向前缀。普米、史兴、却域等语言用表直上方和直下方的趋向前缀兼表上游方和下游方,贵琼语则用表向心方和离心方的趋向前缀兼表上游方和下游方。木雅、嘉戎、道孚、扎坝、吕苏等语言用表示上游方和下游方的趋向前缀兼表里方和外方(因水源方多在山谷里,下游方多在谷口和开阔地带)。因此,除贵琼语和纳木兹语外,各语言都有垂直上下方、上下游方、里外方这三对方位概念,但不一定都有专表这几对方位概念

语种	前缀数目	前缀表示的方位															
		直上方	直下方	上游方	下游方	里方	外方	向心方	离心方	靠山方	靠水方	顺时针方	逆时针方	圆周方	不定方	水平方	后方
羌(雅都)	9	tə	ɑ	ɲə	sə	kə	hɑ	dzə	thɑ						dɑ		
羌(三龙)	8	tə	ɦə	nə	sə	ʔə	hə					dzə	də				
木雅	8	tə	nɐ	ɣə	ɦæ			ŋgə	thɐ					rə	qhə̠		
嘉戎	7	to	na	ku	di					ro	rE						
		to	nɐ	ko	nə					ro	rə				jə		
普米	6	tə^{55}	nə^{13}			xə^{13}	khə^{13}	də^{13}	thə^{13}								
却域	5	rə^{13}	lə^{55}			kuɯ^{55}	ɣɯ^{13}		tə^{55}								
道孚	5	rə	nə	gə	ɣə				də								
扎坝	5	ə^{55}	ɑ^{55}	kə^{55}	ŋə^{55}				tə^{55}								
史兴	5	dʑi^{33}	miæ^{33}			khu^{33}	bə^{33}								lɜ～la		
吕苏	5	de^{33}	ne^{35}	khe^{33}	ŋe^{35}				the^{53}								
贵琼	5	thu^{33}	mi^{33}					ji^{33}	wu^{33}								tɑ^{33}
纳木雅	3	luo^{33}	mi^{33}													tɕhi^{33}	

的前缀，有的方位概念由别的趋向前缀兼表。此外，离心方的概念也较普遍，除嘉戎、史兴、纳木兹等语言外，都有专表离心方的趋向前缀。

其他几种方位概念只有部分语言有反映。嘉戎语有靠山方和靠水方趋向前缀；羌语三龙话有顺时针方和逆时针方趋向前缀；普米语也有顺时针方和逆时针方概念，但它用向里方和向外方趋向前缀兼表。贵琼语有专表向后方的趋向前缀，羌语雅都话的向后方概念用表向外方的趋向前缀兼表。表不定方趋向前缀一般加在带抽象意义的动词或不需要强调特定方向的动词前。但羌语雅都话表不定方的趋向前缀却兼表中间隔了一个障碍物的前方，如 daʁɑ“过（河）去”、doχsu“跳过（沟）去”。木雅语有表示圆周方向概念的趋向前缀是比较独特的，能加这种前缀的动词比较少，可能是一种残存现象。这种趋向前缀要同使用这种语言的居民的生活习俗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它所含有的趋向意义，如 rə^{55} to^{33}“商量”、rə^{33} khuə^{55} 灌（水）、ro^{33} zə^{53}“牵（手）”、ro^{55} ra^{33}“播（粮食）”等动词之所以带表圆周方的趋向前缀，是因为这些动词表示的动作是沿圆周方进行的。人们商量事情时是围着圈儿的；灌水时，水在容器里转圈儿；牵手多半是人们围成圈儿跳锅庄时才有这个动作；播粮食是用扁罗团团转着播。

各语言所表动作方向较明确的动词大多带表示相同方向的趋向前缀，如动词“抬”的动作是向上的，各语言都用表示向直上方的趋向前缀：羌语（雅都）tɛ-tsɛ、普米语 tə^{55}-io^{55}、木雅语 tə^{55}-tɕuɐ^{55}、道孚语 rə-tɕam、扎坝语 o^{55}-tɕo^{55}；动词“降落”的动作是向下的，各语言都用表示向直下方的趋向前缀：羌语（雅都）ɑ-lɑ、木雅语 nɐ^{33}-zi^{55}、道孚语 nə-dza、扎坝语 ɑ^{33}-tʂi^{55}。有些动词所表动作方向不大明确，各语言往往用表示不同方向的趋向前

缀，这反映了各语言使用者们在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上都带有各自的特点。如“骑”的动作就“上马”这个过程来说是向上方，就“坐在马上”这个过程来说是向下方，就“骑着马走”这个过程来说是不定方，因而各语言所用的前缀也不大一致：羌语（雅都）tɛ-χtʃɛ、道孚语 rə-fcçi（前缀表直上方）；普米语 $nə^{13}dz\tilde{a}^{55}$、扎坝语 a^{33}-$ndʑʌ^{53}$（前缀表直下方）；木雅语 $qhə̠^{33}$ nd-za^{53}（前缀表不定方）。“吃”的动作方向很不明确，各语言所用的趋向前缀很不一致：嘉戎语 to-（直上方）、道孚语 nə-（直下方）、扎坝语 $kə^{55}$-（上游方）、木雅语 $ɦæ^{24}$-（下游方）、羌语（雅都）sə-（下游方）、却域语 $kɯ^{55}$-（里方）、普米语 $khə^{13}$-（外方）。

羌语支各语言表示相同方向的前缀大部分有共同来源。其声母和韵母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大多数在发音方法或发音部位上总有某些共同点，在音理上有互变的可能，如表示直下方的趋向前缀的声母是 n、m、l 等；表示上游方的趋向前缀的声母是 k、kh、g、ɣ 等。有的前缀声母不同，还可通过别的词来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如：

	表直上方前缀	“一”	“（上半）身”
嘉戎语	to	(kə)tɛĸ	tə(stot)
木雅语	tə	$tɐ^{53}$	
普米语	$tə^{55}$	ti^{13}	
道孚语	rə	ro	ro(sto)
史兴语	$dʑi^{33}$	$dʑi^{33}$	
纳木兹语	luo^{33}		luo^{33}($tɛ^{55}$)

2. 趋向前缀的来源与演变

羌语支语言动词的趋向前缀所表示的方位概念，与这些语言有关方位词表示的方位概念基本一致。操这些语言的居民世

世代代生活在高山峡谷地带，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一套不同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居民们的方位概念，反映到语言里便有了一套表示以高山河流为定向标准的方向概念的方位词。而表示以日出、日落为定向标准的"东"、"南"、"西"、"北"等方向概念的方位词都是借词，如木雅语的 ɕɐ53"东"、lø53"南"、nə53"西"、tɕu ɑ̃24"北"等借自藏语，羌语的 tuŋ"东"、lan"南"、ɕi"西"、pɛ"北"等借自汉语。

羌语支语言的方位词很丰富，大部分语言都有表示直上方、直下方、上游方、下游方、向心方、离心方等方位概念的方位词。每个方位又有泛指、近指、远指之分，有的还分为泛指、近指、中指、远指。动词的趋向前缀与方位词密切相关，大多与方位词形式相同或相近。趋向前缀可能来源于方位词，可能最早方位词在动词前做修饰语，后来在长期的连读过程中便以简化的形式前附于动词。下面是羌语(麻窝)、嘉戎语、木雅语三种语言的趋向前缀与方位词的对照表：

羌语(麻窝)：

方向	方位词	趋向前缀
直上方	tiːq	tə-
直下方	qəli	a-
上游方	ȵutʃha	ȵu-
下游方	khʂətʃha	sə-
靠山方	kuətʃha	kuə-
靠水方	thiutʃha	thiu-

以上表上游方、靠山方、靠水方的趋向前缀与方位词的主要语素完全相同。表直上方、直下方趋向前缀的声母与方位词词根声母也分别相同或相近。表下游方的趋向前缀 sə-虽与方位

词主要语素 khʂə 差别较大，但羌语雅都话表下游方的方位词是 khsiz，可以看出 sə-是 khsiz 的简化形式。

嘉戎语：

方向	方位词	趋向前缀	
		(1)	(2)
直上方	ata	to-	to-
直下方	ana	na-	nɐ-
上游方	aku	ku-	ko-
下游方	adi	di-	nə-
靠山方	ato	ro-	ro-
靠水方	arᴇ	rᴇ-	rə-

第(1)套趋向前缀与方位词的主要语素大多一致或相近。第(2)套趋向前缀因需兼表过去时和命令式，元音有所变化。

木雅语：

方向	方位词	趋向前缀
直上方	tø^{53}jø^{33}	tə(i、y、u、e̲、o、ə̲)
直下方	nø^{53}jø^{33}	nɐ(i、y、u、e̲、a、o、ɑ)
上游方	ɣø^{53}jø^{33}	ɣə(i、u)，ʁə̲(e̲、o)
下游方	ɦæ^{24}jø^{33}	ɦæ(u、a̲、o、ɑ)，ji(e̲)
向心方	thø^{53}jø^{33}	thɐ(i、y、u、e̲、a、o、ɑ)
离心方	ŋgø^{24}jø^{33}	ŋgə(i、y、u)，ɴɢə̲(e̲、o)

木雅语趋向前缀与方位词两者的声母完全相同，其韵母因与动词词根元音和谐而有许多变化。ɣə、ɦæ、ŋgə 等三个前缀各有变式 ʁə̲、ji、ɴɢə̲ 等是因为 ɣ、ŋg 不能与紧元音相拼，ɦ 不能与 i、e̲ 相拼的缘故。

羌语支趋向前缀在各语言中发展情况不大相同，这表现在

趋向前缀的使用范围和语法作用两个方面。

趋向前缀使用范围的大小与趋向前缀跟动词词根结合的紧密程度成正比，结合紧的使用范围大，结合松的使用范围小。有的语言大部分动词（其中包括表示方向性强的动作的动词和表示方向性弱的动作的动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要带一个趋向前缀。有的语言除一部分方向性强的动词需带趋向前缀外，其余动词在不强调趋向的情况下可脱离趋向前缀。木雅语是前一种情况，除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助动词和极少数常用动词（如 ta^{53} “看见” mbi^{53} “坐”、khi^{53} “睡”、sø^{53} “想”）等外，绝大部分动词都带趋向前缀。有的动词只能带一种趋向前缀，这种趋向前缀已固定在动词词根前，不能去掉，也不能变换，如 ɦæ^{34}ndzɛ^{33} “吃” tə^{55}ta^{33} “戴”、nɐ^{33}phɐ^{53} “失败” 等。有的动词因表示的动作方向性较强，可按动作趋向的不同变换 2 个至 7 个不等的趋向前缀。例如，可加两种趋向前缀的：thi^{33}-tɕhu^{55} “托带去”、ŋgi^{33}-tɕhu^{55} “托带来”；可加 3 种趋向前缀的：khə^{33}-ri^{55} “写（不定方）”、tə^{33}-ri^{55} “往上写”、nɐ^{33}-ri^{55} “往下写”；可加 5 种趋向前缀的：ti^{55}-kuɐ^{53} “挂”、ni^{55}-kuɐ^{53} “吊”、ji^{55}-kuɐ^{53} “（前面）挂（围裙）”、ŋgi^{55}-kuɐ^{53} “往这边挂”、thi^{55}-kuɐ^{53} “往那边挂”；可加 6 种趋向前缀的：tə^{53}-tɕuɑ^{33} “抬上去”、nɑ^{33} tɕuɑ^{53} “抬下去”、ʁə^{24}-tɕuɑ^{33} “往里抬”、ɦɑ^{24}-tɕuɑ^{33} “往外抬”、thɑ^{55}-tɕuɑ^{53} “抬过去”、NGə^{55} tɕuɑ “抬过来”；可加 7 种趋向前缀的：tə^{33}-tɕuɐ^{53} ri^{33} “向上看”、nɐ^{33}-tɕuɐ^{53} ri^{33} “向下看”、ɣə^{33}-tɕuɐ^{53} ri^{33} “往上游方看”、ɦæ^{33}-tɕuɐ^{53} ri^{33} “往下游方看”、thɐ^{55}-tɕuɐ^{53} ri^{33} “往那边看”、ŋgə^{33}-tɕuɐ^{53} ri^{33} “往这边看”、khə^{33}-tɕuɐ^{53} ri^{33} 看（不定方，距离较近）。上述后一种情况如羌语，只有不自主动词和方向性强的自主动词需带趋向前缀，例如 a-qa “失败”、tɛ-Φɛtɛ “发

抖”、da-tua“（墙）倒”、tu-χsu“跳”、thɛ-ɕtɕɛ“推”、nɛ-thɛ“揉（面）”等。方向性强的动词也像木雅语一样可变换多种趋向前缀。大部分自主动词可不带趋向前缀，如 dzə“吃”、ta“戴”、dzuə“坐”、nə“睡”等，只是在表过去时和命令式时才带兼表过去时和命令式的趋向前缀。

趋向前缀的语法作用在各语言或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中也有所不同。有的语言或方言趋向前缀主要表示动作趋向的方位，如木雅语。其完成体是用动词内部屈折或后附词缀和加语气助词等综合手段表示的。有的语言或方言，趋向前缀在一些情况下专表动作趋向的方位，在另一些情况下除表动作趋向的方位外，还兼表过去时（或完成体）、命令式等语法意义，如羌语。其不自主动词和所表动作方向性强的自主动词是以“体”的形式表示动作的时间，而已行体是用后附词缀表示的；所表动作方向性弱的自主动词是以“时”的形式表示动作的时间，而过去时则是用趋向前前缀兼表的。

趋向前缀兼表过去时，在历史上大概经历了一个表过去时的后置成分改变为前置成分，然后与趋向前缀合并为一个形式的演变过程。而且，目前一些语言趋向前缀的表时态功能还有取代表趋向功能的趋势。从以下语言或方言趋向与时态范畴的不同表现形式，可以窥见这一演变的大概过程。（以下 D 表动词词根，q 表趋向附加成分，s 表时态附加成分，Ds 表示以内部屈折兼表时态的动词词根，qs 是兼表趋向与时态的附加成分。附加成分后置的前加“-”，附加成分前置的后加“-”，带（　）的为人称后缀。甲类动词指所表动作方向性弱的自主动词，乙类动词指不自主动词和所表动作方向性强的自主动词。）

	甲类动词形式	例 词	
木雅	q-D-s	ɦo^{33}-ndzə^{55}-sə^{33} ni^{33}	(他)吃了
普米	q-D-s	khə^{13}-dzy^{55}-si^{55}	(他)吃了
羌(桃坪)	Ds-s	dʒɿ^{231}-i^{31}	(他)吃了
羌(芦花)	s-D	da-dzə	(他)吃了
羌(麻窝)	s-D	da-dzə(-ji)	(他)吃了
羌(雅都)	qs-D	sə-z(-ji)	(他)吃了
嘉戎	qs-D	to-za(-u)	(他)吃了
	乙类动词形式	例 词	
木雅	q-D-s	tə^{33}-tsɐ^{55}-sə^{33} ni^{33}	(他)跳了
普米	q-D-s	xə^{13}-ʒə^{55}-si^{55}	(他)来了
羌(桃坪)	q-Ds-s	tə^{31}-kə^{51}-i^{31}	(他)去了
羌(芦花)	q-s-D	ti-da-qhsu	(他)跳了
羌(麻窝)	qs-D	tə-qhsu(-ji)	(他)跳了
羌(雅都)	q-D-s	tə-χsu-ji	(他)跳了
嘉戎	qs-D	to-ntʃi(-u)	(他)往上搬运了

现对甲类动词表过去时成分的前移情况作一分析:木雅语表完成体和普米语表过去时的成分是后缀的。羌语桃坪话则开始往前移动,除保留过去时后缀外,动词词根还以声调、韵母的变化等内部屈折形式加强时态的区辨,从动词 dʒɿ^{33}“吃”第三人称单数三时形式——dʒɿu^{231}(未来时)、dʒɿ^{31}(现在时)、dʒɿ^{231} i^{31}(过去时)的比较便可看出。羌语芦花话与麻窝话表过去时成分便由后置变为前置,是独立的专表时态的前置成分。羌语雅都话与嘉戎语则在趋向前缀上增加了兼表过去时的功能。羌语支语言采取最后一种形式的居多,这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势。

再看甲类动词趋向前缀功能的演变情况:木雅语的趋向前缀始终保持专表趋向的作用;普米语的趋向前缀虽然和时态后缀是分开的,但趋向前缀不附加在动词未来时和现在时形式上,

如 $dzə^{55}$"吃"的第三人称单数的三时形式为：$dzə^{55}$-qa^{55}（未来时）、$dzə^{55}$ $ʐɯu^{55}$（现在时）、$khə^{13}$-dzy^{55}-si^{55}（过去时），这说明趋向前缀的功能已转移到以表时态为主了；羌语的桃坪、芦花、麻窝三个土语甲类动词的三时形式都不附加趋向前缀；羌语雅都话和嘉戎语的趋向前缀都兼表过去时。这说明甲类动词的趋向前缀有的已经失去，有的正在转移它的功能。

乙类动词各语言或方言都需加趋向前缀。其时态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木雅语有表示完成体的后缀；普米语、羌语桃坪话有表示过去时的后缀；羌语芦花话有表示过去时的前缀；羌语麻窝话的过去时由趋向前缀兼表；羌语雅都话的过去时则由表示"已行体"的后缀 ji 兼表；嘉戎语则发展为两套趋向前缀，一套用于乙类动词的未来时和现在时形式，是专表趋向的，一套用于过去时或命令式形式，是兼表趋向和时态两种语法意义的。为了减少同形歧义现象，羌语北部方言还采取错根方式来区别常用的乙类动词的时态，如羌语雅都话：

	未来时	过去时
上去	tə-ʁɑ	tə-qɑ
上来	tu-ɬiu	tə-lɑ
拿上去	tɛ-kuɛ	tu-tɕu
拿上来	tɛ-l̩i	tɛ-tɕhɛ

以上语言或方言的趋向前缀还兼表命令式。羌语桃坪话乙类动词的命令式也像其他语言一样由趋向前缀兼表，如 $əɹ^{55}$-ba^{31}"（你）背！"、$tə^{13}$-ye^{31}"（你）吆（牛）！"但甲类动词有一个专表命令式的前缀 $kuə^{31}$-，如 $kuə^{31}$-$dʑi^{231}$"（你）说！"、$kuə^{31}$-pu^{33}"（你）做！"，这个现象说明趋向前缀兼表命令式可能也是后起的。

有的语言还通过趋向前缀内部的语音交替兼表情态或语态等语法意义。如嘉戎语以趋向前缀的元音交替区别自觉情态与不自觉情态、亲见情态与非亲见情态。例如：

ŋa	to-ntʃi-ŋ	我往直上方搬运了。	（自觉）
ŋa	ta-ntʃi-ŋ	我往直上方搬运了。	（不自觉）
wəjok	ro-ntʃi-u	他往靠山方搬运了。	（亲见）
wəjok	ra-ntʃi-u	他往靠山方搬运了。	（非亲见）

木雅语以趋向前缀的元音交替区别自动态与使动态。元音为 i 或e̱ 的标志使动态，其他元音均标志自动态。如：

自动态		使动态	
khə^{33}-ku^{24}	冻	khi^{33}-ku^{24}	使冻
ɦæ^{24}-rə^{33}	伸长	ji^{24}-rə^{33}	拖长
thɐ^{55} bɐ^{53}	散开	thi^{55}-bɐ^{53}	解开
tə̱^{33} ra^{53}	干	te̱^{33}-ra^{53}	晒干、弄干

这种现象可能来源于在趋向前缀后动词词根前有过一个表使动态的古前缀 * s-。藏缅语族许多语言都以 s-前缀作为表示使动态的手段之一，道孚语表使动态的前缀 s-就是加在趋向前缀后动词词根前的，如 gə-tɕu“焦”，gə-s-tɕu“弄焦”；cçhi“骑”rə-s-cçhi“使骑”。木雅语使动态动词趋向前缀的松元音变为 i，紧元音变为e̱，可能是 * s-对原趋向前缀元音影响的结果，也是 * s-消失的一种补偿手段。

综上所述，羌语支各语言的趋向前缀在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上都有较多的共同点，在语音形式上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这说明在发生学上的共源性。羌语支语言动词的趋向前缀可能源自于动词前的方位词的简化与后附。各语言的趋向前缀在数量多少，使用范围大小和语法功能等方面虽有差异，但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共同的历史演变趋势。多数语言趋向前缀的数量和使用范围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同时由于受到语言内部其他因素演变的影响(如表过去时成分由后置变为前置,专表命令式成分的消失等),趋向前缀有向身兼数职的多功能发展或转移其原有功能的趋势。

(二)藏语嘎米话的趋向范畴

藏语嘎米话(属藏语康方言。其使用者分布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当地使用普米、吕苏、纳木兹等语言的藏族称之为“嘎米”)的动词也有趋向前缀,共有 5 种,即:

phæ^{55}-	表离心方	tshæ^{55}-	表向心方
jæ^{13}-	表向上方	mæ^{13}-	表向下方
tæ^{13}-	表原处		

例如:

phæ^{55}-	phæ^{55}-tɛ^{53}ji^{11}	交给	phæ^{55}-za^{231}	借出
	phæ^{55}-ɬɛ^{53}	脱	phæ^{55}-gi^{13}	推
	phæ^{55}-di^{13}	飞	phæ^{55}-sɛ^{53}	(火)灭
	phæ^{55}-ʑæ^{53}	忘记	phæ^{55}-ʂa^{53}	死
tshæ^{55}-	tshæ^{55}-ndʑɐ^{53}	抓	tshæ^{55}-ɳu^{13}	赎回
	tshæ^{55}-lu^{53}	找(零钱)	tshæ^{55}-lu^{231}	回来
	tshæ^{55}-do^{231}	使回	tshæ^{55}-nba^{13}	唤(狗)
	tshæ^{55}-gã^{13}ji^{11}	弄弯	tshæ^{55}-pu^{53}	抄写
jæ^{13}-	jæ^{13}ɬõ^{53}	扶起	jæ^{13}-tsɯ^{53}	竖立
	jæ^{13}-ʂa^{53}	升起	jæ^{13}-mõ^{35}tɕɯ^{11}	增加
	jæ^{13}-ndʐu^{13}	上(楼)	jæ^{13}-dɔ^{231}	捡起
	jæ^{13}-jɔ̃^{13}	起来	jæ^{13}-tʂi^{13}	包(药)
mæ^{13}-	mæ^{13}-xo^{13}	消化	mæ^{13}-niæ^{53}	压

	mæ^{13}-biɛ^{13}	埋	mæ^{13}-n̥e^{35}	使睡
	mæ^{13}-ȵɑ̃^{13}	减	mæ^{13}-ȵe^{53}	吞
	mæ^{13}-də^{231}	塌	mæ^{13}-n̥i^{53}	沉
tæ$^{13\sim55}$-	tæ^{13}-ku^{231} dzi^{11}	蹲着	tæ^{13}-jo^{13} dzi^{11}	站着
	tæ^{13}-thu^{53}	卡住	tæ^{13}-ga^{53}	使卡住
	tæ^{55}-ngi^{13}	躺、伏	tæ^{55}-ɣa^{53}	寄存
	tæ^{55}-ndʑɐ^{13} dzi^{11}	趴着	tæ^{55}-tɯ^{53}	（手被）夹住

嘎米话中能加趋向前缀的动词数量较多，在我们所记录的1019个动词中，带趋向前缀的动词有281个，占动词总数的25.3%。各趋向前缀的数量分别为phæ^{55}- 135个，tshæ^{55}- 17个，jæ^{13}- 67个，mæ^{13}- 48个，tæ^{13}- 14个。带趋向前缀phæ^{55}-的动词数量最多。

有些动词词根可以根据动作的趋向不同，变换不同的趋向前缀，例如：

jæ^{13}-shi^{53}	朝上打开	phæ^{55}-shi^{53}	朝外打开
tshæ^{55}-thẽ^{55}	往这边拉	phæ^{55}-thẽ^{55}	往那边拉
jæ^{13}-thẽ^{55}	往上拉	mæ^{13}-thẽ^{55}	往下拉

有些动词词根可以脱离趋向前缀，但在命令式语句中则一定要带趋向前缀，例如：

kho^{55} tsõ^{53} 闭口

kho^{55} mæ^{13}-tsõ^{53} 闭口！（命令式）

xu^{53} 来

tshæ^{55}-xu^{53} 来！（命令式）

由此可见，嘎米话的趋向前缀也有兼表命令式的功能。

嘎米话的趋向前缀phæ^{55}-、tshæ^{55}-、jæ^{13}-、mæ^{13}-等也是来源于方位词。古藏语有pha ga“那边”、tshu kha“这边”、ja“上方”、ma“下

方"等方位名词。在八、九世纪的敦煌古藏文文献(P. T. 1287 XIII)中,ja、ma 作为独立的方位名词而使用,例如:

ja ru ni dguŋ ma slebs 往上呢不到天
上(处所格助词)(衬词)天 不 到
ma ru ni dog ma slebs 往下呢不到地
下(处所格助词)(衬词)地 不 到

趋向前缀 $tæ^{13\sim55}$-的来源有些特殊,它可能来自动词 bsdad "住"、"坐"(藏语书面语)。因而能加这一类前缀的动词都含有静止义。

古藏语中这些方位名词在嘎米话中发展为趋向前缀。在现代拉萨话中则与表处所格助词 r 合为一个词(以下括弧内为藏语书面语):$pha:^{55}$(phar)"往那边"、$tshu:^{55}$(tshur)"往这边"、$ja:^{13}$(jar)"往上"、$ma:^{13}$(mar)"往下",这些词常在句中作状语。例如:

$pha:^{55}$ cu^{231}! 滚开!
往那边 走
$ŋɛ^{132}$ $tshu:^{55}$ len^{55}-pa jĩ. 我取回来了。
我 往这边 取
$ɕiŋ^{55}$ la $ja:^{13}$ tsa^{132}-pa re. 爬到树上去了。
树(格助词) 往上 爬
$khõ^{13}$ $ma:^{13}$ $tɕa^{51}$ ɕa. 价钱降低了。
价钱 往下 降

这些词的性质类似副词,它与动词的结合不及嘎米话的趋向前缀与动词的结合那样紧密,它往往要到句子里才出现在动词前做修饰语,而嘎米话则是在说单个动词时都带上趋向前缀。另外,嘎米话中许多带趋向前缀的动词,在拉萨话中,即使是在

句子里也从不加那些与嘎米话趋向前缀相应的由方位名词与处所格助词结合而成的副词，如 phæ^{55}-ʂɐ^{53}“死”，phæ^{55}-ʑæ^{53}“忘记”、phæ^{55}-næ^{35}“错”、mæ^{13}-ndʑa^{35}“哑”、jæ^{13}-shæ^{53}“醒”、jæ^{13}-hia^{53}“剩下”等。拉萨话中与嘎米话趋向前缀 tæ$^{13\sim55}$-作用相当的 tɛ^{132}(bsdad)只能以辅助动词的身份置于动词后，而不能置于动词前。如：

khõ^{55}　ȵɛ^{13}　tɛ^{132}　ɕa.　他睡下了。
他　睡　待着

藏语嘎米话的方位名词发展为趋向前缀可能是受周围羌语支语言影响的结果。

二　后缀式趋向范畴

动词有后缀式趋向范畴的语言，主要有独龙语、僜语等。独龙语动词的趋向后缀有下列数种：①

ɹat^{55}～ɹa^{55}　平面向心方
dʑaʔ^{55}　自上向心方
luŋ^{53}　自下向心方
di^{31}～ɯ^{53}　离心方

举例：

aŋ^{53}　kun^{55} miŋ^{31}　wai^{55}　lɔːʔ^{55}-rat^{55}- dam^{55} wa^{53}.
他　昆　明　从　回(趋向后缀)(将行体助词)
他快从昆明回来了。

① 独龙语材料摘自刘菊黄《独龙语动词研究》(油印稿)。该文将 ɹat^{55}～a^{55}、dʑaʔ^{55}、luŋ^{53}、di^{31}等分析为助词，孙宏开《独龙语简志》看作附加成分，本文取孙说。

na^{53} nɯ^{31} jɛt^{55} ɕɯ^{31}-dʑaʔ^{55}！
你 下 （趋向后缀）！
你下来！
na^{53} nɯ^{31} ŋaŋ^{53}-luŋ^{53}！
你 上 （趋向后缀）
你上来！
aŋ^{53} ɹɯ^{31} nɔʔ^{55}-di^{31}.
他 推 （趋向后缀）
他推过去了。

独龙语趋向后缀大多来源于表达能移动方向的动作的动词。表离心方趋向后缀-di^{31}与动词 di^{53}"去、走"语义相关，语音相近，可以认为后缀-di^{31}由动词 di^{53}虚化而来。表自上向心方的 dʑaʔ^{55}来源于动词 dʑaʔ^{55}"下来、掉"（此义还保留在复合词 nam^{53} dʑaʔ^{55}"下雨"中）。表自下向心方后缀 luŋ^{53}在独龙语中已看不出它的来源，但在亲属语言景颇语中有动词 luŋ^{31}"上（山）"是其同源词。表平面向心方后缀 ɹat^{55}可能产生较早，已看不出其历史来源了。

独龙语趋向后缀-ɹat^{55}、-dʑaʔ^{55}等可通过本身的内部屈折（元音由短变长），增加兼表完成体的语法意义。例如：

aŋ^{53} kun^{55} miŋ^{53} wai^{55} lɔːʔ^{55}-ɹaːt^{55}.
他 昆明 从 回（平面向心趋向一完成体后缀）
他从昆明回来了。
aŋ^{53} jɛt^{55} ɕiː^{55}-dʑaːʔ^{55}.
他 下来（自上向心趋向一完成体后缀）
他下来了。

据孙宏开同志的分析[①]，格曼僜语有 7 个趋向后缀：

---

① 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

-jau^{55}	自下向心方	-pu^{55}	自上向心方
-lit^{55}	平面向心方	-wit^{55}	平面离心方
-tɕi^{55}	坡面离心方	-lo^{55}	不定离心方
-nɑ^{55}	返回方		

其方向概念有一部分与独龙语相同。

达让僜语、土家语也有在位置上和作用上类似独龙语和格曼僜语趋向后缀那样的语法成分，如达让僜语的下列语尾助词①：

dzɑ^{31}	自上向心方	tiu^{55}	自下向心方
bi^{35}	水平向心方	nɑ^{55}	返回向心方
boŋ^{35}	不定向心方		
gie^{53}～bo^{53}n^{55}～dɯ^{55}gɑ^{35}	离心方		

例如：

sɑ^{55}（送）dzɑ^{31}　从山上或水源方送来

土家语有下列趋向助词②：

a^{55}ɕe^{55}	向心方（兼表命令式）
a^{55}tiu^{55}～a^{55}ti^{55}	向心方（兼表陈述式）
a^{55}le^{55}	离心方（兼表命令式）
a^{55}lu^{31}	离心方（兼表陈述式）

这些趋向助词的前缀 a^{55} 可与动词词根缩简为一个音节。例如：

xo^{21}（拿）＋a^{55}lu^{21}（离心趋向助词）→xo^{21}a^{55}lu^{21}～xoa^{21}lu^{21} 已拿去

藏语拉萨话已行体助词 tɕhũ、sõ（不标调表示读轻声）分别

① 引自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
② 引自田德生等《土家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来源于动词 tɕhuŋ^{13}“出现、得到”、soŋ^{55}“去、离去”。其主要作用是表已行体，但在一些语境中仍含有原有的表趋向的意义。例如：

khõ^{55}（他） tɕhĩ^{52}（去） sõ. 他走了。

khõ^{55} le^{52}（到达） tɕhũ. 他来了。

khõ^{55} ki（施事格助词） tʂɛ^{52}（给） sõ. 他给（别人）了。

khõ^{55} ki tʂɛ^{52} tɕhũ. 他给（我）了。

这几个语言中有表趋向的成分，但尚未发展成独立的趋向范畴。

总起来看，藏缅语族中有趋向范畴的语言，其趋向前缀大多源于方位名词，趋向后缀大多来源于有趋向含义的动词。这些表方位和趋向的名词和动词由于长期、大量与动词连用，便逐渐虚化并与动词词根粘连在一起，变成了附加成分。它们除保存原有的方位或趋向意义外，又常常附加动词其他范畴的语法意义，成为聚合多种语法意义的单位。有的甚至于演变为专门表示动词其他语法意义的成分。趋向范畴是部分藏缅语中一个产生年代不十分古老的范畴。

原载《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 年）

藏缅语"指代—名"偏正结构语序

一 "指代—名"偏正结构语序类型

藏缅语指示代词(在不加属格助词的情况下)修饰名词中心语,其位置有四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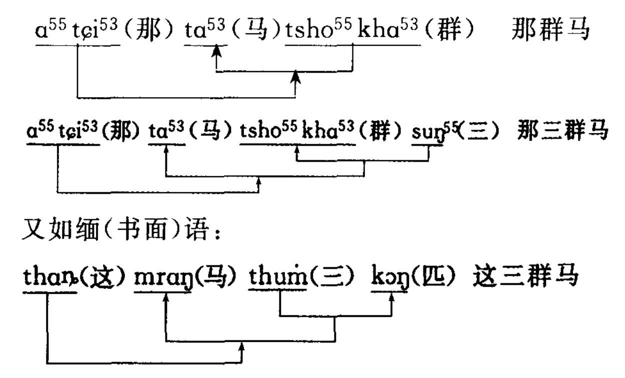
1. 前置型

指示代词位于名词中心语之前。属这种类型的有嘉戎、门巴(仓洛)、却域、藏(中甸)、缅(书面)、缅(仰光)、独龙、道孚、扎坝、普米(兰坪)、多续(冕宁)、土家、基诺、吕苏(木里)、彝(撒尼)等语言(或方言)。例如: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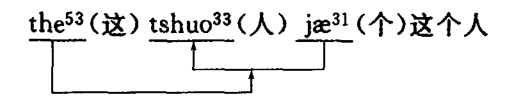
① 文中所用语料出处如下:门巴(仓洛)、羌(桃坪)、普米(兰坪)、景颇、载瓦、阿昌、独龙、珞巴、彝(喜德)、傈僳、基诺、哈尼、拉祜、纳西、土家、白等语料摘自各有关语言简志。却域、怒(怒苏)、嘎卓、浪速、勒期、波拉、仙岛等语材料摘自《藏缅语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门巴(错那)、僜(达让)、僜(格曼)等语材料摘自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嘉戎语摘自林向荣《藏语与嘉戎语语法比较》。缅甸语材料为汪大年同志所提供。其他语言材料均出自作者调查记录。为节省篇幅,恕不一一注明,藏语和缅甸语书面语用国际音标按通用转写法转写。

(1)嘉戎：	wətə(那) wu(前缀)-mi(女人)	那女人
门巴(仓洛)：	u^{55} hu^{55}(这) riu^{13}(山)	这山
却域：	tʃɿ^{55}(这) kɯ^{55} rmə^{55}(衣)	这衣服
藏(中甸)：	ɑ^{55} ɳi^{53}(这) nə^{55}(人)	这人
缅(书面语)：	thɑɳ(这) luu(人)	这人
缅(仰光)：	di^{22}(这) lu^{22}(人)	这人
独龙：	ɟă^{55}(这) kă^{55}(鸡)	这鸡
道孚：	ɛdə(这) vdzi(人)	这人
扎坝：	kʊ^{33} ʐʊ^{55}(这) sy^{53}(人)	这人
普米(兰坪)：	ti^{13}(这) mi^{55}(人)	这人
多续(冕宁)：	ke^{44} the^{44}(这) mo^{32}(马)	这马
土家：	kai^{35}(这) xo^{35}(布)	这布
基诺：	ɕe^{33}(这) tə^{44} kɔ^{44}(裙子)	这裙子
(2)吕苏(木里)：	the^{53}(这) tshuo^{33}(人) jæ^{33}(个)	这个人
彝(撒尼)：	ɪ^{33}(这) tsho^{33}(人) lɑ^{33}(助词)	这个人

以上(1)组语言指示代词都可单独修饰名词中心语，也可与量词或数量词组按不同层次修饰名词。如藏语中甸话：



(2)组语言指示代词不能单独修饰名词中心语，必须与量词(或助词)或数量词组按不同层次修饰名词。如吕苏(木里)语：



2. 后置型

指示代词位于名词中心语之后。属这种类型的有藏(书面)、藏(拉萨)、门巴(错那)、勒期、浪速、阿昌、纳木兹(冕宁)、彝(喜德)、白、傈僳、拉祜、嘎卓等语言(或方言)。例如：

(1)藏(书面)：　mi(人)　de(那)　　那人

藏(拉萨)：　mi^{13}(人)　ti^{13}(这)　　这人

门巴(错那)：　mi^{13}(人)　tso^{13}(这)　　这人

勒期：　ʃʅ^{55}(果子)　xjɛ^{33}(这)　　这果子

浪速：　muk^{31}suk^{55}(书)　tʃhɛ^{31}pɛ̰^{55}(这些)　　这些书

阿昌：　tʂo^{55}(人)　xai^{55}(这)　　这人

纳木兹(冕宁)：ʃi^{21}(柴)　tɕhi^{54}(这)　　这柴

(2)彝(喜德)：tsho^{33}　(人)　tshʅ^{44}(这)　ma^{33}(个)

这个人

白：　ji̱^{21}ɕo^{21}(苤篱)　lɯ^{31}(这)　ne̱^{21}(个)

这个苤篱

傈僳：　a^{55}mo^{31}(马)　the^{33}(这)　thi^{31}(一)　tʃhi^{33}　(匹)

这一匹马

拉祜：　sʅ^{4}ve^{6}(花)　tshi^{1}(这)　te^{3}(一)　ve^{6}(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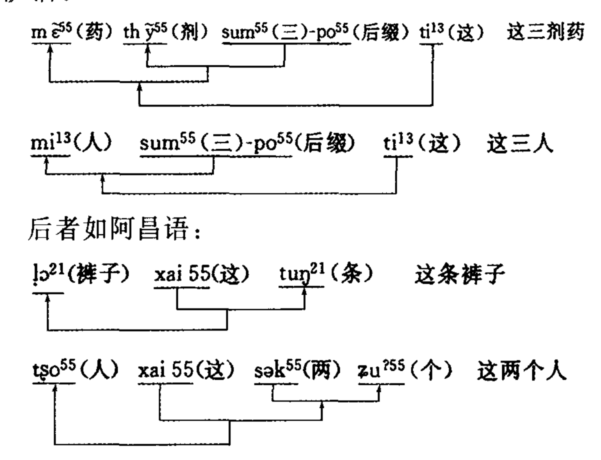
这一朵花

嘎卓：　tho^{33}(衣)　a^{33}(那)　ŋ̍^{31}(两)　tsa^{24}(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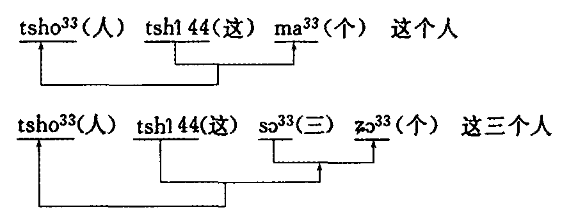
那两件衣

以上(1)组语言指示代词都可单独修饰名词中心语，也可与数词或量词或数量词组按不同层次修饰名词。指示代词的位置因语言而异，在少数语言中，位于数词或数量词组之后，在一些语言中位于量词或数量词组之前。前者如藏语

拉萨话：



（2）组语言指示代词不能单独修饰名词中心语，而必须与量词或数量词组组成偏正关系结构后才能修饰名词中心语。如彝语喜德话：



3. 前置、后置两可型

指示代词可在名词中心语之前，也可在其后。属这种类型的有景颇、仙岛、木雅、载瓦、纳西、哈尼、贵琼、怒（怒苏）、波拉等语言（或方言）。例如：

（1）景颇：　ʈ^{33} tai^{33}（这）　sum^{55} pu̱ʔ^{55}（箱子）　　这箱子

～sum^{55} pu̱ʔ^{55}（箱子）　ʈ^{33} tai^{33}（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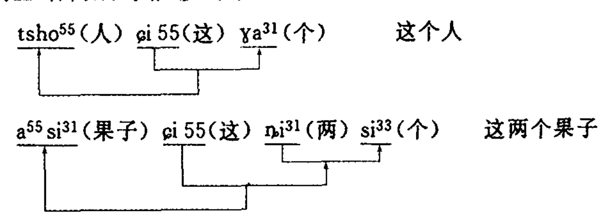
仙岛： xai⁵⁵（这） tsɔi³¹ vui³¹（孩子） 这孩子
～tsɔi³¹ vui³¹（孩子） xai⁵⁵（这）
木雅： ɐ⁵⁵ tsə³³（这） mə³³ ni⁵⁵（人） 这人
～mə³³ ni⁵⁵（人） ɐ⁵⁵ tsə³³（这）
(2)载瓦： xau⁵¹（那） mau⁵¹ sau³¹（纸） 那纸
pu³¹（上衣） xai³¹（那） tuŋ³¹（件） 那件上衣
纳西： thɯ³³（那） dʑi²¹（房子） 那房子
ɕi³³（人） tʂhɯ³³（这） kv⁵⁵（个） 这个人
哈尼： ɕi⁵⁵（这） tsho⁵⁵（人） 这人
tsho⁵⁵（人） ɕi⁵⁵（这） ɣa³¹（个） 这个人
贵琼（前溪）：ti⁵³（这） li³³ kɐ⁵³（事） 这事
e⁵⁵ le⁵⁵ tsi³³（孩子） ti⁵³（这）pi³³（个） 这个孩子
(3)怒（怒苏）：ɣɹua（那） m̩⁵⁵（两） gɯ³³（件） ga⁵⁵（衣）
～ga⁵⁵（衣） ɣɹua³³（那） m̩⁵⁵（两）gɯ³³（件）
那两件衣服
波拉： tʃhɔ̃⁵⁵（这） tsam³⁵（双） khji⁵⁵ tsauŋ⁵⁵（鞋）
～khji⁵⁵ tsauŋ（鞋） tʃhɔ̃⁵⁵（这） tsam³⁵（双）
这双鞋

(2)组语言指示代词不与量词或数量词组结合时前置，与量词或数量词组结合时需后置。(1)组语言指示代词如加表复数词尾时也要后置。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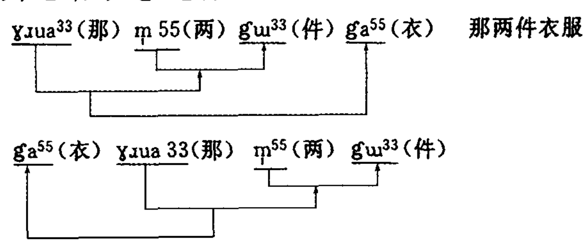
景颇： luŋ³¹ pu̱³³（石洞） n̩³³ tai³³（这）-ni³³（复数词尾）
这些石洞
仙岛： tsɔ³¹ vui³¹（孩子） xai⁵⁵（这）-n̥ɛ³¹（复数词尾）
这些孩子
木雅： phə³³ lɑ⁵³（碗） wɐ²⁴（那）-nə⁵³（复数词尾）
那些碗

后置的指示代词或以其复数形式，或与量词或数量词组组

成偏正结构后才能修饰名词中心语。例如哈尼语：



(3)组语言指示代词无论位置在前在后，都不能单独修饰名词中心语，而必须与量词或数量词组组成偏正结构后才能修饰名词中心语，如怒（怒苏）语：



4. 前置、后置和前后并置三可型

指示代词可位于名词中心语之前或其后，或并置于其前后。属这种类型的有珞巴（博嘎尔）、僜（格曼）、僜（达让）、史兴等语言（或方言）。例如：

珞巴（博嘎尔）：	ɕiː（这） e'tɕe（衣服）	这衣服
	～e'tɕe（衣服） ɕiː（这）	
	～ɕiː（这） e'tɕe（衣服） ɕiː（这）	
僜（格曼）：	ɑn^{55}（这） pɑ^{31}xoŋ^{35}（马）	这马
	ɑ^{31}ti^{35}（水） ɑn^{55}（这）	这河
	ɑn^{55}（这） sot^{35}（刀子） ɑn^{55}（这）	这刀子
僜（达让）：	e^{55}（这） mɑ^{31}tɕi^{53}（河、水）	这河
	me^{35}（人） e^{55}（这）	这人

	e^{55}(这) me^{55}(人) e^{55}(这)	这人
史兴:	ha^{55}(这) ʁõ^{33}hõ^{55}(帽子)	这帽子
	rõ^{33}(马) ha^{55}(这)	这马
	ha^{55}(这) rə^{55}(绳子) ha^{55}(这)	这绳子

羌(雅都)语是指示代词后置与前后并置两可,如:

ʁuə˞pu(山) tsɛː(这)	这山
phua(衣) tsɛː(这) pɛ(件)	这件衣服
tsɛː(这) phua(衣) tsɛː(这)	这衣服

由上可见,指示代词的位置在藏缅语中并不统一。属于同一语支的不同语言,甚至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也并不一定属于同一类型。例如属于彝语支的基诺、彝(撒尼)等语言是前置型;彝(喜德)、傈僳、拉祜等语言是后置型;纳西、哈尼等语言是前置、后置两可型。同是彝语,撒尼话和喜德话类型不同。

二 不同类型语序的历史发展阶段探讨

在这几种类型中,前置型可能是原始藏缅语的遗留格式,后置型可能形成较晚,代表了一种演变趋势。前置、后置两可型以及前置、后置和前后并置三可型是前置型向后置型演变的过渡形式。作出这种推论的根据如下:

1. 大多数藏缅语的指示代词都前置或可以前置(包括1、3、4型)。后置型的(2)组语言,从结构关系看,指示代词只与量词或数量词组发生修饰关系,不能单独与名词中心语发生修饰关系。后置型的(1)组语言,除藏(书面、拉萨)、门巴(错那)外,量词都较丰富,指示代词直接修饰名词中心语的情况少,一般也是要与量词或数量词组构成偏正结构后再修饰名词中心语。因此

指示代词的后置型严格说来只有藏(书面、拉萨)语和门巴(错那)语。而藏语中甸话和门巴(仓洛)语却都是前置型。由此可见,藏(书面、拉萨)语和门巴(错那)语指示代词的后置形式并不一定是古已有之,而有可能是后起的。门巴(错那)语在词汇和语法上都受藏语影响很大,它的指示代词的位置,可能是受藏语卫藏方言的影响。

2. 如上所述,多数后置型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示代词要与量词或数量词组组成偏正结构,才能修饰名词中心语。前置、后置两可型语言指示代词后置时,也要与量词或数量词组组成偏正结构。在指示代词与量词或数量词组成的偏正结构中,多数语言的指示代词都是前置。

藏缅语尤其是彝缅语的名量词有相当一部分由名词转化而来,或由名词兼作量词。例如:

载瓦: loʔ^{31}(手) lǎ^{31}(一) loʔ^{31}(只) 一只手

仙岛: pan^{55}tam^{31}(花) ta^{31}(一) tam^{31}(朵) 一朵花

波拉: ja̠m^{55}(人家) tǎ̠^{31}(一) ja̠m^{55}(户) 一户人家

浪速: khjik^{31}(脚) tǎ^{31}(一) khjik^{31}(只) 一只脚

哈尼: ɯ^{55}tɕu̠^{31}(水) tɕhi^{31}(一) xɔ^{31}(碗) 一碗水

xɔ^{31}来自名词 xɔ^{31}ma^{31}(碗)

傈僳: ɣɑ̠^{44}fu^{33}(鸡蛋) thi^{31}(一) fu^{22}(个) 一个鸡蛋

fu^{33}来自名词 ɣɑ̠^{44}fu^{33}(鸡蛋)。

因此,顺修饰的"指代→量"偏正结构语序与顺修饰的"指代→名"偏正结构语序从来源上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顺修饰的"指代→量"偏正结构语序,可以看作是顺修饰的古"指代→名"偏正结构语序在这些语言中的衍生形式。

3. 量词在藏缅语中有的多,有的少,有的功能大,有的功能小,我们推测量词是一种较晚产生的词类。在前置、后置两可型语言中,量词发达的语言,指示代词前置时不带量词,后置时则需带量词或数量词组,这说明指示代词后置是在量词产生后才有的格式,指示代词后置与量词的位置(位于名词中心语之后)不无关系。

景颇、仙岛、木雅等语言指示代词的复数形式需后置也与此有关,因其复数词尾的作用和位置与量词相当。指示代词带量词时需后置,带复数词尾时也需后置。

4. 汉语指示代词修饰名词中心语自古至今一直是前置型。现代汉语如:

这人　那小孩

古代汉语表近指的指示代词有"兹"、"斯"、"此"等。"兹"最早见于甲骨文[①]:

告于丝(兹)大邑适。(《甲编》2416)

"斯"见于《雅颂》: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大雅抑》)

"此"常见于《诗经》: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诗唐风绸缪》)

表远指的指示代词"彼"最早见于东周金文,《诗经》中亦常见: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诗小雅苑柳》)

以上"丝(兹)大邑"。"斯言"、"此良人"、"彼人"中的指示代

① 以下古汉语例句转引自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

词都是位于名词中心语之前。

藏缅语指示代词前置型语序可能保留了原始藏缅语与汉语分化前的语序。

指示代词后置型语序之形成可能受“名←形”和“名←数”逆修饰语序的影响所致。藏缅语在不加属格助词的情况下，形容词和数词普遍置于名词中心语之后，名词和人称代词则普遍置于名词中心语之前，形成一种表领属关系的词语前置，表修饰关系的词语后置的格局。在少数量词不发达的语言中，指示代词因受这种格局的影响，也形成了在表领属关系时前置(需加属格助词)，表修饰关系时后置的语序。如藏语拉萨话：

ti:^{13}(＜ti^{13}这＋ɦi^{13}的)　lak^{13}pa^{55}(手)　这个(人)的手

lak^{13}pa^{55}(手)　ti^{13}(这)　这只手

史兴语的指示代词可以在名词中心语前后并置，前置时往往要加属格助词，也是受这种格局的影响。例如：

thi^{53}(那)　ji^{55}(属格助词)　dʑõ^{33}hõ^{33}(房子)　thi^{53}(那)那个房子

前置、后置和前后并置三可型可能正处于由前置向后置演变的过渡阶段。以珞巴语为例，《珞巴族(崩尼——博嘎尔)语言简志》的语法例句中，共有 16 个例句包含有指示代词修饰名词中心语的偏正结构，其中指示代词前后并置的只有 1 句，前置的 5 句，后置的 11 句。由此可见，并行的三种语序并不是处在均势状态，而且这种同义异形现象不可能永远保留下去，它们可能将经由一种语序占优势而发展为统一于一种语序的结局。

量词较发达的语言，由于量词与数词结合较紧，量词受数词语序影响，大多置于名词中心语之后。当指示代词与量词发生修饰关系时，后置的量词的语序又加强了对指示代词后移的影

响。如贵琼(麦崩)语:

ti^{35}(这) tshɛ^{33}wɛ^{53}(衣服) tɕɑ^{33}(件) 这件衣服

~tshɛ^{33}wɛ^{53}(衣服) ti^{35}(这) tɕɑ^{33}(件)

以上第二句 ti^{35}(这)的后移反映了量词语序的影响。前置、后置两可型语言其指示代词不带量词时前置、带量词时后置的现象也说明量词的语序对指示代词后移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各语言中不是均衡发展的。在少数语言中,后置的量词影响指示代词后移,同时前置的指示代词又影响后置的量词甚至连同数词往前移,两种语序处于势均力敌的拉锯状态,例如波拉语和怒(怒苏)语(例见一.3.(3))。有的语言为了平衡这种拉力,又出现一种新的形式,即量词在名词中心语前后重复出现。例如羌(桃坪)语:

tsa^{33}(这) mə^{33}(人) lə^{33}(个) 这个人

~mə^{33}(人) tsa^{33}(这) lə^{33}(个)

~tsa^{33}(这) lə^{33}(个) mə^{33}(人) lə^{33}(个)

但多数语言在有量词或数量词组修饰名词中心语时,其指示代词表现了一种后移的倾向。

本文为1991年于四川西昌举行的国际彝缅语学术会议论文。先后被收入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藏缅语新论》(1994年)和四川民族出版社《彝缅语研究》(1997年)

原始藏缅语
动词后缀*-s的遗迹

从多数藏缅语[①]中动词的过去时或已行体、完成体的语法形式来推断，原始藏缅语动词曾经有过表示动作行为已作或已完成的后缀*-s。

*-s在部分藏缅语里已消失，在形态丰富的羌语支语言里保留这一成分的较多，即使在形态大大简化、分析型的彝语支语言里，也能看到这一成分的遗迹。

保留在藏缅语里的这一语法成分，在语音形式上，有的是不带元音的s，有的是带元音的s；在语法形式上，有的是词缀，有的是虚词（助词或连词）；在语法意义和功能上，有的表示时、体范畴意义，有的转化为表情态或语气范畴意义，有的起联结作用，有的起名物化作用。

从所表示的意义和功能来分类，大致可分四类。

① 本文只涉及中国境内的藏缅语。文内所引语材料出处见附注，例证后注有各有关语言资料的页码。

一 表时、体范畴意义

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藏、景颇、羌（桃坪）、史兴、基诺、拉祜、纳西、却域、门巴（仓洛）等语言。这里所说的时、体范畴仅指其中的过去时或已行体和完成体。有的语言有时范畴，有的语言有体范畴。本文所引例证的语法范畴归类一般依照该语言调查者在其描写系统中所作的分析，少数以加注的方式作些说明或更改。

1. 藏语 古藏文动词有后缀-s 和-d，-d 是-s 的词素音位变体，仅出现于韵尾为 n～l～r 的动词词根后。例如“看”b-lta-s（过去时），对立于 b-lta（将来时）和 lta（现在时）；“变化”gjur-d（过去时），对立于 ɴ-gjur（将来时、现在时）。很明显，-s 和-d 起着标志过去时的作用。后缀-s 或-d 还配合词根元音屈折手段表示命令式，如 lto-s“看”（命令式）。由于语音演变的缘故，现代藏语大部分方言中的-s 和-d 都已消失（-d 消失得较早，10 世纪后的书面语已不书写），但有的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一部分动词中仍然起着区别“时”的作用。如在拉萨语里，-s 的消失导致元音变高变前，并产生降调，“看”的书面形式 b-lta-s 和 b-lta、lta 分别变成了 $tɛ^{52}$（过去时）和 ta^{55}（将来时、现在时）；在藏语夏尔巴话里，-s 的消失则影响元音变长，上例 b-lta-s 和 b-lta、lta 分别变成了 $taː^{53}$（过去时）、ta^{55}（将来时、现在时）。

2. 景颇语① s 保留在“语尾助词”② 中，与不同的人称成分

① 引自刘璐《景颇族语言（景颇语）简志》（1984 年）。
② 指置于动词词根后混合表示多种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

结合成 sǎ（第一人称）、sin（第二人称）、sai^{33}（第三人称）等不同形式，再与其他语素构成“语尾助词”。从下列“语尾助词”变化表（62 页）中可看出 s（带下划线者）含有表示完成体的意义。

主语人称 ＼ 体 ＼ 数	单数		复数	
	未完成体	完成体	未完成体	完成体
第一人称	ŋ̥^{31} ŋai^{33}	sǎ^{3} ŋai^{33}	kaʔ^{31} ai^{33}	sǎ^{5} kaʔ^{55} ai^{33}
第二人称	ŋ̥^{31} tai^{33}	sin^{33} tai^{33}	mǎ^{1} tai^{33}	mǎ^{3} sin^{33} tai^{33}
第三人称	ai^{33}	sai^{33}	maʔ^{31} ai^{33}	mǎ^{1} sai^{33}

例句：

khji^{33}　wa^{31}　sai^{33}.　他回去了。（32 页）

他　　回去（语尾助）

ŋai^{33}　mu^{31}　sǎ^{3}ŋai^{33}.　我看见了。（32 页）

我　　看见（语尾助）

3. 羌（桃坪）语[①]　s 与不同的表人称和数的成分结合成 -sa^{31}（第一人称、单数），-si^{31}（第一人称、复数）、-so^{31}（第二人称、单数）、-sɿ^{31}（第二人称、复数）等形式做后缀。下面是动词 ku^{55}“收割”的人称、数和时的变化表（100 页）：

数 ＼ 人称 ＼ 时		将来时	现在时	过去时
单数	一	kuɑ^{51}	kuɑ^{31}	ku^{55}-sa^{31}
	二	ku^{31}-nə^{31}	ku^{31}-nə^{31}	ku^{55}-so^{31}
	三	ku^{51}	ku^{31}	ku^{51}-i^{31}

① 引自孙宏开《羌语简志》（1981 年）。

续表

数 \ 时 / 人称		将来时	现在时	过去时
复数	一	ku^{51}-ə˞^{31}	ku^{31}-ə˞^{31}	ku^{55}-s̱i^{31}
	二	ku^{51}-s̱ɿ^{31}-nə^{31}	ku^{31}-sɿ^{31}-nə^{31}	ku^{55}-s̱ɿ^{31}-nə^{31}
	三	ku^{51}	ku^{31}	ku^{51}-i^{31}

例句：

qɑ^{31} thyɑ^{55} ʁuə^{231} ku^{55}-s̱i^{31}. 我们已收割了麦子了。(101 页)

我们 麦子 收割

no^{55} ʁuə^{231} ku^{55}-s̱o^{31}. 你已收割了麦子了。(100 页)

你 麦子 收割

从上表和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出 s 的作用是表示过去时，但其表时功能比起景颇语 s 的表体功能已大大减弱了，这是因为：(1) 羌语桃坪话动词的时范畴主要靠动词词根的声调屈折变化表示，以后缀 -s (V) 表过去时已退居到次要的辅助地位；(2) 后缀 -s (V) 只用于第一、二人称，不用于第三人称；羌语北部方言已无 -s (V) 后缀，说明桃坪话的这一语法成分正处于退行性变化中。

4. 史兴语① sɿ$^{33\sim55}$表已行体助词。例如：

thi^{53} tɕhũ^{33} s̱ɿ^{55}. 他来了。(188 页)

他 来

ŋɜ^{55} sĩ^{55} ti^{55} s̱ɿ^{33}. 我砍柴了。(188 页)

我 柴 砍

sɿ^{33}还可与表完成体后缀 -wu^{55}配合表示完成体。例如：

---

① 引自《藏缅语十五种》中黄布凡、仁增旺姆《史兴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年。

ŋɜ^{55} dzɜ^{35} tsha^{33}-wu^{55} sɿ^{33}. 我吃完了。(188 页)

我 吃 完

ni^{55} dzɜ^{35} tsha^{33}-wu^{55} a^{33}-sɿ^{33}. 你吃完了吗？(188 页)

你 吃 完 (疑问前缀)

5. 基诺语[①] sɔ^{35}表完成体助词。例如：

khə^{42} zo^{44} sɔ^{35} ɑ noe^{33}. 他走了。(51 页)

他 走 (语气助词)

pu^{44}ɬɔ^{33} to^{42} sɔ^{35} ɑ noe^{33}. 月亮出来了。(51 页)

月亮 出 (语气助词)

6. 拉祜语[②] se^{2}u^{2} 表完成体助词[③]。例如：

lɔ^{2}li^{2} qai^{1} se^{2}u^{2}. 汽车开走了。(69 页)

汽车 走 (助)

sɿ^{6} tshi^{1} te^{3} tsɛ^{2} sh v^{1} pa^{7} se^{2}u^{2}. 这棵树已经砍倒了。(27 页)

树 这 一 棵 砍 倒 (助)

7. 纳西语[④] se^{31}～siə^{33}表完成体助词[⑤]。例如：

thɯ^{33} tshɯ^{31} se^{31}～siə^{33}. 他来了。(50—55 页)

他 来 了

thɯ^{33} khue^{33}mi^{31} xɯ^{33} se^{31}. 他去昆明了。(50 页)

他 昆明 去 了

se^{31}～siə^{33}在下列句子里表示肯定语气，表明这个助词的另一个作用：

---

① 引自盖兴之《基诺语简志》(1986 年)。

② 引自常竑恩《拉祜语简志》(1986 年)。

③ 《简志》中未提到“体”范畴，但在“时态助词”(51 页)里说明 se^{2} 是“表示动作已经完成”的助词。

④ 引自和即仁、姜竹仪《纳西语简志》(1985 年)。

⑤ 《简志》称作“完成貌”，归入“情态”范畴，与本文“情态”含义不同，故改作“完成体”。

ŋə^{31} so^{31}ȵi^{33} mə^{33} lɯ^{33} se^{31}. 我明天不来了。(51 页)

我 明天 不 来 了

u^{33} le^{33}u^{55} bɯ^{33} thɑ^{55} se^{31}. 你可以回去了。(53 页)

你 回 去 可以 了

8. 却域语① -si^{31}表已行体后缀（58 页），需与后缀-u^{55}配合使用。表已行体另有一平行格式，即在动词词根前加前缀 kɯ^{55}-或 ta^{55}-，后面不加-u^{55}-si^{31}。例如：

ŋa^{13} tɕhi^{55}-u^{55}-si^{31}～kɯ^{55}- tɕho^{55}. 我吃了。(58 页)

我 吃（后缀） （前缀）吃

tsɛ^{13} tɕhi^{55}-u^{55}-si^{31}～kɯ^{55}-p-tɕhi^{55}. 他吃了。(58 页)

他 吃（后缀） （前缀）（前缀）吃

可能两种不同的格式间有一定的语义区别。而且有一例-si^{31}用于动词现行体后缀之后：

ŋa^{13} tɕho^{55}-ʒo^{55} -si^{31}. 我正在吃。(58 页)

我 吃 （现行体后缀）

-si^{31}的准确语义有待于记录更多的材料来确定。

9. 门巴（仓洛）语② -ɕi（变体-tɕi^{55}）表已行体后缀，疑由 * -s＞ * -si 变来。例如：

roʔ^{13} ju^{13} tɕam^{13}-ɕi moʔ 他喝酒了吗?(76 页)

他 酒 喝 吗

tɕaŋ^{13} jaŋ^{13}then^{55} joŋ^{13}khe^{55}wa thor^{55} mar^{13}-ɕi. (76 页)

我 去年 很 一 生病

我去年大病了一场。

① 引自《藏缅语十五种》中王天习《却域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年。

② 引自张济川《仓洛门巴语简志》(1986 年)。

二 表情态范畴意义

属于这一类型的有嘉戎、道孚、普米（木里）、木雅、怒（怒苏）等语言。所谓情态范畴是指说话者对自身的动作行为与主观意识的关系（如是自觉进行的还是不自觉进行的），以及说话者对他身动作行为的感知情况（如是亲见动作过程还是非亲见或听说的，或由见动作结果而推测的，是刚刚发觉的还是早知的）等语法意义的概括①。表情态范畴成分常与表过去时或已行体、完成体形式交织在一起，说明它有可能从早期的表过去时或已行体、完成体成分演变而来。

1. 嘉戎语② 后缀-s表不及物动词过去时的自觉（第一人称）和亲见（第三人称）情态。例如：

ŋa　　nɐ-　　rmɐ-ŋ-s̱. 我睡了。(234页)（自觉）

我　（过去时前缀）睡（人称后缀）

wəjo　　nɐ-　　rmɐ-s̱. 他睡了。(亲见)（234页）

他　（过去时前缀）睡

nɐ-rmɐ-ŋ-s与下列形式相比较，可以看出它属于时范畴中的过去时：

rmɐ-ŋ　（我）将睡（将来时）

ko-rmɐ-ŋ　（我）正在睡（现在时）

但再与下列形式比较就可看出表示过去时的主要手段是加

① 参见拙文《藏缅语的情态范畴》，《民族语文》1991年第2期。国外语言学有的用evidense“示证式”这一术语。

② 引自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前缀，而后缀-s 的作用则是表示自觉与亲见情态（前缀元音 ɐ 与 a 的交替也是起此作用）：

ŋa na-rmɐ-ŋ.　我睡了。（不自觉）（234 页）
wəjo na-rma.　他睡了。（未亲见）（235 页）

2. 道孚语① 后缀-si 表动词已行体的不自觉（第一人称）与非亲见（第三人称）情态。例如：

ŋa　du　ɣə-　tu-si.　我（误）喝毒了。（36 页）
我　毒　（已行体前缀）　喝
məqhi　nə-　qi-si.　下了雨了。（36 页）
雨　（已行体前缀）　下

试比较：

ŋa　ɣrə（水）ɣə-tu.　我喝水了。（自觉）
məqhi　nə-qi.　下雨了。（亲见）（36 页）

3. 普米（木里）语② -si³¹ 表非亲见情态，sɔ̃³¹（用于第一人称）表不自觉情态。例如：

tsɔ̃⁵⁵　be⁵⁵　khə³³-　dzu⁵³-si³¹.　他吃饭了。（非亲见）
他　饭　（已行体前缀）　吃
tsɔ̃⁵⁵　a³³　be⁵⁵　tɕi³³　xiɐ⁵³-dʐʅ,　a⁵⁵　tɕi³³-sɔ̃³¹⁻⁵³.
他　我（对象格助词）说　让（进行体后缀）我　说
他让我说，我就说了。（不自觉）

试比较：

tsɔ̃⁵⁵　be⁵⁵　khə³³-　dzu⁵³.　他吃了饭了。（亲见）
他　饭　（已行体前缀）　吃

---

① 引自《藏缅语十五种》中黄布凡《道孚语》。
② 引自本人调查语料。

a33 zæ̃55 phʐɿ55 khə33- thẽ31. 我俩结婚（喝酒）了。（自觉）
我俩 酒 （已行体前缀） 喝

普米语的非亲见情态，强调的是非亲见过程，而不是非亲见结果，如在下面一些说话者无法细致观察到过程的语境中，一般要加-si31：

ȵæ55 tɕĩ55 nə33- biæ55-si31. 你的房子倒了。
你的 房子（已行体前缀） 倒
bʉ35 tɕĩ33-si31. 太阳出来了。
太阳 出来

4. 木雅语 s 与表人称、数的成分结合为 sø（第一人称、单数）、si（第一人称、复数）、sy（第二人称、单数）、se（第二人称、复数）、sə（第三人称、单复数）等不同形式作后缀，表完成体的不自觉与非亲见（未亲见动作过程，刚从动作结果发觉）情态①。例如：

ɐ55 tsə33 phə33 lɑ55 khu33 tu35 nɐ33- tə55-sø33 tsə33
这个 碗 里 毒（完成体前缀） 装 （名物化助词）
thɐ55- mə53 tsə33 kə33， ŋe35 ɦæ33-ndzə53 -sø33.
（完成体前缀）忘 后 我自己（完成体前缀） 吃
我忘了这碗里放了毒药，自己又吃了。（不自觉）（28 页）
mə53 nɑ33- qhɐ̱53-sə33. 下了雨了。（非亲见）（28 页）
雨 （完成体前缀）下

试比较：

① 在拙文《木雅语概况》（《民族语文》1985. 5 和北京燕山出版社《藏缅语十五种》）中称作“亲验语气”，所作解释“为说话者目睹或……”不够准确，只能说目睹动作结果，不包括目睹动作过程。在另一拙文《藏缅语的情态范畴》（《民族语文》1991. 2）中已作改正，并改称为“情态范畴”。下列例句引自《藏缅语的情态范畴》并对该文中的错排作了更正。

ŋi^{53}　　ɦæ^{33}-　　ndzɐ^{53}　　rɑ^{33}.　　我吃了。（自觉）（28 页）
我　（完成体前缀）吃　（助词）
mə^{53}　　nɑ^{33}-　qhɐ̱^{53}　rɑ^{33}.　　下了雨了。（亲见）（27 页）
雨　（完成体前缀）下　（助词）

5. 怒（怒苏）语[①]　sɑ^{55}，语气助词[②]。用于陈述句尾表示确定语气，与一般语气助词 ɑ^{31} 对立。例如：

ɑ^{55}ȵi^{31}　ŋɑ^{35}dɯ^{31}　dɑ̃˞^{31}　u^{31}　khɹɑ̃^{35}　du^{55}　bɯe^{31}　ku^{31}　s̱ɑ^{55}.
今天　我们　水田　那　块　挖　完　（助词）（助词）
今天我们把那块水田挖完了。（84--85 页）

上句的 sɑ^{55} 若换成 ɑ^{31} 便是一般语气。怒语的 sɑ^{55} 不仅用于动词完成体后，还可用于将行体后，请看下列复句中的第二个分句：

zue^{55}　phɹɑ̃˞^{53}iɔ^{35}　ʐɑ˞^{35}　bɯe^{31}　ku^{31}　s̱ɑ^{55}，ɑ^{55}ȵi^{31}
炭　窑　做　完　（完成体助词）（助词）　今天
ŋɑ^{35}dɯ^{31}　zue^{55}　phɑ̃˞^{53}　guɑ^{35}　s̱ɑ^{55}.
我们　炭　烧　（将行体助词）（助词）
炭窑盖好了，今天我们要烧炭啦！（84 页）

三　转化为连词

在阿昌、彝、傈僳等语言里，有一种语音形式为 s(V) 的连词[③]，连接两个动词分句，或后一个动词是前面动词的补

① 引自孙宏开、刘璐《怒族语言简志》（1986 年）。
② 语气助词属语气范畴，不同于情态范畴，但与情态范畴意义接近，因情态范畴中的亲见与非亲见的区别实际也含有确定语气与一般语气的区别。
③ 《阿昌语简志》、《彝语简志》看作“结构助词”。

语，或后一分句是对前面分句的说明或补充。从它紧随于表示已作动作的动词后这一特点来看，我们推测它也是上述古老成分*-s的遗留，但它比后缀和助词脱离动词更远，虚化程序更高了。

1. 阿昌语[①] $sɿ^{31}$，连接动词谓语和补语。例如：

te$ʔ^{55}$ $sɿ^{31}$ $xə^{31}$. 打得痛。（57页）
打 （助） 痛

tʂha^{31} $sɿ^{31}$ $ɲ̥ɔ^{31}$. 差得多。（57页）
差 （助） 多

ai^{31}ʑa^{31}，kʐ̥ai^{55} $sɿ^{31}$ ŋ̊ɔŋ^{31} pɔ^{31}. 哎呀，说错了！（61页）
哎呀 说 （助） 错 （助）

2. 彝语[②] si$^{21\sim44}$或si^{33}ni^{21}，连接动词谓语和补语。如：

tshɯ^{33}khɯ^{33} si^{44} dzɯ^{33} a^{21} hi^{55} o^{44}. 咸得不能吃了。（141页）
咸 （助） 吃 不 能 了

tshɿ^{33} he^{33}ma^{55} kha^{55} si^{21} m̩(u)^{33}du^{33} ʂɯ^{44} a^{21} ɣɯ^{21} o^{44}.
他 心 高兴（助） 办法 找 不 得 了
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找不出办法了）。（141页）

hi^{55}hi^{33} si^{33}ni^{21} ɕɿ^{33}li^{33} dʑe^{33} o^{44}.（站了很久）站得腿酸了。（140页）
站站 （助） 脚杆 酸 了

3. 傈僳语[③] $sɿ^{55}$，连接两个谓语或分句。例如：

ko^{44} kuɑ^{44} gi^{33} $sɿ^{55}$ sɛ^{44}tshɿ^{31} du^{31}. 上山去挖药。（70页）
山 里 去 药 挖

---

① 引自戴庆厦、崔志超《阿昌语简志》（1985年）。
② 引自陈士林《彝语简志》（1986年）。
③ 引自徐琳等《傈僳语简志》（1986年）。

e⁵⁵ bo⁴⁴ kɑ⁵⁵ thi³¹ thɯ³⁵ ʒu⁴⁴ lɑ³³ s̱ɿ⁵⁵，tho³¹ ɣɯ³¹ kuɑ⁴⁴ dʒi³³ dʒi³³ bo⁴⁴ niɛ¹³.
他　笔　一　支　取　来　书　上　认　真　写　在
他取来一支笔，认真地写在书上。（70页）

四　兼作名物化助词

在景颇、道孚、木雅、阿昌[①]等语言里，上述语法成分 s（V）还有使动词名物化的作用，因所缀或所随动词是已行体或完成体（阿昌语除外），我们有理由怀疑它是 s（V）的一种衍生用法。例如：

1. 景颇语 s：

ʃa⁵⁵-ai³³　吃的　ʃa⁵⁵-s̱ai³³　吃了的（35页）

ʃă³ʒin⁵⁵-ai³³　学习的　ʃă³ʒin⁵⁵-s̱ai³³　学习了的（35页）

2. 道孚语 si：

vərəro　rə-　xa　s̱i　vdzi.　从下面来的人。（41页）
下面（已行体前缀）来　人

thə　ŋa　də-　ntɕhu　s̱i　ŋu　rə.　那是我听到的。（41页）
那　我（已行体前缀）听见　是（助词）

3. 木雅语 sə³³：

khu⁵⁵-ŋu⁵⁵　已炒　khu⁵⁵-ŋu⁵⁵　sə³³　炒过了的（123页）

ndo⁵³　听见　tho³³-ndo⁵³　sə³³（他）听见的（123页）

4. 阿昌语 sɿ³¹：

ŋɔ⁵⁵　pʐat⁵⁵　s̱ɿ³¹　ma³¹　ȵu⁵⁵.　我不要断的。（71页）
我　断　不　要

---

① 见前注。

ŋɔ^{55} ʐə^{35}　s̱ɿ^{31} thau^{55} ȵen^{31} ȵ̥eʔ^{55}　neʔ^{55}.　是我来的那天。(68页)

我　来　　　　那　天　　是　(语气助词)

保留古藏语成分较多的巴尔蒂(Balti)藏语①保留了表过去时后缀-s,如laŋ-s"起立"、bdʑik-s"毁灭"、graŋ-s"冷",这个后缀-s也兼有使动词名物化的功能,如mbris"笔"(词源为N-bri"写")。

结　语

从以上众多藏缅语中揭示出来的原始藏缅语动词后缀*-s的遗迹,不仅为藏缅语的同源关系增加了新了证据,我们从中还可得到以下启示:

表示基本语法概念(如时、体概念)的语法成分,也像基本词汇一样具有稳固性,不易消失。当然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语音和语义上都依具体语言的不同发展而有程度不同的变化。它在保留古成分较多的综合型语言里是后缀,在分析型语言里成了助词、连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缅语的语法形式由综合型向分析型发展的趋势。

原载《民族语文》1997年第1期。又由Wu zhu和Chen Shuxian译成英文刊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期刊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藏缅语语言学)Volume 19. 1-Spring 1996)。

① 引自本人调查记录。

原始藏缅语动词使动前缀 *s- 的遗迹

大多数藏缅语除了普遍都有分析形式(类似汉 语“使……”的句法手段)表示使动范畴外,都有多多少少有一部分动词以形态变化表示自动和使动的对立。形态变化包括了缀加前缀和词根内部屈折等手段。呈现着纷繁名异的语法形态的藏缅语在表示使动范畴上可以找到共同来源。本文从中国境内藏缅语各语支中分别选取 1 个至 2 个使动范畴比较丰富的语言——藏(藏语支),道孚[①]、嘉戎(羌语支),景颇、独龙[②](景颇语支),载瓦、阿昌(缅语支),彝(彝语支)——来分析比较它们的使动形式,探寻其间的亲缘关系,追溯最早的形式。

一 藏 语

1. 古藏语[③]

规范的藏语书面语基本上反映了 10 世纪前后藏语的语音

① 又名尔龚语和上寨霍尔语。

② 独龙语有人认为属景颇语支,有人认为属嘉戎语支,有人认为语支未定。本文将它暂归人景颇语支。

③ 参见黄布凡《古藏语动词的形态》1－13 页。

面貌。从藏语书面语中可以看出古藏语动词有使动范畴，这一范畴靠在动词词根上缀以不同的前缀和词根的内部屈折（声、韵母交替）等手段表示，许多动词以词形变化显示自动和使动的对立。由于那时已经发展了表使动的分析形式，以词形变化表示使动范畴已处于残存阶段。尽管这样，仍可在 1000 多个动词中找出 213 对意义和形态相对立的自动动词和使动动词。表示使动有多种手段，但最主要的是以前缀 s-表示使动，加 s-的使动动词有 99 个（张济川，第 42 页）。例如：

自动动词		使动动词	
（1）mjur	快	s-mjur	加快
nub	沉没	s-nub	使沉没
ȵog[①]	浑浊	s-ȵog	搅浑
ȵil	崩溃	s-ȵil	摧毁
log	回	s-log	使回转
nar	延长	s-nar	拉长、拖长
（2）ȵal	睡	s-ȵol	使睡
dam	紧	s-dom	捆、束缚
thuŋ	短	s-tuŋ	改短
baŋ	潮湿	s-boŋ	浸泡
（3）N-bar	燃烧	s-bar	点燃
N-phel	发展	s-pel	使发展
N-khor	旋转	s-kor	转动、使转
N-khol	沸	s-kol	煮、使沸
N-thor	散落	s-tor	洒、撒
N-gjur	变化	s-gjur	改变

上述例词区别自动和使动，有的只用一种手段，如（1）组

① 藏语许多自动动词与形容词同根，如 ȵogpo“浑浊的”是形容词。

只在自动动词前加 s-表使动;有的用两种手段,如(2)组除使动加s-外,自动与使动动词还发生元音或辅音交替;有的用三种手段,如(3)组除用上述手段外,还在自动动词词根前加前缀N-。不管是哪种形式,加前缀 s-都是表使动的最重要的手段。

2. 藏语方言

由于语言历史演变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语音的简化,部分古语的消失,语法手段由粘着、屈折向分析形式的发展等),现代藏语方言中词形对立的自动和使动词已大大减少,以拉萨话来说。有人统计只有 97 对(格桑居勉,第 32 页)。古藏语的使动前缀s-在方言里已很难见到,但它的变化形式或演变痕迹还或多或少地可追寻到。例如在安多方言夏河话里,上面有些例词的前缀 s-,部分演变为 h-,部分消失了,而代之以别的区别手段:

自动动词		使动动词	
ȵaχ(kwo)	浑浊	h-ȵoχ	搅浑
ȵal	睡	h-ȵal	使睡
khor	旋转	h-kor	转动
khu	沸	h-ku	煮沸
tam	紧	dam	捆、绑
ndʑər	变化	dʑər	改变

在卫藏方言拉萨话里,由于古复辅音的简化和前置辅音的脱落,使动前缀 s-已完全消失,转化为声调或声母不送气与送气的对立:鼻音、边音前带 s-的音节变为高调;送气辅音前带 s-的音节变为不送气。如古藏语部分例词的对立,转化为如下形式的对立:

自动动词		使动动词	
lo^{132}	回	lo^{52}	使回转
nup^{132}	沉没	nup^{52}	使沉没
$ȵɛ^{13}$	睡	$ȵɛ^{55}$	使睡下
$na:^{13}$	延长	$na:^{55}$	拉长、拖长
$tham^{13}$	紧	tam^{13}	捆
$phe:^{55}$	发展	$pe:^{55}$	使发展
$khor^{55}$	旋转	kor^{55}	转动
$khø^{55}$	沸	$kø^{55}$	煮开

二 羌语支语言

1. 道孚语①

在现代藏缅语中，道孚语表使动的形式之一与古藏语最相近。道孚语也是以前缀 s-/z-(s 在浊声母前被同化为 z)表使动。所不同的是因道孚语大批动词有趋向前缀，使动前缀添接于趋向前缀后，动词词根前。例如：

	自动动词		使动动词	
(1)	də-qə	熄灭	nə-s-qə	弄灭
	gə-tɕhu	焦	gə-s-tɕhu	弄焦
	də-phəlɣɛ	浑浊	rə-s-phəlɣɛ	搅浑
	rə-cçhi	骑	rə-s-cçhi	使骑
(2)	nə-ʁle	倒	nə-s-ɬhe	弄倒
	nə-bədʑo	(衣)破	nə-s-pətɕo	撕破
	də-brə	受惊	də-s-prə	惊动

① 引自黄布凡《道孚语》，27－28 页。

	də-bja	(竹子)破裂	nə-s-pja	破(竹子)
(3)	N-khərva	转动	s-kərva	使转动
	də-N-ɟjər	变化	də-z-ɟjər	改变

(1)组单纯以 s-表使动;(2)组兼以声母的清浊交替(个别的还辅以复辅音)区分使动和自动;(3)组兼在词根前加前缀 N-表自动。

在道孚语自动与使动对立的动词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与古藏语同源的词,其表现形式如出一辙,如上列(3)组例词:

	自动动词		使动动词	
道孚	N-khərva	转动	s-kərva	使转动
藏(书面语)	N-khor	旋转	s-kor	使转动
	də-N-ɟjər	变化	də-z-ɟjər	改变
	N-gjur	变化	s-gjur	改变

道孚语表使动的前缀 s-/z- 与古藏语的 s-同出一源,应是毫无疑问的。

2. 上寨道孚语[①]

道孚语的这个方言比较保守,语音和语法都保留了许多古老成分:语音上保留了大量复辅音,有二合、三合甚至四合的;语法上保留了丰富的形态变化。上寨道孚语也用前缀 s-表示使动,但因语音的同化、异化等各种影响,s-有 z-、ɬ-、ɮ-等各种变体;又因词根声母的复杂,有的又缀加了表示其他语法意义的音素,其添加方式也是多样化:有的直接缀加于动词词根声母之前,如(1)组例;有的替换根声母第一或第一、二个辅音,如(2)组

① 指分布于四川省壤塘县上寨区蒲西乡杜柯河东岸的道孚语。此语料引自孙天心文第 3 页。

例；有的插入至复辅音声母的第一个辅音后（有的并同时替换第二个辅音），如（3）组例；有的插入后第一个辅音或丢失或起变化，如（4）组例。呈现着十分复杂的语音交替现象。

自动动词		使动动词	
(1) poɣ	密	s-poɣ	使密
lun	得到	z-lun	使得到
tʃʌˠ	戴(帽)	ɬ-tʃʌˠ	使戴
ʒə	告	ɮ-dʒə	使告
(2) rkhu	冷	s-khu	使冷
nrgə	等	z-gə	使等
(3) ɣmə	吹	r-z-mə	使吹
fsəm	闭(目)	f-ɬ-tsəm	使闭(目)
ʁlboɣ	爆裂	ʁ-z-boɣ	使爆裂
(4) mtʂhə	勤劳	f-s-tʂhə	使勤劳
nɣzʌv	揉	ɣ-ɮ-dzʌv	使揉

上寨道孚语的使动前缀虽因与动词词根声母纠缠交织在一起而变得面目不清，但它的变体条件以及添加方式还是有规则可寻的。孙文对此作了专题研究，细致精辟地分析了其规则，并通过历史比较，构拟其原始使动前缀为 * s-。

3. 嘉戎语[①]

嘉戎语梭磨话以在动词词根前加前缀 sə-表示使动是一种用得很普遍、高度语法化的手段（不像古藏语那样，s-只能加在有限的一部分动词上，有人为此而将它看作构词前缀）。例如：

自动		使动	
(1) ka-ʒdar	怕	ka-sə-ʒdar	使怕

① 引自金鹏等文第 83—85 页。

ka-naŋa	爱	ka-sə-naŋa	使爱
ka-rjap	站立	ka-sə-rjap	使立
ka-kʃut	出去	ka-sə-kʃut	使出去
kə-ŋgri	毁坏	ka-sə-ŋgri	使自毁
kə-ʃki	焦糊	ka-sə-ʃki	使自焦
(2)ka-top	打	ka-sə-top	使人打
ka-rzək	剪	ka-sə-rzək	使人剪
ka-kri	弄毁	ka-sə-kri	使人弄毁
ka-ptham	弄倒	ka-sə-ptham	使人弄倒
(3)ka-ʒdar	怕	ka-snə-ʒdar	使对××怕
ka-naŋa	爱	ka-snə-naŋa	使对××爱

(1)组是不及物动词,其使动态表示"使人或物本身发生某动作";(2)组是及物动词,其使动态表示"使人对客体作某动作";(3)组的 snə 是使动前缀 sə-与另一前缀 nə-(使不及物动词转化为及物动词的前缀)快说时的变体。

sə-的语音形式和语法作用都与古藏语的 s-很相近。所不同处,它是成音节的,这大概因受嘉戎语语音和语法两方面的条件限制所致。语音上复辅音多,语法上有多种前缀,使动前缀使用的频率又高,为保证使动前缀的清晰,它走着上寨道孚语不同的道路,即 s 加上元音独立成音节。

三　景颇语支

1. 景颇语[①]

使动与自动对立的动词非常多,据统计,在 14000 个词目

① 引自徐悉艰文第 38 页。

中，使动词有 679 个，其中与自动词对立的 448 个，与形容词对立的 194 个，与名词、副词对立的 37 个。表示使动的最主要的手段是加前缀，前缀有 5 个，其中以 tʃă³¹-、să³¹-、ʃă³¹-三个使用最广，带这类前缀的使动词有 649 个，占使动词总数的95.5%。这三个前缀的意义和作用完全相同，只因语音条件的不同而使用不同：tʃă³¹-只用于送气塞音和擦音 s、ʃ 作声母的动词词根前，如(1)组例词；să³¹-只用于 ts 作声母的动词词根前，如(2)组例词；ʃă³¹可用于除以上辅音以外的辅音作声母的动词词根前，如(3)组例词。

自动动词		使动动词	
(1) phai³³	抬	tʃă³¹-phai⁵⁵	使抬
thek⁵⁵	值钱	tʃă³¹-thek⁵⁵	使值钱
khai³¹	穿(鞋)	tʃă³¹-khai³¹	使穿(鞋)
ʃai⁵⁵	分歧	tʃă³¹-ʃai⁵⁵	使分歧
sin³³	晕	tʃă³¹-sin³³	使晕
(2) tsa³¹	毁	să³¹-tsa³¹ ～ʃă³¹-tsa³¹	使毁
tsa̱p⁵⁵	站	să³¹-tsa̱p⁵⁵ ～ʃă³¹-tsa̱p⁵⁵	使站
(3) po̱i³³	飘、飞扬	ʃă³¹-po̱i³³	使飘、使飞扬
kom³¹	落空	ʃă³¹-kom³¹	使落空
taŋ³¹	胜	ʃă³¹-taŋ³¹	使胜
tʃan⁵⁵	剩余	ʃă³¹-tʃan⁵⁵	使剩余
maʔ⁵⁵	完	ʃă³¹-maʔ⁵⁵	使完
na³³	醉	ʃă³¹-na⁵⁵	使醉
lu³¹	有	ʃă³¹-lu³¹	使有
ŋap⁵⁵	停止(声音)	ʃă³¹-ŋap⁵⁵	使停止
ʒot³¹	起来	ʃă³¹-ʒot³¹	使起来
jom⁵⁵	削弱	ʃă³¹-jom⁵⁵	使削弱
waʔ⁵⁵	退还	ʃă³¹-waʔ⁵⁵	使退还

三个前缀中 ʃă^{31}-是最主要的，să^{31}-只出现于 ts 声母前，是 ʃă^{31}受部位同化的结果，送气音及擦音前用 tʃă^{31}，是擦音（送气音中也含擦音 h）异化的结果。景颇语弱化音节的来源之一是古复辅音声母的前置辅音与基本辅音分离的结果（参看戴庆厦第 378—386 页）。比较景颇语与古藏语的部分同源词，就可看出 ʃă^{31}-可能来源于古前缀 * s-：

景颇		藏（书面语）	
ʃă^{31} ta̠^{33}	月亮	sla	月亮
ʃă^{31} ʒam^{33}	水獭	sram	水獭
ʃă^{31} mjin^{33}	使熟	smin	成熟

2. 独龙语①

独龙语表使动态形式与景颇语十分相像，也有 sɯ^{31}-、zɯ^{31}-、tɯ^{31}-等三个前缀，按动词词根声母不同的语音条件而分别使用。使用得最多的是 sɯ^{31}-，如（1）组例；词根声母为浊辅音时，同化为 zɯ^{31}-，如（2）组例；词根声母为擦音 s、ɕ 时，异化为 tɯ^{31}-，如（3）组例。

自动动词		使动动词	
（1）kɑi^{55}	吃	sɯ^{31}-kɑi^{55}	使吃
ŋɯ^{53}	哭	sɯ^{31}-ŋɯ^{55}	使哭
mĭn^{55}	成熟	sɯ^{31}-min^{55}	使成熟
ĭp^{55}	睡	sɯ^{31}-ip^{55}	使睡
（2）bjɯ^{ʔ55}	融化	zɯ^{31}-bjɯ^{ʔ55}	使融化
bɔt^{55}	膨胀	zɯ^{31}-bɔt^{55}	使膨胀
gui^{55}	穿（鞋）	zɯ^{31}-gui^{55}	使穿（鞋）

① 引自孙宏开《独龙语简志》，101—102 页。

dăm[53]	满	zɯ[31]-dam[55]	使满
(3)sɔ̆l[55]	蓬松	tɯ[31]-sɔl[55]	使蓬松
su[53]	(水)开	tɯ[31]-su[55]	使(水)开
ɕi[53]	死亡	tɯ[31]-ɕi[55]	使死亡
ɕăʔ[55]	湿	tɯ[31]-ɕɑʔ[55]	使湿

通过下列同源词的比较(引自戴庆厦文第 382 页),可以看出独龙语的 sɯ[31]-与景颇语的 ʃă[31]-(tʃă[31]-、~să[31]-)有对应同源关系,因此,作为使动前缀的 sɯ[31]-,也可能来源于古使动前缀 *s-。

独龙	景颇	
sɯ[31] lɑ[33]	ʃă[33]-ta̱[33]	月亮
sɯ[31] min[55]	ʃă[33] mjin[55]	使熟
sɯ[31] lɯp[55]	ʃă[31] lup[31]	使埋
sɯ[31] tɑt[55]	tʃă[33] that[31]	使厚
sɯ[31] bɑ[53]	tʃă[31] pha[31]	使薄
sɯ[31] ɲ̥it[55]	să[31] nit[31]	七

四 缅语支

1. 载瓦语①

使动范畴的变化,还保留在相当数量的动词中,区分自动和使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韵母中松紧元音交替,松元音为自动,紧元音为使动;一是塞音、塞擦音声母的不送气和送气交替,不送气为自动,送气为使动。元音松紧交替的如下例:

① 引自徐悉艰、徐桂珍《景颇族语言(载瓦语)简志》,73—76 页。

自动动词		使动动词	
(1)luŋ^{55}	在、有	lu̱ŋ^{55}	使在、使有
nun^{55}	摇	nu̱n^{55}	使摇
koi^{55}	弯曲	ko̱i^{55}	使弯曲
(2)tau^{21}	鼓胀	ta̱u^{55}	使膨胀
mjit^{21}	剩余	mji̱t^{55}	使剩余
ŋau^{51}	哭	ŋa̱u^{55}	使哭

(1)组以紧元音表使动;(2)组除以紧元音外,还伴随声调变化,使声调变高平调。

通过载瓦语与古藏语同源词的比较(参见黄布凡 1991,第 233—235 页)可以看出,载瓦语紧元音的来源之一是源自于古前置辅音 * s-的脱落与影响。例如:

载瓦	藏(书面语)	
no̱^{51}	sna	鼻子
ni̱k^{55}(lum^{31})	sȵiŋ	心
njo̱m^{55}	sȵi mo	软
lŏ̱^{33}(mo^{55})	sla(ba)	月亮
pa̱^{55}	spaŋ	平原
ko̱^{21}	skje	生长
tʃi̱n^{51}	skjur(mo)	酸

载瓦语紧元音韵母的使动词,也对应于古藏语带前缀 s-的使动词,例如:

	自动		使动	
载瓦	nop^{21}	沉	no̱p^{55}	使沉
藏(书面语)	nub	沉	snub	使沉
	noʔ^{21}	黑	no̱ʔ^{55}	弄黑
	nag	黑	snags	弄污

因此,紧元音韵的使动词很可能过去有过使动前缀 * s-。

关于不送气与送气的交替是否与古使动前缀 * s-有关的问题,下面与阿昌语一起讨论。

2. 阿昌语[①]

阿昌语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也很丰富,主要以送气(塞音、塞擦音)和清化(鼻音、边音)表示使动,它与载瓦语部分同源的使动词之间存在着严整的语音对应关系。例如:

	自动		使动	
阿昌	pup^{55}	烂	$phup^{55}$	弄烂
载瓦	pup^{21}	霉	$pu̱p^{55}$	使霉
	$tɔʔ^{55}$	上	$thɔʔ^{55}$	使上
	$toʔ^{21}$		$to̱ʔ^{55}$	
	tap^{35}	粘合	$thap^{35}$	使粘合
	tap^{21}		$ta̱p^{55}$	
	na^{55}	红	$n̥a^{55}$	使红
	ne^{51}		$ne̱^{51}$	
	$ŋau^{55}$	哭	$ŋau^{55}$	使哭
	$ŋau^{51}$		$ŋa̱u^{55}$	使哭

载瓦语的紧元音既是来自于古前缀 * s-的转化,那么与之对应的阿昌语塞间接送气与鼻音的清化也就有可能是来自于古前缀 * s-的转化。在下列阿昌语与古藏语同源的使动词里,阿昌语的清化鼻音就对应于古藏语带 s-前缀的鼻音:

① 引自戴庆夏、崔志超《阿昌语简志》,7、44、45 等页。

	自动		使动	
阿昌	ne^{21}	近	n̥e^{21}	靠近
藏(书面语)	ȵe		sȵe	
	ȵɔp^{55}	沉没	ȵ̥ɔp^{55}	使沉没
	nub		snub	

阿昌语以塞音、塞擦音的送气表示使动，与载瓦语也有一部分同源词。例如：

	自动		使动	
阿昌	pɔŋ^{35}	开	phɔŋ^{35}	使开
载瓦	poŋ^{55}		phɔŋ^{55}	
	tseʔ^{55}	破	tsheʔ^{55}	使破
	tʃeʔ^{21}		tʃheʔ^{55}	
	kʐau^{21}	断	khʐau^{21}	使断
	kjui^{21}		khjui^{21}	

这些同源词中又有一部分与景颇语的使动词同源，有对应关系(参见徐悉艰文第 40 页)：

	自动		使动	
阿昌	kʐa^{35}	落下	khʐa^{35}	使落下
载瓦	kjo^{55}		khjo^{55}	
景颇	khʒat^{31}		tʃă^{31}-khʒat^{31}	
	pʐau^{55}	垮	phʐau^{55}	拆垮
	pjoʔ^{31}		phjoʔ^{55}	
	pjaʔ^{55}		ʃă^{31}-pjaʔ^{55}～phja^{55}	
	pʐəŋ^{35}	满	phʐəŋ^{35}	使满
	pjiŋ^{55}		pji̱ŋ^{33}	
	phʒiŋ^{55}		tʃă^{31}-phʒiŋ^{55}	
	——		——	
	pjun^{51}	开	phjun^{51}	使开
	pja̱n^{33}		ʃă^{31}-pja̱n^{33}～phjan^{31}	

景颇语送气声母的使动词有的可以与带 ʃă^{31}-～tʃă^{31}-前缀的使动词换用，说明以送气表使功与前缀 ʃă^{31}-的消失有关。前面已论述过，ʃă^{31}-可能是古使动面前缀 *s-的演变形式，ʃă^{31}-的消失又进一步影响声母变为送气音。对于景颇语是如此，阿昌语与载瓦语送气声母的使动词可能也经历这类似的变化，它们可能没有经过 *s-变 ʃă^{31}-的阶段。对于阿昌语来说，塞音、塞擦音的送气，鼻音、边音的清化，是 *s-脱落的直接结果；对于载瓦语来说，*s-的脱落造成一部分使动词元音紧化，使另一部分使动词声母变为送气音。

五　彝语[①]

彝语支语言是在各语支中形态变化最简化的语言，但也能找到古使动前缀 *s-的遗迹。以凉山彝语来说，还残存着一些表使动的成分如 de^{33}、ʂu^{33}、ka^{33} 等（《彝语简志》称之为辅助动词）。从语法作用和语音形式看，其中的 ʂu^{33} 似与藏缅语的使动前缀＊s-有传承关系，但它已不像嘉戎语的 sə-或独龙语的 sɯ-那样是前缀性质，而是衍变为表役使意义的动词了。请看下例：

(1) mu^{21}tu^{55}　nɯ^{33}　ʂu^{33}　sɿ^{33}　o^{44}.
　火　　你　弄　灭　了
　火被你弄灭了。
　mu^{21}pa^{55}　tsho^{33}ɣo^{44}　ʂu^{33}　pho^{33}　bo^{33}　o^{44}.
　马　　他们　　弄　跑　走　了
　马（被）他们弄跑了。

① 引自陈士林等文。

(2)ni^{55} i^{55}po^{21} ʂu^{33} ga^{55} ta^{33}.
你的 被子 使 盖 (助)
(你)盖上你的被子。
ɔ^{21}lu̠^{33} ŋa^{33} ʂu^{33} ndi^{55} ta^{33} o^{44}.
帽子 我 使 戴 (助)(助)
我戴上帽子了。

(1)组 ʂu^{33}用于不及物自动词前表示使动意义;(2)组ʂu^{33}用于及物自动词前表示使动意义,同时表示施事者自身是动词的间接宾语。ʂu^{33}在这些例句中的作用很像是使动前缀,为什么不说它是前缀呢?因为在ʂu^{33}在动词之间还可插入宾语或状语等其他成分,在它后面的动词还可以是使动动词。例如:

(3)ndzɿ^{33} ʂu^{33} ko^{33} to^{44}.
酒 使 他 使喝
酒给他喝。
sɿ^{31} ʂu^{33} kɔ^{44} tɕe^{33}.
柴 使 (某处) 使燃
使柴燃烧于某处。

ʂu^{33}的性质已转化为相当于汉语的"使"那样的致使动词。彝语还有几十对以声母的清浊交替区分使动和自动的动词。参照阿昌语以送气清塞音、塞擦音和清化的鼻音、边音表使动的由来,彝语以清化鼻音和清辅音(包括送气与不送气)表示使动,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过去曾受到过使动前缀 * s-的影响,后来因语音简化,* s-脱落了,保持清音则可以维持其与声母是浊音的自动动词对立的功能。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小结:藏缅语表示使动范畴的手段和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

粘着手段,以不成音节的 s-～z-……等或成音节的 sə-～sɯ-～ʃă-……等缀表示使动;有的是内部屈折手段,以声调交替、元音松紧交替、声母的送气与不送气交替和清浊交替等区分自动和使动。通过语支内或语支间同源词的比较,显示表使动的不同形式间都有对应关系。追宗溯源,藏缅语表使动的最早形式可能是在动词前加前缀 * s-。现代藏缅语表使动的形式有的是它的遗存,有的是由它演变来的形态。

参考和引用篇目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罗洪瓦苦《凉山彝语的使动范畴》,《中国语文》1962 年 8、9 月。

戴庆厦《景颇语支》,载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戴庆厦、崔志超《阿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 年。

杜若明《藏缅语动词使动范畴的历史演变》,《语言研究》1990 年第 1 册(总第 18 期)。

格桑居勉《藏语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82 年第 5 期。

黄布凡《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民族语文》1981 年第 3 期。

黄布凡〈道孚语〉《藏缅语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年。

黄布凡《藏语声母对韵母演变的影响》,《中国语言学报》第 4 期,1991 年。

金鹏、谭克让、瞿霭堂、林向荣《嘉戎语梭磨话的语意和形态(续)》,《语言研究》1958 年第 3 期。

孙宏开《独龙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 年。

孙宏开《论藏语动词的使动语法范畴》,《民族语文》1984 年第 1 期。

孙天心 Jackson T.-S. Sun: Morphological Causative Formation in Shangzhai(rGyalongic),台北,中央研究院 2002 年藏缅语工作营论文。

徐悉艰《景颇语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84年第1期。
徐悉艰、徐桂珍《景颇族语言(载瓦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
张济川《藏语的使动、时式、自主范畴》,《民族语文》1989年第2期。

原载《南开语言学刊第四辑——庆祝邢公畹先生九十华诞专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藏缅语的“马”与古汉语的“駹”

藏缅语族一些语言的复辅音声母在沟通藏缅语乃至汉藏语的同源词上，起着桥梁作用，一些复辅音保留了藏缅语或汉藏语某些古老声母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启示我们较容易看清那些现代语言意义相同或相近、但语音不同的词相互之间的联系性，从而去追溯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本文试图从比较藏缅语“马”的声母入手，探讨藏缅语的“马”与古汉语“駹”的同源关系。

一

藏缅语族语言有来源不同的“马”字（“字”指单音节词，也指复合词中的一个语素。下同）。如珞巴语的 ɕəkɯ 与彝语的 mu^{33}就非同源。就是同一语言，有的古今“马”字也不相同，如古藏语为 rmaŋs[①]，现代藏语是 rta（书面语，各方言读音相异，拉萨话读 ta^{54}）。但绝大多数藏缅语族语言都有同一来源的“马”的词根或语素。

---

① rmaŋs 见于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献。转引自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51) Ⅱ 257: 118.1 及 353:17。

如果孤立地从中抽出两个语言的词根或词素来比较，其语音形式可能差别很大，比方单拿哈尼语的 mo^{31} 与普米（九龙）语 $ʐuẽ^{35}$ 作比较，可能很难判断它们的同源关系。可是当我们将它们的声母分类排列后，这些词便显示出彼此间的密切关系了。[①]

(1)嘉戎	mbro	扎坝	$mbro^{13}$～$ndʐo^{13}$
(2)贵琼	mbu^{35}	吕苏（木里）	$mboɹ^{35}$
(3)却域	bre^{13}	吕苏（九龙）	$pro^{11}qa^{55}$
(4)藏	rmaŋs	阿昌	$m̥ʐaŋ^{31}$
怒（怒苏）	$mɹə^{53}$	载瓦	$mjaŋ^{21}$
浪速	mja^{21}	基诺	mjo^{44}
(5)景颇	$(ku)m^{31}ʐa^{31}$	僜（达让）	$mɑ^{31}ɹoŋ^{35}$
(6)纳木兹	mo^{53}	彝	$m̩(u)^{33}$
哈尼	mo^{31}	傈僳	$(ɑ^{55})mo^{31}$
拉祜	$(i^{35})mu^{53}$	白（大理）	$meɹ^{33}$
土家	ma^{55}	独龙	$mu^{31}gɯ^{53}$
(7)木雅	$bɐ^{33}$—$tɕæ^{53}$	（马—鞭子）	
(8)史兴	$r\,õ^{35}$	普米（九龙）	$ʐuẽ^{35}$
羌（峨口）	ɹu	纳西	$ʐuɑ^{33}$
道孚	rɛ—zbə	（马—笼头）	

以上各语言“马”字声母中所含的音素，都在双唇鼻音 m、双唇塞音 b～p、颤音或擦音 r～ʐ～ɹ～j3 种音素的范围内，它们组成了一种奇妙的排列组合：(1)组最多，有 m、b、r(～ ʐ)3 个。(2)—(4)组是 2 个，但排列组合的方式不同，(2)组是 m(～n)、b；(3)组是 b(～p)、r(～ʐ)；(4)组是 m、r(ʐ～ɹ～j)，藏语的 rm

① 以下非对应的语素（如词头、词尾等）都加括号。

是 * mr 换位的结果，柯蔚南《一个早期藏语的“马”字》①已作了很好的论证。(5)组 m、ʐ(～ɹ)分布于两个音节中，景颇语的 ku 可能是早期词头的遗存，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动物前缀”。(6)—(8)组只有一个音素，(6)组是 m，(7)组是 b，(8)组是 r(～ʐ～ɹ)。2 个以上的音素总是按照双唇鼻音一双唇塞音一颤音或擦音的顺序排列。据此我们推测(1)组声母 mbr(～mbʐ)反映了藏缅语“马”字较古的语音特征，它与其他组声母在音理上都有演变的可能。演变的主要方式是音素脱落；此外，还有音素分离，如(5)组；音素融 合，如扎坝语 mbʐo 的自由变读 ndʐo 中的 dʐ(＜* bʐ)；音素变化，如吕苏(九龙)语 pr 中的 p(＜* b)，载瓦语的 j(＜* r)；音素换位，如藏语 rm(＜* mr)等。

在另一些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声母对应关系。例如：

“高” 嘉戎(kə)mbro、羌(峨口)bɹɪ、扎坝 ndʐo^{55} ndʐo^{55}、吕苏(九龙)mbɹo^{11} mbɹo^{35}、纳木兹(da^{53})mo^{31}、史兴 ma^{33} rõ^{55}、普米(九龙)ʐuẽ^{35}、载瓦 mjaŋ^{51}、阿昌 m̥ʐaŋ^{55}、怒(怒苏)m̥ɹɯ^{31}、彝(a^{33})m̥(u)^{33}、拉祜 mɣ^{33}、纳西 ʂuɑ^{31}、傈僳 mo̱^{44}、基诺 m̥jo^{42}。

“龙” 藏 nbrug，嘉戎(ta)rmok、羌(麻窝)bəʴk、道孚 nbru～ndʐu、扎坝 mtʂə^{55}、木雅 ndʐu^{53}、载瓦 man^{51}(tʃum^{51})、阿昌 mʐui^{55}(tʂuŋ^{21})、哈尼 be^{33} jə^{31}、纳西(东部方言)mv^{33} bv^{33}ʐv^{55}、白 nv^{21}、土家 phu^{35}、门巴(错那)bruʔ^{53}、门巴(墨脱)bruʔ、僜(达让)bu^{31} ɹuɑ^{35}、僜(格曼)(tɯ^{31})mǎuŋ^{53}。

“绳子” 藏 nbreŋ(bu)“皮绳”、嘉戎(tə)brɛ、羌(峨口)dʐəʴ(wu̥)、羌(桃坪)bʐe^{33}、扎坝 ptʂɪ^{55}、木雅 ndʐuə̱^{53}、普米(九龙)sɑ^{55} ʐɛi^{55}、吕苏(九龙)tsɿ^{11} bar^{35}、史兴 rə^{35}、纳木兹 ʐɿ^{55}、傈僳 po̱^{44} tʃuɑ̱^{44}、基诺(ɑ^{44})phi^{33}、景颇 sum^{33}ʒi^{33}、独龙(ɑ)ŋ^{31} bɹɯŋ^{55}、僜(格曼)bɹǎŋ^{53}。

---

① w. South Coblin: An early Tibetan word for “horse”.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4.1(1974).

检查这3组例子词根的声母，其构成音素最多是m、b、r 3个，不足3个的，也都在mbr可能音变的范围之内，有的脱落了其中1个至2个音素，有的其中两个音素融合成一个音素，有的分离为不同的音节，有的改变了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嘉戎语的(ta)rmok“龙”中的rm可能是*mr换位的结果，试比较：嘉戎(ta)rpok：藏phrag“肩”。嘉戎语绰斯甲话“龙”的词根保留了与藏文最接近的形式(g-yu)mbrug。[①]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似可将原始藏缅语“马”的词根声母构拟为*mbr，但看看国外藏缅语的材料，似乎还不能遽下结论。本尼迪克特《汉藏语概论》[②]列举了意义为“马”的缅语mràŋ、卡瑙语里raŋ、曼查替语hraŋ、布南语śraŋs、切邦语sèraŋ等例词。除缅语、卡瑙里语的声母分别如第(4)、第(8)组类型外，其他3种类型则多出一种擦音ś～s～h，这是mbr所未包括的。本氏据此将原始藏缅语的“马”构拟为*s-raŋ～*m-raŋ。

仔细观察，这个擦音在上面列举的国内藏缅语例子中也有所反映，如载瓦语mja̱ŋ^{51}“高”的紧元音韵母就反映了其古声母可能带有前置擦音*s，我在《藏缅语声母对韵母演变的影响》[③]一文中，列举了17个例子证明载瓦语的紧元音韵母音节与其他藏缅语带前置擦音(构拟为*s)音节相对应。这里只摘出载瓦语与藏文相对应的例子，以资说明：

	姑娘	鼻子	心	穗子
载瓦	tsŏ^{21}mji̱^{21}	no̱^{51}	ni̱k^{55}(lum^{21})	(a^{21})na̱m^{51}

① 张琨、张谢蓓蒂《嘉戎语历史音韵研究》，译文载《民族语文情报资料集》第4、5集，1984、1985年。

② 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铅印。

③ 参加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论文，已收入《中国语言学报》第4辑与本书中。

藏	smos①	sna	sȵiŋ	sȵe ma
	软	月亮	平原	蛙
载瓦	ŋjo̠m^{55}	ɬŏ̠^{55}(mo^{44})	pa̠^{55}	pŏ̠^{21}(kjek^{55})
藏	sȵimo	sla(ba)	spaŋ	sbal(pa)
	生长	星	酸	
载瓦	ko̠^{21}	kji̠^{51}	tʃi̠n^{51}	
藏	skje	skar(ma)	skjur(mo)	

阿昌语m̥ʐaŋ^{55}“高”中的清化鼻音，根据戴庆厦《阿昌语的清鼻音》②一文的结论，也“很可能是带前置擦音 s-的鼻音演变来的”，因为阿昌语的浊鼻音对应于古藏语单鼻音，阿昌语的清鼻音对应于古藏语s+浊鼻音声母。这里引用戴文的例证：

	近	太阳	眼睛	我	鱼
阿昌	ne^{31}	ni^{31} mɔ^{31}	ȵɔʔ^{55} tsiʔ^{31}	ŋɔ^{55}	ŋa^{31}(ʂua^{31})
藏	ȵe	ȵi ma	mjig	ŋa	ȵa
	穗	闻	鼻子	心	鼻
阿昌	-n̥am^{55}	n̥am^{31}	n̥ɔŋ^{55}	ȵ̥a^{55}(lum^{31})	n̥ap^{55}
藏	sȵe(ma)	snom	sna	sȵiŋ	snabs

怒(怒苏)、彝、基诺的“高”字声母都是清化鼻音，可能其来源也与阿昌语相同。这种情况暗示原始藏缅语“高”的声母除含 * m、* b、* r 等音素外，还可能有一个 * s。

“绳子”一词，普米(九龙)语的 sɑ^{55}-，吕苏(九龙)语的 tsɿ^{11}-、景颇语的 su-^{33}、彝语的 tɕi^{33}-等音节也暗示着原始藏缅语的声母中可能有个擦音，这个擦音后来独立成音节了。

“龙”的声母也可能含有 * s 音素。近期读到尉迟治平的《龙

① 古词，见于敦煌藏文写卷 p. t. 985 号。

② 载《民族语文》1985 年第 2 期。

年说“龙”》[①],他从我在《羌语语音演变中排斥鼻音的趋势》[②]一文列举的例子中,细心地观察到羌语桃坪话 χbə“龙”带有前置擦音 χ-,而这个前置擦音 χ-在其他几个例词中与古藏语的前置擦音 s-是相对应的,如桃坪话的 $\chi mə^{33}$“毛”对应于藏文 smoŋs[③],χpu^{55}“竹子”对应于藏文的 smjug(ma)。另外,尉迟治平还从陆绍尊《普米语简志》中注意到箐花话的“龙”是 $ɕi^{55}$,桃巴话是 $bʐo^{55}$,认为箐花话的 ɕ-是源于词根前置擦音,它取代了词根复辅音声母的地位,而桃巴话则失去了* s-,保留了复辅音。

在另一些藏缅语的同源词根里还可看到前置擦音 s-与前置鼻音 m-的交替现象,如“蛇”:藏 sbrul、道孚 mphri～mtʂhi、缅 mrwe;“蜜蜂”:藏 sbraŋ(bu)、嘉戎 mbam(bu)、木雅 $mbə^{33}lø^{53}$。

因在藏缅语里尚未发现如 smbr 或 msbr 这样的四合复辅音,为了解释上面复杂的对应现象,我在 1986 年初稿中曾设想这一类词有两个音节,第一个音节是 * s+元音,第二个音节的声母是* mbr-。第一个音节全部或其元音与第二个音节声母中某些音素的丢失,造成音节合并,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声母,如上述“蛇”字藏语是丢失第一音节的元音和第二音节的鼻冠音,道孚语则是丢失第一音节。

本尼迪克特为原始藏缅语构拟了前缀 * s-,并认为在有关身体部位和动物的一些词中,藏缅语前缀* s-可溯源于藏缅语* sya“吃的肉、动物”。卢舍依语一般把意为“动物”的前缀 sa 加在表示动物意义的词上,如:sa-kei“虎”、sa-va“鸟”、sa-vom“熊”、sa-hŋa“鱼”。其他藏缅语也有十分酷似的结构,如米里语

① 在 1938 年 10 月中国音韵学会第 5 届年会宣读并散发的论文。
② 《民族语文》1987 年第 5 期。
③ 古词,见于敦煌藏文写卷 2735 号。

si-tum"熊"、si-ram"獭"、si-be"猿";克钦语 səgu"羊"、səwoi"穿山甲"、səkrep"臭虫"、śəru"鼹鼠"、śəroŋ"虎";藏语 sbal-pa"青蛙"、sdig-pa"蝎子"、srin-bu"虫"、stag"虎"、spre"猿"等。

本氏此说有一定道理。关于藏语,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些例子:spreɦu"猴"、sbraŋ-bu"蜂"、sbraŋ-ma"苍蝇"、sbrul"蛇"、spjaŋ-khu"狼"、skja-ga"喜鹊"、sram"水獭"。这个前缀究竟是成音节的 * s+元音,还是如本氏所拟,是不成音节的 * s- ? 现在考虑,藏语的前置音 s-分布很广,它可以加在许多单、复辅音之前,虽然许多藏缅语已看不到这个 * s-前缀,但从与藏文的对应关系中可以看到 * s-对语音演变的影响,如前述阿昌语的m̥源于 *sm 中 * s-的脱落与影响。这说明这个前缀与词根声母结合很紧,*s-直接(不是隔着一个元音)作用于词根声母的可能性大。为此,这里将原始藏缅语"马"、"高"、"龙"、"绳"、"蜂"、"蛇"等字的声母构拟为 * s-mbr。从语音角度看, * s-加在 * mbr 之前便是四合复辅音了。

现在来讨论原始藏缅语"马"的韵母。观察"马"以及与"马"的对应关系很接近的"高"的元音,多数藏缅语都是圆唇的 o 或 u,有几个语言是 ɑ,现拟作 * o,因 o 的舌位和唇形处在 u、ɑ 之间,容易向 u 和 ɑ 两个方向演变。藏、僜和缅语支诸语言反映了原始藏缅语的"马"有鼻音韵尾 * ŋ。史兴、普米(九龙)的鼻化元音大多与藏文的带鼻音韵尾韵母相对应,反映它来源于带鼻音韵尾韵母的演变。如史兴语õ对应于藏文的 aŋ～am:

	冷	轻	野鸭	舞蹈
史兴	dʑõ35	jõ35	ɦõ33 bao53	tshõ53
藏	graŋ	jaŋ	ŋaŋ pa	ntɕham

这个 * -ŋ 尾在彝、羌语支的多数语言中都已丢失。独龙语词根

中的 gɯ 和却域语词根中的 qɑ 可能是韵尾 * -ŋ 口音化后分离出来的独立音节，在嘉戎语里可以看到部分词中鼻音韵尾口音化的例子。试比较：

	跳	曾经	收缩
嘉戎	(ka)mtsak	(ka)rn̥ok	(kə)skət
藏	mtɕhoŋ	mjoŋ	skum

白(大理)语的卷舌元音 eɹ，也暗示着有过鼻音韵尾，因为大理话的 eɹ 对应于剑川话的鼻化元音 ɛ̃[①]。例如：

	星	菌子	汤
大理	$ceɹ^{55}$	$se̱ɹ^{42}$	$xeɹ^{55}$
剑川	$ɕɛ̃^{55}$	$sɛ̃^{33}$	$xɛ̃^{55}$

根据上述情况，原始藏缅语"马"的韵母构拟为 * -oŋs。韵尾第二个辅音 * -s 是依据藏文构拟的。藏文的再后置韵尾-s 脱落较早，在现代藏语各方言中都不发音了，对于大多数韵尾已完全脱落或只保留了单辅音韵尾的藏缅语来说，当然就不可能保留这个再后置韵尾。

综上所述，原始藏缅语"马"的语音形式是 * s-mbroŋs。

公元四世纪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存駹县"下说："雍闿反，结垒于县山，系马柳柱，生成林，今夷言'无雍梁'，夷言马也"。闻宥在《雍无梁林解》[②]一文中考证"无雍梁"为"雍无梁林"之讹误，"雍无梁林"即"雍闿系马之林"，其中"无梁"即用汉字记录的某个民族语的"马"字，其古音与缅文 $mraŋ^3$ 最相近。这个"无梁"也反映了原始藏缅语"马"的重要语音特征。

① 引自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
② 《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 4 辑。

有趣的是某些南亚语的"马"字，与这里构拟的原始藏缅语"马"的词根惊人地相似，如佤语 bruŋ、布朗语 bruŋ²、德昂语 m̥'braŋ[①]。竟成在《应当重视对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研究》[②]中，根据我在本文初稿中提供的材料，认为藏缅语的"马"字与阿尔泰语的"马"字有关系，他将达让僜语的 mɑ³¹ ɹoŋ³⁵ 与蒙古语族的 mœr̥（蒙语）、morə（保安语、土族语）mori（东乡语）和满—通古斯语族的 morin（满文）[③]等对比，认为蒙、满—通古斯等语族各语言的"马"字似乎是从达让僜语"马"字上切割部分音节而成的，他把这种现象称为音节裂变现象。此说不无道理。

马在新石器时代即已成为驯养的牲畜，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大批兽骨，其中马、牛骨的数量仅次于猪、狗骨[④]。因此从南到北三大语系中诸多不同语言的"马"字在语音上的相似，不能轻易认为是偶合，它可能是各民族在原始社会尚未分开时所共有的词，也可能最早是某一个语系或某一个语族的民族所共有的词，后来通过互相借贷在几大语系的语言中流传开来。总之，它的来源可能是共同的，但最早发源于哪个语系则有待于研究。

二

原始藏缅语的"马"字流通区域这样广泛，在汉语中也应找到它的同源词。

---

① 王敬骝同志提供。
② 载《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6.3。
③ 竟成文所引例子欠准确，现据简志改正并补充。
④ 岑家梧《中国原始社会史稿》，民族出版社，1984 年。

古汉语有几个“马”的近义词，即“龙”、“骕”、“驨”等。《周礼·夏官庾人》：“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骕，六尺以上为马”。《尔雅·释畜》：“面颊白，惟驨”，“驨”指一种面额白色的马。“驨”在《汉书》中又指青色马，《汉书》九四上匈奴传：“匈奴骑，其西方尽白，东方尽驨。”

按照李方桂《上古音研究》[①]的拟音系统（下同），“龙”拟音作 * ljuŋ，“骕”的声旁“來”古时多通“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往来的“來”原来是“麦”，菽麦的“麦”字原来是“來”，以后互相调换，沿用至今。“麦”拟音为 * mrək，“驨”拟音作 * mruŋ，“马”拟音为 * mrag。从意义上看，“马”与藏缅语的“马”是等义的，但从语音上看，四字中以“驨”字与藏缅语最接近。

“驨”的声旁为“尨”，是“龙”（繁体字为“龍”）的通假字。尉迟治平在《龙年说“龙”》里，检查了所有与“龙”有谐声、通假、异文、又读等关系的汉字后说：在“龙”声字中 l-经常同 b‘-（如“庞”）、m-（如“驨”）、d‘-（如“祂”音作“銅”、又，“龙”从“童”省声）、t‘-（如“宠”）、s（如“泷”）发生关系（按：尉迟按董同龢《上古音表稿》拟音，若按李方桂拟音，则分别为 b-、m-、d-、t‘-、s-）。为汉语构拟的声母应该能够解释这不同的音韵行为。他分别为原始藏缅语、苗瑶语、壮侗语的“龙”字构拟了语音形式 * s-mbrug、* mbruŋ、* s-mblok，并在此基础上为原始汉语的“龙”构拟了 * s-mbruŋ 的语音形式。尉迟治平所作的研究，为原始汉语“驨”的构拟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因为“龙”与“驨”的声旁“尨”通假，它们应该是同音或近音的。汉语的“驨”和藏缅语的“马”在意义上不相等，这不妨碍它们可能是一对同源词，因为等义的同源词演变为不等义的近义词，

① 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 年。

在语言发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大方彝语的 mi^{13}pu^{21}"嘴"，在喜德彝语里成了 mi^{21}pu^{21}"嘴唇"。

这里再换一个角度来讨论，即通过探讨另一些汉语与藏缅语的对应关系来进一步证明汉语的"𩡧"与藏缅语的"马"的同源关系，同时也借此寻求更多的汉—藏缅语同源词。

原始藏缅语声母可能是 * s-mbr 的词根，除了"马"、"高""龙"、"绳子"、"蜂"、"蛇"外，还有：

"苍蝇"　藏 sbraŋ(ma)、嘉戎(kə)wɐ(s)、道孚 vu(za)、扎坝 po^{55}jo^{55}、贵琼 mbu^{35}(hɔ̃^{55})、羌(峨口)bə(ʂqɑ)、普米(兰坪)phʃi^{13}(tsə^{55})、载瓦 jaŋ^{51}(khuŋ^{21})、阿昌 phɔp^{55}、怒(怒苏)pɹɔ̠^{53}、彝 ʑo̠^{44} m̩(u)^{33}、哈尼(a^{55})mo^{55}、傈僳(o^{55})pu^{55}、拉祜 pɯ^{35}、纳西 mbər^{33}lər^{55}、基诺 xo^{42}m̩^{44}、景颇 mă^{55}(tʃi̠^{31})、珞巴(ta)jiŋ。

"牦牛"　藏 nbri(母)、嘉戎(kə)brə(公)、吕苏(九龙)brɿ^{13}(公)、普米(九龙)ʐuɐ^{35}(公)、羌 ʐbə(公)、木雅 rə^{33}(ma^{53})(母)、缅 samari。

其词根声母对应情况跟前面那些词很相似：藏语、基诺语的"苍蝇"和缅语的"牦牛"都有擦音成分，暗示原始声母有 * s-前缀。还有一些部分藏缅语同源的词根，其声母可构拟为 * mbr：

"米"　藏 nbras、嘉戎 mbrɐs"稻子"、道孚 mbre～mdʐe、扎坝 mdʐe^{13}、木雅 ndʐue^{53}、普米(九龙)mbʐe^{35}～mdʐe^{35}、却域 mdʐiɛ^{13}、珞巴(a)mə、怒(怒苏)mɛ^{35}mɛ^{31}、白 me^{33}。

"放牧"藏 nbrog、嘉戎(金川)mbrɑk"牲畜"。

"柳树"嘉戎 mbrə(ʃəkphu)、基诺 mɛ^{44}(nɑ^{42})、傈僳 mo^{31}(dzɛ^{33})、拉祜 mai^{31}(qhɛ^{31}sɿ^{54})。

从汉语里找到如下一些意义相同的字与藏缅语作比较。藏缅语以藏语为代表：

	汉字	上古音拟音	藏文	原始藏缅语声母拟音
(1)	蛇	* djər	sbrul	* s-mbr
	蜂	* bjəŋ	sbraŋ(bu)	* s-mbr
	蝇	* rəŋ	sbraŋ(ma)	* s-mbr
	绳	* djəŋ	nbreŋ	* s-mbr
	犛(牦牛)	* mrəgw	nbri“母牦牛”	* s-mbr
(2)	米	* mid	nbras	* mbr
	牧	* mjək	nbrog	* mbr
	麞(野牛)	* mrar(?)	nbroŋ“野牦牛”	* mbr
	柳	* ljəgw	(嘉戎语)mbrə	* mbr

(1)组前4对汉藏对应字韵母极相近,声母对应不整齐。“蛇”的声旁“它”有两读,一为托何切(《广韵》),一为时遮切(《集韵》),* djər为时遮切的上古音拟音,托何切的上古音拟音应为* tha。“绳”、“蝇”都从“黾”(简写作“黾”)得声,“黾”的拟音是* miŋ。(1)组与藏缅语声母* s-mbr对应的汉字及其有谐声关系的字,其上古音声母有* m、* b、* d、* th、r等,这与“龙”的各种关系字反映出来的情况相似。这说明(1)组字原始声母含有多个音素,其中的* m、* b、* r也包含在与之对应的原始藏缅语的复辅音声母之内。关于* d的来源,尉迟治平认为是* b受* r部位同化的结果,他认为* sbr> * sdr的演变大约完成于秦汉之际,因为“龙”从“童”省声只见于《说文》。

(2)组韵母的对应只有“牧”字接近,其余3字差别较大,特别表现在韵尾上。但也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汉语“米”的韵尾* -d对藏文的-s,可联系古藏语的-d和-s的密切关系来分析,古藏语有些动词的-d可能从复辅音-ds演变而来[1],这是一;其

① 参看柯蔚南《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汉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三集)。

二,"藏语后缀-d(da-drag)是后缀-s 的词素音位变体,经常用在完成式中"[①]。由此,我们怀疑原始汉藏语的"米"字也可能有复辅音韵尾 * -ds 或 * -sd,由于简化方式不同,在上古汉语和古藏语中分别简化为-d 和-s。汉语"㸬"的 * -r(李方桂对此拟音也打问号)与藏文的-ŋ 差别较大,可能有特殊原因。"㸬"这个字见于《尔雅·释畜》:"㸬牛,出巴中,重千斤。"清郝懿行义疏:"野牛也。……㸬之为言莽也。莽者,大也,今俗云莽牛即此"据此,"㸬"上古音可能通"莽","莽"拟音作 * maŋ,与藏文 nbroŋ 的韵母很接近。"犛"、"柳"二字都有韵尾 * -gw,而与之相对的藏文和嘉戎语无韵尾。此两字是阴声字,上古时期阴声字有无辅音韵尾,研究古音韵的专家们有不同看法,说有的有李方桂、高本汉、董同龢等,说无的有罗常培、王力等。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前,还不能否定这两对韵母的对应关系。

再看声母。"犛"可通"氂" * magw,"氂"又可通"釐" * liəg。"柳"的谐声字是"卯" * mrəgw。m、l 相谐说明其原始语声母不只由单一音素组成,至少包含了 m、r～l 等音素。这些近似的同源词根的对应方式又可作为原始汉语"駥" * s-mbruŋ 与原始藏缅语 * smrboŋs"马"相互对应并同源的辅证。

说明:本文使用的语言材料出处如下:(1)调查记录:嘉戎语(林向荣记);却域、吕苏(九龙)、普米(九龙)、贵琼等语言(王天习记);道孚、扎坝、羌(峨口)、木雅、史兴、纳木兹、吕苏(木里)等语言(黄布凡记)。(2)景颇、载瓦、怒(怒苏)、阿昌、独龙、普米、羌、彝、傈僳、哈尼、基诺、拉祜、纳西、白、土家、珞巴等语言简

---

① 李方桂语,转引自①柯蔚南文。

志。(3)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林向荣、王天习两位同志的材料尚未公开发表,承蒙同意使用,谨致谢意!

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此文又被收入《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

同源词比较词表的选词范围和标准

——以藏缅语同源词比较词表的制订为例

同源词在比较词中所占的比例值是判断语言亲疏远近的重要依据，比例值越高表明关系越近，反之，则关系越远。用多少词、用什么样的词来比较才能真实反映出发生学关系的远近，怎样制订一个合理的用以比较的词表，这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一 以往所用比较词表的缺陷

以往比较亲属语言的同源词时，在选择比较词上，常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比较1500—2000个左右的常用词，[①]，另一种是以斯瓦迪什（M. Swadesh）的百词表或二百词表作为比较基础。[②]

---

① 如马学良主编的《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羌语支比较词数是1500个；景颇语支比较词数是2059个；彝语支比较词数2000多个。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云南《民族学报》第3期，1983年）中的比较词数是1500—2000个左右。

② 如罗美珍《三论台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94年第6期）用的是百词表；梁敏《仡央语群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90年第6期）、张均如《标语与壮侗语族语言的比较》（《民族语文》1989年第6期）都使用了200词表。

以1500—2000个常用词作比较,有以下几点缺陷:1."常用词"没有一定的界定标准,其选择往往依比较者的主观判断而异,带有较大的随意性。2."常用"未必古老,未必基本。现代常用的有许多古代不常用,尽管不会有人选择像"电视"、"汽车"等反映现代生活的常用词来比较,就是像"身体、脸、老人、草、叶子、好、快、跑、拿"等常用词,在具体语言里也未见得就是古词的遗存,如在藏缅语族语言里,这些词的差别就较大,同源的可能性小。3.从内容和数量上看过于宽泛,其相同或相近成分不可避免地会包括大量由于语言接触关系而产生的晚期文化词。以此为基础统计出来的百分比只能说明现代语言面貌的异同程度,说明不了语言历史来源上的亲疏远近。因此,应该缩小比较词的范围和数量。

斯瓦迪什的百词表是一个很精练的词表,他的选词原则是"世界共同的,非文化方面的,容易辨认的广阔的概念,在多数语言中有一个单词可以对应的"[①]基本词。对于世界范围的语言来说,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个词表中的大多数词在大多数语言里都是核心基本词,它在语言年代学的统计上有一定价值。但用以比较语言亲属关系的远近,却未必十分适用。因为对于各个比较层级的语群单位(比如一个语系、语族或语支)来说,都会有一些各自的特殊的基本词。汉藏语会有一部分基本词不同于印欧语系,例如百词表中的bark"树皮"、swim"游泳"等可能在印欧语里是基本词,而在汉藏语里便不是基本词。同样,藏缅语族也会有不少基本词不同于壮侗语族,例如比较藏缅语族语言的同源语时,少不了要比较"天、盐、肺、骨节、父、母、马、山羊、

① 《史前民族接触的词汇统计学的年代推算》,原载美国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96, 1952。

猪、虫、蘑菇、针、毒、闻、病、苦”等基本词；比较壮侗语族语言的同源词时，少不了要比较“肩膀、肠子、田、茅草、水蛭、蚂蚁、老鼠、远、近、厚、薄、挑”等基本词。[①] 而这些基本词都不包括在斯瓦迪什的百词表内。作为比较基数的基本词少了，自然会影响同源词的比值。实际上，对于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特别是低层级的语群单位（如一个语支）来说，其同源词的数量一般不会只在一百词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一个比 1500—2000 个词范围小而又比 100—200 个词范围大的词表用以比较同源词。

二　比较词表的选词标准

比较词表中的词，应根据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比较对象和范围内进行选择。下面提出一些标准供参考。

1. 在某一比较范围（如某个语系、语族或语支）内多数语言具有音义相同或相近词根的词。这样的词往往是基本词。词根音义相同或相近如只出现在一对语言或少数语言上，有可能是借贷关系，但如分布在多数语言中，特别是广及其下一层级多数语群单位（如语族下的语支）时，则同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当然也有词根的语音形式不相近甚至差别很大但有对应规律的词是同源词，这样的词更应尽可能选入。

2. 符合某一比较语群单位原始时期及分化时期历史文化背景的词。例如藏缅语族同源词的比较词表，其词项应是能够反映藏缅语族先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符合其认识水平的词。对

①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壮侗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于原始藏缅语时期及其分化时期的推定，应该充分利用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根据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沿青藏高原东部南下直达云南境内的广阔区域内发现有相似的原始文化，这些文化是在承袭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距今 5200—4900 年左右），半山文化（距今 4600—4300 年左右），马厂文化（距今 4200—4000 年左右）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如西藏昌都卡若文化遗址（距今 4700—4000 年左右）的石器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均呈现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其人工栽培作物粟，即是一种典型的来自黄河区域文化的因素。其后，在甘青一带，出现了许多铜石并用和早期青铜文化，如齐家文化（距今约 4000—3700 年）、火烧沟类型文化（约当齐家文化晚期）、寺洼文化（距今约 3500 年）、辛店文化（距今约 3000 年）、沙井文化（上限不超过马厂类型，下限可能延至汉代）、卡约文化（与辛店文化年代相当，下限可能延至战国秦汉）等反映了黄河上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从东向西的发展走向与从早到晚日趋分化的具体过程。这些文化的许多特征如牧羊、石棺葬和屈肢葬、彩陶、双耳罐、被发覆面等反映了这些文化的原始居民与历史记载中的古羌戎系统族群有密切关系。这些原始居民不断从甘青地区南下进入横断山脉，一部分沿澜沧江而上进入藏东河谷，逐渐与当地从事狩猎和原始农耕的土著居民融合，其余的大部分则散居于横断山脉区域逐渐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原始居民。① 这与历史记载大体相符，《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

① 参看周星《史前史与考古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居若水……""江水"、"若水"分别是岷江和雅砻江的古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古西羌人即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先民。[①] 原始藏缅语时期以及开始分化时期大致可以定为距今约 5000 年至 3000 年(或更晚些)这一时间跨度之内。因此,我们要选择原始藏缅语及其分化初期可能拥有的词就要放到这一时间的跨度之内去考察,要看原始藏缅语族群是否可能有那种事物和概念。

在判断一些词是否古词的遗存时,要将这些词与产生它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同时要考虑其概念的外延或内涵有可能转移的因素。例如张琨先生写了《汉藏语系的"针"字》后,有人认为,铁是很晚才有的,原始汉藏语时期怎么会有"针"?但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的骨针启示我们,"针"反映的最早概念是骨针,有了铁制的针以后,针的概念才是铁针,因此,"针"应是古词的遗存,"针"在大多数藏缅语中语音形式十分相似,使人一看就能判断它们的同源关系。即以"铁"而言,中国的冶铁术在公元前 6 世纪就很发达了,已经发现了一个商代初期的铁戈。[②] 说明铁的出现至少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再如"锤子"、"斧子"、"凿子"等也可能会被认为是晚期文化词,但多数藏缅语这些词的词根形式都很相近,从考古发掘资料中得知,许多新石器文化遗址都发现有石斧、石凿、石球等,使我们确信这些词是藏缅语中古老的基本词。

3. 尽可能挖掘同族词,将同族词编入同一词项。语言的历史演变,不仅表现在语音上,也会表现在语义上。在选词时要特别注意将那些语音形式相像、语义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词编成

---

①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② 张光直: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Thir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年.

语族，有利于发现同源词。例如藏语（书面语）的“刀”gri 与景颇、缅、彝等语支的大多数语言的“铜”（景颇 mă^{31} kʒi^{33}、缅文 kre^{3}、载瓦 kji^{21}、浪速 kjik^{55}、波拉 kji^{31}、勒期 kjei^{33}、怒苏怒 gɹi^{55}、喜德彝 dʑɿ^{33}、巍山彝 gɯ^{21}、傈僳 dʑi^{31}、绿春哈尼 gɯ^{31}、拉祜 kɯ^{53}、基诺 ki^{44}）是一组同源词，这一词族最早的意义可能是“铜”，用铜制成刀后，便兼指“铜刀”，藏语后来发展了一系列关于铜的词：li“青铜”、bzaŋ“红铜”、rag“黄铜”，原指“铜刀”的 gri 便用以专指“刀”了，在其他藏缅语里发展了表示“刀”的词，这个词仍保持“铜”的意义。铜的发现时代很早，齐家文化、火烧沟类型文化遗址即已有青铜，卡约文化即已有铜刀，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室墓的刀斧葬中共出土铜刀 719 件，而刀斧葬的最晚时代不晚于帝辛时期，[①]说明铜刀的制作时代距今至少有 3000 多年了。另一些语言“刀”的语音形式（独龙 ɕam^{53}、载瓦 ʃam^{51}、浪速 ʃɛ̃^{31}、波拉 ʃɛ̃^{31}）与该语言“铁”的词根形式（独龙 ɕam^{53}、载瓦 ʃam^{51} to^{ʔ55}、浪速 ʃɛ̃^{31} tɔ^{ʔ55}、波拉 ʃɛ̃^{55} ta̰^{ʔ55}）相同，说明这些语言的“刀”是由“铁”转义而来。像这样转义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树”和“柴”、“小麦”和“青稞”、“腹”和“胃”、“生命”和“气息”、“雁”和“鹅”、“虎”和“狼”、“房屋”和“家”、“金”和“黄”、“银”和“白”、“苦”和“咸”、“病”和“痛”、“画”和“写”、“死”和“熄灭”、“休息”和“停止”等在藏缅语里都是音义有关联的同族词。

4. 排除共同的借词。有些词在许多语言里很相像，很像是同源词，但究其来源却是共同的借词。如青藏高原不产茶叶，茶都是从内地输入的，许多语言的“茶”都借自汉语。藏语书面语 dʑa“茶”借自中古汉语，由于浊音清化，演变成现代方言成为

---

① 高去寻《刀斧葬中的铜刀》，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7 本上册，P. 355—381。

tɕha^{13}(拉萨)、tɕa^{13}(巴塘)、tɕa(夏河)。其他许多语言又从藏语中转借,有的承继了中古借入时的形式,如墨脱门巴 dʑa、道孚 dʑa、义都珞巴 dʑa、普米(九龙)dʑe^{35};有的可能也发生过浊音清化的演变或借入藏语已清化的形式,如错那门巴 tɕa^{35}、扎坝 tɕi^{13}、木雅 tɕæ^{24}、贵琼 tsə̃^{55} tɕha^{31}、史兴 tɕyi^{55}、独龙 tɕɑ^{55}、格曼僜 tɕɑ^{33} tɑuŋ^{55}、怒苏怒 la^{31} tɕa^{33} 等。有的语言则可能直接借自汉语,如嘉戎 tʂhɑ、阿昌 tʂha^{ʔ31}、仙岛 tʂha^{51}、载瓦 tʃha^{21}、浪速 tʃha^{31} 等。能够判断是借词的词应排除在同源词比较词表之外。

5. 如是为了鉴别某语言的族属或支属问题,则在比较词表内要加收不同族属或支属互有特色的词项,例如藏缅语族的"人"这个词,显示出至少有 4 种不同的词源,其语音形式粗分可分为 4 类:A 类——词根声母为双唇鼻音,如藏(书面语)mi/mji、错那门巴 mi^{35}、羌 miə、普米(兰坪)mi^{55}、嘉戎 tə-rmi、却域 m̥ə^{55}、木雅 mə^{33} ni^{55}、贵琼 mũ^{35}、景颇 mă^{31} ʃa^{31}、达让僜 me^{35}、博嘎尔珞巴 miː、义都珞巴 ^{ʔ}i^{55} me^{55};B 类——词根声母为舌尖或舌面塞擦音或擦音,如彝(喜德)tsho^{33}、傈僳 tsho̱^{33} zɑ^{31}、哈尼(绿春)tsho^{55}、拉祜 tɕhɔ^{33}、基诺 tshə^{42} zɔ^{44}、纳西 ɕi^{33}、嘎卓 tsho^{33}、怒苏怒 tshɔ̃^{33}/su^{33}、纳木兹 tshuo^{33}、吕苏 tshuo^{53}、阿侬怒 ɑ^{31} tshɑŋ^{31}、独龙 ɑ^{31} sɑŋ^{53}、墨脱门巴 soŋo、扎坝 sy^{55}、阿昌 tʂo^{55}、仙岛 tʂu^{55};C 类——词根声母为双唇塞音,如载瓦 pju^{55}、浪速 pju^{31}、波拉 pju^{55}、勒期 pju^{31}、克伦 bua^{33};D 类——词根声母为边音,如缅(书面语)lu^{2}、土家 lo^{53}。藏、羌语支语言大多为 A 类,彝语支语言大多为 B 类。将特色词编入比较词表有利于观察在语族内部某个语言更靠近哪一支,例如以往被划入羌语支的纳木兹语和吕苏语,其"人"的语音形式却是 B 类,与大多数彝语支语言很近似。如果这样的词多了,就不得不重新考虑

它们的支属问题。

特色词的出现说明原始语的分化。特色词有一些是继承原始藏缅语，有一些是共同创新，但当我们还没有取得证据能够证明其中的某一类是继承的形式之前，就不能把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看成是创新。如是创新词，其年代自然要晚于原始语时期。

三 试制藏缅语族同源词比较词表

下面以属于藏缅语族的两种语言为比较对象，以弄清它们的支属问题为目的，试制藏缅语族同源词比较词表。

吕苏(即尔苏)语与纳木兹(即纳木衣)语过去被划入羌语支[1]，但其语法特点却近于彝语支而远于羌语支。羌语支多数语言至少有下列3个明显的特点不同于彝语支语言：(1)动词有人称和数范畴，代词化现象十分突出。(2)动词有趋向范畴。(3)语法形式以粘着和屈折手段为主，动词的形态变化十分复杂。

彝语支语言正好相反：动词没有人称和数及趋向范畴，语法形式以分析手段为主。

吕苏语和纳木兹语在(1)(3)两个特点上与彝语支相同而与羌语支多数语言相异，仅在第(2)个特点上与羌语支相同。但吕苏语的趋向前缀与动词词根结合得不紧，有的中间可加表趋向的格助词 $læ^{53}$，如 de^{33}-$tɕhæɹ^{53}$“往上扔”可说成 de^{33} $læ^{53}$ $tɕhæɹ^{53}$、de^{33}-tuo^{53}“往上看”可说成 de^{33} $læ^{53}$ tuo^{53}，说明其前缀功能已弱化，有分离为方向词的倾向。纳木兹语只有3个趋向

① 见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和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

前缀，冕宁的纳木义语已无趋向前缀，说明其趋向前缀正处于趋向消亡的过渡阶段。因此，这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更靠近彝语支。这就有必要通过词汇比较看它们与羌、彝语支的同源词的比值哪个更高，从而重新确定它们的支属关系。

根据以上目的和标准我们试制藏缅语族300核心词的词表。从《藏缅语族语言词汇》[①]1822个常用词中选取多数语言词根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基本词，按藏、羌、景颇、缅、彝[②]5个语支看其分布情况。分布于5个语支、4个语支、3个语支的主要语言或多数语言的核心词各有100来个，经精选，各定100个，共得300核心词(见附录)。其中分布于5个语支[③]的关系词是最基本、最核心的词，分布面又最广，可以说是藏缅语族大多数语言的同源词。分布于4个语支的关系词，尽管有一个语支在这个词上有分化，但多数语言表现出的相似性，说明继承原始藏缅语词的形式的可能性仍是很大。分布于3个语支的关系词则有两种可能，一是原始藏缅语的继承形式，一是共同创新。由于不是整齐划一地只分布于某3个语支，而是交叉错综地分布于有10种排列组合关系的3个语支，因此，这个范围内的关系词有可能会包括一部分因接触关系而造成的形式相近。如果关系词的分布面再缩小到2个语支上，则借贷关系的可能性就很大了。为了能够比较出真正的同源词，尽量排除掉因接触关系而造成

① 由于掌握的材料有限，只限于国内藏缅语。该书由黄布凡主编，许寿椿、陈嘉瑛、王会银任副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② 语支未定语言独龙、珞巴、僜、阿侬怒等暂划入景颇语支，白、土家、嘎卓等暂划入彝语支。

③ 有的从《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看只分布于4个语支，但从某些语言的古文献或民间文学中还能找到失去的古词，例如藏语的gnam“天”、rta“马”、ra“山羊”等与大多数藏缅语不对应，但古文献中与之同义的mu、rmaŋs、tshe tshe等词则可对应。本核心词表的分布数根据补充了约30个藏语古词后统计。

的形式相近,所以同源词比较词表只收了关系词分布于 3 个以上语支的词项。

因比较目的是看吕苏语和纳木兹语与羌语支更近还是与彝语支更近,从羌语支选取羌语和普米(兰坪)语,从彝语支选取彝(喜德)语和纳西语作为代表,然后将吕苏语和纳木兹语按照 300 核心词词表逐一与上述语言比较得出如下结果(语料据《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羌	普米	彝	纳西
吕苏	比较词数[①]	299	297	298	294
	同源词根数	124	146	167	157
	同源百分比	41.4	49	56	53.4
纳木兹	比较词数	299	298	299	296
	同源词根数	100	155	169	179
	同源百分比	33.4	52	56.5	60

由上可见,吕苏语、纳木兹语与彝语支语言同源词比例值高于与羌语支语言同源词的比例值,吕苏语与彝语最接近,纳木兹语与纳西语最接近。[②] 从词汇角度与从语法角度观察结果一样,这两种语言也是更近于彝语支而远于羌语支。这就引起我们的注意:有必要重新考虑它们的支属归类问题。

用核心词比较的结果与以往用较多的常用词比较的结果会

① 300 核心词内有的语言有些词项缺记,故都不是 300 个。下表同。

② 拉玛兹偓《纳木衣语支属研究》(《民族语文》1994 年)用 361 个基本词进行比较,结论与此相同。

有很大的差别，下面以吕苏语和其尔苏方言[①]为例，对比用两种词表作比较的不同结果：

比较语言	被比较语言	比较词数	同源百分比
尔苏	羌	1500—2000 个	21.4
尔苏	彝	1500—2000 个	16.6
吕苏	羌	299	41.4
吕苏	彝	298	56.5

不同的比较显示亲缘关系的远近恰好是颠倒的。之所以有这种差别，就是因为前者在用以比较的词中包括了大量的非基本词，在非基本词中有许多是由语言的接触关系形成的形式相同或相近、看似同源的词。

因此，我们在做亲属语言同源词的比较时，制订一个合理的比较词表，是关系到比较工作能否得到较科学的结论的问题。

附录：藏缅语 300 核心词词表

说明：本词表中的词项从《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选出。词后的数字为该书的词项编码。/表示前后为同族词（或词根）。按照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关系词分布的语支数——5 个、4 个、3 个分别划为一级、二级、三级。

一级（100 个）

天 1　月亮 4　星 5　火 18　烟 19　岩石 27/悬崖 26　头 74　眼睛 79　鼻子 80　耳朵 81　乳房 94　腹 96/胃 148　手 107　筋 130　脑髓

① 尔苏语比较情况引自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

132/脓 159 骨节 136/(一)节 869 牙 137 胆 147 屎 151 鼻涕 157 生命 163/气 20 贼 194 祖母 217 父亲 218 母亲 219 女儿 222 姑 243 毛 266/羽毛 299 尾巴 267 马 268 山羊 276 猪 284 狗 289 水獭 317 布谷鸟 344 青蛙 349 虫 353 树 372/柴 534/木 511 水果 378 刺儿 391 蘑菇 437 饭 440 肉 443/肌肉 128 脂肪油 445 清油 446/芝麻 435 针 578 锤子 606 名字 687 梦 699/做梦 1821 里(边) 715 白天 748/日子 768/(一)天 910 一 797 二 798 三 799 四 880 五 801 六 802 八 804 九 805 百 824 千 826 我 928 凸 970 近 975 薄 981/细 967 少 988 黑 1005 白 1006 暗 1013 重 1014 浑 1023/(搅)浑 1395 新 1050/新鲜 1088 价值(贵)[①]1054 苦 1074/咸 1076 背(孩子)1151 吃 1198 春 1201 吹 1218/吹(灰)1219 堆 1294/(一)堆 855 飞 1318 缝 1324 给 1345/交付 1420/献 1723 喊 1367/喊叫 1368 借(工具)1443/借(钱)1442 聚齐 1455/全(了)1583 漂浮 1553 (衣)破 1556 散开 1599/(会)散 1598 杀 1602 守卫 1633 (饭)熟 1637/(果子)熟 1638 吮 1648 死 1651/(火)灭 1522/死的 1087 偷 1686 吐 1688/呕吐 1535 吞 1692 弯 1700/弯的 1004 闻 1707/臭 1070 休息 1740/停止 1683 知道 1798/懂 1282/认得 1590

二级(100个)

太阳 2 雨 10 金 51/黄 1008 银 52/钱 573 铜 53/刀 549 铁 54 盐 61 桥 70 膝盖 101 血 129 (手)脉 131 骨头 133 肺 143 心 144 肝 145 肠 149 眼泪 158 尸 162 兵 179 祖父 216 叔 232/舅 238 犄角 263 绵羊 275 鸡 293 龙 306 獐子 315 雁 334/鹤 335/鹅 301 蛇 347 鱼 351 蜜蜂 367 松树 385 小米 417/稻 403 药 456 斧头 605 凿子 607 毒 641 鬼 669/神 668/病人 196 灵魂 673 (桌子)上 724 七 803 (一)个(蛋)841/(一)粒 845 (一)棵 848 (一)朵 861 (一)庹 899 (一)拃 901 你 931 他 934/这 942/那 947 细 967

① 原词项为“(价钱)贵”,但多数语言 phu 一类的词根是“价格、价值”的意思,此词与藏语的 phog“薪水、工资”有对应关系。

高 968　长 972　深 982　扁 991/瘪 986　直 1003/竖的 1002　蓝 1010/绿 1009　锋利 1020　胖 1024/肥 1025　干(的)1028/干(了)1333　硬 1034　生(的)1049　酸 1072　高兴 1117　掰开 1133　补(衣)1161/补(锅)1162　插(牌子)1171/插(秧)1172　拆(衣)1174/拆(房)1175　沉 1187　穿 1211　点(头)1267　(线)断 1290　弄断(线)1291　翻过来 1309/翻身 1310　分离 1321　害怕 1366　喝 1370　画 1378/写 1736　换 1383/交换 1419　活(了)1396/活(的)1087　积攒 1401　捡 1414　居住 1452　(水)开 1462　(花)开 1463　哭 1485　来 1491　聋 1504　滤 1508　凝固 1534　铺 1562　染 1584　解开 1600/撕 1650　睡 1646/躺 1661　睡着 1647　逃跑 1663　挖 1698/掘 1458　剜 1699/刻 1479　弄弯 1701　忘 1704　张(口)1785　捉 1813/抓 1805　做 1820

三级(100 个)

云 7　风 9　霜 14　山 23　洞 29/坑 36　路 38　石 43　水 47　嘴 84/嘴唇 85　脚 103　拇指 110　指甲 113　肋骨 135　舌 139　人 167　儿子 220　女婿 223　牛 254/黄牛 255　翅膀 298　虎 304/狼 324　豹 310　熊 311　鹿 313　豺 323/狼 324　乌鸦 339　虱 356　苍蝇 358　花 377　竹子 389　穗 407/芒 413　小麦 410/青稞 412　豆 430/豌豆 433　糠 457　房屋 494/家①　火炭(燃着的炭)535　火绒 537　碗 553　船 602　绳 619/牛皮绳 601　弓 636/箭 637　话 651　龙王 671　(桌子)下 725　十 806　(一)半 832/(一)只 871　(一)步 916　谁 953　低 969　厚 980　满(的)984/满(了)1518　多 987　圆 990　红 1007　亮 1012　轻 1015　软 1035　热 1062/热(饭)1587　冷 1063　温 1064　(味道)香 1071/(气味)香 1069　爱 1126/爱(吃)1127/喜欢 1714　抱 1149　病 1160/痛 1666　塌毁 1176/塌 1657　炒 1186　盛(饭)1194　点(火)1268/点(灯)1270　燃烧 1269　(棍子)断 1292　弄断(棍子)1293　腐烂 1330　盖 1331/盖(被)1332　耕 1347　刮(毛)1352　回 1385　挤(牙膏)1404/挤(牛奶)1405

① 《词汇》中未收“家”这个词。藏语的 khjim“家”与多数藏缅语的“房子”有对应关系。

忌(嘴)1411　开(门)1461/揭(盖子)1438/打开 1246　看见 1471　扛 1473/挑 1676　辣 1489/辣的 1075　买 1516　摸 1525　磨(刀)1526　泼(水)1554　破(篾)1555　溶化 1492　射中 1612　释放 1626　是 1628　舔 1674　挑选 1675　听 1681　完 1702　学 1742　压 1745　扬场 1748　舀(水)1754　织 1799　啄(采集)[1]1814

原载《民族语文》1997 年第 4 期

① 藏语的词 ɦthu(啄)兼有"采集"的意思。

从藏缅语同源词看藏缅族群的史前文化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不少语言学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萨丕尔(Edward Sapir)说："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萨丕尔，186 页、196 页)帕默尔(L. R. Palmer)说："语言是历史的宝库"。"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语言史和文化史("词和物")密切联系在一起，互相提供证据和互相说明。"(帕默尔，148、139、122 等页)

藏缅语同源词是产生年代很早、为藏缅族群的先民共同使用并在多数语言中保存至今的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藏缅族群的史前文化。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将黄河上游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与西羌、氐羌、羌戎等族群相联系，并视这些族群为藏缅语族民族的先民。本文将从语言学与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相结合的角度，将藏缅语族同源词与黄河上游等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和历史、民俗等资料进行对照，从它们的对应关系和联系中去观察藏缅族群的史前文化。

一 黄河上游等地区的古文化遗存与藏缅族群的关系

(一)黄河上游古文化遗存与古西羌人

本世纪以来,考古学家通过大量调查发掘和研究,发现在黄河上游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古文化遗存。其中有属于新石器时期的马家窑类型文化。其分布地区大体包括河套、河西走廊、甘肃大部、宁夏南部、陕西西部以及青海东部。其年代经碳-14测定,石岭下类型为公元前3800年左右,马家窑类型为公元前3100—2700年,半山类型约在公元前2600—2300年,马厂类型约在公元前2200—2000年。其后,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一地区又兴起了齐家文化,它东起泾渭、西至湟水流域,北及内蒙古阿拉善旗一带,南达白龙江流域,齐家文化已经步入铜石并用乃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所,105—125页)。再后,在甘青一带又出现了许多青铜文化,如火烧沟类型文化,分布在甘肃的山丹、民乐、酒泉、玉门一带,年代约当齐家文化晚期,寺洼文化,分布在洮河、庄浪河、泾河、白龙江诸流域及陕西宝鸡等地,距今3500年左右;辛店文化,分布于兰州以西至贵德的黄河沿岸及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距今3000年左右,约当西周早期;沙井文化,分布于河西走廊的古浪、民勤、永昌、张掖一带,其年代上限不超过马厂类型,下限可能延至汉代;卡约文化,分布于青海海南、海北、黄南等藏族自治州,年代约与辛店文化相当,下限延续可能较长;诺木洪文化,分布于青海柴达木盆地东部,年代距今约3000年左右,上限晚于齐家文化,下限可能延至战国秦汉。

这些文化的社会属性也大多处于文明前夜的某种状态之中（周星，156 页）。

有的学者将甘青宁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对照历史记载，推断这一地区的原始居民与西羌、氐羌、羌戎等族群有密切关系，认为古羌戎系统族群可能是这些文化遗址的原始居民。因为这些文化的许多特征如牧羊、石棺葬和屈肢葬、彩陶、双耳罐、被发覆面等都与历史记载中的古羌戎系统族群的文化特征相符。不少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山羊和绵羊被驯化的证据，有大量羊骨出土，有对羊的崇拜，说明牧羊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甲骨文中有“羌”字作人头上顶羊角状，也可解释为头戴羊角或头饰羊角的人群。《风俗通》说，羌人本是西戎中的卑贱者，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山海经·西山经》说，从崇吾之山至翼望之山，“其神状皆羊身人面”。这些都说明古西羌人是以牧羊为业或以羊为图腾的若干族群（周星，157—164 页）。

（二）西南地区古文化遗存与藏缅族群

考古发掘和研究还说明，沿青藏高原东部南下直达云南境内的广阔区域内发现有与黄河上游的原始文化相似的原始文化。这些文化是在承袭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如西藏卡若文化遗址（距今 4700—4000 年左右）的石器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均呈现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其人工栽培作物粟，是由马家窑系统文化向南传播而来的。马家窑系统的彩陶和打制有肩石斧，不仅在卡若遗址中有发现，自青藏高原东端至云南的广阔地带也有发现。学者们把这两者当

作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氐羌系统原始居民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进入横断山脉区域的直接证据。他们进入横断山脉以后，一部分沿澜沧江而上进入藏东河谷，逐渐与当地从事狩猎和原始农耕的土著居民融合，其余的大部则散居于横断山脉区域，逐渐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原始居民（石硕，28—30页）。这些文化遗址的分布反映了黄河上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从东向西、从北向南的发展起向与从早到晚的日趋分化的过程。这一分化过程，可与一些历史记载互相印证。《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江水"、"若水"分别是岷江和雅砻江的古称。

彝、纳西、哈尼、拉祜、普米等藏缅语族的民族都有族源来自北方的传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河上游原始居民南迁分化的史实。例如有的学者根据对拉祜族古歌谣中出现的地名追踪调查、探溯民族起源的结果，推断拉祜族的始祖"必低必修"起源于甘南一带，是史籍中武都羌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迁徙至河湟地带，又成为河湟羌的组成部分。自先秦王朝征伐羌人战争开始后，被迫向南迁移，至青海通天河源头。后又为吐蕃势力所迫，分别沿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向东南方向迁徙，最后才进入云南，有的进入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张蓉兰，45—47页）。有的学者根据景颇族父老死后送魂路线——由住地送到片马直到西北的昆仑山——的探索，推测景颇族的祖先曾居住于青藏高原的澜沧江、怒江的源头之区（冉光荣等，197-198页）。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古西羌人即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先民（冉光荣等，1、196—202页），看来这一推断是可信的。

由是可建立这样一种联系：藏缅族群的先民即古西羌、氐

羌、羌戎族群，皆称古西羌人；古西羌人即黄河上游等地区古文化遗存的原始居民。藏缅族群的先民在未分化前和分化初期当使用共同的原始藏缅语，这一时间跨度大致为距今约 5000 年至 3000 年。在多数藏缅语中保留至今的同源的核心词，当是在这一阶段共同使用过的词，其中有关文化的词与黄河上游等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自然也就具有互相参照、证明的作用了。

二　藏缅语同源词的确定

(一)关系词与同源词

在不同的藏缅语中，我们不难找到许多关系词。所谓关系词是指不同语言间意义相同、相近或差别很大但互有关联(即“同族词”关系)，语音相同、相近或差别很大但互有对应关系的词。这样的词有可能是同源关系，也有可能是借贷关系。探寻一个语族的同源词，要排除掉借贷关系，需要对关系词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是其概念所指事物远古就存在；一个是分布面广，分布的语支和语言都多。这样才有可能在语族范围内同源。

(二)藏缅语核心词词表的制定

我在《同源词比较词表的选词范围和标准》(《民族语文》1997.4)一文中，根据 5 项标准(其中主要为上述两个限制条件)提出了一个藏缅语 300 核心词词表。后来在《藏缅语族语支分化顺序和亲疏关系探讨》(参加第 30 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会议论文)中对以上词表作了修订和补充，又提出一个 360 核心词词表。这两个词表的核心词是根据关系词的分布面达 3 个以

上的语支来定的。这些词大多是概念明确、所指事物常见、历史悠久、稳定性强的基本词。这个词表主要供藏缅语语言之间或语支之间同源词的比较之用。

(三)藏缅语族同源词的确定

上述藏缅语 360 核心词词表按照关系词分布语支数的多少分为一级(5 个语支,100 个)、二级(4 个语支,110 个)、三级(3 个语支,150 个)。本文确定的藏缅语族同源词范围定在一级和二级核心词内。一级核心词表的 5 个语支由于互相借贷而形成关系词的可能性极小,但 5 个语支都共同借自语族以外的语源却有这种可能性,如"茶",大多借自汉语,有的是早期借词,有的是晚期借词,有的辗转相借。① 二级核心词表的词 4 个语支互有关系,1 个语支无关。4 个语支保留的是同源词,1 个语支丢失了原有古词的可能性极大,其丢失的古词往往还可从古文献或民间口头传说中发现。如"天",除藏语支以外其他 4 个语支的绝大多数语言都同源,词根声母都是 m,韵母多为后圆唇元音,如羌语为 mu(tup)、景颇语为(lǎ^{31})mu^{31}、缅语(书面语)为 mo^{3}、彝(喜德)语为 mu^{33}等,而藏语(书面语)却为 gnam。gnam 与 mu 等不同源,但敦煌文献有 mu sman 一词有时等同于 gnam sman,两者指同一神灵,说明 mu 与 gnam"天"等义。另外,rmu thag"天绳"、rmu skas"天梯"中的 rmu,柯蔚南认为可能由 mu 添加了前缀 r-或 d-演化而来,②因此藏语原来也是有 mu"天"这

① 参看拙文《同源词比较词表的选词范围和标准》,《民族语文》1997 年第 4 期。

② [美]W. S. Coblin《Mu 字源流考》,第 19 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会议论文,1986 年 9 月。

个词的，只是在后来叫 gnam 这个形式取代了。因而 4 个语支以上的关系词是藏缅语同源词的可能性很大。

分布于 3 个语支以下的关系词，形成“关系”的起因则有 3 种可能：其一，是共同继承于原始藏缅语，是原始藏缅语遗存，如藏缅语 1-9 的数词除“7”以外都是 5 个语支同源。原始藏缅语时期当有“7”这个数词，但“7”只在羌、景颇、缅 3 个语支的多数语言中显示出有同源关系：羌 ɕtɕə、①普米（九龙）n̥ʑɯ^{55}、嘉戎(kə)ʃnəs、道孚 znʑe、却域 sna^{55}、扎坝 n̥ɛ^{55}/ʂnɛ^{55}、木雅 nʑuə^{55}、贵琼 nʑi^{35}、景颇 sǎ^{31} nit^{31}、独龙 sɯ^{31} nʑit^{55}、阿侬怒 sɿ^{31} nʑi^{55}、缅（书面语）（khu^{1}）nɑs^{4}、阿昌 nit^{55}、仙岛 nit^{55}、载瓦 ŋjit^{55}、浪速 na̠t^{55}、波拉 nɔ̠t^{55}、勒期 ŋjɛ̠t^{55}，从中可以看出其原始形式的声母是一个带前擦音的鼻音，其韵尾是-s 或-t。藏语（书面语）bdun 和彝（喜德）ʂɿ^{21}、傈僳 ʃi^{31}、哈尼 sɿ^{31}、拉祜 si^{11}、基诺 ɕi^{44}、纳西 ʂɚ^{33} 等彝语支语言的“7”，看不出与上述语言有同源关系，可能是后来创新的。其二是在原始藏缅语分化过程中产生的共同创新，如羌、缅、彝 3 个语支的量词“片”：普米（兰坪）fpɑ^{13}、嘉戎 phjar、道孚（a）lba、却域（tɯ^{55}）rpe^{55}、扎坝（tɛ^{55}）phi^{55}、贵琼（ta^{31}）pa^{55}、史兴（dʑi^{33}）wɛ^{55}、吕苏（te^{33}）pu^{31}；缅（书面）rwak^{4}、浪速 fɔʔ^{55}、勒期 fu̠ʔ^{55}；怒苏怒 pha̠^{53}、彝（武定）phɑ̠^{33}、傈僳 phiɑ^{31}、哈尼（绿春）pa̠^{31}、拉祜 phɑ^{21}、基诺 pha^{55}、纳西 phe^{33}、纳木兹 pu^{55}，这些词显然有同源关系。还有“只/半”、“朵”、“步”、“个（圆坨形）/粒”等量词也只限于这 3 个语支同源。一般认为藏缅语的量词是后起的，至今量词仍不发达的藏语和景颇语支

① 羌语 ɕtɕ 对应于嘉戎语的 ʃn 和其它语言中带前擦音鼻音声母，参见黄布凡《羌语语音演变中排斥鼻音的趋势》（《民族语文》1987 年第 5 期）。

语言或是没有上述量词，或是有但不同源。因此它们不是语族范围的同源，对于语族来说，它们是共同创新。其三，形成关系是共同借自同一语源，如景颇、缅、彝3个语支的“万”都借自汉语：景颇 mun^{31}、独龙 mɯ^{55}、达让 僜(thi^{31})mu^{31}；阿昌 mun^{31}、仙岛 m̥un^{51}、载瓦 mun^{21}、浪速 van^{55}、波拉 van^{35}、勒期(ta^{31})mun^{31}；怒苏怒 mɯ^{31}、彝(喜德)vɑ^{55}、傈僳 mɯ^{31}、哈尼(墨江)mɛ^{55}/vã^{55}、拉祜 mɤ^{11}、基诺 vã^{35}、纳西 mɯ^{33}。其中声母为 m 者借自古代汉语(《广韵》明母山韵)，声母为 v 者借自近代或现代汉语。其中还不排斥某一语言自汉语借进后又借出至另一语言的可能。

是共同继承还是共同创新，有一些可能根据其概念产生条件时间的早晚来判断，如景颇、缅、彝3个语支的“裤子”、“船”等关系词，显然是后期的共同创新，但有的难以分辨。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同源”的可信性，本文在确定同源词时，将分布于3个语支以下的关系词除个别的(如“七”)以外都排除在外，而将分布于4个以上语支的多数语言或主要语言的关系词都视作同源词(共同借自另一语源的除外)，这样的词共有210个。

三　从藏缅语同源词与古文化遗存的对照看藏缅族群的史前文化

从210个藏缅语同源词中可选出与古文化遗存有关的词74个，其中5个语支同源的38个，4个语支同源的35个，3个语支同源的1个(见附录：藏缅语族与史前文化有关的同源词词表)，按照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可作如下分类：

(一)反映经济形态的

1. 饲养家畜——猪、狗、山羊、绵羊、牛、马、鸡 从这些同源词分布的普遍性并对照考古遗存来看,藏缅族群的先民在史前已经饲养这些家畜。马家窑和齐家文化遗址多处发现有猪、狗、羊、牛、鸡等残骸,有多处墓葬用羊头、羊下颌骨、猪下颌骨随葬,齐家文化还发现有占卜用的羊肩胛骨和猪肩胛骨(考古所,107—121、124 页)。马的遗骸只在齐家文化的永靖魏家出土过,而且中国北方大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半坡、龙山等文化)有关马的材料都很少,有的遗骸只鉴定到马属,不能断定是家马,可能马的驯养较晚。有一份敦煌古藏文写卷,内容是"马和牦牛的故事",故事以拟人的手法反映了青藏高原部落之间的争斗,同时也以传说的形式反映野马变为家马的过程。[①] 其中提到这一变化发生时代的一个人物叫贤若米沃达(Gśen-rabs myi-bo-dad),是苯教创始人。据有关资料推算,他诞生至今已有 3855 年[②]。这与齐家文化的年代很接近。另外,西藏申扎县的加林岩画(据推测为新石器时代作品,距今约三四千年前)的题材也大多有马、犬、牦牛等动物(侯石柱,112 页)。大概马的驯养只有 4000 年左右的历史。

2. 种植作物——粟/[③]稻/米、小麦/青稞/大麦、豆/豌豆 不同藏缅语的"粟"与"稻"、"米"等构成同族词,其最早含义可能是"粟",在一些语言里转义为"米"或"稻"。马家窑文化遗址中

---

① [英]F. W. 托马斯著,李有义、王青山译《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年,第 17-34 页。

② 参看黄布凡《象雄历史地理考略》,《西北史地》1996 年。

③ 斜线"/"表示其后是同族词。

发现有炭化的粟粒及成穗的粟子，马厂类型文化遗址发现多数墓内都有装满粟的陶瓮(考古所，109、114 页)。西藏卡若遗址也有大量粟类谷物出土，考古学家认为是由马家窑系统文化向南传播而来(石硕，29 页)。说明粟是当时居民的一种主要粮食，可能是藏缅族群最先栽培的作物。藏语 so ba“大麦”(亦指未去壳的谷麦和带壳的青稞等)，与羌语支语言的“青稞”、彝语支语言的“小麦”语音对应，这些植物都属禾本科，因其植株形似，在不同语言里容易转义。这组同族词可能最初指小麦，小麦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栽培面积最大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甘肃民乐县六坝乡东灰山遗址曾出土炭化小麦籽粒，距今约有 5000 年(李裕，51 页)。说明新石器时期黄河上游已种植小麦。西藏新石器文化遗址未见有小麦和大麦出土的报道，仅在山南地区的普努沟类型基地发现随葬品有青稞、荞麦等，但时间为吐蕃晚期(侯石柱，68 页)。青藏高原的大麦和青稞等可能是由甘青地区传去的小麦植根于高原的变种。西藏流传着几种关于粮食(或青稞)种子来历的神话，有阿初王子盗来说，鸠鸟带来说，海龙王赐给说，狗尾粘来说，情节虽然各不相同，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说粮食(或青稞)种子是外来的(佟锦华，30—32 页、40 页)。有的学者从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多方面找出证据，认为“中国小麦并非本土原生，它是在距今 5000 多年前由栽培小麦起源地的西亚远道运来的”(李裕，54 页)。李裕还说“在小麦西来的同时，还有中国的粟类和大豆西运”，这说明豆也是很早种植的作物。因此，粟、麦、豆等都应是原始藏缅语时期已种植的作物。

饲养家畜和种植农作物，说明藏缅族群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已进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 。

3. 狩猎——鹿、獐、雁/鹤/鹅 马家窑和齐家文化遗址多

处发现有鹿、狍等动物骨骼(考古所,107—108、120页)。西藏卡若文化遗址发现有鹿、獐、羚、狍、狐等14种动物骨骼(石硕,31页)。同时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骨镞、石镞、石弹丸、石矛等狩猎工具和用于切割肉类的刮削器。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岩画也多处刻画有鹿、羚羊、鸟等野生动物。这些都说明了藏缅族群的先民在进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的同时还兼营狩猎。

4. 工具与金属——斧、凿、锤、铜/刀、金、银 半山、马厂文化遗址普遍发现刀、斧、凿等石器和刀、凿、镞、针、锥等骨器,有一种考古学上叫做"敲砸器"的石器大概就是"锤"的所指了。齐家文化则不但有石斧、石刀、石镰等,还有铜刀、铜斧、铜凿、铜锥、铜镜等,说明冶铜业已很发达(考古所,107—108、110、114、120、124等页)。藏语的gri"刀"与景颇、缅、彝3个语支的多数语言的"铜"是同族词,这一词族的最早含义可能是"铜",用铜制成刀后,便兼指"铜刀"。藏语后来发展了一系列关于铜的词:ɦkhar"青铜"、bzaŋ"红铜"、rag"黄铜"、li"响铜",原指"铜刀"的gri便用以专指"刀"了。在早期青铜时期,铜刀的制作规模很大,如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的殷氏王室墓的刀斧葬共出土铜刀719件(高去寻,355—381页),因此,"铜"与"刀"有转义的可能。在其他藏缅语里发展了表示"刀"的词,这个词便仍保持"铜"的意义。"金"在多数藏缅语中都同源。羌语支除嘉戎语和道孚语是借藏以外,有独特的创新形式,其声母可能是一个带有前擦音的鼻音,纳西语的xæ[21]与纳木兹语的hæ̃[53]与之对应。有部分藏缅语的形容词"黄"与"金"同根,自"金"引申而来。"银"在多数藏缅语中也同源,但景颇语和彝语支多数语言形式不同,各与其形容词"白"同词根,由"白"引申而来。属于早期青铜文化的火烧沟类型文化以彩陶、石器、铜器和金银器的共存而引人

注目(周星,156 页),由此看来,金、银的发现与使用也有 3000 多年了。

5. 财富交换与私有——积攒、交换、价、借、偷、贼、守卫、兵/战争 这一组同源词反映了财富的积累、交换,贫富不均,偷盗、战争等情况。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农耕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铜的发现和使用,促使生产力大大发展,剩余物随之增多,便用了交换,在交换中便会涉及交换物的价或值,在这一过程中,"积攒"、"交换"、"借"、"价"等词应运而生。生产力的发展也产生了贫富不均的情况。齐家文化皇娘娘台与秦魏家的墓葬在规模、随葬品种类、数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有的十分悬殊。说明当时已出现社会分化、贫富不均的现象(考古所,121 页)。由于财富不均,部落间便发生偷盗或掠夺行为,而被掠夺的部落为了保卫自己的财物,也要被迫抵抗,因而便有了战争,便有了打仗的人——兵。战争和从事战争的人密不可分,故藏语 dmag 有"战争"和"军队、兵"两个义项。齐家文化有的合葬墓中仰身者为主人,其余似为殉葬者,葬式人架比较零乱,有的身首分离,有的作挣扎状,考古学家认为这种人的身份有一部分是被杀害或活埋的俘虏(考古所,125 页)。有些历史学家说:"人类有了一定的储存和较好的武器以后,才能发生战争。"(吕振羽,56 页)这一组同源词便是与这一连串现象有关联的词。

(二)反映物质生活(衣食住行)的

1. 衣——穿、织、染料/染、针、缝、补 这一组词反映了那时已有了纺织的布和经过染色、缝制的衣服。马家窑和齐家文化遗址发现有骨针、骨锥、石和骨的纺轮,更晚期还有陶纺轮;齐家文化大何庄遗址发现的布纹痕迹似用麻织成,有粗细两种(考

古所，107、108、114、121等页）。据此，推测当时人们已会用麻布制成衣服。

2. 食——肉、脂肪、清油/芝麻、蘑菇、水果、盐、蜜蜂、药、舂 食物方面除前述畜养、狩猎的动物的肉、油脂外，“舂”、“清油/芝麻”等词和马家窑遗存的臼、杵、磨盘、磨棒等（考古所，107—108页），还反映那时已有了经过研磨或舂碎等加工的粮食和植物油。此外还采集蘑菇、水果、蜂蜜等，普遍食盐，并知道采集草药治病。藏语与其他藏缅语“药”同源的古词 rtsi 兼有“草”义，由此可推测那时的药是草药，由草而来。

3. 住——住、房屋/楼房/家 马家窑和齐家文化遗址都有半地穴式建筑（考古所，109、110、111、114、119、120等页）。卡若遗址除半地穴房屋外，还有地上房屋。半地穴房屋又可分为圜底、平底和石墙房屋三式，半地穴石墙房屋的穴底中央分布了许多柱洞，说明这种建筑可能为楼层建筑，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今日昌都等地还有许多这样的藏式房屋（侯石柱，35—36页）。类似这样的房子，既是房屋，又是楼房，又是家，后来在不同的民族语里演化为单一义项，因而形成了同族词“房屋/楼房/家”。

4. 行——桥 同源词“桥”反映藏缅族群早就有了“桥”的概念。当然最早的桥不会是像现代的木石结构或钢筋铁桥，而是可能像我们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偏僻地区可以看到的那种简陋粗糙的桥，如现今珞巴族地区的溜索桥、籐网桥、独木桥和竹木结构桥等。

（三）反映精神意识的

1. 亲属观念——父、母、祖父、祖母、姑、叔/舅、儿子/侄子、

女儿 考古学家从马厂类型文化遗址男女性随葬品的不同(男性随葬品多为石斧、锛、凿等生产工具,女性随葬品多为纺轮)推测当时男性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女性则转到主要从事纺织等家务劳动,这种变化反映了妇女地位的下降和男子已处于支配或主导的地位,这样就促使氏族的血缘纽带关系渐趋松弛,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化(考古所,117 页)。上面一组亲属称谓词正反映了父系为中心的家族的亲属关系。舅在母系社会中是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到了父系社会中其重要地位由叔(或伯)代替,对舅的称呼转而用以称呼叔(或伯),便导致了"舅"与"叔"成为一组同族词。同族词"儿子/侄子"说明"儿子"与"侄子"曾经同义,至今在一些缅彝语言里仍用同一个词或词根,这反映了历史上曾经实行过夫兄弟婚制,兄弟的子女也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称呼。

2. 数量观念——数词一至十、百、千,量词拃、庹 同源词中有一套系统的以十进位的数词,反映藏缅族群很早就有了数的观念。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已有一套与上述数词相应的记数文字,其最高位数到达"万"位数。甲骨文中用这些数词计算猎获的野兽和俘虏、兵力等。有的学者鉴于记数"万"的观念在殷代已经相当成熟,推测数观念的产生远比殷代为早(张秉权,247—366 页)。至迟在距今三千多年以前使用甲骨文的殷代的数词已发展到"万",那么殷之前的羌人有了"千"以上的数的观念便不是难以置信的了。量词方面当时已有了以肢体作为长度单位的"拃"、"庹",这可能是藏缅语中最早产生的量词。

3. 神灵观念——鬼/神/病、水獭、蛙、蛇、鱼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普遍有神灵观念。人们对自然界既依赖又畏惧,对于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天地山川、风雨雷电、寒暑变化等所显示出的

强大威力认为是不可抗拒的，是神秘的和难以理解的。基于天地万物都有灵的观念，他们创造出自然界的各种神灵，认为山有山神，地有地神……基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又创造出人类本身的各种神灵，认为人的出生、成长和死亡都与灵魂有密切关系，灵魂又受到神鬼的影响和支配，因而又产生对鬼神的崇拜。珞巴族至今还保留一种习俗，如家中有病人，就认为是病人触怒鬼神所致，因而要请巫师占卜查清所触的神鬼（李坚尚等，266－270页）。这大概就是形成"鬼/神/病"成为一组同族词的原因。

图腾崇拜是人类古老的宗教形式之一，也是自然崇拜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古代，人们由于不了解自身的生殖规律，把人类的出现和繁衍与自然界的某种动物联系在一起，视作与自身有着某种血缘的关系，赋以神奇的色彩，因而出现了图腾崇拜。如"水獭"这个词，5 个语支的多数语言都同源，但这种动物并不常见，与人们的生活关系不密切（仅在藏区有少数富有人家用水獭皮作藏袍镶边），它不是常用词，它得以长期保留未发生变异，可能与古代的图腾崇拜有关。"蛙"、"蛇"大概也是如此。在珞巴族的各个部落里，直接或间接反映所崇拜的图腾物大约有 30 余种，其中就有水獭、蛇、蛙等（李坚尚等，255 页）。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上内容主要是鸟、蛙等动物图像和几何图案，马厂型的彩陶上也有蛙纹（考古所，117、114 页）。可能是作为图腾而画上的。

多数藏缅语的"鱼"也同源，这不仅因为鱼是常见动物，可能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藏族素有不食鱼类，敬鱼为神，忌讳蛙类的禁忌与习俗。有的学者认为藏语 sbal ba"蛙"就是 ȵa"鱼"的古称。卡若遗址处于产鱼丰富的澜沧江畔，却不见任何捕鱼工具。这些都说明藏族不食鱼的习俗由来已久。禁忌来源于对神

秘力量的恐惧。经调查,青藏高原裂腹鱼所占比例极大,这种鱼的成熟性腺具有毒性,食后会产生严重的中毒反应,使人疼痛难忍,甚至死亡(张春光,310 页)。这大概是导致藏族不食鱼、敬鱼为神的根本源由。黄河上游马家窑等遗址的遗存物也未见有鱼骨和捕鱼工具,可能其原始居民也不食鱼。

4. 美学观念——画/写、刻/剜 在一些藏缅语里,“画”与“写”是同一个词,如藏语 ɦbri 兼有“画”与“写”两个义项。“画”的义项当产生在“写”之前,有了文字之后,“画”才引申为“写”。原始社会的画有的画在陶器上,有的刻凿在岩石上。马家窑类型文化的陶器上都绘有鱼纹、飞鸟纹、网纹、经纬线纹和各种几何图形。有的彩陶盆上还绘有五人连舞的纹图(考古所,108—109、117 页)。宁夏贺兰山岩画绵延 200 余公里,内容非常丰富。有野生动物、狩猎活动、放牧场面、饲养家畜、部落斗争、巫术活动、神灵崇拜物图案等。这一地区先后有许多民族居留和放牧过,商周时期是羌戎、猃狁游牧之地。据考古调查,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有不少画面是反映原始社会生活的(许成等,97—104 页)。西藏申扎县加林岩画据考古学家判断,可能为新石器时代作品,距今约三四千年前。画面敲凿在巨石上,约有百余幅,反映了当时人们狩猎、畜牧的生活图景,其中有一幅是驯野牦牛的场面,与一则讲述古代驯野牦牛的民间故事内容极其相似(侯石柱,112—117 页)。

由此观之,藏缅族群的先民们在史前即已有了美学意识并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反映生活的、原始古朴的艺术。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藏缅语族同源词与考古遗存、历史和民俗资料的对照中轮廓地窥探出藏缅族群史前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正像萨丕尔所说:“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萨丕尔,196 页)另一方面,与考古遗存相印证并辅以历史、民俗等资料相佐证的同源词,也应是比较可靠的同源词。

附录:藏缅语族与史前文化有关的同源词表

说明:表中的词按前述文化内涵分类顺序分别从《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录出。本词表录自该词汇的藏语和缅甸语只取了反映较古语音面貌的书面语,对录有多种方言的语言只取了有代表性的一种方言(采用其他方言时,加注说明)。克伦语因系属关系未定(有的看作与藏缅语族平行级语言),西夏语因只有汉字注音,拟音系统各家不一,未录用,对一些对应不当或缺项的词作了校正、补充和注释。不同源的词未录。词项编号是原词汇集中的词目编号。“/”表示前后词是同一词族。一般有对应关系的只是词根语素,对无对应关系的语素加括号以示区别。词项汉义后括弧内的数字表示同源词分布的语支数。语支按一般支系划分法,即五分法:藏语支——藏、错那门巴、墨脱门巴(有的看作语支未定);羌语支——羌、普米、嘉绒、道孚、却域、扎坝、木雅、贵琼、史兴、吕苏;景颇语支——景颇、独龙、阿侬怒、达让 僜、格曼 僜、博嘎尔珞巴、义都珞巴(有的认为除景颇语外,其余均为语支未定);缅语支——缅、阿昌、仙岛、载瓦、波拉、勒期;

彝语支——怒苏怒、彝、傈僳、哈尼、拉祜、基诺、纳西、纳木兹(有的认为属羌语支)、嘎卓。白语和土家语语支未定。

对语族同源词的原始形式,暂不作构拟。但不是单纯地根据形似而认为同源,而是根据藏缅语演变的一般规律,将可能演变自同一形式的看作同源。如0284"猪"条,从各有关语言的语音形式可以看出其原始形式的声母是个双唇塞音,韵母是带有舌根塞音韵尾的开元音,但声母是送气清塞音还是浊塞音,韵尾是清塞音还是浊塞音,有待于各语支分别构拟出原始母语的语音系统后再进行比较构拟为妥。

	0284 猪(5)	0289 狗(5)	0276 山羊(5)	0275 绵羊(4)	0254 牛(4)
藏(书面语)	phag	khji	tshe tshe[3]	g-jaŋ[8]	nor[10]
错那门巴	phaʔ⁵³	chi⁵³		jeŋ³⁵	
墨脱门巴	phak(pa)	khu			
羌	piɛ	khuə	tshɛ		
普米(兰坪)	phʃɑ¹³	tʂhə¹³	tshɤ⁵⁵	ʒɑ̃u⁵⁵	
嘉戎	pɑk	khə(nɑ)	tʃhət	(kə)jo	
道孚	va		tshɛ		
却域	ve¹³		tshɛ⁵⁵	ʑe¹³	
扎坝	va⁵⁵	khʌ¹³	tɕhɛ¹³		
木雅	βɵ⁵³	khuə⁵³	tshə⁵³		
贵琼	pha⁵⁵	khu⁵⁵	tɕhi⁵⁵		
史兴	bi³⁵	khuɜ⁵³(ȵi³³)	tshɿ⁵³	ʔɛ⁵³	
吕苏	pha³¹	tɕhu⁵³	tshe³⁵		
景颇	waʔ⁵¹	kui³¹			
独龙	wɑʔ⁵⁵		(ɑ³¹)tɕit⁵⁵[4]	(ɑ³¹)jɔ⁵⁵	nuŋ⁵⁵(wɑ⁵³)
阿侬怒	ʔo⁵⁵			(ɑ³¹)iɑŋ³¹	nuŋ⁵⁵(ŋuɑ³¹)
达让僜	bɯ⁵³(liɑi⁵⁵)	kuɑɯ⁵³	(kɯ³¹)tɕi⁵³	(kɯ³¹)joŋ³⁵	
格曼僜		kui⁵⁵	(kɯ³¹)tɕi⁵³		
博嘎尔珞巴		(i)kiː		(ɕo)joŋ	
义都珞巴	bi⁵⁵(li⁵⁵)	(mi⁵⁵)ku⁵⁵	(kɯ³¹)tɕi⁵⁵	(kɯ³¹)joŋ³⁵	

缅(书面语)	wak^{4}	khwe^{3}	shit^{4}		nwa^{3}
阿昌	o^{ʔ55}	xui^{31}			n̥o^{31}
仙岛	o^{ʔ55}	fui^{31}			no^{31}
载瓦	va^{ʔ21}	khui^{21}			no^{21}
浪速	vɔ^{ʔ31}	(lə̃^{31})kha^{35}	tʃhat^{55}(pɛ̱^{ʔ55})		nuŋ^{35}
波拉	va^{ʔ31}	khui^{35}	tʃhɔt^{55}(pɛ^{ʔ55}[5])	jɔ̃^{55}[9]	nɔ^{31}
勒期	vu^{ʔ31}	khui^{55}	tshɔt^{55}(pat^{31})[6]		no^{33}
怒苏怒	va̱^{53}	khui^{55}	tʂhə̃˞^{53}	iɔ̃^{33}	nuɔ^{55}
彝(喜德)	vo^{55}	khɯ^{33}	tʂhɿ^{55}	ʑo^{33}	ȵi^{33}
傈僳	(ɑ^{55})vɛ̱^{31}[1]	khɯ^{31}[2]	(ɑ^{55})tʃhi̱^{31}	(ɑ̱^{33})ʑo̱^{33}	(ɑ^{55})ȵi^{31}
哈尼(绿春)		(a^{31})khɯ^{31}	(a^{31})tsi̱^{31}	(a^{31})jo^{55}	(a^{31})ȵu^{31}
拉祜	vɑ^{21}		(ɑ^{35})tɕhe^{21}	ʑɔ^{31}	nu^{53}
基诺	va^{55}	khɯ^{44}jo^{44}	tʃhi^{55}(pɛ^{33}lɛ^{33})[7]		(mɛ^{42})njo^{44}
纳西	bu^{21}	khɯ^{33}	tshɿ^{55}	y^{21}	
纳木兹	væ^{31}	tʂhɿ^{31}	tshɿ^{35}	jo^{55}	
嘎卓	wa^{53}	tshɿ^{31}	tshɿ^{53}		

	0268 马(5)	0293 鸡(4)	0417 粟/	0403 稻/	0439 米(4)
藏(书面语)	rmaŋs[11]		khr̥e		
错那门巴					
墨脱门巴					khu
羌	ɹu			qhəʴ	qhəʴ
普米(兰坪)		ʐo^{55}			tʂhuɛ^{13}
嘉戎	mbro	pkɑ(tʃu)	(sməi)khri		khri
道孚	rɛ—[12]	ɣra			
却域	bre^{13}				
扎坝	mbʐo^{13}/mdʐo^{13}				
木雅	rɐ^{33}—[13]	(u^{55})rɐ^{55}—[14]			
贵琼	mbu^{35}				
史兴	rõ^{35}	ra^{35}			tɕhæ^{53}(mi^{33})
吕苏	mboɹ^{35}	ɣua^{35}			(n)tʂhu^{53}

景颇	(ku)m^{31}ʒa^{31}		(ʃă^{33})kji^{33}		
独龙	mɯ^{31}(gɯ^{53})	kɑ^{ʔ55}			
阿侬怒		khɑ^{ʔ55}			
达让僜	mɑ^{31}ɹoŋ^{55}			kie^{55}	kie^{55}
格曼僜		kɹɑi^{55}			(xɑ^{31})kɯu^{35}
博嘎尔珞巴		(po)rok			(a)keː[17]
义都珞巴	mɑ^{55}ɹoŋ^{53}			ke^{55}	ke^{55}
缅(书面语)	mrɑŋ^{3}	krɑk^{4}			
阿昌	m̥ʐaŋ^{31}	kʐua^{ʔ55}			
仙岛	m̥ʐaŋ^{31}	kʐɔ^{ʔ55}			
载瓦	mjaŋ^{21}				
浪速	mjɔ̃^{35}	ɣɔ^{ʔ31}			
波拉	mjɔ̃^{31}	ɣa^{ʔ31}(pha^{35})			
勒期	mjaŋ^{33}	kjɔ^{ʔ31}(pho^{53})			
怒苏怒	mɹɑ^{55}	ɣɹa̠^{53}			
彝(喜德)	mu^{21}(pɑ^{55})	ɣɑ̠^{2}[15]		tʂhɯ^{33}	
傈僳	(ɑ^{55})mo^{31}	(ɑ^{55})ɣɑ^{55}		tɕhɯ̠^{33}(n̥o^{31})	
哈尼(绿春)	mo^{31}	(a^{31})xa^{33}		tʃhɛ^{55}[16]	
拉祜	(i^{35})mv^{53}	ɣɑ^{54}	tɕho^{21}		
基诺	mjo^{44}(tha^{42})				(a^{44}mɛ^{44})tɕhe^{21}
纳西	ʐuɑ^{33}	æ^{21}			tʂhuɑ^{35}
纳木兹	mo^{53}	ɦæ˞^{53}			ntʂhu^{55}
嘎卓	m^{31}	ɣa^{53}		tshɛ^{33}	tshɛ^{33}tshɿ^{33}
白	ma^{33}	ke^{55}			
土家	ma^{53}				

因篇幅有限，上面只列出 8 个同源词作为样条。① 其他同源词在下面标出其在《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的编号(少数未标者可在有关民族语词汇中查找)，提供给有兴趣的读者查找和审视。

① "0417 粟/0403 稻/0439 米(4)"只算 1 个样条。

小麦(410)/青稞(412)/大麦(411)、豆(430)/豌豆(433);鹿(313)、獐(315)、雁(334)/鹤(335)/鹅(301);斧(605)、凿子(607)、锤(606)、铜(53)/刀(549)、金(51)、银(52);积攒(1401)、交换(1419、换 1383)、价(价钱 486/工资 1489)①、借(1443)、偷(1686)、贼(194)、守卫(1633)、兵(士兵 179/战争);穿(1211)、织(1799)、染(1584)/染料(543)、针(578)、缝(1324)、补(1161);肉(443)、脂肪(445)、清油(446)/芝麻(435)、蘑菇(437)、水果(378)、盐(81)、蜜蜂(367)、药(456)、春(1201);住(居住 1452)、房屋(房子 494)/楼房(499)/家;桥(70);父(父亲 218)、母(母亲 219)、祖父(爷爷 216)、祖母(奶奶 217)、姑(姑母 243)、叔(叔叔 232)/舅(舅父 238)、儿子(220)/侄子(234)、女儿(222);一(797)、二(798)、三(799)、四(800)、五(801)、六(802)、七(803)、八(804)、九(805)、十(806)、百(824)、千(826)、拃(901)、庹(899);鬼(669)/神(神仙 668)/病(1160)、水獭(317)、蛙(青蛙 349)、蛇(347)、鱼(351);画(645)/写(1736)、刻(1479)/剜(1699)。

表　注

[1]《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的傈僳语词汇自 65 页 0193 号至 224 页 0672 号向前错排了一个词,如 0283 号的 ɑ^{55} vɛ̱^{31} 应对 0284 号的汉文“猪”,以下类推。[2]据《简志》。[3]tshe tshe 为古词,见之于敦煌古藏文写卷。[4]《词汇》此条写作 ɕɯ^{31} ɹi^{53},但 0274“羊”条是 ɑ^{31} tɕit^{55},另 0277“山羊羔”条是 ɑ^{31} tɕit^{55} tɕɑn^{53},tɕɑn^{53} 为表“幼小”语素,据此推断 ɑ^{31} tɕit^{55} 为“山羊”义,《简志》亦为 ɑ^{31} tɕit^{55}。[5]《词汇》中此条为 jɔ̃^{55},恐其义为“绵羊”,错填为“山羊”。“羊”的总称 tʃhɔt^{55} pɛʔ^{55},“山羊羔”为 tʃɔt^{55} pɛʔ^{55} nɔ^{35},tʃɔt^{55} pɛʔ^{55} 的原义可能即指“山羊”。[6]《词汇》中此条缺,但总名“羊”条所含语素 tʃhɔt^{55} pat^{31} 与浪速语 tʃha̱t^{55} pɛ̱^{ʔ55}“山羊”相对应,恐此语素原义即为“山羊”。[7]《词汇》写作 ɕɔ^{55} pɛ^{42} lɛ^{42},《简志》写作 tʃhi^{55} pɛ^{33} lɛ^{33},此处据《简志》。[8] g-jaŋ 现义为“福气”、“财运”,但民歌中“绵羊”常以 g-jaŋ dkar(白)或 g-jaŋ

① 此条目取自《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dkar lug(绵羊)表示，据此推测，g-jaŋ 原来曾有“绵羊”义。[9]《词汇》“绵羊”条缺，而“山羊”条写作 jɔ̃⁵⁵，从对应关系看，jɔ̃⁵⁵ 应为“绵羊”，总名“羊”tʃhɔt⁵⁵ pɛʔ⁵⁵ 与“山羊羔”tʃhɔt⁵⁵ pɛʔ⁵⁵ nɔ⁵⁵ 中的 tʃhɔt⁵⁵ pɛʔ⁵⁵ 应为“山羊”。[10]nor，古词义为“牛类”。[11]rmaŋs，见之于敦煌古藏文写卷。拙文《藏缅语的“马”与古汉语的“騳”》(《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 年第 2 期)论证了此词藏缅语与汉语的同源关系。[12]此语素见之于 0271“母马”条。[13]此语素见之于 0269“马驹”、0270“公马”、0271“母马”条。[14]此语素见之于 0295“母鸡”条。[15]武定彝语。[16]墨江哈尼语。[17]同族词“饭”。

参考书目

(按在文中首次引用的先后顺序排列)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

L. R.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引文时简称考古所)，文物出版社，1984 年。

周星《史前史与考古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张蓉兰《从古歌谣中的地名探溯拉祜族先民迁徙路线》，《民族语文》1994 年第 4 期。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年。

李裕《中国小麦起源与远古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研究》1997 年秋之卷。

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年。

佟锦华《藏族民间文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年。

高去寻《刀斧葬中的铜刀》，中国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7 本上册。

吕振羽《中国历史引言》，《中国古代史讲座》，求实出版社，1987 年。

张秉权《甲骨文中所见的“数”》，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6 本第 3 册。

李坚尚、刘芳贤《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张春光《西藏的鱼类资源》，《中国西藏》1997年第5期。

王系松、许成、李文杰、卫忠《贺兰山岩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

黄布凡主编，许寿椿、陈嘉瑛、王会银副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原载《民族语文》1998年第5期

语言变异刍议

——对藏缅语的调查体验之一

社会语言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其语言状态是有区别的。即使是同一地、说一模一样的方言、在同一个社会圈子里活动、同一代的两个人,他们的言语习惯中所反映出来的语言结构要素也不会雷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或使用不同语体时也会发生语言变异。在同一语境中自由变异现象也不少见。语言变异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使用人数多、通行面广的开放型语言,还是使用人数少、通行面窄的封闭型语言,都存在变异现象。在我们的语言调查实践中,只要稍加留意,就可发现,所面临的任何一种语言结构内部都可分出稳定层和变异层。可以说,变异是语言结构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之一。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对部分藏缅语的调查体验,对语言变异的类型、语言变异的原因、语言变异和语言演变的关系,研究语言变异的意义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语言变异的类型

语言变异现象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语言结构要素上。常见的类型有：

1. 语音变异

有文白异读、老幼异读、男女异读、地域异读（指小范围地域，如一个城市内的东城与西城）、不同阶层异读、自由变读、又读等类型。

文白异读　藏语中某些音素的文白异读反映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个懂藏文的知识分子，在他读书、讲课或播音等相伴着有书面语材料的情况时读文读音，在日常的交谈中则发白读音。例如：

书面语	文读	白读	
srab	$səp^{51}$	$tʂəp^{51}$	马嚼子
sres	se^{51}	$tʂe^{51}$	混合

有些文白异读只表现在少数词语中，如藏语书面语的声母 sr，文读都读 s，白读时，一部分词读 s，一部分词读 tʂ。有些文白异读反映在整个语音系统上，如藏语书面语中的流音韵尾-l 和-r，文读时保留韵尾，白读时韵尾脱落（-r 仅在少数词中保留），元音延长。例如：

书面语	文读	白读	
bsil po	$sil^{55}\ po^{55}$	$siː^{55}\ pu^{55}$	凉快
tɕhu ɕel	$tɕhu^{55}\ ɕel^{55}$	$tɕhu^{55}\ ɕeː^{55}$	水晶
ɕar	$ɕar^{55}$	$ɕaː^{55}$	升、东
gur	$khur^{13}$	$khuː^{13}$	帐篷

gser	ser⁵⁵	seː⁵⁵	金子
ɕor	ɕor⁵⁵	ɕoː⁵⁵	输

上述文白异读现象反映在同一个人的言语活动中。另一种文白异读既反映在同一个人的言语动中,也反映在不同人的言语活动中。如河北平山汉语一部分词的声母和韵母,老年知识分子分文读音和白读音,青年知识分子则将老年知识分子的文读音变为白读音了。例如:

文读	白读	
ɕye¹³	θiʌ¹³	雪
tɕye¹³	tθiʌ¹³	绝
tɕhye¹³	tθhiʌ²¹	鹊

老幼异读　上例也可说明老幼异读现象。再举一例,藏语拉萨话舌尖和双唇音声母后面的韵母 e、ɛ̃ 和半元音 w 声母后面的元音 a,在年轻人的言语中多数分别读作 ie、iɛ̃和 ɔ,例如:

me¹³ tɔʔ⁵¹	mie¹³ tɔʔ⁵¹	花
mɛ̃⁵⁵	miɛ̃⁵⁵	药
phɛ̃⁵⁵ tɔʔ⁵¹	phiɛ̃⁵⁵ tɔʔ⁵¹	利益
wa¹³ mo⁵⁵	wɔ¹³ mo⁵⁵	狐狸
waŋ⁵⁵	ʔɔ̃⁵⁵	权利

男女异读　例如四川茂县曲谷乡河西村羌语,中老年男女对于"眼睛"一词词首声母的发音很不相同:

	发音人	年龄	性别
ȵoəɹ pu	余志光	69 岁	男性
	陈六金	72 岁	男性
	王桂林	53 岁	男性
mjoəɹ pu	王秀兰	54 岁	女性

陈英秀　　53 岁　　女性

英国语言学家彼得·特鲁杰在《性别、潜在声望和诺里奇市英国英语的变化》[①]一文里，记述了就英语 walking、laughing 等词的后缀-ing 的读音对诺里奇市男女居民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他说，-ing 中的 ng 男性多读作〔ən～n〕，女性多读作〔ŋ〕。这种情况在美国英语中也存在。

地域变异　如藏语拉萨话低调字清塞音、塞擦音声母在拉萨市内大部分地区念送气音，但在巴囊学地区则以念不送气音的为多。[②] 例如：

$kha^{13}pa{:}^{55}$	$ka^{13}pa{:}^{55}$	哪里
$t\text{ɕ}ha^{13}$	$t\text{ɕ}a^{13}$	茶
tha^{13}	ta^{13}	现在
pha^{13}	pa^{13}	母黄牛
$tsha^{13}t\text{ʂ}a^{51}$	$tsa^{13}t\text{ʂ}a^{51}$	激烈

另外，拉萨话的舌面中塞擦音声母在河坝林地区多念作舌面前塞擦音。例如：

cop^{51}	$t\text{ɕ}op^{51}$	救
chi^{55}	$t\text{ɕ}hi^{55}$	狗

不同阶层异读　如美国纽约英语元音之后的 r 发不发音：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有关。根据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对纽约三家百货公司的抽样调查，越是高级的百货公司，顾客越有钱，公司里的职员发 r 的音就越多，反之，则越倾向于不发 r

① 译文载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
② 以下两种异读现象均系西藏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土丹旺布研究员提供。

音。① 美国社会地位最低的黑人英语在许多方面都和标准英语显出不同，表现在词尾的[l]音往往省去，如 coal“煤”念成[ko]，词首和词尾的 th 往往不念[θ]和[ð]而念成其他音，如 think“想”念成[tiŋk]，mouth“嘴”念成[mauf]，they“他们”念成[dei]。②

自由变读　这种变异现象在没有文字的语言里非常常见。例如扎坝语在中年人的言语活动中，其复辅音声母有下列自由变读现象：

(1)带前置辅音 ʂ-的鼻音声母常读成清化鼻音。例如：ʂne^{55} ～n̥e^{55}“鼻涕”、ʂn̥ʌ^{13} ～n̥ʌ^{13}“白天”。

(2)双唇塞音后面的 ʐ 常读成舌尖后塞擦音。例如：pʐʅ^{13} ～ptʂʅ^{13}“船”、a^{33}phʐʅ^{55} ～a^{33}ptʂʅ^{55}开荒”。

(3)部分词的前置辅音时而不读出。例如：mɟji^{13} ～ɟji^{13}“铧”、nthei^{13} ～thei^{13}“肉”、ʂka^{55} ～ka^{55}“难”。

(4)三合复辅音声母 mbʐ 常自由变读为 mbdʐ 或 mdʐ。例如： mbʐo^{13} ～mbdʐo^{13} ～mdʐo^{13}“马”。

又读　也是一种共时变异现象。例如北京话的 po^{55} ～pho^{55}“波”、ʂʅ^{51} ～ʂʅ^{214}“室”等。

2. 词汇变异

有新老异说、新创词与借词异说、异途借词并用等类型。以藏语拉萨话为例：

新老异说　新老是指通过与书面语和方言的比较可判断出历史长短的那些词，历史较长的称为老词，历史较短的称为新

---

① 威廉·拉波夫《纽约市百货公司(r)的社会分层》，译文载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

② 引自毛茂臣《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学林出版社，1988 年，110 页。

词。例如：

老词	新词	
tɕẽ^{55} po^{55}	tɕo^{55} tɕo^{51}	哥哥
ŋa^{55} ma^{55}	ɕu^{13} ku^{55}	尾巴
khaŋ^{132}	kha^{55} wa^{55}	雪
thø^{55} pa^{55}	pɛ^{55} ko^{51}	额头

新创词与借词异说　新创词实为意译词，即用藏语固有的语素构词，多用于书面语中。借词指音译词，多用于口语中。例如：

新创词	借词	
ȵɛ̃^{55} tʂhĩ^{55}	tiɛ̃^{51} ʂʅ^{2}	电视(机)
tʂa^{13} pap^{51} tʂhy^{55} khor^{55}	lu^{13} jĩ^{55} tɕi^{2}	录音机
kaŋ^{55} tse^{51} po^{55} lo^{55}	tsu^{13} tɕhu^{55}	足球
kaŋ^{55} khor^{55}	kaŋ^{55} ka^{2} ri^{2}	自行车
	～taŋ^{55} ka^{2} ri^{2}	
lak^{13} khuː^{55} lok^{55} ɕu^{55}	pi^{13} tɕi^{55} li^{2}	手电筒
ar^{55} tam^{55}	pi^{13} laː^{55} sa^{2}	洋灰、水泥

借词中前面 3 个借自汉语，后面 3 个借自印度语。

异途借词并用　例如：

mok^{132}(英)	kaŋ^{55} tse^{55}	茶缸(汉)
paː^{55} se^{55}(英)	phio^{55}	票(汉)

3. 语法变异

有语序自由变化、两个虚词自由换用、某个虚词用与不用两可等类型。

语序自由变化　如一些藏缅语在一定条件下，修饰名词中心语的指示代词位置可前可后，很不稳定。例如木雅语：

ɐ^{55} tsə^{33}“这”mə^{33} ni^{55}“人”　　这人

～mə^{33} ni^{55}　ɐ^{55} tsə^{33}

又如仙岛语：[①]

xai^{55}“这”tsɔ^{31} vui^{31}“孩子”　　这孩子

～tsɔ^{33} vui^{31}　xai^{55}

虚词自由换用　如羌语雅都话有两个不同的表示处所或方位的格助词 ta 和 ɦata，彼此可以换用。例如：

the“他”　tʂhuanbuχ“床铺”　ta～ɦata　nə“睡”.

他睡在床上。

thamli“他们”tshau phin“草坪”　ɦata～ta suʁu“牛”ɕtɕuə“放牧”.

他们在草坪上放牧。

虚词用与不用两可　如羌语雅都话的属格助词 tɕ：

qa“我”-tɕ　ba:“爸爸”　我的爸爸

～qa　ba:

kə“你”-tɕ　tuətʃ“兄弟”　你的兄弟

～kə　tuətʃ

美国黑人英语的系词也常常不用，如 I'm　angry“我发怒”常说成 I angry。[②]

二　语言变异的原因

造成共时变异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由语言内部因素的变化引起，有的受语言外部因素的影响。

---

① 戴庆厦、黄布凡等编著《藏缅语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年，373 页。

② 引自毛茂臣《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学林出版社，1988 年，111 页。

1. 语言内部因素的影响

语言要素的历时演变往往有一种趋势，如通过历史比较可以看到藏缅语的语音演变有复辅音简化、浊音清化、元音数量增多和复元音化、声调从无到有和由简到繁等趋势。某一要素在“漂流”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个新质与旧质并存的阶段，这就产生了变异。如上述扎坝语中复辅音声母的多种自由变读现象，即出于该语言的复辅音有一种简化的趋势，这表现在上例中年人的话里各类复辅音都有一个简化了的变素与它共存并用上，也表现在年轻人只使用简化了的变素而不使用复辅音上。例如“马”这个词，中年人自由变读为 mbʐo^{13} ～mbdʐo^{13} ～mdʐo^{13}，而年轻人只念 mdʐo^{13}。复辅音 mbʐ～mbdʐ～mdʐ 的变异现象是由复辅音的简化趋势引起的。

语言的类比作用也是引起语言变异的一种原因。按照德·索绪尔的解释，“类比形式就是以一个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形式。”“类比的最明显、最重要的效果就是用一些比较正常的由活的要素构成的形式代替旧有的、不规则的和陈腐的形式”。[①] 现代英语的反身代词 himself“他自己”和 themselves“他们自己”在粗俗语中发生了变异，变成了 hisself 和 theirselves，这是由对其他反身代词构成方式的模仿而造成的。myself“我自己”、yourself“你自己”和 herself“她自己”都由物主代词和 self“自己”一词复合而成，而 him 和 them 却是宾格代词，将它们变成 his 和 their，就在构词语素的语法功能方面与其他反身代词取得了一致。[②] 这说明类比作用对语言变异的

①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2 年。
② 引自 L. R.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 年，47 页。

影响。

2. 语言外部因素的影响

文白异读有的是来自书面语的影响，如上述藏语拉萨话的文白异读只有懂藏文的人才有此异读现象。有的是受到标准语的影响，如上举河北平山话文白异读的例子，年轻人通过受教育、参加社会活动、旅游等活动接受普通话的影响比老年人多，因而在口语中形成了与老年人的语音差异。

有些变异是受到方言影响，例如藏语拉萨话对“澜沧江”这个地名有两读，一为 $tə^{13}$ $tɕhu^{55}$，一为 $tsə^{13}$ $tɕhu^{55}$，文字是 * zla tɕhu。前者符合拉萨话的一般音变规律，如 * zla ba“月亮”读 ta^{13} wa^{55}，zlos gar“戏剧”读 $tø^{13}$ $ka\!:^{55}$。后者则是受到方言的影响，由于澜沧江流经的地区主要是康方言分布地区，名从主人，康方言读 dz，又因拉萨话中没有浊塞擦音，所以读成清塞擦音 ts。

有些变异是受到外来语的影响，如上述藏语拉萨话中一些同义词的不同形式，是受到汉语、英语或印度语的影响产生借词后所致。

有些变异是受到外来居民说话习惯的影响，如上述拉萨市河坝林地区居住的汉人较多，汉语无舌面中塞擦音，因而这一带居民将藏语的舌面中塞擦音念作相近的舌面前塞擦音；巴囊学地区则是因为住了较多的回民，他们的说话习惯影响了这一带藏语将低调字的 kh、tɕh、th、ph、tsh 等声母念成不送气的 k、tɕ、t、p、ts。

语言外部影响跟社会的接触交往有关。因此，语言外部因素的影响亦即指社会对语言的影响。

三 语言变异与语言演变的关系

斯大林关于语言演变的特点的一段论述，今天看来，仍是无可置疑。他说："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破旧立新，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的逐渐的长期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①]这段话指出了语言演变的两个重要特点：(1)语言演变不是突变而是渐变，不是爆发式的，而是缓慢的，长期的；(2)在演变过程中有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

语言的共时变异现象就是语言演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变异即旧质要素和新质要素的并存形式。变异状态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形式不会永远势均力敌，共存下去，到一定时候就会显出一优一劣(体现在使用人数的多寡、使用频率的高低上)，一消一长。例如 9 世纪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尚书》译文中，第一人称代词"我"有 ŋa 和 bdag 两种形式，出现频率都不低，从上下文看不出在语义和用法上有何区别，在当时也是一种共时变异现象但现代拉萨话淘汰了 bdag，只保留了 ŋa。

语言变异现象不仅反映语言演变的过程，而且反映语言演变的方式和趋向。

从一些语言变异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词汇扩散式的演变方式。词汇扩散理论认为，历时语音变化有可能是通过某一语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 年。

言的词汇库递增性扩散开来，而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范围内影响到所有与此相关的词。藏语玉树话的一些语音变异现象可为这种理论提供佐证。玉树话里，古基本辅音为舌面前塞擦音的声母在大部分词中与古基本辅音为舌根塞音并带后置辅音 j 的声母合流，都读成舌面中塞擦音。例如：

藏语书面语	藏语玉树话	
ltɕags	cçaʔ⁴⁴	铁
bkjag	cçaʔ⁴⁴	抬
tɕhu	cçhɐ⁵³	水
khji	cçhɐ⁵³	狗
rdʑe	ɟje³²	交换
sgje	ɟje³²	牛毛袋

但此类声母在一部分词中呈自由变读状态，即时而念舌面中音，时而念舌面前音。例如：

ntɕhib	n̥tɕi⁴¹～n̥cçi⁴¹	骑
gtɕin	tɕĩ⁴¹～cçĩ⁴¹	尿
tɕhe	tɕhe⁵³～cçhe⁵³	大
brdʑed	dʑiʔ²³～ɟjiʔ²³	忘记
rna mtɕhog	ʔna⁵³ tɕhuo⁵³～ʔna⁵³ cçhuo⁵³	耳朵

在个别词中则比较稳定地念舌面前音。如：

btɕol	tɕy⁵³	寄存
kha tɕhe	kha⁵³ tɕhe⁵³	回族

这种状态反映了玉树藏语舌面前塞擦音向舌面中塞擦音演变的趋势，即 tɕ→cç、tɕh→cçh、dʑ→ɟj。这种演变不同于条件式演变，即同类音素在相同条件下整个地自动转换，而是通过词汇扩散方式一个一个地或一批一批地转换。第一组例词已完成转

换，第二组例词正在转换中，第三组例词尚未转换。第三组例词有可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转换，也有可能受另一种演变趋势的遏止而停止转换，另一种演变趋势是古基本辅音为舌根音并带后置辅音 -j 的声母在少数词里也发生了舌面中和舌面前塞擦音自由变读或一音两读的现象，这种现象显示了舌面中塞擦音有向舌面前塞擦音转换的苗头。例如：

khjod	cçhuʔ^{44} ～tɕhuʔ^{44}	你
nkhjil	n̥cçhi^{53} ～n̥tɕhi^{53}	积(水)
skjug	cçouʔ^{44}	呕吐
	tɕuʔ^{44} pa^{53}	呕吐物

另有一种语言变异现象也反映了扩散式的语言演变，但不是通过词汇扩散，而是通过语言使用者扩散。在语言使用者甲的语言里，X 变作 Y，在乙的语言里 X 变作 Z，X、Y、Z 之间存在着一种演变趋向。X 变作 Y，X 变作 Z 都是条件变音，符合语音演变规律。这种演变方式可称之为条件式波浪式的演变。例如山西祁县城关镇对于高元音 i 和 ɿ 的发音有人相同，有人不同，有些人发音“鸡”＝“资”，有些人则否。不同的人对 i 或 ɿ 的发音有着多种不同的但相近的音值。如：

	甲	乙	丙	丁	戊
衣	꜀j iɿ	꜀ji͡ɿ	꜀ɿi～꜀jiɿ	꜀ɿi	꜀ɿ
批	꜀p ‘iɿ	꜀p‘i͡ɿ	꜀p‘ɿi～꜀p‘iɿ	꜀p‘ɿi	꜀p‘ɿ
梯	꜀t‘iɿ	꜀t‘i͡ɿ	꜀t‘ɿi～꜀t‘iɿ	꜀t‘ɿi	꜀t‘ɿ
鸡	꜀tɕiɿ	꜀tɕi͡ɿ	꜀tsɿi～꜀tɕiɿ	꜀tsɿi	꜀tsɿ
资	꜀tsɿi	꜀tsɕɿ͡i	꜀tsɿi	꜀tsɿi	꜀tsɿ

对于单个的语言使用者来说，i 的变化符合语音演变规律，

即同一个音在相同的条件下都起同样的变化。但不同的语言使用者所变的音是不同的，共有 4 种音值，iɿ—i͡ɿ—ɿi—ɿ 反映着高元音 i 向舌尖元音 ɿ 的渐进转移。这种由城关镇不同人群反映的语音变异情况，和不同地区反映的语音变异情况是一致的，城关镇东面的东关镇“鸡”≠“资”(꜀tɕi≠꜀tsɿ)，而西面的城赵镇多数的发音是“鸡”＝“资”(꜀tsɿ＝꜀tsɿ)，更西面的文水县则全是“鸡”＝“资”。地理情况也说明高元音 i 从东到西逐步转化为 ɿ。①

语言变异使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语言演变。

四　研究语言变异的意义

研究历史语言学必须研究语言变异。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区分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确立了共时语言学的地位，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但是索绪尔在区分共时和历时的同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共时’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131 页)；“这两种观点(指‘共时’和‘历时’)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122 页)。

我们认为共时和历时的关系是：共时状态是历时演变的一个断面；历时演变寓于共时状态中。两者的关系如同铁环和铁链，语言垂直演变的历时链由无数个共时环构成，每一个共时环和另一个共时环都有上连或下连的关系。语言共时状态中充满着变异的因素，语言变异是联系共时和历时的桥梁，研究语言变异可以看到语言演变的过程、方式和趋向，总结出若干历史演变

① 此例引自徐通锵、王洪君《说变异》一文，载《语言研究》1986 年第 1 期。

规律。

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许多语言变异现象反映了社会对语言的影响。研究语言变异对创制文字、语言规范化、制定新词术语等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因为变异不是语言结构的外在因素，而是语言结构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描写语言学不可忽视对语言变异现象的描写，我们以往的语言调查工作往往只注重对个人方言的描写，只研究个别而忽略一般，因而看不到丰富的语言变异现象，也就容易陷入到割断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僵死的结构的境况中去。

研究语言变异是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描写语言学不可缺少的内容。同时，研究语言变异也不可缺少这三方面的知识。我们在这方面还研究得不多，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新领域。

原载《民族语文论文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道孚语语音和动词形态变化

道孚语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丹巴、炉霍、新龙等县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马尔康、壤塘等县部分藏族居民所说的一种语言。使用人数约有45000人。这一地区还分布有两种藏语方言,农区属康方言,牧区属安多方言。这里所说的道孚语是指与这两种藏语方言差别很大、互不相通的一种独立语言。说这种语言的人,部分兼通汉语,部分兼通藏语安多方言。学者们在文章中称呼这种语言的名称有道孚语[①]、霍尔语[②]、尔龚语[③]。因"霍尔"和"尔龚"有其它含义,且考虑道孚方言使用人数较多,使用者居住较集中,因而笔者采用了道孚语这个名称。

道孚语有两点不同于多数藏缅语的特点:一是语音系统复杂,复辅音特别多。二是句子成分的关系和语法意义大多靠动词形态变化表示。本文依据笔者1986年在道孚调查记录的城

① 王士宗《道孚语中藏语借词的复辅音》Stephen S. Wang:Consonantal Clusters of Tibetan Loanwords in Stau. Monumeta Serica 1970—71,pp631—658。

② 霍尔逊《西番语与霍尔语词汇》(Hodgson,H. H:Sifan and Horsok Vocabularies,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53,22:121-151)。

③ 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报》1983年)中介绍的尔龚语属于革什扎方言的丹巴话。

关区格西乡尼弯村道孚语材料，简要介绍其复杂的语音系统和丰富的动词形态变化。

一　语音系统

语音上的主要特征：1. 有小舌塞音、擦音。2. 复辅音声母特别多。不仅有二合复辅音，而且有大量三合复辅音。除含鼻音、边音、颤音和 v 的复辅音声母外，其余复辅音音素的配合都是清配清，浊配浊。做前置辅音的都是续音（鼻音、边音、颤音、擦音），做后置辅音的只有-v、-r、-l、-j 等。3. 有 7 个辅音韵尾。4. 无辨义声调①。下面分别列举声母和韵母（例词略）。

（一）声母（300 个）

单辅音声母（49 个）

p	ph	b	m	w				
f	v							
ts	tsh	dz	〔s〕	sh	z			
t	th	d	n	l	r	ɬ	ɬh	ɮ
tʂ	tʂh	dʐ	ʂ					
tɕ	tɕh	dʑ	ȵ	ɕ	ɕh	ʑ		
cç	cçh	ɟʝ	ç	j				
k	kh	g	ŋ	x	ɣ			

① 孙宏开所记丹巴县大桑区话也无辨义声调（见《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但另一些方言土语可能已产生辨义声调，刘辉强《尔龚语的复辅音和声调》（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民族论丛》第七辑）一文称道孚县鲜水乡话有 4 个声调。

q　qh　[ɢ]　χ　ʁ　h　ɦ

二合复辅音(217 个)：

m-　mph　mb　mts　mtsh　mdz　mt　mth　md　mn
　　mɬ　mɬh　mtʂh　mdʐ　mtɕ　mtɕh　mdʑ　mȵ
　　mɟj　mkh　mq　mqh

n-　nts　ntsh　ndz　nt　nth　nd　nɬ　nɬh　ntʂh
　　ndʐ　ntɕ　ntɕh　ndʑ　ncç　ncçh　nɟj　nkh　ng
　　nq　nqh　nɢ

ɬ-　ɬp　ɬph　ɬtsh　ɬt　ɬth　ɬtɕ　ɬtɕh

l-　lb　lm　lv　ldz　ld　ln　lȵ　lj　lg　lŋ　lɣ　lʁ

r-　rb　rm　rw　rv　rdz　rz　rd　rn　rl　rdʑ　rȵ
　　rʑ　rɟj　rj　rg　rŋ　rɣ　rɢ　rʁ

f-　fts　ftsh　fs　ft　fth　fɬ　ftɕ　ftɕh　fɕ　fcç　fcçh
　　fk　fkh　fx　fq　fqh

v-　vdz　vz　vd　vr　vl　vɣ　vdʐ　vdʑ　vʑ　vɟj
　　vg

s-　sp　sph　sm　sv　st　sth　sn　sl　sɬ　sɬh　stɕ
　　stɕh　sȵ　scç　scçh　sk　skh　sŋ　sx　sq　sqh
　　sχ

z-　zb　zm　zv　zd　zn　zʒ　zȵ　zɟj　zj　zg　zŋ　zɣ
　　zʁ

ʂ-　ʂph　ʂts　ʂtsh　ʂs　ʂt　ʂl　ʂtʂ　ʂcç　ʂcçh　ʂk
　　ʂkh　ʂqh

ɕ-　ɕv

ʑ-　ʑv

x-　xp　xph　xts　xtsh　xs　xt　xth　xɬ　xtɕ　xtɕh

xɕ xcç xcçh xç

ɣ- ɣb ɣm ɣv ɣdz ɣz ɣd ɣn ɣr ɣl ɣʐ ɣdʑ

ɣʑ ɣɟj ɣj

χ- χs χth χɕ

ʁ- ʁm ʁz ʁd ʁn ʁl ʁʐ ʁȵ ʁj

-l bl

-r pr phr br tr kr khr gr qr qhr

-v dv kv khv gv qv qhv

-j pj phj bj thj kj

三合复辅音(34 个)

m- mphr mbr mphj mbj mbl mgr

n- nthv ndv nkv nkhv nkhr ngr ngj nql

nqhl nɢv

l- lbj

f- fkr fkhr

s- spr sphr spj sthv skr skhr skl skhl skhj

z- zbr zbj zgr zɢv

ʂ- ʂqv ʂqhv

说明：

1. s 和 ɢ 只在复辅音声母中出现。

2. r 单作声母时念 ʐ，在复辅音声母中大多念 r，在送气清塞音后和作韵尾时念 r̥。

3. 三合复辅音 mbr 常自由变读为 mbdʐ 或 mdʐ。

(二)韵母(58 个)

单元音韵母(18 个)

i　e　ɛ　a　ɑ　o　u　ə　əɹ　eː　ɛː　ĩ　ə̃　ɛ̃　ã　ɑ̃
õ　ə̃

复元音韵母(5 个)

uɑ　uɑ̃　ɑu　əu　uei

带辅音尾韵母(35 个)

ie　ep　ɛp　ap　ɑp　op　em　ɛm　am　ɑm　əm　ev
av　ɑv　əv

in　en　ɛn　on　un　ən　er　ɛr　ɑr　or　ur　ər　el
ɛl　ol　əl

iŋ　aŋ　oŋ

说明：

1. u、o(在舌尖音和舌面音后时)和 e、ɛ 舌位靠中，分别相当于 ʉ、ɵ、ɘ、ɜ。

2. ə 在舌尖前和舌尖后辅音后分别读作 ɿ、ʅ。

3. a 在韵尾 p、v 前读作 ɐ。

4. 长元音 eː、ɛː 只出现在形态变化中，eː、ɛː 所在音节还伴有高升调特点，与相应的短元音在语法意义上对立。如 gɛ-cçhɛ "大的"—gɛː-cçhɛ"特别大的"(后者为形容词强调级，其手段是使前缀元音变长，并使声调上扬)。

5. 鼻化元音除ã外都只在汉语和藏语借词中出现。əɹ 和复元音韵母只在汉语借词中出现。

5. -p 尾常变读为-v 尾，-v 当后接音节的声母为清辅音时常被同化为-f。

(三)关于声调

在 3000 多个词中未发现声调对立辨别词义的现象。但每

个词的音高有习惯读法，声母为单浊辅音的音节大多读升调，调值约为 24；声母为单清辅音或复辅音的音节大多读降调，调值约为 53。双音节词大多是前低(33)后高(53～55)。例如：

zi^{24} 儿子	mo^{24} 眼睛	dzo^{24} 桥	va^{24} 猪
tshə^{53} 盐	phe^{53} 呕吐	tɕɛ^{53} 路	qɑ^{53} 犁
mtshu^{53} 湖	ngə^{53} 九	lmo^{53} 菌子	skrə^{53} 胆
svo^{33} svo^{53} 明亮			

另外，长元音 eː、ɛː 的伴随特征是 24 调。本文一律不标调。

二 动词的形态变化

道孚语动词词法在语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动词做谓语时是句子的中心，句子成分的关系和语法意义大多靠动词的形态变化表示。动词有趋向、语态、人称、数、体、语气、式等范畴。这些范畴主要靠附加词缀来表示，有些兼用内部屈折、重叠或助词等手段。其形态变化的多样性不仅是为了区别语法意义的需要，有许多是由于语音演变的影响造成的(如动词词根元音的不同、是否叠音词、是否带辅音韵尾等决定其人称和数的变化形式不同)。在藏缅语族语言内，道孚语形态变化的丰富程度仅次于嘉戎语。下面按动词的不同范畴，介绍其形态变化方式。

(一)趋向范畴

常见的趋向前缀有 5 个：

rə-	向上	rə-zo	往上推	rə-qɛ	往上扔
nə-	向下	nə-zo	往下推	nə-qɛ	往下扔
gə-	离心	gə-zo	往那边推	gə-qɛ	往那边扔

ɣə-	向心	ɣə-zo	往这边推	ɣə-qɛ	往这边扔
də-	不定方向			də-qɛ	扔

还有一个趋向前缀 jə-只用于少数动词词根前，所表趋向不明确。如 jə-ʁla"雇"、jə-nqhɛ"接住"。

有 4 个趋向前缀来源于方位词：

rə-	rəro	上方	nə-	nəro	下方
gə-	gəro	对方	ɣə-	ɣəro	此方

所表动作可以变换方向的动词，可以变换 2 至 5 个趋向前缀，如上例。所表动作只有一种方向或无方向的动词，只能带一种趋向前缀。所表动作方向性强的动词，其趋向前缀不依动词"体"的变化而附加或脱落，固定地依着在词根上，如 rə-vo-ŋ gu (我)将爬(树)〈将行体〉。一般动词只在已行体、曾行体和命令式形式中才带趋向前缀，这种前缀除表趋向外，还兼表甚至是主要表示体或式的语法意义。如：

rə-tɕe	已戴	rə-zgo	已挂	rə-jo	已长大
nə-dza	已掉下	nə-ncçhə	已打人	nə-xçɛr	已流淌
gə-fka	已挡	gə-ncçe	已躲	gə-mno	已寄存
ɣə-thi	已喝	ɣə-rŋi	已借人	ɣə-ndʑidʑa	已拉
də-goŋ	已懂	də-ɣdu	已看见	də-bərjɛ	已燃烧

(二)语态范畴

分自动态和使动态。有三种区分方式：

1. 辅音交替

以词根浊辅音声母表自动态，清辅音声母表使动态。如：

nə-ʁjə	(碗)破	nə-χɕə	打破(碗)

də-brə	散开	ɣə-phrə	解开
nə-brɛ	（线）断	nə-phrɛ	弄断（线）
də-dʑoqa	分离	də-tɕhoqha	分开

2. 附加前缀

在自动态词根前加前缀 s-（浊声母前加 z-）表使动态。如：

də-qə	熄灭	nə-s-qə	弄灭
də-phəlɣɛl	浑浊	rə-s-phəlɣɛ	搅浑
gə-tɕu	焦	gə-s-tɕhu	弄焦
rə-cçhi	骑	rə-s-cçhi	使骑

1、2 两种方式可以结合使用，浊声母不加 s-的是自动态，清声母带 s-的是使动态。如：

nə-ʁjə	倒	nə-s-ɬhe	弄倒
nə-bədʑo	（衣）破	nə-s-pətɕo	撕破（衣）
də-brə	受惊	də-s-prə	惊动
də-bja	（竹子）破裂	nə-s-pja	破（竹子）

3. 分析形式

用表示"致使"意义的动词 sphrə 或 və"做"加在自动动词后表示使动态。如：

scçɛr	害怕	scçɛr sphrə	使害怕
rjɛ	起来	rjɛ sphrə	使起来
nə-rdu də-tɕhe	（棍子）断	nə-rdu nə-və	弄断
gɛ-dʑi də-tɕhe	伸长	gɛ-dʑi və	抻长

（三）人称和数范畴

动词作谓语时以多种手段综合表现主语和宾语的人称和数。

人称分第一、第二、第三人称，数分单数和复数。其变化规则则依动词"向"的不同而不同。"向"的概念是指句中动词和名词的关系。各种动词根据它在句中能跟几个名词词语发生主谓或主宾关系而分为单向动词(如"来、去、饿、病、老、死"等)、双向动词(如"吃、喝、洗、写、看"等)，三向动词(如"给、教、还给、借"等)①。

1. 单向动词

例如：

ɕə 去	ɕo-ŋ	(我)去	ɕəɕo-ŋ	(我们)去
	ɕi-n	(你)去	ɕəɕi-n	(你们)去
	ɕə-n	(他)去	ɕəɕə	(他们)去
mdʑu 饿	mdʑo-ŋ	(我)饿	mdʑəmdʑo-ŋ	(我们)饿
	mdʑu-n	(你)饿	mdʑumdʑu-n	(你们)饿
	mdʑu	(他)饿	mdʑumdʑu	(他们)饿

变化规则：

(1)第一人称单数：词根元音变 o，加后缀-ŋ。

(2)第二人称单数：词根元音 ə 变 i，ɛ 变 e，其它元音不变，加后缀-n。

(3)第三人称单数：与动词原形同。

(4)第一、二、三人称复数：单音节词根变为双声的双音节词根，第一音节韵母元音变为 ə(u 在第二、三人称形式中不变)，第二音节元音变化及添加后缀分别与第一、二、三人称单数相同。

判断动词及存在动词的变化也属于这一类。

① 参看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 年。胡坦《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民族语文》1984 年第 1 期。[法]吕西安·泰尼埃尔《结构句法基础》(节选汉译文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称之为"价"。

正如羌语支的一些语言一样，第一、二人称后缀分别与第一、二人称代词有密切关系，是人称代词的缩减形式：-ŋ<ŋa“我”，-n<* ni>ȵi“你”。

2. 双向动词

例如：

xi 穿(鞋)	xu (我)穿	xo-ŋ	(我们)穿
	xi (你)穿	xi-n	(你们)穿
	f-xi (他)穿	f-xi	(他们)穿
rʁe 洗	rʁo (我)洗	rʁo-ŋ	(我们)穿
	rʁe (你)洗	rʁe-n	(你们)穿
	rʁe (他)洗	rʁe	(他们)穿
ngə 吃	ngu (我)吃	ngəgo-ŋ	(我们)吃
	ngi (你)吃	ngəgə-n	(你们)吃
	ngə (他)吃	ngəgə	(他们)吃

双向动词人称和数的变化在以下几点上与单向动词不同：

(1)第一人称单数：不加后缀-ŋ。原形动词词根元音 i～ə 变 u，e～ɛ 变 o，u～o 不变，a～ɑ 一般也不变，但老年人或城关区人的话里也变作 o。

(2)第二人称单数：不加后缀-n。与单向动词一样，原形动词词根元音 ə～ɛ 分别变 i～e，其它元音不变。

(3)第三人称单数：声母为单辅音的词根前需加前缀 f-(清辅音前)～v-(浊辅音前)。声母为复辅音的词根不加此前缀。

(4)各人称复数词根一般不变为双声式双音节，只在避免歧义或强调与动作有关的人或物为多数时才变为双声式双音节。如 xi“穿(鞋)”的复数为 xixo-ŋ(我们)穿、xixi-n(你们)穿、f-xif-xi(他们)穿。如词根声母为复辅音，仅基本辅音重叠，如 ngəgə

(他们)吃。老年人的话里多用双声式双音节，可见双声式双音节是较古的复数表达手段。这样，在不采用双声式双音节段时，第三个称复数与单数便同形了。

另外，与单向动词不同的是，词根元音为 ə～ɛ 的，其第二人称复数形式不需变作 i～e，如以上 ngə“吃”为一例。

若原列动词词根为叠音式或双声式双音节，仅后音节按上述规则变化即可。如 xtsɑxtsə“剁”的变化：

xtsɑxtsu	(我)剁	xtsɑxtso-ŋ	(我们)剁
xtsɑxtsi	(你)剁	xtsɑxtsə-n	(你们)剁
xtsɑxtsə	(他)剁	xtsɑxtsə	(他们)剁

若原形动词词根韵母带辅音韵尾，在变第一人称复数时，将原韵尾去掉，再加人称后缀-ŋ，其它人称和数形式按上述规则变化，但第二人称复数不加后缀-n。如 zbjɛr“贴”的变化：

zbjor	(我)贴	zbjo-ŋ	(我们)贴
zbjer	(你)贴	zbjɛr	(你们)贴
zbjɛr	(他)贴	zbjɛr	(他们)贴

3. 三向动词

例如：

kho 给	A	kho	(我)给(他)	kho-ŋ	(我们)给(他)
		kho	(你)给(他)	kho-n	(你们)给(他)
		f-kho	(他)给(他)	f-kho	(他们)给(他)
	B	kho-n	(我～我们)给(你)	kho-ŋ	(你～你们)给(我)
		f-kho-n	(他～他们)给(你)	f-kho-ŋ	(他～他们)给(我)
xtɛ 还给	A	xto	(我)还(他)	xto-ŋ	(我们)还(他)
		xte	(你)还(他)	xtɛ-n	(你们)还(他)
		xtɛ	(他)还(他)	xtɛ	(他们)还(他)

B	xtɛ-n	(我～我们)还(你)	xto-ŋ	(你～你们)还(我)
	xtɛ-n	(他～他们)还(你)	xto-ŋ	(他～他们)还(我)

三向动词变化规则与双向动词的不同点：双向动词只表现主语的人称而不表现宾语的人称。三向动词却需视主语和间接宾语人称的不同而分别表现主语或宾语或同时表现主语和宾语的人称。当间接宾语是第三人称时，动词只表现主语的人称，如以上 A 式（变化规则与双向动词同）；当间接宾语是第二或第一人称时，动词的后缀要表现间接宾语的人称，能加前缀 f-～v- 的动词（即声母为单辅音的动词）还要表现主语的人称，如以上 B 式。

无论是双向或三向动词都不区分宾语的数。

（四）体和语气范畴

体分将行体、已行体、进行体、常行体、曾行体五种。自主动词与不自主动词表现体的形式有些不同。自主、单向动词以 ɕə“去”为例：

数	人称	将行体	已行体	进行体
单	一	ɕo-ŋ-gu	də-ɕo-ŋ	ɕə-gu ɟjo-ŋ
	二	ɕi-n-gu rə	də-ɕi-n-si	ɕə-gu ɟjin dʐə
数	三	ɕə-gu rə	də-ɕə-si	ɕə-gu ɟji rə
复	一	ɕəɕo-ŋ-gu	də-ɕəɕo-ŋ	ɕə-gu ɟjiɟjo-ŋ
	二	ɕəɕi-n-gu rə	də-ɕəɕi-n-si	ɕə-gu ɟjiɟji-n dʐə
数	三	ɕəɕə-gu rə	də-ɕəɕə-si	ɕə-gu ɟjiɟji rə

自主、双向动词以 cçhi“骑”为例：

单	一	cçhu-gu	rə-cçu	cçhi-gu ɟjio-ŋ
	二	cçhi-gu rə	rə-cçi-si	cçhi-gu ɟji-n dʐə

数	三	f-cçhi-gu rə	rə-f-cçi-si	f-cçhi-gu ɟji rə
复	一	cçho-ŋ-gu	rə-cço-ŋ-si	cçhi-gu ɟjiɟjo-ŋ
	二	cçhi-n-gu rə	rə-cçi-n-si	cçhi-gu ɟjiɟji-n dʐə
数	三	f-cçhi-gu rə	rə-f-cçi-si	f-cçhi-gu ɟji rə

变化规则：

（1）将行体：加后缀-gu，第二、三人称还需加助词 rə。

（2）已行体：加趋向前缀，第二、三人称还加后缀-si。词根声母若为送气辅音，加前缀后要变为不送气辅音。

（3）进行体：加后缀-gu，与存在动词 ɟji、助词 rə（前音节为闭音节时则为 dʐə）结合表示。

将行体、已行体的人称和数都在动词词根上变化。唯进行体的人称和数在存在动词 ɟji 上变化，但表及物动词第三人称前缀 f-～v-却要加在动词词根前，而不是加在存在动词前。

不自主动词一般只分进行体与已行体。如 ŋo“病”的变化：

数	人称	进行体	已行体
单	一	ŋo-ŋ dʐə	nə-ŋo-ŋo-si
	二	ŋo-n-gu rə	nə-ŋo-n-si
数	三	ŋo-gu rə	nə-ŋo-si
复	一	ŋəŋo-ŋ dʐə	nə-ŋəŋo-ŋ
	二	ŋəŋo-n-gu rə	nə-ŋəŋo-n-si
数	三	ŋəŋo-gu rə	nə-ŋəŋo-si

与自主动词进行体、已进行体的表现形式比较，有下列不同点：

（1）第一人称进行体加助词 dʐə，已行体加后缀-si。

（2）第二、三人称进行体的表现手段与自主动词将行体的表现手段相同，也是加后缀-gu，再加助词 rə。也可以以自主动词进行体手段表示，如 ŋo-gu rə＝ŋo-gu ɟji rə“他正病着”。

曾行体是在动词已行体形式后加后缀-zda，如动词已行体

有后缀-si,-zda 要加在-si 前。如

ŋa petɕiŋ nə-ɕo-ŋ-zda. 我曾去过北京。

thə ta nə-ɕə-zda-si. 他也去过。

常行体只在动词后加助词 rə～dʐə 表示,如:

thə ŋo(病) rə. 他常病。

ȵi ŋa gi scçɛ-n(怕) dʐə. 你怕我。

语气范畴只表现在动词已行体形式上。可分为一般语气、方察语气和亲察语气。

自主动词第一人称已行体一般语气不加-si,加-si 是方察语气,表示动作行为是说话者刚刚发现的,是不自觉的,带有不自主的意味。如

ŋa qhəzi noŋ du nə-ru-si də-rmu tɕhu ɣə-tu-si.
我 碗 里 毒 放了 忘了 后 喝了
我忘了碗里放了毒药(把它)喝了。

ɣə-tu"(我已)喝"是自主动词,在以上环境中表示不自觉行动,相当于不自主动词,所以加-si。

不自主动词第三人称已行体一般语气要加后缀-si,不加-si 时是亲察语气,表现说话人亲见动作行为的过程。试比较:

məqhi nə-qi-si. 下雨了。(看见地湿后判断)

məqhi nə-qi. 下雨了。(亲见下雨过程)

(五)式范畴

分陈述、命令、祈使、禁止、否定、疑问等式。以上所述都是陈述式。

1. 命令式

在动词第二人称形式前加趋向前缀表示。与已行体的区别是：已行体要加后缀-si，命令式不加。例如：

rə-xi	（你）穿（鞋）！	rə-xixi-n	（你们）穿鞋！
də-ʁe-n	（你）来！	də-ʁəʁe-n	（你们）来！

2. 祈使式

说话人祈求对方让自己或让第三者进行某种动作。句中谓语要用使动态动词，其人称变化与三向动词一致。如

ȵi ŋa gi ɣrə də-s-tho-ŋ.（thi"喝"） 请你让我喝水！
你 我 （对象格助词） 水 使喝

ȵi thə gi dʑiba rə-z-gi.（gə"穿"） 请你让他穿衣服！
你 他 （对象格助词）衣服 使穿

3. 禁止式

在命令式词根前加前缀 di-表示（加在趋向前缀后）。如：

rə-di-xi	（你）别穿（鞋）！	rə-di-xi-n	（你们）别穿（鞋）！
də-di-ʁe-n	（你）别来！	də-di-ʁəʁe-n	（你们）别来！

4. 否定式

将行体否定式在动词词根前加前缀 mi-；进行体否定式在存在动词 ɟji 前加前缀 mi-；已行体否定式在动词词根前加前缀 ma-（如有趋向前缀要加在趋向前缀后）。例如：

mi-xu-gu	（我）不穿	mi-ʁo-ŋ-gu	（我）不来
xi-gu mi-ɟjo-ŋ	（我）没（在）穿	ʁɛ-gu mi-ɟjo-ŋ	（我）没（在）来
rə-ma-xu	（我）没有穿	ma-ʁo-ŋ	（我）没有来

5. 疑问式

将行体在动词词根前加前缀 a-;进行体在存在动词前加 a-;已行体是将趋向前缀元音变为长元音 eː,同时整个音节读高升调。如:

a-xi-gu	(你)穿吗?	a-f-xi-gu re	(他)穿吗?
xi-gu a-ɟji-n	(你)在穿吗?	f-xi-gu a-ɟji rə	(他)在穿吗?
reː-xi	(你)穿了吗?	reː-f-xi-si	(他)穿了吗?

a 也可用作后缀表示疑问。如:

a-ra-gu	"(你)写吗"	可说成	ra-ga(<gu+a)
a-ʁe-n	"(你)来了吗"	可说成	ʁe-na(<n+a)

原载《民族语文》1990 年第 5 期

羌语语音演变中排斥鼻音的趋势

一种语言的语音演变常受一种趋势所左右，这种趋势在一个时期内，能影响在一定条件下的一个或几个音素朝相同的方向演变。羌语固有词中鼻音音素的出现频率较低，通过方言和亲属语言比较，我们推断羌语在历史上某一时期内曾出现过一种排斥鼻音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前置音 * s 后面的鼻音口音化和古鼻冠音脱落两方面。

一 前置音 * S 后面的鼻音口音化

在羌语与藏缅语族大多数语言有对应关系的词根中，我们找到能测拟其古声母为“ * s＋鼻音”的词根有十多个，其中大部分词根的声母是 * sn，少数是 * sm。这些处于前置音 * s 后的鼻音 * n 和 * m 在羌语北部方言中都口音化了，在南部方言中一部分还保留鼻音性质，一部分也口音化了。

1. 先看下列词根声母的对应关系：

这里用以比较的北部方言的代表点是黑水县麻窝话和茂县峨口话，南部方言的代表点是理县桃坪话。藏缅语列举了与羌

语较接近的嘉戎（金川）、道孚、却域、扎坝①、普米（九龙）、尔苏（九龙）、贵琼、木雅等语言和各语支中有代表性的彝（喜德）、景颇、载瓦等语言以及反映古藏语和古缅语语音面貌的藏文、缅文（均用国际音标转写）等②。

（表一）

	鼻子	鼻涕	七
羌（麻窝）	stɤ(q)③	stɤxɯ́	stə
（峨口）	ɕtɕyə(s)	χɑ	ɕtɕə
（桃坪）	χȵi^{31}(qo^{55} pə^{21})	χȵi^{55}(tsuə^{33})	ɕiŋ^{53}
藏文	sna	snabs	
嘉戎（金川）	(tɯ) ʂ̥nie	(tɯ) ʂ̥nie	(ku) ʂ̥nɯs
道孚	sni	snap	zȵe
却域	ɕȵi^{55}	sna^{55} pɔ^{55}	sna^{55}
扎坝	ȵu^{33}(cçu^{55})	ʂ̥ne^{55}～n̥e^{55}	ʂ̥nɛ^{55} n̥ɛ^{55}
普米（九龙）	n̥ĩ^{11}(gõ^{35})	n̥ɑ^{11} bʐe^{55}	ȵ̊ɯ^{55}(li^{55})
尔苏（九龙）	ki^{55}(mə^{55})	ki^{55} mbɹa^{55}	ki^{55}(bu^{35})
贵琼	ȵə^{55}(kũ^{55})	ȵə^{55}	ȵi^{35}
木雅	sə^{53}	sə^{55} mbə^{53}	ȵuə^{53}

---

① 道孚、却域、扎坝等语言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部分藏族居民所说的不同于藏语方言的"地脚话"（藏语叫 logs skad）。道孚语分布于道孚、丹巴、新龙、炉霍等县；却域语分布于新龙、雅江、理塘等县；扎坝语分布于道孚县的扎坝区（又称"扎堆"）和雅江县的扎麦区。这里所说的"扎坝语"与陆绍尊在《扎巴语概况》（《民族语文》1985 年第 2 期）里所说的"扎巴语"互不相通，差别较大，不是一种语言。陆绍尊所说的"扎巴语"与"却域语"基本能通，似为同一种语言。

② 本文所用却域、普米（九龙）、尔苏（九龙）、贵琼等语言材料为上天习同志所记录，缅文转写为戴庆厦同志所提供，谨向他们致谢！羌（峨口）、嘉戎（金川）、道孚、扎坝、木雅等语言材料为笔者所记录。其余材料皆引自各有关语言简志，因篇幅所限，不一一注明。

③ 这里只比较有对应关系的词根。没有对应关系的前缀、后缀或语素都加括号。如 stɤ（q）的 q 是一个语素，是 qəpatʂ"头"的缩简形式，与 zəq"舌头"、stiaq"穗子头"中的 q 为同一语素。非同源词都不列入表内。

彝	n̥a^{21} (bi^{55})	n̥a^{21} (bi^{55})	ʂɿ^{21}
景颇		nep^{31}	shă^{31} nit^{31}
载瓦	no̱^{51}	na̱p^{55}	ŋji̱t^{55}
缅文	hnɑ^{2} (khɔŋ^{3})	hnɑp^{1}	(khu^{3}) hnɑs^{1}
	‘穗子’	‘心脏’	‘白天’
羌(麻窝)	stiɑ(q)	stiː(mi)	stiɑ(χlu)
(峨口)	ɕtɕə(χ)	ɕtɕɪj(miɛ)	ɕu(xlu)
(桃坪)	χti^{55}(qə^{33})	χtie^{55}(mə^{55})	nə^{31}(χuɑ^{55})
藏文	sɲe(ma) ～sɲi(ma)	sɲiŋ	ɲin(mo)
嘉戎（金川）	(khɯ) ʂnou	(tɯ) ʂni	ʂnɛ(gɯ)
道孚	sɲol (mɛ)		sɲɛ(lɛ)
却域	ɕɲõ^{13}	sme^{55}(rmi^{33})	ʃɿ^{55} ʃɿ^{55}(phe^{33})
扎坝	ne^{33}(dʑi^{55})	ʂnɛ^{13}～n̥ɛ^{13}	ʂɲʌ^{13}～ɲ̥ʌ^{13}
普米（九龙）	n̥ẽ^{55}	xuə^{55}	ɲĩ^{55}(tio^{55})
尔苏（九龙）	hĩ^{11}(phy^{55})	ki^{55}(mi^{55})	nɯ^{11}(tɕa^{55})
贵琼		mʉ^{35}(lu^{55})	
木雅		si^{24}	
彝	n̥i^{33}	he^{33}(ma^{55})	(mu^{33}) ɲi^{21}(mo^{21})
景颇	n^{55} si^{51}	să^{31}(lum^{33})	ʃă^{31} ni^{55}
载瓦	(a^{21}) na̱m^{51}	ni̱k^{55}(lu̱m^{21})	ŋji^{55}(khjui^{55})
缅文	(sɑ^{1} pɑ^{3}) hnɑm^{2}	hnɑ^{1}(lum^{3})	ne^{1}(lɛ^{2})
	‘嗅’	‘牛鼻圈’	
羌(峨口)	ɕɛtɛ	ɕɛ (ʁuə^{r})	
(桃坪)	χmi^{55}		
藏文	snom（自主） mnam（不自主）	snal (tɕu)	
嘉戎（金川）	(kana) suŋsuŋ	ʂna(kuar)	
道孚	(nə) no	snar(tɕhə)	
却域	ʂnõ^{13}		

扎坝	(ŋʌ³³) mnɪ⁵⁵ mnɪ³³	
普米（九龙）	n̥y¹¹ n̥e⁵⁵	
尔苏（九龙）	(kha¹¹) ni⁵⁵ ni³¹	ki⁵⁵(ɣũ⁵⁵)
贵琼	(ji³⁵) hɔ̃³⁵	
木雅	(khi³³) sø⁵⁵ mæ³³	
彝	ni³³	n̥ɑ³³(ʑɿ³³)
景颇	mă³¹ nam⁵⁵	
载瓦	nam⁵¹	
缅文	nɑm³	nɑ³(phɑ³ kwɑŋ³)

表一中有复辅音语言的声母对应如下：

藏 sn sȵ ȵ：缅文 hn n：嘉戎 ʂn：道孚 sn sȵ zȵ：却域 sn ʂn ɕȵ sm ʃ：扎坝 ʂn(～n̥) ʂȵ(～ȵ̊) nȵ

由于藏缅语族语言分化的年代久远，分化的时间有前有后，而分化后各语言又有自身的特殊演变规律，再加同一音素所处的语音环境不同（如邻接音素和在词中的音节位置不同）等因素，以上同源词根的声母对应关系并非整齐划一。但其基本辅音大多是鼻音 n 或 ȵ，个别的是 m，大多数声母鼻音前有个擦音。嘉戎语除了“嗅”以外，所有的词根声母都是 ʂn，“嗅”的词根可能与藏缅语不同源（嘉戎语马尔康话的“嗅”是 kɐ nɐ ŋkhsə ŋkhsət，金川话的 suŋ suŋ 可能是 ŋkhsə ŋkhsət 脱落塞音后 ŋ 再移位的形式）。藏文除“（白）天”外，其余词根声母都是 sn 或 sȵ（<*sn 的腭化），但是“（白）天”的词根，嘉戎、道孚、扎坝等语言的声母都有前置擦音，由此可推测远古藏语 ȵin 的声母也有前置擦音 * s，但到藏文创制时期词根 ȵin 中的 * s 已脱落。检查其他语言也是如此，如果表中某个语言的多数词根声母带前置擦音，只有某一个或某几个词

根声母不带，但与此相对应的其他语言的词根声母有的带前置擦音，我们推测这些语言的古声母也带有前置擦音。至于某个语言某个词根的声母为什么不带前置擦音，原因是很复杂的。如藏文的动词‘嗅’有自主、不自主的区别，两者语音形式不同，却域语的‘嗅’有前置擦音，可能与藏文的自主形式同源，道孚语和扎坝语的“嗅”无前置擦音，可能与藏文的不自主形式同源。因此，我们认为上列语言同源词根的声母对应关系暗示了原始藏缅语的声母是带有前置擦音的 * n（ȵ 是 n 受后面前高元音影响腭化所致），由于多数语言的前置擦音舌位靠前，而且大多是 s，因此构拟其声母为 * sn。

在无复辅音声母的语言里，* sn 也有所反映，如在普米语和彝语的多数词根中 * sn 演变为 n̥ 或 ȵ̥；在景颇语的 sǎ^{31} nit^{31} “七”、ʃǎ^{31} ni^{55} “白天”中 * sn 分化为两个音节；* sn 在载瓦语的多数词根中表现为元音的紧化（由失去的 * s 所导致）；贵琼语的 * s 全部脱落，保留了鼻音，（ji^{35}） hɔ̃^{35} “嗅”中的 h 看来是 * sn 处于第二音节中的变音（参见表二贵琼语的 ȵĩ^{55} hĩ^{55} “红”）；木雅语与贵琼语相反，* sn 在大部分词根中丢掉了 * n 而保留了 * s（却域语的 ʃɿ“（白）天”也是如此）；* sn 在尔苏语多数词根中的演变比较独特，变成了单辅音 k，而且元音整齐划一地变为 i。

表一中羌语麻窝话与其他藏缅语相对应的声母都是 st，其中的 t 显然是 * n 口音化的结果。峨口话除“鼻涕”外，声母是 ɕtɕ～ɕ（＜ * ɕtɕ），其演变比麻窝话多了一个进程，ɕtɕ＜ * st 的腭化。羌语北部方言 st＜ * sn 现象与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卡瑙里语如出一辙，试比较卡瑙里语：stiŋ“心”、stiś～tiś

"七"、stam"使嗅"、stil～til"牙龈"① (藏缅语的"牙龈"见表二)。* s 在南部方言桃坪话里变为 χ，个别的变为 ɕ 或脱落，基本辅音 * n 大部分保留鼻音性质，但在"穗子"和"心脏"两个词根中也口音化为 t 了。

2. 下列词根的对应更复杂些：

(表二)

	听	红
羌(麻窝)	(khɕu) st	ɕi(zi)
(峨口)	(khʂu) ɕtɕu	ɕy(pu)
(桃坪)	(tɕhy^{55}) ȵy^{55}	χȵi^{31} ȵi^{33}
藏文	ȵan	
嘉戎(金川)	(ka) rɯk nie	(kɯ vɯ) rni
道孚	rȵi	ngi ngi
却域	(ɣɯ^{13}) lnə^{33}	ȵ̥e^{55} ȵ̥e^{33}
扎坝	(ŋo^{55}) ȵu^{33}	ȵi^{55} ȵi^{33}
普米(九龙)	se^{11} ȵi^{55}	ne^{35}(tsɑ^{55} tsɑ^{11})
尔苏(九龙)	(khə^{11} be^{35}) ȵi^{33}	(da^{11}) ȵi^{35}
贵琼		ȵĩ^{55} hĩ^{55}
木雅	(qhe̱^{33}) se̱^{55} ɴa^{33}	ni^{55} ni^{33}
彝	n̥a^{33}	a^{33} n̥i^{33}
载瓦	(kjo^{21})	ne^{51}
缅文	nɑ^{3}(htɔŋ^{2})	ni^{2}
	'牙龈'	'青麂子'
羌(峨口)	(ʂuə)t (pɛl)	ɕtɕɛ
藏文	sȵil～rȵil② ～rnil	rna (ba) (野羊)

① 见本尼迪克特《汉藏语概论》汉译本 210 页。

② 见 Sarat Chandra Das: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

道孚		rna(ɕa)
却域	(ski^{55}) rȵi^{55}	na^{55}(dʐi^{13})
扎坝	ȵi^{55}(gʊ^{55})	
贵琼	(xui^{55}) sɿ^{55}	nã^{31}(hũ^{55})
木雅	(xuə^{55}) nɐ^{53}	nɑ^{33}(pi^{55})
彝	ni^{24}ɬ^{33}	
载瓦	n̥jiŋ^{21}	

表二的对应词中，嘉戎、道孚、却域等语言的“听”，嘉戎语的“红”，却域语的“牙龈”，道孚语、藏文的“青麂子/野羊”等词根的前置音是 r（～l），暗示原始藏缅语这些词根的声母可能是 * rn。但是“听”和“红”这两个词根彝语的声母是清化鼻音，在表一中彝语的清化鼻音声母是与一些语言带前置擦音的鼻音声母（如藏文的 sn，缅文的 hn，嘉戎语的 ʂn 等）相对应的；另外，在“听”这个词根中，普米语、木雅语在鼻音声母音节前分别有一个 s 声母音节，这些又使人怀疑其原始声母为 * sn。藏文的前置音 s-与 r-一般不混淆，但在表二的“牙龈”和少数词中却可以互换，如 rȵog～sȵog “弄浑”、rȵob～sȵob “够得着”、rmed～smed “后鞧”、rmeɦu～smeɦu “青稞”、rmed pa～smed pa “问、说”等，因此，我们推测表二中词根的原始声母可能存在 * sn～ * rn 交替现象。在这些词根中，羌语声母形式与表一一样， * n 在北部方言中都口音化了。峨口话“牙龈”的词根只剩下 t（< * st）是由于处于轻声音节的原因。麻窝话“红”的声母是 ɕ 而不是 st，这有点特殊，表二多数语言的“红”都是叠音词，可能古羌语也是叠音的，ɕ 可能是两个叠音音节声母发生异化脱落 * t 而后又腭化的结果，ɕi< * ɕti< * sti。

3. 下列词根羌语的口音声母与其他藏缅语基辅音为鼻音

的声母也有对应关系：

（表三）

	清油/芝麻	嘴/嘴唇	病
羌（麻窝）	zdɑ（油）（麻窝）	dzə(kuə)	rdʑi
（峨口）	zduɛ（油）	zdɛ(k u̥)	ʑdʑɿ
（桃坪）	χdɑ^{33}（油）	χduə^{33}	ʑe^{241}
	χȵo^{55}（动物油）		
藏文	snum		sȵuŋ（敬语）
嘉戎（金川）	tshɯ niu	(tɯ)ʂnis	
（马尔康）			(tə)ʃnos
道孚	(mɑr)noŋ		
却域	(mar^{13})na^{55}	ɕnə^{55}(mbə^{33})	ȵũ^{55}
扎坝	(me^{33})na^{55}	ne^{55}(me^{55})	
普米（九龙）	(mɑ^{55})nɑ^{55}	ȵ̥ỹ^{55}	ȵẽ^{55}
尔苏（九龙）	(mɑ^{11})nɑ̃^{33}		
贵琼	(mə^{35})na^{55}	wũ^{33}(pu^{55})	
木雅	nə^{53}	ŋə^{33}(tsø^{53})	
彝（喜德）			mi^{21}(pu^{21})
（大方）	mi^{33}	mi^{13}(pu^{21})	
景颇	(tʃi̱ŋ^{55})nam^{53}	n^{31} te̱n^{33}	
载瓦	na̱m^{21}(liŋ^{55})	nu̱t^{55}	
缅文	hnɑm^{3}		hnut^{4}(khɑm^{3})

表三各语言“清油”与“芝麻”、“嘴”与“嘴唇”等词根呈互补分布状态，语音上有对应关系，其同源关系较明显。藏、嘉戎等语言的“清油”是“芝麻”的转义，嘉戎（马尔康）、普米等语言或方言的“嘴唇”是“嘴”的转义。藏文的“病”（动词）有非敬语 na（名词为 nad）和敬语 sȵuŋ 两个词，大多数藏缅语的“病”都与 na（～nad）同源，如门巴（错

那）ne³⁵、载瓦 no⁵¹、僜（格曼）nɑt⁵⁵、阿昌 nɔ⁵⁵、怒（怒苏）nɑ³⁵、哈尼 na⁵⁵等，但却域语、普米语“病”的韵母为鼻化元音，则是与藏文 sȵuŋ（< * snjuŋ）同源。“清油/芝麻”组同源词中，羌语的对应词转义为“油”，桃坪话还分化出一个 χȵo⁵⁵“动物油”。

“清油/芝麻”词根声母的对应关系（藏 sn：缅 hn：载瓦 n(a̰)）和“嘴/嘴唇”词根声母的对应关系（嘉戎 ʂn：道孚 ɕn：缅 hn：普米 n̥：载瓦 n(u̲)），还有“病”的藏文声母 sȵ 等，与表一一样，暗示了原始藏缅语的声母为 * sn。而羌语与此相对应的声母是 zd～ʑdʑ（峨口）、zd～dz（<z、d 换位）～rdʑ（麻窝）、χd～χȵ～ʑ（桃坪）等，说明 * sn 中的 * n 在这些词根里也口音化了。所不同的是 * sn 在表一、表二中演变为清口音，在这里却演变为浊口音。清浊的分化条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4. 现在看 * sm 的演变例证：

（表四）

	毛	竹子	药
羌（麻窝）	hupɑ	ʂpu	sman
（峨口）	xupɑ	ʂpu	sɛpɛ
（桃坪）	xmə⁵⁵	χpu⁵⁵	sɿ³³
藏文	smoŋs① smaŋ ra	smjug（ma）	sman
嘉戎（金川）	（ta）r̥ni		sman
道孚			smɛn

① smoŋs 与 smaŋ ra 见于敦煌藏文写卷 2736 号，笔者分别译解为“[ ] 毛”与“髭须”，参见拙文《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民族语文论丛》1984 年）。

却域	m̥ie^{13} rie^{55}	lma^{55}	sme^{55}
扎坝	mʌ^{35} mʌ^{55}（羽）毛	mɛ^{55}	m̥e^{55}
普米（九龙）	mã^{35}	mɐ^{35}	m̥ɛ̃^{55}
尔苏（九龙）		m̥ĩ^{55}	pĩ^{55}
贵琼	tshɔ̃^{31}	mɛ^{55}	mã^{55}
木雅	mo^{24}		
彝	ȵe^{33}	mɑ^{33}	
景颇	mun^{33}	（kă̠^{55}） wa^{55}	
载瓦	ʃŏ^{21} mau^{55}	va^{21}	
缅文	(ɑ)^{3} mwe^{3}	wɑ^{3}	

从词根“毛”的声母对应关系（藏 sm：嘉戎 rn：却域 m̥）和“竹子”的声母对应关系（藏 smj：却域 lm：尔苏 m̥），可以看到原始藏缅语 * s～* r 的交替也出现在 * m 之前。除麻窝话的“药”以外，* sm 中的 * m 在羌语北部方言中都变成了同部位塞音 p，但前置音 * s 的变化却不像在 * n 前的变化那样整齐，* s 在三个不同的词根中变成了三种不同部位的擦音，在“毛”，“药”二词根中还从原来的复辅音声母中分离出来单成音节了。

“药”组对应词的声韵母比较接近。藏文中还有一个意义为“药”的更古老的词 rtsi，这个词只见于 8—9 世纪的敦煌古藏文文献①中，与此词相对应的有木雅语 tsə^{53}、彝语（bu̠^{55}）tshɿ^{33}、景颇语 tsi^{31}、载瓦语 tʃhi^{21}、缅文 hse^{3} 等，这就使人怀疑表四诸语言的“药”都是藏语借词。羌语麻窝话的 sman 大概是后期借入的，与峨口话 sɛpɛ（雅都话 sɪpe，三龙

① 见 P. T. 1057 号卷。笔者与罗秉芬合编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1983 年）转录并译注了此卷。

话 səpe）相对应的还有个 səpɑ，是“颜料、染料”的意思，可能是早期借入的 sman 音变的结果，在晚期重新借入 sman 以后它便转义了。由于藏语的 sman 代替古词 rtsi 大约是在 10 世纪以后，sman 变为峨口话 sɛpɛ 的时期只有在藏语通用 sman 并被羌语借入以后才有可能，由此可以推断羌语 * sm 以及 * sn 口音化的时间不会早于 10 世纪。

二　古鼻冠音的脱落

1. 上述羌语方言都没有带鼻冠音的复辅音（麻窝话的 mdzɑ“美丽”是个例外，这是藏语借词）。与羌语接近的语言除普米语外，嘉戎、道孚、却域、扎坝、尔苏、贵琼、木雅、纳木义、史兴等语言都有带鼻冠音的复辅音。在其他藏缅语的一些语言中也有带鼻冠音的复辅音。

2. 在羌语与其他藏缅语的同源词上，鼻冠音保留得完整的语言比较少，多数语言只在少数词根上保留了鼻音成分。如：

（表五）

	虫子	聋	背(孩子)	旧的
羌(麻窝)	bulu	bu	bi	bɑ
(峨口)	bəl	bu	biɛ	bɑ
(桃坪)	$bə^{31}$ $dʑa^{31}$	bu^{231}	ba^{33}	$bɑ^{33}$
藏文	nbu①		$mbɑ^{231}$②	
木雅	$mbə^{33}$ $tʂɑ^{24}$	($nɑ^{33}$)$mbɑ^{24}$	(tu^{55})$mbə^{33}$	$mbɐ^{53}$(旧东西)
扎坝	po^{33} pi^{55}	mbu^{13}		

① 根据一些方言的实际读音，将前置字母ɑ转写成 n。

② 巴塘话。

贵琼	mbu^{35}ɦa^{35}	(nɔ^{35})wã^{31}	pə^{55}	
道孚	babə	mbji		
嘉戎(金川)		(ka)wo		(kɯ)ve
彝	bu^{33}	(lo^{33})bo^{33}		(ɑ^{34})bi^{33}(破旧)
景颇		(na^{31})phaŋ^{55}	paʔ^{31}	
载瓦	pau^{21}			
缅文	po^{3}	(na^{3})kaŋ^{3}	po^{3}	

	龙	绳子	高	马
羌(麻窝)	bəʴk	biʴ	buʴ	ɹu
(峨口)		dʑəʴwu̥	bɹɪ	ɹu
(桃坪)	χbə^{241}	bʐe^{33}	bu^{33}	ʐu^{55}
藏文	nbrug	nbreŋ		rmaŋs①
木雅	ndʐu^{53}	ndʐuə^{53}		bɐ^{33} ②
扎坝	mtʂə^{55}	ptɪs^{55}	ndʐo^{55}ndʐo^{55}	mbʐo^{13}～mdʐo^{13}
贵琼				mbu^{35}
道孚	nbru～ndʐu	stɕəbri	(kə)mbro	rɛ-③
嘉戎(金川)	(ta)rmok	(tɯ)vri	(kɯ)mɯruo	mbuoruo
彝		(tɕi^{21})po^{21}	a^{33}m̩(u)^{33}	m̩(u)^{33}
景颇	pu^{33}ʒen^{31}	(su)m^{33}ʒi^{33}		(ku)m^{31}ʒa^{31}
载瓦			mjaŋ^{51}	mjaŋ^{21}
缅文			mraŋ^{1}	mraŋ^{3}

以上的对应关系，暗示了原始藏缅语“虫子”、“聋”、“背(孩子)”、“旧的”等词根声母是 * mb，“龙”、“绳子”、“高”、

---

① 见于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献，转引自 F. W. Thomas, Tibetan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51), Ⅱ, 257: 118. 1 及 353: 17。

② 复合词中的语素。

③ 同上

"马"等词根声母是＊mbr。鼻冠音保留得最全的是木雅语，其次是扎坝语和藏文，贵琼、道孚、嘉戎等语言的鼻冠音只保留在部分词根中。其他语言虽然在这些词根中没有鼻冠音，但也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古鼻冠音的痕迹，如彝语、载瓦语、缅文"高"、"马"等词根（包括藏文的 rmaŋs）的古鼻冠音取代了基本辅音，景颇语的"绳子"、"马"等词根的鼻冠音则从原来的声母中分离出来，成为前音节的韵尾。由此可以推断，羌语古时曾有过鼻冠音，它的鼻冠音是后来脱落的，鼻冠音的脱落也是排斥鼻音趋势表现之一。

现代羌语不论南北方言都有一套鼻音韵尾，如峨口话有-m、-n、-ȵ、-ŋ 等，桃坪话有-n 和-ŋ。仔细研究，绝大部分词根的鼻音韵尾是后起的，其来源有二：一是通过汉语和藏语借词进入；二是轻声音节元音弱化丢失后，鼻音声母粘附于前开音节后做韵尾。刘光坤《羌语辅音韵尾研究》一文（《民族语文》1984．4）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检查羌语与那些尚保留有鼻音韵尾的藏缅语相对应的同源词根，可以看出羌语大部分古鼻音韵尾已丢失。例如：

（表六）

	房子	(果子)熟	名字	柴	狼
羌(麻窝)	tɕi	nə (饭)熟	rmə	si	
(峨口)	tɕi	(ɑ)nə (饭)熟	ʐmə	sə	ɕpiɛ(豺)
(桃坪)	tɕi^{33}	mi^{33} (饭)熟	χmə^{55}	sie^{33}	
藏文	khjim(家)	smin	miŋ	(me)ɕiŋ	spjaŋ(khu)
门巴(错那)	chem^{53}	min^{55} ne^{31}	meŋ^{35}	(me^{35})ɕeŋ^{53}	ɕaŋ^{55} (ku^{53})

景颇		mjin^{33}	mjiŋ^{33}		tʃă^{33}(khjon^{33})
载瓦	ju̠m^{51}	mjiŋ^{55}	mjiŋ^{51}	sik^{55}(树)	vam^{53}(khui^{21})
阿昌	in^{55}	ŋ̊eŋ^{35}	(a^{31})n̥iŋ^{55}	saŋ^{21} tseŋ^{55}(树)	pum^{55}(xui^{31})
缅文	im^{2}	hmaŋ̥^{1}	nɑ^{2} maŋ̥^{2}		wɑṁ^{2}(pu^{1}lwe^{2})

除了上述例子外，表一的“心”、“(白)天”、“嗅”，表三的“清油/芝麻”、“病”，表四的“毛”、“药”，表五的“绳子”、“马”、“高”、“聋”等同源词根羌语也全部丢失了鼻音韵尾。麻窝话的 zdɤm“云”(峨口话 zdɑm)是残存下来的极少数古带鼻音韵尾的词之一，这个词的鼻音韵尾不是后起的，因为有些藏缅语与它相对应的词(如嘉戎语 zdim、缅文 tim^{2}等)也带鼻音韵尾。其他非鼻音辅音韵尾也有少量保存，例如羌语峨口话：n̥ɪχ“黑”(藏文 nag)、sɑχ“关节”(嘉戎语 tshək、藏文 tshigs)、ʂn̥ɑt“后鞧”(藏文 smed ～rmed、嘉戎语 sn̥ɐt)。这在少数词中残存的古辅音韵尾可能是辅音韵尾脱落趋势受到借词和轻声音变出现的辅音韵尾增加趋势的冲击和抑制而保存下来的。古鼻音韵尾的脱落虽然从表面上看也是一种减少鼻音的现象，但是它同前面所说的 * s 后面的鼻音口音化和鼻冠音的脱落这两种音变现象，在推动音变的趋势和阶段上都有所不同。

原载《民族语文》1987 年第 5 期

羌语的体范畴

在有体范畴的语言中，体范畴所包含的内容往往各有差异，人们对于“体”所作的解释也是多种多样，以致体范畴目前尚无一个公认的概括性强的定义。羌语的体范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本文试图通过对羌语[①]体范畴的描写和分析，展现体范畴所包含内容的多样性、层级性和复杂性，以期达到对体范畴有更全面的认识，并能对体范畴作出精确的概括有所裨益。

羌语的体范畴是指由相应的语法形式所表示的与动作行为进行的阶段、时间和状态有关的语法意义。羌语的体范畴下分3个子系统，即：时体（以语境中提供的时间为参照点，划分动作行为进行的不同阶段，区分进行——正在进行、将行——将要进行、已行——已经进行等体）、情体（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不同阶段距离说话时间较近或表示新情况的出现，区分始行——开始进行、即行——即将进行、方行——方才进行和变化——状况的改变等体）、状体（表示动作行为的进行有重复、曾经经历、经常、持续等状态，区分重行——重复进行、曾行——曾经进行、常行——经常进行和

① 本文研究对象是作为羌文标准音点的四川茂县曲谷羌语。

续行——持续进行等体）。从语义上看，羌语的体分3个层级11类：

体 ┌时体——进行体、将行体、已体体
　 ├体情体——始行体、即行体、方行体、变化体
　 └状体——重行体、曾行体、常行体、续行体

表现这些体的语法手段有附加词缀（前缀或后缀）、重叠、加辅助动词等。有些体用一种语法成分表示，有些体用几种语法成分结合表示。不同类别的体标志有些可交叉集合于同一个动词谓语上，综合表示几种体的意义。

一 时体

（一）时体的概念

“时体”不是“时”与“体”的合称，也不等同于一般语法学上的“时制”，时制是以说话时间为基点，将动作行为进行的时间流划分为现在、将来和过去三段。动作行为进行的时间与说话时间一致的是现在时，动作行为进行的时间在说话时间之后的是将来时，动作行为进行的时间在说话时间之前的是过去时。时体则是以语境中提供的参照时间作为基点，在这个参照时点或时段之间正在进行的动作行为是进行体，在这个参照时间或时段之后将要进行的动作行为是将行体，在这个参照时点或时段之前已经进行的动作行为是已行体。在多数情况下，参照时间与说话时间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按时体划分的阶段与按时制划分的时间有对当关系，如下图：

时体： 已行 进行 将行

——：——：——：——→

——：——：——：——→

时制： 过去 现在 将来

例如下列羌语句（1）的 thə，句（2）的 thaː，句（3）的 sə-thə̣，既可以认为它们是时体概念中进行、将行、已行的区别，也可以认为它们是时制概念中现在、将来、过去的区别。

（1）qupu dzeː thə. 他在吃午饭。
他 午饭 在吃

（2）qupu dzeː thaː. 他将吃午饭。
他 午饭 将吃

（3）qupu dzeː sə-thə̣. 他吃过午饭了。
他 午饭 已吃

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按照时体划分的阶段和按照时制划分的时间却无对当关系，如：

（4）qa nəs mæχa stuaχa thaː ȵi kutʂ mu-hũ wa！
我 昨天 晚上 饭 将吃 （连词） 菜 没有 （语气词）
我昨天晚上要吃饭时，没有菜了。

（5）qa nəp tɕiʁua qəʂku-aː ȵi dziku̥ ma-ɣdʐə̣， sə-mə-qəʂku-a.
我 去年 房子 将盖 （连词）钱 不 够（已行）没盖（人称1单）
我去年要盖房子，钱不够，没有盖。

（6）qa ɕiɣəs sə-tha ȵi ho-ɭu-aː.
我 早饭 已吃（人称1单）（连词） 将上来
我吃过早饭以后上来。

（7）qa məʂȵi ʔi-ɕi-æ ȵi ʔili ɦo-jyjy-j！
我 将来 已死（人称1单）（连词）你们 分（人称2复）
我将来死后你们再分家！

句（4）中 tha: 的和句（5）中的 qəʂku-a: 表述的动作行为处在将进行阶段，论时间却是过去时。

句（6）中的 sə-tha 和句（7）中的 ʔi-ɕi-æ 表述的动作行为处在已行阶段，论时间是将来时。

从语法形式上看，句（2）和句（4）、句（5）的有关动词都用 a: 表示将作，句（3）和句（6）、句（7）的有关动词都用前缀表示已作。羌语动词的这种形态变化，是反映体（本文叫“时体”）的不同，而不是时制的不同。在以往的羌语研究①中把上述现象看成是时制范畴，而不是体范畴。

（二）时体的语法形式

1. 进行体 进行体是零形态，只用动词词根。进行体既可表示在一个时点内正在进行，也可表示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经常进行。例如：

qa pəʂ qapatʂ ʑdʑi. 我现在头疼。
我 现在 头 疼

qa tɕi! ʔũ ʔasmaqa nə-n, mi ʁualla ŋige bəl ma-nə-n!
我 儿子 你 每天 睡（人称2单）别人 外面 什么 做 不知（人称2单）
我儿！你每天睡觉，不知道别人在外面做什么！

2. 将行体 在动词词根后加后缀-a:/-æ:，或词根主要元音变作 a:/æ:。添接或变化规则如下：

（1）词根元音为闭元音 i、ĩ、y、u、ũ或词根以辅音结尾的是添接后缀。展唇元音 i 或ĩ后加-æ:，圆唇元音 y、u、ũ或

① 拙作《羌语》，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 年，第 42—43 页；《羌语支》，载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17 页。

辅音后加-aː。例如：

ji 说 ji-æː 将说 hĩ 闻 hĩ-æː 将闻
do-jy 完 do-jy-aː 将完 ku 割 ku-aː 将割
ɦũ 是 ɦũ-aː 将是 bəl 做 bəl-aː 将做

（2）词根主要元音为开元音 e、æ、ə、a（音值为[A]）的，元音要变化。前元音 e、æ 变作 æː，央元音 ə、a 变作 aː。例如：

tse 看 tsæː 将看 phie 种 phiæː 将种
dʑye 点（灯）dʑyæː 将点 kue 拿走 kuæː 将拿走
qæ 剥 qæː 将剥 dzə 吃 dzaː 将吃
guə 穿 guaː 将穿 ta 戴（帽）taː 将戴
χua 卖 χuaː 将卖

词根元音为复元音 yi 的，其中的 i 也要变为 æː。例如：

tɕyi 携带 tɕyæː 将携带

（3）词根元音为卷舌元音的，后缀-aː/-æː 除需遵循上述规则添接或交替外，还需变成卷舌元音（若形成复合卷舌元音，在标写时省写前一个卷舌元音的卷舌符号）。例如：

khe˞ 锯 khæː˞ 将锯 qə˞qə˞ 脱 qə˞qaː˞ 将脱
khue˞ 剃 khuæː˞ 将剃 ɦa-ɸa˞ 向下抓 ɦa-ɸaː˞ 将向下抓
qhu˞ 打枪 qhu˞-aː˞（写作 qhu-aː˞） 将打枪

3. 已行体 在动词词根前加趋向前缀表示。松型结合的趋向前缀[①]由于其功能已转换，可视作已行体前缀。例如：

① 羌语大部分动词可在词根前加趋向前缀，增加表示动作趋向的语义。有些动词趋向前缀固定在词根前，任何情况下不脱落，是为紧型结合趋向前缀；有些动词的趋向前缀仅在已行体形式中保留，在进行体和将行体形式中脱落，是为松型结合的趋向前缀。

(1) qupu nəj mæχa ɕi tɕoʐ̥wu sə-thə̣.
　　他 昨夜 晚上 酒 多 （已行）喝（人称 3）
　　他昨天晚上喝了好多酒。

(2) nəs pe lie teku̩ de-ɬie.
　　昨天 雪 厚 （定指）一层 （已行）下（人称 3）
　　昨天下了一层厚雪。

叠音动词[①]的已行体，只用词根中的后音节添接已行体前缀。例如：

ʂkeʂke	驮	ti-ʂke	已驮
qəʴqəʴ	脱	ɦa-qəʴ	已脱
qhəʴqqhəʴ	劈开	ɦa-qqhəʴ	已劈开
khuikkhue	生气	ti-kkhue	已生气
khuʴkkhuʴ	切（肉）	ɦo-kkhuʴ	已切

个别动词的已行体换用别的动词词根。如 dzə“吃（肉、馍）”的已行体是 si-dzdzi，其词根来自 dzidzdzi“嚼”。因已行体是表述已经进行过的动作行为，吃肉或吃馍馍等硬质食品需要反复咬嚼，所以改用了表示反复义的叠音动词作为词根，而其进行体和将行体词根仍用 dzə。

（三）三时体动词和二时体动词

趋向前缀松型结合动词，大多是及物动词，一般都有进行、将行、已行 3 个时体。趋向前缀紧型结合动词和无趋向前缀动词多数是不及物动词，一般只有已行和将行两个时体。

三时体动词例：

① 此处“叠音”含义广泛，包括两个音节完全同音的或韵母略有差异的，以及声母辅音部位方法相同但长短不同的等语音形式。

词根		进行体	已行体	将行体
thə	吃（饭）	thə	sə-thə̥[①]	tha:
tse	看	tse	ɦe-tse	tsæ:
ku	割	ku	tu-ku	ku-a:
ta	戴（帽）	ta	ɦa-ta	ta:

二时体动词（不带趋向前缀的）例：

		已行体	将行体
kə	去	kə[①]	ka:
ɭu	来	ɭu	ɭu-a:
kue	拿去	kue	kuæ:
li	拿来	li	li-æ:

二时体动词（带趋向前缀的）例：

		已行体	将行体
tu-jy	起来	tu-jy	tu-jy-a:
ɦo-qu	失败	ɦo-qu	ɦo-qu-a:
de-le	给	de-le	de-læ:
ti-kue	拿上去	ti-kue	ti-kuæ:

有少数使用频率高、动作的方向性强、带趋向前缀的动词，用错根的方式来区分已行体和将行体。例如：

	已行体	将行体
上去（向垂直方）	tə-qa	tə-ʁə̥
下去（向垂直方）	ɦə-qa	ɦə-ʁə̥
上去（向上游方）	nə-qa	nə-ʁə̥
下去（向下游方）	sə-qa	sə-ʁə̥

① 含ə元音音节，因构形或构词移位于非词首音节时都读轻声，同时轻声音节中的ə清化。

进去	ʔə-qa	ʔə-ʁə̣
出去	ha-qa	ha-ʁə̣
过去	da-qa	da-ʁə̣

这两个动词的趋向前缀变换为其他趋向前缀时，构成多个不同的动词，它们都是错用根方式区分已行体和将行体。

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和能愿动词等静态动词在语法形式上只有将行体和非将行体的对立，用于表述过去和现在的情况都用非将行体形式。例如：

	非将行体	将行体
是	ɦũ	ɦuũ-aː
有	weʐə̣	weʐaː
愿意	ʁu	ʁu-aː

(1)thəmli qəə˞ kuŋʐen ɦuũ, pəʂ ləɣʐ suɭum ɦuũ, məʂn̩i kanpu ɦuũ-aː.
他们 从前 工人 是 现在 学生 是 将来 干部 是(将行)
他们从前是工人，现在是学生，将来将会是干部。

(2)qupu tɕikụ ta qəə˞ ʁuɭ xsuqu weʐə̣, pəʂ phinku khe˞ɸụ
他 家 (处所)从前 核桃 三棵 有 现在 苹果 八株
weʐə̣, məʂn̩i phə˞mi ha˞mi tɕoʐwu weʐaː.
有 将来 果木 多 有(将行)
他家原先有三棵核桃(树)，现在有八株苹果(树)，将来会有许多果木(树)。

(3)qa ʔũ ʐʁua ʁu-a, qəə˞ la ʁu-a, pəʂ
我 你 帮助 愿意(人称1单)从前 也 愿意(人称1单)现在
la ʁu-a, məʂn̩i la ʁu-aː.
也 愿意(人称1单) 将来 也 愿意(将行)
我愿意帮助你，从前愿意，现在愿意，将来也愿意。

(四) 时体形式与人称形式的结合方式

动词的人称和数范畴主要表现在进行体和已行体形式上。

将行体除第二人称有人称和数标志外，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都是零形式。将动词的时体形式与人称、数形式结合起来，其词缀可综合于下表内（括弧表示由某个趋向前缀转化而来的已行体前缀）：

数	人称　时体	进行体	已行体	将行体
单数	一	-a/æ	()-　-a/-æ	-aː/-æː-ø①
	二	-n	()-　-n	-aː/æː-n
	三	-ø	()-　-ø	-aː/æː-ø
复数	一	-ə˞	()-　-ə˞	-aː/æː-ø
	二	-j	()-　-j	-aː/æː-j
	三	-ø	()-　-ø	-aː/æː-ø

例如：thə“喝、吃（饭）”

数	人称　时体	进行体	已行体	将行体
单数	一	tha	sə-tha	thaː
	二	thə-n	sə-thə-n	thaː-n
	三	thə	sə-thə̣	thaː
复数	一	thə-ə˞	sə-thə-ə˞	thaː
	二	thə-j	sə-thə-j	thaː-j
	三	thə	sə-thə̣	thaː

① ø表示零形式。

当动词处于表示时间的短语或分句中时，一般不带人称标志，可带时体标志。例如：

(1)qa nəs dzeː thə qa qupu ʔi-peɭ.
我 昨天 午饭 吃 时 他 (已行)到达
我昨天吃午饭时，他来了。

(2)qa stuaχa sə-thə̣ ȵi tiænjin tse kaː.
我 饭 (已行)吃 (连词) 电影 看 去(将行)
我吃了饭后去看电影。

以上两句中的 thə 和 sə-thə̣因着意与其他词语组成说明时间的短语和分句，都未加表示主语的人称的标志。但这不是绝对的，若需强调与主语的密切关系，也可加人称标志。例如：

(3)qa məʂ ȵi ʔi-ɕi-æ ȵi, ʔili ɦo-jyju-j!
我 将来 (已行)死(人称1单)(连词)你们 (命令)分(人称2复)
我将来死后，你们再分家!

二 情体

情体表示动作行为的进行接近说话时间，或表示新情况的出现。情体的语法形式是加后缀-jy。-jy 的功能很像汉语“我吃了饭了”中的第二个“了”。

(一) -jy 与时体的结合

情体后缀-jy 从不单独使用，它总是与时体或状体的某种形式结合使用。当它加在动词的某一时体形式后时，在时体的意义上增加了动作行为的进行阶段接近于说话时间的意义。

1. -jy 加在将行体形式后，在表示将要进行的意义上增添

了“快要”或“即将”的意义　这两种意义和形式的结合体构成即行体。例如：

(1)qupu　ɭu-aː-jy.　　他快来了。
　他　　来(将行)(情体)

(2)mə　　ɦo-su-aː-jy.　　天快亮了。
　天　(趋向)亮(将行)(情体)

即行体与将行体有语义和形式的差别。试比较：(1) 与 (3)，(2) 与 (4)：

(3) qupu ɭu-aː.　他将来。

(4) mə ɦo-su-aː.　天将亮。

2. -jy 加在进行体形式后，在表示正在进行的意义上，增添了“刚开始”的意义　这两种意义和形式的结合体构成始行体。例如：

(1)qupu　stuaχa　thə-jy.　　他(开始)吃饭了。
　他　　　饭　　吃(进行)(情体)

(2)mujy　ɬie-jy.　　(开始)下雨了。
　雨　　下(进行)(情体)

始行体与进行体有语义和形式的差别。试比较 (1) 与 (3)，(2) 与 (4)：

(3)qupu stuaχa thə.　　他在吃饭。

(4)pəʂ(现在)　mujy ɬie.　　现在在下雨。

3. -jy 加在已行体形式后，在表示已经进行的意义上，增添了“方才、刚刚”的意义　这两种意义和形式的结合体，构成方行体。例如：

(1)qupu　stuaχa　sə-thə̣-jy.　　他(刚)吃过饭了。
　他　　　饭　　(已行)吃(情体)

(2)mujaq ʔə-χɬə̣-jy. 太阳(刚)下山了。
太阳 (已行)翻山(情体)

方行体与已行体有语义和形式的差别。试比较（1）与（3），（2）与（4）：

(3)qupu stuaχa sə-thə̣. 他吃过饭了。
(4)mujaq ʔə-χɬə̣. 太阳下山了。

在日常言语活动中用前一种形式（即方行体）的情况较多。因为已行的动作行为大多离说话时间较近。但在长篇语料如故事传说中，由于是叙述已往事情，则用已行体居多。例如在下面一段传说中，连用了5个不同的动词，都是未加-jy的已行体形式：

……ʔas ʁa tu，suʁu sa ha-la， ʁuaqpu ti-kkhue，
一天（时间） 牛 血(趋向)出来 瓦不梁子(寨名)(已行)生气
ji we-p xtɕipi sə-ʐ̩ụ， sə-ʐ̩ụ n̥i suʁu ʐ̩aq tæ:
把子 有(名化) 刀子 (已行)铸 (已行)铸(连词) 牛 角 (定指)一个
ʁa sə-ʂə̣， tu ɭə˞k tshama te: ɦo-jyku-ʐ̩ə̣……
(处所)(已行)套入 然后 倒钩子 刺儿 (定指)一个(已行)干枯(使动)
……有一天，牛出血了。瓦不梁子寨上的人生气了，打了一把有把儿的刀，套在牛角上，使倒钩子刺草干枯了。……

（二）变化体

在对比的情况下，-jy表示新情况的出现或状况的改变，这种体可称之为变化体。比较下面两个句子，可以看出-jy的这种作用：

(1)qa ʐ̩ə ʔaza we ɕi， tiænjin me-tse kə-jy-æ.
我 事 一点 有 因为 电影 没看 去(情体)(人称1单)
我因为有点事，没去看电影。

(2) qa tiænjin the: mo-topu-a, tiænjin me-tse ka.
我 电影 那个 不喜欢(人称1单) 电影 没看 去(人称-1单)
我不喜欢那部电影,没去看电影。

句(1)暗含了原有去看电影的打算,没去看是因为有事而出现的新情况,所以在动词后添接了情体后缀-jy。句(2)原来就没有打算看电影,没去看不是新情况,因而没有用-jy。

由肯定句与否定句对比的分句组成的复句,常用-jy表示新情况的出现:

qəə˞ tsu mi lem mæ-ʑi, pəʂ mi lem ʑi-jy.
从前 这里 人 住的 没有 现在 人 住的 有(情体)
从前这里没人住,现在有人住了。

再如下面传说中的一个句子虽不是肯定和否定的对比句,但也暗含了后一分句所叙述的是新情况:

jyaʁake…… ʔi-ɕi do-jy ɳi ʔitɕi tsə thə-s ʂə-jy.
猿猴 (已行)死(趋向)完(连词)我们 水 喝(名化)有(情体)
猿猴……死完后,我们(人类)便有水喝了。

-jy还可用在命令式句子里表示老情况的改变。例如:

……kuat ba˞ te: ɳa tʂhə ba˞ te: ma-ʂətha-jy-ʂa!
斗 大(定指)一个 和 秤 大(定指)一个 不使(情体)(命令)
(今后我们)不要用那大斗和大秤了。

(三) -jy的变体

-jy在双唇音结尾(包括后带清化元音的双唇音)的词根后时,声母j同化为b(在浊音后)/p(在清音后),韵母y异化为i。例如:

(1)ʔitɕi tɕiku̩ ʔi-pek taːd ʁa mə naqam-bi.
我们 家 (已行)到达 (定指)一阵 (时间) 天 黑 (情体)
我们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2) hæ-que ɳi juwəʴ ta, ʔitɕi tʂhetsə məs lete-s
(趋向)回去 (连词)路 (处所)我们 车子 气 装(名化)
da-ʂpə̩-pi. 回去时在路上,我们车子的轮胎瘪了。
(已行)瘪(情体)(读 da-ʂppi).

(四) 情体后缀与人称后缀的序位

不论做谓语的动词有几个后缀,人称后缀的位置总是在最末尾。因此,当动词有了情体后缀后,人称后缀当在其后。例如:

qa stuaχa sə-thə̩-jy-æ, ʔũ la sə-thə̩-jy-n.
我 饭 (已行)吃(情体)(人称1单) 你 也 (已行)吃(情体)(人称2单)
我(刚)吃过饭了,你也吃过了。

三 状体

状体分重行体、曾行体、常行体和续行体。

(一) 重行体

重行体表示动作行为的重复进行或状态的重复发生。在动词词根后加后缀-ji表示。动词的各种时体形式都可加-ji表示重行。重行体形式后总要伴随情体后缀-jy。

1. 进行体形式后加-ji。例如:

(1)pəʂ mujy ɬie-ji-jy. 现在又在下雨了。
现在 雨 下(重行)(情体)

(2)qupu ɕi thə-ji-jy. 他又在喝酒了。

他 酒 喝(重行)(情体)

2. 已行体形式后加-ji。例如：

(1)pəs mujy de-ɬie-ji-jy. 今天又下了雨了。

今天 雨 (已行)下(重行)(情体)

(2)qupu de-tshe-ji-jy. 他又犯了错误了。

他 (已行)错(重行)(情体)

3. 将行体形式加-ji。例如：

(1)pəs mujy ɬie-ji-jy-æː. 今天又要下雨了。

今天 雨 下(重行)(情体)(将行)

(2)ʔũ tɕila kə-ji-jy-æː-n? 你又要去哪里？

你 哪里 去(重行)(情体)(将行)(人称 2 单)

需要注意的是重行体、将行体、情体三种后缀的序位，重行体后缀直接接在动词词根后，将行体后缀在最后，情体后缀居其中。如果将行体后缀添接在动词词根后，意思就变了，-ji就不是表示重复，而是表示推测和估计，属于情态范畴范围。例如：

(3)pəs mujy ɬiæː-ji-jy. 今天要下雨了。

今天 雨 下(将行)(推测)(情体)

(4)thəmli pautan thə tu-qu-aː-ji-jy.

他们 球 打 (趋向)胜(将行)(推测)(情体)

他们打球要赢了。

(5)qupu ti-ʑdʑi qule ɕi ɕi-æː-ji-jy.

他 (已行)病 很 因为 死(将行)(推测)(情体)

他病得很厉害，要死了。

为了避免因类推（即依照即行体在动词词根后直接添接将

行体后缀的方式)而造成歧义，羌语曲谷话产生了另一套表示重行体的形式与前述方式并行并用，这一套方式是在表推测情态形式之后再加-ji-jy，例如：

(6)qupu ɕi thaː-ji-jy-ji-jy. 他又要喝酒了。
他 酒 喝(将行)(推测)(情体)(重行)(情体)

这套方式类推到进行体和已行体上，使进行体和已行体也有两套重行体形式。例如：

(7)qupu ɕi thə-jy-ji-jy. 他又在喝酒了。
他 酒 喝(进行)(情体)(重行)(情体)

(8)qupu ɕi sə-thə̥-jy-ji-jy. 他又喝了酒了。
他 酒 (已行)喝(情体)(重行)(情体)

(二) 曾行体

曾行体表示动作行为以前曾经进行过。曾行体是在动词已行体形式的词根后加后缀-dʑi 表示。人称和数后缀缀于其后。例如：

(1)ʔũ petɕin da-qa-dʑi-n-aː? 你去过北京吗？
你 北京 (趋向)去(已行)(曾行)(人称 2 单)(疑问)

(2)qa zake pies si-dzdzi-dʑi-æ. 我吃过獐子肉。
我 獐子 肉 (已行)吃(曾行)(人称 1 单)

曾行体形式之后也可以加情体后缀，表示“已经”加“曾经”的双重意义。例如：

(3)qa ləɣʐ tapen sə-zdə-dʑi-jy-æ.
我 书 (定指)一本 (已行)读(曾行)(情体)(人称 1 单)
我已经读过那本书了。

(4)qupu tiænjin te: ɦe-tse-dʑi-jy.
他 电影（定指）一本 （已行）看（曾行）（情体）
他已经看过那部电影了。

（三）常行体

常行体表示动作行为经常进行。用辅助动词 kipə 表示（其构词语素 ki 原义为“这样”，pə 原义为“做”）。kipə 可用于各种时体形式和情体形式后，动词的人称和数标志在 pə 上表示。例如：

(1)tha khuə taχʂa ʔaasmaqa qejdʑi kipə.
那里 狗 （定指）一些 每天 叫 （常行一人称 3）
那些狗天天叫。

(2)na: qa qa nə-tɕ guəs tə-lla kipa.
睡（将行）时 我 睡（名化）衣服（已行）换 （常行一人称 1 单）
睡觉时，我常换上睡衣。

(3)ʔũ ʔasmaqa tu-jy ɳi jæn tʂhæ: ji
你 每天 （趋向）起来 （连词） 烟 抽（将行） 说
kipə-n-a:?
（常行）（人称 3 单）（疑问）
你每天起床后就要抽烟吗？

(4)qupu ʐɑ:dʐ ʁuatiæn ʁa jest sə-thə-jy kipə.
他 经常 五点 （时间）晚饭 （已行）吃（情体）（常行-人称 3）
他经常五点钟就吃过晚饭了。

（四）续行体

续行体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进行，用动词的重叠形式表示。例如：

(1) kə˞ tɕi te: ʔə-mə-zdə-tɕ ʁuate ʁuate.
骡子 (定指)一个 (已行)不停止(地) 踏步 踏步
那骡子不停地踏步。

(2) ɦĩ tʂ de-sel de-sel tu mum jetɕi ʁa ʔi-pek.
两人 (趋向)走 (趋向)走 (时间) 风谷 棚子 (处所) (趋向)到达
两人走着走着就到了风谷棚子。

原载《民族语文》2000年第2期

羌语构词词缀反映羌族对事物分类的某些思维特征*

语言和思维密切相关。思维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分类是把具有共同特征的个体对象集合成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各民族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活动中，分类方法都会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会反映在词汇的语义系统和构造上（有的语言学家认为还反映在语法范畴上）。本文将以羌语[2]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羌语有丰富的构词词缀。从词缀的语义和用法上，我们可以看到羌语对客观事物的分类方法有许多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其突出表现是在反映具有共同特征事物的名词和具有共同特征的动作行为的动词上，如同贴上共同标签一样附加同一词缀。

一 名词后缀

名词有众多的构词后缀，标记着指小、性别（雌雄）、类

* 参加第34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云南昆明，2001年）论文。原标题为“羌语构词词缀的某些特征”。

② 四川茂县曲谷羌语，新创羌文（实验推行）的标准音点。

别（时间、空间、行为者、具某种功能的事物等）、形状等意义。前几种后缀与多数或部分藏缅语同类型，最具特色的是表示形状的后缀。这些后缀反映羌语的使用者对于与日常生活贴近的有形事物，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不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习惯于从形状上去分类。这些后缀以及它们所表示的形状分别为-ɭ（圆柱形）、-q（椭圆形）、-petʂ（圆球形）、-pi（扁平形）、-jmi（果子形）、-ke（根状物）、-ma（刺状植物）、-kṵ（圈形）、-ŋw（毛发与毛发形）、-hæ̃ʴ（黄色）等。

1. -ɭ 表示圆柱形。来源于 ɭə“箭、刺”意义上的虚化与语音上的弱化，例如：

tʰəɭ	石杵	tɕeɭ	木楔	ʐwəɭ	鼓槌	tɕʰiɭ	笛子
pəɭ	羊毛锭杆	tuəɭ	连枷棒	haɭ	唢呐	ʐaɭ	树枝
wəɭ	连枷杆儿	məɭ	火铳	ʂpuɭ	肾	stəɭ	喉管

2. -q 表示椭圆形。其来源与 qapatʂ“头”的词根 qa（有的发音为 qə，在非词首音节中的 ə 一般清化，如同丢失）有关。例如：

zəq	舌头	ʐquəq	膝盖	liaq	男生殖器	tʂuəq	蹄子
jimiaq	大拇指	jisaq	手指、脚趾	ʁləq	眼泪	tsuq	水泡、茧子
paq	脚背	χʂəq	胯骨	dʐəq	露水	ɕyæːq	影子

在另一些词中，后缀-q 表示“头”的另外一些引申意义，如“顶端”和“起点”等：

ɕtɕəq	麦穗	ʂuəq	青苗、秧	pʰəq	树梢
ʐaq	兽角	tuəq	犁头	tsəq	河源

3. -petʂ/-patʂ 表示圆球形。petʂ 可单独成词，单独成词时是“圆球体”的意思。例如：

qapatʂ 头 saqpatʂ 脚踝骨 dzuqpetʂ 秃子 ʂpuʁu̥petʂ 羊毛线锭
ʂqutɕipetʂ 喉结 jimi sipetʂ 脚后跟 χtʂəpetʂ 明火枪子弹

4. -pi 表示扁平形。 pi 单用时是量词，ʔepi 意义为“一张、一片”。例如：

tɕipi 脸颊 miaə˞pi 皮肤 sipi 铲子 xtɕepi 刀子
jipi 肩 dəpi 扁豆 tsepi 烙饼 sipi 药片
tɕepi 房背 ləpi 房基 dzupi 蟾蜍 qʰupi 竹编扁平摇床

5. -jmi 表示果子形。 jmi 是不自由语素，不能单用。例如：

sijmi 果子 ʁlujmi 野葡萄 tsəjmi 泉眼 piesijmi 梨
xtɕijmi 心 tsʰuejmi 伤口 zuejmi 檀香木

6. -ke 表示根状物。 ke 单用时是量词，ʔeke 是“一杆（烟袋）”的意思。例如：

ʐeke 骨头 tʂuke 后颈 tɕoqoke 当归 qupke 贝母
suake 大黄 sike 羌活 kəɸu̥˞ke 木香

7. -ma 表示刺状植物。 ma 不能单用。例如：

tsʰəma 蒺藜、刺 zuama 柏枝 ʂpaqma 松树针 qəma 有刺柴

8. -ku̥ 表示圈形。 ku̥ 不能单用。例如：

zdeku̥ 嘴 ȵiku̥ 耳朵 nəku̥ 枕头 dziku̥ 钱（原义“铜钱”）
zəku̥ 坑 tsəku̥ 井 tɕiku̥ 家、屋里 tseku̥ 菜园子

9. -ŋw 表示毛发与毛发形。 ŋw 不能单用，可能源自 hũpa “毛发”的词根 hũ，hũ 与其他方言的 ŋw 有对应关系。例如：

qəŋw 头发 pəŋw 汗毛 pʰaŋw 女阴毛 ɭəŋw 獐子毛

miʂkəŋw 眉毛 liŋw 男阴毛 hæ̃˞ŋw 草

10. -hæ̃˞ 表示黄色事物。 hæ̃˞ 单用是“鼻涕”的意思，鼻涕色黄，作词缀时取其引申义“黄颜色”。例如：

χʂæhæ̃˞ 黄色 χɬəhæ̃˞ 黄土 xɕehæ̃˞ 种犏牛 tshuphæ̃˞ 痰
pæhæ̃˞ 干草 ɣzæhæ̃˞ 荒山 sæhæ̃˞ 肝 qua˞hæ̃˞ 脸

这些词缀反映羌族观察客观事物时非常注意其外部的形状特征，将在形状上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并对表现这一类事物的名词赋予同一词缀。

羌族对形状概念分类的重视也反映在量词的语义和用法上。如表示“（一）个”的个体量词不止一个，这些量词不仅表示单位，而且兼有修饰名词、说明名词所表事物形状的功能，例如，（ʔo）w“一个”修饰圆球形或圆坨形事物名词（如帽子、碗、鸡蛋、石头、米、药丸、鸟、猫、狗、猪崽、小孩等）；（ʔe）dʐe“（一）条”修饰长条形事物名词（如绳子、草、笔、虫子、头发、棍子、针、火铳、柱子、筷子、山羊、绵羊等）。

二 动词前缀

羌语许多动词由词根加趋向前缀构成。趋向前缀表示动作运动的方向。有一部分动词没有趋向前缀，但其表示已行体、命令式等语法意义的前缀即来源于趋向前缀，只不过这些动词的趋向前缀构词作用已淡化，转化为构形前缀了。趋向前缀共有 8 种，前缀的元音因与词根元音和谐而各有 3 个至 4 个不同的变体。表示具有同一运动方向动作的动词大多用同一前缀。下面举例分述这些趋向前缀的形式和意义（左上角带 * 号者，

表示趋向前缀已转化作构形前缀)。

1. tə-/ti-/tu- 向上方

təqa 上去(上楼) tətsʰu̥ 竖立 * tətsa 骑 tiɸe 发酵
təqəta 浮 təwaʴ 长大、涨 * tiʂke 驮 tujy 起来

2. ɦa-/ɦæ-/ɦe-/ɦo- 向下方

ɦakuət 低(头)、弯(腰) ɦaqʰuaʴ 垮 ɦetɕi 闭(眼) ɦetɕtɕi 盖(箱盖)
* ɦaχu̥ 覆盖 * ɦata 戴(帽子) ɦeɕi 消化 ɦoχɬu 塌
ɦæχte 溢出 ɦæʂku̥ (窗帘)下垂 ɦoqu̥tʰu 倒(土) ɦojy 放(盐)

3. ha-/hæ-/he-/ho- 向上方(远距离)、向外、向后、向返回方

haqa 上去(上山) hatʂə̥ 进出 hala 出来、发生 * heʂtʂe 抽出
hasa 应答 haɣlə̥ 反叛 heʐgue 回答 ɦewe 还给
hæque 回 * hæqqeʴ 撩(衣) * hotʂtʂʰu 举手

4. ʔə-/ʔi-/ʔu- 向里、向前方

ʔəsu̥ 冬眠 ʔəm 听见 ʔitɕtɕʰye 关入、憋气 ʔiʂpe 吹(灯)
ʔətʂʰu̥ 踢 ʔəqa 进去 ʔiggue 收缩 ʔipi 躲藏

5. da-/dæ-/de-/do- 离心、向彼方

daʂə̥ 穿(针) daʁua 跨过 dele 给 deɬie 放弃
dæʁe 剥落 dæqqʰuæ 跌倒 dotʂə̥qu 脱臼 doʐgu 掷

6. zə-/zi-/zu- 向心、向此方

zəʂku̥ 搂 zəʁue 披(衣) zitɕtɕʰe 握拳 zitɕtɕʰi 捏(点盐巴)
zəku̥kuə 结冰 zəʂqua 缩(手) zuʐʁu (菜)包心 zukʰɕuḷə̥ 赎买

7. nə-/ni-/nu- 由下而上、向上游方

nəqa 向上游方去 * nəsu 磨(刀) niɬi 捅、通 nuwuʴ 呕吐

nəʂpaχu̥ 向上游方趴入 * nidʑe 抽打 nuttu 盘（辫子）

8. sə-/si-/su- 由上而下、向下游方

sәqa 向下游方去 səʐʁu̥ 塞进 sujy 灌（水）* sisue 挤（奶）
səʂpaχu̥ 向下游方趴下 səkʰəxə̥ʴ梳 siɬiepi 削（皮）* siɬie 放（水）
səzdə̥ 读 suqu 喝 siggeʴ 使劲

上列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和性状大多有明显的运动方向。也有不少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或性状没有明确的方向，用哪一种趋向前缀，取决于本民族的生活习惯、经验和居住环境等因素，特别是与古代羌人的认知能力以及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例如 suqu“喝”、* sətʰə̥“吃（饭）”、sidzdzi“吃（肉）”、siɬi“吞”、sitʂʰe“吮（奶）”、səʂa“泻（肚子）”等表示吃喝拉撒的词都用“向下游方”意义的前缀，大概是由于古代羌人认为由口腔经食管和肠胃至肛门输送饮料和食物的一套消化系统也像江河的上游和下游一样，其运动方向是由上而下。又如，təχə̥“饱”、tuɕy“饿”、tiɕpi“口渴”、* tikkʰue“生气”、* tiʑdʑi“病、痛”、təχsa“懂、明白”、təsə̥“认识”等表示感觉的动词都用“向上方（近距离）”义的前缀，可能是认为这些感觉的出现是由下部——肠胃或肢体向上部——作为思维器官的“心”输送的结果（羌语的“心”有两个词：一个是作为生理器官的心脏 xtɕijmi，一个是作为思维器官的抽象的心 stəq，古代汉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大概古代羌人也是这样认为）。还有不少动词所加的趋向前缀与其动作外部表现特征不一致，难以理解，例如 zəpə̥“买”用“向此方”义的前缀很好理解，但 təχua“卖”用“向上方”义而不用“向彼方”义的前缀就不好理解。再如，tuʐgu“生（孩子）”不用“向下”义或“向外”义而用“向上”义的前缀，ˀiɕi“死”不用

“离心”义而用“向里”义或“向前”义的前缀，nətsʰu“跪”、nətsʰu̥“磕（头）”不用“向下”义而用“向上游方”义的前缀等，都不好理解。这些可能都要从羌族的社会历史、思想和认识发展史的角度去进行探讨才能弄明白。

羌语绝大多数动词都附加有趋向前缀或可附加已转换功能的趋向前缀，这反映了羌族的方向概念很强，非常重视动作运动方向的分类。其方向概念系统也表现在方位词上，羌语方位词分得很细，除了有与上面8种主要运动方向对应的方位词外（məq“上”、qəl“下”、ni“上游方”、kʰi“下游方”、qəəʴ“前”、məʂ“后”、tɕikua“里”、ʁual“外”），同一个方位概念还根据不同的处所有不同的方位词，如表示上、下两个方向的方位词就有5对10个之多：məq与qəl（空间上下）、ni与kʰi（河流上下）、tɕutu与tʂʰəl（楼上、楼下）、jytɕu与jytsʰu（火塘上下方）、qəsta与lopa：（山顶上、山脚下）。表示空间的“上”除了məq外还有qət，“骑在马上”的“上”用məq，“骑在骡子或驴子上”的“上”用qət。

羌语的使用者对方向的概念的重视以及对方向的划分和方向概念系统的形成是由其长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形成的：从汉代起生活在岷江上游的羌族人民世世代代居住在高山峡谷之中，因而高山的上下、河流的上下游、河谷与山沟的里外成为判断方向的主要标准。在羌语的固有词汇中，没有平原地区民族的语言中常有的“东、西、南、北”等以日出日落作为判断标准的方位词。羌族的生产劳动（如放牧、采药、种植等）和日常生活（如背水、砍柴等）促使他们常年上上下下于高山之上，来来回回于河流之旁，进进出出于河谷、山沟之中，因而形成了强烈的方向概念，并使之反映在语词上。

参考书目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分卷有关思维、思维和语言等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

伍铁平：《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

第34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会学议论文，2001年。

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6期

西夏语表“一”数词

西夏语表示“一”的数词有6个之多，这在藏缅语中是十分罕见的现象。本文依据所看到的材料[①]，分析其不同用法，并通过与藏缅语的比较，探讨其不同来源。

一

西夏语6个表“一”数词分别是：[illegible] ləu、[illegible] a、[illegible] ti、[illegible]

① 感谢马忠建君将他积累的语法例句卡片提供给我，使我得以方便地研究这一问题。他的这些例句都摘自西夏文文献材料。标音系根据李范文《同音研究》中的拟音系统。所征引的文献代号分别为：

孙子——K. Б. 克平编译的《夏译孙子》，后面的数字代表引文所在页数。

类林——K. Б. 克平编著的《类林——汉文失传类书》，罗马数字代表该书的卷数。

专号——北京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

王——王静如所撰：《西夏研究》，罗马数字代表卷数，阿拉伯数字代表引文所在页数。

西·华——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罗马数字代表卷数，阿拉伯数字代表页数。

文海杂类

K. M——K. Б. 克平著：《西夏语·形态学》，阿拉伯数字表示引文所在页数。

N——代表前苏联西夏学者（Невский）聂历山及其身后出版的两卷本《西夏语文学》，罗马数字代表卷数，阿拉伯数字代表引文所在页数。

lɨ、𗍫 ŋi、𗍫 dze。观察其出现环境，各自的用法大致如下：

（一）ləu 有 7 种用法：

1. 单独作主语。例如[1]：

（1）ləu ta jē ga ma-lhǐo sã ji nǐuã
一 者〈助〉 自 军 返 散 谓 因〈连〉
lɨ nǐə ta wɪɛ̃ zɨʉr tɕhǐa la zǐɛ
也〈语助〉 二 者〈助〉 敌人 上 来 时
dʑi-gɪu wue kha nē gǐei nǐuã lɨ
救 护 远 近 欲 因〈连〉 也〈语助〉（孙子·551）
一者备其逃逸，二者恐其敌至，使易相救。

2. 修饰百位以上的位数词。例如：

（2）ləu tụ tɕhǐəu jǐə dǐɔ bẹ wụ lǐə
一 千 六 百 袋 沙 负 做（类林·Ⅸ）
（石番）能负沙一千六百袋也。

（3）ləu jǐə lǐə ɣǐa jǐɑr bǐẹ
一 百 四 十 八 注
一百四十八注。

（4）ləu khi ŋʉ tụ
一 万 五 千
一万五千。

3. 与其他数词构成复合数词。例如：

（5）tha tɕhǐa ɣǐa ləu kǐəu
大 德 十 一 年 ……（专号·349）

---

① 以下尖括弧内为语法注释缩语：〈助〉代表助词，〈连〉代表连词，〈语助〉为语助词。词根前短横“-”连接的是前缀，词根后短横“-”连接的是后缀。

大德十一年……

(6) niə ɣĭa̱ ləu dʑĭuɑ̃ ŋə̱ tshɛ
二 十 一 遍 咒 诵 (王·Ⅲ·138)

诵二十一遍咒。

4. 与其他数词构成表分数词组。例如：

(7) ɣĭa̱ kha ləu sa ta jē ga kĭa lɪ ɕĭo
十 中 一 杀 者(助) 自 军 畏 惧 起
(孙子·536)

十杀其一，令行于三军。

5. 加后缀 tsuə“第”构成序数词。例如：

(8) tha pa̱ ʑĭa pĭuo lɪao bĭei tɑ̃ luə re̱ ⊗[1]
大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经 典 卷
ləu-tsuə
一 第 (专号·199)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卷。

6. 修饰名词。例如：

(9) ləu bĭɛ lhu zuə-dē le
一 女 衣 洗 见 (类林·Ⅳ)

见一女子濯衣。

(10) ləu di tshĭɛ̃ mē dē
一 字 说 未 曾 (王·Ⅱ·192)

未曾说一字。

7. 修饰量词。例如：

(11) tsʉ̱ jē ləu mʉ̱ nĭa
色 相 一 种 非 (西·华·Ⅱ·200)

---

① 表示无法拟音的字。

色相非一种。

(12) dzĭou gi ləu nĭuo jer zɑ̃ lhĭuɑ ɕɨ (类林・Ⅲ)

人 一 一 段 丝 持 市场 往

时人有一匹绢执市。

(二) a 有 5 种用法:

1. 单独作主语。例如:

(13) a ta ləu lɨ lɨ lɨ tĭɛ lhəu

一 者 一 也〈语助〉 一 也〈语助〉 单 独

lɨ lɨ lɨ dze lɨ ləu lɨ

也〈语助〉 一 也〈语助〉 一 也〈语助〉 唯 也〈语助〉

nĭuɑ̃ nĭa bĭɛ jē tsi ji lɨ (文海杂类・9・13)

及〈连〉 语 助 之 亦 谓 也〈语助〉

此者一也一也单独也,一也一也唯也,又语助之亦谓也。根据此句,a、ləu、lɨ、dze 均同义,都是“一”的意思。

2. 修饰表万位的位数词。例如:

(14) a khi zĭɛ khĭa lĭɛ (类林・Ⅶ)

一 万 许 鹊 来

有鹊万余来。

3. 与相邻数的数词构成表概数词组。例如:

(15) a nĭə ɣĭa phu (K・M・92)

一 二 十 棵

一二十棵(树)。

4. 修饰名词。例如:

(16) ɣĭa dzĭou kha a dzĭou gi a tsĭəi (孙子.4)

十 人 中 一 人 任 一 选

凡十人中择一人。

(17) a lhĩ zi ȵĩ kha ləu ŋa tiɛ sɛ（类林·Ⅲ）
一 国 皆 浊 中 唯 我 独 清
举国皆浊,唯我独清。

5. 修饰量词(包括名量词和动量词)。例如:

(18) jĭəu gĭa a lã wɨ-bĭu wĭɛ（K·M·117）
玉 良 一 块 遣 送
赠美玉一块。

(19) ɕɪe wĭuo ɕĭɛ̃ a ɣa lɨu a dzɨur liei
先 祖 也 一 门 地 一 顷 种
（孙子·560）
古者一夫田一顷。

(20) a dʑĭuɑ̃ tshɛ ɕiu a dʑĭuɑ̃ tɕhĭɑ̃（王·Ⅲ·52）
一 遍 诵 线 一 遍 结
诵一遍结一遍线。

a 的主要用途是修饰量词,在文献中还可看到下列词组:

be(矛) a(一)biɛ(支) 一支矛
di(字) a(一)biɛ(个) 一个字
si(树) a(一)phu(棵) 一棵树
dzĭou(诗) a(一)dzu(首) 一首诗
lĭu(竹) a(一)biɛ(根) 一根竹子
nĭa(词) a(一)kĭuo(个) 一个词
ahu(弓) a(一)ŋu(张) 一张弓
kĭa(歌) a(一)kĭuo(首) 一首歌
wĭuo(酒) a(一)dʑĭa(斛) 一斛酒
kha(布) a(一)nĭuo(段) 一段布
wĭuo(酒) ȵĩ(浊) a(一)khuo(杯)一杯浊酒
tɕhɪe(肉) zɪɑ̃(末) a(一)khuo(盘)一盘肉末

(三)ti 有 2 种用法:

1. 可加后缀 tsuə“第”构成序数词。例如:ti-tsuə“第一”。

2. 可修饰少数表时间的名词(如 nẽ“日”、gi“夜”)。例如:

(21) ti nẽ ti gi so jǐə bɪu riɑr ki-dʑɛ
一 日 一 夜 三 百 里 许 行 (孙子·480)

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22) ku ti nẽ bɪ khǐu xa phi lɨu wuo ʑi
后 一 日 日 下 下 邳 地 方 市
lhǐua wu a-dʑǐu
场 内 遇 (类林·417)

忽一日相遇于下邳。

(四) lɨ 有 3 种用法。

1. 可单独做主语或表语。例见前第(13)例。

2. 修饰名词。例如:

(23) nǐə ŋi dʑǐɛ lɨ mǐɛ zǐə tǐɛ̃ lɨ mǐɛ zǐə
二 子 有 一 名 水 满 一 名 水
wu
藏 (王.Ⅲ.288)

有二子:一名水满,一名水藏。

3. 可重叠,表示“每一”的意思。例如:

(24) lɨ lɨ rɪu dzǐu nǐɛ ni lǐɛ̃ ɕio
一 一 世 主 心 喜 欢 起 (西·华·Ⅰ·178)

一一世主,心生欢喜。

(五) ŋi 有 3 种用法。

1. 修饰名词。例如：

(25) ŋuə̠　khĭu̠　ta　ŋi　dzĭou　jē　ŋuə
　　天　下　者〈助〉　一　人　之〈助〉　天

khĭu　nĭa
下　非　(K·M·99)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

(26) tụ　bıu̠　rĭɑr　ŋi　ɕĭə　a　biɛ　mi　tĭuo
　　千　里　许　一　草　一　枚　不　出　(类林·Ⅸ)

千里不见一(根)草。

2. 修饰位数词，位置可前可后。例如：

(27) khĭə　tsɛ　ŋi　jĭə　zĭɛ̣　wɪɛ̃
　　室　小　一　百　许　有　(类林·Ⅷ)

卧室小房数百。

(28) ŋi　tụ　dzĭou　rĭə　a-ɣuɛ
　　一　千　人　与　战　(类林·Ⅵ)

力战千人。

(29) nē　nē　tha　jē　jĭə　ŋi　ka　lɪe　ɕĭa　pa　dʑā
　　日　日　彼〈助〉百　一　迦　利　沙　波　拿

da-khɪe
给予　(王.Ⅲ.58)

日日与彼一百迦利沙波拿！

3. 与其他词组构成表分数词组。例如：

(30) ɣĭa̠　kha　ŋi　gi　zĭɛ̣　ɕɪe　ni̠　ɕɨ
　　十　中　一　任一　许　先　至　往　(孙子·480)

十人可一人先到。

(六) dze 有 2 种用法：

1. 单独作主语。例见前(13)例。

2. 修饰名词，位置在其后。例如：

(31) mɛ dze lĭa̱ dze khi̱ dze mẽ (N·Ⅱ·296)
目 一 手 一 足 一 无

无一目一手一足。

(32) nĭu̱ dze khui wɪe (N·Ⅱ·296)
耳 一 截

截其一耳。

6 个表“一”数词使用范围和频率都不尽相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 ləu 和 a 两个。ləu 使用范围最广泛，a 主要用于修饰量词。ti 只用于修饰少数表时间名词和构成序数词，dze 只用于修饰表成双事物之一的名词。ti、dze、lɨ、ŋi 等使用频率都很低。6 个表“一”数词都能修饰名词性词语，但位置有所不同，ləu、a、ti、lɨ、ŋi 都是前置，dze 却是后置，ŋi 在修饰其他数词时可前可后。

西夏语表示“一”，除以上数词外，还有一个 gi̱，经常用于名词性词语之后，但它主要不是表数，而是起指示作用，类似英语的不定冠词，因而西夏语学者一般不把它看作数词。例如：

(33) zi mẽ bĭɛ gi̱ dʑĭɛ̃ (类林·Ⅳ)
子 无 女 一 有

(老人)无子有一女。

(34) dzĭou gi̱ ləu nĭuo jer zɑ̃ lhĭua ɕɨ (类林·Ⅲ)
人 一 一 段 丝 持 市场 往

时人有一匹绢执市。

(35) ʑĭu phĭɑ̃ gi̱ a-rĭə dʑĭou zĭə so̥ tɕĭa (类林·Ⅵ)
鱼 白 一 得 长 远 三 尺

得一白鱼，长三尺。

(36) tɕhɨ̠ rɒr dzĭou gi̠ lĭɛ nĭa ji mʉ dzĭu-jē
迅 即 人 一 来 言 谓 天 下雨
(专号·245)

忽一人来曰："天欲雨。"

二

大多数藏缅语只有一个表"一"数词，少数藏缅语有两个：藏语（书面语）gtɕig、gaŋ；景颇语 lă^{55}ŋai^{51}（或n̩^{55}ŋai^{51}）、mji^{33}；载瓦语 ʒa^{31}、lă^{31}；白语 ji^{44}（或 ji^{35}）、ɑ^{31}；珞巴语 aken、a(ko)；达让僜语 khɯn^{55}、gie^{53}；木雅语 tɕi^{53}、tɐ^{53}；道孚（格什札）语 rɐp、a。这些语言两个表"一"数词中，大部分是前者表计数，可单用，可与其他数词组成复合数词；后者表计量，一般用于修饰量词。其间又有一些小的差异，如藏语的 gaŋ 并非能修饰一切量词，只用于修饰表度量衡的量词；景颇语、载瓦语、白语、珞巴语的后一个数词除能修饰量词外，还可修饰"百"以上的位数词；木雅语的 tɕi^{53}借自藏语，tɐ^{53}是本语词。

西夏语的 6 个表"一"数词大部分与其他藏缅语的表"一"数词有同源关系。现一一分析如下。

1. ləu 与 a

这两个数词与道孚（格什札）语的 rɐp"一"和 a"一"关系最密切，不仅语义相同，语用也大致相当（两者的前一个词主要表计数，可单用；后一个词主要表计量，修饰量词），而且有严整的语音对应关系，如 ləu 与 rɐp 的对应：

组	西夏语（汉字注音）	西夏语（拟音）	道孚（格什札）语	汉义
1	勒	lʉ	roro	窄
	拉	la̠pu	ra və	织
	勒伟	liʉ wɪ	rɐ kue	驴
	路	luo	rərɐ	买
	啰	lâ	rɐ	写
	罗	lọ	sro	（斤）两
	娄	ləu	rɐp	一
2	娄	ləu	rɐp	一
	出	tɕhĭəu	wtɕhɐp	六
	力	lĭə	wʑɐ	四
	茄	gĭə	ŋgɐ	九

1 组声母的对应为 l : r，2 组韵母的对应为 ə(u) : ɐ(p)。据此，西夏语的 ləu 与道孚（格什札）语的 rɐp 同源当无疑义。

西夏语的 a 不仅与道孚语（格什札）语对应而且同音，也是同源词。与西夏语 a 同源的还有白语的 ɑ^{31}、博嘎尔珞巴语的 a、羌语的 a 等。羌语的表“一”数词只有一个 a，这个 a 不限于只修饰量词，与西夏语的 a 在语用上已不相当了。其他藏缅语虽无表一数词 a，但在个别词组中依然可看到 a 的痕迹，例如哈尼（绿春）语中的 a^{55} tsɿ^{31}“一点”（在修饰其他量词时都用 tɕhi^{31}，如 tɕhi^{31} mo^{55}“一个”、tɕhi^{31} khɔ^{55}“一头”等）、基诺语的 ɑ^{33} thi^{55}“一点”、ɑ^{44} tɕhɑ̃^{35}“一千”（在修饰其他量词时都用 thi^{44}，如 thi^{44} mə^{33}“一条”、thi^{44} ɕo^{42} 等）、载瓦语的 a^{31} tʃi̠t^{55}“一点点”、a^{31} tsu̠i^{55}“一点”（修饰其他量词时都用 lă^{31}，如 lă^{31} khat^{55}“一支”、lă^{31} tʃham^{31}“一个”、lă^{31} tu^{51}，“一斗”等）。这说明原始藏缅语里可能有表“一”数词 a。演变到现代藏缅语，有的消失了，有的保

留在个别语境中，有的成了唯一的表"一"数词。西夏语则介于其间，不但保留了 a，而且在较多的范围内使用。

2. ti

西夏语的 ti 与大多数藏缅语的"一"有同源关系。《藏缅语族语言词汇》①中 51 种语言和方言表"一"数词的声母为 t 或 th 者多达 27 种，韵母相同相近的也不少。如普米（兰坪）ti^{13}、独龙 tiʔ^{55}、阿侬怒 thi^{55}、缅（仰光）tiʔ^{44}、怒苏怒 thi̱^{53}、彝（南华）thi^{21}、彝（撒尼）thɿ^{11}、傈僳 thi^{31}、哈尼（墨江）thi^{31}、基诺 thi^{44} 等。还有一些藏缅语声母为塞擦音 tɕ、tɕh、tsh、tʂh 等，也有可能从原始藏缅语"一"的声母 t/th 颚化或前擦音化、后擦音化而来，例如哈尼（绿春）语的 tɕhi^{31}"一"，老年人读作 thi^{31}，哈尼（墨江）语也读 thi^{31}，可见 tɕhi^{31} 是从 thi^{31} 变来的。可以推想，原始藏缅语主要的表"一"数词是声母为舌尖中塞音的形式，至今大多数藏缅语仍保留这种形式。

西夏语主要表"一"数词为 ləu、a 等所取代，ti 的使用退缩到只修饰时间名词和表序数（ləu 也可表序数）的狭小范围。这种现象与某些藏缅语有相似之处，如哈尼（绿春）语主要用 tɕhi^{31}，其古形式 ti̱^{31} 只用于表示日子的次序，"阴历初一"说成 da̱^{33} ti̱^{31}。从这一现象推测，可能 ti 在藏缅语某一语群的某一发展阶段缩小使用范围时，曾共同保留在表日序或日期等语境中。

3. lɨ 和ŋi

lɨ 和 ŋi 的使用频率都很低，尤其是 lɨ，仅见的几例在前一部分都列举上了。综观藏缅语的表"一"数词，只有景颇语的 lă^{55} ŋai^{51} 最有可能与 lɨ、ŋi 发生联系。景颇语的 lă^{31} ni^{55}"天"、lă^{31}

① 黄布凡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

niŋ^{33}"年"、lă^{31} na^{33}"夜"、lă^{31} lam^{33}"庹"、lă^{31} phai^{55}"抱"等量词中的 lă^{31}含有"一"义，语音形式又与 lă^{55} ŋai^{51}中的前音节相近，只是声调不同，这说明这些量词词头可能是从 lă^{55} ŋai^{51}中分离出来的。景颇语的少数名词和动词如 lă^{31} ta̱ʔ^{55}"手"、kă^{31} kat^{31}"跑"等，可分别丢掉其前面的弱化音节语素，说成 tă̱ʔ^{55} 和 kăt^{31}①。这两种现象说明 lă^{55} ŋai^{51}有可能分离为两个独立的词而分别承担"一"义。西夏语的 lɨ 可能与其前音节 lă^{55}同源，与载瓦语的 lă^{21}"一"、土家语的 la^{35}可能也有同源关系。西夏语的 ŋi 可能与其后音节 ŋai^{51}同源。

4. dze

西夏语的 dze 在国内藏缅语材料中找不到与之相关的表"一"数词。从这里仅有的两例(31)(32)来看，dze 的含义除表"一"数外，还兼有成双事物中之一只或一个的含义。是否来源于表示单数(成双事物之一的单数)意义的词，待考。

5. gi̱

西夏语含有"一"义的 gi̱ 的语音形式与部分藏缅语表"个"量词(如道孚语格什札话 ɣi、嘉绒语 rgi、义都珞巴语 i^{55} ge^{55}等)接近，有可能与这些语言的表"个"量词同源。藏缅语中有的语言有数词和量词的合体形式，如史兴语的 dʑĩ35，义为"一个"，不同于数词 dʑi^{33}"一"。西夏语的 gi̱，前不能受数词修饰，显然不是量词，后不能修饰量词，不像其他数词，其性质是否类似史兴语的 dʑĩ35，待继续研究。

---

① 见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

三

通过以上比较，引出以下思考：

藏缅语有几个来源不同的表“一”数词。可能这些不同的表“一”数词曾经同时存在于古藏缅语中，但或语义少有差异，或用法有所不同。在今天大多数藏缅语中已简化为一种或两种。在简化过程中可能按语群的亲疏远近而有不同分化，语言关系较近的简化为同类形式。西夏语对古藏缅语的表“一”数词“兼留并蓄”，几乎都保留了（其他词也有这种多类、多源、同义现象），但在功能上有主有次，ləu 和 a 是主要的表“一”数词。ləu 和 a 与道孚（格什札）语 rɐp 和 a 的语音对应，显示了两种语言有着特别亲近的亲缘关系。史学家早就注意到西夏与木雅（mi nyag）的关系。木雅有小木雅与大木雅之分，根据史学家考证，小木雅只指今四川省康定、九龙、石棉等县境围绕贡嘎山的地带，大木雅包括今四川省的道孚（道孚语分布地区）、丹巴（道孚语格什札话分布地区）、新龙、雅江、康定、九龙等地区。看来深入西夏语与大木雅地区的语言尤其是道孚语的比较研究或许是探寻西夏在历史上与藏缅语族中的某一部族关系更为亲近的一个途径。

我国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95 年。载于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年）

观音桥话语属问题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1. 观音桥话简介

观音桥话是指中国四川省金川县观音桥镇（以前叫中寨区，1996 年改名为观音桥镇。更早些时候叫绰斯甲。）所辖区及其邻近一带的语言。观音桥镇下辖观音（grəmdɛ）、二嘎里（rgæni）、俄热（ʁʌvzi）、太阳河（ʁnə/tshamtu）等四个乡和阿柯里（akhorɛ）国营牧场，前三个乡和太阳河的一个村以及阿柯里的半数居民都说观音桥话，约有一万多人。当地居民将操这种语言的人称作拉坞戎哇（lavʐuŋva）或戎哇（ʐuŋva），将这种话称为拉坞戎话或戎话。据这种语言使用者介绍，观音桥话向东可通马尔康县白湾区木尔宗乡（bʐoŋzuŋ）和金川县周山区集沐乡的业隆村（dʑaʐo），向西可通壤塘县上寨区蒲西

* 1999 年 11 月台北举行的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及语言学研讨会论文。会上蒙孙天心先生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并提供一些有关情况，特此致谢。

乡的蒲西、小伊里和斯跃武等村[1]。业隆村与蒲西乡的三个村大约各有五百人左右。

2. 对观音桥话语属问题的分歧意见

关于观音桥话的语属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1）认为观音桥话是道孚语的一种方言，道孚语是属于羌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孙宏开1983[2]，黄布凡1990，1991）。

（2）认为观音桥话连同道孚语是嘉戎语的西部方言（瞿霭堂1990，林向荣1993）。瞿文并认为嘉戎语与羌、普米等语言同属藏语支。

（3）认为观音桥话（蒲西上寨话不在内）是与嘉戎语、道孚语平行并列的独立语言，蒲西上寨话归入道孚语，合称霍尔巴一上寨语。霍尔巴一上寨语、观音桥语、嘉戎语构成羌语支下面的嘉戎语分支（孙天心2000a）。

这几种看法不但反映了观音桥话的语属未定，还反映了藏缅语族下面藏语支与羌语支的分合问题以及羌语支下面是否需要再立分支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经过进一步调查和比较研究来解决。

本文对语支划分问题暂且不论，着重要解决的是观音桥话的语属问题。观音桥话语属问题的焦点是要弄清它究竟是嘉戎语的方言，还是道孚语的方言，或两者都不是，是与嘉戎语、道孚语并列的独立语言。

我在〈道孚语〉一文中曾经说明，将道孚语划作道孚、格

---

① 据孙天心先生介绍，蒲西乡的蒲西村与小伊里村使用两种语言，以杜柯河为界，河北和大伊里村说霍尔巴一上寨语上寨方言，河南和斯跃武村说观音桥话。

② 孙宏开先生称作“尔龚语”的即本文所说的道孚语格什扎话。

什扎、观音桥三个方言只是“根据这种语言的使用者的介绍，按照各地话互通程度的不同划分的。”是在当时“对道孚语方言土语情况尚未普查比较”的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举。当地人的语感，通话程度的不同，对于判断是否同一语言和划分方言具有一定参考作用，但对于科学地说明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关系还是不够的。近年来，我因带研究生作田野调查而有了接触观音桥一带语言的机会，陆续调查积累了一些材料，同时又有其他学者发表了对这一带语言调查研究的新成果（孙天心调查研究了木尔宗话和蒲西话，多尔吉发表了格什扎话研究），因而感到有必要在新的条件下对观音桥话的语属问题重新作一番考察和研究。

林向荣（1993）划分嘉戎语方言的依据，是基于语音类型和词汇异同的比较。瞿霭堂（1990）侧重于语法的比较，同时也作了语音、构词和词汇的比较。孙天心（2000a，2000b）则是从动词形态变化上的几个特点看四大坝嘉戎语和木尔宗话、蒲西话的异同。我认为，在判断语言关系的亲疏远近或判断是语言还是方言关系上，语音类型的比较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其语音类型可以差别很大（如藏语的安多方言和卫藏方言），而不同的两个语言，其语音类型又可以相同或相近（如藏语康方言和纳西语），但是词汇（特别是基本词汇）和语法的比较不可缺一，在词汇比较时，不可忽视语音对应规律的寻找。本文侧重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二　词汇比较

（一）　比较方法

1. 比较点的选择

比较的对象，除了将观音桥话与嘉戎语、道孚语分别比较外，还进行另外两项比较：一项是在嘉戎语和道孚语中分别选取一个至二个公认为是方言关系的点，通过它们之间的比较，看方言之间词汇的差异程度；另一项是将多数学者（孙宏开、孙天心、多尔吉和我）认为是语言关系的道孚语和嘉戎语进行比较，从中观察语言之间词汇的差异程度。各种比较都求出同源词和异源词的比例数，以后两种比较的比例数作为分析前一种比较结果的参照。

各语言和方言的代表点如下：

观音桥话：金川县观音桥镇俄热乡。

嘉戎语：马尔康县卓克基乡。

道孚语：道孚县瓦日区格西乡。

嘉戎语方言：马尔康县草登乡，属北部方言；金川县万林乡，属东部方言。

卓克基话也是东部方言。

道孚语方言：丹巴县格什扎乡。

语料（包括语法比较所用的语料）出处如下：

以下语料为本人记录：

俄热（单说时指俄热乡三村）话，1996 年记于观音桥镇，发音人勒塔尔，男，观音桥镇邮局退休工人，俄热乡三村人。

俄热（四村）话，1998年记于汶川县城，发音人耿德，女，干部，俄热乡四村人。业隆话记于同年同地，发音人尚基斯甲，男，学生，业隆村人。部分语法材料出自我指导作田野调查的研究生尹蔚彬的记录。观音桥镇话，1990年记于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发音人三朗措，女，学生，观音桥镇人。草登话亦于同年同地所记（只记了词汇），发音人罗央杰，女，学生，草登人。道孚语格西话（单说道孚语时，就指格西话），1987年记于道孚县城，发音人甲本，男，道孚县一中工人。以上材料除道孚语已发表外，其余均为原始记录稿。

嘉戎语卓克基话出自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和他为本人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提供的词汇本，以及瞿霭堂《嘉戎语的方言》。

道孚语格什扎话出自多尔吉《道孚语格什扎话研究》。

嘉戎语金川话词汇是中央民族学院语言学系学生杨松美（又名珊娜，女，金川县万林乡人）1987年在本人指导下对她自己母语的记录。

2. 比较词的选择

以上词汇材料全都依据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藏缅语研究室1982年编制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调查大纲》所列词目记录。该大纲共列词目2521条（1990年本增补为2644条）。比较时，去掉虚词、词组（如“三千零五十”、“三分之一”等）、缺记（有的是双方缺记，有的是一方缺记）和词义不易确定的词项，共得1700条左右（少数语言点只有1500条左右）。大部分是包括基本词在内的生活常用词。

3. 同源词和异源词的分析和统计

同源词和异源词占所比词数的百分比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语言或方言的分化程度，在判断语言或方言关系的亲疏远近上有重要参考作用。瞿文（1990）和林文（1993）都有同源词和异源词数量和占所比词的百分比，但分析统计方法各异。

林向荣将岗里话（即本文的二嘎里话），划入他所谓的嘉戎语的西部方言。将岗里话与东部方言的卓克基话和北部方言的日部话作了比较，与卓克基话共比词 1788 个，其中全同词 1090 个，占所比词数 60%；同源词 40 个，占所比词数2.2%；异源词 686 个，占所比词数 38%。与日部话共比词 1788 个，其中全同词 1003 个，占所比词数 56%；同源词 36 个，占所比词数 2%；异源词 738 个，占所比词数 41%。这两项比较的同源词比例数都很低，这是不符合语言实际情况的。问题出在他把很大一部分语音形式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词划入“全同词”了，而“全同词”又不等于“同源词”，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共同借自藏语的词。我们所说的“同源词”是指在发生学上来自同一母语的词，林所说的同源词却仅限于那些“语音差异很大，但看得出它们同出一源的词”，这样，范围就小多了。观音桥话、嘉戎语、道孚语都受藏语影响很大，都有大量借自藏语安多方言或康方言的词。藏语借词不仅限于宗教文化方面，还渗入到基本词汇。如“天”这个词卓克基话 nɐm khɐ、观音桥镇话 nam²² khæ⁴⁴、道孚语格西话 mɑmqɑ/pqɑ 都是借自藏语的 nam mkhaɦ（书面语转写，下同）；格什扎话 ɣnɑm 也是借自藏语 gnam，只有俄热话的 mə⁵³ 和嘉戎语金川话的 tɯ mɯ 才是本语词（词根与多数藏缅语同源，参见黄布凡 1998 文。道孚语的 mɑmqɑ 可能是本语词 mə 和藏语词 nam mkhaɦ 后一语素的合体）。卓克基话的 tə kha“口”也是藏语借词（藏语是 kha），金川话的“口”有 tɯ ʂnis 和 tɯ khᴇ 两个词，tɯ

ʂnis 应是本语固有词，卓克基话也有与金川话 tɯ ʂnis 相对应的 tə ʃnos 一词，但已转义为“嘴唇”了。因而林所谓的“相同词”说明不了历史来源是否相同，共同借藏的词不应与同源词混在一起计算。

瞿文用 2500—3000 之间的词数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说：东部方言与西部方言（其“西部方言”包括本文所说的观音桥话和道孚语）差别较大，一般在 50%左右，固有词的差异达到 60%左右；北部方言与西部方言的差别也较大，一般也在 50%左右，固有词的差异也大致相同，还略高一些。东部和北部方言合起来与西部方言比较，与中寨土语（相当于本文所说的观音桥话）的差异数则明显下降，一般是 27. 9%，固有词差异只有 21. 3%。瞿文所谓的“合起来比较”，即在将中寨话与东部方言和北部方言比较时，只要与这两个方言之一相同时即算相同。我认为这种比法也不科学，这不能客观地反映他所说的中寨话或西部方言与其他两个方言的差异程度，如果分开比较，其差异数肯定要上升。

为了避免上述比较法的弊病，本文进行的比较是按照同源、异源、共同借藏三项分别统计，并且是“一对一”（即一个语言或方言点对另一个语言或方言点）的比较，而不是瞿所谓的“合起来比较”。共同借藏的词有的可能是原来没有的，是随着佛教文化或其他新事物的传播而借入的，如“寺庙”一词，观音桥镇 $rgɯn^{44} bæ^{22}$、道孚 rgən ba、格什扎 rgən ba、卓克基 rgən mbɐ；“喇嘛”一词，俄热 $vlɑ^{53} mɑ^{31}$、观音桥镇 $vlæ^{44} mæ^{22}$、道孚 la ma、格什扎 lɑ mɑ、金川 la miᴇ 等。有的是原有本语词，叫借词取代了，如上述“天”、“口”等词。叫借词取代的原有词可能同源，也可能因早期分化而不同源。因

此，共同借藏词既不能算在同源词里（这里所说的同源限定在来自同一母语的同源），也不能算在异源词里。共同借汉词（如玉米、白菜等）也自然是排除在同源词和异源词之外。

（二）比较结果

1. 俄热—卓克基：共比 1552 个词（除去共同借藏 136 个，共同借汉 41 个）同源 413 个，占所比词 26.6%。异源 1139 个，占所比词 73. 4%。

2. 俄热—道孚（格西）：共比 1536 个词（除去共同借藏 179 个，共同借汉 29 个）同源 422 个，占所比词 27.5%。异源 1114 个，占所比词 72.5%。

3. 卓克基—金川：共比 1662 个词（除去共同借藏 69 个，共同借汉 50 个）同源 784 个，占所比词 47.2%。

异源 878 个，占所比词 52.8%。

4. 卓克基一草登：共比 1416 个词（除去共同借藏 152 个，共同借汉 34 个）同源 492 个，占所比词 34.7%。异源 924 个，占所比词 65.3%。

5. 道孚（格西）—格什扎：共比 1340 个词（除去共同借藏 116 个，共同借汉 44 个）

同源 673 个，占所比词 50.2%。

异源 667 个，占所比词 49.8%。

6. 道孚（格西）—卓克基：共比 1592 个词（除去共同借藏 144 个，共同借汉 34 个）

同源 242 个，占所比词 15.2%。

异源 1350 个，占所比词 84.8%。

以上同源词包括少数仅词根或部分语素同源的词在内。

由上看来，本文的比较结果与林文（1993：622）、瞿文（1990：8）的比较结果差异很大。仅看观音桥话与嘉戎语异源词的比例数一项：

73.4%（本文，俄热—卓克基）

38%（林文，岗里—卓克基）

21.3%（瞿文，中寨—东部和北部方言）

造成比较结果差异这样大的原因除了上述比较方法的不同（这是主要的）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如对同源词和借词的识别在具体的词上有所不同，用以比较的词的数量（本文与林文相近，瞿文的数量多）和选择的词项不同等。比较结果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对语言或方言亲疏关系判断的结论。林、瞿将上述结果看作将观音桥话划入嘉戎语方言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则要通过进一步比较分析来判断上述语言的关系。

上述比较，差异最大的是第6项，道孚语格西话与嘉戎语卓克基话异源词比例数达到84.8%，同源词比例数只有15.2%。而这一比例数与羌语支内部各语言之间同源词的比例数却十分接近，请参看《汉藏语概论》羌语支词汇比较部分（马学良主编 1991：355）：[①]

“嘉戎语同各语言比较：却域（新龙）15%，木雅 15%，扎坝 14%、普米（九龙）15%、道孚 13%、尔苏（九龙）14%，贵琼 10%……” “羌语（峨口）同各语言比较：却域（新龙）16%、木雅 14%、扎坝 12%、嘉戎 12%、普米（九龙）16%、道孚 13%、尔苏（九龙）17%、贵琼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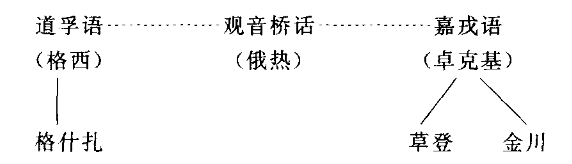
这说明道孚语与嘉戎语东部方言之间词汇的差异程度，相

① 羌语支词汇部分执笔人是王天习先生。

当于羌语支内部语言之间词汇的差异程度。

第 3、4、5 等项比较的同源词比例数远高于第 6 项比较的同源词比例数，卓克基与金川是 47.2%，道孚与格什扎是 50.2%，卓克基与草登公认为是差别很大的方言，同源词比例数也达到 34.7%。这些比例数可以看作是判断为方言关系的参照数。各语言内部方言间同源词比例数不尽相同，方言差异小的，同源词比例数大，如藏语方言间同源词比例数一般在 70%至 80%之间（格桑居勉 1964：221）。方言差异大的，同源词比例数就小，走廊一带的语言因与其他语言接触多，彼此影响大，方言间同源词比例数一般要比藏语小很多。

再看第 1、2 两项比较，其同源词和异源词比例数都很接近，说明俄热话与卓克基话的差异程度跟俄热话与道孚语格西话的差异程度差不多。其同源词比例数低于第 3、4、5 三项比较，说明俄热话与卓克基话和俄热话与道孚语格西话的关系都不及嘉戎语或道孚语内部方言间的关系那样近。同时，其同源词比例数又高于第 6 项比较，说明俄热话与卓克基话和俄热话与道孚语格西话的关系又不及嘉戎语和道孚语之间的关系那么远。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下面的划线示意：



从词汇比较的数值来看，观音桥话似处于与道孚语和嘉戎语平行并列的地位。但从一些基本词的异同来看，观音桥话跟道孚语的关系还是比跟嘉戎语的关系更近些，如下面的基本词观音桥话的两个点（俄热、观音桥镇）明显与道孚语（格西、

格什扎）的两个点同源，而与嘉戎语的两个点（卓克基、金川）异源：①

	火	水	路	心
俄热	ʁmə^{55}	ɣdə^{53}	tɕhi^{53}	sjɔr^{53}
观音桥镇	ʁmɯ^{44}	ɣdɯ^{53}	tɕhi^{53}	sjær^{53}
格西	ɣmə	ɣrə	tɕɛ	zjar
格什扎	wmə	wrə	tɕɑ	zjaɹ
卓克基	tə mtʃək	tə tʃi	tʂə la	tə ʂnE
金川	tɯ mi	tɯ tɕi	rE lE	tɯ ʂnɹi
	脸	虫	狗	喉咙
俄热	rŋɒ^{55}	bə^{33}jo^{53}	kə^{55} tɑ^{55}	ʂqe^{53}
观音桥镇	rŋæ^{44}	bɯ^{44}ju^{22}	kɯ^{44} tæ^{53}	ʂqe^{44}
格西	rŋa	ba bə	kəta	qvɑ
格什扎	rŋa	bə ʑə	kə ta	ʂqua
卓克基	tɐ jo	kə lu	khə na	tə mŋək
金川	ta ju	kɯ lɯk	khɯ	tɯ mŋuk

① 有些词看似同源，实为异源。如金川 tɯ mi‘火’词根声母是 m，但无前置辅音，而俄热、观音桥镇、格西、格什扎此词 m 前都有互相对应的前置辅音。藏语（包括八、九世纪古藏文）和其他藏缅语此词声母是 m，也大部分无前置辅音。二者是否同源尚需考证。且因卓克基此词为 tə mtʃək，疑金川 tɯ mi 为藏语借词。又如卓克基 tʂəla‘路’的前一语素看似与俄热等的“路”音近，但它是藏语借词 ngrul lam‘路途’的变音。“狗”的前音节各点音近，古藏语“狗”有两个词：khji 和 gle（见于敦煌写卷），卓克基、金川的“狗”无疑与 khji 同源，其余四个点可能与 gle 同源。

三 语法比较

（一）比较项目的选择

瞿文（1990）选择名词的从属范畴和动词的人称、方位、时态等范畴作为划分嘉戎语方言土语的比较项目。他通过比较后说："嘉戎语各方言的语法框架基本相同，或者说语法范畴和基本表达方式相同。表达方式主要是繁简的差异，而表达形式也基本相同，不同的很少"（1990：44）。在进行人称范畴比较之后说："东部方言的形态最为完整，北部方言略为简化，而西部方言的形态则更进一步简化"（1990：38）。繁简之别，从他所选的代表点来看大体如此，但从各方言内部来看，土语之间都存在有繁有简的现象。就拿他所谓的"西部方言"内的观音桥话的人称范畴来说，繁简程度就不一样。观音桥镇土语除第三人称外，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都分单数、双数和复数，各有相应的形式表示，共有七种形式。俄热乡三村（joŋ^{33} bre^{55}）土语仅第二人称分单数，双数和复数，第一人称双数和复数共用一种形式，第三人称也无数的区别，共有六种形式，表现形式也有部分与观音桥镇土语不同。俄热乡四村（ɕa^{33} ʁɑ^{55} ʑe^{33}）土语第二、三人称都不分数，第一人称只分单数和复数，只有四种形式。业隆土语三个人称都分单复数，但第二人称复数与第三人称复数同形，共有五种形式。下面以这四个土语动词"吃"的人称变化形式为例：

	人称	单数	双数	复数
观音桥镇 dzi$^{44/35}$	一	dzi-ɑŋ^{44}	dzi-u^{44}	dzɯ-i^{44}
	二	dzi-n^{44}	dzi-r^{44}	dzi-ɲ̥^{44}
	三	ɯ^{22}-dzi^{44}	ɯ^{22}-dzi^{44}	ɯ^{22}-dzi^{44}
俄热三村 dzi^{53}	一	dzɑ-ŋ^{53}	dzi-i^{53}	dzi-i^{53}
	二	dzi-n^{53}	dzi-s^{53}	dzi-ɲ̥^{53}
	三	dzi^{53}	dzi^{53}	dzi^{53}
俄热四村 dzi^{53}	一	dza-ŋ^{53}	dzi-i^{53}	dzi-i^{53}
	二	dzi-n^{53}	dzi-n^{53}	dzi-n^{53}
	三	dzi^{53}	dzi^{53}	dzi^{53}
业隆 dzə	一	dzu-ŋ	dzə-i	dzə-i
	二	dzə-n	dzə-ĩ	dzə-ĩ
	三	dzə	dzə-ĩ	dzə-ĩ

某一方面的形态的繁简之别只能反映方言土语间的某些差异，而不能成为判断是语言关系还是方言关系的依据。瞿文说："语言与方言的差异程度理论上应以 50%为界限，即差异程度超过 50%，方言即有向语言发展的明显趋势。"他认为"嘉戎语各方言（包括我们所说的"道孚语"、"观音桥话"在内）间的语法差异也远远没有达到一半的程度"（1990：44）。他虽然提出了一个从语法上判断是语言还是方言的量化标准，但这是一个难以实际操作的标准。语法上的差异，有范畴上的，有形式上的，有手段上的，有大类，有小类，大类与小类是在一个平面上统计还是分开层面统计，应以多少差别作为基数来比较，恐怕很难立下客观标准。另外，以 50%的差异程

度作为划分语言与方言的界限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世界上大多数语言和方言的划界是否都符合这种界定？这是需要以客观事实来检验的。

在语法比较的方法上，孙天心另辟蹊径。他围绕上述有争议的语言，选择一些独特的不寻常的语法现象（哪怕只是语法手段的不同）作为语法比较项目。他在2000a、2000b二文中，提出以区分动词过去时和非过去时的元音交替、声母送气和不送气交替、后置或取消喉塞音（伴随声调交替）等手段以及进行体和过去时词干是否平行等四项作为比较项目，将木尔宗话（孙以此代表观音桥话）和蒲西话（上寨话的代表点）与嘉戎语的草登话、日部话和道孚语（孙称作霍尔巴语）及其方言格什扎话作比较。这种方法在分析语言关系的亲疏远近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这种小范围的独特的语法现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有关语言在某一历史阶段上曾经有过特别亲密的关系，因而它们才会有某种共同创新或某种共同遗存。

鉴于孙比较过的木尔宗话不是观音桥话的核心，而且，观音桥话内部还有不少差异，因此，有必要将核心观音桥话（现有观音桥镇、俄热、业隆三个点的粗略调查材料）与孙文(2000b）提出的四项比较项目对照检查。另外，孙比较的目的在于论证嘉戎语、道孚语和观音桥话在羌语支里关系最近、可溯于一源、共同构成“嘉戎语群”，因此，他选择的比较项目侧重于“同”的方面。而本文则是要弄清观音桥话与嘉戎语、道孚语相异的方面，因此，除了采用他的语法比较项目外，再增补一些语法比较项目，以使观音桥话与嘉戎语、道孚语之间的异同能更好地突显出来。这里要增补的语法比较项目是：

（1）进行体的表现形式

（2）及物的表现形式

（3）祈使式的表现形式

（4）自身态与反身态的表现形式

孙天心提出的四项比较项目，前三项可综合为一项，本文列为第 5 项，即：

（5）已行体（孙文作“过去时”）的表现形式后一项“进行体和已行体词干是否平行”，其内容已包括在（1）之中，就不另作比较了。

（二）语法比较

1. 进行体的表现形式

嘉戎语东部方言的卓克基话和北部方言的草登话都用前缀表示进行体。卓克基话的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还因时间长短要加不同前缀（见瞿 1990：41）。草登话也要因动词的及物与否加不同前缀，而且及物动词的进行体是在非过去时词干上加进行体前缀，不及物动词的进行体是在过去时词干上加不同的前缀（孙 2000b）。道孚语格什扎话也是用前缀表示进行体（多尔吉 1998：78）。道孚语格西话进行体的表现形式比较特殊，它不是用前缀而是在动词词根后加后缀-gu（此后缀也用于将行体形式中）再与存在动词 ɟji“在、有”结合表示，第二、三人称还要在 ɟji 之后再加助词 rə/dʐə。其人称和数的变化形式不是像将行体和已行体一样表现在动词词根上，而是表现在存在动词 ɟji 上。例如：cçi“骑”（以将行体和已行体与之对照）：

数	人称	进行体	将行体	已行体
单数	一	cçhi-gu ɟjo-ŋ	cçhu-gu	rə-cçu
	二	cçhi-gu ɟji-n dʐə	cçhi-gu rə	rə-cçi
	三	f-cçhi-gu ɟji rə	f-cçhi-gu rə	rə-f-cçi
复数	一	cçhi-gu ɟjiɟjo-ŋ	cçho-ŋ-gu	rə-cço-ŋ
	二	cçhi-gu ɟjiɟji-n dʐə	cçhi-n-gu rə	rə-cçi-n
	三	f-cçhi-gu ɟji rə	f-cçhi-gu rə	rə-f-cçi

这种形式表现了道孚（格西）语由前缀向后缀并由综合形式向分析形式发展的趋势。观音桥话几个土语进行体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不是用前缀表示，而是像道孚语一样，由词根加表示“存在”一类意义的动词表示。

俄热土语的表现形式很接近道孚语格西话，也是在动词词根后加一个后缀-ɕə，再与动词 nɟje（似与存在动词 ɟje“在、有”有同源关系）结合表示。其人称变化也是在 nɟje 上表现，而不是在动词词根上表现。例如：dzi^{53}“吃”的进行体：

人称	单　数	双　数	复　数
一	dzi^{53}-ɕə^{31}　nɟjɑ-ŋ^{53}	dzi^{53}-ɕə^{31}　nɟje-i^{53}	dzi^{53}-ɕə^{31}　nɟje-i^{53}
二	dzi^{53}-ɕə^{31}　nɟje-n^{53}	dzi^{53}-ɕə^{31}　nɟje-s^{53}	dzi^{53}-ɕə^{31} nɟje-ɳ^{53}
三	dzi^{53}-ɕə^{31}　nɟje^{53}	dzi^{53}-ɕə^{31}　nɟje^{53}	dzi^{53}-ɕə^{31}　nɟje^{53}

观音桥镇土语的进行体是在动词词根后加一个表示“正在进行”的助动词 æ^{22} sæ^{22} je^{44} 表示，此词不单用，其形式与草登话表示进行体的前缀 ɐ-sɐ（瞿 1990：41）很接近，两者可能有同源关系。其人称变化形式除第二人称复数外，亦在此助动词上表现。如：dzi$^{44/35}$“吃”的进行体：

人称	单 数	双 数	复 数
一	dzi^{35} æ^{22} sæ^{22} ja-ŋ^{44}	dzi^{35} æ^{22} sæ^{22} ja-u^{44}	dzi^{35} æ^{22} sæ^{22} je-i^{44}
二	dzi^{35} æ^{22} sæ^{22} je-n^{44}	dzi^{35} æ^{22} sæ^{22} je-r^{44}	dzi -ɲ^{35} æ^{22} sæ^{22} je^{44}
三	dzi^{35} æ^{22} sæ^{22} je^{44}	dzi^{35} æ^{22} sæ^{22} je^{44}	dzi^{35} æ^{22} sæ^{22} je^{44}

业隆土语的进行体则是在动词词根后加动词 khʂə/na-khʂə 表示，khʂə 有“已开始、在进行”的意义。人称范畴的各种变化也是在 khʂə 上体现。例如：

ŋɚ-i dze dzə khʂo-ŋ. 我在吃饭。
我（施事助词） 饭 吃

tshe ti ʐnoba dzə na-khʂə. 山羊在吃草。
山羊 （定指） 草 吃

2. 及物的表现形式

瞿文说：“东部方言……第二、三人称及物与不及物动词还用不同前缀表示，北部方言只是单数第二、三人称及物动词才使用不同词缀表示：西部方言中寨话动词及物不及物已无形态……，上寨话……第三人称则除部分及物动词还保留 v-或 n-前缀外，大部分动词形态消失；格什扎话单数第一、二人称动词有及物与不及物的区别，第三人称只有部分及物动词保留前缀 v-……”（1990：38-39）。事实上，属于东部方言的卓克基话只是第三人称的双、复数才用不同前缀区分及物和不及物，及物用 wɚ-，不及物用 kɚ-；第二、三人称单数还用不同的后缀区分及物不及物，及物用-u，不及物用-n（第二人称）/-ø（第三人称）（林 1993：196-198）。属于北部方言的草登话依照体的不同采取多种手段标志及物：将行体第二、三人

称在开音节动词词干上加后缀-jə；进行体用前缀 ɐsɐ-（不及物用 thɐ-）；完成体将趋向前缀的元音 ɐ/ə 变为 e（孙 forthcoming）。上寨话第三人称以前缀 n-/v-表示及物。格什扎话第三人称也是以前缀 v-表示及物，第一人称单数还以后缀-u、第二人称单数以后缀-i 表示及物（瞿 1990：39）。道孚语格西话，第三人称也是以 v-/f-表及物（仅限于声母是单辅音的动词），第一、二人称单数以加不加人称后缀-ŋ 和-n 区分及物和不及物，不加后缀的是及物，加后缀的是不及物（黄 1991：29-31）。

在及物不及物的问题上，观音桥话（即瞿文所说的“西部方言中寨话”）并非如瞿文所说“已无形态”，而是形态变化的方式与上述语言不同。如俄热土语区分及物和不及物主要表现在第三人称将行体和已行体前缀上，将行体的及物标志是加前缀 ru-，已行体的及物标志是将前缀元音变为 u。例如：

	人称（单数）	将行体	已行体
dzi^{53}吃	一	dzɑ-ŋ^{53}	a^{33}-dzɑ-ŋ^{55}
	二	dzi-n^{53}	a^{33}-dzi-n^{55}
	三	ru-dzi^{53}	u^{33}-dzi^{55}
ræ^{55}写	一	rɑ-ŋ^{55}	næ^{33}-rɑ-ŋ^{53}
	二	ræ-n^{55}	næ^{33}-ri-n^{53}
	三	ru^{33}-ræ^{55}	nu^{33}-ri^{53}

以上是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则无此种变化，试比较：

	人称（单数）	将行体	已行体
rje^{53}坐	一	rjɑ-ŋ^{53}	nə^{33}-rjɑ-ŋ^{55}
	二	rje-n^{53}	nə^{33}-rje-n^{55}
	三	rje^{53}	nə^{33}-rje^{55}

观音桥镇土语的及物标志也是表现在第三人称前缀上，将行体的及物标志是加前缀 ɯ^{32}-，已行体的及物标志是将前缀元音变为 ɯ。不及物动词则不加也不变。试比较：

	人称	将行体	已行体
dzi$^{44/35}$吃（及物动词）	一	dzi-ɑŋ^{35} kɯ^{22}je^{22}	æ^{22}-dzi-ɑŋ^{53}
	二	dzi-n^{35} kɯ^{22}je^{22}	æ^{22}-dzi-n^{53}
	三	ɯ^{22}-dzi^{35} kɯ^{22}je^{22}	ɯ^{22}-dzi^{53}
nvɑɯ^{44}醉（不及物动词）	一	nvɑ-ŋ^{44}	nɛ^{22}-nvu-ŋ^{53}
	二	nvɑɯ-n^{44}	nɛ^{22}-nvɯ-n^{53}
	三	nvɑɯ^{44}	nɛ^{22}-nvɯ^{53}

业隆土语的及物标志是将第三人称已行体前缀中的非 i 元音变为 i，若前缀为 o-，则变为 li，前缀为 li 则不变，如（1）组。不及物动词第三人称已行体前缀不变，如（2）组。

（1）下例各种人称只举单数例

词根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vzoʔ 做（饭）	ko-vzu-ŋ	ko-vzu-n	ki-vzu
ɣʐ̩uʔ 买	ko-ɣʐ̩u-ŋ	ko-ɣʐ̩u-n	ki-ɣʐ̩u
dzəʔ 吃	o-dza-ŋ	o-dze-n	li-dze
ɕmu 搅	o-ɕmu-ŋ	o-ɕmu-n	li-ɕmuˀ
ntɕhiʔ 宰	na-ntɕha-ŋ	na-ntɕhe-n	ni-ntɕhe
ʐ̩dʑet 剥	ni-ʐ̩dʑu-ŋ	ni-ʐ̩dʑe-n	ni-ʐ̩dʑet

(2) aiti（他）na-ɕit（去）. 他去了。

sŋa（小孩） ko-jup（睡）. 小孩睡了。

aiti（他） o-ŋgo（病）-se（情态后缀）. 他病了。

以第三人称已行体前缀（有的土语不限于已行体）元音交替标志及物，这是观音桥话各土语的共同特点。

3. 祈使式的表现形式

观音桥话普遍有祈使式。祈使式与命令式不同，命令式是说话人要求或命令听话人进行某一动作，动作的施事是听话人，是第二人称。祈使式是说话人祈求或命令听话人允许或支使第三者进行某一动作，动作的施事是对话双方以外的人，是第三人称。

俄热土语以命令式前缀元音的交替（元音变为 ɔ）和前缀与词根声调的交替（前缀低调变高调，原为高调的不变，词根高调变低调）表示，人称标记用第三人称。例如：

命令式		祈使式	
rə^{33}-vi-n^{53}	（你）做！	rɔ^{55}-vi^{31}	让（他）做！
æ^{33}-dzi-n^{53}	（你）吃！	ɔ55-dzi^{31}	让（他）吃！
kə^{33}-nzgre-n^{53}	（你）靠！	kɔ^{55}-nzgre^{31}	让（他）靠！
næ^{55}-rsi-n^{55}	（你）看！	nɔ^{55}-rsi^{33}	让（他）看！
kə^{55}-du-n^{55}	（你）倒（茶）!	kɔ^{55}-du^{33}	让（他）倒（茶）!

例句：

ni^{33}je^{53} nə^{55}-tə^{55}-fɕæ-n^{53}， cçə^{53} ɣə^{31} nɔ^{55} - fɕæ^{31}！
你（命令式）（禁止式）说（人称、数）他（施事助词）（祈使式） 说
你别说！让他说！

cçə^{53} sə^{33}tɕhin^{31} vɟi^{55} ɣə^{53} kɔ^{55}-tə^{55}-xpjæ^{31}！
这 事情 人家（施事助词）（祈使式）（禁止式）知道

这件事不要让别人知道!

观音桥镇土语表示祈使式手段与俄热土语相近，也是将命令式前缀元音变作圆唇元音 o，人称形式用第三人称，但声调高低平降不变。例如：

命令式		祈使式	
$æ^{22}$-dzi-n^{44}	（你）吃!	o^{22}-dzi^{44}	让（他）吃!
$nɯ^{22}$-the-n^{53}	（你）喝	no^{22}-the^{53}	叫（他）喝!

业隆土语是将命令式前缀的非 a 元音变作 a，若前缀为零声母的 o 则变为 la。例如：

命令式		祈使式	
ko-the-n	（你）喝!	ka-the	让（他）喝!
ni-phʂɚ-n	（你）解开!	na-phʂə	让（他）解开!
o-ftshu-n	（你）烧开!	la-ftshu	让（他）烧开!
na-kho-n	（你）装!	na-kho	让（他）装!
ni-zək	（你）关(门)!	na-zək	让（他）关（门）!

据孙天心介绍，木尔宗话的祈使式是将命令式前缀元音变为 i。

嘉戎语东部方言卓克基话有祈使式，其表现形式是在命令式前缀前再加前缀 a-，人称形式用第三人称。例如：（林 1993：244-245）

wəjo　kə　a-to-pɚ-u.　叫他做!
他　（施事助词）　（祈使式）（命令式）做（及物）

wəjo-ɳe　kə　a-to-zɚ-u　叫他们吃!
他（复数）（施事助词）　（祈使式）（命令式）吃（及物）

卓克基话的祈使式前缀 a-与业隆土语显然有同源关系，只不过卓克基话的 a-是独立音节，业隆土语则是将 a-取代命令式

前缀的元音罢了。

嘉戎语北部方言草登话的祈使式前缀 ɐ-[①]，也是独立音节。道孚语格西话的祈使式表现手段与上不同，以在命令式动词词根前加带有使动意义的前缀 s-/z-表示。例如：（黄调查手稿）

ɳ̥i thə gi ɣrə də-s-thi! 请你让他喝水！
你 他（对象助词）水（命令式）（使动）喝
ɳ̥i thə gi dʑiba rə-z-gi! 请你让他穿衣！
你 他（对象助词）衣服（命令式）（使动）穿

格什扎话祈使式的表现手段与格西话相同。例如：（孙宏开 1983：148）

thi	喝	s-thi	请让（他）喝！
tɕi	开	s-tɕi	请让（他）开！
gi	穿（衣）	z-gi	请让（他）穿！

看来，以命令式前缀元音交替表示祈使式，可能是观音桥话独有的创新。

4. **自身态与反身态的表现形式**

嘉戎语东部方言和北部方言都有反身态，都有专门的前缀表示动作的对象是动作者自己。卓克基话以在动词词根前加前缀 wjo-表示反身态：（林 1993：254-255）

ka-top 打 wjo- tom （我）将自己打自己
（反身）打（第一人称、单数）
ka-sat 弄死 tə- wjo- sat （你）将自己弄死自己
（第二人称）（反身） 弄死

① 孙天心先生提供。

kə- wjo- sat

（第三人称、复数） （反身）弄死

（他们）将自己弄死自己

北部方言草登话反身态前缀 oɟɐ-、日部话反身态前缀və-ɟʌ以及木尔宗话反身态前缀 vjʌ-（孙 2000a）都与卓克基话的wjo-有对应、同源关系。

道孚语未见有反身态的报导。

嘉戎语东部方言和北部方言也有自身态。所谓自身态是表明并强调动作行为为动作行为者本身所作。它不完全等同于自动态，自动态是与使动态相对立的一个范畴，嘉戎语和道孚语都有少量动词用形态变化区分自动态和使动态。例如卓克基话（林 1993：251）：

自动	使动
kə-mbɐk 裂开	hɐ-phɐk 劈开
kə-mbɐt 断	kɐ-prɐt 扯断
kə-ndʒop 着火	ka-tʃop 烧
kə-ndʑop 破裂	kɐ-tɕhop 打破
kə-ŋgrɐk 垮	kɐ-krɐk 拆
kə-ŋgrɐi 自毁	kɐ-krɐi 弄毁

以上动词区分自动和使动有三种手段：前缀元音 ə 和 ɐ/a 的交替；词根声母清浊的交替；鼻冠前缀 n-/m-/ŋ-（三种形式是受后面的辅音同化所致）与零前缀的交替。

嘉戎语梭磨话以前缀表示自身态，自身态前缀比自动态前缀 n-（m-/ŋ-）可附加的动词要宽泛得多，既可加在不及物动词和自动动词词根前，表示“自动地作某动作”，又可加在及物动词和使动动词词根前，表示“自己把动作加在自己所有的

事物上”例如：(金鹏等 1958：81-82)

ka-rjap	站起	ka-nə-rjap	自动站起
kə-ŋgri	毁坏（自动）	ka-nə-ŋgri	自己本身毁坏
ka-top	打	ka-nə-top	自己打自己的
ka-kri	弄毁（使动）	ka-nə-kri	自己弄毁自己的

草登话也有类似作用的自身态前缀 nə-①。根据现有材料来看，观音桥话没有反身态，但有自身态，其自身态是在动词词根前加前缀 n-表示。如业隆土语：

dzə	吃	n-dza-ŋ	（我）自己吃
		e-n-dze	（他）自己吃
ge	穿	n-ga-ŋ	（我）自己穿
		n-ge	（他）自己穿
kho	装	n-kho-ŋ	（我）自己装
		o-n-kho-n	（他）自己装

若词根声母为复辅音，则用 ni-替换 n-。例如：

xcçho	寄（信）	ni-xcçho-ŋ	（我）自己寄
ʂtep	叠	e-ni-ʂtep	（他）自己寄

自身态也可用作反身态，如下面的句子可依语境的不同作不同的解释：

ŋə	i	n-ga-ŋ
我	（施事助词）	穿（第一人称、单数）

我自己穿/我给自己穿。

俄热土语的自身态，也可兼作反身态。例如：tshə^{53}打

---

① 孙天心先生提供。

ŋɔ^{53} ɣə^{31} ŋɔ^{53} tha^{31} n-tshu-ŋ^{53}
我 （施事助词）我 （对象助词） 打（第一人称、单数）
我自己打自己/我打我自己。

观音桥镇土语的自身态标志除了用前缀 n-外，还伴随声调的平降交替。例如 dzi^{44}吃

n-dzi-aŋ^{53} （我）自己吃
æ^{22}-n-dzi-n^{53} （你）自己吃（命令式）
ɯ^{22}-n-dzi^{53} （他）自己吃

5. 已行体的表现形式

动词词根表现已行体的形态变化有三种：（1）元音交替；（2）喉塞音是否后置的交替，有的并伴随声调的交替或重音的移位；（3）辅音送气与不送气的交替。草登话和木尔宗话（1）（2）两种形式兼而有之，并互相配合[①]（孙 2000a）。上寨蒲西话具有（2）（3）类形态，（1）类形态已处于将消亡状态（孙 2000b）。（3）类形态以道孚语（包括格西话[②]和格什扎话）表现得最为典型。嘉戎语东部方言的卓克基话已行体没有这三种类型的形态变化[③]。

观音桥话几个土语都没有第 3 种类型的形态变化，但有

① （2）类形态所表达者孙天心先生分析为过去时，上寨蒲西话的声调交替也是表达过去时。

② 我在《道孚语》（1991）中谈到已行体的变化规则是："加趋向前缀。词根声母若为送气辅音，加前缀后需要变为不送气辅音。"孙天心（2000b）从我的材料中细心地发现，道孚语格西话动词已行体辅音（按：应为不送气辅音）送气与不送气的交替是双向的。经检查原始记录本都记了已行体形式，绝大部分动词确如他所说，只有少数例外。因而上面的变化规则后面应补"若为不送气辅音则需变为送气辅音"一句。

③ 卓克基话主要以加趋向前缀表示已行体，但当有些动词的已行体与进行体同音时，便以前缀的声调高低交替来区分第二、三人称的进行体和已行体。（林 1993：236）

(1)(2)两种类型的形态变化。例如下面是业隆土语的已行体词根元音交替的例子：

(1)	词根	已行体（第三人称、单数）
装	khoʔ	ni-khu
做（事）	vzoʔ	li-vzu
拧	ʂtshop	li-ʂtsʰup
杀	sat	ni-sit
扛	rvak	li-rvək
穿	geʔ	li-gi
说	reʔs	li-ris
撒	tɕhes	ni-tɕhiʔs
煮	sjiʔ	ki-sje
宰	ntɕhiʔ	ni-ntɕhe
(2)		
看见	vro	ni-vroʔ
抱	ʂpoʔ	li-ʂpo
笑	nqhat	ni-nqhat
喝	the	ki-theʔ
浸泡	sleʔ	ni-sle
给	bi	ni-biʔ
扫	phjiʔs	ni-phjis
买	ɣruʔ	ki-ɣru

以上（1）组动词元音有 o-u，a-i/ə，e-i，i-e 等交替，但（2）组动词的元音则不交替。元音交替不普遍，也看不出条件。但业隆话喉塞音的后置或取消则是很有规律的，即：词根有喉塞音的音节，在已行体中则失去喉塞音；词根无喉塞音的音节，在已行体中添加喉塞音。

俄热和观音桥镇土语的已行体普遍使用第 2 类形态手段。

其喉塞音的有无与声调的平降密切相关，凡是有喉塞尾的开音节都读平调（分高平、低平两种），凡是无喉塞尾的开音节都读降调（分高降、低降两种）。本来喉塞音和声调任标一种都可，但因其他闭音节有平有降，所以这两种土语选择了声调作为区别手段。如俄热土语：dzi^{53}吃

人称（单数）	将行体	已行体
一	dzɑ-ŋ^{53}	a^{33}-dza-ŋ^{55}
二	dzi-n^{53}	a^{33}-dzi-n^{55}
三	ru^{33}-dzi^{53}	u^{33}-dzi^{55}

元音交替手段在俄热土语中处于行将消亡阶段，只有少数动词还残留了一些形态变化。例如：

	人称	将行体	已行体
ræ^{55}写	一	rɑ-ŋ^{55}	næ^{33}-rɑ-ŋ^{53}
	二	ræ-n^{55}	næ^{33}-ri-n^{53}
	三	ru-ræ^{55}	nu^{33}-ri^{53}

上面的动词第二、三人称单数已行体将词根元音 æ 变成了 i。

（三）语法比较结果

下面用简明的表格将各项比较结果概括于内：

语法比较项目顺序	重点比较内容	语言或方言点							
		俄热	观音桥镇	业隆	木尔宗	格什扎	格西	草登	卓克基
1	进行体不以前缀而以词根加其他动词表示	+	+	+	−	−	+	−	−
2	第三人称已行体前缀元音交替标志及物	+	+	+	+	−	−	+	−
3	命令式前缀元音交替表示祈使式	+	+	+	+	−	−	−	−
4	无反身态前缀，自身态可兼作反身态	+	+	+	−	?	−	−	−
5	以喉塞音有无交替或声调交替以及词根元音交替表示已行体/过去时	+	+	+	+	−	−	+	−

（? 表示未见报导材料，情况不明。）

从上述语法项目的比较结果来看，观音桥话内部几个土语相当一致。与嘉戎语卓克基话绝然不同，与草登话有两项相同，与道孚语格西话只有一项相同，与格什扎话基本不同（除一项不明外）。因此，以这几项作为衡量语法差异大小的标准，

观音桥话（俄热、观音桥镇、业隆、二嘎里[①]等）与嘉戎语、道孚语的差别都大。

四 结语

通过词汇比较，我们看到观音桥话与嘉戎语和道孚语的差别（俄热—卓克基异源词 73.4%，俄热—格西异源词 72.5%）大于嘉戎语和道孚语内部方言间的差别（卓克基—金川异源词 52.8%，卓克基—草登异源词 65.3%，格西—格什扎异源词 49.8%）。这说明观音桥话与嘉戎语或与道孚语不是方言关系。同时，观音桥话与嘉戎语和与道孚语同源词比例数几乎相等（俄热—卓克基同源词 26.6%，俄热—格西同源词 27.5%），说明观音桥话与两者关系的远近也几乎相等。

通过语法比较，显示观音桥话与道孚语和与嘉戎语都只有局部或个别现象相同，差别还是不小。观音桥话似与嘉戎语北部方言关系更近些，但在进行体的表现形式上与道孚语格西话有共同的创新。另外在构词上也更接近于道孚语，嘉戎语各方言名词、动词，形容词大多数都保留了一套标志词性的词头，道孚语仅部分形容词保留了标志词性的词头，观音桥话这些词头都消失了。

综合上面的比较，观音桥话应是独立于嘉戎语和道孚语之外的语言。这与孙天心 2000a 文的结论一致。孙天心已将木尔宗话划入观音桥话（2000a），与当地语言使用者的感觉相一致，但从上述语法项目的比较来看，木尔宗话又不完全与观音

① 二嘎里话我作过一些调查，但材料不完整，从不完整的材料中也感到它与观音桥、俄热的土语很接近。

桥话相同，有些特点它与嘉戎语北部方言的草登话倒是相近。业隆话也有一些特点靠近嘉戎语西部方言。木尔宗和业隆的地理位置也靠近嘉戎语区，它们是观音桥语内接受嘉戎语影响较多的两种方言。据孙天心调查，蒲西乡的大伊里村和杜柯河北的蒲西村、小伊里村话属霍尔巴—上寨语，杜柯河南的蒲西村、小伊里村和斯跃武村也属观音桥语。观音桥语的核心地带观音桥镇、俄热、二嘎里等地人自称拉坞戎（lavʐ̩uŋ）或戎（ʐ̩uŋ），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这种语言可命名为拉坞戎语。

应该说，观音桥语、道孚语、嘉戎语包括尚未进行比较研究的却域语都是在发生学上关系非常密切的语言，孙天心在2000a 文中已表示了这个观点并提出在羌语支下建立嘉戎语分支的主张，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羌语支下面应如何分支或分组，还包括有些语言是否应该划出去的问题（我在 1996 年访台时曾作过这方面的报告），需要我们另做研究和讨论。

引 用 文 献

多尔吉《道孚语格什扎话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年。

格桑居勉《藏语方言概要》（油印教材），1964 年。

黄布凡《道孚语语音和动词形态变化》，载《民族语文》1990 年第 5 期。

黄布凡《道孚语》，载《藏缅语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年。

黄布凡《从藏缅语同源词看藏缅族群的史前文化》，载《民族语文》1998 年第 5 期。

黄布凡主编，许寿椿、陈嘉英、王会银副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

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

金鹏、谭克让、瞿霭堂、林向荣《嘉戎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载《语言研究》1958 年第 2、3 期。

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年。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瞿霭堂《嘉戎语的方言》，载《民族语文》1990 年第 4、5 期。

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载《民族学报》1983 年第 3 期。

Sun, Jackson T.-S. (孙天心) 2000a.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l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1.

Sun, Jackson T.-S. 2000b. Stem alternations in Puxi verb inflection: Toward validating the rGyalrongic subgroup in Qia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2.

Sun, Jackson T.-S. (forthcoming). Caodeng rGyalrong.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 by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Surrey, England: The Curzon Press.

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和语言学研讨会论文（1990 年），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语言暨语言学》第二卷第一期（2001 年）

拉坞戎语词汇中的藏语借词和同源词辨析

拉坞戎语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部绰斯甲河流域藏族居民使用的一种语言。使用人数不到一万人。主要分布于金川县，少数分布于马尔康县和壤塘县。内分观音桥、业隆、蒲西三种方言（详见黄布凡 2003）。这种语言过去被看作为嘉戎语或道孚语的一种方言，近年来我与台湾学者孙天心先生分别通过调查和比较，认为它是属于羌语支内不同于嘉戎语或道孚语但是又与这两种语言关系非常密切的一种独立语言（参见黄布凡 2001）。孙天心先生并在羌语支之下划出一个新的层级——嘉戎语组，将这三种语言划入嘉戎语组之内（参见 J. sun 2000）。

从词汇层面看，拉坞戎语中有大量与藏语音、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在 3000 多个常用词中，这样的词（包括词中部分语素或少数短语）约占五分之一强。这里面既有与藏语同源的词，因为它是与藏语有亲缘关系的同语族语言，又有从藏语借入的词，而且借词的数量远多于前者。大量借词反映了拉坞戎语与藏语在历史上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关系。

一 拉坞戎语中存在大量藏语借词的由来

拉坞戎语分布地区旧称绰斯甲。据史籍记载，这一地区在夏、商、周时代属华夏各诸侯封地外的方国部落。秦、汉、两晋、南北朝为中央王朝领地相近的徼外之地。隋、唐为东女国，永隆元年（公元 680 年）没于吐蕃，属安多三十六番诸部落之一。唐贞元九年（公元 793 年）其王汤立悉与“西山八国”其它部落首领请求内附。五代、宋又隶属吐蕃。元代为吐蕃等处宣慰司管辖。明属朵甘思宣慰司。清康熙四十一年授绰斯甲首领安抚司职衔，乾隆四十一年升授宣抚司[①]。

据当地民间传说，在唐代唐蕃战争时期，吐蕃数十万军队长期驻扎在青海乐都、民和，甘肃夏河、碌曲、迭部和四川的松潘、南坪、汶川、雅安一带，今观音桥、马尔康县的木尔宗、壤塘县的上寨等地区为其后方基地[②]。（作者按：此传说与史籍记载大致相符，《新唐书》记贞观八年（公元 635 年），吐蕃因太宗初未许嫁公主“率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③] 从那时起，吐蕃军首领成了这一地区首领。公元九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驻扎于边区的吐蕃军占地割据，与当地土著部落结成联盟，这就是后来土司势力的由来。绰斯甲土司自其始祖克罗斯甲布起至 1950 年解放时的末代土司

---

① 引自《金川县志》，108—109、112—113、296—299 等页。

② 此资料引自雀丹《嘉绒藏族史志》，第 113 页。

③ 引自陈燮章、索文清、陈乃文编《藏族史料集》，第 250 页。

斯葛绒甲穆参止，世袭相传共41代[①]。由此看来，绰斯甲地区的居民亦即说拉坞戎语的居民，自唐代接受吐蕃军统领直到以后历代接受藏族首领、官员、土司等的管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密切关系以来，至少已逾1300年了。拉坞戎语也因此而受到藏语的深刻影响。因而在它的词汇里，既有远古时期与藏语同源的词，又有大量不同时期从藏语借入的词。

二　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原则和方法

研究拉坞戎语的历史，要了解其语音、词汇发展演变情况，构拟原始拉坞戎语的语音系统，就需要将同源词和借词区分开来。

（一）区分原则

按照传统的历史比较法，"确定同源成分的原则主要是：语义上相同或相近，语音上存在完整的或系统的对应关系。"[②] "凡是完整的、成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的为同源词，否则就是借词"[③]。也许，这项原则对于多数语言来说是适用的，但对于识别拉坞戎语中的藏语借词和同源词来说，却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出现这种情况与前述历史情况有关，可能藏语借词大部分是集中于某一历史时期（从其与古藏语接近的程度来看，很可能是吐蕃时期）成批进入，并为拉坞戎语

① 引自雀丹《嘉绒藏族史志》，112—115页。
② 引自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75页。
③ 同上书，第66页。

语音结构所包容（现代拉坞戎语音素的多样性和语音结构的复杂性仍然超过古藏语——以藏语书面语为代表），后随本语一起演变，因而其对应关系整齐而成系统。而同源词则由于拉坞戎语与藏语分化的年代久远（远在借词进入之前），中间经过语支、语组和方言多层级的分化，在每次分化过程中，其同源词可能会由于本语的创新而数量不断减少，同时可能会由于语音的变化形成若干不同的语音对应关系。现在放在一个平面上来比较，自然是不够整齐和系统。因此，从语音对应关系上区分同源词和借词，要与通常的做法相反，即认为有完整的、成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的是借词的可能性大，反之，则是同源词的可能性大。

区分同源词和借词还有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即看是基本词还是文化词，同源词大多为基本词，借词大多为文化词。藏语有许多特有的文化词，如影响广泛的佛教方面的词语，就很容易识别。

以上两个原则不是绝对的，因为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关系也有符合完整的、成系统的一类，基本词也可能被借贷，我们要将两个原则结合起来看。如果一个词从语音对应关系上看属于完整的、成系统的一类，而又是基本词，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大范围内去考察，如果同语支或同语族的多数语言与藏语不同源，则可判断为借词，如果其它语言多数与藏语同源，则应判断为同源词。

（二）方法步骤

根据上述原则，首先要将拉坞戎语中的词（有些是语素）

与有关系的古藏语[①]的词或语素（以下简称关系词）的语音形式作对比，求出语音对应关系，然后再比较不同的对应关系。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有两类不同的对应关系：有一类管的词较多，较普遍，双方音值相同或相近，成系统（如凡前置辅音都发音），或有一对多的情况，但大多可以说出其不同的对应的条件，这种类型我们管它叫甲类对应关系；另一类管的词较少，不普遍，双方音值相异或差异大于甲类对应关系，也有一对多的情况，但看不出不同的对应的条件，这种对应我们管它叫乙类对应关系。两类不同的对应关系是我们辨析同源词和借词的基础。

寻求语音对应关系，需将其语音结构划分为几个单元，再按单元逐个比较。

拉坞戎语的语音结构非常复杂。声母共有 437 个之多，其中单辅音 44 个，复辅音 393 个。复辅音分二合、三合、四合、五合等类型，二合的 232 个，三合的 143 个，四合的 17 个，五合的 1 个。韵母共有 125 个，其中单元音 8 个，复元音 9 个，单辅音韵尾 12 个，复辅音韵尾 22 个（仅在构形中出现），带辅音尾韵母 108 个。此外，还有 3 个声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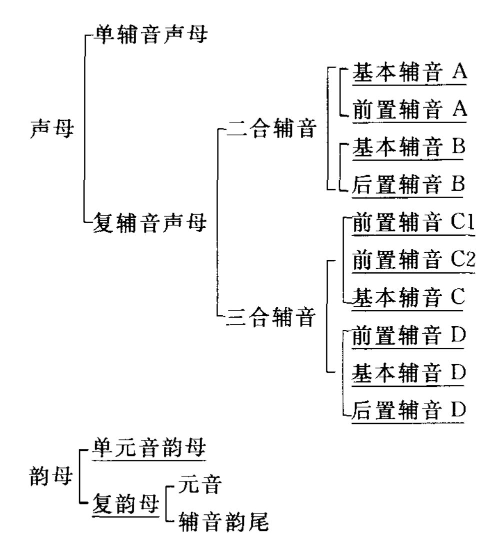
藏文的语音结构相对要简单些。声母共 220 个，其中单辅

① 古藏语的词一般以现行藏文词书（如《藏汉大词典》）中所收的词为代表。这些词的书写形式大多遵循十世纪藏文规范后的写法，其语音形式没有与时俱进，因此大多还能反映早期藏语的语音面貌。在藏语研究中通用的藏文转写（有的用拉丁字母，有的用国际音标），其音值可以看作是对早期藏文拼音字母读音的构拟。为了比较方便，本文用的是国际音标转写。文中以“藏文”指称古藏语。转写音标按藏文字母排列顺序对应如下：

k kʰ g ŋ；tɕ tɕh dʑ ȵ；t tʰ d n；p ph b m；ts tsʰ dz w；ʑ z ɦ j；r l ɕ s；h ʔ. ɦ 作前加字时一般构拟读鼻音［n］，转写作 N。g 作 j 的前加字时，用短横与 j 隔开，以示与 j 作 g 的下加字时的区别。

音 30 个，复辅音 190 个。复辅音分二合、三合、四合等等三种类型，二合的 115 个，三合的 69 个，四合的 6 个。韵母共有 93 个，其中单元音 5 个，复元音 8 个，单辅音韵尾 9 个，复辅音韵尾 7 个，带辅音尾韵母共 80 个。无声调。（格桑居冕 1991）

考察是否借贷关系，要从语源方——藏语（本文以藏文为代表）看其借入后的对应情况；考察是否同源关系，也要从能反映较古语音面貌的藏文出发，才易于找到拉坞戎语中与它相应的词的形式。因此，下列各种对应关系都是以关系词中藏文的音素或语音结构作为出发点，看它在拉坞戎语中的对应。藏文用以比较的单元（带下划线者）分属下列结构层次：



古藏语无声调，部分现代藏语方言的声调是后起的。声调在此不作对比。此外，关系词中藏语词未出现有四合复辅音声

母者，也不将四合辅音列入比较单元。

三 语音对应关系并举例

(一) 声母的对应

1. 单辅音声母的对应

对应表：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1	p	p		2	ph	ph	b
3	b	b、p、v		4	m	m	
5	w	ɣ		6	ts	ts	
7	tsh	tsh		8	dz	——	
9	s	s		10	z	z	dz、s
11	t	t		12	th	th	
13	d	d、t		14	n	n	ȵ
15	l	l	j	16	r	r	
17	tɕ	——	ts	18	tɕh	tɕh	th
19	dʑ	dʑ		20	ȵ	ȵ	
21	ɕ	ɕ	s	22	ʑ	ʑ	dʑ
23	j	j		24	k	k、ɣ	
25	kh	kh	ʁ、g	26	g	g、k	
27	ŋ	ŋ		28	ʔ	ʔ	
29	h	χ		30	ɦ	v	

举例：(以下各组词前面的是藏文转写，后面的是拉坞戎语。藏文词义与拉坞戎语有差别的加括号注于其后。)

甲类对应例：

(1)	pi waŋ	pə^{55} ɣɑŋ^{55}	胡琴			
	pad ma me tog	pɛl^{53} ma^{33} me^{33} tɑ^{33}	莲花			
(2)	phogs	phɑ^{55}	工资	phag lo	phɑ^{55} lu^{33}	亥年
(3)a.	bod rigs(藏族)	bɛ^{33} rə^{53}	草地藏族	bab	nɛ^{33} bɛv^{55}	降落
b.	ba so	pa^{33} su^{53}	象牙	bu lon	pə^{33} lən^{55}	债
c.	dpaɦ bo	χpɛ^{55} vu^{33}	英雄	ɕog bu	ɕɑ^{33} və^{55}	纸
(4)	mu zi(硫黄)	mə^{33} zə^{55}	火药	mo khji	mo^{33} cçhə^{53}	母狗
(5)	pi waŋ	pə^{55} ɣaŋ^{55}	胡琴	ɴgi waŋ	ŋgə^{33} ɣɑŋ^{55}	牛黄
(6)	tsan dan	tsan^{53} tən^{33}	檀香木			
(7)	tshe	tshe^{53}	寿命	tshoŋ pa	tshuŋ^{53} pa^{33}	商人
(9)	sa tɕha	sa^{55} tɕa^{33}	地方	sog li	sɑ^{33} li^{53}	锯子
(10)	zaŋs	zuŋ^{55}	铜	za ma	zɛ^{33} ma^{53}	饭
(11)	ke ta	kə^{55} ta^{55}	狗			
(12)	thog	thɑ^{53}	雷霆	thab ka	thɛv^{33} ka^{55}	火塘
(13)	a. ri dwags	rə^{33} dɑ^{53}	野兽	kha dar	khɛ^{33} dɛr^{55}	哈达
	b. duŋ tɕhen	tuŋ^{33} tɕin^{53}	海螺	dur sa	tər^{55} sa^{55}	墓地
(14)	nags tɕhen	nɑχ^{33} tɕin^{53}	森林	nu tog	nə^{33} tɑ^{53}	乳头
(15)	lug lo	ləɣ^{33} lu^{53}	羊年	lag ɴthen	laŋ^{55} thən^{55}	抽屉
(16)	ras	rɛl^{55}	布	ru	rə^{53}	角
(18)	tɕha	(ʔə^{55})tɕha^{33}	(一)对	tɕha laŋ	tɕhɛ^{55} luŋ^{33}	钹
(19)	dʑo mo	dʑə^{33} mu^{55}	尼姑			
(20)	ȵi ma me tog	ȵə^{33} ma^{55} me^{33} tɑ^{33}	向日葵			
	ȵal gur	ȵɛl^{33} gə^{55}	蚊帐			
(21)	ɕog bu	ɕɑ^{33} və^{55}	纸	ɕag po	ɕɑ^{55} pu^{33}	朋友
(22)	ʑa ȵe	ʑɛ^{33} ȵi^{53}	铅	ʑi	ʑə^{55}	(风)停息
(23)	jal ga	jɛl^{33} ga^{53}	树枝	jug	(ʔə^{55})ju^{33}	(一)匹
(24)a.	ke ta	kə^{55} ta^{55}	狗			
b.	btɕaɦ ka(器物)	ftɕɛ^{33} ɣa^{55}	东西			

(25)	kha	(ʔə⁵⁵)kha³³	(一)方(布)			
	khal ma	(ʔə⁵⁵)khɛl³³ma³³	(一)驮			
(26)	a. ga ɦu	gɛ³³vəu⁵³	连心锁	goŋ ba	go³³va⁵⁵	衣襟边
	b. goŋ ma	kuŋ³³ma⁵⁵	皇帝	goŋ	kuŋ⁵⁵	价钱
(27)	ŋan	ŋən⁵³	坏、狠			
(28)	ʔa rag	ʔa⁵⁵rɑ³³	白酒			
(29)	ha jaŋ	χa⁵⁵jɑŋ⁵⁵	铝	ma he	ma³³χe⁵⁵	水牛
(30)	ɦog mtɕhu	vi⁵⁵mtɕhə³³	下唇	ga ɦu	gɛ³³vəu⁵³	连心锁

藏文与关系词的单辅音声母大多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3个浊塞音声母在关系词里分化为清浊两套：b>b、p，d>d、t，g>g、k。藏语各方言单浊音声母都有清化的趋向或已变成清音，对应的词明显是借词，其清浊两套声母看不出分化的条件，可能是借入时期早晚不同所致，即浊声母词在清化前借入，清声母词在清化后借入。另外b对应于浊擦音v，k对应于浊擦音ɣ，都仅限于在词尾中作声母的情况下。

乙类对应例：

(2)	phuŋ (po)	(堆)	(ʔə⁵⁵) bo³³	(一) 堆		
(10)	a. za	dzi⁵⁵	吃			
	b. zog	(家畜)	su⁵⁵	牛 (总称)		
(14)	nag	ȵɑ⁵⁵	黑			
(15)	lag (pa)	jɑɣ⁵⁵	手			
(17)	sum tɕu	xsəm⁵³tsə³³	三十			
(18)	tɕhi	thji⁵³	什么			
(21)	ɕi	sə⁵³	死	ɕiŋ	se⁵³	柴、木
	ɕiŋ phuŋ	sɛ⁵³pho³³	树	ȵi ɕu	na⁵⁵sə³³	二十
(22)	ʑib	dʑɛv⁵⁵	(米) 碎 (了)	ʑu	dʑə⁵³	溶化
(25)	a. khab	ʁav⁵³	针			
	b. khom (pa)	go⁵³	空闲			

2. 复辅音声母的对应

1）基本辅音 A 的对应

对应表：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1	p	p		2	ph	ph	
3	b	v	ø	4	m	m	
5	ts	ts		6	tsh	tsh	
7	dz	dz		8	s	s	
9	z	z		10	t	t	
11	th	th		12	d	d	
13	n	n	ȵ	14	l	l	
15	r	r		16	tɕ	tɕ	
17	tɕh	tɕh		18	dʑ	dʑ	
19	ȵ	ȵ	n	20	ɕ	ɕ	
21	ʑ	ʑ		22	j	j	
23	k	k	q	24	kh	kh	
25	g	g		26	ŋ	ŋ	
25	g	g					
27	h	ø					

甲类对应例：

(1)spos	spɛl⁵³	(烧)香	dpe(比喻)	χpi⁵⁵	谜语
(2)ɴphel	mphɛl⁵³	发展			
(3)sba ltɕag	zva⁵⁵ ltɕɑ³³	藤鞭	rus sbal	rə³³ zval⁵⁵	乌龟
(4)sman	smən⁵³	药	rma bja	rmɛ⁵⁵ bja³³	孔雀
(5)rtsid pa	rtsə³³ pa⁵³	牦牛毛	gtsug(头顶)	χtsəɣ⁵⁵ le³³	(发)旋

(6)Ntshal(找)	ntshɛl^{33}ʁe^{53}	挑选			
(7)Ndzam gliŋ	ndzɛm^{33}lɑŋ^{53}	世界			
(8)gser	χsɛr^{53}	金子	bsags	fsɑ^{53}	积攒
(9)gzaɦ tsɦaŋ	ʁza^{55}tshuŋ^{33}	夫妻			
(10)btul	ftəl^{53}	征服	gtor	χtɛr^{53}	撒、洒
(11)mthur mdaɦ	mthə^{53}da^{33}	笼头绳			
(12)bdag po	vdɑ^{53}pu^{33}	主人	Ndon	ndən^{55}	读、诵
(13)snag tsha	snɑ^{55}tsɑ^{55}	墨	rna(耳)dbjig(珠宝)	rnɑ^{33}ji^{33}	耳环
(14)slob dpon	slo^{55}χpən^{33}	老师	glo	ʁlo^{53}	马肚带
(15)srog	srɑ^{53}	生命			
(16)btɕos	ftɕɛ^{53}	修理	gtɕig 一	χtɕəu^{53}	一样、相同
(17)mtɕhod rten	mtɕhɛ^{55}rtən^{33}	塔			
Ntɕham	ntɕham^{53}(vi^{53})	跳神			
(18)Ndʑaɦ	ndʑar^{53}	虹			
(19)gȵi zan	ʁȵə^{33}zən^{55}	日食	rȵiŋ pa	rȵɑŋ^{53}ba^{33}	旧的
(20)bɕad	fɕɛ^{53}	说、讲			
(21)bʑar	vʑɛr^{55}	刮			
(22)g-jog	ʁjɑ^{55}	奴仆			
(23)skad	skɛ^{55}	语言	rko	rku^{53}	雕刻
(24)mkhas	mkhɛ^{53}	高明	Nkhor lo	ŋkhor^{55}lo^{33}	轮子
(25)sga	zga^{53}	鞍子			
(26)sŋur pa(鼾声)	sŋur^{53}	打鼾	rŋam	rŋəm^{55}	贪心
(27)lha	ɬa^{55}	神	lho kha	lo^{33}kha^{55}	南方

乙类对应例：

(3)dbu 头(敬语)	ʁu^{53} < *ʁvu^{53} 头				
(13)rna	ȵu^{53}	耳朵			
(19)gȵis	ɣna^{53}	二	gȵi(ma)	ɣnə^{55}	太阳
(23)bkag	fqa^{53}	禁止	rko ma(小锄头)	qɑ^{53}	尖锄

2)前置辅音 A 的对应

对应表：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1	b	f、v		2	z	x、ʁ、ø、r	
3	g	χ、ʁ	ø、x、ɣ	4	m	m	ø
5	N	m、n、ŋ	ø、ʁ	6	s	s、z	ø、r
7	l	ɬ、l	ø	8	r	r	ø、ɣ

甲类对应例：

(1)a. btson khaŋ　ftsən^{55} khuŋ^{33}　牢房　bsags　fsɑ^{53}　积攒
btul　ftəl^{53}　征服　btɕos　ftɕɛ^{53}　修理
bɕad　fɕɛ^{53}　说、讲　bkag　fqa^{53}　禁止

b. ɕiŋ bzo pa　ɕaŋ^{33} vzu^{33} pa^{53}　木匠
bdag bjed　vdɑ^{53} vi^{33}　占有、管
blo　vlu^{53}　办法　bʑi kar　vʑi^{33} kar^{53}　四岁犏牛

(2)a. dpon　χpən^{53}　官

b. dmag mi　ʁmɑ^{33} mɲi^{53}　兵　dbu rgjan(冠冕)　ʁvə^{55} rɟjən^{33}　鸡冠

c. dkar jol　kɛr^{55} jɛ^{33}　瓷碗　dkar rtsi(白土)　kɛ^{55} rtsə^{33}　石灰

d. dgon pa　rgəm^{55} ba^{33}　寺院　dŋul　rŋɛl^{53}　银子

(3)a. gtsug(头顶)　χtsəɣ^{55} le^{33}　发旋　gser　χsɛr^{53}　金子
gtor　χter^{53}　撒、洒　gtɕan gzan　χtɕan^{55} dzən^{33}　野兽

b. gzaɦ tshaŋ　ʁza tshuŋ^{33}　夫妻　gnaɦ　ʁna^{55}　从前
gla rtsi　ʁlɛ^{55} rtsə^{33}　麝香　gɲi zan　ʁɲə^{33} zən^{55}　日食
g-jog　ʁjɑ^{55}　奴仆

(4) me mdaɦ　me^{33} mda^{55}　枪　mthur mdaɦ　mthər^{53} da^{33}　笼头绳
mtɕhu(唇、喙)　mtɕhə^{53}　嘴　mkhas　mkhɛ^{53}　高明
mgo(头)　ʔə^{33} mgo^{53}　上方(近指)

(5)a.	ɴphel	mphal^{55}	发展			
b.	ɴtshal(找)	ntshɛl^{33} ʁe^{53}	挑选	ɴdzam gliŋ	ndzɛm^{33} lɑŋ^{53}	世界
	ɴthag riŋ	nthaŋ^{55} rɑŋ^{55}	远	ɴdon	ndən^{55}	读、诵
	ɴtɕham	ntɕham^{53} vi^{33}	跳神	ɴdʑaɦ	ndʑar^{53}	虹
c.	ɴkhor lo	ŋkhor^{55} lo^{33}	轮子	ɴgi waŋ	ŋgə^{33} ɣaŋ^{55}	牛黄
(6)a.	spaŋ	spuŋ^{53}	草坝	sme ba	sme^{55} va^{55}	痣
	stag	stɑ^{53}	老虎	snag tsha	snɑ^{33} tsɑ^{55}	墨
	sla lhag	slɛ^{55} ɬɑ^{33}	闰月	sram	sram^{53}	水獭
	sku	skə^{53}	佛像	tɕhu sŋags	tɕhə^{55} sŋɑ^{55}	净水
b.	sba ltɕag	zva^{55} ltɕɑ^{33}	藤鞭	sder	zdɛr^{53}	盘子
	sgar(营盘)	zgɛr^{53}	帐篷			
(7)a.	ltɕags skud	ɬtɕɑ^{33} skə^{53}	铁丝	lha	ɬa^{55}	神
b.	ldʑaŋ khu	ldʑən^{55} kəu^{33}	绿色	lho kha	lo^{33} kha^{55}	南方
(8)	rtsid pa	rtsə^{33} pa^{53}	牦牛毛	rtags	rtɑ^{53}	记号
	rko	rku^{53}	雕刻	rma bja	rmɛ^{55} bja^{33}	孔雀
	rdo Nbum	rdɛ^{55} mbəm^{33}	嘛呢堆	rna dbjig	rnɑ^{33} ji^{53}	耳环
	rluŋ than(凶兆)		(χpər^{55} ju^{33}) rluŋ^{55} thən^{33}			妖风
	thugs rdʑe tɕhen po		thə^{33} rdʑi^{53} tɕhin^{33} bu^{33}			观音菩萨
	rȵiŋ pa	rȵɑŋ^{53} ba^{33}	旧的	rgas rgon	rgɛ^{55} rgən^{33}	老人
	rŋon pa	rŋa^{55} pa^{55}	猎人			

藏文的前置辅音 b-、g-、l-分别对应于拉坞戎语的 f-/v-、χ-/ʁ-、ɬ-/l-等清浊两套擦音，是以基本辅音的清、浊为条件，基本辅音是清音的，拉坞戎语的前置辅音则为清音，基本辅音是浊音的，拉坞戎语的前置辅音语则为浊音。拉坞戎语的前置辅音 r-实际也依基本辅音的清浊而读 ʂ-与 r-，因 ʂ 单作声母只在汉语借词中出现，在本语中，ʂ 只是 r 的变体，故统一标成 r。

藏文的前置辅音 d-，只在基本辅音为双唇音时依清浊对应

于 χ-和 ʁ-；当基本辅音为舌根音时，在清辅音前对应于 ø-，在浊辅音前对应于 r-。

藏文的前置辅音 s-在清塞音和鼻音、流音前对应于清擦音 s-，在浊塞音前对应于浊擦音 z-。仅有一例例外，即 sla Ndzin 对应于 zla^{55} zən^{33} “月食”，这是因为藏文 sla “月” 有异体 zla 之故。

藏文的 lh 在大多数方言中念 ɬ，在拉坞戎语中也对应于 ɬ，在个别词中对应于 l，可能接受个别方言的影响。

藏文的 N-对应于拉坞戎语的 m-、n-、ŋ-，是受基本辅音的部位同化作用所致。

乙类对应例：

(3) a. gsad　sa^{53}　杀　gsar pa　sɛr^{55} pa^{33}　新的

gold　lɛ^{55}　放开、投掷、(开) 车

b. gsum　xsəm^{53}　三　gson　xsu^{53}　活的

c. gliŋ (bu)　ɣle^{53}　笛子　gȵi (ma)　ɣnə^{55}　太阳

gȵis　ɣna^{53}　二

(4) mthe mo　(拇指)　thɛ^{55} me^{55} 手指

(5) a. Nbul　bə^{53}　赠送　Nbu　bə^{55} jo^{33}　虫子

Ntshir　tshur^{53}　挤 (奶)

Nthen　the^{53}　抽 (烟)、喝 (水)

b. Nbol (po)　(丰富)　ʁbo^{53}　多

Nbroŋ　(野牦牛)　ʁbro^{53}　公牦牛

(6) a. sbom (po)　pəm^{53}　粗　sgur　(ʔə^{55}) gu^{33}　弯

b. sgam　rgam^{53}　箱子

sŋo(青、绿)　rŋə^{53}　(gəu^{33} gəu^{33}) 绿油油

(7) ldug　du^{53}　盛、灌、铸

(8) a. rna　ȵu^{53}　耳朵　rȵil　(ɕɣi^{33} ɣar^{55}) ȵi^{33}　(牙) 龈

rko ma(小锄头)　qɑ^{53} 尖锄

b. rma　ɣmi^{55}　伤口

3）基本辅音B和后置辅音B的对应

藏文后置辅音有4个：-r、-j、-l、-w。在关系词里，有的保留原读音，有的略有变化，有的与基本辅音融合为一个新的辅音，有的消失。下面是基本辅音B和后置辅音B的对应表：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基本辅音	后置辅音	基本辅音	后置辅音	融合音
1	kh	r	kh	r	
	g	r	g	r	
2	b	r	(ø)	(r)	dʐ
	d	r			dʐ、tʂ
3	ph	j	ph	j	
	b	j	b、p	j	
4	m	j	m	ɲ	
5	kh	j			cçh
	g	j			cç
6	k	l	(qh)	(l)	
7	d	w	d	ø	

以上带括弧者为乙类对应关系，不带的为甲类对应关系。

甲类对应关系的条件和例词：

（1）基本辅音为舌根音，后置辅音为-r，对应的辅音不变。

khri tsho　khrə^{33}tsho^{55}　万　khri　khrə^{33}（dəu^{53}）床（板）

grags　grɑ^{55}　出名　gral　（ʔə^{55}）grɛl^{33}　（一）排、行

（2）基本辅音为双唇或舌尖音，后置辅音为-r，对应辅音融合为卷舌音。

bro （舞蹈） dʐo^{33}re^{53}vi^{33} 跳舞

dran tʂan 回忆

（3）基本辅音为双唇塞音，后置辅音为-j，ph 仍对应于 ph，b 有的不变，有的对应于清音 p。

phji （ʔə^{33}）phji^{53} 外面 phjag phjɑ^{33}vi^{53} 敬礼、拜

bji ba pji^{53} 老鼠 bjaŋ kha bjɑŋ^{33}kha$^{5(5}$ 北方

（4）基本辅音为双唇鼻音 m，后置辅音为-j，m 仍对应于 m，-j 对应为 ɲ。

mji rgjud mɲə^{33}rɟjə^{53} 家族 mji nag mɲə^{33}nɑ^{55} 强盗、土匪

（5）基本辅音为舌根音，后置辅音为-j，对应辅音融合为舌面中塞擦音。

khji lo cçhə^{53}lu^{33} 戌（狗）年

khjim tshaŋ cçhəm^{33}tshuŋ^{53} 人家、人户

gjaŋ（墙） cçɑŋ^{33}（tshə^{53}）（打）土墙

（6）基本辅音为 d，后置辅音为-w，基本辅音不变，-w 对应于 Ø。

g-juŋ（驯养）dwags（ri dwags 野兽） ʁjuŋ^{55}dɑ^{33} 家畜

乙类对应例：

（2）bri re^{55} 写 braŋ khog re^{55}kho^{33} 胸膛

（6）klu qhlə^{53} 海龙王 klu mo qhlə^{53}mu^{33} 龙女

藏文带后置辅音 l 的复辅音只有 kl。藏文的下加字 l 在本

文中都视作基本辅音，bl、sl、zl、rl、gl 等都是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

4）基本辅音 C 和前置辅音 C_1、C_2 的对应

在关系词中，这样的三合复辅音声母的词很少。前置辅音 C_1 只有 b-，依基本辅音的清浊对应于 f-/v-；前置辅音 C_2 只有 s-或 r-，s-对应于 s-，r-对应于 ∅-。基本辅音 C 的对应同基本辅音 A 式。例如：

bstod	fstɛ^{53}	称赞	bskor	fskɛr^{55}	绕（道）
brda lag bja	vda^{55} la^{55} vi^{33}	打手势			
brku	fkə^{53}	偷	brku rgan	fkə^{33} rgən^{55}	小偷

5）基本辅音 D 和前置辅音 D、后置辅音 D 的对应

甲类对应关系：

前置辅音除 d-在 bj 前对应于 ∅ 外，其余与前置辅音 A 式对应相同，即 d-：χ-，ɴ-：m-/n-/ŋ-，s-：s-，r-：r-。基本辅音与后置辅音的对应与 B 式对应（参见 4 节）相近。后置辅音只有-j、-r 两种，-j 在双唇音后对应为-j，（个别的对应于 ʑ）。在舌根音后与基本辅音一起对应为融合的舌面后塞擦音。-r 在双唇、舌根音后对应于-r，在舌尖音后与基本辅音一起对应为融合的卷舌塞擦音。例如：

（1）dpjod　χpjɛ^{53}　观察　dkjil　（ʔə^{33}）χcçəl^{53}　中间

dkjil Nkhor（坛城）　χcçi^{55} ŋkhor^{33}　经书柜

dbjar　vʑar^{53}　夏

rna（耳）dbjig（珍宝）　rnɑ^{33} ji^{53}　耳环

（2）ɴphod　mphrɛ^{53}　收到　ɴbras　mbrɛ^{53}　米、稻

ɴdre　ndʐi^{53}　鬼　ɴdren（拉、拖）　ndʐən^{55}　运

ɴgrig（po）　ŋgrəu^{53}　整齐

ɴkhji（蟠绕） zdəm^{53}（云）ncçəl^{33}（绕）云海

ɴgjur ɲɟər^{55} 变

（3）sprul sku sprə^{55}skə^{33} 活佛 spro thuŋ spro^{55}thuŋ^{33} 急躁

sbrul lo zbrə^{53}lu^{33}巳（蛇）年 smju gu sɲə^{33}ɣə^{55} 竹笔

skjid scçə^{53} 幸福 skjog scçɑ^{53} 瓢、铲子

（4）rkjoŋ（伸展）phjag（拜） rcçuŋ^{55}phjɑ^{55} 磕长头

rkjaŋ pa（单独） rcçɑŋ^{33}pu^{53} 跛子

rgja ma rɟa^{33}ma^{53} 秤 rgja mtsho rɟɛ^{55}mtsho^{33} 海

乙类对应关系：

前置辅音 N-、s-对应于 Φ-。基本辅音 ph 与后置辅音-j 仍对应 ph 与-j，但基本辅音 b 与后置辅音-r 却有多种对应。例如：

（1）	ɴphjar	phjar^{53}	撑（伞）、伸（手）
	ɴphjag（擦拭、扫除）	phjɑ^{55}	擦掉、灭（火）
（2）	ɴbrum pa	brəm^{55}	天花
	sbrul	bə^{55}rə^{33}	蛇
	sbra	rva^{55}	牛毛帐篷

藏文 sbrul 的基本辅音与后置辅音在拉坞戎语里分离为两个音节，sbra 的基本辅音与后置辅音在拉坞戎语里换位了。

复辅音声母甲、乙两类对应关系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前置辅音的有无上，拉坞戎语在甲类对应关系中大多保留了前置辅音（尽管有的读音不同），在乙类对应关系中大多失去前置辅音，有少数保留了，但也与甲类读音不同。

（二）韵母的对应

1. 单元音韵母的对应

对应表：（以下括弧中的数字表示此种对应出现的关系词

数——粗略统计)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1	a/aɦ①	a (39) ɛ (40) ɑ (4) ar (4)	i (7) u (1)
2	i	ə (15) i (6)	ɛ (1)
3	u	ə (26) u (2) əu (3)	
4	e	i (10) e (8)	ɛ (8)
5	o	o (12) u (8) ɛ (4) a (1)	ə (2) a (1)

甲类对应例：

(1) a. sga zga53 鞍子 dʑa dʑa55 茶

b. ȵa rgja ȵɛ33 rɟja55 渔网 rgja nag rɟjɛ55 na33 汉地

c. rna loŋ rnɑ33 luŋ53 男耳环

d. mo bja mo33 bjar53 母鸡 Ndʑaɦ ndʑar53 虹

pho bja pho55 bjar33 公鸡 sna ma snɛ55 mar33 驮牛

a、b 两组 a 对应于 a 和 ɛ 大致的条件是：藏文单音节或双音节词后音节中的 a 对应于 a；双音节词中前音节的 a 对应于 ɛ。c 组 a 对应于 ɑ 只出现在 4 个复合词中的同一语素 rna“耳”上，藏文 rna“耳”单独成词时要带词尾 ba，在复合词书写上省略掉的 ba 大概是语音上影响 a 变 ɑ 的原因。这种对应在藏语安多方言中也存在，比较红原藏语 rnɑ loŋ“耳环”、tɕa“茶”与藏文 rna loŋ、dʑa 的对应，② 也可看出 a 的不同对应。d 组 a 对应于 ar 是一组特殊的对应，韵尾-r 的增加，暂时还无法解释。

---

① 藏文元音后的 ɦ 只在正字法上起标示前面的字母是基字的作用，不表示辅音韵尾。

② 藏语安多方言词汇材料引自华侃主编的《藏语安多方言词汇》。下同。

(2)a. khji lo　cçhə^{53}lu^{33}　戌(狗)年　khri tsho　khrə^{33}tso^{55}　万

mji rgjud　mɲə^{33}rɟjə^{53}　家族　ri dwags　rə^{33}dɑ^{53}　野兽

b. bji ru　bji^{33}rə^{55}　珊瑚　phji　(ʔə^{33})phji^{53}　外面

bji(ba)　pji^{53}　老鼠　tɕhi　thji^{53}　什么

拉坞戎语声母保留后置辅音-j 的，其后的元音对应于 i，声母为其他辅音的都对应于 ə。

(3)a. sku　skə^{53}　佛像　tɕhu bja　tɕhə^{55}bja^{33}　水鸭子

mtɕhu(唇、喙)　mtɕhə^{53}　嘴　nu tog　nə^{33}tɑ^{53}　乳头

b. dbu 头(敬语)　ʁu^{53}　头　Nkhu ba(仇恨)　ɴqhu^{55}va^{33}　生气

c. spjaŋ ku　spjɛŋ^{55}kəu^{33}狼　ldʑaŋ gu　ldʑən^{55}kəu^{33}　绿

u 对应于 u 的仅有 2 例，拉坞戎语的声母均为小舌辅音。u 对应于 əu 只出现在词尾中。

(4)a. Ndʐe　ndʐi^{53}　鬼　ʑa ɲe　ʑa^{33}ɲi^{53}　铅

b. tshe　tshe^{53}　寿命　me tog　me^{33}tɑ^{55}　花

藏文的 e 对应于拉坞戎语的 i 和 e，看不出分化的条件。这种现象在藏语安多方言的部分土语中也存在，如青海化隆藏语 a 组词分别读作 ndʐi 和 ɕa ɲi，b 组词分别读作 tshe 和 me tok。但在四川红原藏语中则无分化，以上 4 词分别读作 ndʐe、ʑa ɲe、tshe、me tok。

(5)a. mo 卦　mo^{33}sru^{53}　卜卦　mo khji　mo^{33}cçhə^{53}　母狗

lo gsar　lo^{33}sɛr^{53}　新年　glo　ʁlo^{53}　马肚带

b. blo　vlu^{53}　办法　tsha mo　tshɛ^{55}mu^{33}　侄女

khji lo　cçhə^{53}lu^{33}　戌(狗)年　rko　rku^{53}　雕刻

c. pho gsar　phɛ^{55}sɛr^{33}　小伙子　rdo ɴbum　rdɛ^{55}mbəm^{33}　嘛呢堆

d. rdo tɕhen　rda^{55}tɕin^{33}　大石包

藏文的 o 对应于拉坞戎语的 u 有的是出现在词尾或词的第二

个音节的条件下，有的看不出条件。在少数词中对应于 ɛ、a 也看不出条件。

乙类对应例：

(1) a. tsha（热）	tshi^{53}	暖和	tshwa	tshi^{55}	盐
za	dzi^{53}	吃	sna	sni^{53}	鼻子
rma	ɣmi^{55}	伤口	brgja	vrji^{53}	百
b. rna	ȵu^{53}	耳朵			

a. 藏文 a 对应于拉坞戎语 i 的不是个别词，而且都是基本词。无独有偶，西夏语也有一部分 i 韵字对应于藏文的 a 韵字，如对应于 a 组词中的 tshjɨ^{2}-ˀu^{2} “盐”、dzji^{1} “吃”、njii^{2} “鼻子”、ˀjir^{2} “百”等。马提索夫教授指出这些 i 元音都在软腭音 j 之后，他列举了 20 多个西夏语的 i 韵词对应于原始藏缅语的 * a 韵词，并举例说明这些词在羌语支其他语言里也大多是 i 元音或高元音韵（Matisoff 2004）。这说明这种对应关系在羌语支与藏语支分化的时候就形成了。这也有力地说明这些关系词是同源词而非借词。

b. 马提索夫在上文中还谈到西夏语有少数词的元音 u（同样在软腭音 j 之后）对应于原始藏缅语的 * a，如 nju^{1}（耳）-dźjwo^{2}（窍）“耳窍”一词的前一个语素对应于原始藏缅语的 * g/r-na。这说明古拉坞戎语 a 元音的分化与演变与西夏语十分相似。

(2) bri	rɛ^{55}	写
(4) tshe tshe	tshɛ^{55}	山羊
mthe mo（拇指）	thɛ^{55} me^{55}	手指
gte po（首领）	tɛ^{33}（ru^{55}）	头人
(5) a. dʑo mo	dʑə^{33} mu^{55}	尼姑
sŋo （青、绿）	rŋə^{53} gəu^{33} gəu^{33}	绿油油
b. rko ma（小锄头）	qɑ^{53}	尖锄

2. 复韵母的对应

复韵母指元音后带辅音韵尾的韵母，其元音大多因为后面的辅音不同而对应不同。藏文和藏语方言的对应也有这种现象，这说明藏语复韵母中元音的演变往往受到辅音韵尾的影响，因而这里将复韵母整体作为一个单元用以比较。

1）元音为 a 的复韵母

对应表：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1	ab	av(1)εv(6)a(1)	——
2	am	am(12)εm(3)	əm(6)
3	as	ε(7)εl(2)	——
4	ad	ε(7)εt(1)εl(1)	a(1)
5	an	an(7)a(1)	ən(11)
6	al	εl(15)al(4)	ε(1)
7	ar	εr(15)ar(4)ε(2)	——
8	ag、ags	ɑ(44)ɑχ(4)ɑŋ(3)	ɑɣ(5)ɑ(5)
9	aŋ、aŋs	uŋ(23)ɑŋ(6)εŋ(1)	e(4)ε(2)o(1)ɑ(1)ən(1)

甲类对应例：

(1)a. khab　ʁav^{53}　针

b. thab ka　thεv^{55} ka^{33}　火塘　tɕhab gsaŋ　tɕhεv^{33} suŋ^{53}　厕所

c. rgjal khab　rɟεl^{55} kha^{33}　国家

(2)a. sram　sram^{53}　水獭　bsam snaŋ　fsam^{33} nuŋ^{53}　思想

b. ɴgram pa　ŋɟεm^{33} ba^{53}　腮　ndzam gliŋ　ndzεm^{33} lɑŋ^{53}　世界

(3)a. mkhas　mkhε^{53}　高明　mbras　mbrε^{53}　米、稻子

b. ras　rεl^{53}　布

(4)a. skad　skɛ^{55}　语言　bɕad　fɕɛ^{55}　说、讲

b. bɕad pa　fɕɛt^{53} pa　说话

c. pad ma me tog　pɛl^{53} ma^{33} me^{33} tɑ^{33}　莲花

(5)a. stan　stan^{53}　毡子、垫子

sman khaŋ　sman^{55} khuŋ^{33}　医院

b. sems tɕan　sɛm^{33} tɕa^{55}　牲畜

(6)a. ɴkhal ma　ŋkhɛl^{33} ma^{53}　驮　rgjal po　rɟjɛl^{55} pu^{33}　土司

b. jal ga　jal^{33} ga^{53}　树枝　bɕal　lkhuŋ^{33} fɕal^{53}　腹泻

(7)a. gsar pa　sɛr^{55} pa^{33}　新的　bʑar　vʑɛr^{55}　刮

b. ɴphjar　phjar^{53}　伸(手)、撑(伞)

dbjar　vʑar^{53}　夏

c. dkar rtsi(白土　kɛ^{55} rtsə^{33}石灰

dmar smug　ʁmɛ^{55} sməɣ^{33} 紫色

(8)a. stag　stɑ^{53}　老虎

phag lo　phɑ^{53} lu^{33}　亥(猪)年

b. nags tɕhen　nɑχ^{33} tɕin^{53}　森林　lag tɕha　lɑχ^{33} tɕha^{55}　工具

c. lag ɴthen　lɑŋ^{55} thən^{55}　抽屉　ɴthag riŋ　nthɑŋ^{55} rɑŋ^{55}　远

ɴgag riŋ　ŋgɑŋ^{33} rɑŋ^{55}　无袖长坎肩

(9)a. spaŋ　spuŋ^{53}　草坝　zaŋs　zuŋ^{55}　铜

lha khaŋ　ɬɛ^{55} khuŋ^{33}　佛堂

b. ha jaŋ　χa^{55} jɑŋ^{55}　铝　bjaŋ kha　bjɑŋ^{33} kha^{55}　北方

rgjaŋ gliŋ　rɟjɑŋ^{53} lɑŋ^{33}　长号

c. spjaŋ ku　spjɛŋ^{55} kəu^{33}　狼

a 元音复韵母大多不是一对一的对应。a 在韵尾-s 和-d 之前对应于 ɛ；在-g 之前对应于 ɑ；在-ŋ 之前对应于 u/ɑ，个别的对应于 ɛ，对应于 ɑ 的其声母大多带后置辅音 j；a 在其他韵尾之前的，多数对应于 ɛ，有的对应于 a，大多条件不明，但在-r 前对应于 a 的，其声母都带后置辅音 j。

辅音韵尾除-s、-d、-g 外大多对应于音值相同或相近的辅音：-m∶-m，-n∶-n，-l∶-l，-r∶-r，-ŋ∶-ŋ，-b∶-v。-s 和-d 多数对应于 ∅，有少数几例对应于-l，-d 在个别词中对应于-t。-g 尾大多对应于-∅，对应于-χ 的少数词可能是晚期从安多方言（如夏河话-g 尾读作-χ）借入的。(8) c 组例词-g 尾对应于-ŋ 是受后音节的前置鼻音同化作用的影响所致，藏文 riŋ“长”按正字法无前置鼻音，但敦煌古藏文文书有 Ndriŋ“远”一词，疑 riŋ 由 Ndriŋ 演变而来，此词早期的前置鼻音 N-，导致了前音节的韵尾-g 变为-ŋ。(7) c 组两例-r 对应于-∅，是因为后音节的前置辅音与其发生异化作用的结果（此种对应还见于其他条件相似的双音节词）。

乙类对应例：

(2)	rŋam	rŋəm^{55}	贪心	zam（pa）	zəm^{55}	桥
	nam	nəm^{53}	何时	skam（pa）	zgəm^{55}	钳子、火钳
(4)	gsad	sa^{53}	杀			
(5)	ŋan	ŋən^{53}	坏、狠	tsan dan	tsan^{53} tən^{33}	檀香木
	sman	smən^{53}	药	btsan（po）	ftsən^{53}	严实
(6)	gral（行列）		(ə^{55}) grɛ^{33}	（一）行、（一）排		
(8)	a. lag（pa）		jɑɣ^{55}	手		
	gɕag		xɕɑɣ^{55}	刮、剥（皮）		
	phag lud		phɑɣ^{33} le^{53}	猪粪		
	b. phag		pha^{53}	猪		
	brda lag bjed		vda^{55} la^{55} vi^{53}	打手势		
(9)	a. jaŋs		je^{53}	轻		
	g-jaŋ		ʁje^{53}	绵羊		
	braŋ khog		re^{55} kho^{33}	胸脯		
	b. g-jaŋ①ma		ʁjɛ^{55} me^{55}	母绵羊		

① g-jaŋ 是“福气、财运”之意。g-jaŋ dkar（白）是 lug“绵羊”的异名。民歌中常用同位短语 g-jaŋ dkar lug 指称“绵羊”。g-jaŋ 在古代可能有“绵羊”的含义。

thaŋ tɕhu（松脂） thɛ^{33} tɕhu^{55} 松光、火把木
c. khaŋ（pa） kho^{53} 房间
d. laŋ（起来） lɑ^{55} （木板）翘起
e. ldʑaŋ gu ldʑən^{55} kəu^{33} 绿

鼻音尾-m、-n之前的a在不少词中对应ə。在一些相同的语素中，a又对应于ə又对应于a，如sman“药”之对应于smən^{53}“药”和sman^{55}khuŋ^{33}（房）“医院”，从词义来看，对应于ə的都是基本词，smən^{53}显然比sman^{55}khuŋ^{33}要古老得多。同样，复韵母ag在同一语素中也出现2到3种不同的对应，如lag（pa）：jɑɣ^{55}“手”、vda^{55}（姿势）la^{55}（手）vi^{33}（做）“打手势”；phag（pa）“猪”：pha^{53}“猪”、phɑɣ^{33}le^{53}“猪粪”、phɑ^{53}（猪）lu^{33}（年）“亥年”。jɑɣ^{55}“手”、pha^{53}“猪”是基本词，应是藏语的同源词，因此，ag与ɑɣ和a的对应方式要比ag对应于ɑ的方式早得多。

2）元音为i的复韵母

对应表：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1	ib	əv（1）	ɛv（2）
2	im、ims	əm（2）	——
3	is	ə（1）	a（1）
4	id	ə（2）	——
5	in	ən（3）	e（2）
6	il	əl（5）	i（2）
7	ir	——	ur（1）
8	ig、igs	əu（3）iu（1）	ɑu（2）
9	iŋ	ɑŋ（6）	e（2）ɛ（1）

甲类对应例：

(1)	ʑib	ʑəv⁵⁵	细的			
(2)	khjim tshaŋ	cçhəm³³ tshuŋ⁵³	人家、人户			
	khrims bɕad	khrəm⁵⁵ ɕɛ³³ vi³³	批评			
(3)	gȵis ldab	ʁȵə⁵⁵ lɑ⁵⁵	二倍			
(4)	skjid	scçə⁵³ 幸福	rtsid pa	rtsə³³ pa⁵³	牦牛毛	
(5)	drin	dʐ̩ən⁵⁵ 恩惠	srin mo	srən⁵⁵ mu³³	女妖	
(6)	dril	tʂəl⁵⁵ 卷	dril bu	dʐ̩əl³³ və⁵⁵	铃	
(8) a.	tshigs	tshəu⁵³	骨节			
	gtɕig—	χtɕəu⁵³	一样、相同			
b.	phigs	phiu⁵³	穿(针)			
(9)	rȵiŋ pa	rȵɑŋ⁵³ ba³³	旧的			
	rgjaŋ gliŋ	rɟjɑŋ⁵³ lɑŋ³³	长号			
	ɕiŋ bzo	ɕɑŋ³³ vzu³³ pa⁵³	木匠			

藏文元音 i 除在-ŋ 前对应于 ɑ，在-g 前有 1 例对应于 i 外，其余都对应于 ə。辅音韵尾的对应与带 a 元音的复韵母相似，唯-g 对应于 u，比较特殊。

(1)	tɕhib①	tɕhɛv⁵⁵	使碎	
	ʑib	dʑɛv⁵⁵	碎	
(3)	gȵis	ɣna⁵³	二	ɣna⁵³ xthi³³ 二拃（相当于一尺）
(5)	smin	sme⁵⁵	熟	
	smin pa	nɛ³³-sme⁵⁵ pa³³	熟了的	
(6)	dkjil ɴkhor	圆轮、坛城	χcçi⁵⁵ ŋkhor³³	经书柜
	rȵil	ɕɣi³³（牙）ɣar⁵⁵（边）ȵi³³	牙龈	
(7)	ɴtshir	tshur⁵³	挤（奶）	
(8)	mig	mɑu⁵³	眼睛	mig rdzi mɑu³³ rdzə⁵⁵ 眉毛
(9) a.	ɕiŋ	se⁵³	柴、木	gliŋ (bu) ɣle⁵³ 笛子

① 此词见于敦煌藏文文书。

b. ɕiŋ phuŋ　sɛ³³ pho⁵³　树

乙类对应的特点：元音 i 都对应于非央化元音，有的对应于开元音；辅音韵尾大部分对应于-∅。比较乙类和甲类对应（3）组的例词“二”的两种形式 ɣna⁵³ 和 ʁȵə⁵⁵，显然前者是同源词，后者是借词。

3）元音为 u 的复韵母

对应表：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1	ub、ubs		ə（2）
2	um、ums	əm（4）	
3	us	ə（3） əs（1）	
4	ud		e（2）
5	un	ən（1）	uŋ（1）
6	ul	əl（6） ə（2）	ə（2） ɛl（1）
7	ur	ər（7） ə（1）	ur（2） u（1）
8	ug、ugs	əɣ（6） ə（1）	ɑɣ（2） u（2）
9	uŋ、uŋs	uŋ（7）	o（3）

甲类对应例：

（2）　gsum　xsəm⁵³　三　ɴbrum　brəm⁵⁵　天花

（3）a. rgjus　rɟjə⁵³ də³³　熟悉　rus sbal　rə³³ zval⁵⁵　乌龟

b. lus po　ləs³³ pu⁵⁵　身体

（5）　mdun ltɕog mdən⁵⁵ dʑo⁵⁵　矮长桌

（6）a. btul　ftəl⁵³　征服　pha jul　pha⁵⁵ jəl³³　家乡

b. sprul sku　sprə^{55} skə^{33}　活佛　sbrul lo　zbrə^{53} lu^{33}　巳(蛇)年

(7) a. zur　zər^{55}　角、边　dur sa　tər^{55} sa^{55}　墓地

b. khur sga　khə^{55} zga^{33}　人背的驮架

(8) a. sdug　zdəɣ^{53}　困苦

ɴbug lo　mbrəɣ^{53} lu^{33}　辰(龙)年

b. thugs rdʑe tɕhen po　thə^{33} rdʑi^{53}　tɕhin^{33} bu^{33}观音菩萨

(9)　duŋ tɕhen　tuŋ^{33} tɕin^{53}　海螺　sruŋ ma　sruŋ^{53} ma^{33}　护法神

藏文元音 u 除在-ŋ 前对应于 u 外，在其他辅音前都对应于 ə。辅音韵尾除-g/-gs 对应于-ɣ 外，其余大多数对应相同的辅音。(6) b、(7) b、(8) b 三例对应于-∅ 与乙类的对应于-∅ 不同，是由与后音节的前置辅音或相同的辅音相连发生异化作用引起的，乙类对应于-∅ 是长期演变脱落的结果。

乙类对应例：

(1)　bsubs（擦）　fsə^{53}　磨（刀）　grub　grə^{53}　成功、成了

(4)　lud　le^{55}　粪、肥料

(5)　ʑun mar　（炼过的酥油）　ʑuŋ^{33} mar^{53}　脂油

(6) a.　sbrul　bə^{55} rə^{33}　蛇　ɴbul　bə^{53}　送

b.　dŋul　rŋɛl^{53}　银子

(7) a.　sŋur pa　（鼾声）　sŋur^{53}　打鼾

jur ba　（水渠）　ɣdə^{55} tɕhi^{55}(水沟) jur^{53}　水渠

b.　sgur（弯）ʔə^{55} gu^{33}　背

(8) a.　dug　dɑɣ^{53}　毒　tshugs tshɑɣ^{53}　插、栽

b.　ldug　du^{55}　盛、灌　jug　（ʔə^{55}）ju^{33}（一）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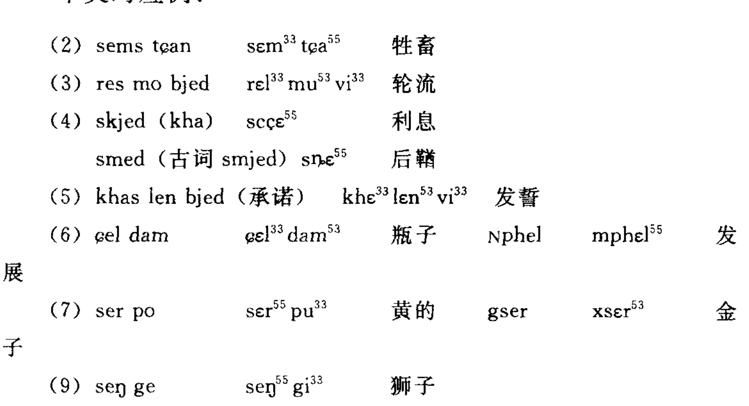
(9) sgruŋ　zgro^{53}　故事　phuŋ（po）（ʔə^{55}）bo^{33}（一）堆

4）元音为 e 的复韵母

对应表：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1	eb		
2	ems	ɛm (1)	
3	es	ɛl (1)	
4	ed	ɛ (2)	i (2)
5	en	ɛn (1)	ən (1)　e (1)
6	el	ɛl (5)	ə (1)　i (1)
7	er	ɛr (5)	
8	egs		e (1)
9	eŋ	eŋ (1)	e (2)　ɛ (1)

甲类对应例：



(2) sems tɕan　sɛm^{33} tɕa^{55}　牲畜

(3) res mo bjed　rɛl^{33} mu^{53} vi^{33}　轮流

(4) skjed (kha)　scçɛ^{55}　利息

smed (古词 smjed)　sȵɛ^{55}　后鞧

(5) khas len bjed (承诺)　khɛ^{33} lɛn^{53} vi^{33}　发誓

(6) ɕel dam　ɕɛl^{33} dam^{53}　瓶子　ɴphel　mphɛl^{55}　发展

(7) ser po　sɛr^{55} pu^{33}　黄的　gser　xsɛr^{53}　金子

(9) seŋ ge　seŋ^{55} gi^{33}　狮子

藏文元音 e 除在-ŋ 前对应于 e 外，在其他辅音前都对应于 ɛ。辅音韵尾除-s 对应于-l、-d 对应于-∅ 外，都对应于相同的辅音。

乙类对应例：

(4)　sgjed po　scçi^{53}　三脚架　bjed　vi^{53}　做

(5) a. ɴdren（拉、拖） ndʐən55 运

b. ɴthen（抽、拉） the53 喝、抽（烟）

(6) a. thel tse thə33 tsi53 印章

b. sprel lo spri53 lu33 申（猴）年

(8) glegs（板、片） ʁle55 屋顶遮雨石板

(9) a. ɴphreŋ ba mphre33 va55 念珠

b. ɴphreŋ mo（念珠）rug pa（收拢） mphrɛ33 mu53 ru55 pa33 卦师

5）元音为 o 的复韵母

对应表：

编号	藏文	拉坞戎语	
		甲类对应	乙类对应
1	ob	ov（1）av（1）o（1）	——
2	om	əm（2）	o（1）
3	os	ɛ（5） ɛl（1）	u（3）
4	od	ɛ（10）ɛl（1）	——
5	on	ən（9）	o（2）u（2）a（5）
6	ol	ɛ（1）	o（1）
7	or	ɛr（7） or（2）	——
8	og、ogs	ɑ（23）o（5）	u（2）i（2）a（1）
9	oŋ	uŋ（10）	o（3）

甲类对应例：

(1) a. thob thaŋ thov53 地位、官位

b. job tɕhen jav33 tɕin53 马蹬

c. slob dpon slo55 χpən33 老师 slob ma slo55 ma33 学生

(2) zom zəm55 背水桶 sbom（po） pəm53 粗

(3) a. btɕos ftɕɛ53 修理 spos ɕel spɛ55 ɕɛl33 琥珀

b. spos spɛl53 香

(4) a. dpjod χpjɛ^{53} 观察

glod lɛ^{55} 释放、开（车）、拉（琴）

b. thod pa ɕa rus thɛl^{55}pa^{33}ɕɛ^{33}rə^{33} 头盖骨

(5) dpon χpən^{53} 官 Ndon ndən^{55} 读、诵

(6) dkar jol kɛr^{55}jɛ^{33} 瓷碗

(7) sor（虮子）sɛr^{55} 虱子 nor bu nɛr^{33}və^{55} 珠宝

(8) a. skjog scçɑ^{53} 瓢、铲子 g-jog ʁjɑ^{55} 奴仆

srog srɑ^{53} 生命 phog phɑ^{55} 工资

b. mdog（ʔə^{33}）mdo^{53} 颜色 sa phjogs sa^{55}phjo^{33} 地方

(9) goŋ ma kuŋ^{33}ma^{55} 皇帝 tshoŋ pa tshuŋ^{53}ba^{33} 商人

藏文元音 o 在舌尖辅音韵尾前大多对应于央化的 ɛ，在鼻音韵尾-m、-n 前对应于央元音 ə，在舌根音-g 和-ŋ 前与 a 一样大多对应于 ɑ 和圆唇音 u、o。辅音韵尾除部分对应于 Ø 外。大多对应于相同的辅音。

乙类对应例：

(2) khom pa go^{53} 空闲

(3) tshos tshu^{53} （水）开、沸

(4) Ntshod(过去时 btsos) ftshu^{53} 染

(5) a. ston sto^{53} （给人）看 kɛ^{33}sto^{53} 指

b. gson xsu^{53} 活的 sə^{33}xsu^{53} 养活

c. rŋon rŋa^{53} 打猎 rŋon pa rŋa^{55}pa^{55} 猎人

(6) Nbol(po) ʁbo^{53} 多

(8) a. zog （牲畜） su^{55}牛(统称)

tsoŋ(葱)sgog(蒜) tsuŋ^{33}sku^{55} 大葱

b. ɦog mtɕhu vi^{55}mtɕhə^{33} 下唇 phjag ɦog pja^{33}qə^{33}vi^{53}腋下

c. thog mtɕhu tha^{55}mtɕhə^{33} 上唇

(9) goŋ ba go^{33}va^{55} 衣襟边 thoŋ mdaɦ tho^{53}mda^{33} 犁杖

（三）声、韵母对应的主要特点

1. 甲类对应关系：

（1）单辅音声母对应于音值相同或相近（有一部分浊变清）的单辅音。

（2）前置辅音对应于音值相同或相异的前置辅音。

（3）元音大部分按闭合的不同对应于央化元音 ε（实际读[ɐ]）和 ə，a/e/o：ε，i/u：ə。小部分对应于音值相同的元音。

（4）辅音韵尾除-s、-d、-g 外，大部分对应于音值相同或相近的辅音。-s 或-d 仅在个别词中对应于相同的辅音-s 或-t，在少数词中对应于-l，在多数词中对应于-Ø。韵尾-g 在少数词中对应于-χ/-ɣ/-u，在多数词中也对应于-Ø。

2. 乙类对应关系：

（1）单辅音声母对应于音值相异的单辅音。

（2）前置辅音大部分对应于 Ø，少数对应于与甲类对应不同的辅音。

（3）相同元音所对应的元音很不规则，音值差别大，有的开元音对应于闭元音（如 a：i/u），有的闭元音对应于开元音（如 i：a/ɑ/ε，u：ɑ/o）。

（4）辅音韵尾大部分对应于-Ø。

另外，属于甲类对应关系的关系词数较多，有的一对多，大多能看出条件（有的由连音变化引起）。属于乙类对应关系的词数较少，多数只有一至两个，看不出条件。前者的特点是

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后者的特点是零散性和不规则性。

四　辨析同源词和借词

做了上面的基础工作以后，辨析同源词和借词可以从下面几点去考虑：

1. 全面地对比关系词，将其对应关系划分为甲、乙两类只是为识别同源词和借词打下基础，并非属于甲类对应关系的都是借词，属于乙类对应关系的都是同源词，只能说属于甲类对应关系的是借词的可能性大，属于乙类对应关系的是同源词的可能性大。还要结合词在词汇中的核心程度来看，基本词是词汇的核心，历史悠久；文化词属一般词汇，是后来产生的。一般来说，如果是文化词，又属甲类对应关系，可以判断为借词，如下列（1）组例词；如果是基本词，又属于乙类对应关系，可以判断为同源词，如下列（2）组例词：

（1） bla ma　vlɛ^{55}ma^{33}　喇嘛　kha dar　khɛ^{33}dɛr^{55}　哈达

（2） lag（pa）jɑɣ^{55}　手　za　dzi^{53}　吃

2. 对应还有如下错综复杂的情况：一种是声母和韵母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对应，如：

（1） ɕi　sə^{53}　死　khji　khə^{55}　狗

gȵi　ɣnə^{55}　太阳

（2） dug　dɑɣ^{53}　毒　sna　sni^{53}　鼻子

sman　smən^{53}　药

（1）组声母是乙类对应，韵母是甲类对应；（2）组声母是甲类对应，韵母是乙类对应。

另一种是声母或韵母的不同部分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对应，

如：

（1）gsum　xsəm^{53}　三　ɴthen　（抽、拉）　the^{53}　抽（烟）、喝

（2）grub　grə^{53}　成功　ɴbul　（献）　bə^{53}　送

（1）组声母的前置辅音是乙类对应，基本辅音是甲类对应；（2）组韵母的元音是甲类对应，韵尾辅音是乙类对应。

声、韵母具有两种对应关系的词如果是基本词，也可以判断是同源词而非借词。

还有一种情况，即声、韵母的对应都属甲类对应，但又是基本词，这种词究竟是同源词还是借词，则要借助于放大比较范围才能判断。例如 sa：sa^{53} “地” 和 ŋa：ŋa^{53} “我” 这两对词的声母和韵母都属甲类对应，也都是基本词。我们将拉坞戎语的 sa^{53} 与羌语支语言作比较，大部分都是异源词，如羌 zəp、普米（兰坪）dĩɛ̃^{13}、道孚 xtho、却域 mɯ^{55}lɯ^{55}、贵琼 dʑã^{31}、史兴 tɕæ^{53}、纳木兹 dʑu^{55}ʁua^{55}。由此可见拉坞戎语中的 sa^{53} 不是藏、羌语支分化时遗留下来的词，而是通过与藏语的接触关系借入的。我们再将拉坞戎语的 ŋa^{53} 与羌语支语言作比较，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是同源词，如嘉戎 ŋɑ、道孚 ŋa、却域 ŋa^{13}、扎坝 ŋa^{13}、木雅 ŋə^{53}、贵琼 ŋə^{35}、史兴 ŋa^{55}/ŋɜ^{35}、纳木兹 ŋa^{55}。而且除羌语支外，还与藏缅语族大部分语言同源，如景颇 ŋai^{33}、独龙 ŋɑ^{53}、缅文 ŋɑ^{32}、怒苏怒 ŋa^{13}、彝（喜德）ŋɑ^{33}、哈尼（绿春）ŋa^{35}、白 ŋo^{31}、土家 ŋa^{35}。① 因而这些原则都不能绝对化，我们不能说凡是基本词都是同源词，也不能说凡属甲类对应的都是借词，都有少数例外，还要分别情况具体分析。

---

① 以上材料引自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3. 拉坞戎语中藏语借词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语音面貌尤其是复辅音声母方面与古藏语十分接近。与拉坞戎语分布区相邻的藏语方言都属安多方言，安多方言保留古藏语的成分较多，语音较古老，但拉坞戎语的藏语借词语音在有些方面比安多方言还要古老。例如藏文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s 和 l-保留了原音值（在拉坞戎语里面对应于 s/z 和 ɬ/l），这一特征只保留在域外藏语西部方言中（巴尔蒂话：sman : sman^{53}“药”、sga : zga^{53}“鞍子”、ltɕe : ḷtɕe“舌”、ltɕags : ḷtɕaχs^{53}“铁”）①。在安多方言中，这两个前置辅音都合并于前置辅音 r-或 h-了（如以上 4 个词的读音红原藏语分别是ṛman、rga、rtɕe、htɕak，夏河藏语分别是 hman、rga、htɕe、htɕak）。

另外，有一部分词的单辅音或复辅音声母比安多藏语甚至书面藏语——藏文还多出一个前置辅音。例如：（各组前面的词是藏文）

(1)	ɕar kha②	f-ɕar^{55} kha^{33}	黎明	skjid	f-scçi^{55}	舒服
(2)	tsha tɕhu	m-tsha^{55} tɕə^{33}	温泉	phrug	m-phrəɣ^{53}	氆氇
(3)	re ba	ɴ-re^{33} va^{55}	要求	saŋs rgjas	ɴ-sɑŋ^{33} rɟje^{53}	成佛
(4)	grib ma	z-grəb^{53}	影子			
(5)	ŋaŋ pa	r-ŋɑŋ^{55} ba^{55}	黄鸭			
(6)	nub kha	ɣ-nəv^{33} kha^{55}	西方			
(7)	ɕed	χ-ɕɛ^{53}	力气			
(8)	bo	ʁ-bo^{53}	溢出			

这可能是一种存古现象，反映了这些借词借入的时间很早，可能是前藏文时期（藏文创制于七世纪）或藏文初创尚不

① 参见黄布凡《从巴尔蒂话看古藏语语音》。

② 草地话，拉坞戎语周围之安多方言。

规范时期就借入了。根据这些现象，我们推测拉坞戎语的藏语借词不是借自安多方言。联系前述历史情况，可能早期大量借词是借自古卫藏方言（藏文创制的基础方言。今卫藏方言复辅音声母都简化为单辅音了）。

藏语借词的复辅音声母之所以能较多的保留古貌，可能与下面几个因素有关：（1）拉坞戎语自身声母系统十分复杂，复辅音有二合、三合、四合甚至五合等类型，数量达 393 个之多，藏语借词中的复辅音组合最多的只有三合，数量也远不及拉坞戎语多，其类型和数量都包容在拉坞戎语声母系统之内。（2）拉坞戎语形态变化丰富，大量以前缀（有不少是单个音素）和后缀表示语法意义，语法上的这一特点，促使语音结构上的大量复辅音得以保持长盛不衰。（3）藏语各方言（包括安多方言）的复辅音都有由繁到简演变的倾向，藏语借词由于处在拉坞戎语复辅音长盛不衰的环境中，虽然也有简化（如借词中未出现四合复辅音，带后置辅音-r、-j 的二合辅音有的融合为一个辅音等），但比起藏语方言来，其演变过程要缓慢得多。

藏语借词的韵母系统的演变则是另一种倾向，变得与周围的安多方言靠近，突出的如元音 i 和 u 央化，变为 ə，韵母 iŋ 变为 ɑŋ 等（如红原藏语：ɕi ∶ xhə 死，rku ∶ rkə 偷，rɳiŋ pa ∶ rɳɑŋ^{53} ba^{33} 旧的）。了解这些特点也有助于我们识别借词。

引　用　文　献

陈燮章、索文清、陈乃文编《藏族史料集》，民族出版社，1982 年。

格桑居冕《藏文字性法与古藏语音系》，载《民族语文》1991 年第 6 期。

华侃主编《藏语安多方言词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 年。

黄布凡《观音桥话语属问题研究》，载台北《语言暨语言学》，2001年，2.1：69—92页。

黄布凡《拉坞戎语概况》，《民族语文》2003年第3期。

黄布凡《从巴尔蒂话看古藏语语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黄布凡主编、许寿椿、陈嘉瑛、王会银副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金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金川县志》，民族出版社，1994年。

雀丹《嘉绒藏族史志》，民族出版社，1995年。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

Matisoff, James A. （马提索夫）The place of Xixia（Tangut）in the Qiangic subgroup of Tibeto-Burm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Cross-Straits Workshop o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4. April 17-18.

Sun, Jackson T. -S. （孙天心）.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l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0. 1. 1：161-190.

原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编《汉藏语研究：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语言暨语言学》专刊外编之四）．2004年

附录

藏文转写符号

藏文字母	国际音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ཀ	k	k
ཁ	kh/k^h/kʻ	kh
ག	g	g
ང	ŋ	ng
ཅ	tɕ	c
ཆ	tɕh/$tɕ^h$/tɕʻ	ch
ཇ	dʑ	j
ཉ	ȵ	ny
ཏ	t	t
ཐ	th/t^h/tʻ	th
ད	d	d
ན	n	n
པ	p	p
ཕ	ph/p^h/pʻ	ph
བ	b	b

མ	m	m
ཙ	ts	ts
ཚ	tsh/ts^{h}/tsh‘	tsh
ཛ	dz	dz
ཝ	w	w
ཞ	ʑ	zh
ཟ	z	z
འ	ɦ	v
ཡ	j	y
ར	r	r
ལ	l	l
ཤ	ɕ	sh
ས	s	s
ཧ	h	h
ཨ	ʔ	—
གཡང	g-jaŋ	g-yang
གྱང	gjaŋ	gyang
འཇའ	ɦdʑaɦ/ ndʑaɦ/ Ndʑaɦ	vjav



责任编辑＼李烨＼封面设计＼李建雄＼技术编辑＼姜宏

